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七八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七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2.6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七八册目次

史部・傳記類

孔聖全書三十五卷（原缺卷三十一）（二）

〔明〕蔡復賞輯

山東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二年金陵書坊葉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孔聖全書三十五卷》提要

孔聖全書孔叢子中卷卷之十八

嘉言

夫子適周見萇弘言終退萇弘語劉文公曰吾觀孔子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顙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然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而諸侯力爭孔丘布衣聖將安施萇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矣既而夫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

○陳惠公大城因起淩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夫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爲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遽竊赦所執吏既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荅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何戮之有乎夫以少少之衆能立大大之功唯君爾

○子張曰女子必漸乎二十而後嫁何也孔子曰十五許嫁而後從夫是陽動而陰應男唱而女隨之義也以爲繢組紃織紝者女子之所有事也黼黻文章之義婦人之所有大功也必十五以往漸乎二十然後可以通乎此事通乎此事然後乃能上以孝於舅姑下以事夫養子也

○宰我使于齊而反見夫子曰梁丘據遇虺毒三旬而後瘳朝齊君齊君會

大夫衆賓而慶焉弟子與在賓列大夫衆賓並復獻攻療之方弟子謂之曰夫所以獻方將爲病也今梁丘已療矣而諸夫子乃復獻方方將安施意欲梁丘大夫復有虺害當用之乎衆坐默然無辭弟子此言何如子曰汝說非也夫三折肱爲良毉梁丘子遇虺毒而獲療猶有與之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之方焉衆人爲此故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已人之疾也凡言其方者稱其良也且以參據所以已之之方優劣耳○夫子適齊晏子就其館既宴其私焉曰齊其危矣譬若載無轄之車以臨千仞之谷其不顛覆亦難冀也子吾心也子以齊爲游息之館當或可救子幸不吾隱也夫子曰夫死病無可爲毉夫政令者人君

之銜轡所以制下也今齊君失之已久矣子雖欲挾其輈而扶其輪良弗及也抑猶可以終齊君及子之身過此以往齊其田氏矣○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贄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曰子爲義也丘不足與計事揖子貢使答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位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懼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已乎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填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東郭亥色戚而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既而夫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爲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

則可矣奚至懼之哉○宰我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禮爲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惟知者不失理孔子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諭之切事則足以懼之

論書

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書云受終于文祖何也孔子曰受命於天者湯武是也受命於人者舜禹是也夫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又無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子張問曰禮丈夫三十而室昔者舜三十徵庸而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何謂也豈師聞諸夫子曰聖人在上君子在位則內

無怨女外無曠夫堯爲天子而有鰥在下何也孔子曰夫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舜父頑母嚚莫克圖室家之端焉故逮三十而謂之鰥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父母在則宜圖婚若已殁則已之娶必告其廟今舜之鰥乃父母之頑嚚也雖堯爲天子其如舜何○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皐陶謨益稷見禹稷皐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皐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謂皇極彝倫之度）秦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孔子曰書之於事也遠而不闊近而不迫志盡而不

怨辭順而不諂吾於高宗肜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
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其敬焉吾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
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唯洪範乎
○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以教誠而愛
深也龍子以為一夫而被以五刑敢問何謂孔子曰不然五刑
所以佐教也龍子未可謂能為書也○子夏讀書既畢而見於
夫子夫子謂曰子何為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
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
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雖退而窮居
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户常於此彈琴以歌先王之

道則可以發憤慷喟忘己貧賤故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
見堯舜之德下見三王之義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愀然變
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覩其裏也夫
闚其門而不入其室惡覩其宗廟之奥百官之美乎○宰我問
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
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已而納之於尊顯之官使大錄萬
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不備烈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
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宰我曰敢問禋于六宗何謂也孔
子曰所宗者六皆絜祀之也埋少牢於太昭所以祭時也祖迎
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於郊宮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

也幽禜所以祭星也雩禜所以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
○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季桓子問曰此何
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則必祀之於廟所以殊有
績勸忠勤也盤庚舉其事以厲其世臣故稱焉桓子曰天子之
臣有大功者則既然矣諸侯之臣有大功者可以如之乎孔子
曰勞能定國功加於民大臣死難雖食之公銜可也桓子曰其
位次何如孔子曰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於朝死則有位於
廟其序一也○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上甲微契後八世湯之先也）定公問
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
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

君僖公德前行（或作前列）可以與於報乎孔子曰丘聞昔虞夏商周
以帝王行此礼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定公問曰周
書所謂庸庸祗祗威威顯民何謂也孔子對曰不失其道明之
於民之謂也夫能用可用則正治矣敬可敬則尚賢矣畏可畏
則服刑恤矣君審此三者以示民而國不興未之有也○子張
問書云奠高山何謂也孔子曰高山五嶽定其差秩祀所視焉
子張曰其礼何如孔子曰牲幣之物五嶽視三公小名山視子
男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孔子曰夫山者嵬然高子張曰高則
何樂爾孔子曰夫山草木植焉鳥獸蕃焉財用出焉直而無私
焉四方皆伐焉直而無私興吐風雲以通天地之間陰陽和合

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咸饗此仁者之所以樂乎山也○孟
懿子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
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
人也周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牖里之害
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
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輳乎
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仲由也惡言
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孔子見齊景公梁丘據自外而至公
曰何遽對曰陳氏戮其小臣臣有辭焉是故遲公笑而目孔子
曰周書所謂明德慎罰陳子明德也罰人而有辭非不慎矣孔

子荅曰昔康叔封衛統三監之地命為孟侯周公以成王之命
作康誥焉稱述文王之德以成勑誡之文其書曰惟乃丕顯考
文王克明德慎罰克明德者能顯用有德舉而任之也慎罰者
并心而慮之衆平然後行之致刑錯也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
罰不失罪不謂已德之明也公曰寡人不有過言則安得聞吾
子之教也○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公西赤曰聞諸晏子湯
及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大君夫太甲為王居喪行不義同稱
君何也孔子曰君子之於人計功而除過太甲即位不明居喪
之禮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放之于桐憂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
復位謂之明王以此觀之雖四於三王不亦可乎○魯哀公問

書稱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何謂也孔子對
曰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
和樂和則天地猶且應之況百獸乎夔為帝舜樂正實能以樂
盡治理之情公曰然則政之大本莫尚夔乎孔子曰夫樂所以
歌其成功非政之本也衆官之長既咸熙熙然後樂乃和焉公
曰吾聞夔一足有異於人信乎孔子曰昔重黎舉夔而進又欲
求人而佐焉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唯聖人為能和六律均五
音知樂之本以通八風夔能若此一而足矣故曰一足非一足
也公曰善

記義

季桓子以粟千鍾餼夫子夫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頒門人之
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以施人無
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何對曰季孫以為惠也子曰然吾得千
鍾所以受而不辭者為季孫之惠且以為寵也夫受人財不以
成富與季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秦莊子死孟武
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荅曰然同寮有相友之義貴
賤殊等不為同官聞諸老聃昔者虢叔閎夭太顛容宜生南宮
括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虢叔死四人者為之服朋友之
服古之達理者行之也○公父文伯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
而不哭相室諫之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

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內人從死者二人焉若此於長
者薄於婦人厚也旣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
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已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
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為尚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
此而已矣○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
自覩察之猶復失人何故荅曰如君之言此即所以失之也人
既難知非言問所及覩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
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
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
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

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已也君苟付可付則己不勞
而賢才不失矣○子貢問曰昔孫文子以衛侯哭之不哀知其
將為亂不敢舍其重器而行盡寘諸戚而善晉大夫二十人或
稱其知何如孔子曰人知其為知也吾未知其為知也子貢曰
敢問何謂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君
不念伏死以爭而素規去就尸利攜貳非人臣也臣所有不臣
之心明君所不赦幸哉孫子之以此免戮也○孔子使宰予使
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予以遺孔子焉宰予曰夫子無
以此為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在觀之有以知其
然王曰言之宰予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

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為積不合則
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
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若夫觀目之淫靡耳
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
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
志欲與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
以朝固猶為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貺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
之德也大矣宰予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
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
之言行事之實也夫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

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孔子適齊齊景公讓登夫子降一等
景公三辭然後登既坐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以為榮也
而降階以遠自絕於寡人寡人未知所以為罪孔子荅曰君惠
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
若義何○顏讎善事覩子路義之後讎以非罪執於義將厄子
路請以金積焉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
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
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且猶不忍況二三子於
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
倍古人不以為多故二三子其欲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

○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嘆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而
以盛也於栢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以
為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苞苴之礼
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
也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
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豳公之所造周也於東
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為聖也
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礼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
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
思養也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

保其祿也於釆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孔子晝息於
室而鼓瑟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徹
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為幽沉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為發沉則
貪得之所為施夫子何所之感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
曰諾二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女言是也吾有之向見猫方取
鼠欲其得之故為之音也女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曰閔子夫
子曰可與聽音矣

刑論

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
為教古有礼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礼以教而齊之以刑刑
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謂下禮以教之然後維以刑
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恥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孔子適衛
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魯公父氏不能聽獄信乎孔子答曰不
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文子曰有
罪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無罪者恥何乎孔子曰齊之以禮
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
何禮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
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
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
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

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
禮而尚刑故民彌暴文子曰吳越之俗無禮而亦治何也孔子
曰夫吳越之俗男女無別同廁而浴民輕相犯故其刑重而不
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為外內以別男女異器服以殊等類故
其民篤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禮也○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
衣服也王不教民民厭其生饑寒切於身而不為非者寡矣故
古之於盜惡之而不殺也今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刑而
猶不及刑張而罪不省夫赤子知慕其父母由審故也況為政
與其賢而廢其不賢以化民乎知審此二者則上盜息上盜猶大盜也
○書曰茲殷罰有倫子張問曰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

世今諸侯不同德國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為限是故知法之
難也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
法者能遠（能遠者止其源而以禮教先之）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其
於怨寡矣能遠則於獄其防深矣寡怨近乎濫防深治乎本書
曰維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為德也○書曰非從維從
孔子曰君子之於人也有不語也無不聽也况聽訟乎必盡其
辭矣夫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辭不可從必斷以情書曰
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
乃有大罪非終乃為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曾
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

於察察之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
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雖不越辭辭不越
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無僭亂辭○書曰哀矜折獄仲弓
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窮哀孤獨及鰥寡老弱
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
若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剋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
小罪謂之枳（一作疾猶傷也夫過則宜宥皆率以為小罪亦傷乎義）故宥過赦小罪老弱
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曰大辟疑赦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經○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
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

刑之君必與衆共焉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
殺是反古之道也○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荅曰
臣人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其状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孟
氏武伯將執之訪於夫子夫子曰無也子之於臣禮意不至是
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修禮以待之則臣去
子將安往武伯乃止

記問

夫子閒居喟然而歎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羨
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
進膳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

思之所以大恐而不懈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
廢業其克昌乎○子思問於夫子曰為人君者莫不知任賢之
逸也而不能用賢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任能者由於
不明也其君以譽為賞以毀為罰賢者不居焉○子思問於夫
子曰伋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莫善於禮樂也管子任法
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禮
樂哉子曰堯舜之化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身死
則法息嚴而寡恩也若管仲之智足以定法材非管仲而專任
法終必亂成矣○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必審
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凝神

則教不能通■周其所察聖人雖諸〇趙簡子使聘夫子夫子將至焉
及河聞鳴犢與竇犨之見殺也迴輿而旋之衛息鄹遂爲操曰
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靡邦可依
鳳鳥不識珍寶梟鴟眷然顧之慘然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
黃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鄹傷予道窮哀彼無辜
翱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〇哀公使以幣如衛
迎夫子而卒不能賞用也故夫子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之施
其阪丘陵謂王室也阪指諸侯仁道至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
然迴慮題彼泰山題顧也泰山謂魯也鬱確其高梁甫迴連枳棘充路陟
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永歎涕霣潺湲梁甫泰山之下小山指三

桓也〇楚王使使奉金幣聘夫子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
矣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
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
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爲基
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〇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
樵於野而獲獸焉衆莫之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
夫子曰麕身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
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言偃問曰
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爲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
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爲之祥今宗周將滅天下無
主孰爲來哉遂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
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吾何求麟兮麟兮我
心憂

雜訓

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孔白字子上子思之子也雜者諸子百家子思曰先人有訓
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辨也故夫子
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子思謂子
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
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
矣〇縣子問子思曰縣子名瑣魯人吾聞同聲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

產時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
愛乎吾未諭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
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
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
女舍珠瑱巷哭三月竽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
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
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
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〇孟子車
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車
甚崇子上不願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

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郯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弔者人曰在禮當免不免當弔不弔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無弔也答曰吾以其踈遠也子思聞之曰無恩之甚也昔者季孫拔問於夫子曰百世之宗有絕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絕也故同姓爲宗合族爲屬雖國子之尊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綴之以食序列昭穆萬世婚姻不通忠篤之道然也○縣子問子思曰顏回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

殷周異正爲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唯君脩禮義富百姓而伋得寄帑於君之境內從繈負之列其庸多矣若無此鬚鬢非伋所病也昔堯身脩十尺眉乃八彩賁聖舜身脩八尺有奇面頷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或禿骭背僂不亦聖不仁眉美鬢爲稱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祖無鬚鬢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伋徒患德之不邵美也不病毛鬢之不茂也○曾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巡守於諸侯夫子未嘗失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異人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伋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乃各時也○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于王費

効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異處其書周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詁成義古人之所以爲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此雖以宋爲舊然世有讎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牖里作周易祖君困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

公儀

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謂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雖非其正辭然猶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於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為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亦所宜貴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矣者受二車焉或獻檷酒束脩子思弗為當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於義則無名於分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然伋不幸而貧於財至乃困之將恐絕先人之祀夫以受粟為周之也酒脯則所以飲宴也方乏於食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為分哉度義而行也或者擔其酒脯以歸

抗志

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竊慕下風願思先生之行幸顧恤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正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臧否立規檢脩匹夫之行之時也

公孫龍

且王以不敢鬬為辱必以敢鬬為榮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罰也上之所是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曲謬雖十黃帝固所不能治也齊王無以應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反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之所謂人也夫是仲尼之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於謂馬悖也先生好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也欲學而使龍去所以教雖百龍之智固不能當前也子高吳之應又曰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探其本意欲以示廣其實狹之故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是則異楚王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以此為喻乃相擊切矣凡言

人者總謂人也亦猶言馬者總謂馬也楚自國也白自色也欲廣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忱察此理則公孫之辯破矣

儒服

平原君問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又云南遊過乎阿谷而交辭於漂女信有之乎答曰士之相保聞流言而不信者何哉以其所已行之事占之也昔先君在衛衛君問軍旅焉拒而不告色不已攝駕而去（也解取）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覿千古者大饗夫人與焉於時禮儀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若夫阿谷之言起於近世殆是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為也○平原君與子高飲

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也子亡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盖其勸厲奬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

陳士義

李由之母少寡與李音竊相好而生由由有才藝仕於魏王甚愛之或曰李由母姦不知其父不足貴也王以告由且曰吾不以此賤子也雖然古之聖賢亦有似子者乎吾將舉以折毀子者李由對曰今人不通於遠在臣欲言誰爾且孔子少孤則亦

不知其父者也孔子母死殯於五父之衢人見之皆以為葬問鄹曼父之母得合葬於防此則聖人與臣同者也王笑曰善子順聞之問魏王曰李由安得斯言王曰假以自顯無傷也對曰虚造謗言以誣聖人非無傷也且夫明主之於臣唯德所在不以小疵妨大行也昔闘子文生於淫而不害其為令尹今李由可則寵之何患於人之言而使橫生不然之說若故有知則有知不受若欺凡人則凡人無知必亦問臣則臣亦不為君之故誣祖以顯由也如此群臣更知由惡此必聚矣所謂求白黎而益其垢猶抱石以救溺愈不濟矣○宮他魏人見子順曰他困貧賤將欲自託富貴之門庶克免乎子順曰夫富而可以託貧貴

而可以寄賤者天下寡矣非信义君子明識窮達則不可今子所欲托者誰也宮他曰將適趙公子子順曰非其人矣雖好恭士自奉而已終弗能稱也宮他曰將適燕相国子順曰彼徒兄弟甥舅各濟其私无求賢之志不足歸也宮他曰將適齊田氏子順曰齊大国也其士大夫皆有自多之心不能容子也他曰然則何何而可子順曰吾勿識也宮他曰唯先生知人願告所擇將往庇焉子順曰濟子之欲則宜居郈成子者也昔郈成子自魯聘晉過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不作送以寶璧反過而不辭其僕曰日者右宰之觴吾子甚歡也今過而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作告我哀也送我

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此观之衛其有乱乎背衛三十里聞甯喜作难右宰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反命于君乃使人迎其妻子隅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夫子聞之曰智可與微謀仁可與託孤廉可以寄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今子求若人之比庇焉可也宮他曰循先生之言舍先生將安之請從執事子順辭不得已乃言之魏王而升諸朝○子順相魏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毀職秩者不悅乃造謗言文咨魏人以告且曰夫不害前■而有成孰與變之而起謗哉子順曰民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為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

今吾爲政日新雖不能及聖賢庶知■止獨無時乎文咨曰予
產之謗嘗亦聞之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君初相魯七
人謗曰麛裘而芾投之無戾芾之麛■投之無郵及三年政成
化既行民又作誦曰袞衣章甫實獲■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
文咨喜曰乃知先生亦不異乎聖賢夫

靴節

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爲次其
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彊作之者非體自然也答曰人皆作之
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文武欲作堯舜而至焉昔我先君夫子欲
作文武而至焉作之不變習與■成習與體成則自然矣○虞

卿著書名曰春秋魏齊曰子無然也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今
子之書大抵談說而已亦以爲名何答曰經者取其事常也可
常則爲經矣且不爲孔子其無經乎齊問子順子順曰無傷也
魯之史記曰春秋經因以爲名焉又晏子之書亦曰春秋吾聞
泰山之上封禪者七十有二君其見稱述數不盈十所謂貴賤
不嫌同名也○申叔問子順曰禮爲人臣三諫不從可以稱其
君之非乎答曰禮所不得也曰叔也昔者逮事有道先生問此
義焉而告叔曰得稱其非者所以使天下人君不敢遂其非也
子順曰然吾亦聞之是亡考起時之言非禮意也礼受放之臣
不說人以無罪先君夫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言不欲顯君之

非也申叔曰然則晏子叔向皆非礼也答曰此二大夫相與私
燕言及国事未以爲非禮也晏子既陳履賤而踊貴於其君其
君爲之省刑然以及叔向叔向聽晏子之私又承其間所宜亦
答以其事也○趙王問子順曰寡人聞孔氏之世自正考父以
來儒林相繼仲尼重之以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天下諸侯
咸資禮焉先王承其緒作二師從古及今戚德流咸未有若先
生之嗣率由前訓將與天地相敝矣答曰若先祖父並卓聖人
之性如君王之言也至如臣者孝行不敏寄食於趙禄仕於魏
幸遇二国之君寬以容之君乃師也未敢承命假令賴君之顧
後世克祚不忝前人不泯祖業豈徒一家之賜哉亦天下之慶

也王曰必然必然

詰墨 墨翟著書誣稱孔晏之事故孔鮒詰辯之

墨子稱景公問晏子以孔子而不对又問三皆不对公曰以
孔子語寡人者衆矣俱以爲賢人今問子而不对何也晏子
曰嬰聞孔子之荊知白公謀而奉之之以石乞勸下乱上教
臣弑君非聖賢之行也

詰之曰楚昭王之世夫子應聘如荊不用而反周旋乎陳宋齊
衛楚昭王卒惠王立十年令尹子西乃召王孫勝以爲白公史函
年二是時魯哀公十五年也夫子自衛反魯居五年矣白公立一
年然後乃謀作乱乱作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夫子已卒十旬矣

墨子雖欲謗毀聖人虛造妄言柰此余世不相值何

墨子曰孔子之齊見景公公悅之封之以尼谿晏子曰不可夫儒倨居而自順立命而怠事崇喪遂哀盛用繁礼其道不可以治国其李不可以導家公曰善

詰之曰即如此言晏子為非儒惡礼不欲崇喪遂哀也察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又景公問所以為政晏子荅以禮云景公曰礼其可以治乎晏子曰禮於政與天地並此則未有以惡於礼也晏桓子卒晏嬰斬衰枕草苴絰帶杖菅菲食粥居於倚廬遂喪三年此又未有以異於儒也若能以口非之而躬行之晏子所弗為

墨子曰孔子怒景公之不封己乃樹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

詰之曰夫樹人為信己也記曰孔子適齊惡陳常而終不見（即田常）常病之亦惡孔子交相惡而又任事其然矣記又曰陳常弒其君孔子齊戒沐浴而朝請討之觀其終不樹子皮審矣

墨子曰孔子為魯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孫

詰之曰若以季孫為相司寇統焉奉之自法也若附意季孫季孫既受女樂則孔子去之季孫欲殺囚則孔子赦之非苟順之謂也

墨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子路烹豚孔子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之剥人之衣以沽酒孔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之

詰之曰所謂厄者沽酒無處藜羹不粒之食七日若烹豚飲酒則何言乎厄斯不然矣且子路為人勇於見義縱有豚酒不以義不取之可知也又何問焉

墨子曰孔子諸弟子子貢季路輔孔悝以亂衛陽虎亂魯佛肹以中牟畔漆雕開形殘

詰之曰如此言衛之亂子貢季路為之耶斯不待言而了矣一陽虎欲見孔子孔子不見何弟子之有佛肹以中牟叛召孔子則有之矣為孔子弟子未之聞也且漆雕開形殘非行己之致何傷於德哉

墨子曰孔子相魯齊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鄰有聖人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為之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不如陰重孔子欲以相齊則必強諫魯君魯君不聽將適齊君勿受則孔子困矣

詰之曰按如此辭則景公晏子畏孔子之聖也上乃云非聖賢之行上下相反若晏子悖可也否則不然矣

墨子曰孔子見景公公曰先生素不見晏子乎對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公告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國安是以嬰得順也聞君子獨立不慙於影今孔子伐樹削迹不自以為辱身窮陳蔡不自以為約始吾望儒貴之人則疑之

詰之曰若是乎孔子晏子交相毀也小人有之君子則否孔子曰靈公汙而晏子事之以絜莊公怯而晏子事之以勇景公儉而晏子事之儉晏子君子也梁丘據問晏子曰事三君而不同心而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晏之心非三也孔子聞之曰小子記之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如此則孔子譽晏子非所謂毀而不見也景公問晏子曰若人之衆則有孔子乎對曰孔子者君子行有節者也晏子又曰盈成匡父之孝子兄之弟弟也其父尚為孔子門人門人且以為貴則其師亦不賤矣是則晏子亦譽孔子可知也夫德之不修已之罪也不幸而屈

於人已之命也伐樹削迹絶糧七日何約乎哉若晏子以此而疑儒則晏子亦不足賢矣

墨子曰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對曰魯孔子之徒也其母死服喪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為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於生事之也

詰之曰墨子欲以親死不服三日哭而已於意安者卒自行之空用晏子為引而同乎已適證其非耳且晏子服父禮則無緣非行禮者也○曹明問子魚曰（子鮒孔）觀子詰墨者之辭事義相反墨者妄矣假使墨者復起對之乎答曰苟得其理雖百墨吾益明白焉失其正雖一人猶不能當前也墨子之所引者矯晏子晏子之善吾先君先君之善晏子其事庸盡乎曹明曰可得聞諸子魚曰昔齊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可以霸諸侯乎對曰官未具也臣亟以聞而君未肯然也臣聞孔子聖人然猶居處勌惰廉隅不脩則原憲季羔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勤則顏閔冉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立車千乘不善之政加於下民者衆矣未能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備也此又晏子之善孔子者也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此又孔子之貴晏子也曹明曰吾始謂墨子可疑今則決妄不疑矣

獨治

陳餘謂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為書籍之主其危矣子魚曰顧有可懼者必或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有禍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

陳王曰請問同姓而服不及者其制何耶對曰先王制禮雖國君有合族之道宗人掌其列繼之以姓而無別醊之以食而無殊各隨本屬之隆殺屬近則死為之免屬遠則弔之而已禮之正也是故臣之家哭孔氏之別姓於弗父之廟哭孔氏則於夫子之廟此有據而然也周之道雖百世婚姻不通重先君之同體也

答問

陳人有武臣謂子鮒曰夫聖人者誠高材美稱也吾謂一人之
知必見未形之前功垂於身後立教而戾夫弗犯吐言而辯士
不破也子之先君可謂當之矣然韓子立法其所以異夫子之
謂者紛如也予每探其意而校其事持久歷載彌益勸善韓氏
未必非孔子未必得也吾今而後乃知聖人無世不有前聖後
聖法制固不一也若韓非者亦當世之聖人也子鮒曰子信之
爲然是固未免凡俗也今世人有言高者必以極天爲稱言下
者必以深淵爲名是資勢之談而無其實者也好事而未繫也
必言經以自輔援聖以自賢欲以取信於群愚而度其說也若

諸子之書其義皆然吾先君之所自致也請略說一隅而君子
審其信否焉武臣曰諸子鮒曰乃者趙韓共并知氏趙言一之
行賞尤加具臣而後有功韓非書云夫子善之引以張本然後
難之豈有不似哉然實詐也何以明其然昔我先君以春秋哀
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卒至二十七年荀瑶與韓趙魏伐鄭遇東
垣而還是時夫子卒已十一年矣而晉四卿皆在也後悼公言
四年知氏乃亡此先後甚遠而韓非公稱之曾無作意是則世
多好事之徒皆非之罪也故吾以是默曰於小道塞耳於諸子
久矣而子立尺表以度天植寸指以測淵豚大子而不而之[illegible]
說以疑聖殆非所望也武臣又手跪謝施施而退遂人之[illegible]吾
自以爲學之博矣而可否於孔氏方知學不在多要在精之也
○陳王涉讀國語言申生事顧博士曰始予信聖賢之道乃今
知其不誠也先生以爲何如答曰王何謂哉王曰晉獻惑聽讒
而書又載驪姬夜泣公而以信入其言人之夫婦夜處幽室之
中莫能知其私焉雖黔首猶然況國君乎予以是知其不信乃
好事者爲之辭將欲成其說以誣愚俗也故使予并疑於聖人
也博士曰不然也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舉
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以無諱示後世善以爲式惡以爲
戒廢而不記史失其官故凡若晉侯驪姬牀笫之私房中之事
不得捨焉若夫設教之言驅群俗使人入道而不知其所以者

也今此皆書實事累累若貫珠可無疑矣王曰先生真聖人之
後風也今幸得聞命寡人無過焉○博士凡仕六旬老於陳將
沒戒其弟子曰魯天下有仁義之國也戰國之世講頌不衰且
先君之廟在焉吾謂叔孫通處濁世而清其身學儒術而知權
變是今師也宗於有道必有令圖歸必事焉

連叢子

元和二年三月孝章皇帝東巡過魯幸闕里以大牢祠聖師作
六代之樂天子升廟西面群臣在庭北面皆再拜天子進爵而
後坐乃召諸孔丈夫年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陪賜酒飲予和
自陳曰臣草莽所蔽才非幹時行非絶倫託備先聖嗣世名學

薮陛下謬加拔擢微臣蘭臺令史會值車駕東巡先禮聖師損
以餘福惠及臣宗誠非碎首所能報謝詔曰治何經對曰爲詩
書頗涉禮傳詔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非所敢
當也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而貴道今陛下尊臣祖之靈貴
臣祖之道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陛下所以崇聖也昔天顧
其遺嗣得與群臣同受釐福此乃陛下愛屋及烏惠下之所
以崇德作聖臣宗弗與於光榮非所敢承天子嘆曰非聖者子
孫焉有斯言遂拜子和郎中詔隨車駕賜孔氏男女錢帛子和
遂還京師遂校書一觀其年十二月爲館晉令其友崔駰以其
家卦林占之謂爲不吉語子和曰盍辭乎漢書崔篆著易林駰乃篆之孫故曰家

荅曰學不爲人仕不擇官所以爲吉也且卜以央疑不疑何卜
吉凶由人而由卦林乎徑往之官三年秋八月天子巡后土登
能門子和自請從行在所天子職其狀貌燕見移時賜帛十端
遂而九月既望寢疾不廖○弘農太守皇甫威明問仲淵曰鄙甫規仲淵乃季彥底吾聞孔氏自三父之後能傳祖之業者常在於叔祖
今觀連叢所記信所聞然則作季之後弗克負荷矣荅曰不然
也先君所以爲業者非惟經傳而已可以學則學可以進則進
可以止則止故曰無可無不可也蓋唯執行中庸其於得道非
末嗣子孫所能及也是以先父各取所能能仕則仕能學則學
自伯祖之子孫世仕有位季祖之子孫或學或仕或文或武所
統不一故學不稽古仕無高官文非俎豆武非戎兵不專故也
○長孫尚書問季彥曰處士聖人之後也豈知聖人之德惡乎
齊答曰德行邈於世智達秀於人幾於如此矣可聖人者必能
聞於無聲見於無形然後稱聖爾如處士所言大賢則能爲之
季彥曰君之論宜若未之近也夫有聲故可得而聽有形故可
得而見若乃無聲雖師曠側耳將何聞乎無形雖離婁並眸將
何覩乎書曰惟狂克念作聖狂人念思道德猶爲聖人聖人大
賢之清者也賢人中人之清者也

中卷

漢董仲舒春秋繁露

江都王問仲舒曰粵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
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粵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
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舒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
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国
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設詐以
伐吳乎由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
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
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

門也

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

子曰國有道雖加刑無刑也國無道雖殺之不可勝也〇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故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〇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安

中卷子華子

子華子（名本晉人）反自郯遭孔子於途傾蓋而顧（廣[illegible]志休云傾蓋者道行相遇駐車對語兩蓋相切小欹之義也）相語終日甚相親也孔子命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而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間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固哉由也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風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之（見孔子贈）

子華子往見季沈季沈曰自吾從於夫子也轍迹不遺於四國未有終歲以處也夫子亦勤且病矣哀也鄙人不通於夫子之疊天下失道黑白溷溷而吾夫子篤其說將安之哀將有以請而弗敢也顧質之於吾子子華子曰然仲尼天也其可違物而處乎其可絕物而自營乎日月不宇宙四指必迷所鄉矣仲一人之準繩也仲尼之轍迹則病矣而亦皇暇之恤季沈曰敢既吾子之不試何也子華子曰本也何足以望夫子夫子軫方而轂圓者也將無乎而不可我則有所可也夫以我之所可而從夫子之無乎不可斯將從其後也（見虎會問）

子華子曰且彼召我者夫豈徒然哉必有以處我者矣爲人之[illegible]所處者不得安其所處矣是故古之人慎於其所以處也昔者吾友自郯聞語於孔子爲屬焉不忘於心孔子之所志其過人者遠矣日者主君之召也孔子轍環於河滸而弗肯以濟從[illegible]而爲志命之曰臨河之操其詞曰河之水洋洋兮丘之不濟也命也夫孔子之所以弗至是乃我所以行也

孔聖全書孔叢子卷之

孔聖全書莊子南華經中卷卷之十九

內篇

人間世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于己者未定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江反若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烏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鬬其捷而目將熒營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无窮若始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

孔聖全書　莊子　十九卷　乙

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為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樂紫一作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紫其庸詎可乎回曰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擎跽曲拳權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讁則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諜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顏淵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側皆反下同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易之者皞胡老反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使有回

孔聖全書　莊子　十九卷　二

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狗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姓沈名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常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讙成事若

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甚也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者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

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德充符

魯有兀（屋）者王駘（臺）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
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
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
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
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王
與其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
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
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
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
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

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為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
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
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
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
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
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
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
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
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
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
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
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
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恭也猶賢賢也）以學子為
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也老
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
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
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為妻寧為夫子妾者
數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

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
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
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
乎其為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
悶然而後應氾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也去寡人而
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
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㹠（一作豚）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一作瞬音
舜）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
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所甲反）資
刖者之屨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

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
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惟恐其不受也
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
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
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
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郤　與物爲春是接
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
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
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
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

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
已矣

大宗師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
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音[illegible]）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
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閒而子桑戶死未
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
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
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
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
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
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
方且與造化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玄）
疣（尤）以死爲決𤴯（胡亂反）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
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
倪芒然彷（旁）徨（皇）乎塵垢之外（郭象注云塵垢之外非伏於山林而已）逍遙乎無
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
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
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
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

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其宜反）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莫侯反）於
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
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
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
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孰先（孰一作就）不知
孰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
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
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
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

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郭象注云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入於寂寥而與天爲一也）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外篇

天地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宇）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留之狗成思猨（袁）狙（七徐反）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苦骨反）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爲槔（音）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慚俯而不對有間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旭）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

吾以夫子爲天下一人耳（謂孔子也）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汒（莫剛反）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鈍）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郭象曰此宋榮）

子之徒未足以爲全德子貢之迷沒於此人卽若列子之心醉於季咸也

天道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典也)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音盤)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音泰)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眞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噫一作)幾乎復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要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

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噫夫子亂人之性也

天運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音朔)眯(音米)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音結)槹(音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側加反)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音紇)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

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矉(扶眞反)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音結)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也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

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
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
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遽廬(猶傳舍)也止
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覯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
於義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為
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為是者
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
慄舍之則悲而亦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
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為能用
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弗然者天門弗開矣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
矣蚊虻噆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
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
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其金反)
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
處於陸相呴(音忽)以濕相濡以沫(音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見老
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
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
陽予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
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
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
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
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
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
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
汝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
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
(並所戒反)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
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
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是

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語
汝三王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
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甚知(音智)憯(七感反)於蠆
(音厲又音檢)蠆之尾(蠆當作蠍通俗文云長尾為蠆短尾為蠍)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
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蹵蹵然立
不安(子貢本謂老子獨絕三王故欲同三王於五帝今又見老子通毀五帝三皇則失其所以為談矣)孔子謂
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
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
甚矣夫人之難說(始銳反)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
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

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鶂(五歷反)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如喻反一作烏鳴)魚傅(音附)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秋水

孔子遊於匡宋(當作衛 乃衛邑)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惙(又作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

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至樂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猪許反)小者不可以懷大綆(反) 短者不可以汲(音急)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鰷(音條)隨行列而止委蛇(音移)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音鐃)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達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居具反)僂(音縷)者承蜩(音條)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株拘(音俱)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音智)乎人之所取畏者衽(音任)席之上飲食之間不知為

之戒者過也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仞音刃)流沫(沫音末)四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遊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過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同水如磨齊也列子作齎)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列子黄帝篇相同)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

操舟可學邪曰可能遊者可教也善遊者數能乃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列子作謖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譆(音譆)能遊者可教輕水也善遊者數能忘水也乃若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音烏)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黄金注者殙(與惛同矜也列子三注字皆作摳字摳口侯反)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列子作重外者拙內以上與列子同)

山木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翂翂(音紛)翐翐(音秩)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孔子問子桑雽(音戶)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國名)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絶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絶學捐書弟子無挹(音揖無所執持也)於前其愛益加進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焱必遇反氏之風其有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音旋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適也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若言一作與偕之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為盜賢賢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音智於鷾音意鴯音而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木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虞人以周為盜栗而誶問之也莊周反入三月不庭不出坐庭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孔子也曰入其俗從其俗不違其禁令也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觸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以見問為戮吾所以不庭也

田子方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嘆明日見客又入而歎

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一作滔乎前而不知所以[illegible]

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女(音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非停馬處也)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音干)慹(乃牒反)然似人非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

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音闢)焉而不能言嘗為(去聲)女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為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音蟹)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音灼)也无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甕中之蠛蠓)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

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頰(音髯)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音抽)乎諸大夫蹴(音促)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音僕)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音怪)植散羣長官者不成者斔(音庾)斛不敢入於四竟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斔斛(六斛四斗曰斔)不敢入於四竟(音境)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為大(音泰)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

文無言夫文王盡之也(任諸大夫而不自任斯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況甫反)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音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刧(居業反一作却)伏戲(音義)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己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

(音泰)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皮拜反)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

知北遊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音閑)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齊戒流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音掊)擊而知夫道窅(烏了反)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肢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閒直且為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喑(音陰)醷(音意)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果蓏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閒若白駒之過郤(一作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音流)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已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勅刀反弓衣也)墮其天

袠(陳筆反)紛乎宛(於阮反)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有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

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鳌也（鳌子兮反）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皐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夫知遇

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雜篇

徐無鬼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去聲）解叔孫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音諱）三尺（三尺言長也）彼（謂二子）之謂不道之道此（謂仲尼）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一作相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況為大乎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不窮循古而不磨（一作摩）大人之誠

則陽

彭陽曰仲尼之盡慮為之傳之（仲尼曰天下何思何慮慮已盡矣若有纖芥之慮豈得寂然不動應感無窮以物之自然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山名）之漿（賣漿之家）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屋棟也一云平頭屋）者子路曰是稯稯（與總同聚也）何為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人中隱者如無水而沈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人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音縚吐刀反）伯常騫狶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音洛）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盟會之事謂之際）其所

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言是靈公無道之謚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浴器）而浴史鰌（音秋）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于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音憑）其子靈公奪而里（一作埋）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外物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下趍（音促下短也）末僂而後耳（末上謂頭前也言耳却近後而上僂）視若營四海（議孔子視之嗝然似管他人之事者勞形役智以應世務失其自然也故堯有亓能之喻舜有卷僂之談周公類之走狼仲尼比之逸狗豈不或然哉）不知其誰世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名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音智）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亾其畧弗及邪惠以歡爲驁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躊音疇躇音廚）以興事以每成功柰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阿屋曲簷也）曰予自宰路之淵（淵名所居也）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音苴）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

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口孤反）龜七十二鑽（左端反）而無遺筴（初革反）仲尼曰神龜能見（音現）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能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音智）有所困（一作智有所不周）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智同下）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碩同大也一作所）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寓言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音悟逆也）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音玄繫累也）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係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鸛（音灌一作觀）雀蚊（音文）虻（孟庚反）相過乎前也

讓王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飦之然反一作饘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七了反又音秋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怍音作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音參顏色甚憊皮拜反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藉毀也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

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音厄於丘其幸乎孔子削音消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巨乙反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首丘

盜跖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即柳下惠也姓展名獲字季禽居柳下而施德惠諡曰惠按左傳展禽是魯僖公時人至孔子生時以八十餘歲若至子路之死時則有一百五六十歲矣不得為友是莊子之寓言也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之石反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

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大音泰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僥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音補之膳孔子復通曰丘

得幸於季願望履幕（音莫）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
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
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
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音悅）之
此上德也知（音智）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
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
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明也）丹齒如齊貝音中（去声）
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
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
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

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
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
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
（音餘）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
告我以大城眾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
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
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
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音象）栗暮栖木上故
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
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

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
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
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音弑下同）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
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
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
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
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
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
而事不成身菹（桂居反）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
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

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
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
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
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
性情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
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
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
其股以食（音嗣）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
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
異於磔（竹客反）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

胥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
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
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
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
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
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
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
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
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
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

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
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
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耶孔
子仰天而嘆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
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久又反)也疾走料(音聊)虎頭編(音鞭)虎鬚(一作須)
幾不免虎口哉

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今謂臧聚(臧獲竊聚之人)曰汝
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
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士
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
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
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
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
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滿
苟得又曰比干剖心子胥抉(烏穴反)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
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勝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
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
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滿苟得之言皆對子張言者孔子不見母李氏云未詳)

漁父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
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音遙又音俞)袂
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
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
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
子貢對曰孔氏曰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
於世上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子之所治也又問曰
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
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
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

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音饒橈也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同嚮
一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來孔子曰曩者先生有
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得欬音慨唾丑臥反之
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
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
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音經也
子之所以經理也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
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
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幼無
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

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國技不巧貢
職一作賦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
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賤民人禮樂不節財用
窮匱人倫不飭音勅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
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礼樂選人倫以化齊
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
事之謂之揔音滋也莫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
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音餘
詐偽以敗惡烏路反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
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

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音卦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
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胡懇反人同於己
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
患而始可教也孔子愀然而嘆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
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音罹此四謗者何也
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
舉足愈數音朔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
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
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
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

則無所累音內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
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
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
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
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
樂處喪則悲哀忠臣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
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
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礼矣礼者世俗之所
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
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

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音早)湛(丁南反)於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愼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受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illegible]敢乘子路旁(步浪反)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音據)傲(五報反)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同腰)磬折言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

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一作其)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女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列御寇

魯哀公問乎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瘳(音抽)乎曰殆哉汲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爲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女與予順與誤

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音古)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非行正道之徒)之(宵夜之人)離外刑者金木訊(問也一作訊)之離內刑者陰陽失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懁(音絹 音儇)而達者有堅而縵(音慢 柔也)有緩而釬(音干 急也)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音促)然問焉而觀其知(音智)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

[illegible]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illegible]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天瑞

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音成 邑名〉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音信〉之子貢請行

逆之壠端面之而嘆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音決〉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去声〉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所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壙〈音曠 穴〉睪〈音皋〉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音隔 又音歷〉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

黃帝篇

范氏有子曰子華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為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一作凫〉揚於地骪〈肌〉骨無碼〈毀〉范氏之黨以為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指河曲之淫〈音深〉隈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

泳之既出果得珠焉衆昉〈始也〉同疑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也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為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欺也〉子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亾〈音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亾亾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無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亾〈同無〉迕〈同逆〉者如斯而已今昉知

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
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
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
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
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偽物猶不
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
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遊者可教也善遊者數能乃若夫沒人
則未嘗見舟而謖所六反操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
仲尼曰譆音衣與譩同歎聲也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

且道與能遊者可教也輕水也善遊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
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謖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
其車却也覆卻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音烏往而不暇
以瓦摳者巧摳口侯反探也以鉤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惛巧一也而有
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本作拙內
孔子觀於呂梁在彭城郡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之所
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
而承音拯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孔子從而問之曰
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所不能游向吾見子
道蹈當作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子子出而被

髮行歌吾以子為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
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齎俱入與汨方忽反[illegible]而涌出[illegible]偕
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
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
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音條猶掇音拾之也仲尼曰子
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音丸言累九於竿頭也二而不墜
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
吾處也若橛株駒音駒橛株斷樹也吾執臂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
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

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
之謂乎丈人曰汝逢同縫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脩汝所以而後
載言其上
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
也不說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
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
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
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
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
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

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卿大夫士民曰四累)大王獨無意邪宋
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
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
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竟之內皆得其利矣其
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

周穆王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音暋)朝與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
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
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
華子之妻子以居産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

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有
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
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
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爲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
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
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旣往數十年來
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
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
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問顔回紀之(此理亦聖之所逮所以翊之者欲寄妙賞於大賢耳)

國相曰欲辯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亾(無)黃帝孔子孰能辯之哉
(覺夢不異聖人之辯覺夢其知其不異耳況本無覺夢乎)

仲尼

仲尼閒(音閑)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顔回顔回
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
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
所以樂也孔子愀(七小反)然有閒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
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
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脩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
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脩詩

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
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
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
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
者非古人之謂所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眞樂眞知故無所不樂
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爲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爲
顔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
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顔回重往諭之乃反丘門弦歌
誦書終身不輟

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

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常聞之顔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音庚桑子名楚）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惟癸反）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干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荅（亢倉之所言矣仲尼以不

荅爲荅故寄之一笑也）

商太宰（商宋國也宋都商丘故二名焉）見孔子曰丘聖者與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與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曰五帝聖者與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聖豈有定所哉託言於絶遠耳）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知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爲聖弗知真爲聖歟真不聖歟商太宰嘿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

子夏問孔子曰顔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湯問

孔子東（一作晨）遊見兩小兒爭辯而鬭問其政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去人遠也一兒以日初出時遠而日中時近也曰爾何以知一兒曰日初出大車如輪（一作蓋）及日

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蒼同）涼涼（微涼也）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爲汝多知乎均天下之至理也連於形物亦然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絶髮不均也均也其絶也莫絶人以爲不然自有知其然者也（所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故不決）

力命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顔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

仕於□札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此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列子此篇明萬物皆有命智力無所施蓋命者必然之期素定之分也此可以見孔子之窮亦命爾

說符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同圓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

並蒲浪反涯音崖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七故反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音志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微言密謀也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其父為鄭人所殺及晉伐鄭子西子期救鄭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欲殺子西子期故問孔子孔子知之故不應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音乘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故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音智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不知言之所謂遂作亂故及於難

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攻鮮虞也勝之取左人中人鮮虞二邑名使遽人謁告也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中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亾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

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亾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自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亾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

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勁力也拓舉也孔力能舉門關而力名不聞者不用其力也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首攻公輸般音班服而不肯以兵知般善為攻器墨子設守能卻之為般所服不矜知兵者不有其能也故善持勝者以彊為弱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迕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以

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音錫）骸而炊之（一作焚毛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楊朱（老子弟子）

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然而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舜禹周孔）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彼二凶（桀紂）者生有

縱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然毀之不知斥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此篇言人有美惡同歸於死故曰與株塊無以異矣）

非相篇

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爲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爲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即仲弓也）又曰仲尼之狀面如蒙倛（音欺倛方相也又云四目爲方相兩目爲倛慎子曰毛嬙西施天下之至佼也衣以皮倛則見之者皆走）周公之狀身如斷菑（同緇木立死曰緇）皐陶之狀色如削瓜（如削去瓜皮青綠也）閎夭之狀面無見膚（言多鬚髯蔽其面膚）傅說之狀身如植鰭（如魚之植立也）伊尹之狀面無須麋（眉）禹跳（不相過人曰跳）湯偏（半體枯曰偏）堯舜參牟子（言牟子二瞳之相參也堯舜皆重瞳）從

者將論志意比類文學邪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惡邪

非十二子篇

略法先生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即五常也）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孔子）之言也又曰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爲臣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史記作子弘漢書作子弓）

仲尼篇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音樹）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誠

可羞稱也齊桓五伯之盛者也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閨門之內般[illegible]奢汰以齊之分奉之而不足外事則詐邾襲莒并國三十五[illegible]行事若是其險汙淫汰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節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謙必賢

王制篇

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無非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一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

儒效篇

仲尼將爲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

踰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豫賈定爲高賈也）必蚤正以待之者也（言仲尼先正其身以待物故從化如此）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必分有親者取多（子弟于分均有無之中有父母者則多取也）孝悌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其位則美俗儒之爲人下如是矣

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勝敵而愈戒

孔子曰知（音智）之知（如字）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守少謂任賢恭己也守多謂自任而事也事煩則狂亂矣）

孔子曰審吾所以適人適人之所以來我也（適人往與人也慎其與人之道爲其後來報我也）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

正論

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雖珠玉滿體文繡充棺黃金充椁加之以丹矸（郎月砂也）重之以曾青（青銅也）犀象以爲樹（樹之於壙中也）琅玕龍茲華覲以爲實人猶[illegible]之抇（胡骨反）也是何也則求利之詭緩而犯分之羞大也

大略篇

子謂（孔子言也）子家駒（人名）續然（補君之過也）大夫不如晏子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產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爲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爲天子大夫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illegible]矣願息事君（至）望其壙皐如也嵮（嵮同謂土嵮塞也）如也鬲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

息焉小人休焉（詳見家語）

宥坐篇

孔子觀於魯文公之廟有欹器焉（至）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至）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見家語不重出）

孔子爲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至）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衆彊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至）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於

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見家語不重出
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
子舍之季孫聞之不悅曰是老也欺予老夫之尊稱語予曰爲國必
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歎曰嗚
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
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嫚令謹誅
賊也今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敎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
後刑可卽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卽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
敎也故先王旣陳之以道上先服之若不可尚賢以綦之若不
可廢不能以單單音殫之綦三年而百姓往矣邪民不從然後俟之

孔聖全書　荀子　十九卷　五三

以刑則民知罪矣詩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
維天子是庳讀爲毗卑讀爲俾民不迷至不其有來乎見家語不重出
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
觀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徧與諸生言水能徧生萬物而無爲也似
德其流也埤下裾方也拘曲也必循其理似義其洸洸音滉乎不淈音屈
盡似道若有決行之其應佚同逸若聲響一作嚮言決之使行其水之奔逸若響之應聲所
其赴千仞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量坑也言水之入坑坎必平之然
後過似法度之均平也盈不求概似正概平斗斛之木也言水盈滿不待概而自平似爲攻者不設刑法
之禁而自治淖約微達似察淖約柔弱也言水雖至柔而通達於物似察之能見細微也以出
以入就鮮絜似善化言萬物出入於水必鮮絜似善化之使人去惡就美也其萬折也必

東似志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
孔子曰吾有鄙也吾有殆也幼不能彊學老無以敎之吾恥之
去其故鄉事君而達卒倉忽反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與小人處
者吾殆之也
孔子曰如垤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今學曾未如肬音尤
贅則具然欲爲人師
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糂糂桑感反弟
子皆有飢色子路進問之曰由聞之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
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
隱也孔子曰由不識吾語汝汝以智者爲必用邪王子比干不

孔聖全書　荀子　十九卷　五四

見剖心乎汝以忠者爲必用邪關龍逢不見刑乎汝以諫者爲
必用邪伍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
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由是觀之不遇世者衆
矣何獨丘也哉夫芝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
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
也夫賢不肖者材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
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
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汝昔晉
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越王勾踐霸心生於會稽齊桓公小白
霸心生於莒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失者志不廣女庸安知

吾不得之桑落之下

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鄉者賜觀於太廟之
北堂、吾亦未輟、還復瞻彼九當作北蓋音盍皆繼、家語作北蓋皆斷謂材木斷絕相繼繼也
彼有說邪、匠過絕邪、言匠人過誤而遂絕之邪孔子曰、太廟之堂、亦嘗有
說、官致良工因麗節文、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所以貴文飾也此章明夫
子之博識

子道篇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至 臣從君命、貞矣、夫子有奚對
焉、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者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
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

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為不義、故
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
也同家語者不重出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
養其親、然而無孝之名、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遜與、
色不順與、至 則何以為而無孝之名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
至 何為而無孝之名也見家語不重出

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林、一作杕禮邪、至 謂子路曰、汝謂
夫子為有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
非其大夫練小祥也、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也○見家語不重出

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昔者江出於岷山、其
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風、則不
可涉也、非維下流水多邪、今汝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
諫汝矣、由、下流水多故人畏之而不敢涉服色盛厲故人畏之而不敢諫子路趨而出、改服而
入、蓋猶若也、猶若舒和貌禮記曰君子盡猶猶如也孔子曰、志之、吾語汝、奮於言
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
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
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且仁、夫惡有不足矣哉

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
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士者脩立之稱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

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
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
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
其意、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
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
無一日之樂也

法行篇

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為夫玉之
少而珉之多邪、孔子曰、惡、賜、是何言也、夫君子豈多而賤之、少

而貫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縝栗而理知也堅剛而不屈義也廉而不劌行也折而不撓勇也瑕（玉之病也）適（玉之美也）並見情也扣之其聲清越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故雖有珉之彫彫不若玉之彰彰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王）則可以端身矣（不見家語出）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無門人思其德）有而不施窮無與也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有思窮則施（與家語大同小異）

哀公篇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治國敢問何如之

邪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哀公曰然則夫章甫絇屨紳而搢笏者此其賢乎孔子對曰必不然夫端衣玄裳絻（同冕）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斬衰菅屨杖而啜粥者志不在於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雖不有亦鮮乎哀公曰善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哀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色色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為己憂勤行不知所務止交不知所定日選擇於物不知所貴從物如流不知所歸五鑿（鑿又曰五情也）為正心從而壞如此則可謂庸人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率也雖不能徧美善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故知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故富貴不足以益也卑賤不足以損也如此則可謂士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德（不自以為有德也）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慮明通而辭不爭故猶然如將可及者君子也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行中規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富有天下而不怨（讀為蘊）財布施天下而不

病貧如此則可謂賢人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大聖矣孔子對曰所謂大聖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辨乎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是故其事大變乎天地明察乎日月總要萬物於風雨繆繆（當作膠膠相和之貌）肫肫其事不可循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識百姓淺然不識其鄰（言百姓淺見不識其深）如此則可謂大聖矣哀公曰善

魯哀公問舜冠於孔子孔子不對三問不對哀公曰寡人問舜冠於子何以不言也孔子對曰古之王者有務（讀為冒）而拘（音鉤）領者矣（句領繞頸也曲領也）其政好生而惡殺焉（言雖冠衣拙朴而行仁政也）是以鳳在列樹麟在郊野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君不此問而問舜冠

所以不對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曰君之所問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知之曰非吾子無所聞之也孔子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胙階仰視榱棟俛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矣古以至也君昧爽而櫛冠平明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焉不至矣君平明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末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四郊亡國之虛虛同墟則必有數蓋焉蓋有數焉則言之耳君以此思懼則懼將焉不至矣且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不至矣以上與家語大同小異但家語合五儀為一章而此別為一章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紳大帶也委委貌冠也章甫殷冠也委者安也所以安正容貌也章者表明也所以表明大夫也孔子蹴然蹴讀為蹙變色曰君號然也號讀為胡資衰苴杖者不聽樂非耳不能聞也服使然也黼衣黻裳者不茹葷非口不能味也服使然也且丘聞之好肆不守折言喜於市肆之人不使所守貨財所耗也長者不為市竊其有益與其無益君其知之矣

孔聖全書揚子法言中卷卷之一

學行篇

孔子習周公者也顏回習孔子者也

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歟曰吾聞覿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

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顏淵矣或人踧爾曰旨哉問鑄金得

人

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

吾子篇

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此見孔門不用賦

或曰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辯人狸別其文萃也言虎異而豹次之狸又次之狸變則豹豹變則虎三者皆有文顏其質不同耳言能變其質孰聖焉如聖人將君子則君子矣君子將聖人亦聖人之徒矣

或問人有倚孔子之墻絃鄭衛之聲誦韓莊之書則引諸門乎曰在夷貉則進之倚門牆則麾之惜乎衣未成而輒為榮也

人耳不順乎非，口不肆乎善，賢者耳擇口擇，耳擇所聽口擇所言欲學聖人之正道而乃悅鄭衛諸韓莊則聖道未成而轉更於邪僻猶衣未成而轉於棠也衆人無擇焉

修身篇

或曰孔子之事多矣，不用，則亦勤且憂乎。司馬光曰孔子以天下不治為己任則其事多矣然終不見用則徒勤且憂矣曰聖人樂天知命，樂天則不勤，知命則不憂。

有德者好問聖人。或曰，魯人鮮德，奚其好問仲尼也。如定哀仲孫季孫者問仲尼曰，魯未能好問仲尼故也。如其好問仲尼，則魯作東周矣。

言不慙、行不恥者，孔子憚焉。

問神篇

或問神。曰，心。請問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况於人乎，况於事倫乎。敢問潛心於聖。曰，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於一間耳。神在所潛而已。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舍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

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乎，其益可知也。故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也。

問明篇

或謂仲尼事彌其年，蓋天勞諸，病矣夫。曰，天非獨勞仲尼，亦自勞也。天病乎哉。易曰天行健則天亦勞何病之有天樂天，所以運行不窮聖樂聖，所以歷聘不暇

寡見篇

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曰，魯不用儒也。昔在姬公用於周，而四海皇皇，奠枕於京。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魯不用真儒故也。如用真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

五百篇

或謂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曰，堯、舜、禹，君臣也，而並。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湯、孔子，數百歲而後生。湯上距禹孔子上距周公皆數百歲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聖人有以擬諸天地而參諸身乎。夏后氏有國四百三十二歲而湯興周有國五百七十二歲而孔子生因往以推來雖千年一聖未可知也

或問聖人有詘詘同屈乎。曰，有。曰，焉詘乎。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於陽虎，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詘如何。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詘。曰，詘身，將以信道也。如詘道而信信同伸身，雖天下不可也。聖人重其道而輕其祿，衆人輕其道而重其祿。聖人曰，於道行歟。衆人曰，於祿殖歟。孔子曰君子之行己可以詘則詘可以信則信隨時以俗伸也非分身與道為二也

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者歟。曰，知之。曰，知之則曷為不用。曰，不能。曰，知聖而不能用也，可得聞乎。曰，用之則宜從之，從之則棄其所習，逆其所順，彊其所劣，捐其所能，衝衝如也。非天

下之至德孰能用之或問孔子知其道之不用也則載而惡乎之曰之後世君子曰賈音古如是不亦鈍乎曰衆人愈利而後鈍聖人愈鈍而後利關百聖而不慙蔽天地而不恥能言之類莫能加也貴無敵富無倫利孰大焉或曰孔子之道不可小歟曰小則敗聖如何曰若是則何為去乎言道既不可小則不見用即已何為去魯而之他國乎曰愛日愛及時行道也曰愛日而去何也曰由羣婢之故也不聽正於同諫而不用噫者吾於觀庸邪庸謂女樂也無為飽食安坐而厭一監反觀也由此觀之夫子之日亦愛矣

或曰聖人無益於庸也曰世之益者倉廩也取之故如單有時而盡仲尼神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雖山川丘陵草木鳥獸裕如

孔聖全書　楊子　十九卷

也如不用也神明亦末如之何矣

重黎篇

或問仲尼大聖則天曷不胙土曰無土言無上地可因然則舜禹有土乎舜禹本無土曰舜以堯作土禹以舜作土

君子篇

或問仲尼之術周而不泰大而不小用之如牛鼠也使牛捕鼠雖大無施曰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經營中國終入大海它人之道者西河之流也綱紀夷貉或入於沱或淪於漢

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曰聖人固多變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未得其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顏淵閔子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故聖人之書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天多變然後有成聖人多變然後有倫二氣推移四時更迭三辰運行萬物生焉天之變不少也五經支離萬事錯綜無可無不可聖人之多變亦如天也仲尼多愛愛義也仲尼稱管仲為仁史魚為直伯王為君子大類多愛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司馬子長史記敘事但見其長不取其短故曰多愛

或曰龍龜鴻鵠不亦壽乎曰壽曰人可壽乎曰物以其性人以其仁或問人言仙者有諸乎曰吁吾聞伏羲神農歿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文王葬於畢孔子葬於魯城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亦無益子之彙音彙矣或曰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之於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天下恥一日之

孔聖全書　楊子　十九卷

不生曰生乎生乎名生而實死也此章見聖人不學仙不務長生蓋謂以長生為聖以不修壽孔顏有德故不耳

孔子之道較且易溫公曰較音覺明白易見之義

附註解

楊子曰大聖之與大佞難也宋咸注曰夫大聖之道廣若天地世莫詳辯故周公未免於流言仲尼猶號於東家者也夫大佞之禍變若形響人罕識

王道篇

子王通謂薛收曰昔聖人也孔子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載言載事明得失皆史職也職同體異故孔子分書記言分春秋記事分詩明得失

子遊孔子之廟漢以後郡國在孔子祠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王孝逸曰夫子王通之道其少是乎子曰誶子未三復白圭乎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言孔子生民之師大於生我鞠我者之恩吾子汩彝倫乎疑人必於其倫不可汨亂也孝逸再拜謝之

天地篇

子燕居董常竇威侍子王通曰吾視千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言堯舜湯武一歸於道也而經制大備後之爲政者有所持循吾視千載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吾道一以貫之是也而述作大明後之脩文者有所持衷矣千載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千載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

事君篇

文中子曰銅川府君之喪文中子父也既葬之曰自仲尼以來未嘗無誌也於是立墳高四尺不樹焉

周公篇

子王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禮樂篇

越公遇內史薛公曰楊素問薛道衡公見王通乎薛公曰鄉人也並家河東是其家傳七世矣家傳儒業也皆有經濟之道而位不逢越公曰天下豈有七世不逢乎薛公曰君子道消十世不逢有矣阮逸曰三十年爲一世若孔子自弗父何至仲尼凡三百年而不遇明時

子遊汾亭坐鼓琴有舟而釣者過曰美哉琴意傷而和怨而靜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非太公之都磻溪則仲尼之宅四濱也明亂則太公仲尼隱於野

述史篇

裴晞曰人壽幾何吾視仲尼何其勞也歷聘列國未嘗暫暇子曰有之矣其勞也敢違天乎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豈敢違天乎焉知後之視今不如今之視昔也

魏相篇

子王通居家不暫捨周禮門人問子子曰先師孔子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通也宗周之介子敢忘其禮乎言孔子尚禮也

說我小子敢暫舍哉

立命篇

門人有問姚義孔庭之法曰詩曰禮不及四經何也姚義曰嘗聞諸夫子王通矣春秋斷物志定而後及也志在斷樂以和德全而後及也樂象德書以制法從事而後及也事以制立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理性至於命 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以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故聖人後之豈養蒙之具邪言孔子不以四經教鯉者待其具而後教爾以上皆文中子之言姚義志之也 或曰然則詩禮何為而先也義曰夫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

辯其德志定則發之以春秋於是乎斷而能變德全則導之以樂於是乎和而知節可從事則達之以書於是乎可以立制知命則申之以易於是乎可與盡性若驟而語春秋則蕩志輕義驟而語樂則喧德敗度驟而語書則狎法驟而語易則玩神是以聖人知其必然故立之以宗列之以次先成諸己然後備諸物先濟乎近然後形乎遠亶其深乎亶其深乎子聞之曰姚子得之矣此章言孔庭先詩禮而後次以四經之意

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廣大悉備歷千載而不用悲夫仇璋進曰然則夫子今何勤勤於述也文中子曰先師之職也不敢廢述職在述也 焉知後之不能用也遂誦云是蘗是蓑則有豐年

文中子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詩失於齊魯注云三傳公羊穀梁左丘明皆孔子門人

曰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絀臣惡乎聞曰明昊皓華藻之力歟須著天而後天下見之

十九卷終

孔聖全書劉向說苑中卷卷之二十

君道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公曰何爲其不博也孔子對曰爲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爲不博也孔子對曰爲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閒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悅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聞斯言也哉○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

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爲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爲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爲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爲閒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慎恭己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泰顛閎夭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已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虧也猶水火之相滅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此私門盛而公家毀也人君不察焉則國家危殆矣筦子曰權不兩錯政不二門故曰脛大於股者難以步腹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

臣術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爲賢邪用力爲賢邪子

貢曰進賢爲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簡子有臣尹綽赦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不於衆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於衆人中尹綽曰厥也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也臣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面訾不譽也○子貢問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所以爲人下之道也孔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其猶土乎○子路爲蒲令備水災與民春脩溝瀆爲人煩苦故予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復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

有水災故與人脩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爲餓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建本

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孔子曰行身有六

本本立焉然後爲君子立體有義矣而孝爲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有隊矣而勇爲本治政有理矣而能爲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爲本生才有時矣而力爲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聞記不言無務多談比近不說無務脩遠是以反本脩邇君子之道也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莫貴乎人人之道莫大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賢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義藏其僞時其節慎其施子年七歲以上父爲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賢子之事親發言陳辭應對不悖乎耳趣走進退容貌不悖乎目卑體賤身不悖乎心君子之事親以積德子者親之本也無所推而不從命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者也故親之所安子皆供之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爲父以國爲家以士人爲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故其君亦有助之以遂其德夫君臣之與百姓轉相爲本如循環無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成於內而嘉號布於外是謂建之於本而榮華自茂矣君以臣爲本臣以君爲本父以子爲本子以父爲本棄其本者榮華槁矣○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晳怒援大杖擊之（一作曾子嘗有爲不中曾晳怒援木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而蘇蹶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屛

鼓琴而歌欲令曾晳聽其歌聲而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瞽叟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耶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曾子之材又居孔氏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乎○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臺廟之榱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也故曰訊問者智之本思慮者智之道也中庸曰好學近

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積小之能大者其惟仲尼乎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以相致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聞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汚池水潦注焉菅蒲生之從上觀之知其非源也○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

長劒孔子曰非此之問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友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於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人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爲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豐牆墝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壞必先矣樹本淺根垓不深未必橛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君子居於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亡也然一旦有非常之變車馳人走[illegible]而禍至乃始乾喉燋脣仰天而嘆庶幾焉天其救之不亦難[illegible]孔

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憂於末也○河間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爲始子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

立節

卑賤貧窮非士之恥也夫士之所恥者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在乎身名傳於後世與日月並而不息雖無道之世不能汚焉然則非好死而惡生也非惡富貴而樂貧賤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貴及己士不辭也

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大聖之操也○楚伐陳陳西門燔因使其降民脩之孔子過之不軾子路曰禮過三人則下車過二人則軾今陳脩門者人數衆矣夫子何爲不軾孔子曰丘聞之國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脩門者不行一於此丘故不爲軾也○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曾子衣弊衣以耕景公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脩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

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子思居於衛縕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當也一作不敢受也

貴德

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饑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陜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陜以西者召公

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陜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嘆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仁人之德教也誠惻隱於中悃愊於內不能已於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見天下強陵弱衆暴寡幼孤羸露死傷係虜不忍其然是以孔子歷七十二君冀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生於全育烝庶安土萬物熙熙各樂其終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澤不洽於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後人思施其惠未嘗輟忘是以百王尊之志士法焉誦其文章傳今不絕德及之也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此之謂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非求報於鬼神也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為人害禹鑿龍門闢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教之闢地墾草糞土樹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

代之道教導於後世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既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也猶浸水之與天雨乎○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若不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吾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

聖人之賜可無祭乎○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爲質以仁爲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圍何必持劍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

復恩

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蟨前足鼠後足兎是獸也甚矣其愛蛩蛩巨虛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蛩蛩巨虛蛩蛩巨虛見人將來必負蟨以走蟨非性之愛蛩蛩巨虛也爲其假足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蟨也爲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況於士君子之欲與名利於天下者乎

夫臣不復君之恩而苟營其私門禍之原也君不能報臣之功而憚行賞者亦亂之基也夫禍亂之源基由不報恩生矣○趙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張孟談謂襄子曰晉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禮唯赫也子雖有功皆驕寡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矣○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爲如是曰吾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吾嘗富三千萬者再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孔子曰物之難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數之理也

人而得之在於外假之也

政理

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己者也○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懍懍焉如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而毋畏○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爲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牸牛生子

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爲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爲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脩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爲愚者也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也○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爲本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

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誅之是虐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
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
不從而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
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
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
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魯哀公問
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
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
曰詩云凱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仲
尼見梁君梁君問仲尼曰吾欲長有國吾欲列都之得吾欲使

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
來吾欲使官府治為之柰何仲尼對曰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問
於丘者多矣未嘗有如主君問丘之術也然而盡可得也丘聞
之兩君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之得毋殺不辜毋釋
罪人則民不惑益士祿賞則竭其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善
為刑罰則聖人自來尚賢使能則官府治梁君曰豈有不然哉
○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
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諭臣齊景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
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
孔子曰夫荊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

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公以惑其君外鄣距諸侯賓客以蔽
其明故曰政在諭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
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此三者政也
詩不云乎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為亂者也匪其止
共惟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為亂者也相亂蔑資曾莫惠我
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為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
曰子貢問夫子時哀公本說當依家語作魯君齊君○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
衆說語丘所以為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
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
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

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
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
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
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務求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
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
○宓子賤為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
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
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
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
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襲學焉得習

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鬻鬻不足及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說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鬻鬻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也斯焉取斯○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子貢爲信陽令辭孔子而行

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而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取人善以自爲巳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毋先己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齊侯問於晏子曰爲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進善言則善無由入矣○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孔子可謂通於化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孔子見季康子康子未說孔子又見之宰予曰吾聞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動今吾子之見司寇也少數矣孔子曰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聘我者孰

大乎於是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可以不先自爲刑罰乎自是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弟子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尚存耳政事無如膺之矣古之魯俗塗里之間羅門之羅收門之漁獨得於禮是以孔子善之夫塗里之間富家爲貧者出羅門之羅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收門之漁有親者取巨無親者取小

尊賢

眉睫之微接而形于色聲音之風感而動乎心甯戚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而舉之鮑龍跪石而登嶂孔子爲之下車堯舜相見不違桑陰文王舉太公不以日久故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矣故士之接也非必與之臨財

分貨乃知其廉也非必與之犯難涉危乃知其勇也舉事決斷是以知其勇也取與有讓是以知其廉也故見虎之尾而知其大於貍也見象之牙而知其大於牛也一節見則百節知矣由此觀之以所見可以占未發覩小節固足知大體矣○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親舉五羖大夫於係縲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周公旦曰屋之士所下者七十人而天下之士皆至晏子所與同衣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亦至仲尼脩道行理文章而天下之士亦至矣○哀公問於孔子曰人若何而可取也孔

子對曰毋取拑者無取健者毋取口銳者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拑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爲法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慤愿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於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曰親仁而使能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言者所以抒其匈胷而發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行雖有姦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

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內姑姊妹無別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鰌去衛靈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鰌之入也而後入臣是以知其賢也○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荊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孔子閒居喟然而嘆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

矣子路曰願聞其爲人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以衆攻寡而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乎哉○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道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

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爲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爲仲父齊國大安而遂覇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覇矣○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已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已而讎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讎之怨讎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正諫

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爲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爲也是故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楚昭王欲之荊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荊臺之游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遊焉王曰荊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爲絶我游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於殿下曰今日荊臺之遊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荊臺之遊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爲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時奈何令尹子西

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阤爲陵於荊臺未嘗有持鐘鼓管絃之樂而游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游荊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於十里之前而權之於百世之後者也○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絶交敗友

敬愼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嘆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爲嘆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嘆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夫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省接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臧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而虧敗迄今而逾惡是非損益之徵與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

孔聖全書　說苑　十卷　十九

人不敢當盛升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調其盈虛故能長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欹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對曰蓋爲右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己而已天災地

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烏於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祉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亢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詭福反爲禍至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迎天時得禍反爲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爲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魯哀公問孔子曰予聞

孔聖全書　說苑　十卷　二十

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聞與對曰昔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不修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祀荒淫于樂沉湎于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支不同壇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變色曰善○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愼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緜緜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

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
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
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
守此衆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
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
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禍哉○孔
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之前有異人
音少進見之丘吾子也擁鐮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
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丘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

三失丘吾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
君奢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風
不定子欲養乎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
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為戒也於是
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懼然曰
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
世不與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桀殺關龍逢紂殺
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
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之謂也○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
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曰黃口從大

爵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
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顏回將西遊問於孔子曰何以為
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為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
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可以
臨國家何況於身乎故不比數而比疏不亦遠乎不脩中而脩
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

善說

陳子說梁王梁王說而疑之曰子何為去陳侯之國而教小國
之孤於此乎陳子曰夫善亦有道而遇亦有時昔傅說衣褐帶
劍而築於秕傅之城武丁夕夢旦得之時王也甯戚飯牛康衢

擊車輻而歌顧見桓公得之時霸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
秦人虜穆公得之時強也論若三子之行未得為孔子駿徒也
今孔子經營天下南有陳蔡之阨而北干景公三坐而五立未
嘗離也孔子之時不行而景公之時息也以孔子之聖不能以
時行說之怠亦獨能如之何乎○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
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
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
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
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為不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
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趙簡子問

子貢曰孔子為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說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渴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尼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長愚智皆知高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賢而不知其奚若○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是隱也隱則安得為仁若信不知安得為聖一作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鍾而撞之以挺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挺撞乎○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慙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中而無慙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

也知權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天下夫何為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為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為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奉使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期以一月六日而後反簡子曰何其久也黯曰謀利而得害由不察也今蘧伯玉為相史鰌佐焉孔子為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群元吉渙者賢也群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賢矣簡子按兵而不動耳

權謀

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犨魯有孔丘吾殺此三人則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犨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於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犨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丘聞之刳胎焚夭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丘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廟燔齊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

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宮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絕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也左右入報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大乎○晉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為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孔子曰聖人轉

禍為福報怨以德○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為此嗇夫者君人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嗇夫之所在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為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為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為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為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

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至公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仲尼所謂大公也○萬章問曰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寺人脊環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云云至如孔子主癰疽與寺人脊環何以為孔子乎詳見孟子不重出○賞曰孟子癰疽當依此作雍雎雍乃姓也雎乃名也○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脩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

喟然而嘆曰天以至明為不可蔽乎日何為而食地以至安為不可危乎地何為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孔子生於亂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於君澤加於民然後仕言不行於君澤不加於民則處孔子懷天覆之心挾仁聖之德憫時俗之汙泥傷紀綱之廢壞服重歷遠周流應聘乃俟幸施道以子百姓而當時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內不蒙其化群生不被其恩故喟然歎曰如有用我者則吾其為東周乎故孔子行說非欲私身運德於一城將欲舒之於天下而建之於群生者耳○孔子為

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敦敦然皆立然後君子進曰某子以為何若某子以為云云又曰某子以為何若某子曰云云辯矣然後君子幾當從某子云云乎以君子之知豈必待某子之云云然後知所以斷獄哉君子之敬讓也文辭有可與人共之者君子不獨有也○子羔為衛政刖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門刖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損王之法令而親刖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刖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

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為吏者樹德不善為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當日子羔當作柴

指武

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孔子喟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丘將聽之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翩翻下蟠於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夫二子為我從焉孔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於莽洋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接戰搆兵賜願著縞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為我從焉孔子曰辯哉士乎僊僊者乎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之顏淵曰回聞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鍛劍戟以為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鬭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僊僊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魯哀公問於仲

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有禮上下有親民之眾皆君之畜也君將誰攻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民之眾皆君之讎也君將誰與守於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征以為民惠也○昔堯誅四凶以懲惡周公殺管蔡以弭亂子產殺鄧析以威侈孔子斬少正卯以變衆佞賊之人而不誅亂之道也易曰不威小不懲大此小人之福也○五帝三王教以仁義而天下變也孔子亦教以仁義而天下不從者何也昔明王有紱冕以尊賢有斧鉞以誅惡故其賞至重而刑至深而天下變孔子賢顏淵無以賞之賤孺悲無以罰之故天下不從是故道非權不立非勢不行是道尊然後行○孔子為魯司寇七日

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者魯國之聞人矣夫子始爲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辨而險二曰言僞而辯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辯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眞也苟行以僞則其知足以移衆强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昔者湯誅蠋沐太公誅潘阯管仲誅史附里子產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謂其晝則攻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詩

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此之謂矣

談叢

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孔子不飲醜其聲也

雜言

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友益親自南宮頊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有執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賜丘之道幾於廢也○楚昭王召孔子將使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子西謂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侯有如宰予者乎長官五官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處酆武王處鎬酆鎬之間百乘之地伐上殺主立爲天子世皆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夫義類之難分也聖人獨見疑而况於賢者乎是以賢聖罕合諂諛常與也故有千歲之亂而無百歲之治孔子之見疑豈不痛哉○東郭子惠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隱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脩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詩云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孔子觀於呂梁懸水四十仞環流九十里魚鱉不能過黿鼉不敢居有一丈夫方將涉之孔子使人並崖而止之曰此懸水四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鱉不能過黿鼉不敢居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錯意遂渡而

出孔子問子巧乎且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入先以忠信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吾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水而尚可以忠信義久而身親之况於人乎○孔子遭難陳蔡之境絶糧弟子皆有饑色孔子歌兩柱之間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至聖人所與之難言信也見家語不重出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席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皆有饑色讀詩書治禮不休子路進諫曰凡人爲善者天報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今先生積德行爲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奚居隱也孔子曰由來汝不知坐吾語汝子

以夫知者無不知乎則王子比干何爲剖心而死以諫者爲必
聽邪伍子胥何爲抉目於吳東門子以廉者爲必用乎伯夷叔
齊何爲餓死於首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爲必用乎則鮑莊何爲
而肉枯荊公子高終身不顯鮑焦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山而
焚死故夫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
才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
其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舜耕歷山而陶於河畔
立爲天子則其遇堯也傅說負壤土釋板築而立佐天子則其
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負鼎俎調五味而佐天子則其
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於朝歌

行年九十爲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自檻車
中自車中起爲仲父則其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取五羊皮
伯氏牧羊以爲卿大夫則其遇秦穆公也沈尹名聞天下以爲
令尹而讓孫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
其智益衰也前遇闔廬後遇夫差也夫驥厄罷鹽車非無驥狀
也夫世莫能知也使驥得王良造父驥無千里之足乎芝蘭生
深林非爲無人而不香故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也憂不
衰也此知禍福之始而心不惑也聖人之深念獨知獨見舜亦
賢聖矣南面治天下唯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刑
戮固可也又何官得治乎夫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當

是時豈關龍逢無知而比干無慧哉此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
君子疾學脩身端行以須其時也○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
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鬭孔子止
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脩也是丘
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汝子路歌
孔子和之三終而甲罷○孔子曰不觀於高岸何以知顛墜之
患不臨於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於海上何以知風波之
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慎三者無累於人○子夏問仲尼曰
顏淵之爲人也何若曰回之信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也何
若曰賜之敏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也何若曰由之勇賢於

丘也曰子張之爲人也何若曰師之莊賢於丘也於是子夏避
席而問曰然則四者何爲事先生曰坐吾語汝回能信而不能
反賜能敏而不能屈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此
四子者丘不爲也夫所謂至聖之士必見進退之利屈伸之用
者也○子路盛服而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襜襜者何也昔者江
水出於岷山其始也大足以濫觴及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
風不可渡也非唯下流衆川之多乎今若衣服甚盛顏色充盈
天下誰肯加若者哉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如也孔子曰由
誌之吾語若賁於言者華也奮於行者伐也夫色智而有能者
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

不能爲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夫有何
加矣哉由詩云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此之謂也○子路問孔子
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無也君子之脩其行未得則樂其意
既已得又樂其知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
其未之得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
一日之樂○孔子見榮啓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子問曰先
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既已得爲人
是一樂也人以男爲貴吾既已得爲男是爲二樂也人生不免
襁褓吾年已九十五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
也處常待終當何憂乎○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

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人
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
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爭也夫子之易事
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孔子曰回若有君子之道四
強於行己弱於受諫怵於待祿慎於持身○仲尼曰史鰌有君
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於人○孔子曰丘
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說不
如己者○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蓋可以行孔子曰商
之爲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
長久矣○子路行辭於仲尼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

若何長爲善士而無犯若何仲尼曰新交取親其忠乎言寡可
行其信乎長爲善士而無犯其禮乎○子路將行辭於仲尼曰
贈汝以車乎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仲尼曰不強不遠不勞無
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慎此五者可以長久矣○曾
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
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
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願子詳其所湛既得所湛
吾聞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士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遊必擇
士所以脩道也吾聞反常移性者欲也故不可不慎也○孔子
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

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
之源也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善欲不可不聽也○孔子曰巧
而好度必工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謀必成愚者反是夫處重
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志驕傲而輕舊怨是以尊位則必
危任重則必崩擅寵則必辱○孔子曰鞭扑之子不從父之教
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
爲亂源○孔子曰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唯
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身爲之一
言敗之可不慎乎○孔子曰以富貴爲人下者何人不與以富
貴敬愛人者何人不親衆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衆嚮之可謂知

時矣○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聾而鼓之○孔子曰船非水不可行水入船中則其沒也故曰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閉也○孔子曰依賢固不困依富固不窮馬趼斬而復行者何以輔足衆也○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又曰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烏之所藏者黑君子慎所藏○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

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槩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水觀焉爾也夫智者何以樂水也曰泉源潰潰不釋晝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遺小間其似持平者動而之下其似有禮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清其似知命者不清以入鮮潔而出其似善化者衆人取平品類以正萬物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淵淵深不可測其似聖者通潤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知

之所以樂水也詩云思樂泮水薄採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夫仁者何以樂山也曰夫山巃嵸礧𥓓萬民之所觀仰草木生焉衆物立焉飛禽萃焉走獸休焉寶藏殖焉奇夫息焉育群物而不倦焉四方並取而不限焉出雲風通氣于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仁者所以樂山也詩曰太山巖巖魯邦是瞻樂山之謂矣○道吾問之夫子多所知無所知其身孰善者乎對曰無知者死人屬也雖不死累人者必衆甚矣多所知者好其用心也多所知者出於利人即善矣出於害人即不善也道吾曰善哉○凡善之生也皆學之所由一室之中必有主道焉父母之謂也故君正則百姓治父母正則子孫孝慈是以孔

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怒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夫仁者好合人不仁者好離人故君子居人間則治小人居人間則亂君子欲和人譬猶水火不相能然也而鼎在其間水火不亂乃和百味是以君子不可不慎擇人在其間○齊高廷問於孔子曰廷不曠山不直地衣蓑提執精氣以問事君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敬以輔之待人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爾惡心而忠與之敏其行脩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若行不敏禮不合對門不通矣

辨物

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

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吳伐越隳會稽得骨節專車使使問孔子曰骨何者最大孔子曰禹致群臣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使者曰誰為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為公侯山川之祀為諸侯皆屬於王者曰防風氏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其神為釐姓在虞夏為防風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狄氏今謂之大人使者曰人長幾何孔子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使者曰善哉聖人也○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長尺有咫陳侯使問孔子孔子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思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楛矢以勞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別姓以遠方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矢試求之故府果得焉○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以問孔子言得狗孔子曰以吾所聞非狗乃羊也木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也非狗也桓子曰善哉○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止於舟中昭王大怪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

名萍實令剖而食之惟霸者能獲之此吉祥也其後齊有飛鳥一足來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又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趣治溝渠天將大雨於是如之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安孔子歸弟子請問孔子曰異時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拳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應也兒又有兩兩相牽屈一足而跳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獲之亦其應也夫謠之後未嘗不有應隨者也故聖人非獨守道而已也睹物記也即得其應矣○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叱者問誰也曰回也孔子曰回何為而叱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似完山之鳥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為是往而不復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之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

脩文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禮樂者行化之大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

於禮是故聖王脩禮文設庠序陳鍾鼓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〇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於嬴博之間因葬焉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使子貢往而觀之其穿深不至泉其斂以時服既葬封墳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旋其封且號者三言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於禮其合矣（賞曰以使子貢往弔故重錄之）〇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子貢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

援琴而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貢問曰閔子哀不盡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子曰君子也賜也惑敢問何謂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固優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〇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憂也無聲之樂懽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也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志變其聲亦變其志誠通乎金石而況人乎〇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

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脩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天下爲無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力能討之討之可也當孔子之時上無明天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雍之所以得稱南面者問子桑伯子於孔子孔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道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仲弓通於化術孔子明於王道而無以加仲弓之言〇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

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矣哉於此樂者不圖爲樂至於此〇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氣安樂之爲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爲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溫儼恭莊之動不存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

爲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而不釋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爲笑彼舜以匹夫積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荒剛厲暴賊而卒以滅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之醜也既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小人不能耳陷而入於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知改過矣

反質

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嘆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歎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歎之吾思夫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

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魯有儉者瓦鬲煮食食之而美盛之土鉶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大牢之饋弟子曰瓦甂陋器也煮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如此乎孔子曰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爲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仲尼問老聃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委質以當世之君而不我受也道之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聽言者亂於辭知此二者則道不可委矣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此之謂也 此段雜言

雜事

昔者舜自耕稼陶漁而躬孝友父瞽瞍頑母嚚及弟象傲皆下愚不移舜盡孝道以供養瞽瞍瞽瞍與象爲浚井塗廩之謀欲以殺舜舜孝益篤出田則號泣年五十猶嬰兒慕可謂至孝矣故耕於歷山歷山之耕者讓畔陶於河濱河濱之陶者器不苦窳漁於雷澤雷澤之漁者分均及立爲天子天下化之蠻夷率服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莫不慕義麟鳳在郊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舜之謂也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

二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魯有沈猶氏者旦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潰氏奢侈驕佚魯市之鬻牛馬者善豫賈孔子將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馬牛不豫賈布政以待之也既爲司寇季孟墮郈費之城齊人歸所侵魯之地由積正之所致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禹之興也以塗山桀之亡也以妹喜湯之興也以有莘紂之亡也以妲己文武之興也以任姒幽王之亡也以褒姒是以詩正關雎而春秋褒伯姬也

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衛大夫史鰌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鰌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於是足矣史鰌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蹴然易容寤然失容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尸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以爲卿退彌子瑕從退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史鰌字子魚孔子所謂直哉史魚者也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觀焉景公賜之酒酣范昭曰願請君之樽酌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

罇觶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爲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也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爲人非陋而不識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爲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若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也而欲舞天子之樂臣不爲也范昭歸以告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且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屈於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魯君使宓子賤爲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
憲書教品魯君予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
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
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
父單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賤魯無君子者斯安取
斯美其德也

鄒陽獄中上書曰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
子宋信子冉之計逐墨翟夫以孔墨之辯而不能自免何則衆
口鑠金積毀消骨也

鄭人遊于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然明謂子產曰何不毀鄉校

子產曰胡爲夫人朝夕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將
行之其所惡者吾將改之是吾師也如之何毀之吾聞爲國忠
信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譬之若防川也大決所犯傷人必
多吾不能救也不如小決之使道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
至吾不信也見家語

哀公問孔子曰寡人生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
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
子辟席曰吾君之問乃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言之哀
公曰否吾子就席微吾子無所聞之矣孔子就席曰然君入廟
門升自阼階仰見榱棟俯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
則哀將安不至矣君昧爽而櫛冠平旦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
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安不至矣君平旦而聽朝日昃而退
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門廷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安不至
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之四郊亡國之墟列必有數矣君以
此思懼則懼將安不至矣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
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安不至矣夫執國之柄履
民之上懍乎如以腐索御奔馬易曰履虎尾詩曰如履薄冰不
亦危乎哀公再拜曰寡人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魯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
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

臣聞黃帝學乎大真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
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
鉸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老聃此十
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詩曰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家
者未之有也

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孫卿曰儒者法先王隆禮
義謹乎臣子而能致貴其上者也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才也在
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閻陋屋人莫不貴之
道誠存也仲尼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

妻恃濆氏踰境而走魯之鬻牛馬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罟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爲人下如是矣

孔子北之山戎氏有婦人哭於路者其哭甚哀孔子立輿而問曰曷爲哭哀至於此也婦人對曰往年虎食我夫今虎食我子是以哀也孔子曰嘻若是則曷爲不去也曰其政平其吏不苛吾是以不能去也孔子顧子貢曰弟子記之夫政之不平而吏苛乃甚於虎狼矣詩曰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夫政不平也乃斬伐四國而況二人乎其不去宜哉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

曰吾聞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曰自今以來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故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可不慎乎

齊有閭丘邛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仕宣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閭丘邛對曰不然昔者顓頊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孔子師由此觀之邛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咫角驂駒而能服重致遠者也由此觀之夫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閭丘邛曰不然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驊騮騄驥天下之俊馬也使之與貍鼬試於釜竈之間其疾未必能過貍鼬也黃鵠白鶴一舉千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廬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辟閭巨闕天下之利器也擊石不缺刺石不銼使之與管槀决目出眯其便未必能過管槀也由此觀之華髮墮顛與邛何以異哉宣王曰善子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邛對曰夫雞豚讙嗷即奪鐘鼓之音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讒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譖言則退庸得進乎宣王拊軾曰寡人有過遂載與之俱歸而用焉故孔子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此之謂也

刺奢

士尹池爲荆使於宋司城子罕止而觴之南家之墻擁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

家工人也爲鞔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爲鞔已食三世矣今徙是宋邦之求鞔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不徙西家高吾宮卑潦之經吾宮也利爲是故不禁也士尹池歸荆適興兵欲攻宋士尹池諫於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得民仁者能用人攻之無功爲天下笑楚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於千里之外者司城子罕之謂也

魯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徙鍾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

盡於此矣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爲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

節士

春秋曰五帝不告誓信厚也

東方有士曰爰族目將有所適而餓於道狐父之盜丘人也見之下壺餐以與之爰族目三餔而能視仰而問焉曰子誰也曰我狐父之盜丘人也爰族目曰嘻汝乃盜也何爲而食我以吾不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縣名爲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故孔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不飲盜泉之水積正也族目不食而死潔之正也

善謀

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與無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亦聞夫公父文伯母乎公父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肯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從母言是爲賢母從妻言是必不免爲妬婦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曰以

飾說也王愼勿予

孔子曰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

孔[illegible]大[illegible]劉向新序

孔聖全書墨子

韓愈讀墨　篇曰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爲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疾歿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爲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

嘗觀呂黎氏讀墨篇謂其道與聖人相爲用誠所謂鍮石亂

金碔砆混璧也夫自孟子闢楊墨之後崇正道者莫若呂黎尚儕墨於孔如此他何責哉

齊景公問晏子曰孔子爲人何如晏子不對公又復問不對景公曰以孔丘語寡人者衆矣俱以賢人也今寡人問之而子不對何也晏子對曰嬰不肖不足以知賢人雖然嬰聞所謂賢人者入人之國必務合其君臣之親而弭其上下之怨孔丘之荊知白公之謀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幾滅而白公僇嬰聞賢人得上不虛得下不危言聽於君必利人教行下必於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易而從也行義可明乎民謀慮可通乎君臣今孔丘深慮同謀以奉賊勞思盡知以行邪勸下亂上教臣殺君非賢人之行也入人之國而與人之賊非義之類也知人不忠趣爲之亂非仁義之也逃人而後謀避人而後言行義不可明於民謀慮不可通於君臣嬰不知孔丘之有異於白公也是以不對景公曰嗚呼貺寡人者衆矣非夫子則吾終身不知孔丘之與白公同也孔丘之齊見景公景公說欲封之以尼谿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者也不可以教下好樂而淫人不可使親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導衆孔丘盛容脩飾以蠱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節以觀衆儒學不可使議世勞思不可察壽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行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爲聲樂以淫愚

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學不可以導衆今君封之以利齊俗非所以導國先衆善於是禮留其封敬見而不問其道孔丘乃志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爲歸於魯有頃閒齊將伐魯告子貢曰賜乎舉大事於今之時矣乃遣子貢之齊因南郭惠子以見田常勸之伐吳以教高國鮑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亂勸越伐吳三年之內齊吳破國之難伏尸以言術數孔丘之誅也孔丘爲魯司寇舍公家而於季孫季孫相魯君而走季孫與邑人爭門關决植孔丘窮於陳蔡之閒藜羹不糂十日子路爲享豚孔丘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號人衣以酤酒孔丘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哀公迎孔丘席

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進請曰何其與陳蔡反也孔丘曰
來吾語汝曩與女爲苟義夫飢約則不辭妄取以活身贏飽僞
行以自飾汙邪詐僞孰大於此孔丘與其門弟子閒坐曰夫舜
見瞽叟然就此時天下圾乎周公旦非其人也邪何爲舍亦家
室而託寓也孔丘所行心術所至也其徒屬弟子皆效孔丘子
貢季路輔孔悝亂乎衛陽貨亂乎魯佛肸以中牟叛漆雕刑殘莫大
焉夫爲弟子後生其師必脩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弗及而後
已今孔丘之行如此儒士則可以疑矣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爲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爲政
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子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問

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爲政者之遠
者近也而舊者新是哉問所以爲之若之何也不以人之所不
智告人所以智告之故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
所以對也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昔者聖王之列也上聖立爲天子其次立
爲卿大夫今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若使孔子當
聖王則豈不以孔子爲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
愛人用節合焉爲知矣今子曰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
萬物而曰可以爲天子是數人之齒而以爲富

孔聖全書漢劉安淮南子中卷

夫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於和鄒忌一徽而威王終夕
悲感於憂動諸琴形諸音聲而能使人爲之哀樂縣法設賞
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

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弘勇服於孟賁足躡於郊菟力招城關能
亦多矣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行教道以成素王
事亦鮮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弒君三十六采善
鉏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圍於匡顏色不變絃歌不徹臨
死之地犯患難之危據義行理而志不懾分亦明矣然而爲魯
司寇聽訟必爲斷作爲春秋不道鬼神不敢專己夫聖人之智

固已多矣其所守者有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
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矣

紂爲象箸而箕子嘰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見所始則知所終
故水出於山入於海稼生乎野而藏乎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
其所歸矣

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
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

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左右欲塗之
平公曰舍之以此爲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
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群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也有以也

夫平公之不霸也
夫絃歌鼓舞以為樂盤旋揖讓以脩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
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
項託七歲為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
宓子治亶父巫馬期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非刑之
所能禁也孔子為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
而班白不負戴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
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
能行者精誠也
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辟之道行

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
之人不得不濡足也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
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
為解邪必蒙正以自為辟行貨賂趣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
容曰孔子之術也此使君子小人紛然淆亂莫知其是非者也
故百川並流不注者不為川谷趨行蹐馳不歸善者不為君子
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
孔子脩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脩其
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
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卮孔子曰善哉予得見此器
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
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
益而損之曰夫物盛則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
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武力毅勇守之以畏
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
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子曰保此道者不
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成
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嘆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
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
勝晉於河雍之間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

曰吾則死矣王必封汝汝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寢
丘者其地确石而名醜荊人鬼越人機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
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丘楚國之
俗功臣二世而爵祿唯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
益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
下而無所綣威服四方而無所詘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
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
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驪氏欒書中行偃劫而幽之諸侯莫之
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
所願也然而終於身死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

之諸有寢之丘必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驪氏也衆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爲利知利之爲病也天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以言大利而反爲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

二十卷終

孔聖全書漢王充論衡上卷卷之二十一

逢遇篇

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則夫順道而觸者爲不幸矣立巖牆之下爲壞所壓蹈坼岸之上爲崩所墜輕遇無端故爲不幸魯城門久朽欲頓孔子過之趨而疾行左右曰久矣孔子曰惡其久也孔子戒慎已甚如遇遭壞可謂不幸也故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又曰君子處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命祿篇

有才不得施有智不得行或施而功不立或行而事不成雖才

智如孔子猶無成立之功世俗見人節行高則曰賢哲如此何不貴見人謀慮深則曰辯慧如此何不富貴富有命福祿不在賢哲與辯慧故曰富不可以籌策得貴不可以才能成

幸偶篇

孔子絶糧陳蔡孟軻困於齊梁非時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淺不能用大才也夫能御驥騄者必王良也能臣禹稷皋陶者必堯舜也御百里之手而以調千里之足必有摧衡折軛之患有接具臣之才而以御大臣之智必有閉心塞意之變故至言棄捐聖賢距逆非憎聖賢不甘至言也

骨相篇

傳言黃帝龍顏顓頊戴午帝嚳駢齒堯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湯臂再肘文王四乳武王望陽周公背僂皐陶馬口孔子反羽斯十二聖者皆在帝王之位或輔主憂世世所共聞儒所共說在經傳者較著可信又曰有傳孔子相澹臺子羽唐舉占蔡澤不驗之文此失之不審何隱匿微妙之表也相或在內或在外或在聲氣察外者遺其內在形體者亡其聲氣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鄭東門鄭人或問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頭似堯其項若皐陶肩類子產然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儽儽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如喪家狗然哉然哉夫孔子之相鄭人失其實鄭人不明法術淺也孔子

之失子羽唐舉惑於蔡澤猶鄭人相孔子不能具見形狀之實也

偶會篇

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孔子自傷之辭非實然之道也孔子命不王二子壽不長也不王不長所稟不同度數並放適相應也（此章言顏子子路之死適當孔子之時亦二子命該之期也）又曰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孔子稱命魯人臧倉讒孟子於平公孟子言天道未當行與讒相遇天未與己惡人用口故孔子稱命不怨公伯寮孟子言天不尤臧倉

率性篇

孔門弟子七十之徒皆任卿相之用被服聖教文才雕琢知能十倍教訓之功而漸漬之力也世稱子路無恒之庸人未入孔門時戴雞佩豚勇猛無禮聞誦讀之聲搖雞奮豚揚脣吻之音聒聖賢之耳惡至甚矣孔子引而教之漸漬磨礪開導牖進猛氣消損驕節屈折卒能政事序在四科斯蓋變性使惡為善之明效也

本性篇

無分於善惡可推移者謂中人也不善不惡須教成者也告子之以湍水喻者徒謂中人不指極善極惡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焉習善而為善習惡而為惡也

至於極善極惡非復在習故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性有善有不善聖化賢教不能復移易也孔子道德之祖諸子之中最卓者也而曰上智下愚不移故知告子之言未得實也

奇怪篇

儒者稱聖人之生不因人氣更稟精於天毋有感吞者虛妄之言也天地夫婦也天施氣於地以生物人轉相生精微為聖皆因父氣不更稟取如更稟者為聖則黃帝帝嚳帝顓頊帝舜之母何所受氣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之母何所感吞○又曰孔子吹律自知殷後項羽重瞳自知虞舜苗裔也五帝三皇皆祖黃帝黃帝聖人本稟貴命故其子孫皆為帝王（此段言聖人自有種世族）

物勢篇

人有勇怯、故戰有勝負、勝者未必受金氣、負者未必得木精也、孔子畏陽虎、卻行流汗、陽虎未必色白、孔子未必面青也、鷹之擊鳩雀、鴞之啄鵠鴈、未必鷹鴞生於南方、而鳩雀鵠鴈産於西方也、自是筋力勇怯、相勝服也

書虛篇

傳書或言顏淵與孔子、俱上魯太山、孔子東南望吳閶門外有繫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昌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正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以精神不能若孔子、彊力自

極精華竭盡、故早夭死、世俗聞之、皆以爲然、如實論之、殆虛言也、人目之視也、物大者易察、小者難審、使顏淵處昌門之外、望太山之形、終不能見、況從太山之上、察白馬之色、色不能見、明矣、非惟顏淵不能見、孔子亦不能見也、何以驗之、耳目之用均也、目不能見百里、則耳亦不能聞也、陸賈曰、離婁之明、不能察帷薄之內、師曠之聰、不能聞百里之外、昌門之與太山、非直帷薄之內、百里之外也、令顏淵用目望遠、目睛不任、宜盲眇、髮白齒落、非其致也、髮白齒落、用精於學、勤力不休、氣力竭盡、故至於死、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伯奇用憂、而顏淵用睛、暫望倉卒、安能致此

傳書言孔子當泗水之葬、泗水爲之卻流、此言孔子之德能使水卻、不湍其墓也、儒者之論、皆言孔子之後當封、以泗水卻流爲證、殆虛言也、夫孔子死、孰與其生、生能操行慎道應天、死操行絕天、祐至德、故五帝三王招致瑞應、皆以生存、不以死亡、孔子生時、推排不容、故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生時無祐、死反有報乎、孔子之死、五帝三王之死也、五帝三王無祐、孔子之死、獨有天報、是孔子之魂、聖五帝之精、不能神也、泗水無知、爲孔子卻流、天神使之、然則孔子生時、天神不使人尊敬、如泗水卻流、天欲封孔子之後、孔子生時、功德應天、天不封其身、乃欲封其後乎、是蓋水偶自卻流、江河之流、有回復之處、百川

之行、或易道更路、與卻流無以異、則泗水卻流、不爲神怪也

福虛篇

楚惠王食葅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問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葅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廢法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人聞之也、譴而行誅乎、則庖宰監食者、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吾恐左右見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而蛭出、及久患心腹之疾皆愈、故天之親德也、可謂不察乎、曰、此虛言也、不忍譴蛭、世謂之賢者、賢者操行多、若吞蛭之類、吞蛭天除、其病、是則賢者常無

病也賢者德薄未足以言聖人純道操行少非爲推不忍之行以容人之過必衆多矣然而武王不豫孔子疾病天之祐人何不實也或時惠王吞蛭食生物者無有不死腹中熱也初吞時未死而腹中熱蛭動作故腹中痛須臾蛭死腹中痛亦止蛭之性食血惠王心腹之疾殆積血也故食血之蟲死而積血之病愈猶狸之性食鼠人有鼠病吞狸自愈物類相勝方藥相使也食蛭蟲而病愈安得怪乎食生物無不死死無不出之理蛭出安得祐乎此段見孔子雖聖亦有疾病非天之不祐也

宋人有好善行者三世不解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享鬼神即以犢祭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

生白犢其父又使其子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以享鬼神復以犢祭一年其子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當此之時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此獨父子俱盲之故得毋乘城軍罷圍解父子俱視此脩善積行神報之效也曰此虛言也夫宋人父子脩善如此神報之何必使之先盲後視哉不盲常視不能護乎此神不能護不盲之人則亦不能以護盲人矣使宋楚之軍合戰頓兵流血僵尸戰夫禽獲死亡不還以盲之故得脫不行可謂神報之矣今宋楚相攻兩軍未合華元子反結言而退二軍之衆並全而歸兵夫之刃無頓用者雖有乘城之役無死亡之患爲善人報者爲乘城之間乎使時不盲亦循不死宋人父子前偶自以風寒廢盲自圍解之後盲偶自愈世見父子脩善又用二白犢祭宋楚相攻獨不乘城圍解之後父子皆視則謂脩善之報鬼神之祐矣

龍虛篇

孔子曰龍食於濁游於清龜食於清游於濁魚食於濁游於清丘上不爲龍下不爲魚中止其龜與

孔子曰至於龍也吾不知其乘風雲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夫龍乘雲而上雲消而下物類可察上下可知而云孔子不知以孔子之聖尚不知龍況俗人智淺好奇之性無實可之心謂之龍神而升天不足怪也

語增篇

傳語曰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欲言聖人德盛能以德將酒也如一坐千鍾百觚此酒徒非聖人也飲酒有法聖人胷腹大小與人均等飲酒用千鍾用肴宜盡百牛百觚則宜用十羊夫以千鍾百牛百觚十羊之言文王之身如防風之君孔子之體如長狄之人乃能堪之案文王孔子之體不能及防風長狄以短小之身飲食衆多是缺文王之廣貶孔子之崇也案酒誥之篇朝夕曰祀茲酒此言文王戒慎酒也朝夕戒慎則民化之外出戒慎之教內飲酒盡千鍾導民率下何以教化承紂疾惡何以自別且千鍾之效百觚之驗何所用哉使文王孔子因祭用

酒乎、則受福胙、不能獻飽、因饗射之用酒乎、饗射飲酒、自有禮法、如私燕賞賜飲酒乎、則賞賜飲酒、宜與下齊、賜尊者之前、三觴而退、過於三觴、醉酗生亂、文王孔子、率禮之人也、賞賚左右、至於醉酗亂身、自用酒千鍾百觚、大之則爲桀紂、小之則爲酒徒、又何以立德成化、表名垂譽乎、世聞德將毋醉之言、見聖人有多德之效、則虛增文王以爲千鍾、空益孔子以百觚矣

儒增篇

書說孔子不能容於世、周流游說七十餘國、未嘗得安、夫言周流不遇可也、言干七十國、增之也、案論語之篇、諸子之書、孔子自衞反魯、在陳絕糧、削迹於衞、忘味於齊、伐樹於宋、并費與頓

牟、至不能十國、傳言七十國、非其實也、或時干十數國也、七十之說、文書傳之、因言干七十國矣

傳記言高子羔之喪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夫高子羔痛親、哀極涕竭、血隨而出、殆必有之、而云三年未嘗見齒、是增之也、言未嘗見齒、欲言其不言不笑也、孝子喪親不笑可也、安得不言、言安得不見齒、孔子曰、言不文、或時不言、傳則言其不見齒、或時傳則言其不見齒三年矣

問孔篇

問曰、宰予晝寢之惡小也、朽木糞土、敗毀不可復成之物、大惡也、責小過以大惡、安能服人、使宰我性不善、如朽木糞土、不宜得入孔子之門、序在四科之列、使性善、孔子惡之太甚、過也、春秋之義、采毫末之善、貶纖介之惡、褒毫末以巨大、以巨大貶纖介、觀春秋之義、肯是之乎、不是、則宰我不受、不受則孔子之言棄矣、聖人之言與文相副、言出於口、文立於策、俱發於心、其實一也、孔子作春秋、不貶小以大、其非宰予也、以大惡細、文語相違、服人如何

哀公問孔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何也、曰并攻哀公之性、遷怒貳過故也、因其問、則并以對之、兼以攻上之短、不犯其罰、問曰、康子亦問好學、孔子對以顏淵、康子亦有短、何不并對以攻康子

南子、衞靈公夫人也、聘孔子、子路不悅、謂孔子淫亂也、孔子解之曰、我所爲鄙陋者、天厭殺我、至誠自誓、不負子路也、問曰、孔子自解、安能解乎、使世人有鄙陋之行、天曾厭殺之、可引以自誓、子路聞之、可信以解、今未曾有爲天所厭者也、曰天厭之、子路肯信之乎、雷擊人、水火燒溺人、墻屋壓填人、如曰雷擊殺我、水火燒溺我、墻屋壓填我、子路頗信之、今引未曾有之禍、以自誓於子路、子路安肯曉解而信之、又云、俗人誓、好引天也、孔子爲子路所疑、而云天厭之、是與俗人解嫌、引天祝詛、何以[illegible]

孔子欲之九夷者、何起乎、起道不行於中國、故欲之九[illegible]國且不行、安能行於夷狄、夷狄之有君、不若諸夏之亡、言夷狄

之難諸夏之易也不能行於易能行於難乎且孔子云以君子居之者何謂陋邪謂修君子之道自容乎謂以君子之道教之也昔禹入躶國躶入衣出（言禹躶身而入躶國出則衣中國之衣也）衣服之制不通於夷狄也禹不能教躶國衣服孔子何能使九夷爲君子或謂孔子實不欲往患道不行發動此言或人難之孔子知其陋然而猶曰何陋之有者欲遂已然距或人之諫也夫君子於言無所苟矣如知其陋苟欲自遂以應或人則孔子佞人也

孔子弔舊館脫驂以賻惡涕無從哭顏淵慟請車不與使慟無副豈涕與慟殊馬與車異邪於彼則禮情相副於此則恩義不稱未曉孔子爲禮之意孔子曰鯉也死有棺無椁吾不徒行以

爲之椁鯉之恩深於顏淵鯉死無椁大夫之儀不可徒行也鯉子也顏淵他姓也子死且不禮況其禮他姓之人乎曰是蓋孔子實恩之效也副情於舊館不稱恩於子豈以前爲士後爲大夫哉如前爲士士乘二馬如爲大夫大夫乘三馬大夫不可去車徒行何不截賣兩馬以爲椁乘其一乎爲士時乘二馬截一以賻舊館今亦何不截其二以副恩乘一以解不徒行乎不脫馬以賻舊館未必亂制葬子有棺無椁廢禮傷法孔子重賻舊人之恩輕廢葬子之禮此禮得於他人制失於親子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illegible]

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是信最重也傳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今言去食信安得成春秋之時戰國飢餓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口飢不食不暇顧恩義也夫父子之恩信矣飢餓棄信以子爲食孔子教子貢去食存信如何夫去信存食雖欲不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雖欲爲信信不立矣子適衛冉子僕子曰庶矣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教冉子先富而後教教子貢去食而存信食與富何別信與教何異二子殊教所尚不同孔子爲國意何定哉

佛肸召子欲往夫孔子不飲盜泉之水曾子不入勝母之閭避

惡去汙不以義恥辱名也盜泉勝母有空名而孔曾恥之佛肸有惡實而子欲往不飲盜泉是則欲對佛肸非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枉道食篡畔之祿可謂浮雲者非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曰末如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用我吾其爲東周乎爲東周欲行道也公山佛肸俱畔者行道於公山求食於佛肸孔子之言無定趨也言無定趨則行無常務矣周流不用豈獨有以乎陽貨欲見之不見呼之仕不仕何其清也公山佛肸召之欲往何其濁也公山不擾與陽虎俱畔執季桓子二人同惡呼召禮等獨對公山不見陽虎豈公山尚可陽虎不可乎子路難公山

山之名孔子宜解以尚及佛肸未甚惡之狀也

程材篇

孔子見麟而自知者據其見得而死也非據其本所爲來也然則麟之至也自與獸會聚也其死人殺之也使麟有知爲聖王來時無聖王何爲來乎思慮深避害遠何故爲魯所獲殺乎夫以時無聖王而麟至知不爲聖王來也爲魯所獲殺知其避害不能遠也聖獸不能自免於難聖人亦不能自免於禍禍難之事聖者所不能避而云鳳麟思慮深避害遠妄也且外國有鳳麟中國亦有人見鳳麟希見則曰在外國見遇太平則曰爲聖王來性廉見希人不得害也則謂之思慮深避害遠矣此段見禍患之來雖聖如孔子亦不能免

宅中之曲折賓客暫至雖孔翟之材不能分別

效力篇

孔子周世多力之人也作春秋刪五經祕書微文無所不定山大者雲多泰山不崇朝辦雨雨天下夫然則賢者有雲雨之知故曰其吐文萬牒以上可謂多力矣

顏氏之子已曾馳過孔子於塗矣劣倦罷極髮白齒落夫以庶幾之材猶有仆頓之禍孔子力優顏淵不任也才力不相如則其知思不相及也

墾草殖穀農夫之力也猛勇攻戰士卒之力也構架斲削工匠之力也治書定簿佐史之力也論道議政賢儒之力也人生莫不有力所以爲力者或尊或卑孔子能舉北門之關不以力自章知夫筋骨之力不如仁義之爲榮也

別通篇

或以說一經爲是何須博覽夫孔子之門講習五經五經皆習庶幾之才也顏淵曰博我以文才智高者能爲博矣顏淵曰博者豈徒一經哉此段見孔門講習五經

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孔子曰取書來比至日中何事乎聖人之好學也且死不休念在經書不以臨死之故棄忘道藝其爲百世之聖師法祖修蓋不虛矣

超奇篇

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眇思自出於胸中也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即徒誦讀讀詩諷術雖千篇以上鸚鵡能言之類也

狀留篇

夫鳳凰騏驎亦和氣所生也和氣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物生爲[illegible]人生爲聖同時俱然時其長大相逢遇矣衰世亦有和氣和氣時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衰世亦時有鳳驎也孔子生於周之末世騏驎見於魯之西澤光武皇帝生於成哀之際鳳凰集於濟陽之地聖人聖物生於盛衰世聖王遭見聖物猶吉命

之人逢古辞之類也其實相遇非相為出也

明雩篇

孔子出使子路齎雨具有頃天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于畢後日月復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齎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祭房星四表三道日月之行出入三道出北則湛孔子所謂離陰故雨也出南則旱孔子所謂離陽故不雨也）又曰按月出北道離畢之陰希有不雨由此言之北道畢星之所在也北道星肯為雩祭之故下其雨乎孔子出使子路齎雨具之時魯未必雩祭也不祭沛然自雨不求曠然自暘夫如是天之暘雨自有時也

春秋魯大雩雩者旱久不雨求雨之祭也夫天之運氣時當自然雖雩祭請求終無補益而必欲求之者惠愍惻隱之恩不得已之意也猶慈父之於子孝子之於親知病之必不可治治之無益而猶卜筮求祟召醫和藥者惻怛慇懃冀有驗也豈忍安坐以待絕乎

遭虎篇

孔子行魯林中婦人哭甚哀使子貢問之何以哭之哀也曰去年虎食吾夫今年食吾子是以哭哀也子貢曰若此何不去也對曰吾善其政之不苛吏之不暴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曰弟子識諸苛政暴吏甚於虎也夫虎害人古有之矣政不苛吏不暴德化之足以却虎然而二歲比食二人林中獸不應善也為廉不應姦吏亦不應矣

講瑞篇

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當一年二年之時未知孔子聖也三年之後乃能知之以子貢知孔子三年乃定世儒無子貢之才其見聖人不從之學任倉卒之視無三年之接自謂知聖誤矣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顏淵獨知孔子聖也夫門人去孔子歸少正卯不徒不能知孔子之聖又不能知少正卯門人皆惑子貢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子為政何以先

之孔子曰賜退非爾所及夫才能知佞若子貢尚不能知聖世儒見聖自謂能知之妄也

人見叔梁紇不知孔子之父也見伯魚不知孔子之子也

按儒者之論以麐戴角者則謂之騏驎與鳳皇象合者則謂之鳳皇故王充辯之曰鳳皇鳥之聖者也騏驎獸之聖者也五帝三王皐陶孔子人之聖也聖鳥獸之法象不同猶十二聖之骨體不均孔子父子之相貌不相似也

自然篇

宋人或刻木為楮（一本作約）葉者三年乃成孔子曰使地三年乃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如孔子之言萬物之葉自為生也

自[illegible]生也故能並成如天爲之其遲留者宋人刻楮葉矣
大人與天地合德孔子大人也

須頌篇

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褒頌紀載鴻德乃彰萬世乃聞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誰也孔子也然則孔子鴻筆之人也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也鴻筆之奮蓋斯時也或說尚書者上也上所爲下所書也下者誰也曰臣子也然則臣子書上所爲矣

佚文篇

孝武皇帝封弟爲魯恭王恭王壞孔子宅以爲宮得佚尚書百

篇禮三百春秋三十篇論語二十一篇聞絃歌之聲懼復封塗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古經論語此時皆出經傳也而有聞絃歌之聲文當興於漢喜樂得聞之祥也當傳於漢寢藏牆壁之中恭王聞之聖王感動絃歌之象此則古文不當掩漢佚以爲符也

論死篇

孔子葬母於防既而雨甚至防墓崩孔子聞之泫然流涕曰古者不修墓遂不復修使死有知必恚人不修也孔子知之宜輒修墓以喜魂神然而不修聖人明審曉其無知也

孔子當泗水而葬泗水却流世謂孔子死而能却泗水孔子好教授猶師延之好鼓琴死而猶能鼓琴於濮水之中孔子何爲不能授教於泗水之側乎（此段見孔子好教人）

言毒篇

美味腐腸好色惑心勇夫招禍辯口致殃四者世之毒也辯口之毒爲害尤酷何以明之孔子見陽虎卻行白汗交流陽虎辯有口舌口舌之毒中人病也人中諸毒一身死之中於口舌一國潰亂詩曰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四國猶亂況一人乎故君子不畏虎獨畏讒夫之口讒夫之口爲毒大矣

薄葬篇

死人有知與生人無以異孔子非之而亦無以定實然

魯人將以璵璠斂孔子聞之徑庭麗級而諫夫徑庭麗級非禮也孔子爲救患也患之所由常由有所貪璵璠寶物也魯人用斂姦人聞之欲心生矣姦人欲生不畏罪法不畏罪法則丘墓抽矣孔子睹微見著故徑庭麗級以救患直諫夫不明死人無知之義而著丘墓必抽之諫人必不聽何則諸侯財多不憂貧威彊不懼抽死人之議若明死人無知厚葬無益論定議立較著可聞則璵璠之禮不行徑庭之諫不發矣今不明其說而闕其諫此蓋孔子所以不能立其教也曰孔子非不明死生之實而其意不分別者蓋言死無知則臣子倍其君父故曰喪祭禮

廢、則臣子恩泊、臣子恩泊則倍死忘先倍死忘先則不孝獄多
聖人懼開不孝之源故不明死無知之實
孔子又謂爲明器不成、示意有明偶則偶人象類生人、故魯用
偶人葬孔子嘆睹用人殉之兆也、故嘆以痛之

譏日篇

衰世好信禁、不肖君好求福、春秋之時可謂衰矣、隱哀之間、不
肖甚矣、然而葬埋之日、不見所諱、無忌之故也、孔子意密、春秋
義纖、如廢吉得凶、妄舉觸禍、宜有微文小義貶譏之辭、今不見
其義、無葬歷法也
又曰、王法舉事、以人事之可否、不問日之吉凶、孔子曰、卜其宅

兆而安厝之、春秋祭祀、不言卜日、禮曰、內事以柔日、外事以剛
日、剛柔以慎內外、不論吉凶以爲禍福

卜筮篇

俗信卜筮、謂卜者問天、筮者問地、蓍神龜靈、兆數報應、故捨人
議而就卜筮、違可否而信吉凶、報如實論之、卜筮不問天地、蓍
龜未必神靈、有神靈問天地、俗儒所言也、何以明之、子路問孔
子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雚葦藁芼可以得數、何必以蓍龜、孔
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蓍之為言耆也、龜之為言舊也、明狐
疑之事、當問耆舊也、由此言之、蓍不神、龜不靈、蓋取其名、未必
有實也、無其實、則知其無神靈、無神靈、則知不問天地也

魯將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貢占之、以為凶、何則、鼎而折足、行
用足、故謂之凶、孔子占之、以為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
故謂之吉、魯伐越、果克之

辨祟篇

逢福獲喜、不在擇日避時、涉患麗禍、不在觸歲犯月、孔子曰、死
生有命、富貴在天、苟有日時、誠有禍祟、孔子聖人、知（同智）府也、何
惜不言、何畏不說

詰術篇

以名生為信、若魯公子友生、文在其手曰友也、以德名為義、若
文王為昌、武王為發也、以類名為像、若孔子名丘也、取於物為

假、若宋公名杵臼也、取於父為類、有似類於父也、其立姓也、則
以本所生、其立名也、則以信以義以像以假以類、其立字也、則
展名取同義（字取同義如名予字子我之類）

實知篇

儒者論聖人、以為前知千歲、後知萬世、有獨見之明、獨聽之聰、
事來則名、不學自知、不問自曉、故稱聖則神矣、若蓍龜之知吉
凶、蓍草稱神、龜稱靈矣、孔子將死、遺讖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
謂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其後
秦王兼吞天下、號始皇、巡狩至魯、觀孔子宅、乃至沙丘、道病而
崩、又曰、董仲舒亂我書、其後江都相董仲舒論思春秋、造著傳

記又書曰亡秦者胡也其後二世胡亥竟亡天下用三者論之
聖人後知萬世之效也孔子生不知其父若母匿之吹律自知
殷宋大夫子氏之世也不案圖書不聞人言吹律精思自知其
世聖人前知千歲之驗也曰此虛也案神怪之言皆在讖記所
表皆效圖書亡秦者胡河圖之文也孔子條暢增益以表神恠
或後人詐記以明效驗或時但言將有觀我之宅亂我之書者
後人見始皇入其宅仲舒讀其書則增益其辭著其主名如孔
子神而空見始皇仲舒則其自知殷後子氏亦當默而知之無
為吹律以自定也孔子不吹律不能立其姓則其見始皇睹仲
舒亦復以吹律之類矣

紂作象箸而箕子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緣象箸見龍干之
患偶人睹殉葬之禍也箕子孔子並睹未有所由見方來者賢
聖同也魯侯老太子弱次室之女倚柱而嘯由老弱之徵見敗
亂之兆也婦人之知尚能推類以見方來況聖人君子才高智
明者乎

孔子之見獸名之曰狌狌太史公之見張良似婦人之形矣案
孔子未嘗見狌狌至輙能名之太史公與張良異世而目見其
形使衆人聞此言則謂神而先知然而孔子名狌狌聞昭人之
歌太史公之見張良觀宣室之圖像也陰見默識用思探祕衆
人闊畧寡所意識見聖賢之名則謂之神爾

項託年七歲教孔子案七歲未入小學而教孔子性自知也孔
子曰生而知之上也學而知之其次也夫言生而知之不言學
問謂若項託之類也又曰云教孔子是必孔子問之

知實篇

論聖人不能神而先知何以明之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
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有諸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
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
取孔子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天下之人有如伯夷之廉不取
一芥於人未有不言不笑者也孔子既不能知心揣度以決然
否心怪不信又不能遠覽遙見以審其實問公明賈乃知其情

孔子不能先知一也陳子禽問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
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溫良
恭儉讓尊行也有尊行於人人親附之人親附之則人告語之
矣然則孔子聞政以人言不神而自知之也齊景公問子貢曰
夫子賢乎子貢對曰夫子乃聖豈徒賢哉景公不知孔子聖子
貢正其名子禽亦不知孔子所以聞政子貢定其實對景公云
夫子聖豈徒賢哉則其對子禽亦當云神而自知之不以人言
以子貢對子禽言之聖人不能先知二也顏子炊飯塵落甑中
欲置之則不清投地則棄飯掇而食之孔子望見以為竊食聖
人不能先知三也塗有狂夫投刃而候澤有猛虎厲牙而望知

見之者不敢前進如不知見則遭狂夫之刃犯猛虎之牙矣匡
人之圍孔子孔子如審先知當早易道以違其害不知而觸之
故遇其患以孔子圍匡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四也子畏於匡顏
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為死矣如孔子先知當知顏淵必不觸害
匡人必不加悖見顏淵之來乃知不死未來之時謂以為死聖
人不能先知五也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饋孔子豚孔子時
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孔子不欲見既往候時其亡是勢必
不欲見也反遇於路以孔子遇陽虎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六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如孔子知津不當
更問論者曰欲觀隱者之操則孔子先知當自知之無為觀也

如不知而問之是不能先知七也孔子母死不知其父墓殯於
五甫之衢人見之者以為葬也蓋以無所合葬殯之謹故人以
為葬也鄰人鄒曼甫之母告之然後得合葬於防有塋自在防
殯於衢路聖人不能先知八也既得合葬孔子反門人後雨甚
至孔子問曰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
吾聞之古不脩墓如孔子先知當先知防墓崩比門人至宜流
涕以俟之人至乃知之聖人不能先知九也子入太廟每事問
已知故問為人法也孔子未嘗入廟廟中禮器衆多非一孔子
雖聖何能知之以嘗見實已知而復問為人法孔子曰疑思問
疑乃當問邪實已知當復問為人法孔子知五經有門人從之

學當復行問以為人法何故弗問授弟子乎不以已知五經復
問為人法獨以已知太廟復問為人法聖人用心何其不一也
以孔子入太廟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也如孔子先知宜知諸
侯惑於讒臣必不能用空勞辱已聘召之到宜寢不往君子不
為無益之事不履辱身之行無為周流應聘以取削迹之辱空
說非主以犯絕糧之厄由此言之近不能知論者曰孔子自知
不用聖思閔道不行民在塗炭之中庶幾欲佐諸侯行道濟民
故應聘周流不避患耻為道不為已故逢患而不惡為民不為
名故蒙謗而不避曰此非實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
雅頌各得其所是謂孔子自知時也何以自知魯衛天下最賢

之國也魯衛不能用已則天下莫能用已也故退作春秋刪定
詩書應聘時未自知也何則無兆象效驗聖人無以定也魯衛
不能用自知極也魯人獲麟自知絕也道極命絕兆象著明心
懷望沮退而幽思夫周流不休猶病未死禱卜使痊也死兆未
見冀得活也然則應聘未見絕證冀得用也死兆見舍卜還醫
絕攬筆定書以應聘周流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一也孔子曰
游者可為綸走者可為網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雲風上升今日
見老子其猶龍邪聖人知物知事老子與龍人物也所從上下
事也何故不知如老子神龍亦神聖人亦神神者同道一氣矣
連何故不知以孔子不知龍與老子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二

也晏子聘於魯、堂上不趨、晏子趨、授立不跪、晏子跪、門人怪而
問於孔子、孔子不知、問於晏子、晏子辭之、孔子乃曉、聖人不能
先知、十三也、使聖人達視遠見、洞聽前聞、與天地談、與鬼神言、
知天上地下之事、乃可謂神而先知、與人卓異、今耳目聞見、與
人無別、遭事睹物、與人無異、差賢一等爾、何以謂神而卓絕也

正說篇

說尚書者、或以本百兩篇者、妄也、蓋尚書本百篇、孔子所授也、
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
皇帝時、始存尚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鼂錯往從受尚書二
十餘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鼂錯傳於倪寬、至孝宣皇帝之時、

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宣帝下示
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孝武
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殿、得百篇尚書於墻壁中、武
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祕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
徵為古文尚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
成帝、帝出祕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
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
在世間、人則謂尚書本有百兩篇矣

或言秦燔詩書者、燔詩經之書也、其餘未燔、夫詩書五經之總
名也、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五經總名為書、傳者不知秦

燔書所起、故不審燔書之實、秦始皇二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
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秦始皇、齊人淳于越進諫、
以為始皇不封子弟、卒有田常六卿之難、無以救也、譏青臣之
頌謂之面諛、秦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斯以為越言不可用、
因此謂諸生之言、好是古非今、惑亂黔首、乃令官書燒五經、有
敢藏諸書百家語者刑、唯博士官乃得有之、是五經諸家之書
皆燔、非獨詩書也

賞曰、此段見孔子之五經、秦燔之時、猶藏於博士之府、特
不許藏於民間耳、可見五經皆存、後世謂五經多非孔子時
所刪定者、亦非也

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斗之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
斗矣、故二十九、秦書有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為二十
九篇、立法如何、或說曰、孔子更選二十九篇、故二十九篇獨有
法也、蓋俗儒之說也、詩經舊時亦數千篇、孔子刪去復重、而存
三百篇、猶二十九篇也、謂二十九篇有法、是謂三百五篇復有
法乎

或說孔子春秋記魯十二公、猶三軍之有六師也、士衆萬二千人、
[illegible]年有二百四十二也、六師萬二千人、足以成軍、十二公二百
四十二年、足以立義、夫聖人作經、賢者作書、義窮理竟、文辭備
足、則為篇矣、安得有取法之說乎

或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壽九十中壽八十下壽七十孔子據中壽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又說爲赤制之中數也又說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夫據三世之說爲是則浹備之說非言浹備之說爲是則據三世之論誤二者相伐而立其義聖人之意何定哉且二百四十二年謂之據三世二百四十二年中之月月必有數矣年據三世月日多少何據哉夫春秋之有年猶尚書之有章也章以首義年以紀事謂春秋之年有據是謂尚書之章亦有據也

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由此言之夏殷周各自有禮案周禮有六典今禮經不見六典或時殷禮未絕而不典之禮六傳也

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有數十百篇漢興亡失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齊魯二河閒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

案書篇

春秋左氏傳者蓋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宮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公羊高穀梁寘胡毋氏皆傳春秋各門異戶讀左氏傳爲近得實何以驗之禮記造於孔子之堂太史公漢之通人也左氏之言與二書合公羊穀梁胡毋氏不相合又諸家去孔子遠遠不如近聞不如見

讖書云董仲舒亂我書蓋孔子言也讀之者或爲亂我書者煩亂孔子之書也或以爲亂者理也理孔子之書也案仲舒之書不違儒家而及孔子其言煩亂孔子之書者非也孔子之書不亂其言理孔子之書者亦非也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亂者終孔子言也孔子生周始其本作書在漢終其末者也

對作篇

俗傳蔽惑僞書放流賢通之人疾之無已孔子曰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論也

自紀篇

可放效者莫過孔子孔子之仕無所避矣爲乘田委吏無於邑之心爲司空相國無說豫之色

以聖典而示小雅以雅言而說 丘野不得所曉無不逆者故孔失馬于野野人閉不與子貢妙稱而怒

雅歌于鄭爲人悲禮舞於趙爲不好堯舜之道五伯不肯觀孔子墨之籍季孟不肯讀

母驪犢騂無害犧牲祖濁裔清不牓同妨奇人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有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孔墨祖愚丘翟聖賢

賞曰此段見孔子雖不出於細族孤門然其祖先亦有愚

原缺第二十八葉

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穀之隧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暑思心潭潭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隧隱曲之汜其水載清載濁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授子貢觴迎流而挹之奐然而棄之從流而挹之奐然而溢之坐置之沙上曰禮固不親授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嚮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悖我語和暢我心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以調其音婦人對曰吾野鄙之人也僻陋而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絺紘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有絺紘五兩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對曰客之行差然乖久分其資財棄之鄙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竊有狂夫守之者矣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按洪邁隨筆云觀此章謂孔子見處女而教子貢以微詞三挑之以是說詩可乎其謬戾甚矣

哀公問孔子曰有智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勞過者病共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慾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敵眾弱以侮強忿不量

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荊伐陳陳西門壞因其降民使脩之孔子過而不式子貢執轡而問曰禮過三人則下二人則式今陳之脩門者眾矣夫子不為式何也孔子曰國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爭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脩門者雖眾不能行一於此吾故弗式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小人成群何足禮共

孔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可無憂與知而不學可無憂與學而不行可無憂與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惙惙

魯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也季孫聞之曰公甫文伯之母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焉對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郊贈之不與家珍病不見士之視者死不見士之流淚者死之日宮女縗絰而從者十人此不足於士而有餘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詩曰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

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為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文寖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

出見豹蓋龍旂旆央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高牆豐上激下未必崩也降雨興流潦至則崩必先矣草木根荄淺未必撅也飄風與雨暴墜則撅必先矣君子居是邦也不崇仁義不尊賢臣以理萬物未必亡也一旦有非常之變諸侯交爭人趨車馳迫然禍至乃始憂愁乾喉焦唇仰天而嘆庶幾乎望其安也不亦晚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傳曰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樂哉今日之騶也至於顏淪少衰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馬親其正而敬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其人之使我也至於顏夷而衰矣馬知後有輿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之親其正而畏其事如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騶來女不騶彼將殺女故御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集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此之謂也

傳曰孔子遭齊程本子於郯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閒顧子路曰由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閒又顧曰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率爾而對曰昔者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

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且夫齊程本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子路與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闟然投鐮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子路心慚故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為偕出而先返也子路曰向也由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由謂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闟然投鐮於地曰吾嘗聞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由也心慚故先負薪歸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予道不行邪使汝願者

孔子曰士有五有埶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者有心智惠者有貌美好者有埶尊貴者不以愛民行義理而反以暴敖家富厚者不以振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勇悍者不以

衛上攻戰而反以侵陵私鬬心智慧者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
奸飾詐貌美好者不以統朝涖民而反以蠱女縱欲此五者所
謂士失其美質者也詩曰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矣子夏對曰詩之於
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
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
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
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療一作）飢夫子造然變容曰嘻
吾子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子以見其表未見其裏顏淵曰其表
已見其裏又何有哉孔子曰闚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奥藏之

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丘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
有深谷泠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蓋謂精微者也
○楚莊王寢疾卜之曰河為祟大夫曰請用牲莊王曰止古者
聖王之祭不過望濉漳江漢楚之望也寡人雖不德河非所獲
罪也遂不祭三日而疾有瘳孔子聞之曰楚莊王之霸其有方
矣制節守職反身不貳其霸不亦宜乎詩曰嗟嗟保介莊王之
謂也
劒雖利不厲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雖有旨酒嘉殽不嘗不知
其味雖有善道不學不達其功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不
究不足故自壞而勉不究故盡師而熟由此觀之則教學相長
也子夏問詩學一而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也
已矣孔子賢乎英傑而聖德備弟子被光景而德彰詩曰日就
月將
傳曰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害於粢盛延及君地以憂
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仁齋戒不脩使民不時天
加以災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孔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矣弟子
曰何謂孔子曰昔桀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王知任
其過其興也勃焉過而改之是不過也宋人聞之乃夙興夜寐
弔死問疾戮力守內三歲年豐政平鄉（向同）使宋人不聞孔子之
言則年穀未豐而國家未寧詩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父子訟之
為不義久矣是則上失其道上有道是人亡矣訟者聞之請無
訟康子曰教民以孝殺一不義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否
不教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讞不治不可
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服行不從然後俟之
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登遊
焉陵遲故也今其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無踰乎詩曰俾民
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
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
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

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睠言顧之潸然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夫散其本而待之刑辟猶決其牢而發以毒矢也亦可哀乎故曰未可殺也昔者先王使民以禮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猶無轡銜而鞭策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以後欲馬之退則策其前御者以勞而馬亦多傷矣今猶此也上憂勞而民多罹刑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為上無禮則不免乎患為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胡不遄死康子避席再拜曰僕雖不敏請承此語矣孔子退朝門人子路請曰父子訟道邪孔子曰非也子路曰然則夫子胡為

令子而免之也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為政避此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按孔子為司寇時季桓子在位即季孫斯也此詩與說苑俱作康子誤矣）

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孔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躋

孔子觀於周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也對曰蓋為宥座之器孔子曰聞宥座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而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德行寬裕者守之以恭（一作柔）土地廣大者守之以儉祿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眾兵彊者守之以畏聰明睿智者守之以愚博聞彊記者守之以淺夫是之謂挹而損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傳曰子路盛服以見孔子孔子曰由疏疏者何也昔者江於汶其始出也大足以濫觴及其至乎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其眾川之多歟今汝衣服甚盛顏色充滿天下有誰加汝哉子路趨出改服而入蓋揖如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

夫慎於言者不譁慎於行者不伐色知而有長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為能之不能為不能行之要也言要則知（同智）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又何加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為其當之為貴夫負石而赴河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徒狄貴之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鉤有鬚卵有毛此說之難持者也而鄧析惠施能之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故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維其當之為貴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

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弗忍居也思與鄉人居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至柳下惠則不然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阨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與鄉人居愉愉然不去也雖袒裼裸裎於我側彼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鄙夫寬薄夫厚至乎孔子去魯遲遲乎其行也可以去而去可以止而止去父母國之道也伯夷聖人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中者也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中庸和通之謂也

哀公問取人孔子曰無取健無取佞無取口讒健驕也佞諂也

讒誕也故弓調然後求勁焉馬服然後求良焉士信愨而後求知焉士不信焉又多知譬之豺狼其難以身近也周書曰為虎傅翼也不亦殆乎詩曰匪其止共維王之邛言其不恭其職事而病其王也

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今者晏子來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見我我將問焉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賜寡使也何足以識禮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晏子之謂也

孔子見客客去顏淵曰客仁也孔子曰恨兮其心顙兮其口仁則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顏淵蹙然變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夫形體也色心也閔閔乎其薄也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著之矣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詩曰鼓鐘于宮聲聞於外

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為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雖神龍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群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道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

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嘆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詩曰鐘鼓樂之

孔子抱聖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遙乎無形之鄉倚天理觀人情明終始知得失故興仁義厭勢利以持養之於時周室微王道絕諸侯立政彊劫弱眾暴寡百姓靡安莫之紀綱禮義廢壞人倫不理於是孔子自東自西自南自北匍匐救之

孔子學鼓瑟於師襄子而不進師襄子曰夫子可以進矣孔子曰丘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數矣未得其意也有間復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

人矣未得其類一也志一作也有間曰邈然遠望洋洋乎翼翼乎
必作此樂也黙然思幾然一作戚然而悵而長以王天下以朝諸侯者
其惟文王乎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善師以為文王之操也故孔
子持文王之聲知文王之為人師襄子曰敢問何以知其文王
之操也孔子曰然夫仁者好偉和者好粉智者好彈有慇懃之
意者好麗仁是以知文王之操也

孔子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待之辟
稱以喻之分以明之歡忻芬芳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
是則說恒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若夫無類之說不
形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慎之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
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
聞黃帝學乎大墳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
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子相文王學乎
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
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
者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
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寤告宰通曰今以往君
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論
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易由言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而善之曰由恭敬以信矣入
其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明察以斷矣子
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我入
境田疇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甚尊樹
木甚茂此忠信以寬其民不偷入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故民
不擾也詩曰夙興夜寐洒掃庭內

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不尊矣不以
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美材也而不聞
君子之道隱小物以害大物者災必及身矣詩曰其何能淑載

胥及溺

孔子曰可與言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勇
力不足憚也族姓不足稱也宗祖不足道也而可以聞於四方
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學之謂
也

孔子行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慍怒
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
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為陽虎則非丘之
罪也命也夫汝歌予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罷詩曰
來游來歌以陳盛德而和無為也

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前洞洞焉若將失之可謂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履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征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抱成王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振恐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請然後行無伐矜之色可謂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變者所以應時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席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有飢色讀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諫曰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賊今夫子積德累仁為善久矣意者當遺行乎

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來汝小人也未講於論也居吾語汝子以知者為無罪乎則王子比干何為刳心而死子以義者為聽乎則伍子胥何為抉目而懸吳東門子以廉者為用乎則伯夷叔齊何為餓於首陽之山子以忠者為用乎則鮑叔何為而不用葉公子高終身不仕鮑焦抱木而泣子推登山而燔故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時也今無有時賢安所用哉故虞舜耕於歷山之陽立為天子其遇堯也傅說負土而版築以為大夫其遇武丁也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為相其遇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於朝歌九十乃為天子師則遇文工也管夷吾束縛自檻車以為仲父則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伯牧牛舉為大夫則遇秦穆公也虞丘於天下以為令尹讓於孫叔敖則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功多後戮死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夫驥罷鹽車此非無形容也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樂安得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夫蘭茝生於茂林之中深山之間不為人莫見之故不芬夫學者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憂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始而心無惑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夫舜亦賢聖矣南面而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於刑戮之中則為善矣亦何位之有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

關龍逢無知而王子比干不慧乎哉此皆不遇時也故君子務學脩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惑焉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

孔子曰明王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志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昔者越王勾踐與吳戰大敗之兼有南夷當是之時居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諸大夫曰聞過而不以告我者為上戮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也昔者晉文公與楚戰大勝之燒其草火三日不息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火勝楚而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安者惟聖人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吾是以憂也此得志

而恐驕也昔者齊桓公得管仲隰朋南面而立桓公曰吾得二子也吾目加明吾耳加聰不敢獨擅進之先祖此聞至道而恐不能行者也由桓公晉文越王勾踐觀之三懼者明君之務也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言大王居人上也

孔子閒居子貢侍坐請問為人下之道奈何孔子曰善哉爾之問也為人下其猶土乎子貢未達孔子曰夫土者掘之得甘泉焉樹之得五穀焉草木植焉鳥獸魚鼈遂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功不言賞世不絕故曰能為下者其惟土乎子貢曰賜雖不敏請事斯語詩曰式禮莫愆

子貢問大臣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否齊有管仲鄭有東里子產孔子曰產薦也子貢曰然則薦賢賢於賢曰知賢知也推賢仁也引賢義也有此三者又有加焉

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言者何其願丘將啓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蠡躍使志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列陣塵埃張天賜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辯士哉顏回不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顏淵曰二子已願故不敢願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丘將啓汝顏淵曰願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內相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嚮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蠻莫不釋兵輻輳乎四門天下咸獲永寧蝖飛蠕動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任其事於是君綏於上臣和於下垂拱無為動作中道從容得禮言仁義者賞言戰鬬者死則由何進而救賜何難之辯孔子曰聖士哉大也小子匿聖者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詩曰雨雪瀌瀌見晛曰消

昔者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嗟乎夫子瑟聲有殆貪狠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趨利之甚子貢以為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子貢有諫過之色應之難狀釋瑟而待之

子貢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嗟乎夫參天下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鄉者丘鼓瑟有鼠出游狸見屬屋循梁微行造焉便辟厭目曲逆色獲而不得丘以瑟為其音參以丘為貪邪為僻不亦宜乎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

越王勾踐使廉稽獻民於荊王荊王使者曰越夷狄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荊王曰越王賢人也其使者亦賢子其慎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俗見不冠不得見廉稽曰夫越亦周室之列封也不得處於大國而處江海之陂與黿鱣魚鼈為伍文身剪髮而後處焉今來至上國必曰冠得俗見不冠不得見如此則上國使適越亦將劓墨文身剪髮而後得以俗見可乎荊

王聞之披衣出謝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子賤治單父附其民孔子曰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對曰不齊時
發倉廪賑困窮補不足孔子曰是小附耳未也對曰賞有能招
賢才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未也對曰所父事三人所兄事
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
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孝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祛壅蔽
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惜乎不齊為之大
功乃與堯舜參矣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子賤其似之矣
傳曰昔小子使爾繼邵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為
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丘命爾為魯司寇孔
子曰弗甫敦及厥辟將不堪公問不亥

孔聖全書　韓詩　三卷　四五

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
也豈直賢哉景公嘻然而笑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
悖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賜一作終身戴
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
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
公曰先生之譽得無太甚乎一作子得無太譽乎子貢曰臣賜何敢亢
言尚慮不及耳臣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
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
豈其然善豈其然詩曰緜緜翼翼不測不克一本作賜何敢奢尚慮不及耳一本
作景公曰善哉豈其然乎與此小異

梁山崩晉君召大夫伯宗道逢輦者以其輦服其道伯宗使其
右下欲鞭之輦者曰君取道豈不遠矣不知逝而行伯宗喜問
其居曰絳人也伯宗曰子亦有聞乎曰梁山崩壅河顧三日不
流是以召子伯宗曰如之何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
伯宗將如之何伯宗私問之曰君其率群臣素服而哭之既而
祠焉河斯流矣伯宗問其姓名弗告伯宗到君問伯宗以其言
對於是君素服率群臣而哭之既祠焉河斯流矣君問伯宗何
以知之伯宗不言受輦者設意自知孔子聞之曰伯宗無其後
攘人之善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畏天之威于是保之

孔聖全書　韓詩　三卷　四六

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景公錫之宴晏子在前范昭趨曰
願君之倅樽以為壽景公顧左右曰酌寡人樽獻之客晏子對
曰徹去樽范昭不說起舞顧太師曰子為我奏成周之樂願舞
太師對曰盲臣不習范昭起出門景公謂晏子曰夫晉天下大
國也使范昭來觀齊國之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
曰范昭之為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是欲試吾君與故不從於
是景公召太師而問之曰范昭使子奏成周之樂何故不調乎吉
對如晏子於是范昭歸報平公曰齊未可并也吾試其君晏子
知之吾犯其樂太師知之孔子聞之曰善乎晏子不出俎豆之
間折衝千里詩曰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

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力罷
振於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孔子曰、賜也、欲焉休乎、曰、賜欲
休於事君、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爲之若此其、不易
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父、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
錫爾類、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兄
弟、孔子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爲之
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畊田、孔子曰、詩云、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爲之若此其不易
也、如之何其休也、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曰、闔棺兮乃止
播耳、不知其時至、易遂兮此之謂君子所休也、故學而不已、闔

棺乃止、詩曰、日就月將、學者也

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而已、將必學而後爲君子乎、冉有
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
成君子、何以知其然也、夫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
皆學問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諸侯聞之、莫不尊敬、卿大夫聞
之、莫不親愛、學之故也、由此觀之、士必學問、然後成君子、詩曰、
日就月將

子路曰、有人於斯、夙興夜寐、手足胼胝、而面目黧黑、樹藝五穀、
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者、何也、孔子曰、至 何爲而無孝之名
也（見家語 不並出）

孔子出行、聞有哭聲甚悲、至則皐魚也、被褐擁鎌、哭於道左、孔
子下車而問其故、對曰、吾少好學、周流天下、而吾親死、一失也、
高尚其志、不事庸君、而晚無成、二失也、少失交遊、寡於親友、而
老無所託、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逮、往而
不可返者年也、逝而不可追者親也、吾於是辭矣、立哭而死、於
是孔子之門人歸養親者一十三人（與家語有不同者）（）孔子曰、水之
精爲土、老蒲爲葦、願無怪之

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甚哀、孔子怪之、使弟子
問焉、婦人對曰、鄉者刈蓍薪、而亡吾蓍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蓍
薪而亡蓍簪、有何悲也、婦人曰、非傷亡簪、吾所悲者不忘故也

荊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荊人遺之荊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荊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

欲勝人者必先自勝欲論人者必先自論欲知人者必先自知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為天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為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脩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故子華子曰丘陵成而穴者安矣大水深淵成而魚鼈安矣松柏成而塗之人已蔭矣○孔子見魯

哀公哀公有語寡人曰為國家者為之堂上而已矣寡人以為迂言也孔子曰此非迂言也丘聞之得之於身者得之人失之於身者失之人不出於門戶而天下治者其惟知反於己身者乎

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耶

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寡柰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偽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為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却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終始足以霸矣賞重則民移之民移之則成焉成乎詐其成毀其勝敗天下勝者衆矣而霸者乃五文公處其一知勝之所成也勝而不知勝之所成與無勝同秦勝於戎而敗乎殽楚勝於諸夏而敗乎柏舉武王得之矣故一勝而王天下衆詐盈國不可以為安患非獨外也○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

為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中赦無大功賞而為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身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赦吾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為人臣莫敢失禮為六軍則不可易北取代乘迫齊令張孟談踰城潛行與魏桓韓康期而擊智伯斷其頭以為觴遂定三家豈非用賞罰當耶

孔子周流海內，再於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質於弟
子者三千人，達徒七十人，又曰，人之於色也，無不知說美者，而
美者未必遇也，故嫫母執乎黃帝，黃帝曰，屬女德而弗忘，與女
正而弗衰，雖惡奚傷，若人之於滋味，無說甘脆，而甘脆未必受
也，文王嗜菖蒲菹，孔子聞而服之，縮頞而食之，三年然後勝之
○趙襄子攻翟，勝老人中人，老人中人兩城名 使使者來謁之，襄子方
食搏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今君
有憂色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
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
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也，勝非

孔子全書　闕。呂覽　二十一卷　之一

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荊
吳越，皆嘗勝矣，而取亡，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
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
不肯以兵加，善持勝者，以術彊弱，
魯國之法，魯人為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
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
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
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
者矣，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
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食，晝寢，顏回索米
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飯而食之，選間食熟，
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為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
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入甑中，一作炱煤入甑中 棄食不
祥，回攫而食之，孔子嘆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
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註云炱煤煙塵也 故知
非難也，孔子之所以知人難也，
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
水奚若，孔子曰，沒人能取之，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
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
子曰，胡為不可，惟知言之謂者為可耳，白公弗得也，知謂則不

孔子全書　闕。呂覽　二十一卷　之二

以言，言者謂之屬也，求魚者濡，爭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
去言，至為無為，淺智者之所爭則末矣，此白公之所以死于法
室也，法室司寇也，一曰湯浴之室
季孫氏劫公家，孔子欲諭術則見外，於是受養而便說，孔子受其養而季氏便之
魯國以訾，訾毀孔子 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
游乎濁，魚食乎濁而游乎濁，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螭
邪，夫欲立功者，豈得中繩哉，救溺者濡，追逃者趨，
荊有次非者，得寶劍于干遂，還反涉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
其船，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船人曰，未
之見也，次非攘臂袪衣，拔寶劍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劍

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而卒取亡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加善持勝者以術彊弱

魯國之法魯人為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

季孫氏劫公家孔子欲諭術則見外於是受養而便說孔子受幣而

季氏便之魯國以訾訾毀孔子也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濁魚食乎濁而游乎濁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螭邪夫欲立功者豈得中繩哉救溺者濡追逃者趨

荊有次非者得寶劍於干遂還反涉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船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袪衣拔寶劍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劍以全己余奚愛焉於是赴江刺蛟殺之荊王聞之仕之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哉不以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

荊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荊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荊國攻之其無功而為天下

於是赴江刺蛟殺之荊王聞之仕之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哉不以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

荊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荊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民仁者能用人荊國攻之其無功而為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宋在三大萬乘之間子罕之時無所相侵邊境四益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終其身其唯仁且節與故仁節之為功大矣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今蘧伯玉為相史鰌佐焉孔子為客子貢使令於君前

甚聽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眾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賢也趙簡子按兵而不動

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為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

孔子曰鷰爵爭善處于一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區區焉相樂也自以為安矣竈突決上棟焚鷰爵顏色不變是何也不知禍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為人臣而免於鷰爵之智者寡矣夫為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區區焉相樂也而以危其社稷其為竈突近矣而終不知也其與鷰爵之智

不與故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盡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璵璠斂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斂之猶暴骸中原也徑庭歷階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

舜修德而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子太行不為險矣

孔子行於東野馬逸食野人稼野人留其馬子貢說而請之野人終不聽於是鄙人馬圉乃復往說曰子耕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何得不食子苗野人大悅解馬還之野人不聽者見子貢雖陳其芳義野人所不善見事不適所也○一作孔子行道而息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馬子貢請往說之畢辭野人不聽有鄙人始事孔子者曰請往說之因為野人曰子不耕于東海吾不耕于西海也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人大說相謂曰說亦皆如此其辯也獨

如獨之人解馬而與之說如此其無方也而猶行外物豈可必哉君子之自行也敬人而不必見敬愛人而不必見愛敬愛人者己也見敬愛者人也君子必在己者不必在人者也必在己無不遇矣

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為之祁黃羊對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讎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讎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居有間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而為之對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孔子聞之曰善哉祁黃羊之論也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祁黃羊可謂公矣

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此二士者無爵位以顯人無賞祿以利人舉天下之顯榮者必稱此二士也皆死久矣從屬彌衆弟子彌豐充滿天下王公大人從而顯之有愛子弟者隨而學焉無時乏絕子貢子夏曾子學於孔子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吳起學於曾子禽滑釐學於墨子許犯學於禽滑釐田繫學於許犯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衆矣不可勝數皆所染者得當也二氏謂孔子墨翟

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畏猶死也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回之於孔子也猶曾參之事父也古之賢者與其尊師若此故師盡智竭道以教尊師猶尊父則師不

為之愛道也故曰盡智竭道以教也

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駔儈人也學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黎禽滑黎墨子弟子一作鶩滑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為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

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問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杙步而倍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以

六尺之杖諭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又況於以尊位厚祿乎
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荊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

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中衍也尚為妾已而為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啓以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為後用法若此不若無

法

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則喜四境皆賀得士則不喜不知相賀不通乎輕重也湯武千乘也而士皆歸之桀紂天子也而士皆去之孔墨布衣之士也孔子墨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與之爭士也萬乘天子也千乘諸侯也士不歸之而歸孔墨故曰不能與之爭士也自此觀之尊貴富大不足以來士矣必自知之然後可

武王欲及湯而不成既足以王道矣五伯欲繼三王而不成既足以為諸侯長矣孔丘墨翟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名矣聖賢之名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矣已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故務在事事在大地大則有常祥不庭岐母群抵天翟不周山大則有虎豹熊螇蛆水大則有蛟龍黿鼉鱣鮪常祥至天翟五者皆獸名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人問之曰夫子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敢問其故樂正子春曰善乎而問之吾聞之曾子曾子聞之仲尼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損其形可謂孝矣君子無行咫步而忘之余忘孝道是以憂故曰身者非其私有也嚴親之遺躬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食藜羹不糝宰予備矣備當作憊憊極也孔子弦歌於室顏回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與而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

夫子者不禁夫子弦歌鼓舞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所醜也若此乎顏回無以對入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貢與子貢入子貢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窮今丘也拘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所有也何窮之謂故內省而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陳蔡之阨於丘其幸乎孔子烈然返瑟而弦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為寒暑風雨之序矣

故許由虞乎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虞樂也共國伯爵也棄國隱於共首山不知出何書凡遇合也時不合必待合而後行故比翼之鳥死乎木比目之魚死乎海孔子周流海內再干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質爲弟子者三千人達徒七十人七十人者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爲師不爲無人以此游僅至於魯司寇僅猶裁也孔子有聖德不見大用裁至於司寇也此天子之所以時絕也諸侯之所以大亂也

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惠盎對曰孔墨是也言當爲孔丘墨翟之徒則得所欲也

依曰孔丘墨翟無地爲君無官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見也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其賢於孔墨也遠矣

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聲禹之決江水也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爲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化舉始而可以樂成功孔子始用於魯魯人鷖誦之曰麛裘而韠投之無戾韠而麛裘投之無郵孔子衣麛裘投棄也郵無字與尤同投棄孔子無罪尤也用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大智之用固難踰也子產始治鄭使田有封洫都鄙有服民相與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賦之我有衣冠而子產貯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後三年民又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殖之我有子弟而子產誨之子產若死其使誰嗣之使鄭簡魯哀當民之誹訿也而因弗遂用則國必無功矣言二國人民誹訿仲尼子產也時二君因不復用則二國亦無用賢聖之功子產孔子必無能矣若二人不見用則必無所能爲也非徒不能也雖罪施於民可也言非但不能有爲也雖此二人罪謫于民意亦可今世皆稱簡公哀公爲賢稱子產孔子爲能此二君者達乎任人也

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陳駢齊人也作道書一十五篇貴齊齊死生等古今也

孔子見溫伯雪子不言而出子貢曰夫子之欲見溫伯雪子好矣今也見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不可以容聲矣故未見其人而知其志見其人而心與志皆見天符同也聖人之相知豈待言哉

宓子賤治亶父恐魯君之聽讒人而令己不得行其術也將辭

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與之俱至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掣搖其肘吏書之不善則宓子賤爲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不可爲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時掣搖臣之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歎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於亶父者子決爲之矣五歲而言其要宓子敬諾乃得行其術於亶父三年巫馬旗短褐衣弊裘

而往觀化於亶父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巫馬旗問焉曰漁為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所舍者小魚也巫馬旗歸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與之言曰誠乎此者刑乎彼宓子必行此術於亶父也

當功以受賞當罪以受罰賞不當雖與之必辭罰誠當雖赦之不外度之於國必利長久長久之於主必宜內反於心不慚然後動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為養孔子辭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之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趣駕辭而行孔子布衣也官在魯

司寇萬乘難與比行三王之佐不顯焉取舍不苟也郈成子為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嚮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懽今侯渫過而弗辭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懽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之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臨哭也哭宰息矣是者三次曰三舉）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郈成子之觀右宰穀臣也深矣妙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觀人矣

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賁色不純故孔子惡之）

晉人欲攻鄭令叔嚮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為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荊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人乃輟攻鄭孔子曰詩云無競惟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為樂正夔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失之節也故唯聖人為能和樂之

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

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己亥涉河也辭多類非而是多類是而非是非之經不可不分此聖人之所慎也

糟丘酒池肉圃為格雕柱而桔諸侯不適也刑鬼侯之女而取其環截涉者脛而視其髓殺梅伯而遺文王其醢不適也文王貌受以告諸侯作為琁室築為頃宮剖孕婦而觀其化殺比干而視其心不適也孔子聞之曰其竅通則比干不死矣（聖人之心達性通）

紂不仁心不通安於為悪殺比干故孔子言其一竅通則比干不見殺也 夏商之所以亡也

人主雖不肖其說忠臣之辭與賢主同行其實則與賢主有異異故其功名禍福亦異異故子胥見說於闔閭而悪乎夫差比干生而悪於商死而見說乎周武王至殷郊係墮五人御於前莫肯之為曰吾所以事君者非係也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勉而自為係孔子聞之曰此五人者之所以為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弗安也故天子有不勝細民若天下有不勝千乘者

孔墨緇越皆布衣之士也慮於天下以為無若先王之術者故日夜學之有便於學者無不為也有不便於學者無肯為也蓋聞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用志

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為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

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道於天下然而無所行教者術循不能行又況乎所教是何也仁義之術外也夫以外勝內匹夫徒涉不能行又況乎人主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義之術自行矣○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推曆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國裸入衣出因也墨子見荊王錦衣吹笙因也 墨子好儉不衣錦今衣之因荊王之所欲也 孔子道 導一作 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 釐夫人未聞或云南子 謚孔子因之以見靈公

孔聖全書呂覽中卷卷之二十一終

孔聖全書漢文選中卷卷之二十二

文選序 以下所錄俱大畧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奥 張銑曰言周孔之書明並日月深如鬼神也 孝敬之准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 去声 以芟夷加之翦截 芟夷翦截也

邁齊閣詭曰年世既遠真偽難辨如此者多繫辭歐公尚疑非仲尼所作荊公以詩序非子夏之文禮記多漢儒所增五經如此況其餘哉宋咸以私意改周易五經數十去處多見其不知量也

君子行

撥絡疢天道拾塵惑孔顏 吉甫後妻言於吉甫曰伯奇好妾若不信主上臺觀之後母取蜂除其毒而罝於衣領之中使伯奇覩而殺之吉甫使諾伯奇使者見神有孔蜂以白吉甫吉甫使追之奇已投於河矣○孔子窮於陳蔡顏回得米而爨之顏回因烟塵墮飯甑中撰而食之孔子望見疑其竊食

曹大家東征賦

遂進道而少前兮得平丘之北邊 家語曰孔子適齊驅而少前漢書曰陳留郡有平丘縣 入匡郭而追遠兮念夫子之厄勤彼衰亂之無道兮乃困畏乎聖人 言衰亂之代使聖人困厄勤苦 悵容與而久駐兮忘日夕而將昏至長垣之境界察農野之居民睹蒲城之丘墟兮生荊棘之榛榛惕覺寤而顧問兮想子路之威神衛人嘉其勇義兮訖於今而稱云 蒲城子路邑也 蘧氏在城之東南兮民亦尚其丘墳 長垣縣有蘧伯即孔子之友伯

王洲也行義也唯令德爲不朽今身既殁而名存惟經典之所美今敦
道德與賢仁吳札稱多君子今其言信而有徵
匡城蒲城邈鄉皆在長垣縣可見孔子過蒲等事史非虛語
也
任彥昇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存樹風猷沒著徽烈既絕故老之口必資不刊之書刊削也而藏
諸名山則陵谷遷貿府之延閣則青編落簡然則配天之迹存
乎泗水之上素王之道紀於沂川之側泗水南漢高祖廟前有碑沂水南有孔子素王
舊廟漢魏以來列七碑二碑無字此表言若皆藏名山則恐山谷後易置碑書府則復絕簡殘毀不如立碑之長久也
歐陽堅石詩
孔聖全書　詩門　文選　千六　二
伯陽適西戎老子見周無道遂入胡即戎也孔子欲居蠻夷蠻貊也數通荀懷四方志
所在可游盤
劉越石勸盧諶欲共輔晉室詩五言
誰云聖達節知命故不憂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銑曰誰言聖達之人
知命無憂若孔丘亦抱麟而泣宣乃孔子謚也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
去乎若雲浮家語孔子曰修事而能建業
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
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
濟物之意也又曰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
夏護其短也言孔子非不知商有蓋恐不借而彰其過也

劉歆字子駿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四經皆
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儒博士或不
肯置對歆因移書讓太常博士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
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
國應聘經歷列國而受聘問也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論語曰
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故曰微言也七十子卒而大義乖謂詩書禮樂之義也重遭
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陣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孫子
兵法八十二篇吳起三十八篇陵夷至于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
孔聖全書　聖門　文選　千卷　三
是古之罪道術由此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
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
未有他書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藏也書之律然公卿大夫絳灌
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
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漢書曰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周論
曰古書以竹簡寫用絕連之故云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
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
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
春秋先師皆出於建元武帝年號之間鄒人魯人梁人趙人數德受詩於后蒼受禮於后蒼
訓詁後此人賈公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

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七畧曰孝武皇帝末一云孝文末人有得泰誓書於壁中者獻之使博士會讀而傳之今泰誓篇也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漢書曰仲尼以魯周公之國史官有法故有左丘明皆上古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校考也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三事即尚書左傳逸禮也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脫編博問人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桓公貫公庸生皆先進大儒也此乃有識者之所

歎愍士君子之所嗟痛也

楊子雲解嘲

或七十說而不遇孔子歷說天下七十君竟不一遇或立談間而封侯虞卿為趙上卿

班孟堅答賓戲

故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暖音煖墨突不黔文子曰墨子無黔突孔子無煖席非以貪祿慕位欲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呂延濟曰棲遑憂懼之不安也席不煖卧不安也突不黔不暇食也突竈孔也黔黑也不暇餘食故不黑也

皇甫謐三都賦序

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詩人之作雖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

楊子雲劇秦美新文云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言神明所祚兆民所託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李善曰孔子作春秋言有斯四德乃為神明所福祚兆民所依託

任修升為劉瓛夫人王氏墓誌云參差孔樹毫末成拱呂延濟曰孔子卒葬於魯城北泗水南弟子各以其國樹種之于墓本毫末之小而至于合拱

班固字孟堅典引

先命玄聖孔子也春秋孔演圖曰玄丘制命帝卯行也宏亮李也洪業表立也相助也祖宗贊揚迪喆喆哲同呂向曰言仲尼之作賛揚前古以蹈聖哲之迹備哉燦爛眞神明之式也

雖皋夔衡旦密勿之輔比玆孔子褊小也矣

李康運命論

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揖讓於規矩之內誾誾音銀於洙泗之上不能遇其端洙泗二水名孔子講道之所劉良曰道之不行雖聖賢揖讓規矩亦不能遏絕浮澆之端可見其倫在天也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言体法顏冉二賢希望孔子之道李軌曰顏回嘗望孔子天下卒至於溺而不可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用於魯衛以仲尼之辨也而言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

神明而不能彌綸（廣理也）於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呂向曰經歷天下應聘七十國君也竟不見用是運不合也）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李周翰曰受辱於季氏見辱于陽虎並魯之公卿也）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已養高勢動人主其所游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猶不得賓者焉（張銑曰子思猶未至孔子而時君尚信之孔子有聖德而時君不用此運命也）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間其言（呂向曰子夏道不如孔子而人乃信之蓋運命使之然也）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又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為者哉若夫立德必須

貴乎則幽厲之為天子不如仲尼之為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楊雄仲舒之闃其門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

劉孝標辨命論

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勛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世焦金流石（堯水九年湯旱七年蓋天命也）文公（周公）躓其尾宣尼絕其糧顏回敗其叢蘭（文子曰叢蘭欲茂秋風敗之）冉耕歌其芣苢（毛詩曰采芣苢傷有惡疾也）夷叔斃淑媛之言（呂向曰叔齊隱於首陽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子輿困臧倉之訴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又曰或者覩湯武之龍躍謂（世亂）在神功闇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視韓彭之豹變謂鷙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張銑曰或有人不達運命以孔子墨翟有道德抗小智之英智自擅其聲非千年生一聖人五百年生一賢人者非也）又曰非聖人（孔子）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教也（呂向曰古人所謂積善必有餘慶則有為善而見殃者此蓋先聖立教教人為善其實有命也）鳳鳥不至言命也今以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莊子曰蟪蛄不知春秋呂向曰命理冥昧若以片言辯之亦如朝生將死之蟲而論春秋寒暑之變其可及乎）

附文選注

李善曰放勛化被四表不革丹朱之心仲尼德冠生人不救棲遑之辱呂向曰唐堯能理天下不能化子之傲孔丘德上人倫不能免己之辱○劉良曰鄭子產卒國人皆泣[illegible]之歎曰子產古之遺愛也孔子但歎之不泣也云泣[illegible]

中州唐文粹

請孟子爲學科書 皮日休

仲尼愛文王嗜昌歜以取味後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在乎孟子矣

請韓文公配享書

於戲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百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不過乎公侯至於吾唐乃策王號七十子之爵命自漢至隋或卿大夫至於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孝道動天地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於吾唐乃旌入十哲

諱辯 韓愈

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如曰克昌厥後又曰駿發爾私不諱父兄名也孔子不偏諱二名如曰山梁雌雉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又曰宋不足徵又曰某在斯是不偏諱父母名也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如衛桓公名完之類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晳曾子不諱昔曾子曰昔者吾友又曰裼裘而弔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

文中子碑

聖賢之道德與命符是爲堯舜性與命乖是爲孔顏意仲尼之化也不及於一國而被於天下不治於一時而霈及萬世非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修春秋者乎

河中府新脩文宣王廟碑 常仲孺

立於水成於氣以位天地勇於震奮於乙是生萬物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若無聖人誰與準繩故能範而不過類而不遺者也然則乘時設教必生大聖以首之庖犧氏甄才煥文君人子天神農以之首於皇而體至道也軒轅氏推筴命官歷方順紀顓頊奉之首於帝而法玄德也夏后奠山通川因地制賦殷湯繼之首於王而明大化也理亂相資質文代變洎有周而衰焉乎

桓以還鴻流蕩然非聖人之述易羲農之道消矣非聖人之辯問軒轅之帝衰矣非聖人之刪書夏殷之王微矣非聖人之作春秋周室卑而諸侯僭矣故夫子彰皇繫帝叙王尊周首於儒而開大教也是知前聖之遺風將絕夫子不得不生中古之彝訓將喪夫子不得不作故禮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又其辭曰昭昭五星玄文之經浩浩五行元氣之形維上紀下災昏祥明聖人居中百化適成五星九玄醇朴不雕降及堯舜存乎典誥文王既沒孔子乃紹質文是時日月代照聲自開闢頌洞無跡考於六籍窮古盡昔微禹之功水土共融微儒之風華夷濛濛大聖同德垂訓作則山川九州禮樂萬國羲軒之尚夫子

明之百王纘焉仰而營之夫子之教巨唐興之皇帝奉焉式而
弘之皇帝之化藩翰揚之司空行焉敬而將之肅肅新祠煌煌
盛儀祀享不失弦誦以時儒風載揚天地同期
此文見孔子有功於天地人物有功於五帝三王不特賢於
堯舜也故録之

復友生論文書　陸龜蒙

經之篇句名出於戴聖耳王輔嗣因之以易為經杜元凱因
之以春秋為經孔子曰學詩乎學禮乎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
知我以春秋罪我以春秋未嘗稱經稱經非聖人旨也有經書
必有緯書譬猶織也經而不緯可成幅乎緯者非聖人之書則

緯亦後人名之耳非聖人之旨明矣此篇見六經經字孔子當時未嘗名

答進士王載言書　李翱

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雖朋友亦
名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
得其死然是師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
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
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
孰賢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
驗也孟子曰天下之達爵三曰德爵年惡得有其一慢其二足
下之書曰韋君詞楊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前後也足下
齒幼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也竊懼足下不
思乃陷於此此篇見孔子之稱呼各有攸當

注孫子序　杜牧

子貢頌夫子之德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
遠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季孫問冉有子於戰學之乎性達
之也對曰學之季孫曰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於孔子孔
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用復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為二道曰文
曰武離而俱行因使搢紳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之苟有言者
世以為麤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為甚周公相
成王制禮作樂尊大儒術有淮夷叛則出征之夫子相魯公會

於夾谷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叱辱齊侯伏不敢動是二大聖
人豈不知兵乎此篇見孔子知兵文武並用也

帝王所尚問　李翺

其略曰夏商周一道也若救殷之鬼不以文而曰我必以夏之
忠而化之是猶適於南而北轅其到也無日矣孔子聖人之大
者也若孔子王天下而傳周其救文之弊也亦必尚乎夏道矣

仲尼不歷聘解

學者多稱仲尼歷聘不遇吾謂仲尼觀禮行道不歷聘不遇也
夫二國交騅曰聘以臣使於君亦曰聘男輸財於女國篤帛於
士皆曰聘故無財與無君國之命不曰聘也當德餘衰周道徂

七國蓋仲尼傷禮樂不起是以學韶於齊求師於周將欲[illegible]教
以鏡國張仁以羅俗使明哲為宗資也且去魯適衛[illegible]在於
士矣自宋之鄭殆非臣矣絕糧於陳蔡亦無財矣官[illegible]求
不為士安謂聘哉吾聞夫子觀夏道則之杞觀殷道則之宋蓋
足而言雖他國可知也安謂歷聘哉

中卷宋文鑑

洛湯懷古賦　　邵雍

仲尼所以[illegible]命則抑為人之匪君明遜國則杜為人之不臣
定禮樂而一天下之政教修春秋而罪諸侯之亂倫刪詩以揚
文武之美序書以尊堯舜之仁贊大易以都括與六經而並存

觀五伯詩

刻意尊名名愈虧人人奔命不勝疲生靈劒戟林中活公道貧
財心裏歸雖曰[illegible]能愛禮奈何鳴鳳未來儀東周五百餘年
內歎息惟聞一仲尼

孔子騷　　鮮于侁

曲阜兮遺堰先師兮闕里神髣髴兮如在涕潺湲兮不已窮天
地兮一人揭日月而照臨生無萬乘之位兮三千之徒心服而
四[illegible]嗟懇陋之不明兮乃商賜之為疑羌紛紛其妄作兮悖道
[illegible]而弟自知顧六義之折衷兮取捨縱橫而協於道後世苟
輕辟於胸臆兮必遞貽於詬病三綱立而五教明兮實治世之

宏矩[illegible]厚地而戴高天兮胡一日之可捨宜萬齡之廟貌兮春
秋不乏其時祀合仁義以為冠兮結忠信而為佩集道德以為
[illegible]兮服文章而為黼列籩豆為左右兮[illegible]藻牲牢而潔肥酌玉
醴以為酒兮錯瓔瑀而為粢升堂而北面兮望冕旒之巍巍惟
神明之[illegible]鑒兮烱精神其來兮

詩圖總序　　歐陽脩

周召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季
札所觀周樂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
今詩之次第也乃孔子所刪定者

續謚法　　劉敞

神化無方曰尼先覺任重曰摯耄期稱道曰聃續謚有五十此言其略也

君子能補過說　　蘇軾

仲尼之少也賤天下莫知其為聖人魯人曰此吾東家丘也又
曰此鄹人之子也楚之子西齊之晏嬰皆當時之所謂賢人君
子也其言曰孔丘之道迂闊而不可用況夫三桓之間而孰知
夫有僖子之賢僖子之病以告其子曰孔丘聖人之後也其先
正考甫三命益恭而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華督之亂無罪
而絕于宋其後必有聖人今孔丘博學而好禮殆其是歟爾必
往師之以學禮嗚呼孔子用於魯三月齊人而畏其霸以僖子
之賢而始知夫子之為聖人也使之未亡而授之以政則魯作

東周矣故曰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雖然夫子之道充乎天下者自僖子始懿子學乎仲尼請於魯君而與之車使適周而觀禮焉而聖人之業然後大備僖子之功雖不能用之於未亡之前而猶能救之於已沒之後故丁寧而稱之以爲補過之君子

答吳充秀才書　歐陽脩

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又曰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

中卷皇明文衡

萬言書　華居升

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是過也聖人所必有知其有

過樂聞而改之此聖人之所以益聖也

孔子墮三都論　王廉

當定公時三家專政久矣昭公伐之不克出亡八年竟薨于乾侯三家之不可去也孔子豈不知之知其不可去顧爲大司寇與之並立於朝可謂知乎吾知孔子之出仕也不惟見用於定公尤見信於三家而三家聽孔子之行事也不然三家恐孔子之攻已必沮孔子之進矣何以知三家之聽孔子之行事也吾見孔子行事而三家不疑又使其徒季路爲之宰而三家無間孔子攝行相事而三家又無沮意由此而信之也既曰三家聽孔子之行事則三都爲孔子之謀而自墮也詎不信乎朱子以爲三家自墮之必不然矣蓋三家憤陪臣之擾其私也其欲墮之也[illegible]三家之本心又喜孔子以公義使已而墮之也苟爲不然孔子縱知三家之擅政不可以一旦奪惡能以司寇之權遽奪其三都而三家從之耶是固勢不可行也吾知孔子之爲是舉其必有所恃矣夫孔子以公義而使三家墮之者非爲三家謀爲魯謀也魯墮三都則三家弱而公室強矣又何以知其非三家自墮之也成叛十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信以爲三家自墮之則三家自墮之矣公何自圍之乎而春秋又直以公圍公至自圍書之乎吾於是益信墮三都之事爲孔子之謀也非三家自墮之也明矣朱子以爲三家挾公而圍之夫三家之勢

至於挾公則魯微矣有甚於受女樂而怠於政事者受女樂怠於政事他日孔子猶託以微罪行而於其挾公之日乃不去之何哉吾於是又益信非三家之挾公也明矣夫三都墮三家豈不知孔子之弱已其意若曰與其使陪臣之強爲已弱孰若使公室之強以自贖哉論至於此而後知三家之從孔子之化矣而後知三家之聽孔子之行事爲無疑也公羊謂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是也惜乎其蔽已深如僭禮樂者不能盡革之矧孔子以司寇之任視相爲輕也當時三家爲相孔子不過攝公而已非爲相也故云視相爲輕孔子之仕魯而化魯之君臣十得其一二焉宜乎孔子之不久於魯也抑墮郈書叔孫州仇墮費書季孫斯仲孫何忌而不書

公者三家以公義師師誅出於公室猶公之師也十年再圍郈亦然孟孫不能墮成及成叛公乃自圍之耳圍之不克不可謂孔子為失計也傳曰戰不正勝是已

崔寔論

昔者覩孔子之書見其子貢仲由之徒售於說辭必深折而重抑之明以億事未為有過也而傷其多言以仕為學未為違道也而惡其口給而近佞心常以為惑奚孔子不貴於言若是邪及覩戰國之際天下之士皆棄道德仁義而不修以口舌磨切世主而覬勢竊柄大者亡人之國小者自殺其身又甚焉者著為邪說以為後世害紛然出乎斯道之外流於剽竊荒鄙誣民

敗俗之歸而不自知也然後喟然嘆曰此孔子所以聖乎其預知之矣

文訓

聖人之文厥有六經易以顯陰陽詩以道性情書以經政事之實春秋以示賞罰之明禮以謹節文之上下樂以肴氣運之虧盈凡聖賢傳心之要帝王經世之具所以建天衷奠民極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法者皆於是乎有徵斯蓋群聖之淵源九流之權衡百王之憲度萬世之準繩猶之天焉則昭雲漢而揭日星布煙霞而鼓風霆猶之地焉則山嶽峙而江河行鳥獸蕃而草木榮故聖人者參天地以為文而六經配天地以為名自書契以來載籍以往悉莫之與京斯其為文不亦可以為載道之稱也乎

溧陽縣儒學重修大成殿記

孔子之道天之道也國家生民不可一日以無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行斯道於上孔子明斯道於下皆聖人也而使後之繼羲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位得以行斯道者孔子之功也論其功而隆其禮聖人之心也繇是天下至於海隅郡縣皆有廟學其人皆知孔子之道尊且大而況乎首善之地百里之外其民心嚮慕興起為何如哉

謚法　誄辭

按周禮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六曰誄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孔子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此即所謂誄辭也鄭氏注云誄者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此唯有辭而無謚蓋唯累其美行示已傷悼之情耳後世有誄辭而無謚者蓋本於此

元國子祭酒孔公神道碑 孔克堅也

天於恒人有一善且昌其後況德充天地功施萬世而身不食其報者乎堯舜禹湯文武皆王天下故子孫受其祖有限孔子無位故餘慶遺澤被其孫子者無窮自斯民之生未有若孔

子之德而無位者也亦未有若孔子之傳世久遠而襲為封崇者也嗚呼天之報聖人其在茲乎

國子博士羅先生墓誌銘 羅玘

羅嘗上疏言孔子廟庭從祀當以道學論當時有若優於宰予論語記有若言行者四皆有裨於世教記宰予者亦四皆見責於聖人宜以有若居十哲位次而宰予居兩廡公伯寮沮壞聖門不宜從祀蘧伯玉孔子之故人行年六十而化今居兩廡未當宜例陞啓聖王廟

石經賦 并序

五經載道之器也秦燒詩書經燬而道自若也漢求壞爛之

之餘書禮樂以殘缺十九惟易以卜筮存詩以弦歌存春秋以口授存而俗儒章句之徒傅會穿鑿使五經大義不明於天下不亦悲夫靈帝熹平四年議郎蔡邕與棠溪楊賜馬日磾張馴韓說單音善颺等求定六經文字詔許之邕乃書冊於石命工刻之立於太學門外時四方暴者日以千計然未知道之所存也特以邕之書耳洎唐文宗時高重為國子祭酒與鄭覃校刊定九經於石嗚呼漢唐石經已風摧雨剝於數百年之久與岐陽之鼓嶧山之碑同一榛莽已因推衍其凡以為之賦云

繄作聖而明述兮尼父集夫大成歷四海其遑遑兮感歎唶而不鳴吁嗟時之終否兮託空言以載道世莫知余莫恤兮閔萬世其杲杲嬴既暴而不德兮舉六籍而火之薄先王之仁義兮尚法律而為治悲祖龍之鮑腥兮況亦湮而無炯亦幸存於卜筮兮詩亦肆於絃春秋閟而不出兮禮樂佚而不全科斗蝕於壁中兮光白虹之射天嬴遂僨而劉王兮家六合而穿謚乃偃革而為軒兮撥壞爛於十一洎六葉而甚武兮炳大明之當中黜百家之肴亂兮一道術而異同易科斗而為隸兮復家畜而人誦道固不可泯兮亦何待夫汗牛而充棟時既降而道晦兮經歸滅而莫收劊申勸之或舛兮衆咸失於校讎爰熹平之四祀兮帝孝靈之當宁正俗儒之穿鑿兮備中郎之博古辨魯

魚與亥豕兮刻南山之堅珉巍乎四十有六兮樹翼翼之成均鈞鈹畫之屈強兮妙骨氣之洞達非餓隸之羸形兮非寒岩之枯枿非醉草之攲斜兮非舞劍之渾脫初崩雲之恍惚兮棃列宿之離離鸞振翼以大矯兮樹交枝以參差鷙鳥擭以乍飛兮群鶩遊而戲海彼鶴頭與隼尾兮曾何足以爲態捷奔泉之渴驥兮縱入草之驚蛇勢或埒於墜石兮體已悟於畫沙觀者紛其堵立兮車連連其日至豈八法之是尚兮幸經存而不墜匪石鼓之首剝兮鄙漆書之士壅覩奇陽而偶陰兮窮太極於有無感堯湯之揮放兮求厥中於典謨何二南之和平兮悲雅變而速胡儀三千與三百兮伊朝夕之攸執何曲折而精微兮謹

一出而一入嗟聖人之憂世兮徒感麟而掩泣二百四十二年之筆削兮善既勸而奸戢正夷夏之内外兮亦綱常之攸立夫何經之徒存兮昧古訓之時式猾貴官而列肆兮盛後宮之傾國奄竪黨以盤錯兮又孰恤乎社稷九州裂而鳴時兮黎庶化而爲豺經雖鑄而何補兮政與道而相乖逮有唐之文宗兮乃繼漢而有作礱巨石之嶄嶄兮列廣庭之落落吁四百其幾何兮恐風摧而雨剝文斷缺而莫辨兮委荆棘之漠漠吾恐爲沉犀於蜀門兮同刻鯨於昆池曾不若慶雲與松風兮託良岳而劬奇又焉得紀功千載兮擬岣嶁之禹碑許曰已焉哉石經泐兮剡藤出書遠車兮布萬國撫遺墨兮相得失道之存兮昭白

日

金寔孔子泣麟圖說

聖人之情性備中和之極發之宜無不中節竊怪顏淵死夫子哭之過哀而不知謂其親之之至也則天倫之親莫如父子未聞哭鯉如此之過也蓋道在天地而任之在聖人仲尼後文武周公五百有餘歲而生又不得位以行其道思欲明其道傳之以詔後世而高第弟子未逮一聞者又先我而死如之何其弗慟也其曰天喪予天喪予非以傷回也傷其道之無傳也厥後魯人西狩而至仁之靈物忽踣於叔孫氏之車焉方是時也上無明王下無方伯亂臣賊子接迹當世彼是物者胡爲乎來哉若以其爲吾夫子而出以斃於鉏商之手不猶吾夫子之幾不免於匡宋乎是尤可悲也舉世無識之者獨吾夫子識之反袂拭面泣涕霑襟衰其出不逢時所以嘆吾道之窮耳於是乎假魯史以修經撥亂世反之正以明百王之大法而絕筆於獲麟之一語左氏所謂因所感而起故所以爲終者是矣而後世之論咸謂麟出爲聖經之應比之馬出河龜出洛而圖書顯簫韶作而鳳凰儀是蓋欲以神道設教耳若果以爲瑞應則當去網罟絕陷穽從容在囿游泳在沼使吾夫子見之將欣欣然有喜色又何以泣爲由是觀之則知吾夫子之泣麟蓋與慟顏回同一哀痛之機也是皆發乎性情之正而豈有過哉會稽管君雍

仲爲兗州府推官嘗得是圖於闕里好事者以示予因爲著其說

宋濂膏露頌 洪武二年十月十三日甲戌膏露降於乾清宮後苑蒼松之上

傳有之受命不於天于其人休符不于其祥于其仁所以孔子之作春秋祥瑞不書而有年則書豈不以天道玄遠難知而人事爲可徵者乎

趙汸葬書問對

問曰孝經所謂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者果爲何事而前輩謂中原土厚水深地可不擇江南水土淺薄不擇之患不可勝道則將奈何對曰聖人之心吉凶與民同患也而不以獨智先群物

使迷元龜泰筮以爲生民立命而窀穸之事亦得用焉豈以偏方地氣之不齊而強人以所難知者哉

問刑　　蘓伯衡

或問曰聖人尚德不尚刑信歟曰信然則帝舜何爲殛鯀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周公何爲戮蜚廉殺武庚致辟管蔡孔子何爲誅少正卯曰德其本也刑其末也是故不得已而後用刑初不嘗以之導迪天下也又曰孔子相魯所誅少正卯而已不聞他有所誅也蓋德以刑而輔刑以德而去此所謂聖人尚德而不尚刑也不尚刑僃天也故曰天齊于民俾我一日不尚刑保罔也故曰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

武王誅紂　　方希古

余讀春秋見其紀時書事少者止一二言多者不過數十言斷斷然傳其所信而不敢肆竊嘗疑之以爲當時史官所載必詳矣孔子爲不盡舉而書之蓋爲簡畧若是耳及觀左氏穀梁公羊三子之傳各述其所聞甚詳或曲說以傳經或因經而構事理情極論無復顧忌初若可喜徐而推之率多虛詞而鮮事實往往不足以得其要領而愈致人之惑然後知孔子謹嚴其詞若不敢盡者憂天下後世之至也孔子嘗繫易以辭矣反復詳雖至於理彰意竭而後止何獨於春秋而不盡其辭蓋愈詳以智窮而事必以實者與其徇疑而失實以爲後世害不若存其可信者之爲愈也故曰多聞闕疑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此孔子之意也司馬遷之爲史謂其志以作春秋自擬亦非不知春秋者矣至於紀載往昔之事奇聞怪說無所不錄而於三代之本紀多背經而信傳好立異而誣聖人其他微者未足論若武王與紂之事見於書最詳而遷知亂之尤甚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成載其時事但曰一戎衣天下大定不言紂之死者爲武王諱且不忍書也他書謂紂自焚死意爲近之武王之於紂非有深讐宿怨特爲民去亂耳當斯時使紂悔過遷善武王必不興師而踰孟津及紂兵已北使紂不死而降武王必將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於

其身也況紂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也不痛而哭之則命商之舊臣以禮葬之矣豈復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乎遷乃謂武王至紂死所三射之躬斬其首懸於大白之旗又斬其二嬖妾懸於小白之旗此皆戰國薄夫之妄言齊東野人之語非武王之事遷取而信之繆也漢高祖魏文帝皆中才之主非有聖智之度高祖猶能不殺子嬰文帝猶能奉山陽公終其身曾謂武王聖人而忍其君至此乎吾與知其不然矣苟信遷之言是使後世強臣凌上者殂醢其君而援武王以藉口其禍君臣之大義不亦甚哉吾故辨之以爲好奇信怪者之戒

東坡祖黄生説　　胡廣

原鈔第二十四葉

中卷元文類

釋奠樂章

降神　黃鍾宮　凝安之曲（九成）○天縱之聖、集厥大成、立言垂教、萬世準程、廟庭孔碩、尊俎既盈、神之格思、景福來并、

初獻盥洗　姑洗宮　同安之曲○神既寧止、有孚顒若、盥洗在庭、載盥載濯、匪惟潔修、亦新厥德、對越在茲、敬其維則、

初獻升階（降同）　南呂宮　同安之曲○大哉聖功、薄海內外、禮隆□宗、光垂□代、陟降在庭、牖齊委珮、莫不肅雝、洋洋如在、

奠幣　南呂宮　明安之曲○圭衮尊崇、佩衿列侑、籩豆有楚、樂具和奏、式陳量幣、駿奔左右、天睠斯文、繫神之佑、

文宣王位酌獻　南呂宮　成安之曲○惟神監格、享于克誠、有樂在縣、有碩斯牲、奉醴以告、嘉薦惟馨、綏以多福、永底隆平、

兗國公位酌獻○潛心好學、不違如愚、用舍行藏、乃與聖俱、千文是行、企厥步趨、廟食作配、祀典弗渝、

鄒國公位酌獻○洙泗之傳、學窮性命、力距楊墨、以承三聖、遭時之季、孰識其正、高風仰止、莫不肅敬、

亞終獻　姑洗宮　文安之曲○廟成奕奕、祭祀孔時、三爵具入、是饗是宜、於昭經訓、示我民彝、紀德報功、配于兩儀、

送神　黃鍾宮　凝安之曲○禮成樂備、靈馭其旋、濟濟多士、不懈益虔、文教茲首、儒風是宣、佑我皇家、億載萬年、　國子學

先聖廟碑　程鉅夫

皇慶二年春、皇帝若曰、我元循百聖之統、建萬民之極、誕受厥命、作之君師、世祖混一區宇、亟修文教、成宗建廟學、武宗追尊孔子、所以崇化育材也、朕纂丕圖、監前人成憲、期底于治、可樹碑於廟、詞臣文之、臣鉅夫拜手稽首奉詔言曰、臣聞邃古之初、惟民生厚、風氣漸靡、聖人憂之、越有庠序學校之制、天下之治胥此焉出、中統二年、以儒臣許衡為國子祭酒、選朝臣子弟、充弟子員、至元四年、作都城、畫地宮城之東、為廟學基、二四年、備置監學官、元貞元年、詔立先聖廟、久未集、大德三年春、丞相臣哈剌哈孫、答剌罕、大懼無以祗德意、乃身任之、飭五材、鳩衆工

責成工部郎中臣賈馴、心計指授、晨夕匪懈、工師用勸、十年秋廟成、謀樹國子學、御史臺臣復以為請、制可、至大元年冬、學成廟度地頃之半、殿四阿、崇尺六十有五、廣倍之、深視崇之尺、加十焉、配享有位、從祀有列、重門修廊、齋廬庖庫、為楹四百七十有八、學在廟西、地遜於廟者十之二、中國子監、東西六館、自堂徂門、環列鱗比、通教養之區、為間百六十有七、制加孔子大成之號、祠以太牢、鞏釋奠雅樂、江南復戶四十隸之、春秋二祀、先期必命大臣攝事、皇帝御極、陞先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司馬光、張載、邵雍、朱熹、張栻、呂祖謙、許衡、祀廡、弟子員三百、進廡民子弟之俊秀、相觀而善、業精行成者、歲舉從政、又詔天下、三

嵗一大比、興賢能、於是崇宇峻陛、陳器服冕、聖師巍然、如在其上、教有業、息有居、親師樂友、諸生各安其學、咸曰、大哉天子之仁、至哉相臣之賢、工曹之勤、其知政治之本原矣、臣竊謂天地至神、非風雨霜露、罔成其功、斯道至大、非聖君賢相、罔致其化、人性至善、非詩書禮樂、罔就其器、二列聖相承、謂天下可以武定、不可以武治、所以尊夫子、建辟雍、復科舉、誠欲人人被服儒行、為天下国家用耳、然則黎民於變時雍、顧不在茲乎、於戲隆哉、臣鉅夫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皇元受命、誕惟作京、以撫萬邦、既訖武功、載修文教、登其俊良、於穆宣聖、垂範罔極、首尊而彰、曰爾胄子、弗典于學、曷風四方、學以聚之、廪之餼之、日就月

將、大德嗣服、迺建孔廟、迺經辟雍、考制程財、審時相宜、適成厥功、辟雍洋洋、冕服皇皇、群士景從、聖道既明、渙號既加、我皇御天、執道之中、軌物牖民、翼翼乾乾、帝學盍弘、厥政惟和、我化用宣、辭祀儒師、賚與群林、丕紹厥先、相古盛時、訏謨遠猶、罔不由賢、天錫皇祖、神聖文武、以有萬国、威何不加、令何不行、何求不獲、惟學是務、惟材是育、下民允迪、越厥左右、咸有一德、以匡乃辟、惟帝時憲、惟臣克念、濟濟茂碩、禮明樂備、永作神士、播頌無斁、

襄陽廟學碑　畧云

姚燧曰、嗚呼、是豈可易為哉、孟子稱智足以知聖人者、宰我子貢有若、子貢有若則以為自生民以來未有、宰我則以為賢堯舜遠、猶未晚、言聖人之所以然、孔子語堯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則賢堯舜者、蓋難名矣、然自孔子沒、訖漢之世、將八百年、廟焉而不碑、其見之金石者、孝桓元嘉許魯相瑛置百石吏領禮器、與孝靈元興魯相晨奏依社稷出穀王家供禋祀、二詔、魏曹植始碑之、唐則作廟一州、必碑最盛、以衆就其善言者、韓愈氏處州、柳宗元柳州、道州、曰、自天子至於郡邑、通祀遍天下、惟社稷與孔子、又曰、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二帝三王無以侔大、不敢一言以贊其道無他、蓋聖人之道天也、善言者繪工也、於山水鳥獸草木之為物、與人執事、或可圖而肖之、以語繪天設色

而得其髣髴萬一者、古今人無能為者也、故惟著其始踰而終完者、以告夫後之人、銘曰、維襄形勢、始終一地、視時屯亨、而為險易、昔馬晝守、負而江山、動天下兵、五稔悖頑、時匪無學、士曰介胄、以扞大刑、違事俎豆、皇輿既蹕、壇南海涯、顧為七中襟帶、安施猶為名城、于漢之城、惟廟弊軋、不稱瞻式、帝奮文教、誕誥優優、于學須才、如穫仰穫、是邦承流、其陳兩侯、衍也經營、戎遂成績、桓桓新宮、實教所基、嗟哉襄士、挑達何為、聖人遺言、具在方冊、口誦心惟、奚冥覩炙、朝趨斯庭、夕休斯庭、亦奚以間、闕里即居、行見援武、賓興成德、作之君師、實君之力、刻詩麗牲、用示無極、

真定路宣聖廟碑略云　李术魯翀

真定者冀州東垣堯舊封也昔帝堯以帝嚳子侯恒山之唐自唐侯即天子位徙山之西號陶唐氏大行東西境數千里皆帝之圻真定固神明之宅也孔子經法於易則遡伏羲以本無言書則始唐虞以道政事詩則乎殷周以正性情春秋則黜五霸以嚴名分禮樂升降以鑑汙隆天人之道至矣迺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唐韓愈謂堯以道傳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蓋孔氏立教如帝典微言如三謨帝堯孔子位不同而同聖五安石昔道迷經蒙君誤國京佃傾黨滋熾世益大壞河南程氏兄弟承先聖之緒捄之終賴其言道不墜地建安朱氏師則兩程

取輯遺言貫通析要以悟百世先正許文正公見其書神感明會用我世皇同符堯舜世道人心翕然大正洙泗淵源日月照明今神聖繼興世日趨治鉅股肱郡也帝堯之思在焉朝廷之化先焉崇事先聖所以教也鎮士知所嚮往下學上達尊經慎藝何德不進何業不修何邪不鑑何古不及憲牧之輔治教縉紳之報君父於是乎在迺賦詩以慰鎮人士曰太行之山滹沱之水執古與美陶唐之里滹沱之滸太行之所孰今與伍皇祖之土恒山嶙峋滹水沄沄昊天生民思堯之仁滹水湯湯恒山峩峩帝堯相望於赫世皇始鎮之府時未忘武維士與女澤時雨能德出潛萬方既膺春熙秋嚴自北而南皇風斯扇於變祁祁彼佚恒鎮之先大舜周廡先聖之宗久未今觀龍祀予侮有廟有庭有戶有窗肅肅其嶷昭昭其靈新是鎮學式瞻恒嶽惟士也確順我先覺求門於墻求室於堂伊洛考亭使我不盲惟聖之玄惟王之素圓冠方屨天地之度侃侃閭閭夭夭申申如見之駒如躬之親既儼既翼臨汝明德以賁皇國方州是則鎮人聚喜歸功憲紀憲人曰止其誰致爾顯望神京稽首拜揚配天無疆天子之光

高橋孔子廟記　劉因

安肅高林里距吾居五十里聞有孔子廟枉道而拜焉詢其創始復興之由里之耆老劉禎等言廟起于五代之際久乃廢毀

金大定間鄉先生孫直卿率里中豪族盧田劉三氏始修葺之迄今至元庚辰圮壞幾盡禎劉氏孫也復率盧氏子孫共繼先志經營於其年之春逮明年秋廟貌既尊乃與祭器以祀事告成且為鄉約春秋釋奠之禮俾可以繼里人自以非學者而祀先聖恐踰禮制請就質焉予按禮釋奠於先聖先師謂學詩書禮樂者各以所習業而祭其先師者也孔子豈詩書禮樂專門其師耶既非詩書禮樂專門之師豈學官所得而私者耶詩書禮樂之官且不得而私又豈後世俗儒記誦詞章者之所得而私也禮飲食必祭祭先造飲食者也蓋以吾之所以享此人斯人之力也孔子立人道者也今吾之所以為人君子臣臣父父

子孫而不淪胥於禽獸之域者其誰之力歟於一飲食而知報其力於此而不知所以報焉惑矣諸君其勉行事無懈祐等曰諾且請書其辭於石併記歲月之始末云

汴梁廟學記　　姚燧

自魯哀公十六年當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歷六國秦漢至武即位之年辛丑為三百四十年其間而知者子司馬遷一人而止耳既論其年與夫言行出處之詳為世家又為弟子傳載其居里門弟與夫經事何君又考知其少孔子幾何歲是皆孔門弟子與孟氏所未著其有功聖門真非淺淺哉然猶賴夫時有不一其說不可參伍者也世家弟子蓋三千焉身

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弟子傳則曰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夫既曰身通六藝矣雖未盡合聖人為教之本然而猶有所指名也其曰受業身通者不發為所通何業亦晦焉而已耳又曰皆異能之士聖人為教於以修叙彝倫而容異能者于其間孔子自言七十有七人則七十二人者誰後是五人邪其為傳亦多淆雜而無次先顏回曾參而後無繇顏固已戾於明人倫其甚誤至以闕止子我為宰予又曰孔子之所嚴事者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齊晏平仲於魯孟公綽孔子於公綽止稱其不欲與[illegible]魏老子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其他不足孔子者亦多也老萊子昔今存其為道術尚嚴耶老子為聖人所與者不經見子入太廟每事問況老子周守藏室之史問禮則有之使及見其書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已不知道德仁義禮根於人心之固有而貶為世降之不同未必不見黜於孔子況為其道乎哉惟蘧伯玉寡過未能為不悖於聖學故與之特詳至漢文翁圖石室列之七十二人中亦可灼其非師而賓弟子云晏平仲者如遷之言足以暴其人賊賢之罪何也夫人既嚴事乎已苟於學術之倖歸宿之差何害於明告告不為止則隨以不屑之誨始盡夫師弟子之義焉當欲封孔子尼谿之田乃說其君景公曰儒者滑稽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為

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為俗游說乞貸不可為國盛容飾繁登降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非所以移齊而先細民也若預憂一旦代有齊政惟惧醜詆之不力焉夫善交久敬報人嚴事之道者固如是乎哉先儒皆疑晏子尚儉墨子欲貴其道取必於晏子之言不然何為亦見墨子之書逸辯之不明也又自叙曰儒者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博而寡要勞而少功由是知二語者非必一出晏子乃墨讓儒素定於胸中不易者也遷嘗適魯徒觀諸生以時鄉飲大射其家迷眩於規矩節文之細低回不去以為是足盡聖人之道斯政經生博士之咄咄以皓首者也豈聖學為已之切致哉故燧有功

於邈而亦有是歟者之恨况又甚焉朱書法于今者邪孔子卒
哀公誄之子貢以為非禮至漢平帝始封謚褒成侯宣尼公
王莽假善以收譽將遂其奸謀也後魏孝文法之謚文宣尼父
後周宣帝封鄒國公唐高宗贈太師偽周武氏封隆道公玄宗
謚爵文宣王宋真宗加玄聖後易為至聖至今遵之焉有若以自
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誠是言也雖極天下之美謚猶不足
萬分一成□之形容斯遂發其目而不深言者一也杜預春秋
傳□曰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仲尼素王丘
明素臣又非通論也斯言為獲聖人之心而後世王之堯舜三
帝也宰我以夫子遠賢堯舜何王之不可居然後世天子之承

有功之臣皆曰王以孔子之聖卒下比爵於其子臣誠不知其可
也斯遂發其目而不深言者二也其享配諸位着乎仰宗元亨
道州廟碑曰從於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于後
失厥所謂岌異科等半祀十人以為概夫子志哉後之時進
顏孟並孔子南面別躋曾子以足是十人於非夫子志中之又
非者而江之左又進曾子子思並顏孟別躋子張於曾子之舊
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
也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遂知四子
已門讓於冥冥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况又祀無繇
蔵鯉於庭其失至於崇子而抑父又非遷之為傳矣夫為是學

官將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錯置於數進之地如此奚以為
訓又在在之廟皆泥像其中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
泥人固非中土為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
而為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短長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
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
臭之道也□□長安新廟成繪六十一人與廿四儒於廡畫工病
其為面目□□人擬之而擇貴臣圖其上蓋肖今人之貌而冠
以先賢之名使過而識者抵掌相語曰是某也是某也未見其
起敬于他日顧先儀來不恭於一時是邪如是孰必其他邪之
不為是一歲再祀第借位於先賢以俎豆夫今之人也其可哉

曰是溺習之已然君何而變曰人臣有見上布是區區則可若
夫議禮也制度考文也天子司之亦幸一旦追於稽古之事學
禮之臣必有能纂其一二得所當議者矣至元庚寅汴梁新廟
成學錄劉元佐為狀以其府諸公之意求記其由故燧首之以
此其狀曰宋建隆中南宮城數里立大學後為國子監金貞祐
都汴國日蹙大城小兵難守度中宮垣大城再城之監當城
所經弗便也壞而徙之東南大城之下不及屋而亡皇元受多
方始為殿七楹亦廢宮屋也其制度宏麗為天下甲壬子楊中
書忠肅公來董括府後又壞官取材以其餘為門廡至元癸酉
故同知宣慰使袁裕時為是府判官始備講堂於廟西神庖於

芒其穿池其南勢始半壁淪汴注之擬鳥頻火[illegible]成月
滋久風雨蠹屋困於撑拄自總管提刑釆稍金劉[illegible]之總
管則椎輿於成其斷手於杜思敬其同力者同知胡[illegible]中益
祖判官完顏其推官姜其提刑使則鬬鬬都禹其副使王忱僉
事劉其始終五十餘年凡資畫十二官而後完富民佐財力以
就功者又多也燧曰嗚呼不易乎哉自今師生之講肄於斯其
移學文之力而篤志於切問近思貴其躬以成德達才而收夫
化民成俗之功於他日斯不孤縣官待多士志矣是歲夏四月
前翰林直學士奉政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姚燧記

澧州廟學記畧云　姚燧

然嘗思夫子之道之三兩間無間治亂古今如饑食而渴飲夫
婦之愚莫不由之不可一日而離焉固不以廟之存毀而加汸
隆國家必聚者英俊䰇教育乎是蓋須其成德達才舉而庸之
以立化民成俗之本也則廟學豈不甚有所關哉地以求之衛
之為州南澧千有餘里南嶽在焉舜五載一巡狩所也及誅四
凶放驩兜於崇山實今澧之屬縣慈利則放流之人顧居巡狩
之境之內戰國時楚都南郢在漢則南郡江陵澧去西南爲遐
不二百里屈原之逐常行吟者故九歌曰澧浦澧蘭則放流之
所近瀕修門是皆不可曉知者澧於其時為黔中秦欲以武關
之外易之楚方怒張儀謂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夫以甘心一

人寧棄地而不恤固以要荒鄙之也而今也料次戶口之齊民
貢賦之征入澧則亞於長沙而近湖廣省治岳鄂諸州一不能半
之豈天時風土有古今之變而人事亦隨以遷而異耶古曰民
一也民庶而士必泉洙泗夫子之居也士為洙泗之言者也澧
去洙泗西南將三千里非密邇也賴皇上仁不忘遐守土之臣
視要荒與洙泗鈞然洙泗也燧嘗至其地焉戶不能當澧四之
一戶損則士不多亦理勢然不知自今澧民沐士之化要荒而
洙泗乎士不能拔民之溺洙泗而要荒乎要荒而洙泗正國家
所賴以化民成俗者洙泗而要荒其身之不能成德達才何有
乎推之人士是之思則居縣官所築之室食縣官所樹之粟必
知悅勉其躬圖報稱矣庭詠俾子仁求記所由與作於翰林學
士朝請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姚燧大德己亥冬十有一月日
[illegible]書于鄂之南陽書院芙梓堂

國學私試策問　姚登孫

二帝之政以曆象為先故歷代之興以正朔為重昔三聖授受
皆以曆數為言良以是歟堯舜之事尚矣夏以建寅為正則天
時之正而人事之善也孔子嘗以告顏子顏不以為萬世不可
改歟一變而商則用丑為正再變而周則用子為正說者曰一
王之興將有以新天下之耳目則正其首事也不得以相襲然
歟儒者以子為天統丑為地統寅為人統說者曰天開於子地

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是三建者皆可以為正後儒遂謂子者天之春故周以為正丑者地之春故商以為正寅者人之春故夏以為正是正即春也然則大冬嚴寒之月固可以為春則亦毋惟夫秦人之以亥為正歟夫詩與書學者之所傳信而無疑焉者今書所載月數皆以寅紀詩之月數亦寅也獨七月之詩云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則季冬而言也曰為改歲入此室處則孟冬之言也然則幽人固有二政歟而說改月者曰孟子周人也其言七八月則夏五六月其言十一月十二月則夏九月十月也然則孔子亦周人也顧曰行夏之時何歟夫孔孟學者之所折衷焉者而立言之異如此學者將孰從歟

中卷朱熹經濟文衡

論易有太極之義

林曰聖人明言易有太極而公言易無太極何耶予曰太極乃兩儀四象八卦之理不可謂無但未有形象之可言爾故自此而生一陰一陽乃為兩儀而四象八卦又是從此生皆有自然次第不由人力安排然自孔子以來亦無一人見得至邵康節然後明其說

論無極太極之義

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

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又曰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於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為中者蓋以此物之極常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

再答先天後天之疑

據邵氏說先天者伏羲所畫之易也後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無文字只是一圖以寓其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始終之變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為作傳者是也孔子既因文王之易以作傳則其所論固當專以文王之

易為主然不推本伏羲作意畫卦之所由則學者必將誤認文王所演之易便為伏羲始畫之易只從中半說起不識向上根源矣故十翼之中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而天地山川雷風水火之類皆本伏羲畫卦之意

論至理與妙道之說不同

橫耳所聞乃列子之語聖人只言耳順耳蓋為至此渾是道理聞見之間無非至理自然不見其他雖有逆耳之言亦皆隨理氷釋而物無横耳之意也只此便見聖人之學異端之學不同處只毫髮之間

一以貫之之說

聖人之心於天下事物之理無所不該雖有內外本末隱顯之殊而未嘗不一以貫之也

論春秋書正之義

周家紀年必有十一月而春秋乃書春正月又云未嘗改月號以冬為春假夏月而亂周典則未知春秋所謂春正月者其下所書之事為建子月之事耶建寅月之事耶若云建子月事則春秋所書之月遂與月下之事常差兩月恐聖人作經又不若是之紛更多事也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聖人固無意必然亦謂無私意期必之心耳若夫救時及物之意豈不啻豈可謂無意於行之哉至於舍之而藏則雖非其所欲謂舍之而猶無意於藏則亦過矣若果如此則是孔顏之心漠然無意於應物推而後行曳而後往如佛老之為也聖人與異端不同處正在於此不可不察也

論心體本靜之說

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存則靜而其動也無不善矣舍則亡於是乎有動而流於不善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無一定之時亦無一定之處特係于人之操舍如何耳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則舍不出則入別無閑處可安頓之意若如所論出入有時者為心之正然則孔子所謂出入無時者乃心之病矣

論孟言性之異

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為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其所習之遠耳以理而言則上帝之降衷人心之秉彝豈有二理哉但此理在人有難以指言者故孟子之告公都子但以其才與情者明之譬如欲觀水之必清而其源不可到則亦觀諸流之未遠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此二義皆聖賢所罕言者

論天命人物之所同得

仁也者心之道而人之所以盡性至命之樞要也今乃言聖人雖教人以仁而未嘗不本性命以發之則是以仁為未足而又假性命之云以助之也又曰聖門之學以求仁為要者正所以立大本也今乃謂聖人言仁未嘗不兼大本而言則是仁與大本各為一物以此兼彼而後可得而言也凡此皆深所未喻

論操舍存亡之義

孔子此四句只是說人心是箇活的須是操守不要放舍心一也操而存則義理明而謂之道心舍而亡則物欲肆而謂之人心亡不是無只是心走出逐物去了自人心而收回便是道心自道心而放出便是人心頃刻之間恍惚萬狀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

論夫子稱管仲之功

夫子於管仲大其功而小其器即東節謂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知此者可與論桓公管仲之事矣夫子言如其仁者以當時王者不作中國衰夷狄橫諸侯之功未有如管仲者故許其有仁者之功亦彼善於此而已至於語學者立心致道之際則其規模宏遠自有定論豈曰若管仲而休耶

論仲尼焉學之義

仲尼焉學舊來說得太高許氏文意文武之道只指先王之禮樂刑政教化文章而已故言未墜於地若論道體則不容如此立言矣又曰聖人所以能無不學無不師而一以貫之便是有箇生而知之底本領不然則便是近世博雅之學而非所以為孔子

論聖人道體之義

聖人之學所以異乎老釋之徒者以其精粗隱顯體用渾然莫非大中至正之矩而無偏倚過不及之差是以君子智雖極乎高明而見於言行者未嘗不道乎中庸非故使之然高明中庸實無異體故也道之不行也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又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聖人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聖門入道之功

或問夫子之道高遠故不得其門而入也答曰不然譬如與兩人說話一人理會得一人理會不得會得者便是入得會不得者便是入不得且孔子之教衆人與教顏子何異顏子自入得衆人自入不得

論孔孟相傳之道

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此所傳者何事曰仁義而已矣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何哉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如斯而已矣然則所謂仁義者又豈外乎此心哉堯舜之所以為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

及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則為得其傳耳雖窮天地亘萬世而其心之所同然若合符節由是而出宰持萬物酬酢萬變莫非此心之妙用而其時措之宜又不必同也故堯舜與賢而禹與子湯放桀文王事殷武王殺受孔子作春秋以尊周孟子說諸侯以行其道皆未嘗同也又何害其相傳之一道

論孔孟言仁之功

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惻

孔聖全書　朱子文　二十三卷

隱之類偏言之也克己之類專言之也又曰孟子亦有專言之者仁人心是也孔子亦有偏言之者愛人是也

論釋氏異端之非

孔子言戎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豈真慕戎狄明道適僧舍見其方食而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豈真欲入叢林耶胡文定所以取楞嚴圓覺亦恐是謂其術中猶有可取者非以為吾儒當取之以資己學也

論釋氏與聖學不同

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至于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耳若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修之云則是上達而下學也其與聖賢亦不同矣

終

孔聖全書唐韓愈文集中卷卷之二十三

琴操

將歸操　孔子之趙聞殺鳴犢作

狄之水兮其色幽幽我將濟兮不得其由涉其淺兮石齧我足乘其深兮龍入我舟我濟而悔兮將安歸尤歸兮歸兮無與石鬬兮無應龍求

注云案水經曰河水至東阿茌平等縣東北流四瀆津又案臨濟故狄也濟水逕臨濟縣南詳此則是濟水自滎澤之下潛流至此四瀆津曰而後復出河又東分一支與之合流以此臨濟而為狄水故孔子臨河不濟而歌詠狄水即過東分

孔聖全書　韓文　二十三卷　十

之河復出之濟也然此皆齊地今在濟鄆之間史記以為孔子自衛將西見趙簡子則其道不當出此姑俟深於地理者正焉

猗蘭操　孔子傷不逢時作

蘭之猗猗揚揚其香不採而佩於蘭何傷今天之旋其曷為然我行四方以日以年雪霜貿貿（音茂）薺麥之茂（西京雜記曰建亥之月陰氣之盛薺麥始生）子如不傷我不以覯薺麥之茂薺麥之有君子之傷君子之守

龜山操　孔子以季桓子受齊女樂諫不從望龜山而作

龜之氣兮（或作）不能雲雨龜之枿（一作蘖五割切李定曰斷木之餘）兮不中梁

柱龜之大兮祗以奄魯知將隳兮哀莫余伍周公有鬼兮嗟予
騶嶧龜山魯山也在泰山博縣
薦士略曰周詩三百篇雅麗理訓誥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
古意略曰仲尼悲麟悲不在麟也墨翟泣絲泣不在絲也
石鼓歌　歐陽文忠集古録云石鼓文在岐陽韋應物以為
周文王之鼓至宣王時刻詩爾韓退之直以為宣王之鼓在今
鳳翔縣孔子廟鼓有十先時散棄於野鄭餘慶始置於廟而
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乃足其文可
見者四百六十有五磨滅不可識者過半
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一作佗　孔子西行不到秦掎

摭星宿遺羲娥羲和日御也娥月御也詩意謂石鼓文二雅不載孔子言詩小者俱述而此文獨遺是猶掎摭星宿而遺日月也

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
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小
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
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
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
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
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
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
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
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謝疊山曰主異端者必以聖人之道為奴附異端者必以聖人之道為汙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
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
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
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
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
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
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

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
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
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
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
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
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壹鬱
為之政以率其怠勌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
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
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者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
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

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殊其所以為智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

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食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

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商其倫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

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師說

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謝枋得曰孔子問學于萇弘問禮於老聃問琴於師襄問官名於郯子遇有事之精者即問之即以師待之此四人者皆不及孔子也以孔子之事觀之可見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

必賢於弟子，聞道在吾前，術業有專攻者，亦師之，不以為恥，況衆人乎。文章正宗註孔子見郯子在適周見萇弘老聃之前

爭臣論

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或有字求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無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

進士策問

問：書稱汝則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至于庶人龜筮，考其從違，以審吉凶，則是聖人之舉事興為，無不與人共之者也。於易則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而春秋亦有譏漏言之詞。如是，則又似不與人共之而獨斷者。書與易春秋，經也，聖人於是乎盡其心焉耳矣。其文相戾悖如此，欲人之無疑，不可得已。是二說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各殊，而學者不之能察也。讀聖人之書者，其何能辨之。

問：夫子序帝王之書，而繫以秦魯，及次列國之風，而宋魯獨稱頌焉。秦穆之德不踰於二霸，宋魯之君不賢乎齊晉，其位等，其德同，升黜取捨，如是之相遠，亦將有由乎。願聞所以辯之之說。

問：夫子言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為而理者，其舜也歟。書之說堯曰：親九族，又曰：平章百姓，又曰：協和萬邦，又曰：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洪水懷山襄陵，下人其咨。夫親九族，平百姓，和萬邦，則天道授人時，愁水禍，非無事也，而其言曰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何也。於舜則曰：慎五典，又曰：敘百揆，又曰：賓四門，又曰：齊七政，又曰：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群神，又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五載一巡狩，又曰：分十二州，封山濬川，恤五刑，典三禮，彰施五色，出納五言。嗚呼，其何勤且煩若是，而其言曰無為而理者，何也。將亦有深辭隱義不可曉邪，抑其年代已遠，失其傳邪。二三子其辨焉。

重答張籍書

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至鄧州北寄上襄陽于相公書

昔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而隨之；樊遲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農之能不癒於仲尼，然且云爾者，聖賢之能多，農馬之知專故也。

送王秀才（塤）序

吾嘗以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故周之後，喜稱子方之為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群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或作余）少而樂觀焉。

處州孔子廟碑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為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弃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為配，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弃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弃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矣，此其效歟！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鄴侯李泌之子）至官，能以為先。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為顏子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况、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楊雄、鄭玄等數十人，皆圖之壁。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為置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鄴侯尚友，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為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庳下，神不以宇。生師所處，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元哲，有師之尊。群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或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與少室李拾遺書

昔者孔子知不可為而為之不已，足跡接於諸侯之國。即可為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距，即與仁義者異守矣。

答劉秀才論史書

愚以為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然此尚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況褒貶邪？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瘐死；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家；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苻堅陷襄陽，大悅之）無一足；崔浩、范曄赤誅；魏收夭絕；宋孝王誅死；足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後有聞也。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

其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

答侯生問論語書

愈昔注解其書而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則足以信後生輩耳

注云公作論語傳未成而殁今世所傳如宰予晝寢以晝釋畫三月不知肉味以三月作音浴乎沂以浴作沿而何必死以死作先雖曰鄙淺然為伊川之學者皆取之

中卷唐柳子厚文集

佩韋賦

吾祖士師之直道兮亦怵(士小反)然於伐國(魯欲伐齊問柳下惠惠曰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于我哉)尼父戮齊(齊孔子誅齊優施)而誅卯(少正卯)兮本柔仁以作極

論語辯 上篇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夫子生于周靈王二十年曾子生于周敬王十五年)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為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道州文宣王廟碑

某年月日儒師河東薛公伯高由尚書刑部郎中為道州明年二月丁亥公用牲幣祭於先聖文宣王之廟夜漏未三刻公玄冕以入就位于庭惕焉深惟夫子之禮爰自京師太學徧於州邑遐澗僻陋咸用斯時致奠展誠宿燎設懸(懸笱簴也)鎛俎旂章粲彩布列周天之下嗚呼夫子之道閎肆尊顯二帝三王其無以侔大也然其堂庭庳(音婢)陋椽棟毁墜曾不及浮圖外說充壯厥居水潦仍至咸加蕩沃公蹙然不寧若罔獲承既祭而出[illegible]墉以望爰得美地豐衍端夷水環以流有頖(泮)宮之制[illegible]

是日樹表列位由禮考宜然後節用以制貨財秉時以僦(即就切)領也功役逾年而充有成廟舍峻整階序廓大講肆之位師儒之室立廩以周食圃畦以毓(育同)蔬權其子(謂利息)母(謂本錢)蠹且不蹋由是邑里之秀民感道懷和更來門下咸願服儒衣冠由公訓(程法)也公攝衣登席親釋經旨丕諭本統父慶其子長勵其幼化用興行人無諍訟公又曰夫子稱門弟子顏回爲庶幾其後從於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于後失厥所謂妄異[illegible]坐祀十人以爲哲豈夫子志哉余案月令則曰釋奠于先聖先師國之故也乃立夫子像配以顏氏籩豆既嘉笙鏞既成九年八月丁未公祭于新廟退考疑議合以燕饗萬氏[illegible]

觀禮識古於是春秋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凝[illegible]助教某學生某等來告願刻金石明夫子之道及公之勤惟夫子極於化初寔於道先君儒咸稱六籍俱存苟贊其道若譽天地之大[illegible]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惟公探夫子之志考有國之制先施彝典華正道本俾是荒服移爲闕里在周則魯侯申能修頖宮詩有其歌在漢蜀守文翁　首儒學史有其傳　今公法古之大同於魯化人之艱作於蜀茲銘茲德以告于史氏而刊之茲碑銘曰　剃楚之陬厥服惟荒氏鮮由仁帝降其良振振薛公惟德之造赤旂金節來莅于道師儒咸會亦有攸告吉日丁亥獻於頖宮庭燎伊煌有煥其容公升於位心莫不恭爰念聖祀備於海邦服冕陳昌州邑攸同感忻以歆(音希)思報聖功卜遷於嘉惟吉之逢畇(均匀二音)其原既夷且大渙渙其流實環於外作廟有嚴昭祀顯配黎茲器用觀禮斯會布筵依位作廩伊秩以豐其儀以壯其室新宮既成崇報孔明于古有經公粹厥誠邦民之良弁服是纓公躬講論虔默以聽(平聲)公降酬酢進退齊平柔肌洽休莫不充盈歸懽于心父子弟允欽惟聖王厥道無涯世有頌辭益夾(音亢)其多公斯考禮民感休嘉從于魯風祇以詠歌公錫于天眉壽求加公賚于王休命是荷(音何)師於辟雍大邦以和侑酳(飲酒食已而盪口也)申申王道式訛諸儒作詩思繼頖水丕揚厥聲以告太史

說車贈楊誨之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遇陽虎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齊侯類蓄狗不震乎其内後之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無望焉耳矣

觀八駿圖說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後之好事者爲之圖宋齊以下傳之觀其狀甚怪咸若騫若翔若龍鳳麒麟若螳螂然其書尤不經世多有然不足采世聞其駭也因以異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亦類是矣故傳伏犧曰牛首女媧曰其形類蛇孔子如倛(音欺方相也)頭若是者甚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

舜與人同耳今夫馬者駕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
千百里而不汗者視之毛物尾鬛四足而蹄齕食草飲水一也
推是而至於駿亦類也推進而至於聖亦類也然則伏羲氏女
媧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驊騮白義山子之類若果有之是
亦馬而已矣又烏得為牛為蛇為倛頭為龍鳳麒麟騶虞然也
哉然而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似故終不能有得
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倛頭之問故終
不能有得於聖人也誠使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馬與
聖人出矣

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

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名譽既聞而有司
不以告一作不取有司之過也孔子不避名譽以致其道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曰孔子之門不道管晏

與韓愈論史官書

不有人禍必有天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孔子之
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昧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
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其
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
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後漢書其族亦赤司馬遷作史記觸天子喜怒
班固不檢下獄死固作前漢書崔浩史作魏沾其直以鬬暴虜皆非中
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

與楊誨之第二書

孔子七十而縱心彼其縱之也度不踰矩而後縱之今子年有
幾自度果能不踰矩乎而遽樂於縱也又曰堯舜之讓禹湯高
宗之戒文王之小心武王之不敢荒寧周公之吐握孔子之六
十九未嘗縱心彼七八聖人者所為若是豈恒媿於心乎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貞元十四年九月

謂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之道是大不然仲尼吾黨狂狷南郭
獻譏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出荀子法行篇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
芻孟軻館齊從者竊屨彼一聖兩賢人繼為大儒然猶不免如

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俞附扁鵲古之良醫繩墨之側不拒
枉材師儒之席不拒士理固然也

報袁君陳秀才書

求孔子之道不於異書秀才志於道慎勿怪勿雜勿務速顯道
苟成則勃然爾久則蔚然爾源而流者歲旱不涸蓄穀者不病
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然則成而久者其術可見雖孔子
在為秀才計未必過此

羵羊 國語

非曰君子於所不知蓋闕如也孔氏烏能窮物怪之形也是必
誣聖人矣史之記地坼犬出者有之矣晉五行志孫無終闓大子聲肇而地坼有二犬

子皆白色近世京兆杜濟穿井獲土缶中有狗焉投之於河化爲龍

骨節專車楛矢

非曰左氏魯人也或言事孔子宜乎聞聖人之嘉言爲魯語也

盍亦徵其大者書以爲世法今乃取辯大骨石砮以爲異其知

聖人也亦外矣言固聖人之耻也孔子曰丘少也賤故多能鄙

事

十卷宋歐陽脩文集

正統序論

仲尼嘗脩尚書春秋與其學徒論述堯舜三代間事甚詳而於

正朔尤大事乃獨無明言頗疑三代無有其事及於春秋得十

月隕霜殺菽二月無冰推其時氣乃知周以建子為正一有月字則

三代固嘗改正朔而仲尼曰行夏之時又知聖人雖不明道正

朔之事其意盖非商周之爲云

正統論

今爲魏說者不過曰功多而國彊耳此聖人有所不與也春秋

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楚之僭迭彊於諸侯矣聖人於

春秋所尊者周也然則功與彊聖人有所不取也

或問

或問子於史記本紀則不僞梁而進之於論正統則黜梁而絕

之君子之信乎後世者固當如此乎曰孔子固嘗如此也乎桓

莊之王於春秋則尊之書曰天王於詩則抑之下同於列國孔

子之於此三王者非固尊於彼而抑於此也其理當然也或者

又曰正統之說不見於六經不道於聖人而子論之何也曰孔

子之時未嘗有其說則宜其不道也後世不勝其說矣其是非

予奪人人自異而使學者惑焉莫知夫所從又有偏王一統之

說而益之五勝之術皆非聖人之曲學也自秦漢以來習傳久矣

使孔孟不復出則已其出而見之其不爲之一辨而止其紛紛乎

魏梁解

予論正統不黜魏而辯梁（曹魏朱梁）或謂魏梁皆負篡弒之惡當加誅絕而反進之是奬篡也非春秋之志也予應之曰是春秋之志爾魯桓公弒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弒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絕其爲君此予所以不黜魏梁者用春秋之法也

易或問

文王遭紂之亂有憂天下之心有慮萬世之志而無所發以爲

卦爻起於奇耦之數陰陽變易交錯而成文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柔之象而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具焉因假取以寓其言而名之曰易至其後世用以卜筮孔子出於周末懼文王之志不見於後世而易專爲筮占（一作占筮）用也乃作彖象發明卦義必稱聖人君子王后以當其事而常以四方萬國天地萬物之大以爲言蓋明非止於卜筮也然後文王之志大明而易始列乎六經矣易之淪於卜筮非止今世也微孔子則文王之志沒而不見矣

春秋論

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經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於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孔子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其於晉靈公之事孔子書曰趙盾弒其君夷皋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學者不從孔子信爲趙盾而從三子信爲趙穿其於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弒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耳學者不從孔子信爲弒君而從三子信爲不嘗藥其捨經而從傳者何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而新奇多

可喜之論是以學者樂聞而易惑也

泰誓論

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又曰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爲元年此又妄說也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謂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應衆說紛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脩六經以爲後世法今有卓然之士一

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于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為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於書可矣

劉子

夫為人後者既以所後為父矣而聖人又存其所生父名者非曲為之意也蓋自有天地以來未有無父而生之也既有父而生則不可諱其所生矣故為人後者承其宗之重任其子之事而不得復歸於本宗其所生父母亦不得往與其事至於喪服降而許之一切可以義斷惟其父母之名不易者理不可易也

易之則欺天而誣人矣子為父母服謂之正服出為人後者為本生父母齊衰期謂之降服又為所後父斬衰三年謂之義服

易類

前史謂秦焚三代之書易以卜筮而得不焚及漢募群書類多散逸而易以故最訛及學者傳之遂分為三一曰田何之易始自子夏傳之孔子卦彖爻象與文言說卦等離為十二篇而說者自為章句易之本經也二曰焦贛之易無所師授自言得之隱者第述陰陽災異之言不類聖人之經三曰費直之易專以彖象文言等參解卦（易一作文）

書類

書原於號令而本之史官孔子刪為百篇斷堯訖（一作迄）秦序之作意遭秦之故孔子末孫惠與濟南伏勝各藏其本於家楚漢之際勝失其所藏但口以傳授勝既耄昏乃繆合二十四篇為二十九歐陽夏侯之徒皆學之寫以漢世文字號今文尚書至武帝時孔惠之書始出屋壁百篇皆在而半已磨滅又皆科斗文字惠孫安國以隸古定之得五十八篇為之作傳號古文尚書至陳隋之間伏生之學廢絕而孔傳獨行先時孔傳亡其舜典東晉梅賾（一作頤）乃以王肅所注伏生舜典足其篇至唐孝明不喜隸古始更以今文行於世

詩類

昔孔子刪古詩三千餘篇取其三百一十一篇著于經秦楚之際亡其六漢興詩分為四一曰魯人申公作訓詁號魯詩二曰齊人轅固生作傳號齊詩三曰燕人韓嬰作內外傳號韓詩四曰河間人毛公作古訓傳號毛詩三家並立學官而毛以後出至平（一作章）帝時始列於學其後馬融賈逵鄭衆康成之徒皆發明毛氏其學遂盛魏晉之間齊魯之詩廢絕韓詩雖在而益微故毛氏獨行遂傳至今

春秋類

昔周法壞而諸侯亂平王以後不復雅而下同列國吳楚徐夷並僭稱王天下之人不稟周命久矣孔子生於末世欲推明王

道以扶周乃聘諸侯極陳君臣之理諸侯無能用者退而歸修
即其舊史考諸行事加以王法正其是非凡其所書一用周礼
爲春秋十二篇以示後世後世學者傳習既久其說遂殊公羊
高穀梁赤左丘明鄒氏夾氏分爲五家鄒夾最微自漢世已廢
而三家盛行當漢之時易與論語分爲三詩分爲四禮分爲二
及學者散亡僅存其一而餘家皆廢獨春秋三傳並行至今

論語類

論語者蓋孔子相與弟子時人稱問應答之言也孔子卒羣弟
子論次其言而撰之漢興傳者三家魯人傳之謂之魯論齊人
傳之謂之齊論而齊論增問王知道二篇今文無之出於孔子

壁中者則曰古論有兩子張是三家者篇第先後皆有不同者
今之所行乃鄭玄所謂魯論者也

編年類

春秋之義書元最謹一時無事猶空書其首月以謂四時不具
則不足成年所以上尊天紀下正人事自晉荀悅爲漢紀始復
編年之体學徒稱之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弟子疑以爲問則即
而他國可知也孔子歿而其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
其親者多矣或居喪而不哀者有矣生能事而死能哀或不知
喪礼者有矣或知禮而以謂喪主於哀而已不必合於禮者有
矣如周君者事生盡孝居喪盡哀而以禮者也

薛質夫墓誌銘

不娶無後罪之大者可也娶而無子與夫不幸短命未及有子
而死以正者其人可以哀不可以爲罪也故曰孟子不孝有三
無後爲大之言非通論爲齊而言可也自古賢聖一作人君子未
必皆有後其功德名譽垂世而不朽者非皆因其子孫而傳也
伊尹周公孔子顏回之道著於萬世非其家世之能獨傳乃天
下之所傳也

石鼓文

岐陽石鼓韋應物以爲周文王之鼓韓退之直以爲宣王之鼓
在今鳳翔孔子廟中鼓有十先時散棄於野鄭餘慶置于廟而
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遂足其文可見者四
百六十五不可識者過半

後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

右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云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魯
前相瑛書言詔書崇聖道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演易繫辭經緯
天地故特立廟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廟有礼器無常人
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謹問太常祠曹掾馮牟史
郭玄辭對故事辟雍祠先聖太宰太祝各一人備爵太常丞監

祠河南尹給牛羊豕大司農給米臣愚以為如瑛言可許臣雄臣戒愚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制曰可

按漢書元嘉元年吳雄為司徒二年趙戒為司空即此云臣戒是也魯相瑛者據碑言姓乙字仲卿漢碑在者多磨滅此幸完可讀録之以見漢制三公奏事如此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書

後漢修孔子廟器碑

右漢朝韓明府脩孔子廟器碑云永壽二年青龍（一作歲字）在涒灘霜月之靈皇極之日永壽桓帝年號也按爾雅云歲在申曰涒灘桓帝永興三年正月戊申大赦改元永壽明年丙申曰歲在涒灘是矣云霜月之靈皇極之日莫曉其義疑是九月五日

後漢魯相晨孔子廟碑

右漢魯相上尚書章其畧云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臣晨長史臣謙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元年到官行秋饗飲酒泮宮復礼孔子宅而無公出酒脯之祠臣輙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建寧靈帝年號也於此見漢制天子之尊其辭稱頓首死罪而不敢斥至尊因尚書以致達而已又云孔子乾坤所挺西狩獲麟為漢制作故孝經援神契曰玄丘制命帝卯行又尚書考靈耀曰丘生倉際觸期稽度為赤制讖諱不經不待論而可知甚矣漢儒之狹陋也孔子作春秋豈區區為漢而已哉治平元年三月廿五日書

後漢碑陰題名

漢碑今在者惟華嶽與孔子廟中最多其碑陰題名者往往各書所出錢數不過三百五百也而此碑所列邑里姓名字完可見者尚十餘人然皆是濟陰山陽彭城汝南陳留人則疑為修孔子廟人也

唐孔子廟堂碑

右孔子廟堂碑虞世南撰并書余為童兒時嘗得此碑以學書當時刻畫完好後二十餘年復得斯本則殘缺如此因感夫物之終弊雖金石之堅不能以自久於是始欲集録前世之遺文而藏之

唐古篆吳季子墓銘

右古篆文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自前世相傳以為孔子所書據張從紳記云舊石堙滅開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榻本遂傳於世然則開元以前已有刻石矣其後正元中鄭播又為記廬國遷建堂樹碑則今本又非仲容所模者字亦奇偉莫知何人所書按孔子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南不逾楚推其歲月蹤跡無過吳之理不得親銘季子之葬又其字特大非簡牘所容

唐李德裕茅山三像記（寶曆二年）

右茅山三像記李德裕撰德裕自號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弟子

上為九廟聖主次為七代先靈下為一切含識敬造老君孔子尹真人像三軀此固俚巷庸鄙人之所常為德裕為之有不足怪然以孔子與老君為伍而又居其下此豈止德裕之獨可罪耶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

答李詡書

論語所載七十二子之問於孔子者問孝問忠問仁義問禮樂問修身問為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數千言其及於性者一言而已

武成王廟問進士策

問學者言三統之義備矣然自孔子刪脩六經與其弟子論辯

堯舜三代之際甚詳而於正朔獨無明文見於經者三正王者所以正一統蓋大法也豈宜略而不言歟抑隱其義以寓見諸書歟或者經籍散缺而失之歟自漢以來學者多增三統之說以附六經之文今所見者特因漢儒之說爾當漢承秦焚書聖經未備而百家異說不合於理者衆則其言果可信歟夫衆辭淆亂質諸聖今考於六經孔子所筆何說可以驗其信然歟不然商周未嘗有改歟豈其不足為法聖人非之而不言歟請稽三王之舊典考六經之明文以祛厥疑

南省試進士策

問六十四卦所謂易者聖人之書也今謂之繫辭昔謂之大傳者亦皆曰聖人之作也其言曰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曰河出圖聖人則之又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觀於天俯察於地觀鳥獸之文近取（有諸字下同）身遠取物始作八卦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一書而四說則八卦者果何從而有乎若曰河圖之說信然乎則是天生神馬負八卦出於水中乃天地自然之文爾何假庖犧始自作之也如幽贊生蓍之說又似八卦直因蓍數而得之至於兩儀四象相生而成則又無待於三說而有卦也故一說苟勝則三說可以廢也然孰從而為是乎卜筮自堯舜三代以來用之蓋古聖人之法也不必窮其始於古遠茫昧

之前然繫辭聖人之作也必有深旨幸決其疑

問進士策

問子不語怪著之前說以其無益於事而有惑於人也然書載鳳凰之來舜詩錄乙鳥之生商易稱河洛出圖書禮著龜龍游宮沼春秋明是非而正王道六鷁鸜鵒於人事而何干二南本功德于後妃麟趾騶虞豈婦人而來應昔孔子見作俑者歎其不仁以謂開端于用殉也况六經萬世之法而容異說自啓其源自秦漢已來諸儒所述荒虛怪誕無所不有推原所自抑有漸乎夫無焉而書之聖人不為也雖實有焉書之無益而有害不書可也然書之亦有意乎抑非聖人之所書乎乎皆不能諭

也惟悍辯明焉者許之

代曾參答弟子書

參白諸足下聞吾黨之士思夫子而莫得見也以有子之貌似夫子欲假設其位以夫子師之諸足下必其然乎否耶吾試為諸足下陳夫子之道以為斷諸足下知天之有四時乎春能生物而不能長也夏能長之而不能成也秋能有成而不能斂也斂之者其在冬矣自生民以來有大聖德居大聖位而作法以濟世者類不過八九三皇經始之五帝緝明之禹湯文武該洽之周公祖述之經始之者春也緝明之該洽之者夏也祖述之者秋也天恐斯文之中未有以折衷乃生吾夫子於衰亂之世

前聖之所未立者俾夫子立之前聖之所未作者俾夫子作之上規羣明下救淪壞垂之百王而不變稽之千古而不疑雖百周公百堯舜復出於世亦無以過夫子也是夫子於列聖有成歲之功也是列聖不能斂而夫子斂之也吾以謂夫子之道沉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吾與諸足下矣所識知幸而生於時得以登其門升其堂而傳其道以光榮其身吾與諸足下猶衆無名之星也夫子猶日月之明也以無名之星代日月之明雖積累萬數吾未見其可況一焉而已乎諸足下奈何乃不察於是也天則有一冬而諸足下有二冬乎苟有子升夫子之席而吾與諸足下趨進於左右斂衣而立負牆而請

當是時有子能無愧乎吾有以知彼之必愧也吾儕有所問而不能答有所辯而不能斷譁然而往默然而來鏗然而叩寂然而應當是時有子能勿慚乎吾又知彼之必慙也昔者吾友子淵寃有聖人之德不幸短命前夫子而死使子淵尚在而設夫子之席吾猶恐天下之不吾信也足下以有子之道義孰與子淵德明而仁備孰與子淵夫子稱而嘆之孰與子淵群弟子服其為人孰與子淵　夫子之道而　夫子之　孰與子淵是歟抑亦無一可而獨以其容貌之似而欲升師之席竊師之位不亦難乎夫容貌之似者非獨有子也陽虎亦似矣如欲其太似則當以陽虎為先矣先於有子哉諸足下果欲何耶復欲睹夫

子之容乎復欲聞夫子之道乎如止欲睹夫子之容則圖之可也求之可也何必取弟子之似者以僭其稱而悖其位如必欲聞夫子之道不可以苟而已也且吾聞之師其道不必師其人師其人不必師其形如欲師其道則有夫子之六經在詩可以見夫子之心書可以知夫子之斷禮可以明夫子之法樂可以達夫子之德易可以察夫子之性春秋可以存夫子之志是之弗務而假設以為尚此吾所以悼痛而不敢知也且昔夫子采何師哉師堯舜者也師文王者也師周公者也惟曰師其道而已未聞其假設而師之則似堯舜者似文王者似周公者然而不得見矣苟不見其人則亦弗師其道乎夫赫之於[illegible]

之於鳥也出乎其類而處乎長者也不幸而麟以死鳳以戶刪
亦假設而為之乎諸足下盍姑止不然吾恐萬世之後從而非
笑矣死而無知則已如其有知則子淵子路輩將瞋目流涕而
有責於足下也諸足下其思之不宜

石鷁論

一經之指三傳殊說是彼非此學者疑焉春秋僖之十六年隕石
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左氏傳之曰石隕于宋星也六鷁退
飛風也公羊又曰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故先言石而
後言五視之則鷁徐而視之則退飛故先言六而後言鷁穀梁
之意又謂先後之數者聚散之辭也石鷁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

范氏則辨其物公穀則鑿其意噫豈聖人之旨不一邪將後之
學者偏見邪何紛紛而若是也且春秋載二百年之行事陰陽
之所變見災異之所著聞究其所終各有條理且左氏以石為
星者莊公七年星隕如雨者以所隕者是星則當云星隕而為
石何得不言星而直曰隕石乎夫大水大雷為異必書若以小
風而鷁自退非由風之力也若大風而退之則衆鳥皆退豈獨
退鷁乎成王之風有拔木之力若風能退鷁則是過成王之風
矣而何經不書曰大風退鷁乎以公羊之意謂數石視鷁而次
其言且孔子生定哀之間去僖公五世矣當石隕鷁飛之時是
宋人次於舊史則又非仲尼之善志也且仲尼隔數世修經又
焉及親數石而視鷁乎穀梁以謂一石後言五鷁先言六者石鷁
微物聖人尚不差先後以謹記其數則於人之褒貶可知矣若
乃西狩獲麟不書幾麟鸜鵒來巢不書幾鸜鵒豈獨謹記于石
鷁而忽於麟鸜鵒乎如此則仲尼之志荒矣殊不知聖人紀災
異者勸戒而已矣又何區區於謹數乎必曰謹物察數人皆能
之非獨仲尼而後可也

十五國次解

國風之號起周終豳皆有所次聖人豈徒云哉大抵國風之次
以所而合之分其次以為比則賢善者著而醜惡者明矣或曰
何如其謂之比乎曰周召以淺深比也衛王以世爵比也鄭齊
以族氏比也魏唐以土地比也陳秦以祖裔比也檜曹以美惡

比也豳能終之以正故居末焉

商頌解

古詩三百始終於周而仲尼兼以商頌豈多記而廣錄者哉聖
人之意存一頌而有三益大商祖之德其益一也予紂之不滅
其益二也明武王周公之心其益三也曷謂大商祖之德曰頌
其美曷謂予紂之不滅曰惘廢矣曷謂明武王周公之心曰存
商矣按周本紀稱武王伐紂下車而封武庚於宋以為商後及
武庚叛周公又以微子繼之是聖人之意雖惡紂之暴而不忘
湯之德故始終不絕其為後焉非仲尼武王周公之心殆而成

湯之德微桀紂之惡有不得其著矣向所謂存一而有三益焉者豈妄云哉

傳易圖序

夫繫者有所繫之謂也故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其爲辭之聯屬其一爻者也是則孔子專指爻辭爲繫辭而今乃以孔子贊易之文爲上下繫辭者何其謬也卦爻之辭或以爲文王作或以爲周公作孔子言聖人設卦繫辭焉是指文王周公之作爲繫辭不必復自名其所作又爲繫辭也况其文乃槩言易之大體雜論易之諸卦其辭非有所繫不得謂之繫辭也必自漢諸儒已有此名不知從何而失之也

與張秀才書

夫所謂捨近而取遠云者孔子曰生周之世去堯舜遠孰與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刪書斷自堯典而弗道其前其所謂學則曰祖述堯舜如孔子之聖且勤而弗道其前者豈不能邪蓋以漸遠而難彰不可以信後世也今生於孔子之絕後而反欲求堯舜之已前世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者也唐虞之道爲百王首仲尼之歎曰蕩蕩乎謂高深閎大而不可名也及夫二典述之炳然使後世尊崇仰望不可及其嚴若天然則書之言豈不高邪然其事不過於親九族平百姓憂水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見諸侯齊律度謹權衡使臣下誅放四罪而已

答李秀才啓

且夫好惡之異古今所均仲尼至賢乃取侮於盜跖衛卒大然猶見非於墨子撫絃在乎流水難以賞音珍髡弱於九戎能其識賞

謝校勘啓　景祐元年

以仲尼之博學猶存郯公以示疑非元凱之勤經孰知問王而爲閏况乃西崑冊府備帝者之求臨蓬萊道山非人間之所自匪識窮元本學漸淵源究百世之放紛總辯言而悖蠡以効官天祿對青藜而簡書抱簡羽陵拂白蟫而辨蠹

中卷宋三蘇文集

春秋論　老泉蘇洵著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絶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

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邪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爲善某爲惡可也繼之曰某爲善吾賞之某爲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爲夫子何足以爲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之作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位當在平王而平王昏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

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晉文陽爲尊周而實欲富强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然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爲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畧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爲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歎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

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
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
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爲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爲孔氏之
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
之儆夫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
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
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
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
耶散耶

史論

史何爲而作乎其有憂也何憂乎憂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
知之楚之史曰檮杌檮杌四凶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勸不待
貶而懲然則史之所勸懲者獨小人耳仲尼之志大故其憂愈
大憂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脩經卒之論其效者必曰亂
臣賊子懼由是知史與經皆憂小人而作其義一也其義一其
體二故曰史焉曰經焉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實之辭以章之道
以通之法以檢之此經史所兼而有之者也雖然經以道法勝
史以事辭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
重經非一代之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
焉

諫論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爲諷直一也
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
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
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
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爲桀紂者吾
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己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爲堯舜
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機智勇辨
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辨濟其詐吾欲諫
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

孔子從先進論　東坡蘇軾著

君子之欲有爲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且以不
正繼之況以不正進者乎又曰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
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有雜合之故而
少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漸必至陵遲而大壞也

王者不治夷狄論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
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
之也春秋書公會戎於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
拒去者不追也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過於春秋

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爲諸侯其臣得書以大夫者與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爲諸侯其臣不得爲大夫者衆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齊晉亦未能純爲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獨貪冒無耻肆行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者是齊楚亦未至于純爲夷狄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爲中國而春秋之所予者常在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爲君子秦晉之君未至於純爲夷狄而春秋之所不予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録以爲不足録也是非獨私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鄉也其不純者不足以寄其襃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惡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于潛公無所貶而戎爲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以深疑而求其説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録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則已幸矣又况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illegible]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憤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也疾夫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

中庸論曰孔子蓋長而好學適周觀禮問於老聃師襄之徒而後明於禮樂五十而後讀易蓋亦有晚而後知者

武王論

昔者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爲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弑君至耻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子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

魯隱公論

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而果攝則春秋不書爲公春秋書爲公則隱公非攝無疑也○蘇子曰非也春秋信史也隱攝而桓弑著於史也詳矣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以魯公薨故稱公史有謚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然則隱公之攝也禮歟曰禮也何自聞之曰聞之孔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未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

夫士從攝主北面而西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世子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以當立者為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為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桓子且死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請退康子之謂攝主古之道也孔子行之自秦漢以來不修是禮而以母后攝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使與聞外事且不可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而況可使攝位而臨天下乎女

子為政而國安唯齊之君王后吾宋之曹高向也蓋亦千一矣自東漢馬鄧不能無議而漢呂后魏胡武靈唐武氏之流蓋不勝其亂王非楊堅遂因以易姓由是觀之豈若攝主之庶幾乎或曰君薨而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安用攝主曰非此之謂也嗣天子長矣宅憂而未出令則以禮攝冢宰若太子未生生而弱未能君也則三代之禮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其付之攝主也夫豈非禮而周公行之歟故隱公亦攝主也蘇子曰攝主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習見母后之禍也而以為當然故吾不可不論以待後世之君子

伊尹論

孔子敘書至於舜禹皋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可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

伍子胥論

三諫而去為人臣交淺者言也如宮之奇泄冶乃可耳至如子胥吳之宗臣與國存亡者也去將安往哉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

賈誼論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

忍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荊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貢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改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捨我其誰哉而吾何為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以有為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

孔子論

蘇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矣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

之道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無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嬰能知之而莫能爲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羇旅之臣得政朞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爲無疑也嬰之用於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

于哀公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公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偪常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不予也皐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孟軻論

昔者仲尼自衛反魯網羅三代之舊聞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終年不能究其說夫子謂子貢曰賜爾以吾爲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予一以貫之是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法度禮樂刑政與當世之賢人君子百家之書百工之技藝九州之內四海之外九夷八蠻之事荒忽誕謾而不可考者雜然皆列乎胸中而有卓然不可亂者此固有以一之也是以博學而不亂深思而不惑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

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然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

冠雖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
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
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
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
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
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
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
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絶滅而不
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
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

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為
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
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刼荀卿明
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
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
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莊子祠堂記

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要本
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
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
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故莊子之言皆實予
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
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愼到田駢關
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
至矣

韓魏公醉白堂記

古之君子其處己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
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不如顏
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為聖白圭
自以為禹司馬長卿自以為相如楊雄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
為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

李君藏書房記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
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
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
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
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老聃為多
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
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

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書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學者益以苟簡何哉

直不疑買金償亡 [illegible]

以德報怨行之美者也然孔子不取者以其不情也直不疑買金償亡不辨盜嫂亦士之高行矣然非人情其所以蒙垢受誣非不求名也求名之至者也

三槐堂序

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盜蹠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

孔聖全書　蘇文　二十二卷　呆

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

王者不治夷狄　　穎濱蘇轍著

經書公及戎盟于潛公羊猶未有說也而休以為王者不治夷狄且王者豈有不治夷狄哉王者不治夷狄是欲苟欲於無事者之說也古之所以治夷狄之道世之君子嘗論之矣有用武而征伐之者高宗文王之事是也有修文而和親之者漢之文景之事是也有拒絕而不納之者光武之謝西域卻匈奴之事是也此三者或制之焉或不能制之焉然皆所以適吾中國之便而置夷狄於不便之地此所以治之之大要也

論夏曰魯人之法贖人者受金於府子貢贖人而不受金夫子歎曰嗟夫使魯之不復贖人者賜也夫贖人而不以為功此君子之所以異於衆人者而其弊乃至於不贖是故聖人不喜夫異以其有時而窮也

論衛曰孔子為政豈將廢輒而立郢耶其亦將教輒避位而納蒯聵乎

論梁武帝曰老子體道而不與於物孔子至以龍比之然卒不與共斯世也捨禮樂政刑而欲行道於世孔子固知其難哉

唐太宗

苟不知道則凡所施於世必有逆天理失人心而不自知者故

孔聖全書　蘇文　二十二卷　罒

楚昭王惟知大道雖失國而必復太宗惟不知道雖天下既安且治而幾至於絶滅孔子之所以觀國者如此

論燕趙仲尼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故古之聖人止亂以義止盜以義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義而誰與為亂哉

論王衍曰聖人之所以御物者三道一也禮二也刑三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與形皆器也孔子生於周末內與門弟子言外與諸侯大夫言言及於道者蓋寡也非不能言謂道之不可以輕授人也此孔子之所以寡言道而言禮也若其下者視之以禮而不格然後待之以刑辟三者具而

聖人之所以御物者盡矣

老子

蓋嘗聞之聖人之道處於可不可之際而遂從而實之是以其說萬變而不可窮若聃莊周從而虛之是以其說汗漫而不可詰夫老子莊周則亦嘗自知其窮矣夫其窮者何也不若從其有而慎之之為易也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而又曰常有欲以觀其徼既曰無之以為用又曰有之以為利而至於佛者則亦曰斷滅而又曰無斷無滅夫既曰無矣而又恐無之反以窮既斷滅矣又恐斷滅之道以為累則夫其情可以見矣仲尼有言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

也夫老聃莊周其亦近於中庸而無忌憚者哉

老子

孔子以仁義教人而以禮樂治天下仁義禮樂之變無窮而其稱曰吾道一以貫之苟無以貫之則因變而行義必有支離而不合者矣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語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而孔子自謂下學而上達者灑掃應對詩書禮樂皆其所從學也而君子由是以達其道小人由是以得其器達其道故萬變而致一得其器故有守而不蕩此孔子之所以兩得之也蓋孔子之為人也周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達者有見而未達者不眩也老子之自為也深故示人以道而略其器使達者易入而不恤其未達也

葉公

昔孔子去衛歷陳蔡之間六年陳蔡之君無足取也意在楚葉耳當是之時葉公未有白公之亂也而孔子知其仁可謂明矣然葉公終不能用孔子使聖人之效不見於當世豈仁雖能守而未暇由禮歟傳曰葉公好龍室屋雕文無非龍者天龍下之闚而還走喪其魂魄此言蓋謂孔子非謂龍也昔楚昭王將用孔子矣令尹子西知孔子聖人畏其害楚而沮之或問子西於孔子孔子曰彼哉彼哉夫諸侯大夫不知孔子者衆矣孔子未嘗疾之子西知孔子矣而獨以其害楚疑之此其罪甚於不知

故孔子深疾之歟

上兩制諸公書

聖人之道譬如山海藪澤之與人之入於其中者莫不皆得其所欲充足飽滿各自以為有餘而無慕乎其外顏淵見於夫子出而告人曰吾能知之子路子貢冉有出而告人亦曰吾知之下而至于鄒巽孔忠公西輿公西箴此數子者門人之下第者也竊窺於道德之光華而有聞於議論之末皆以自得於一世其後田子方段干木之徒講之不詳乃竊以為虛無淡泊之說而吳起禽滑釐之類又以猖狂於戰國孟夫子之道分散四布後之人得其遺波餘澤者至於如此

[illegible]書室記

孔氏之所以教人者始於洒掃應對進退及其安之然後申之以弦歌廣之以讀書曰道在是矣仁者見之斯以為仁智者見之斯以為智矣顔閔由是以得其德予賜由是以得其言求由由是以得其政游夏由是以得其文皆因其才而成之譬如農夫墾田以植草木大小長短甘辛鹹苦皆其性也吾無加損焉能養而不傷耳故古之知道者必由學學者必由讀[illegible]說之詔孔孟亦由學於古訓乃有獲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而況餘人乎此篇見孔子之教人亦必讀書

孔聖全書漢文選中卷卷之二十三終

孔聖全書卷之二十四

賈誼新書　　後學蔡復賞　編述

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直縣士有琴瑟叔於奚者衛之大夫也曲縣者衛君之樂體也繁纓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叔于奚率師逆之大敗齊師衛於是賞以溫叔于奚辭溫而請曲縣繁纓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夫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君從之惜也不如多予之邑

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也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

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

子貢由其家求謁於孔子孔子正顔舉杖磬折而立曰子之大親毋乃不寧乎放杖而立曰子之兄弟亦得無恙乎曳杖倍而行曰妻子家中得毋病乎故身之倨佝手之高下顔色聲氣各有宜稱所以明尊卑別疎戚也子路見孔子之背磬折舉哀曰唯由也見孔子聞之曰由也何以遺亡也故過猶不及有餘猶

不足也語曰況乎明王執中履衡言秉中適而據乎宜故威勝
德則淳德勝威則弛威之與德交若繆纆且畏且懷君道正矣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後漢徐幹中論

治學

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弗思何以得小子勉之斯可謂師人矣馬雖有逸足而不閑輿則不為良駿人雖有美質而不習道則不為君子故學者求習道也若有似乎畫采玄黃之色既著而純皓之禮斯亡敝而不渝孰知其素歟

修本

孔子曰弟子勉之汝毋自舍人猶舍女况自舍乎人違汝其遠矣故君子不恤年之將衰而憂志之有倦不寢道焉不宿義矣

○孔子謂子張曰師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聞彼而不改此雖閑何益

孔子曰小人何以壽為一日之不能善矣久惡惡之甚也

貴驗

孔子曰欲人之信已也則微言而篤行之篤行之則用日久用日久則事著明事著明則有目者莫不見也有耳者莫不聞也其可誣哉故根深而枝葉茂行久而名譽遠

孔子曰言而得友福之次也

貴言

孔子曰惟君子然後能貴其言貴其色小人能乎哉

覈辨

孔子曰小人毀訾以為辨絞急以為智不遜以為勇斯乃聖人所惡而小人以為美豈不哀哉

爵祿

聖人以無勢位為窮百工以無器用為困困則其貧亡窮則其道廢故孔子栖而不居者蓋憂道廢故也

審大臣

魯人見仲尼之好讓而不爭也亦謂之無能為之謠曰素韠羔裘求之無尤黑裘素韠求之無戾

慎所從

孔子曰知不可由斯知所由矣

漢班固白虎通

謚法

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臣下之南郊告謚之諸侯薨世子赴告天子天子遣使大會其葬而謚之何幼不誄長賤不誄貴諸侯相誄非禮也臣當受謚於君也卿大夫旣歸死有謚何謚者別尊卑彰有德也卿大夫歸無過猶有祿位故有謚也

禮樂

子曰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所以崇和順比物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

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意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干戚習俯仰屈伸容貌得齊焉觀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焉者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齊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諫諍

孔子曰諫有五吾從諷之諫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去而不訕諫而不露

封禪

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教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時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封於泰山何萬物所交代之處也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山（泰山旁山名）基廣厚也刻石紀號者著己之功跡也以自放效也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故增泰山之高以放天附梁甫之基以報地明天地之所命功成事遂有益於天地若高者加高厚者加厚矣故孔子曰升泰山觀易姓之王可得而數者七十有餘封者廣也禪者明以成功相傳也

聖人

文王四乳是謂至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武王望羊是謂攝揚

盱目陳兵天下富昌周公背僂是謂強俊成就周道輔於幼主孔子反宇是謂尼甫立德澤所興藏元通流聖人所以獨見前覩與神通精者蓋皆天所生也

辟雍

雖有自然之性必立師傅焉論語讖曰五帝立師三王制之傳曰黃帝師力牧顓頊師綠圖帝嚳師赤松子帝堯師務成子帝舜師尹壽禹師國先生湯師伊尹文王師呂望武王師尚父周公師虢叔孔子師老聃

漢桓寬鹽鐵論

大夫曰性有剛柔形有好惡聖人能因而不能改孔子外變二三子之服而不能革其心故子路解長劍去危冠屈節於夫子之門然攝齊(音咨)師友行行爾鄙心猶存宰予晝寢欲損三年之喪孔子曰糞土之墻不可朽也若由不得其死然故內無其一而外學其文雖有賢師友若畫(音壞)脂鏤氷費日損功故良師不能飾戚施香澤不能化嫫母也文學曰使二人不涉聖人之門不免為窮夫安得卿大夫之名故砥所以致於刃學所以盡其才也

大夫曰君子節奢刺儉儉則固昔季文子相魯妻不衣帛馬不秣粟孔子曰不可大儉極下此蟋蟀所為作也(蟋蟀刺晉僖公儉不中禮也)

文學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流曾子不入勝母之閭名且惡(音汙)之而況為不臣不子乎

孔子無爵位以布衣從才士七十有餘人皆諸侯卿相之人也況處三公之尊以養(去声)天下之士哉

御史曰孟軻守舊術不知世務故困於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饑于黎丘(孟子傳曰仲尼菜色陳蔡)

御史曰禮男女不授受不交爵孔子適衛因嬖臣彌子瑕以見衛夫人子路不悅子瑕佞臣也夫子因之非正也男女不交孔子見南子非禮也禮義由孔氏出且貶道以求容惡(音烏)在其擇事而退也

孔子曰不通於論者難於言治道不同者不相與謀

文學曰夫賤不周知(去声)貧不妨行(去声)顏淵屢空不為不賢孔子不容不為不聖

文學曰季孟之權三桓之富不可及也孔子為之曰微為人臣權均於君富侔於國者亡故其位彌高而罪彌重祿滋厚而罪滋多

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東西南北七十說而不用然後退而修王道作春秋垂之萬世之後天下折衷焉豈與匹夫匹婦耕織同哉

季桓子聽政柳下惠忽然不見孔子為司寇然後悖熾(泰族訓曰孔子為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斑白不負戴)

文學曰孔子大聖也諸侯莫能用當小位於魯三月不令而行不禁而止沛若時雨之灌萬物莫不興起也況乎位天下之本朝而絕聖主之德哲教澤乎

大夫曰鉏(音鋤)一害而衆苗成刑一惡而萬民悅雖周公孔子不能釋刑而用惡

御史曰法者止姦之禁也無法勢雖賢人不能以為治無甲兵雖孫吳不能以制敵是以孔子倡以仁義而民從風伯夷遁首陽而民不可化

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不可棄也

孔子仕於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及鄭平務以德安近而綏遠當此之時魯敵國之難去声鄰境之患強臣變節而忠順故季桓隳音灰其都城大國畏義而合好齊人來歸鄆讙音歡龜陰之田

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而欲得之各反其本復諸古而已

大夫曰當此之時不任斤斧折之以武而乃始設禮修文有似窮醫音衣欲以短鍼音針而攻疽孔丘以禮說音稅跖音質也

大夫曰文學所稱聖知者孔子也治魯不遂見逐於齊不用於

衛遇圍於匡困於陳蔡夫知時不用猶說強也知困而不能已貪也不知見欺而往愚也困辱不能死耻也若此四者庸民之所不為也何況君子乎商君以景監見應侯以王稽進故士因士女因媒至其親顯非媒士之力孔子曰進見而不以能往者非賢士才女也文學曰孔子生於亂世思堯舜之道東西南北灼頭濡足庶幾世主之悟悠悠者皆是君闇大夫妬孰合有媒是以嫫母音模飾姿而矜誇西子彷徨而無家非不知窮厄而不見用悼痛天下之禍猶慈母之伏死子也知其不可如何然惡已故適齊景公欺之適衛靈公簡之適陳匡人圍之適宋桓魋害之適楚子西譖之夫欺害聖人者愚惑也傷毀聖人者狂狡

也狡惑之人非人也夫何耻之有孟子曰觀近者以所為主觀遠臣者以其所主使聖人偽容苟合不論行去声擇友則何以為孔子也

尸子

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乂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朝自期以來子產治鄭城門不閉國無盜賊道無餓人孔子曰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鍾而朝可也

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

按陸士衡猛虎行云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管子云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惡木尚能恥之況與惡人同處

子路東鄙之野人孔子教之皆為賢士

子貢問孔子曰古者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合已者四人使治四方大有成功此之謂四面也

魯哀公問孔子曰魯有大忘徙而忘其妻有諸孔子曰此忘之小者也昔商紂有臣曰王子須務為諂使其君樂須臾之樂而忘終身之憂與家語小同

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

孔子謂子夏曰汝知君子乎子夏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為水也孔子曰商汝知之

日在井中不能燭遠目在足下不可以觀君之有國猶天之有日居不高則不明視不尊則不遠

孔子曰詘寸而信尺小枉而大直吾為之也

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礼不習子貢侍辭不辯宰我侍忘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

諸子

公孫尼子曰孔子有疾哀公使醫視之醫曰居處飲食何如子曰丘春居葛籠夏居密陽秋不風冬不煬飲食不遺飲酒不勤醫曰是良醫也

孫卿子曰無置錐之地而公侯不能與之爭名仲尼是也

孫綽子曰仲尼見滄海横流故務為舟航

牟子曰珠玉少而貴瓦礫多而賤聖人七經而已佛遂萬億言恐煩而無當也

夏侯子曰一螘之行一蚊之飛聖人皆知之

金樓子曰魯城北孔塋中不生剌人草木

孫卿子曰子路問孔子曰有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而無孝名何也子曰但使入則篤行出則有賢何患無孝名也

伊洛淵源錄　考亭朱熹輯

周濂溪遺事

程氏門人記明道伊川二先生語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呂仲 字時中 嘗曰聖門設科成周貢士皆以德行為先文藝為下以此仰奉明詔

胡安國 字康侯 嘗曰春秋聖人行事之實六籍惟此書出於先聖之手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殆由此乎

謝鐸續伊洛淵源錄

李侗 字愿中 嘗曰今人之學與古人異如孔門諸子群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為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邪

呂祖謙 字伯恭 陳全甫祭文云於乎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其粗而遺其精則流而為度數刑名聖人之妙用英豪竊聞之徇其流而忘其源則變而為權譎縱横

近思錄集解　朱子著　葉采註

仁　孔子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朱子曰博施濟衆是就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夫子所以提起正是就心上指仁之本體而告之

性　伊川曰性即理也朱子曰性即理也一語自孔子後惟伊川說得盡

心　横渠曰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葉氏曰苟欲無心則必一切絶滅智慮槁木死灰而後可豈理也哉故聖賢未嘗無心特只心之所存所用者無非本天理之公而絶乎人欲之私耳

聖賢學力　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一作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伊川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學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如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

經學　伊川謂方道輔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蔽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猶櫝所以載珠治經而遺乎道猶買櫝而還其珠也

文學　曰古者學為文否伊川曰今見六經便以為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攄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聖人道全德盛非有意於為文而文自不可及耳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為辭章也且如觀乎天文日月星辰為天文以察時變觀人文人倫禮樂為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解經　伊川曰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穿鑿教深遠得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頤與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葉氏曰其遠者雖子貢猶未易得而聞其近者雖鄙夫可得而竭也

謹獨　明道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朱子曰有天德則純是天理無私欲間斷便做得王道又曰學者謹獨所以為不已少有不謹則人欲乘之便間斷矣

正家　伊川曰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為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為今人小看却不推本其所由來故爾己之子與兄之

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為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為手足人多以其異形故親己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

救時　聖賢之於天下雖知其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亂之間強此之衰扶君子之道未盡消也艱彼之進抑小人之道未盡長也圖其暫安苟得為之孔孟之所屑為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是也

辨義利　趙景平問子罕言利所謂利者何利伊川曰不獨財利之利見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利

獻納　伊川上疏曰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

之成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也臣前[illegible]
兩得進講未嘗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
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
人不亦淺乎○或問伊川未進講已前還有間斷否朱子曰尋
常未嘗不誠臨見君時又加意耳如孔子沐浴而告哀公是也
葉氏曰心誠則氣專氣專則聲應不誠而能感乎

氣量識量限量德量　伊川曰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
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
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
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須有限如鄧艾位三公

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聞謝玄破苻堅
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惟知道者量自
然宏大不勉強而成葉氏曰聖人之心純乎道道本無外故其
量亦無涯天資者氣稟也氣稟則有涯常人而能學以通乎道
極則亦聖人之無涯也

聖教　伊川曰聖人之道如天然與衆人之識甚殊邈也門人
弟子旣親炙而後益知其高遠旣若不可及則趨望之心怠
矣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事上臨喪不敢不勉君子之常行
不困於酒尤其近也而以己處之者不獨使夫資之下者勉思
企及而才之高者亦不敢易乎近矣

仙術　問神仙之說有諸明道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
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
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不
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為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
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為周孔為之矣○人有語導
氣者問明道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
節嗜慾定心氣如斯而已矣葉氏曰聖賢養生順理窒慾而已
豈若偏曲之士為長生久視之術哉

孔子　橫渠曰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意有
思也萌心之始必有待也期望於終成日有待固不化也滯於已往我有方也成於己私

故曰有方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葉氏曰橫渠解絕無皆為
禁止之詞故以此為聖人設教之道謂自始學以至於成德其
所以克治融釋者不外乎此所謂竭兩端之教也

孔顏孟　葉氏曰夫子清明在躬猶青天白日故極其明快顏
子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故極其愷悌孟子息邪說距詖行
放淫辭故極其雄辨

孔子生卒歲月辯

或有問於濂者曰孔子之生傳記所載歲月不同公羊氏云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氏之說年之與日同於公羊而謂冬十月孔子生則與公羊實差一月月固差矣至賈逵注二十一年經云此年仲尼生昭公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則皆以孔子為二十一年生也司馬遷著孔子世家云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則與公羊穀梁實差一歲日則雖與公羊同而月復與穀梁異杜預主司馬遷以注左氏傳謂二十二年生司馬貞主穀梁公羊以譏史記

謂二十一年生遷誤為二十二年者蓋以周正十一月屬之明年也孔若古主公羊穀梁謂為不易之論胡舜陟主司馬遷謂如穀梁公羊所書則孔子出處之年與經史諸子皆不合孔宗翰亦主司馬遷羅泌之議畧與宗翰同洪興祖主穀梁而謂周家改月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即夏之八月二十一日馮去疾見傳記異詞則造為調人之語曰襄公二十一年實己酉之歲也是歲八月置閏以歷法積之則大雪節當在十月十七日或十八日是為十一月朔氣又三四日方為庚子是孔子之生也在十一月之節矣既在十一月則是二十二年庚戌歲[illegible]無疑公羊書為十一月似誤而非誤也司馬遷書為二十二年[illegible]

文謂孔子之年七十三以卒亦未嘗誤也穀梁於年於月皆據實而書公羊於年亦據實而書於月則以節書謂有日可以表見也司馬遷於年則以節書三者皆非誤也若是衆言之不齊何如濂應之曰公羊穀梁二氏傳經之家也傳經之家當有講師以次相授且去孔子時又為甚近其言必有據依司馬遷固良史則後於穀梁公羊者也吾則無徵乎爾孔子所生之年吾當從公羊氏穀梁氏然以春秋長曆考之二十一年己酉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在十月之二十一日孔子所生之月吾當從穀梁氏朱家謂己自為己卯卯酉之文相近故誤書也曰孔子周流諸國之年世家所紀多不可考宋之大儒或取之若如子

言無不遲一歲者遷尚不足信乎曰衛靈公之時孔子適衛之適陳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世家謂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按武子仕於成公之朝至穆公末武子之子相已與孫良夫將兵侵齊則武子年當耄矣復歷定獻二公凡三十七年至靈公三十八年而孔子至衛使武子猶在其年將一百五十有餘歲矣武子之事然也孔子之年乃獨可信乎非惟此也孔子去魯世家謂定公十四年年表則又謂十二年以年表為是則世家為非以世家為是則年表為非一書之中自相矛盾若此他蓋不足深論皇王大紀曰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真者尤多言行且爾而況於年乎曰洪興祖謂周之十月即夏

之八月者然乎曰非也三代雖異建而月則未嘗改也殷嘗建丑矣晉則曰惟元祀十有二月秦嘗建亥矣史則曰元年冬十月舉前後以例之則周制可知孔子作春秋行夏之時為萬世法不過截子丑二月於前歲之終耳月固不之改也否則春入於夏夏入於秋錯亂而不成歲矣曰馮去疾謂十月庚子在大雪後即為十一月者可乎曰亦非也世之星史曆忘以六物占人休祥當氣會之交固有生於己酉而以庚戌歲推之若孰云吾儒乃有是邪此野人之語舍之勿以汙齒牙可也曰孔子之生予既得聞命矣其卒之時亦有一定之說乎曰左氏云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司馬遷遵之諸儒又從而遵之

理之所在孰得而違之故孔子所卒之年吾當從左氏然十六年乃壬戌之歲也是歲四月戊申朔有乙丑而無己丑己丑乃在五月之十二日己與乙文亦相近故誤書也所謂乙丑則四月十八日謂當夏正二月十八日者非也謂十六年為辛酉己丑月為戊戌者亦非也自壬戌歲上遡己酉孔子之年乃七十四謂七十三者尤非也曰近代王應麟博極群書者也頗致疑於是而謂今不可考矣子乃質言之何邪曰衆言紛淆者當折衷以經經無明載當索之於傳索之於傳不猶愈於臆乎謂今不可考者過矣曰子之言辯則辯矣夏周二正千古難決之疑也何言之若易易邪曰是非爾所知也雖鑿徂徠之松以為煤盡剡溪之藤以為楮未能吾喙也他日當為[illegible]秋[illegible]

諸子辯

老子二卷道經德經各一凡八十一章五千七百四十八言周柱下史李耳撰耳字伯陽一字聃聃耳漫無輪也或稱周平王四十二年以其書授關尹喜今按平王四十九年入春秋實魯隱公之元年孔子則生於襄公二十二年自入春秋下距孔子之生已一百七十二年老聃孔子所嘗問禮者何其壽歟豈史記所言老子百有六十餘歲及或言二百餘歲者果可信歟

子思子七卷魯人孔伋撰子思伋字也避孔子不敢稱姓故曰子思子然亦後人綴緝而成非子思之所自著也

莊子十卷戰國時蒙人漆園吏莊周撰孔子百代之標準周何人敢掊擊之又從而狎侮之自古著書之士雖甚無顧忌亦不至是也

墨子三卷戰國時宋大夫墨翟撰墨者強本節用之術也予嘗愛其聖王作為宮室便於主不以為觀樂之言又嘗愛其聖人為衣服適身体和肌膚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之言又嘗愛其飲食增氣充虛強体適腹之言墨子其甚儉者哉卑宮室菲飲食惡衣服大禹之薄於自奉者孔子亦云奢則不遜儉則固然則儉固孔子之所不棄哉或曰如子之言則翟在所取而孔子辭而闢之何也曰本二

尹文子二卷周尹文撰其書言大道似老氏言刑名類申韓蓋無足稱者晁氏獨謂其亦宗六藝數稱仲尼其叛道者蓋鮮嗚呼世豈有專言刑名而不叛道者哉晁失言矣

韓子二十卷者韓非所撰非慘急人也君臣父子夫婦之間一任以法其視仁義蔑如也法之所及雖刀鋸日加不以為寡恩也其無忌憚至謂孔子不知孝弟忠信之道謂賢堯舜湯武乃天下之亂術謂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為害謂人君藏術胸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群臣意是何言歟是何言歟是亦足以殺其身矣

孔叢子七卷中興書目稱漢孔鮒撰其殆孔氏子孫雜記仲尼

子思子上子高子順子魚之言行者歟其第七卷則漢孔臧以所著賦與書謂之連叢附於卷末嘉祐中宋咸為之註雖然此偽書也偽之者其宋咸歟王士元偽作亢桑子而又自為之註抑此類歟近世之為偽書者非止咸也若阮逸關朗易傳李靖問對若張商英素書若戴師愈麻衣易亦往往不能迷明者之目竟何益哉今觀是書記問篇所載有子思與孔子問荅語子思年止六十二魯穆公同時人穆公之立距孔子之沒七十年子思疑未長也而何有荅問哉

楊子法言十卷漢楊雄撰孔子之學不絶如綫雄獨起而任之故韓愈以其與孟荀並稱而司馬光尤好雄擧且謂孟子好詩書荀子好禮楊子好易孟文直而顯荀文富而麗楊文簡而奧惟其簡而奧故難知其與雄者至矣是法言者為擬論語而作論語出於群弟子之所記豈孔子自為哉雄擬之僭矣

文中子中說十卷隋王通撰孟子而下知尊孔子者曰荀楊楊本黃老荀雜申商唯通為近正讀者未可輕訾之

周子通書四十章本號易通春陵周子惇頤之所著也自孟子沒孔子之學不傳千載之下獨周子得之以授二程氏遂大白於天下安定胡宏有云一回萬古之光明如日麗天將為百世之利澤如水行地其論不亦至哉

文原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既成功矣然後筆之為禹貢之文周制聘覲燕享饋食昏喪諸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既行之矣然後筆之為禮儀之文孔子居鄉黨容色言動之間從容中道門人弟子既習見之矣然後筆之為鄉黨之文其他格言大訓亦莫不然必有其實而後文隨之初未嘗以徒言為也

七儒解

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然後可入道也游俠之儒田仲王孟是也弗要于理惟氣之使不可以入道也文史之儒司馬遷班固是也浮文勝質纎巧斲朴不可以入道也曠達之儒莊周列禦寇是也肆情縱誕滅絶人紀不可以入道也智數

之儒張良陳平是也出入机慮或流譎詐不可以入道也章句之儒毛萇鄭玄是也學合傳會有華墳典不可以入道也事功之儒管仲晏嬰是也跡存經世心則有假不可以入道也道德之儒孔子是也千萬世之所宗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其道則仁義禮智信也其倫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其事易知且易行也能行之則身可修也家可齊也國可治也天下可平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今指三尺之童子而問之則曰我學孔子也求其知孔子之道者雖斑白之人無有也嗚呼上戴天下履地中函人一也天不足為高地不足為厚人不足為小北儒者之道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為三也司馬遷以儒與五家並列

有鄉謂儒有大小楊雄謂通天地人曰儒者要皆不足以知儒也必舉至孔子然後無愧於儒之名也然則儒亦有異乎曰有之位不同也三皇儒而皇五帝儒而帝三王儒而王皋陶伊傳周名儒而臣孔子儒而師其道則未嘗不同也雖然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

朱蔡山文集序

文不貴乎能言而貴於不能不言日月之昭然星辰之煒䂊非故為是明也不能不明也江河之流草木之茂非欲其流且茂也不能不流且茂也此天地之至文所以不可及也惟聖賢亦然三代之書詩四聖人之易孔子之春秋曷嘗求其文哉道充於中事觸於外而行乎言不能不成文爾故四經之文垂百而無謬天下則而準之

太白丈人傳

昔孔子大聖也車轍環於諸國棲棲遑遑如喪家之狗至再逐於魯創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而卒不悔者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今丈人放逸以不仕然則孔子不足法歟丈人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征孔子則無可無不可下孔子一等則可其所可不可其不可乎自孔子耶抑下孔子一等者即昔魯男子善學柳下惠者蓋以其不可而學其可也

元故國子祭酒孔公神道碑

堯舜禹湯文武及孔子德皆聖人惟孔子不得位而功最盛夫恒人有一善且昌其後況德充天地功施萬世而身不食其報者乎堯舜禹湯文武皆王天下故子孫受其祉有限孔子無位故餘慶遺澤被其子孫者無窮自斯民之生未有若孔子之德而無位者也亦未有孔子之傳世久遠而襲封為君者也嗚呼天之報聖人其在茲乎

默齋銘

昔者孔子嘗欲無言顏氏如愚亟譽其美彼由與賜佞乜多言棄沛之取其所尚可知也

贈孔君序

余來江寧之四月與楊君共會于郡庠楊君謂余曰曲阜孔君
克敬宣聖五十五代孫也通儒家言習唐人古今詩往往婉麗
如晴葩鬪春態有餘妍得言外含蓄之意然猶患學之未充也
將負笈游大江之南適監察御史安道調官江寧遂與之偕來
居無何南北道絕遂莫能歸故鄉青燈照影孤坐寒閒中思尼
山之蔥蒨懷泗水之大淵未嘗不潸然隕涕吾黨之士憐焉子
宜為文以宣其沉鬱庶幾有以底夫道也余謝曰克敬未余識
也余何以文為楊君曰吾聞釋人之所難忘而能喻之以至理
者非文章之士則然子幸終為之毋以不識其重辭也余曰人
生霄壤間坎止流行曷嘗有一定哉譬之西風木葉飄實於川

之中其廻旋轉移有直達長江者有泊於石磯而棲於浮苴者
有弗離其故處者一委之自然而已何所容其心哉若膠膠泥
於土著之間殆非也以克敬之家言之其先本宋人至防叔始
奔於魯遂為魯人其後裔亦不專居於魯也太子少傅濬則移
於會稽撫州守璹大學博士端朝則徙於信安通城令端植則
遷于江夏處士管州分守臨川間求其故多因患難來奔而寓
成鉅族或以詩書擢進士第或以政事列剌雄藩或以文學主
敎庠序章綬輝艷後先相望初不拘拘於泗水之懷尼山之思
也雖然父母之邦親戚墳墓存焉遠而去之豈人情所欲
哉第以世變之來紛紜轇轕有非智力之可為俛存喘息而後
寓於殺士不翅足矣他尚何憂哉克敬之所憂者則宜曰我孔
氏之子孫也孔氏之道大如天道明如日月信如四時堅如金
石夫人之所當學也此吾為其後者乎是則可憂也克敬能若
是則雖闕里之遠人孰得而愧之脫有不然雖衣儒衣而立魯
東門日號諸人曰我孔氏之子孫亦君子之所不與也克敬慎
之哉抑余聞九苞之鶵央生於岐山之鳳千里之駒必產於渥
洼之馬周世之才多出於神明之胄克敬之賢余知其不特通
儒家言及能詩而已負笈之志蓋未艾也他日道益凝懿闡將
日昭江寧之有孔氏其盛與信安江夏諸族等又當自克敬始
也余之有望於克敬者不亦遠乎楊君曰子之言美矣其理亦至

矣可以宣其沉鬱矣盍書以贈之余不敢辭

三墳書

聖人之經猶日月然其道猶天地然使孔子時有三墳書孔子固不得而删存其名而亡其書孔子猶嘗言之今孔子之繫易但云伏羲氏畫八卦神農氏為耒耜黃帝垂衣裳未嘗言三皇有所謂三墳書也孔子不言安國何據而言之邪然則安國之言亦妄矣按三墳後序不著其姓名自言天復中隱於青城之西因風雨石裂中有石匣得此書於匣中夫天復唐昭宗時也豈卽青城隱者所偽為哉

汲冢周書

汲冢周書十卷七十解劉向謂其書卽孔子删定之餘者非也

何者其事有可疑也畧舉其大者言之武王之伐紂誅其君弔其民而已其世俘篇若曰馘磨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二億萬有二百三十夫殺人之多若是雖秦漢之際亂賊之暴不若是之酷而謂武王有是乎周公之用人不求備於一人其官人篇乃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恭縱之以色以觀其常臨之以利以觀其不貪淫之以樂以觀其不荒夫以詐術臨人而責人以正雖戰國之世縱橫權數之徒所不為曾謂周公而以此取人乎其他若是者甚衆由此觀之决非周書謂孔子删定之餘者非也按晉太康中出於汲郡魏安釐王冢故曰汲冢以論載周事故曰周書此必戰國秦漢之人所偽為者故其書雖偽而其文近古

辨孔子用齊景公伯夷叔齊對說之由

王公曰夫子以景公與夷齊對言大意主於有國無國間國之富數馬以對諸侯曰千乘所謂有馬千駟者蓋斥言其有國也夷齊可以有國而辭國者也崔子弒景公之兄莊公而景公得立崔子猶為政景公安為之上莫之問也享國日久奉也而已觀其一册與晏子感慨悲傷眷戀富貴直欲無死以長有之其死也泯然一無聞之人耳孔子嘆之曰嗟哉斯人彼有內求其心棄國不顧如夷齊者獨何人哉彼所以千古不泯者豈以富貴哉即此論之則孔子所以深取夷齊但指其辭國一節而意自足若曰夫子取其不食周粟以餓而死則此章本文之所無

也

周官可疑

人見有用周官而致亂者因以為周官罪此鄙陋無稽之甚者也盜竊孔子之屨納之而踰人之墻屨寧有過乎竊屨者可誅耳

子華子為偽書

夫子周流四方道途所遇若楚狂沮溺荷蓧丈人之流皆不足知其意至於寘息而不已子華子一見而得聖人之歡心亟解束帛而贈之豈非當時之賢者哉其言論宜有過人者今所傳十篇之中如醫藥之技孔子罕言之則剿談之而不置八卦以

□□孔子贊易時未有也而自坎宮震宮解字之不類舛錯者
其說以為子華子之書豈非誣哉

周洪謨文集

春秋

孔子春秋春王正月之書程子謂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
義胡氏謂建子非春也以夏時冠周月朱子亦謂周人改月而
天時不可改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
微意是三子者皆謂周人改月而不改時意如十一月為正月
而時則仍為仲冬十二月為二月而時則仍為季冬正月為三
月而時則仍為孟春然以今年之十一月為正月而繫之仲冬

繼以明年之十月為十二月而繫之孟冬以月論時則時之孟
仲失其倫以時論月則月之始終紊其序豈聖人平秩四時之
義哉若然則周詩所稱寒暑之節皆失其度周禮所載法制之
事皆遺其時矣魯用周正朔者也周之詩禮魯之春秋皆周正
朔之所在又皆孔子之刪定筆削若其制可得而異哉可堂吳
氏謂周人不特改月而又改時以齊其年春秋所書之春即夏
之仲冬正月即夏之十一月此則襲漢儒之謬而不足辯者也
新安汪氏亦謂魯史名以春秋則似元年曰春正月是周曆已
改子丑月為春又謂周以子月為歲首而春秋以寅月為正月
每年截子丑月事移在前一年若然則春秋之所謂正月者乃

夏之三月而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非當時之月日矣聖人
豈為之哉蓋周之正朔以子月為首而曆數仍以寅月為首商
不改夏之曆數周不改商之曆數魯不改周之曆數春秋不改
魯之曆數但魯史紀年必始於冬十一月所以遵周正朔也春
秋紀年則始於春王正月所以垂法後世也是春秋之於魯史
未嘗改其時月但其編年所始之月為不同耳曰魯既用周正
朔則魯公即位皆當以正朔行之而在十一月何乃書於正月
乎曰按周礼朝覲會同巡狩祭享此國之大事皆從夏正初不
始於正朔之月書載四月成王崩而旬日之後康王即位亦不
用夫正朔之月則魯公即位豈必以正朔行之乎故春秋公即

位書於正月者七書於六月者一各據其事以書也
嘗按程子胡安定以孔子嘗欲行夏之時故作春秋以夏時
冠周月盖見諸行事之實也於乎孔子嘗曰吾從周又曰非
天子不議礼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裁及其身者也
如以夏時而冠周月則是孔子以匹夫之賤而改當代之正
朔議礼制度自己出矣居下而倍上生今而反古又何以謂
之從周哉且夫子患天下之夷狄橫諸侯強不復知有天王
也於是作春秋以誅僭亂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而已乃首
改周之正朔而身自違之其何以訓天下其何服亂臣賊子
之心使也賊之徒舉是以詰夫子則將何辭以對是獎亂之

雖所惡其爲盜責人之盛謂而自殿其兄也豈春秋忠恕先
自治而後治人之意乎愚謂隱公即位之元年其月適皆正
月其時適當孟春故孔子書之曰元年春王正月耳未嘗以
夏正冠周月也近時王陽明亦有周正改月與改時之說謂
周以夏正建子之月而系之爲正月以夏正爲冬之時而系
之爲春時者吾據孔子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之文耳惟文安
公謂周改正朔不改正月與孔子不以夏時冠周月之說的
有指歸此乃千古不決之疑而今始決之故述列於左○按
周洪謨云或問南皐子曰唐虞夏后皆以建寅爲歲首今之
曆是也周人以建子爲歲首是以子月爲正月乎曰歲首云

者言改元始於此月是以此月爲王朔非以此月爲正月也
曰正朔正月有以異乎曰王之爲言端也端之爲言始也正
朔者十二朔之首史官紀年之所始也正月者十二月之首
曆官紀年之所始也或曰正者長也正朔之爲第一朔正月
之爲第一月猶長子之爲第一子也故皆可謂之歲首乎
商之建丑也書曰維元祀十有二月是商之正朔以十二月
爲歲首而非以十二月爲正月也後乎秦之建亥也史謂秦
既并天下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故曰元年冬十月是秦
之正朔以十月爲歲首而非以十月爲正月也由是推之則
周人之建子者以十一月爲歲首而不以十一月爲正月也

此乃改正朔不改正月之辨

大明程敏政文集 別號篁墩

鄭風非孔子定本

詩之名始見于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大抵古
詩皆樂也詩雖有風雅之分而皆主於樂亦猶易雖有辭變象
之別而皆主於占也古者胄子之教過庭之訓皆於詩乎得之
所謂養其良知良能者也而今之詩乃取夫狎邪淫蕩之詞襍
乎清廟生民之列言之汙齒頰書之穢簡牘師何以授之於徒
父何以詔之於子而况聖經賢傳之旨本以爲治性養心之具
曰非禮勿言非禮勿聽也曰口不道惡言耳不聽淫聲也其嚴

如此詩也者心之聲而發乎性情者也孔子刪而定之放其鄭
聲以爲萬世之常經顧乃有取於斯則其所刪者爲何詩而其
所放者又何聲哉又曰大槩小序以淫者自作之詞爲刺淫朱
子辭而闢之是也然集傳則又以孔子鄭聲淫之一語爲主凡
鄭風之中小序以爲懼讒思賢刺亂學而閔無臣者皆舉而歸
之淫則亦未免於矯枉過直者矣夫諸詩既無指名又無證佐
苟以善心逆之則淫可以爲雅以不善之心逆之則雅可以爲
淫漢儒故有以二南爲刺詩者矣說詩淫豈可棄其已然之疑
信者而以臆見懸斷之哉由是觀之則刪之詩乃孔子之所必
存者也淫者自作之詩則孔子之所必爲者有也

奏考正孔廟祀典

為考正祀典事臣聞古帝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為重所以崇德報功而垂世立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於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於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然猶欲以勸一時範一方而不敢輕議焉况先師孔子有功德於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則其廟庭之間侑食之人豈可苟焉而已哉必得文與行兼名與實副有功於聖門而無疵於公議者庶足以称崇德報功之意若侑食者非其人則豈惟先師臨之神不顧歆將使與模範者莫知所教為弟子者莫知所學世教不明人心不淑通於天下而施及後世豈特一時一方之可比哉

本朝楊慎文集 別號升菴

納於大麓

孔叢子宰我問書云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清陽和五星不備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乎天也此說與注既合意古相傳如此今以大麓為山麓是堯納舜于荒險之地而以狂風霹靂試其命非也

文王演易不在羑里

文安公周洪謨曰史記西伯囚羑里益八卦以為六十四卦臣以為不然周禮言夏之連山商之歸藏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夏商之易已有六十四卦不待文王益之而後然也且崇侯虎譖西伯將不利於帝紂方震怒因之羑里西伯既在縲絏之中豈敢恭然自適著為卦辭以益犯紂之怒哉本義取其說謂文王演易於羑里視岐周為西方故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然而國外百里為郊羑里岐周相去二千餘里使文王演易羑里豈得遠指岐周以為西郊哉蓋文王既出羑里而演易於岐周故云然也繫辭下傳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此孔子言文王因有憂患而後作易蓋出羑里而著為卦辭也觀下文既陳九卦之德以明處憂患之道與史所謂昌退而脩德者合則知文王演易不在羑里明矣

山東鄉試録序

山東古齊魯宋衛之地也而吾夫子之鄉也嘗讀夫子家語其門人高第大抵皆出於齊魯宋衛之間固願一至其地以觀其山川之靈秀奇特將必有如古人者生其間而吾無從得之也

立志說

夫學莫先於立志志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擁灌溉勞苦無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隨俗習非而卒歸于汚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故程子曰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人苟誠有求為聖人之志則必思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安在非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惟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我之欲為聖人亦惟在乎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耳欲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務去人欲而存天理則必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則必正諸先覺考諸古訓（如五經四書皆聖賢教人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也）而凡所謂學問之功者然後可得而講而亦有所不容已矣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立者立志也雖至於不踰矩亦志之不踰矩也志豈可以易而視哉

與魏師孟書

心之良知是謂聖聖人之學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聖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賢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雖其蔽昧之極良知又未嘗不存也苟能致之即與聖人無異矣此良知所以為聖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為堯舜者以此也是故致良知之外無學矣自孔孟既沒此學失傳幾千百年頼天之靈偶復有見誠千古之一快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重修山陰縣學記

夫聖人之學心學也學以求盡其心而已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心者率性之謂而未雜於人無聲無臭至微而顯誠之源也人心則雜於人而危矣偽之端矣凡孺子之入井而惻隱率性之道也從而內交於其父母焉要譽於鄉黨焉則人心矣饑而食渴而飲率性之道也從而極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饕焉則人心矣惟一者一於道心也惟精者慮道心之不一而或二之以人心也道無不中一於道心而不息是謂允執厥中矣一於道心則存之無不中而發之無不和是故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父子也無不親發之於君臣也無不義發之於夫婦長幼朋友也無不別無不序無不信是謂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放四海而皆準亘古今而不窮天下之人同此心同此性同此達道也舜使契為司徒而

教以人倫教之以此達道也當是之時人皆君子而比屋可封蓋教者惟以此為教而學者惟以是為學也聖人既沒心學晦而人偽行功利訓詁記誦辭章之徒紛沓而起支離決裂歲盛月新相沿相襲各是其非人心日熾而不復知有道心之微間有覺其紕繆而畧知反本求源者則又鬨然指為禪學而群訾之嗚呼心學何由而復明乎夫禪之學與聖人之學其求盡其心也亦相去毫釐耳聖人之求盡其心也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吾之父子親矣而天下有未親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君臣義矣而天下有未義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夫婦別矣長幼序矣朋友信矣而天下有未別未序未信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

一家飽煖逸樂矣而天下有未飽煖逸樂者焉其能以親乎義乎別序信乎吾心未盡也故於是有紀綱政事之設焉有禮樂教化之施焉凡以裁成輔相成己成物而求盡吾心焉耳心盡而家以齊國以治天下以平故聖人之學不出乎盡心禪之學非不以心為說然其意以為是達道也者固吾之心也吾惟不昧吾心於其中則亦已矣而亦豈必屑屑於其外其外有未當也則亦豈必屑屑於其中斯亦其所謂盡心者矣而不知已陷於自私自利之偏是以外人倫遺事物以之獨善或能之而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蓋聖人之學無人己無內外一天地萬物以為心而禪之學起於自私自利而未免於內外之分斯其所為異也今之為心性之學者而果外人倫遺事物則誠所謂禪矣使其未嘗外人倫遺事物而專以存心養性為事則固聖門精一之學也而可謂之禪乎哉

陸象山文集序畧　（一）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也而當時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而以博施濟衆為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教以能近取譬蓋使之求諸其心也迨於孟氏之時墨氏之

答聶文蔚書

其畧曰昔者孔子之在當時有議其為諂者有譏其為佞者有毀其未賢詆其為不知禮而侮之以為東家者有嫉而沮之者有惡而欲殺之者晨門荷蕢之徒皆當時之賢士且曰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與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雖子路在升堂之列尚不能無疑於其所見不悅於其所欲往而且以之為迂則當時之不信夫子者豈特十之二三而已乎然而夫子汲汲皇皇若求亡子於道路而不暇於煖席者寧以蘄人之知我信我而已哉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疾痛迫切雖欲已之而自有所不容已故其言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欲

潔其身而亂大倫果哉末之難矣嗚呼此非誠以天地萬物為
一體者兆能以知夫子之心乎若其遯世無悶樂天知命者則
固無入而不自得道並行而不相悖也
傳習錄曰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使道明於天下
則六經不必述刪述六經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畫卦至於文
王周公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紛紛藉藉不知其幾易道
大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風日盛知其說之將無紀極於是取
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以為惟此為得其宗於是紛紛之說盡
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書詩禮樂春秋皆然書自典謨以後
詩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淫哇逸蕩之詞蓋不知其幾

千百篇禮樂之名物度數至是亦不可勝窮孔子皆刪削而述
正之然後其說始廢如書詩禮樂中孔子何嘗加一語今之禮
記諸說皆後儒附會而成已非孔子之舊至於春秋雖稱孔子
作之其實皆魯史舊文所謂筆者筆其舊所謂削者削其繁是
有減無增孔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得使天
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之也〇又曰先儒論六經以
春秋為史史專記事恐與五經事體終或稍異曰以事言謂之
史以道言謂之經事言道道即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庖
羲氏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詩禮樂是三代史　其事同其道同
安有所謂異

餘冬錄　何孟春

堯殺長子舜沉毋弟直躬證父孔子不見毋前傳所稱大抵戰
國時好事者為之也堯舜孔子大聖人也而冐不根之言無稽
之事不見正於孟子可勝歎哉直躬語見論語而諸子載楚人
有名直躬者證父之攘羊其誣如此固可以付一笑也
舜可以孔子而不得為孔子者其上有堯也孔子可以舜而不
得為舜者非堯之世也聖人不免側陋或明揚於一時或光輝
於萬世
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呂氏春秋引仲尼之
言曰五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三百三千商周之刑有簡煩已

洪武元年有司請製太廟祭器　上曰今之不可為古猶古之
不能為今禮順人情可以義起近世泥古好用古籩豆之屬以
祭其先王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製宗廟祭器
魯男子不納嫠婦謂柳下惠嫗不逮門之女則可在吾則不可
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惠之可而孔子稱其為善學惠者善其能
自審也朱晦菴嘗誨門人言今學者之病如學孔子便學微服
過宋君召不俟駕見南子與佛肸召欲往之類有多少不學處
却只學此此是不知魯男子之不可也
聖賢仁長厚之言而後世多為藉口之說今一等人於可不可
間每調停焉不曰事人於當相仍即云人無清不徇與蘧伯燕

獨於君子而孔孟亦有交以道接以禮之受也嗚呼迹[illegible]而心非也名近矣實悖也伯玉願人同歸於善孔孟與人交無一刻不在天理中也今人有是乎

君子固窮者孔子之言也彼莊子乃謂孔子曰吾諱窮久矣是豈知聖人者哉

莊周論天下道術孔子不與而藴東坡善之以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非孔子比也韓退之論文章必及[illegible][illegible]宋[illegible]菴非之以屈原荀卿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非孟子比也莊韓之書自常人觀之孰不謂莊為詆孔子韓之為尊信孟子而藴朱之言如此此君子之所以貴微言也

呂氏春秋曰荊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荊人遺之荊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荊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天下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王五帝之德也嗚呼覽言如是則何所不至矣春以是知所以論楚王者非孔子之言也老聃氏之徒之言也

真誥施存者齊人也自號婉盆子得遁變化景之道今在中嶽或少室往有壺公正此人也然未受太上書術未成真焉又行王斧軍火符是其所受之枝條也施存是孔子弟子三千之數注云三千之限有此人而不預七十二子列者明夫子不以神為教也

釋道經呪其教謂人誦之可辟邪惡有是理乎人心有所依歸不動他慮邪惡之氣當日退避誦經呪而解邪惡者非經呪之力人心內定之力也今術家有用乾元亨利貞入呪語者聖人之言豈為巫覡用哉而彼乃竊之以神其術推此可知也齊權會任耶教時嘗夜獨乘驢出城東門鍾漏已盡忽有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有異生人漸漸失路不由本道會心惶之誦易經上篇一卷不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然則吾易豈是禦鬼之書陳徐陵子份性孝弟陵嘗疾篤份燒香泣涕誦孝經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然則孝經豈亦釋道祈禳之典乎此理蓋可悟矣

日月蝕曆家定數然古人罔不以日蝕為懼春秋於日蝕[illegible]謹而書之聖賢豈不知數不可移欲以存上天之戒耳漢時詔云謫見於天災莫大焉猶是此意宋徽宗時乃下詔言此定數不足為災異古人以為異者皆不曉曆之故是何言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亂其不有定數歟而聖賢未嘗敢歸之數孔子生於周末豈不知明王不興天下莫宗而為是栖栖不遑安處者不敢一日而忘斯世也氣運繫於天不可移聖賢數人亦盡其在我而已今日月蝕自朝廷而及天下皆用護日護月雖知非益不可不行此禮

孔子家語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
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宅不與焉夫損人而自益身之不祥也
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而任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
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之不祥也
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
之與為命也淮南子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為西益宅不
祥哀公怒左右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曰吾欲益宅而史
以為不祥以為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
哀公大悅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
欲無節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

反遂不西益宅益宅一事而有東西之異孔子及宰折睢所
言之不同者豈記者得之傳聞而誤邪風俗通曰宅不西益俗
說西者為上上益宅者妨家長也原其所以不西益者禮記南
向北向西方為上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奥尊長之處也不西益
者恐搖動之耳審西益有害增廣三面豈能獨[illegible]

太平御覽
孔子家語曰夫禮必本之太一太一分為天地轉為陰陽變為
四時列為鬼神太一為元氣也
阮籍孔子誄曰養徒三千升堂七十潛神演思因使作書考混
元於無形本造化於太初
孔子曰日出於地萬物蕃息
續漢書禮儀志曰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王者則
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仁厚
之德順助元氣遂養庶類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五
星循軌四時和睦否則太陽不光天地洞濁時氣錯逆霾霧蔽

日
杜公瞻云蜡者息民之祭故孔子云百日之勞一日之澤其所
祭八神者皆報其成功則于十月農隙是也○又曰孔子所以
預於蜡賓一歲之中盛于此節
荀悅申鑒曰思唐虞於上世瞻仲尼於中古乃知小道足羞也
杜夷幽求曰以舜禹之登庸孔氏之窮屈不似鼓鞅之與晨驟
乎
說苑曰一室之中有王道焉父母之謂也故君正則百姓治父
母平則子孫孝慈是以孔子家兒不知罵所以然者生而見善
教也

姚信士緯曰聖人高不可極深不可測窮神知化獨見先識仁者眷陽信若影響此所稟於天也〇又曰神州何以專生聖人聖人曾不産於絶域乎推此論之明神州者處乾坤之正鍾日月之精地形爽塏源流清暢其生民也長短應數儀狀端正音聲得節性理調良

王逸正部曰仲尼門人餔道醇飲道宗

淮南子曰孔子至孝不過勝母之

師覺授孝子傳曰老萊子者楚人行年七十父母俱存仁孝蒸蒸著斑斕之衣為親取飲上堂脚跌恐傷父母之心僵仆為嬰兒啼孔子曰父母老常言不稱老為其傷老也若老萊子可

謂不失孺子之心矣

殷康明慎曰轅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蓋言慎也

史記曰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絀其辯

張集敬答朱登書曰登為東海相遺敬蟹醬敬答曰蘧伯玉受孔子之賜必以及其鄉人敬謹分斯貺于三老尊行者曷敢獨享之

琴操曰孔子使顏淵執轡列匡郭外孔子貌似陽虎以為今復來至乃相率圍孔子數日不解弟子皆有饑色於是孔子仰天嘆曰君子固亦窮乎子路聞孔子之言悲感勃然大怒張目奮叙聲如鍾鼓顧謂二三子曰使吾有此厄也

國語曰仲尼謂桓子曰丘聞之木石之怪夔魍魎魍魎山精好學迷惑人也

郊特牲曰鄉人揚（揚強鬼也）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神依人也）

胥纂齒漢晉春秋曰喪無弟子為師服之制今禮弟子為師喪

臣虞謹按自古無服師之禮故仲尼之喪門人心喪三年此則懷三年之哀而無齊衰之制也出則經居則否所謂事加麻民先聖為禮必易從而可傳故師之義誠重而服制之若此

孔子曰民有五死聖人能去三不能除其二饑渴死者可去也凍寒死者可去也雖五兵共死者可去也壽命死者不可去也癰疽死者不可去也三者可去二不可去

莊子曰老聃死秦夫子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聖曰然然則弔焉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何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

孔子曰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不可以武威安民不可以文德備寒大鯨出水必廢遊波之功鴻鵠沉泥定無凌空之効若各令遂志並不失其能又曰王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仲尼問於郯子文王學於虢叔聖人猶且如此何况於凡人乎

新論曰莊周寓言乃云尭問孔子淮南子云共工争帝地維絶
皆為妄作
陸德明經典釋文曰孔子最先删詩以授於子夏子夏遂作序
言口以相傳未有章句
漢書藝文志曰尚書藏於中師右注曰家語云孔二字子襄長
秦法峻急五尚書論語孝經於夫子堂壁中而王之曰孔鮒所
藏二記不同未知孰是也
莊子曰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家徵藏史有老
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當試焉孔子至老聃之門而老
聃不許也

劉歆物理論曰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周書闕無冬官漢武購
千金而莫有得者遂以考工記備其數
道學傳曰吳王闔閭得真文不觧封以黄金之檢印以玉皇之
章以問魯大夫孔子○應劭漢官儀曰孔子稱封泰山禪梁父
可得而數七十有二傳曰封者以金泥銀繩印之以璽璽施也
信也古者尊卑共之
莊子曰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問曰前為誰一曰子路勇且
多力其次子貢為智曾子為孝顔回為仁子張為武老子歎曰
吾聞南方有名為鳳所居積石千里天為生食其樹名瓊枝高
百仞以璆琳琅玕為寶天又為生離珠一人三頭遞起以伺琅
玕鳳鳥文戴聖嬰仁右智左賢
韓詩曰魯哀公使人穿井三月不得泉得玉一羊焉公以為玉
羊使祝鼓舞之欲上於天羊不能上孔子見之曰水之精為玉
土之精為羊願無怪之此羊肝土也使公殺之視肝即土矣○
孔子曰視大之字如畫狗也又曰狗叩也叩氣吠以守也
郭璞尺蠖贊曰貴有可賤賤有不殊嗟兹尺蠖體此屈申論配
龍蛇見嘆聖人
先賢本記孔子曰許由欲觀帝意曰帝坐華堂面雙闕榮顯亦
得矣余坐華堂森然有松生於牖雖面雙闕無異乎田鳶之崇
崑崙余安知其所以取榮哉帝美曰師之

論衡實知篇曰使聖人空坐獨思則不知百世後有馬生牛牛
生驢桃生李李生梅也○孔子曰吳越之間有木焉其名柚碧
樹而冬青實王而味酸度淮北而化為枳焉○子曰日月欲明
浮雲蓋之叢蘭欲脩秋風敗之
周易參同契曰冶葛巴豆一兩入喉雖周文兆蓍孔丘占相扁
鵲操鍼巫咸呪鼓安能蘇之
杜恕篤論曰夫萍之浮與菱之浮相似菱植萍隨波是以尭舜
惡巧言之亂德仲尼惡紫之奪朱
濮輿服志曰殷瑞山車金根之色殷人以為大輅於是作金根
之車漢承秦制為乘輿即孔子所謂乘殷之輅

外國圖曰孔子曰焦僥氏長三尺短之極也蓋從啖水南曰焦僥汁入長尺六寸一日遭風則偃背風則伏不衣而野宿

淮南子曰夫子見禾之三變（夫子孔子也三變始于粟粟生于苗苗成于德也）滔滔然曰孤鄉丘而死我其首禾乎穗垂而向根君子不忘本也

朱子語錄曰佛書中說六根六塵六四四大十二緣生之類皆極精巧故前輩學佛者謂此孔子所不及今學者且須截斷必欲窮究其說恐不得已身出來

玉海　王應麟著

程迥謀重校三禮圖義叙曰虞夏殷周之典周公作太平之書孔子欲行政於四方孟軻用捴叙於萬類含是則何以哉

劉歆曰九共九篇共當作丘孔安為隸古定書不知丘字誤爲共遂肆臆說云孔子述職方以除九丘按職方氏之書一官所守耳周禮出於周公仲尼未嘗刪述而云除九丘乎

仲尼燕居注云父子孫為三族漢書如淳注云父族母族妻族也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曰四無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

韓文公爭臣論曰二聖一賢謂禹也孔也墨也

橫渠八翁吟○樂巖翁○釣溪翁○卜年翁○感麟翁（孔子也）○伯陽翁○漆園翁○竺乾翁○卧龍翁

梁元帝圖宣尼像為贊而書之人謂之三絕

張氏曰三都皆毀而公室疆矣然三桓之無君與晉之三大夫齊之田氏一也三桓終不敢為晉夫子之功也○又曰或問孔子周流列國孟子轍環天下皆不至秦子順亦義不入秦何歟曰秦自穆公之後無稱焉其臣自百里奚孟明之外無聞焉長風之詩刺其棄賢臣權輿之詩刺其與賢者有始無終國無賢者不足與有為此孔子所以不入秦也商鞅以慘酷扇其淵源

儀以変詐揚其波惟功利是謀惟戰鬭是急是以魯仲連寧蹈東海不為之民其視函谷若虎豹之窟娲孔子懷仁義之道予順為聖人之後其肯紆轡於咸陽之郊乎孔子順謂秦為不道義所不入義者天理之公人心之正夫子子思以來孔氏世守之家法也

或問高帝不修文學何以過魯祠孔子曰聖人之道萬古如日月戰國自紛爭秦自坑焚不能晦其明也易剝之上九曰碩果不食在天地未嘗一日無陽在人未嘗一日無天理剝盡於上復生於下道不可終泯也太史公曰高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道化好禮

樂之國哉然則帝之過魯而祠孔子亦有感於斯乎

楚昭王赤雲之災不移於股肱孔子以為知大道宋景公熒惑之変不移於相與民子韋以為有君人之言過其可移乎又見秘記

或問武帝表章六經罷黜六學而博士惟置五經何也曰樂經已亡其存者易書詩禮春秋而已元始四年嘗立樂經其書不傳樂記十一篇合為一僅見于小戴記而十二篇名存書亡六經遂缺其一雖然樂者人心之和不以書傳也周存六代之樂漢世唯有虞韶周武此夫子所謂善美之音而不使學者講肄古樂寥寥無聞斯可歎已

史記三王世家曰周爵五等春秋三等注鄭元曰孔子変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

紹興二年十二月五日上曰孔子作經經之祖左氏作傳史之祖也

仰觀俯察而日月之代明星辰之羅布山川之流峙艸木之生息凡物之相錯而粲然不可紊者皆文也堯之蕩蕩不可得而名所可名者文章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而所可聞者文章也然則堯之文章乃蕩蕩之所發見而夫子之文章亦性與天道之流行謂文云者必如此而後為至

論語釋文曰未嘗無誨魯讀為悔○五十以學易魯讀易為亦○正唯弟子不能學也魯讀正為誠○晃衣裳者鄭本作弁魯

讀弁為絻今從古○瓜祭魯讀瓜為必○賜生魯讀生為牲○車中不内顧魯讀車中内顧○歸孔子豚鄭本作饋魯讀為歸○天何言哉魯讀天為夫

聘禮疏曰鄭作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是其策之長短鄭注尚書三十字一簡之文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是其簡之字數

古者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兵農一致文武同方孔門弟子樊遲為右冉有用矛有若與攻吳之卒皆儒者之事士游於藝未有不習射御者夫子亦曰我戰則克自文武殊塗

服儒不冠以武事為耻而介冑之夫不知義亂是用長黎民亦
曰殆哉
祭遵傳博士范升稱遵曰遵為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〇史
記正義何休云孔子集百二十國書
宣王石鼓或曰獵碣延陵墓表俗目為夫子十字碑其事皆不
經見始皇刻石頌德亦無勒碑之說古之為碑以識日景節賓
揖繫祭牲
唐孔子廟碑文選注云沂水南有孔子舊廟漢魏以來列七碑
二碑無字
會要大中五年十一月祭酒馮審奏孔子廟堂碑太宗建立書

額
益州記益州刺史張收畫盤古三皇五帝三代君臣與仲尼七
十弟子於壁間
宋祁文翁祠碑云公為禮殿以舍孔子及七十二子之象殿右
廡作石室舍公像於中
韋弘機傳顯慶中為檀州刺史脩學宮畫孔子七十二子漢晉
名儒象自為贊勸生徒
史記樂書仲尼正樂以誘世作五章以刺時索隱曰孔子詩曰
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是五章之刺見家語
襄二十七年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
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杜氏注因享宴之會
賓主之辭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
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正義所言孔氏聘辭不知
事何所出實享禮而謂之聘舉舊辭而目曰孔氏事亦不必然
也
宋開禧二年司馬光謂孔子以周公輔成王致太平之業而文
王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答曾子之問而已
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父配天然後為孝也近世祀明堂者
皆以其父配帝此誤識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為法
也

唐文粹賈曾表春秋說云王者一歲七祭天地合食於四孟別
立分至王肅曰孔子云兆圜丘於南郊又云祭天而地配此合
祭之明說唯鄭康成不論禘嘗合祭而分昊天上帝為二神專
憑緯文事乖經旨
漢明帝紀永平十五年三月還幸孔子宅祠仲尼注云孔子宅
在今兖州曲阜縣故魯城中歸德門內闕里之中背洙面泗矍
相圃之東北也漢春秋曰帝時升廟立群臣中庭北面再拜帝
進爵而後坐
梅福傳注曰闕里孔子舊里言除此之外更無祭祀孔子者
祭彤傳永平中從東巡狩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左

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禦侮也
魯哀公十七年立孔子廟于故宅閱千餘載未嘗出闕里漢、高
所謂立學釋奠未知先聖先師為誰自戴之外外無聞迨魏齊
王晉武帝釋奠于學雖昉見簡冊而未有原廟也唐武德二年
始詔立周公孔子廟於胄監貞觀定孔子為先聖而黜周公牲
牢犧幣日增月益
古者惟功臣與祭大烝未聞弟子從祀于師也自建武祠七十
二子于孔廟然亦不出闕里也正觀末加以左卜諸儒從祀太
學而武成王之祠亦倣而為之總章開元以來又加諸儒以三
等之爵而州縣學官咸有從祀矣

孔子墓側有石壇○唐朝封禪回謁孔子之壇○宋乾道五年
八月重飾宣聖十哲及兩廡神像
孔林靈芝之祥符元年五月乙亥王欽若言祭文宣王廟尼丘山
上有紫氣得芝五本六月乙卯孔林再得靈芝四本○漢宣紀
元年五月鳳凰集膠東千乘赦天下地節二年四月集魯郡群
鳥從之大赦
柳宗元傳仲尼叙書於堯曰克明峻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
曰文命祗承于帝於湯曰克寬克仁於武王曰有道曾孫惟茲
德實受命之符後之好怪之徒乃始三大電大虹元鳥巨跡白
狼白魚流火之鳥以為符受命不於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

其仁商之王以[illegible]昌以雉鳴火宋之[illegible]以熒星壽鄭以龍衰
魯以麟弱白雉亡漢黃犀死莽惡在其為符也
國朝千家姓宋時百家姓皆謂孔乃角音屬木丘仲俱宮音皆
屬土幵官氏之幵乃徵音屬火
大明官職　官品門○在外衙門官員品級云宣聖襲封衍聖
公孔氏子孫正二品司樂管勾曲籍俱未入流○孔顏孟三世
教授從九品學錄未入流○翰林院五經博士正八品○文職
品第正二品初授資善大夫陞授資政大夫加授贈資德大夫
正治上卿○文官服色云一二仙鶴與錦雞三四孔雀雲鴈[illegible]
八九品官并雜職鸂鶒練鵲與黃鸝○正二品月支米六十一

石計歲支米七百三十二石該穀一千八百三十[illegible]
支米六石五斗歲共七十八石從九品月支米五石[illegible]
六十乃未入流月支米三石計歲支米三[illegible]

御製性理大全序

後學蔡復賞 編述

朕惟昔者聖王繼天立極以道治天下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授受上以是命之下以是承之率能致雍熙悠久之盛者不越乎道以為治也下及秦漢以來或治或否或久或近率不能如古昔之盛者或忽之而不行或行之而不純所以天下卒無善治人不得以蒙至治之澤可勝歎哉夫道之在天下無古今之殊人之稟受於天者亦無古今之異何後世治亂得失與古昔相距之遼絕歟此無他道之不明不行故也道之不明不行夫豈道之病哉其為世道之責孰得而辭焉夫知

世道之責在己則必能任斯道之重而不敢忽如此則道豈有不明不行而世豈有不治也哉朕纘承

皇考太祖高皇帝鴻基即位以來孳孳圖治恒慮任君師治教之重惟恐弗逮切思帝王之治一本於道所謂道者人倫日用之理初非有待於外也厥初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聖人聖人已往道在六經六經者聖人為治之迹也六經之道明則天地聖人之心可見而至治之功可成六經之道不明則人之心術不正而邪説暴行侵尋蠹害欲求善治烏可得乎朕為此懼乃者命儒臣編修五經四書集諸家傳註而為大全凡有發明經義者取之悖於經旨者去之又輯先儒成書及其論議格言輔翼五經四書有裨於斯道者類編為帙名曰性理大全書編成來進總二百二十九卷朕間閲之廣大悉備如江河之有源委山川之有條理於是聖賢之道粲然而復明所謂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大哉聖人之道乎豈得而私之遂命工悉以鋟梓頒布天下使天下之人獲覩經書之全探見聖賢之蘊由是窮理以明道立誠以達本修之於身行之於家用之於國而達之天下使家不異政國不殊俗大回淳古之風以紹先王之統以成熙皞之治將必有賴於斯焉遂書以為序

永樂十三年十月初一日

中卷太極圖附錄總論

朱子曰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謝方叔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具於人心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蓋混然一太極也自伏羲繼天立極因河圖以畫八卦天地定位而乾坤列山澤通氣而艮兌列雷風相薄而震巽列水火不相射而坎離列自震而乾為數往自巽而坤為知來八倍為十六十六倍為三十二三十二倍為六十四天地鬼神之與萬事萬物之理森然畢備此伏羲先天之易所以為萬古斯文之鼻祖也神農氏之

取噬嗑者以是黄帝堯舜之取乾坤至夬者以是夏連山商歸藏亦以是雖其作用不同其實同一太極也降及中古文王繫卦周公繫爻易於是乎有辭孔子生於周末晚作十翼先天後天互相發明其紀載於詩書其發揮於禮樂其筆削於春秋大本大原曾不外此去聖寖遠世之諸儒或汨於訓詁詞章之末或溺於權謀功利之習甚至淪餒於虛無寂滅之教其斵喪天理滋甚更千百年天啓斯道始有濂溪周先生獨得千載不傳之秘上祖先天之易著太極一圖故周子於圖說之終斷之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此周子作圖之本意也〇朱子曰伏羲畫卦只就陰陽以下孔子又就陰陽上發出太極康節又道須信

畫前元有易

中卷周敦頤通書 朱子註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故孔子之教既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而學者唯顏子為得其全故因其進修之迹而後孔子之蘊可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又曰發者乃亦足以發之發不必待顏子言而後謂之發也顏子所以發聖人之蘊不可以一事言蓋聖人全體大用無不一於顏子身發見也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黃巖孫曰周子邵州即今湖廣寶慶府新遷學舍釋菜祝詞曰惟孔子道德高厚四句全與此章同文公曰釋菜之禮比釋奠為最簡不酌卮不列饌不作樂不授器賈公彥曰奠之為言停停饌具也或曰釋散也散饌具而安設

之也古釋奠山川廟社學宮統言之唯宋以儒立國獨先聖之祭曰釋奠所以別群祀也陳祥道云釋奠日用上丁者丁陰火也火象文文教宜明曲禮曰內事以柔日故取陰火也

〇通書後錄

楊龜山上程子書曰昔之問仁於孔子者多矣雖顏子仲弓之徒所以告之者不過求仁之方耳至於仁之體未嘗言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然亦無體用兩言之未聞如西銘之說也川疑西銘言體而不及用不知彼欲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孔孟豈有隱哉蓋不敢過之以起從學之弊也

中卷正蒙 張載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天何言哉
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
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
物之不體也朱子曰此數句從赤心片片說出來○顏子所以
克己（持守工夫）研幾（省察工夫）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
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止也（極即中道也未得聖道之中而不能居則知循思行循勉不可謂之止如是而死故孔子惜之）○有意為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為善
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為未盡況有意於未善耶○有不
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
易無思無為受命乃如響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

必竭兩端而告之然聞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又
曰洪鍾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
君子於仁聖為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為能也能
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合德自不見其能也
○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故自十五至於
七十化而知裁其德進之盛者與○困之進人也為德辨為感
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存乎疢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
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
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我知也
夫知我者其天乎（集解曰困而不知變民斯為下矣不[illegible][illegible]而喻困賢者之常然既有其困則亦未嘗不[illegible]困而愈進其德故又言孔子下學於困）○不待備而勉於禮樂先進於禮樂者也
備而後至於禮樂後進於禮樂者也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備
而後進則於禮樂終不可得而行矣故自謂野人而必為所謂
不願乎其外也○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肸南子苟以是心至
教之在我爾不為已甚也如是佛肸南子苟不以是心至何教
之有是聖人無離畔於此而攀援於彼也○子欲居九夷不遇
於中國遇於九夷中國之陋為可知欲居九夷言忠信行篤
敬雖蠻貊之邦可行何陋之有○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然
言必因人為變化所貴乎聖人之詞者以其知變化也（如若顏淵仲弓司馬牛之問仁子夏子游之問孝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蓋可見矣）○顏子之徒隱而未

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仲由樂善故車
馬衣裘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進故願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
故合內外而成其仁○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
修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修業如喪禮經界之已壞者孟子負命世之才不得不出而修之以激諸人傳諸後顏回已有孔子在上所以與孟子不同）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不
謂之伐陳恒弒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隣有弒逆諸侯當
不請而討孟子又謂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然湯十一征非
賜鈇鉞則征討之名至周始定乎○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
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勉而至仲尼猶天九五飛龍在天其

致一也集解曰飛龍在天以德言言其德合於天猶龍之飛於天也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勉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為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輙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游魂為變為輪廻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惟知晝夜通陰陽體之不二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為人道其俗達之天下

孔聖全書邵堯夫皇極經世

邵伯温系述曰消息盈虛者天之時也治亂與衰者人之事也有消長盈虛而後有春夏秋冬有治亂與衰而後有皇帝王霸唐虞者其中天而興乎堯舜者其應運而生乎何天時人事之相驗歟唐堯起於月之巳星之癸一百八十辰之二千一百五十七惟而上之堯得天地之中數也故孔子贊堯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先之者則未之或至後之者則無以尚之其猶夏之將至日之向中乎故聖人刪書斷自唐虞時之盛也修經始於周平道之衰也故聖人懼之以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繫之以萬世之法法者何也君臣父子夫婦人道之大倫也性之者聖人也誠之者君子也違之者小人也亡之者禽獸也興之則為治廢之則為亂用之則為中國舍之則為夷狄五霸去王也遠矣不猶愈於狄乎當時之諸侯去霸

也遠矣隣於狄也不亦近乎微聖人之生春秋之作則天下後世之人其被髮左衽矣春秋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王者舉而用之則帝王之功豈難致哉

觀物內篇

道為天地之本道生一一為太極天地為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為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為萬物道之道盡之於天矣天之道盡之於地矣天地之道盡之於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之於人矣人能知其天地萬物之道所以盡於人者然後能盡民也天之能盡物則謂之曰昊天人之能盡民則謂之曰聖人謂昊天能異乎萬物則非所以謂之昊天也謂人能異乎萬民則非所以謂之聖人也萬民與萬物同則聖人固不異乎昊天者矣然則聖人與昊天為一道聖人與昊天為一道則萬民與萬物亦可以為一道也一世之萬民與一世之萬物既可以為一道則萬世之萬民與萬世之萬物亦可以為一道也明矣夫昊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昊天之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謂也陰陽升降於其間矣聖人之四府者易詩書春秋之謂也禮樂污隆於其間矣春為生物之府夏為長物之府秋為收物之府冬為藏物之府號物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數能出此昊天之四府者乎易為生民之府書為長民之府詩為收民之府春秋為藏民之府號民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

萬世莫能出此聖人之四府者乎昊天之四府者時也聖人之四府者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天人之事當何如哉

觀春則知易之所存乎觀夏則知書之所存乎觀秋則知詩之所存乎觀冬則知春秋之所存乎易之易者生生之謂也易之書者生長之謂也易之詩者生收之謂也易之春秋者生藏之謂也書之易者長生之謂也書之書者長長之謂也書之詩者長收之謂也書之春秋者長藏之謂也詩之易者收生之謂也詩之書者收長之謂也詩之詩者收收之謂也詩之春秋者收藏之謂也春秋之易者藏生之謂也春秋之書者藏長之謂也

春秋之詩者藏收之謂也春秋之春秋者藏藏之謂也（天時迭為消長聖經更為汚隆其道如此可以意會不可以言求也）

生生者修夫意者也生長者修夫言者也生收者修夫象者也生藏者修夫數者也長生者修夫仁者也長長者修夫禮者也長收者修夫義者也長藏者修夫智者也收生者修夫性者也收長者修夫情者也收收者修夫形者也收藏者修夫體者也藏生者修夫聖者也藏長者修夫賢者也藏收者修夫才者也藏藏者修夫術者也（意言象數言其本末仁義禮智言其先後性情形體言其大小聖賢才術言其優劣）

修夫意者三皇之謂也修夫言者五帝之謂也修夫象者三王之謂也修夫數者五霸之謂也修夫仁者有虞之謂也修夫禮者有夏之謂也修夫義者有商之謂也修夫智者有周之謂也修夫性者文王之謂也修夫情者武王之謂也修夫形者周公之謂也修夫體者召公之謂也修夫聖者秦穆之謂也修夫賢者晉文之謂也修夫才者齊桓之謂也修夫術者楚莊之謂也皇帝王霸者易之體也虞夏商周者書之體也文武周召者詩之體也秦晉齊楚者春秋之體也意言象數者易之用也仁義禮智者書之用也性情形體者詩之用也聖賢才術者春秋之用也用也者心也體也者迹也心迹之間有權存焉聖人之事也（古之善學聖人者記其心而不求其迹如曾子謂孔子言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獨以謂非君子之言有為而言之也苟有以其言為然而不知其所以言則失聖人之心矣若有子可謂能知聖人之心者也）

善化天下者止於盡道而已善教天下者止於盡德而已善勸天下者止於盡功而已善率天下者止於盡力而已以道德功力為化者乃謂之皇矣以道德功力為教者乃謂之帝矣以道德功力為勸者乃謂之王矣以道德功力為率者乃謂之霸矣以化教勸率為道者乃謂之易矣以化教勸率為德者乃謂之書矣以化教勸率為功者乃謂之詩矣以化教勸率為力者乃謂之春秋矣此四者天地始則始焉天地終則終焉終始隨乎天地者也（皇帝王霸時也易書詩春秋經也天時聖經相為表裏皆相二而成者也）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間猶旦暮也以今觀今則謂之今矣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古矣以今自觀則古亦謂之今矣是知

古亦未必為古。今亦未必為今。皆自我而觀之也。安知千古之前。萬古之後。其人不自我而觀之也。若然。則皇帝王霸者。聖人之時也。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經也。天時聖經不異。唯聖人為能知時作經以為民極。時有消長。經有因革。時有消長。否泰盡之矣。經有因革。損益盡之矣。否泰盡而體用分。損益盡而心迹判。體與用分。心與迹判。聖人之事業於是乎備矣。所以自古當時之君天下者。其命有四焉。一曰正命。二曰受命。三曰改命。四曰攝命。正命者。因而因者也。受命者。因而革者也。改命者。革而因者也。攝命者。革而革者也。因而因者。長而長者也。因而革者。長而消者也。革而因者。消而長者也。革而革者。消而消者也。革而革者。一世之事業也。

革而因者。十世之事業也。因而革者。百世之事業也。因而因者。千世之事業也。可以因則因。可以革則革者。萬世之事業也。一世之事業者。非五霸之道而何。十世之事業者。非三王之道而何。百世之事業者。非五帝之道而何。千世之事業者。非三皇之道而何。萬世之事業者。非仲尼之道而何。是知皇帝王霸者。命世之謂也。仲尼者。不世之謂也。命世謂得位而在上者也。不世謂不得位而在下者也。雖然孔子不得位而在下。其道實出帝王之上。而能用乎皇帝王霸者也。故孟子謂孔子集大成者也。仲尼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世者。雖百世可知也。夫如是。則何止知百世而已哉。億千萬世。皆可得而知之也。人能知仲尼之為仲尼。不能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已。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舍天地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為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不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已。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舍動靜將奚之焉。仲尼之道不異天地。欲知仲尼觀天地則知仲尼矣。天地之道不過動靜而已。欲知天地觀動靜則知天地矣。陰陽剛柔者動靜之本也。然天地何嘗有心於動靜哉。時焉而已矣。仲尼之不異天地。亦時焉而已矣。故孟子謂孔子聖之時者也。夫一動一靜者。天地至妙也與。夫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與。是故知仲尼之所以能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迹也。故有言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斯之謂與。孔子贊易自羲軒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刪詩自文武而下。修

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羲軒而下。祖三皇也。自堯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自桓文而下。孫五霸也。易書詩春秋皇帝王霸聖人之事業盡在於是矣。仲尼祖三皇宗五帝子三王孫五霸。其道德尊如此。中庸曰仲尼祖述堯舜而不曰三皇。尊之而不可以言名也。憲章文武而不及五霸。卑之而有所不足道也。此無舉之矣。孫五霸則可謂卑之也。然聖人作春秋。雖五霸猶或取之。以其有功於一時也。聖人之心公天下也如此。春秋者聖人之刑賞也。五霸雖得罪於聖人。及其有功亦在所不掩也。嗚呼。治天下者賞善刑惡。然如聖人之心以公天下。則四海之內無思不服矣。祖三皇。尚賢也。宗五帝。亦尚賢也。三皇尚賢以道。五帝尚賢以德。子三王。尚親也。孫五霸。亦尚親也。三王尚親以功。五霸尚親以力。嗚呼。時之既往億千萬年。時之未來。亦億千萬年。仲尼中間生而為人。何祖宗之寡而子孫之多邪。所以重贊堯舜。至禹曰。禹吾無間然矣。仲尼從

禹千五百餘年，今之後仲尼又千五百餘年，雖不敢比仲尼上贊堯舜禹，豈不敢比孟子上贊仲尼乎（仲尼傳堯舜禹者也，孟子傳仲尼者也）。人謂仲尼惜無土，吾獨以為不然。獨夫以百畝為土，大夫以百里為土，諸侯以四境為土，天子以九州為土，仲尼以萬世為土。若然則孟子言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也，斯亦未為之過矣（仲尼之道通萬世而无弊，萬世之所尊者也。故曰仲尼以萬世為土，非止萬世也，亘古今窮天地一人而已。故孟子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仲尼修經周平王之世，書終於晉文侯（周之東遷晉鄭依文侯[illegible]有功於[illegible][illegible]人取之），詩列為王國風（周室之微，四郊之外，有與一小國何異，所存徒王者之虛名耳，故[illegible][illegible]之詩列[illegible]國風也），春秋始於魯隱公（周公之礼樂典章具在於魯，至隱公之世，周公之業衰矣，此春秋之所以始隱，又當周平之時也。上），易盡於未濟卦（易終於未濟者，一治一亂，未始有窮也）。

傳稱子貢欲去魯告朔之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是知名存實亡者，猶愈於名實俱亡者矣。禮雖廢而羊存，則後世安知有不復行禮者乎。晉文公尊王，雖用虛名，猶能力使天下諸侯知有周天子而不敢以兵加之也。及晉之衰也，秦由是敢滅周，斯愛禮之言信不誣矣。

傳稱王者往也。能往天下者，可以王也。周之衰也，諸侯不朝天子久矣。及楚預中國會盟，仲尼始進爵為子，其僭王也不亦陋乎。○中原之地方九千里，古不加多，而今不加少，然而有祚長祚短、地大地小者，攻守異故也。自三代而降，漢唐為盛，秦界於周漢之間矣。秦始盛於穆公，中於孝公，終於始皇。起於西夷，遷

於岐山，徙於咸陽，兵瀆宇內，血流天下，吞吐四海，更革古今，雖不能比德三代，非晉隋可同年而語也。其祚之不永，得非用法太酷，殺人之多乎。所以仲尼序書終於秦誓一事，其言不亦遠乎（秦穆公能改過自誓，霸之優者也。故序書上自典誥，下及秦誓，聖人猶取之而不廢，是亦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之義也）。

昔者孔子語堯舜則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語湯武則曰順乎天而應乎人。斯言可以該古今帝王受命之理也。堯禪舜以德，舜禪禹以功。以德帝也，以功亦帝也，然而德下一等則入於功矣。湯伐桀以放，武伐紂以殺。以放王也，以殺亦王也，然而下一等則入於殺矣。是知時有消長，事有因革，前聖後聖非出於一途哉（所謂下一等者，孔子序書贊堯舜禹亦有詳畧，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聖人蓋有深意焉）。

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故知聖人所以能立於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於心者也（孔子謂顏淵為好學，則曰不貳過，始可以謂之无身過者也；及其問仁，則告之以非礼勿視聽言動，則使之進於無心過之地也）。

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秋，五霸之世如冬。如春溫如也，如夏燠如也，如秋悽如也，如冬冽如也。春夏秋冬者，昊天之時也；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經也。天時不差則歲功成矣，聖經不忒則君德成矣（天時聖經，其道一也）。天有常時，聖有常經，行

之正則正矣行之邪則邪矣邪正之間有道存焉行之正則謂之正道行之邪則謂之邪道邪正由人乎由天乎

觀物外篇

夫聖人六經渾然無跡如天道焉故春秋録實事而善惡形於其中矣○孔子時清時和時行時止故得聖人之時○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得一端偏也者也權所以平物之輕重聖人行權酌其輕重而行之合其宜而已故執中無權者猶為偏也王通言春秋王道之權非王通莫能及此故權在一身則有一身之權在一鄉則有一鄉之權以至天下則有天下之權用雖不同其權一也○人言春秋非性命書非也至於書郊牛之口傷改

卜牛又死猶三望此因魯事而貶之也聖人何容心哉無我故也豈非由性命而發言也又曰春秋皆因事而褒貶豈容人特立私意哉人但知春秋聖人之筆削為天下之至公不知聖人之所以為公也如因牛傷則知魯之僭郊因初獻六羽則知舊僭八佾因新作雉門則知舊無雉門皆非聖人有意於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春秋為君弱臣強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如書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書天王狩於河陽之類皆所以扶君抑臣而正名分也秦繆公有功於周能遷善改過為霸者之最晉文侯世世勤王遷平王於洛次之齊桓公九合諸侯又次之楚莊強大又次之宋襄公雖霸而力微會諸侯而為楚所執不足論也治春秋者不先定四國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見大於四國有過者亦未見大於四國故四國功之首罪之魁也○顏子不貳過孔子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也是一而不再也韓愈以為將發於心而使能絕去是過與顏子也過與是為私意焉能至於道哉或曰與善不亦愈於與惡乎曰聖人則不如是私心過與善惡同矣孔子之言本於至公韓愈之言出於偏心○湯放桀武王伐紂而不以為弑者若孟子言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則援之以手權也故孔子既尊夷齊又與湯武夷齊仁也湯武義也唯湯武則可非湯武是篡也劉恕曰易稱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孔子曰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

又誰怨二者意殊志反蓋稱湯武所以懼後世之為人君者稱夷齊所以戒後世之為人臣者道悖而同歸雖萬世無弊焉○莊子著盜跖篇所以明至惡雖至聖亦莫能化蓋上智與下愚不移故也○魯國之儒一人者謂孔子也補註曰孔子大聖豈特為魯國一儒而已哉實萬世之大聖也○盜跖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亦末如之何漁父言事之不可強者雖聖人亦不可強此言有無為之理順理則無為強則有為也無為無所為而為之也非遺棄萬物默然沉然之謂如劉絢問無為邵子對曰如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六句此所謂無為也

朱子易學啓蒙

孔子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

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此一節夫子所以發明河圖之數也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
而為二則為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始終無不管於是焉故
河圖之位一與六共宗而居乎北二與七為朋而居乎南三
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為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
居乎中蓋其所以為數者不過一陰一陽一奇一耦以兩其
五行而已所謂天者陽之輕清而位乎上者也所謂地者陰
之重濁而位乎下者也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屬乎天所
謂天數五也陰數偶故二四六八十皆屬乎地所謂地數五

也天數地數各以類而相求所謂五位之相得者然也天以
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以三
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以五生
土而地以十成之此又所謂各有合焉者也積五奇而為二
十有五積五偶而為三十合是二者而為五十有五此河圖
之全數皆夫子之意而諸儒之說也至於洛書則雖夫子之
所未言然其象其說已具於前有以通之則劉歆所謂經緯
表裏者可見矣○劉歆云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而畫之
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而陳之九疇是也河圖洛書相
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潛室陳氏曰經緯之說非是

以上下為經左右為緯大抵經言其正緯言其變而二圖互
為正變主河圖而言則河圖為正洛書為變主洛書而言則
洛書為正而河圖又為變要之天地間不過一陰一陽以兩
其五行而太極常居其中二圖雖縱橫變動要只是參互呈
見此所以謂之相為經緯也表裏之說亦然蓋河圖不但可
以畫卦亦可以明疇洛書不特可以明疇亦可以畫卦但當
時聖人各因一事以垂法後世伏羲但據河圖而畫卦大禹
但據洛書而明疇要之伏羲之畫卦其表為八卦而其裏固
可以為疇大禹之叙疇其表為九疇而其裏固可以為卦此
所以謂之相為表裏也

河圖之文二七居前一六居後三八　洛書之文戴九履
一左三右七二四為居左四九居右五與十居中　肩六
八為足五居中央

河圖象數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
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
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
地數三十凡五十有五

洛書範數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
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
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
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
福威用六極

朱子家禮注

司馬溫公曰世人有游宦沒於遠方子孫火焚其柩收燼歸葬
者夫孝子愛親之肌膚故斂以臧之殘毀他人之尸在律猶嚴
況子孫乃悖謬如此其始蓋人於羌胡之俗浸染中華行之既

久習以為常、見者恬然、曾莫之怪、豈不衰哉、延陵季子適齊[illegible]
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以為合禮、必也不能歸葬、葬於其地
可也、豈不猶愈於楚之哉○司馬溫公曰、古有大勳德、名之鍾
鼎、藏之宗廟、其葬則有豐碑、秦漢以来、始命文士褒賛功德、刻
之於石、亦謂之碑、降及南朝、復有銘誌、埋之墓中、使其人果大
賢邪、則名聞昭顯、衆所稱頌、流播終古、不可掩蔽、豈待碑銘、始
為[illegible]知、若其不賢也、雖以巧言麗詞、強加采飾、功侔呂望、德比
仲尼、徒取譏笑、其誰肯信、碑猶立墓道、人得見之、誌乃藏於壙
中、自非開發、莫之睹也、今既不能免其誌文、但可直叙鄉里世
家官簿始終而已、季札墓前有石、世稱孔子所篆、云嗚呼、有呉

延陵季子之墓、豈在多言、然後人知其賢也、今但刻姓名於墓
前、人自知之耳、

鬼神

鶴山魏氏曰、鬼神之說、尚矣、自聖賢不作、正塗壅底、士不知道
民罔恒心、非置諸荒昧、則怵於奇衺、或又曰、夫子所不語也、季
路所弗知也、吁是難言也、其果難言也、而聖謨孔彰、質理甚徐
易所謂精氣游魂、記所謂禮樂鬼神、夫子所謂物之精、神之著
而子思所謂德之盛、誠之不可揜者、其義蓋如此、而古之聖賢
所貴乎知者、亦惟知此而已

論在人鬼神

朱子曰、問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此豈亦造化之迹乎、曰、皆是
也、如空中忽然有雷霆風雨、皆是、但人所常見、故不之怪、忽聞
鬼嘯、鬼火之屬、則便以為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迹、如家語云、山
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音墳又音蕡)羊、皆是
氣之雜揉乖戾所生、亦非理之所無也、但非理之常、故謂之怪
異、孔子所以不語、學者亦未須理會也

論祭祀祖考神祇

朱子曰、子孫這身在此、祖宗之氣便在此、他是有箇血脉貫通
所以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為這氣不相關、天子統攝天
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通、聖賢道在

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
此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孔子列許多籩豆、設許多禮義、不成
是無此、姑謾為之、人家子孫負荷祖宗許多基業、此心便與祖
考之心相通、故於四時而設祭

性

北溪陳氏曰、孟子道性善從何來、孔子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
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一陰一陽之理者為道、此是統
說箇太極之本體、繼此者為善、乃是就其間說造化流行生育
賦予、更無他物、只是箇善而已、此是太極之動而陽時、所謂善
者、以實理言、即道之方行者也、到成此者為性、是說人物受得

此善底道理去各成箇性耳是太極之静而陰時此性字與善字相對與道字相應是指理而言此夫子所謂善是就人物未生之前造化原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是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源於夫子○朱子曰聖人只是識得性百家紛紛只是不識性字

氣質之性

朱子曰孔孟言性之異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為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其所習之遠耳以理而言則上帝之降衷人心之秉彝初豈有二理哉○朱子曰問顏淵不幸短命伯牛

死曰命矣夫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如此之命與天命謂性之命無分別否曰命之正者出於理命之變者出於氣質要之皆天所付予聖人得天地清明中和之氣宜無所虧欠而夫子反貧賤何也豈時運使然也抑其所禀有不足邪曰便是禀得來有不足他那清明也只管得做聖賢却管不得那富貴禀得高底固貴禀得厚底則富禀得長底則壽貧賤夭者反是夫子雖得清明者以為聖人然禀得那低底薄底所以貧賤顏子又禀得那短底所以又夭

心

北溪陳氏曰此心之量極大萬理無所不包萬事無所不統古人每言學必欲其博孔子所以學不厭者皆所以極盡乎此心無窮之量也孟子所謂盡心者須是盡得箇極大無窮之量無一理一物之或遺方是真能盡得心然孟子於諸侯之禮未之學班爵法制之未詳聞畢竟是於此心無窮之量終有欠缺未盡處

道

五峯胡氏曰堯舜禹湯文武仲尼之道天地中和之至非有取而後為之者也是以周乎萬物通乎無窮日用而不可離也

仁

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書曰仁字難說論語一部只是說與門弟

子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庶幾私欲沉天理見則知仁矣○北溪陳氏曰龜山以萬物與我為一為仁體夫仁者固能與萬物為一謂與萬物為一為仁則不可此乃是仁之量若能於與物為一之前徹表裏純是天理流行無間便是仁也○西山真氏曰仁之一字從古無訓且如義訓宜禮訓理又訓履智訓知皆可以一字名其義孔孟皆曰仁者人也亦只是言仁者乃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亦不是以人訓仁蓋緣仁之道大所以不可以一言盡之自漢以後儒者以愛字說仁殊不知仁固主乎愛然愛不足以盡仁孟子言惻隱之心即所謂愛也然只是仁之發端而已韓文公言博愛之謂仁程先生非之以為仁自是性愛

自是情、以愛為仁、是以情為性也、至哉言乎、朱文公始以愛之理心之德六字形容之、所謂愛之理者、言仁非止乎愛、乃愛之理也、性中既有仁、發出來便是愛

仁義

程子曰、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為用而不外焉者、可與論道矣○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唯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

忠恕

北溪陳氏曰、有天地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是也、有聖人之忠恕、吾道一以貫之、是也、有學者之忠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皆理一而分

道統

朱子曰、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叙、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唐子西名庚宋人嘗於一郵亭傳遞文書所止處梁間見此語、蘇季通云、天先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孔子、亦不得、又不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後、又不生周子二程、亦不得、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

勉齋黃氏曰、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而靈、精氣凝而為形、魂魄交而為神、五常具而為性、感於物而為情、措諸用而為事、物之生也、雖偏且塞、而亦莫非太極二五之所為、此道原之出於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其秀之秀而最靈者焉、於是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傳、故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統理人倫、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者、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則曰、允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及之名也、存諸心而無偏倚、措之事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太極矣、此堯之得統於天者、舜之得統於堯也、舜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因堯之命、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為人心形氣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中、曰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統於堯、禹之得統於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因堯之中、舜之精一、而推其制之之法、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曰禮曰義、此又湯之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此湯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也、其在武王受丹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爻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

以制心也曰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於文王者也至於夫子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顏子得於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之言曾子得於大學之義故其親授道統之傳者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知仁勇而終之以誠至於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而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孟子得統於子思者然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為本以欲為戒此又周子繼孔孟不傳之序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

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為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先師朱子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以大學為入道之序蓋持敬也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見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外有以極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此又朱子之得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也故嘗撮其要指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

聖賢總論

程子曰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善惡一切涵容覆載故聖人之志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天地之用也又曰元氣會則生聖賢又曰學者必識聖賢之體聖人猶化工也賢人猶巧工也剪綵以為花非不宛然肖之而欲觀生意之自然則無之也

朱子曰聖人憂世覺民之心若終其身常不忘則不見聖人胸中休休和樂處若時或恬然不戚戚發露則又不見聖人於斯人其心相關甚切處若憂世之心與和樂之心竝行而不悖則二者氣象又為何如曰聖人之心樂天知命者其常也憂世之心則有感而後見爾

孔子

程子曰孔子之道著見於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朱子曰孔子天地間甚事不理會過若非許大精神亦吞許多不得○問孔子不是不欲仕只是時未可仕曰聖人無求仕之義若不見用只得且恁地做○問孔子當衰周時可以有為否曰聖人無有不可為之事只恐權柄不入手若得權柄在手則兵隨印轉將逐符行○問孔子當衰周豈不知時君必不能用已曰聖人卻無此心豈有逆料人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吾不復見周公與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時聖人亦自知其不可為矣但不知此等話是幾時說據陳恒弒其君孔子請討之時是獲麟之年那時聖人猶有為也○問聖人汲汲皇

皇不肯汲身逃世只是急於救世不能廢君臣之義至於可與不可臨時依舊裁之以義曰固是但未須說急於救世自不可不仕○問若據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等語却似長沮桀溺之徒做得是曰此為學者言之聖人做作又自不同

東萊呂氏曰禹稷思天下飢溺由已饑溺孔子歷聘諸國以至誨人不倦皆是合當做事自古聖人之於天下皆如此

孟子

程明道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又云景星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或謂孔子尊周孟子欲齊王行王政何也曰譬如一樹有可栽培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別種聖賢何心視天命之改與未改爾○曾衛齊梁之君不足與有為孔孟非不知也然自任以道則無不可為者也○孔子為宰則為宰為陪臣則為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以此未及孔子

或問古來誰好學和靖尹氏曰惟孔子好學孔子自言好古敏求又言不如丘之好學豈不是惟孔子好學孔子非妄言以欺天下後世者其次莫如顏子

五峯胡氏曰皇皇天命其無息也體之而不息者聖人也是故孔子學不厭教不倦顏子睎夫子欲罷而不能孟子承先聖周旋而不舍我知其久於仁矣○孔子定書刪詩繫易作春秋何區區於空言所以上承天意下憫斯人故丁寧反覆三思不倦使人知所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

魯齋許氏曰陽貨以不仁不智刼聖人聖人應得甚閑暇他人則或以卑遜取辱或以剛直取禍聖人則辭遜而不卑道存而不亢或曰孟子遭此如何曰必露精神

朱子曰聖賢言語自是平易如孟子尚有此險處孔子則直是平實

總論為學之方

張子曰今之於學加功數年自是享之無窮人多是耻於問人如孔子問於老聃萇弘郯子賓牟賈聚天下衆人之善者聖人也豈有得於一端而便勝於聖人也

龜山楊氏曰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如子貢問政疑所可去孔子答之以去兵矣於食與信猶有疑焉故能發孔子民無信不立之說若今之學者方得其枌問之答便不復疑蓋嘗謂古人以為疑者今人不知疑也學何以進

勉齋黃氏曰孔子大學既言明德便言新民聖賢無一偏之學

臨川吳氏曰敏不敏天也學不學人也天者不可恃而人者可

勉也蟹不如螾鶩可及驥何也斂而不學猶不斂也不斂而學猶斂也夫子上聖也而好學顏子大賢也而好學古之人不恃其天資之斂也如此既斂且學則事半而功倍

存養 附持敬

朱子曰聖人相傳只是一箇字曰欽明曰溫恭曰聖敬日躋曰篤恭而天下平○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敬之一字真聖門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精粗之間○聖人言語當初未曾關聚如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等類皆是敬之之目到程子如關聚說出一箇敬來教人然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塊然兀坐耳無聞目

無見全不省事之謂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放縱便是敬謝上蔡曰敬是常惺惺法

鶴山魏氏答張大監曰孔門說仁處大抵多有敬意如四勿二如之類是也左傳敬德之聚能敬必有德此義極精

臨川吳氏曰易書詩禮之言敬者非一及夫子答子路之問則其辭重以專而子路莫之悟也伊路大儒提敬之一字為作聖之階梯新安大儒繼之直指此為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其示學者切矣

致知 力行

臨川吳氏曰夫子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蓋聞見雖得於外而所聞所見之理則具於心故外之物格則內之知至此儒者內外合一之學故非如記誦之徒博覽於外而無得於內亦非如釋氏之徒專求於內而無事於外也

朱子曰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着孔子不去○西山真氏曰過雖聖賢不能無知其為過而速改則無過矣故論語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左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孰大焉成湯之聖猶且改過不吝顏子之賢猶曰不貳過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為遷

善改過之象此即勿憚改之意也

藍田呂氏曰辭受有義得不得有命皆理之所必然有命有義是有可得可受之理故舜可以受堯之天下無命無義是無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生彌子以受衛卿二者義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間焉有義無命雖有可受之義而無可得之命究其理安得而受之是謂義合於命故益避啓而不受禹之天下有命無義雖有可得之命而無可受之義亦安得而受之是謂命合於義故中國受室養弟子以萬鍾為孟子之所辭二者義命有正合之理時中而已焉

朱子曰知人之難堯舜以為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

以予觀之此特為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

南軒張氏曰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為莫先於義利之辯蓋聖學無所為而然也無所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未嘗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為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為利也斯須之頃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為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循己自私則一

而已如孟子所謂內交要譽之類是也又曰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者無適而非利為己者無適而非義嗟乎義利之辨大矣豈特學者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一也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而霸者所以陷溺人心貽毒後世以利故也孟子當戰國橫流之時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撥亂反正之大綱也

教人

藍田呂氏曰仲尼曰吾無隱乎爾又曰有鄙夫問於我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然子貢高弟猶未聞乎性與天道非聖人之有隱而人自不能盡爾如天降時雨百果草木皆甲坼其盛衰小大之不齊實澀豈私於物哉

朱子曰聖人教人大槩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

人倫

集覽曰家語後序云自叔梁紇始出妻及伯魚亦出妻子思出妻故稱孔氏三世出妻

張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天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聖人不制師之服師無定體如何是師見彼之善而己效之便是

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如朋友者有相親炙如兄弟者有成就己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豈可一槩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子死弔服如麻亦是服也却不得謂無服也已門人築室於場三年然後歸則亦終三年之喪矣

龜山楊氏曰古之人其道足以師世範俗惟孔孟足以當之東漢而下師道益嚴然稽其所知所行皆不足以勝其任也

讀書法

程子曰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之意云爾

楊龜山曰史固不可不學然六經先王經世之迹在焉孔子不存史而作春秋春秋所以正史之失得也今人不留意六經故就史求道理是以學愈博而道愈遠

會齋許氏曰閱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語孟乃子史之折衷也

科舉之學

朱子曰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識遠見之士據吾所見而爲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

論文

程子曰人見六經便以為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只攄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聖人文章自然與學為文者不同如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一枝花或有剪裁為之者或有繪畫為之者看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老蘇六經論則是聖人全是以術欺天下也○聖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後世由此求之使聖人要教人難曉聖人之經定不作矣若其義理精奧處人所未曉自是其所見未到耳

慈湖楊氏曰孔子謂巧言鮮仁又謂辭達而已矣後世文士之為文也異乎琢切雕鏤無所不用其巧曰語不驚人死不休又曰惟陳言之務去夫言惟其當而已繆用其心陷溺其意至此欲其近道豈不大難如堯之文章孔子之文章由道心而達始可以言文章若文士之文止可謂之巧言非文章也

老子

程子曰老子曰無為又曰無為而無不為當有為而以無為為之是乃有為為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為惟曰無思也無為也此戒夫作為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為一偏之說矣

朱子曰敬夫言老子云不善人善人之資善人不善人之師與孔子見賢思齊見不賢內省之意不同為老子不合有資之之意

孫子

朱子曰鄭厚藝圃折衷云孫武子十三篇其詞約而縟易而深暢而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孟荀楊著書皆不及也以正合以奇勝非善也正變為奇奇變為正非善之善也即奇為正即正為奇善之善也而余隱之辯曰昔吾夫子對衛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北嘗曰我戰則克而冉有亦曰聖人文武並用孔子豈真未學未聞哉特以軍旅甲兵之事非所以為訓也乃謂孫武子十三

不惟武人之根本文士所當盡心其詞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
孟荀楊著書皆不及是豈人君窮兵黷武之心庸非過與叛王
夫子已甚矣何立言之不審也

荀楊王韓

王通中說一書却是要學孔子他死時只三十餘歲做許多書
詩如續書續詩元經中說皆是方二十餘歲孔子七十歲方繫易作春秋而
王通未二十做了聖人許多事業氣象去不得了

管仲

涑水司馬氏曰孔子稱管仲之器小哉先儒以為管仲不勉之
以王而僅止於霸此其所以為小也愚以為周天子存而管仲
勉齊桓以王是教之篡也此管仲所恥而不為孔子顧欲其為
之邪夫大人者顧時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綱紀
文章粲然有萬世之安豈直一時之功名而已邪管仲相桓公
霸諸侯禹迹所及冠帶所加未能使之皆率職也而偃然自以
為天下莫已若也朱紘而鏤簋反坫而三歸此其器豈不小哉
楊子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斯言得之矣

屈原

朱子曰屈子乃千載而一人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
斯知仁矣此觀人之法也夫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
過於中者故論其大節而其他細行之不能皆合於中庸者尚

何說哉

武帝

南軒張氏曰武帝奢侈窮黷之事與秦皇相去何能尺寸然不
至於亂亡者有四事高帝寬大文景恭儉得民也深未能遽泯
一也武帝所為每與六經戾然猶表章六經聘召儒生為稽古
禮文之事二也輪臺之詔蓋真知悔者三也能審於付託昭帝
之初霍光當政惠澤復流四也以四者相須而維持是以能保
其祚然其能卒知悔者亦以其平日猶知誦習六經之言聽儒
生之論至於力衰而竊一以善端有時而萌故耳然則其所以
不至亂亡者亦豈偶然也哉

諸葛亮

程子曰孫覺曰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諸侯
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其謂之曰行一不義殺一不
辜以利一已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
何害陳恒弑君孔子請討孔子豈保得討陳恒時不殺一人邪
蓋誅天下之賊則有所不得顧爾

聖學

武夷胡氏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心者事物之
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六經所載古訓不可不考若夫分
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

治道

朱子曰禮時為大古禮零碎繁冗今豈可行亦且得隨時裁損耳孔子從先進恐已有此意

法令

程子曰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損益文質隨時之宜君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

王霸

和靖尹氏曰孔子謂九合諸侯一正天下者以其功也孟子責管仲功烈如彼其卑者以其不能行王道以至於仁也孔孟之意則同

禎異

象山陸氏曰昔之言災異者多矣如劉向董仲舒李尋京房翼奉之徒皆通乎陰陽之理而陳於當時者非一事矣然君子無取焉者為其著事應之說也孔子書災異於春秋以為後王戒而君子有取焉者為其不著事應故也夫旁引物情曲指事類不能無偶然而合者然一有不合人君將忽焉而不懼孔子於春秋著災異不著事應者實欲人君無所不謹以答天戒而已

論刑

象山陸氏曰夫五刑五用古人豈樂施此於人哉天討有罪不得不然耳是故大舜有四裔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誅善觀大舜孔子寬仁之實者於四裔兩觀之間而見之矣近世之言寬仁者則異於是蓋不究夫寬仁之實而徒欲為容奸慶惡之地殊所謂以不禁奸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者也罪疑惟輕使其無疑則天討豈可失哉

詩

邵子答人書意曰仲尼言正性子輿言踐形二者能自得殆不為虛生所交君以道所感君以誠雖三軍在前而莫之凌○朱子感興詩曰涇舟膠楚澤周綱已陵夷況復王風降故宮黍離離玄聖作春秋哀傷實在茲祥麟一以踣反袂空漣洏漂淪又百年僭侯尚爵珪王章久矣喪何復嗟嘆為馬公述孔業託始有餘悲拳拳信忠厚無乃述先幾

晉陽啓唐祚王明紹巢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麀聚瀆天倫牝晨司禍凶乾綱一以墜天樞（武后鑄銅柱高一百五尺以紀周之功德故曰天樞）復崇崇淫毒穢宸極虐焰燔蒼穹向非狄張徒誰辦取日功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比容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群蒙（此篇唐室君臣之失秉史筆者不能黜武后而尊唐惟范太史受學程子之門其作唐鑑於中宗廢遷之後每歲必書帝在房州以合春秋公在乾侯之文足以開萬古之愚蒙矣）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已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歟嘆日躋穆穆歌敬止戒㪯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明寒水魯叟（孔子）何常師刪述存聖軌

程子誠明吟曰孔子生知非假習孟軻先覺亦須修誠明本屬吾家事自是今人好外求

朱子述旨贊曰昔在上古世質民淳是非莫判利害不分風氣既開乃生聖人聰明睿智出類超群仰觀俯察始畫奇偶教之卜筮以斷可否作為君師開鑿戶牖民用不迷以有常守降及中古世變風移淳澆質喪民偽日滋穆穆文王身蒙大難安土樂天惟世之患乃本卦義繫此彖辭爰及周公六爻是資因事設教丁寧詳密必中必正乃亨乃吉語子惟孝語臣則忠鈞深闡微如日之中爰暨末流淫於術數僂句成欺黄裳亦誤僂句主折出地方胡氏藏會本有傳上之心曰僂句成欺者會欲欺人借圭以成其欺也南蒯將叛得黄裳之占以為大吉後大敗著蒯之舉事正反乎黄之中裳之下其敗也固宜大哉孔子晚好是書韋編既絶八索以祛乃作彖象十翼之篇專用義理發揮經言居省象辭動察變占存亡進退陟降飛潛曰毫曰釐匪差匪繆假我數年庶無大咎恭惟三古四聖一心垂象炳明千載是臨上古伏羲中古文王下古孔子惟是學者不本其初文辭象數或肆或拘王輔嗣韓康伯以莊老之言解易此放肆於文詞者也如焦貢京房以災異分卦有月以推易此拘泥於象數者也嗟予小子既微且陋鑽仰沒身奚測奚究匪警滋荒匪識滋陋維用存疑敢曰垂後翼輔曰呂東萊定古易十二篇分伏羲卦畫文王卦辭周公爻辭為上經第一下經第二孔子十翼傳分為十篇彖上傳第一彖下傳第二象上傳第三象下傳第四繫辭上傳第五繫辭下傳第六文言傳第七說卦傳第八序卦傳第九雜卦傳第十各自為卷以合於古朱子本義從之補註云韋皮也古者竹簡以皮穿之孔子玩易之文竹簡所穿之皮三次斷絶也又按孔安国曰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贊易道以黜八索是以垂世立教也

孔聖全書中卷卷之二十五

天○自堯舜三代以來莫不稱天以舉事孔子刪詩書不去也

明天文○子貢多言尼父未賢其屢中得竄或信子產猶謂其焉知

雷○敬怒孔子必變納麓虞舜不迷

霜○春秋符曰王者政令苛則夏降霜誅伐不行則冬霜不殺草

津渡○忘子產之誡既閨狎而玩之子產曰水懦弱人狎而玩之棄仲尼之言果見蹈而死者孔子曰水火吾見蹈而死者

象環○孔子去魯佩象環五寸象牙有文理言似已有文章也

五寸法五行環者取其循環似已德之無窮

仲尼璧○後漢鍾離意爲魯相省視孔子受經堂男子張伯剗草得璧七枚懷藏其一以六白意意曰甕中素書云璧有七張伯取其一意召問伯伯叩頭出之

布○羲皇造布孔子作緇布冠

閭里○後漢張湛罷馮翊告歸平陵望寺門而下步主簿[illegible]明府位尊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式路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

堂○老子見孔子倨堂而應

衣服○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逢大也大掖之衣君子有道者所服也○魯哀公問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怪與士異也

席○孔子曰父子不同席男女不同席

造酒○後漢末年饑曹操表制酒禁孔融頻爭之多[illegible]慢之辭融難操書曰堯非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illegible]以堪上聖由是觀之酒何負於理者哉

食○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餐以待已

名子○孔子子生三月有贈鯉魚者乃名子曰鯉

兄弟○子曰兄弟之喪存乎書策矣言其有常禮也

女○後漢孔融被誅女年七歲男年九歲寄他舍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

醜丈夫○子張難能稱未仁於言偃高柴甚惡推至孝於孔門家語高柴子羔貌甚惡為人篤孝知名於孔子門荀書美之可嘉雖孔醜之何害

長大人○孔子長九尺伍子胥長一丈

富○子曰小人富斯驕驕斯亂故聖人之制使人富不足以驕也○無德而貪子罕謂之喪寶不義而富仲尼喻於浮雲

貧賤○子曰小人窮斯約約斯盜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貧不至於約○所取者廣其得必多所取者深其身必窮孫樵與賈生書六經作孔子迹述不滿矣孟子述子思坎軻於齊魯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揚雄以法言太元窮元結以浯谿碣

窮、陳拾遺以感遇詩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王川子以月蝕詩
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於窮者也
隱逸○自古材賢有韞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
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
之時乎、
姓氏○金陵李氏始以唐號國、錢文穆王問之曰金陵冐氏族
於巨唐、不亦駭人乎、沈韜文曰此可取譬也且如鄉校間有姓
孔氏者、人則謂之孔夫子、復何怪哉王大笑○以德命為義若
文王名昌武王名發以類命為象若孔子首象尼丘山遂名取
於物為假若伯魚生有人饋之魚因名之曰鯉取於父為類若

子生與父同日名曰同、
喜○史曰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
孝○天寶三載詔天下家藏孝經
命○賓威仲尼棲遲不偶高賓贊曰古來賢豪不遭與運埋光
鏟采、與草木俱腐者可勝咤哉○荀悅哀王商論以仲尼之德
兄以塞叔孫之毀以仲尼之仕足以免陳蔡之困以仲尼之智
足以避匡人之厄、以仲尼之道足以容魯衰之世而逼迫多懼
殆於危亡、由是思之無非命也、命之否也龍虎不能免於患、及
命之泰也蛭螾皆得保其生、
謙讓○帝問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
虛何謂也孔穎達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已雖能仍就不能之
人以咨所未能、已雖多仍就寡少之人更資其多、內有道外若
無中雖實容若虛、非特匹夫君德亦然、
恭敬○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野、
勇○子曰卞莊子之勇可謂成人矣、謂刺兩虎、
言語○文子之賢則訥訥而仲尼之聖且責便便
祈禳○帝問祈禳之數李藩對曰孔子病止子路之禳漢文帝
每祭、勑有司敬而不祈、使神無知則不能降福有知、固不可私
己求媚而悅之也、且義於人者、和於神、人乃神之主人安而福
至帝悅、

好客○四鄰之賓客、入者悅出者譽、延譽於言光名滿天下、入
者不悅出者不譽、汙名滿天下、名之為貴財安可有財不足也
仲尼曰君之明也、
圖書○仲尼敘書於堯曰允明峻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
文命祗承於帝、於湯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曾
孫、稽撰典籍、信哉唯茲德實受命之符、
封禪○蘇頲東封朝覲頌序曰國鄒魯家洙泗秉汶野而圖記
可知、指泮林而頌聲不墜以周公之故將孔子之後翹然希王
者之屬更、聖人之清蹕大禋旅之數番稟成之祿增作四而籍
言七也見唐文粹

登遐〇大戴禮云孔子曰黃帝死後人畏其神百年（白氏云天子山陵七月之禮畏百年之神）

對問〇許康左為侍講帝讀春秋至閽殺吳子餘祭問閽何人耶康佐以中官方疆不敢對帝喜笑罷後觀書遂爽殿召李訓問之對曰古閽寺今宦人也君不近刑臣以為輕死道孔子書之以為戒帝曰朕邇刑臣多矣得不慮哉訓曰列聖知而不能遠陛下念之宗廟福也於是內謀剪除矣

詠諍〇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注陳言其過於外也〇孔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〇子曰君子馳其親之過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無怨可謂孝乎

教化〇肃弘機顯慶中為檀州刺史以邊人陋僻不知文儒貴乃修學宮畫孔子七十二子漢晉名儒像自為贊敦勸生徒繇是大化

舉選〇以貌以言宣父尚云有失則東閣哲帝尭亦曰其難

刑濫〇正經三百孔父創其威儀大法三千蕭何設其條貫非日非月照四海而齊明如電如霜肅八方而交泰

贓賄〇交趾太守坐贓伏法資財簿入司農顯宗班賜群臣鍾離意（字子阿）得珠璣悉以委地不拜帝怪之對曰孔子忍渴於盜泉曾參迴車於勝母惡其名也此贓穢之物誠不敢拜帝曰清乎尚書之言更以庫錢三十萬意

寃獄〇冶長非罪始因尼父而知叔何無辜終俟祁奚而免

賞死事〇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偝棄也不棄死者）先亡者則民可以託（言不偷於死者則生者信之）

獻捷〇漢陳湯斬郅支首上疏宜懸槀街蠻夷邸間若今鴻臚館丞相匡衡大夫繁延壽以月令春當掩骼埋胔勿宜懸將軍王商以夾谷會孔子誅優施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懸十日詔將軍議者是也

琴〇伏羲作以防心孔子聽而得意韓詩孔子學琴於師襄子曰丘得其意矣曰得其人矣洋洋乎翼翼乎其惟文王乎

死〇彭聃安在哉周孔亦已沉（柳宗元覺衰）

過禮〇孔子曰先王制禮患其過於制也

冠禮〇孔子長居宋冠章甫之冠宋其祖也

宴〇孔子曰敬則用祭器祭器簠簋鉶之屬有好事於賓客則用之謂饗食也

制樂〇欲依夔曾而定克振六代之音將使在齊或聞必忘三月之味〇元稹樂府古題序或曰樂府肇於漢魏按仲尼學文王操伯牙作流波水仙操齊犢沐作雉朝飛衛女作思歸引則不於魏漢而後始亦明矣

葬〇子曰傷財過禮傷生過數漢光武薄葬詔曰曾子事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其令天下薄葬

齋○孔子曰三日齋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齋者
止樂
集賢學士○鄭覃遷崇文館大學士帝坐延英論詩工否覃曰
孔子所刪三百篇是已 其非雅正者焉足為天子道哉夫風大
小雅皆下刺上之変非上化下為之故王者采詩以考風俗得
失若陳後主隋煬帝特能詩之章解而不知王術故卒歸於亂
章釋識識頑陛下不取也
田制○張彧奏洪羊評季孫用田賦孔子書而過之以其踰周
公之制（此言孔子書過也見文粹）
祈禱○黎幹復為京兆尹時大旱幹造土龍自與巫覡對舞彌

月不應又禱孔子廟帝笑曰丘之禱久矣使毀土龍帝減膳節
用既而霔雨
敬遠○子曰夏道周人皆事鬼敬神而遠之
知亡日○夫子早作歌曰太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是孔子自
知亡日也
寇賊○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境則利祿人雖曰不要君吾不
信也
契券○聖人執左契左契心也左者不用之地以喻無為又云
左陽也心藏陽也
功課○孟子曰魯桓公獵較而祭 孔子亦獵不違衆也較爭多
也
文教○李庾西都賦闢孔子之學堂（孔子學堂見搜神記與此殊）敷一代之風雅以王者之
文教也
儒教○文粹儒而開大教也 有天下者遵其易簡遡其元命可
以致于清寧遵其廣大弘其覆載可以致于雍熙遵其禮讓蹈
其恭聽可以致于和平
師○太宗即位賜燕月池帝從容問張衡曰今日弟子何如衡
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乃王天下
計臣之功過於先聖帝為之笑
詩○若過庭之子不學風雅之言則入国之人焉知敦厚之教

書○文之將喪焚棄於秦坑道之既行啓發於魯壁
易○九聖之微言（自伏羲至孔子）又曰仲尼讚易道以黜八索○六爻
之変三絕之勤子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建陰陽天地之情位
以為易雖有明智之心進必斷其志焉
春秋○經者夫子之文丘明傳者丘明之善志子夏不能措辭元
凱循其成辭仲尼明周公之志（傳序曰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丘明授夫子
之經（序曰左丘明授經於仲尼）漢藝文志云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
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左氏公羊穀梁鄒氏郟氏○韓文論史
曰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
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常仲孺文宣王廟記曰非聖人之作

春秋周室卑而諸侯僭矣

九流○子曰使乎使乎言當權事制宜受命不受辭此其所長

也邪人為之則尚詐而棄信也

惡○賛皇一品集曰孔子其徒三千不可謂之朋黨

愚○禹柴見非於孔門王陵獲稱於漢氏子曰柴也愚漢高祖曰王陵少戇

鳳○孔子從鳳○孔子欲居九夷從鳳鳳遇亂則居夷狄

鸜鵒○左傳曰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童謠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巢遠哉遥遥鸜鵒株株公在乾侯鸜鵒鸜鵒往歌來哭

雀○公冶長解雀語得免罪

孔聖全書　卷十六帖　二十五卷　卅九

麟○孔演圖云麟仁獸木之精也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孫樵曰麟出豈妖孔子云云○帝表徵麟臺碑銘曰聖人之生也得其時則化行於江漢不得其時則道戹於季孟季孟之出也得其時則名薦於郊廟不得其時則身自罹於淺夫○麟獸之遠人者也昔魯哀公出獵得之而不識盡索而獲之非其自出也故孔子書於春秋曰西狩獲麟者譏之也西狩非其遠也獲麟惡其盡取也狩必書地而哀公馳騁所涉已多不可徧以名舉故書西以包衆地謂其舉國之西皆至也麟人罕識之獸也以見公之窮山竭澤而盡取至於不識之獸皆搜索而獲之故曰譏之也　魚○孔子生子三日有饋魚者因以名子

中卷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之

選舉考　任子

孔子孫孔光子男放為侍郎

學校考　祠祭褒贈先聖先師

朱子曰夫子像設置於椅上已不是後置在臺座上到春秋釋奠却乃陳簠簋籩豆於地是甚義理某幾番要塑宣聖坐於地上如設席模樣祭時却自席地每說與人却道差異某記在南康後說與交代者云云宣聖本不當設像春秋祭時只設主祭可也

高宗紹興十四年國學大成殿成國子司業請幸學從之詔曰

孔聖全書　卷八通考　二十三卷　卒

偃革息民恢儒建學聲名不闡輪奐一新爾等攄望幸之忱述諸儒之志遠繼橋門之盛願觀雲輿之臨請既方堅理宜從欲將欽謁於先聖仍備舉於舊章

職官考　縣令

春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為縣則縣大而郡小故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縣邑之長曰宰魯衛謂之宰孔子由中都宰為司空曰尹曰公楚謂之公尹也曰大夫晉謂之大夫也其職一也至於戰國則郡大而縣小矣

郊社考　祀五帝

楊氏曰愚按家語五帝章注云五帝五行之神佐天生物者而

後世讖緯皆為之名字如靈威仰而下是也但此章所謂五帝
五行之神佐天生物者恐非夫子之言何也以易論之乾坤為
父母震巽坎離艮兌為六子卦畫固有此象矣然序卦言帝出
乎震齊乎巽自震巽而下皆天帝之為也謂在天有五行能生
物則可謂五行佐天生物則天與五行為二矣是以程子曰不
知乾坤之外甚底是六子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體耳學者大
惑也

按五帝之祀見於周禮五帝之義見於家語其說本正大也自
秦漢間廢祀天之禮而以所謂郊祀者祀於五時名曰五帝鄭
康成解經習聞秦漢之事遂於經所言郊祀多指為祀五帝且

據緯書為之名字東曰靈仰威南曰赤熛怒西曰白招拒北曰
汁光紀中曰含樞紐於是王子雍群儒引經傳以排之而謂五
帝者太皞以下五人帝也楊氏之釋五帝則以為如毛公所謂
元氣昊大謂之昊天遠視蒼蒼謂之蒼天程子所謂以形體謂
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之類則五帝乃天之別名而元未嘗有所
謂五帝之神也愚（竊臆自謂）謂若以為天之別名而已則曰帝可矣
何必拘以五又何必於祀上帝之外別立祀五帝之禮乎蓋五
帝於五行之主而在天猶五嶽為五行之鎮而在地也五帝不
出於天之外而謂五帝即昊天則不可五嶽不出於地之外而
謂五嶽即后土則不可家語所言盡之矣今因疑緯書靈威仰
等名字而謂五帝之本無疑五帝之本無而謂家語之非聖言
亦過矣如日月星宿風伯雨師皆天神之見於祀典者經傳所
言昭昭也而道家者流則以為各有名稱甚者為之姓字甚
言不經甚於緯書儒者所不道也然因是而疑日月諸神之本
無可乎

宗廟考

致堂胡氏曰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則知諸侯無禘而當祫
天子無祫而有禘豈不明白而易知乎後世惟王制之信憑鄭
氏所釋而不考祭法大傳及孔子之言唐遂至夏禘冬祫殆知
其數而瀆也不亦失之遠乎

樂考　絲之屬　雅部

琴操陳氏樂書曰今夫琴者君子常御之樂蓋所以樂心而適
情非為憂憤而作也苟遇乎物可詠者詠之可傷者傷之大為
典誥小為雅頌而諷刺勸戒靡不具焉其利於教也大矣孔子
之將歸猗蘭曾子之歸耕殘形（曾子夢狸而作殘形）之類大抵因時而作
豈為憂憤耶

夫子琴

自古善琴者八十餘家一十八樣究之雅度不過伏羲大舜夫
子（[illegible]也琴）靈和也琴五等而已餘皆求意新狀奇終（[illegible]）古制君子
不貴也○孔子琴長三尺六寸四分與周尺合

樂歌

徹樂　孟獻子愈自是庸作而不作耳故夫子曰加於人一等非爲不應作而應愈也

王禮考　國恤

按後之儒者皆以爲短喪自孝文遺詔始然攷之三年之喪自春秋戰國以來未有能行者矣子張問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蓋時君未有行三年之喪者故子張疑而問之而夫子答以古禮皆然蓋亦嘆今人之不能行也

刑考　刑制

呂刑一書先儒蔡九峰以爲舜典所謂贖刑者官府學校鞭朴之刑耳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今穆王贖法雖大辟亦許其贖免矣蓋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夫子錄之亦以示戒愚以爲未然蓋熟讀此書哀矜惻怛之意千載而下猶使人爲之感動且其拳拳乎訖富惟貨之戒則其不爲聚斂征求設也審矣斷欲取貨末世暴君汙吏之所爲而謂穆王爲之夫子取之乎

經籍攷

按古書之流傳於今者惟六經六經之前則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是已索隱史記三皇紀言春秋緯稱自開闢至於獲麟凡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爲十紀凡世七萬六百年則上古之書蓋不可勝計然其說荒誕故無取焉禮記經解孔子曰入其國云云○長樂劉氏曰此經言衰周之時諸侯之國雖不能逮文武之時猶能各通一經以化其民故孔子歷聘之時入其國而其教可知○金華應氏曰樂正崇四術以訓士則先王之詩書禮樂其設教固已久易雖用於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學所可語春秋雖公其紀載而策書亦非民庶所得盡窺故易象春秋韓宣子適魯始得見之則諸國之教未必盡備六者蓋自夫子刪定讃繫筆削之餘而後傳習滋廣經術流行夫子既廣其傳而又慮其所敝故有此言然入其國耶知其教非見遠察微者

不能也觀其教防其失非慮遠防微者不能也

莊子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按莊生之時六籍未經秦火其書具在也而諸子百家各以其說舛馳而淆亂之是以有闇而不明鬱而不發之憂而此段議論醇正無異聖賢之格言東坡謂莊子蓋助孔子者於此見之

夾漈鄭氏曰蕭何入咸陽收秦律令圖書則秦亦未嘗無書籍也其所焚者一時間事耳後世不明經者皆歸之秦火使學者不覩全書疑以傳疑然則易固爲全書矣何嘗見後世有明易之人哉臣向謂秦人焚書而書存諸儒窮經而經絕蓋爲此發

也詩有六亡篇乃六笙詩本無辭書有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此不因秦火

按秦焚滅經籍坑戮儒生其說有二一曰愧一曰畏愧則愧其議己也畏則畏其害己也又曰詩書百家之語在人間者焚之其在博士官者存之蓋亦知其本不可廢也罷侯置守者私其土地於己也焚書而獨存博士官者又欲私其經術於己也李相之心務欲滅經籍以愚天下峻法律以威天下而使之莫予毒豈知燔秦七廟而具斯五刑者非詩書也乃秦之法律也

帝王曆紀譜二卷

崇文總目曰不著撰人名氏其序言周所封諸侯子孫散於它

國孔子修春秋而譜其世系上採帝王曆紀而條次之蓋學春秋所錄

春秋經解十五卷

朱子語錄曰聖人晚年痛哭流涕筆為春秋書豈肯恁地纖巧豈至恁地不濟事

胡文定春秋傳

朱子語錄曰胡文定春秋非不好却不合這件事聖人意是如何下字那件事聖人意又如何下字要知聖人只是直筆據見在而書豈有許多切怛

物異考

夾漈鄭氏曰仲尼既沒先儒駕以妖妄之說而欺後世後世相承罔敢失墜者有兩種學一種妄學務以欺人一種妖學務以欺天凡說春秋者皆謂孔子寓褒貶於一字之間以陰中時人使人不可曉解三傳唱之於前諸儒從之於後盡推己意而誣以聖人之意此之謂欺人之學說洪範者皆謂箕子本河圖洛書以明五行之旨劉向創釋其傳於前諸史因之而為志於後析天下災祥之變而推之於金木水火土之域乃以時事之吉凶而曲為之配此之謂欺天之學夫春秋者成周之典也洪範者皇極之書也臣舊作春秋傳以明王道削去三家褒貶之說所以杜其妄今作災祥略專以記實迹削去五行相應之說所

以絕其妖又曰宋之五石六鷁可以為異矣而內史叔興以為此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魏安平太守王基筮於管輅輅曰君家有三怪一則生男女墮地走入竈死二則大蛇牀上銜筆三則烏來入室與燕鬬兒入竈者宋無忌之妖蛇銜筆者老書佐之妖烏與燕鬬者老鈴下之妖此三者足以為異而無凶兆無所憂也王基之家卒以無患觀叔興之言則國不可以災祥論興衰觀管輅之言則家不可以變怪論休咎惟有和氣致祥乖氣致異者可以為通論○按古今言災異者始於五行傳而歷代史氏所述災異因之然必曰某事召某災證合某應如醫師之脉訣占書之繇辭則其說太牽強而拘泥老泉之論足以正

其肇強之失夾漈之論足以破世拘泥之見然鄭論一歸之妖妄而以為本無其事應則矯枉至於過正矣是謂天變不足畏也不如蘇論之正大云

芝草

宋大中祥符元年東封遣官祭文宣於孔林得芝五株色黃紫如雲氣及人戴冠幘之象詔遣內侍祭謝復得芝四本輕黃如雲氣之狀又州民所得二十六本

羊羵

史記魯定公時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得蟲若羊（缶器之屬即今之盆）近羊禍也羊者地上之物出於土中象定公不用孔子之言而聽季氏暗昧不明之應一曰羊去野外而拘土缶者象魯公失其所而拘於季氏季氏亦將拘於家臣也是歲陽虎囚季桓子後三年虎劫公伐孟氏兵敗竊寶玉大弓出亡

鼠妖

定公十五年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劉向以為定公知季氏逐昭公自辛惡如彼親見孔子為夾谷之會齊人歸鄆讙龜陰之田聖德如此又用季桓子淫於女樂而退孔子無道甚矣是歲五月定公薨牛死之應○哀公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劉向以為天意汲汲於用聖人逐三家故復見戒也哀不悟身奔於越

孔聖全書中卷卷之二十五終

孔聖全書中卷卷之二十六

後學蔡復賞編述

中卷晉乘楚檮杌

桓文之事仲尼之徒不道而晉乘楚檮杌孔子修春秋多取之

伐原

文公攻原裹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群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為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亦降溫人聞之亦降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晉伐楚

平人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曰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之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拜諸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己且君下其臣猶如此所謂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未可攻也乃夜還師孔子聞之曰楚莊王霸其有方矣下士以一言而敵還以安社稷其霸不亦宜乎

祭不踰望

王寢疾卜之曰河為祟大夫曰請用牲莊王曰止古者聖王之祭不退望濉漳江漢楚之望也寡人雖不得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三日而疾有瘳孔子聞之曰楚莊王之霸其有力矣制節守職反身不可其霸不亦宜乎

中卷漢司馬遷史記

三代世表

堯知契稷皆賢人天之所生故封契七十里後十餘世至湯王天下堯知后稷子孫之後王也故益封之百里其後世且千歲至文王而有天下契生而賢堯立為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茲茲益大也后稷生堯知其賢才立以為大農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孔子曰昔者堯命契為子氏為有湯也命后稷為姬氏為有文王也

十二諸侯年表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麒麟○按太史公曰孔子著春秋隱桓之間則彰定哀之際則微謂定哀多微辭也○又按太史公于諸國世家多卒孔子如于周敬王二十一年晉定三十三年蔡成十二年鄭聲二十二年宋景三十八年俱書孔子卒陳氏曰王卿士不卒有關于天下之故則卒之于襄公之難有王子虎焉于敬王之難有劉子卷焉君子曰王室其庶幾乎而無敘于周是故特卒之也司馬遷于諸國　家多卒孔子蓋知此者也

八書

夫官書曰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

不衍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

封禪書曰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如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王
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盖難言之

三十系家　齊　家

景公四十八年魯定公好會夾谷犂鉏請合萊人為樂因執
魯君可得志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
禮讓景公景公慙乃歸魯侵地以謝

魯世家

定公十年公與景公會于夾谷孔子相事齊欲襲魯君孔子以
禮歷階誅齊淫樂齊侯懼乃止歸魯侵地而謝過○太史公曰

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閒斷斷（閒如也）

晉世家

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

鄭世家

子產鄭成公少子也為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
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為之泣

孔子世家

孔子非諸侯之位而亦稱系家者何也索隱曰教化之主
吾之師也為帝王之儀表示人倫之準的自子思以下代
有哲人世世象賢誠可仰同列國故亦稱系家焉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
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于尼丘得孔子魯
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壬圩頂故因名曰丘字仲
尼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紇死葬于防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
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孔子
母死乃殯五父之衢盖其慎也郰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
後往合葬于防焉孔子要經季氏饗士與往陽虎詘曰季氏享
士非敢享子也孔子由是退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僖）子病
且死（按僖子死在昭公二十四年此文誤也）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于
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

命茲益恭故鼎銘曰（考父廟鼎而勸銘于上以自警戒也）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
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敢余侮饘于是粥于是以餬余口其恭
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王肅曰謂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為宋君也）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
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敬叔與懿子皆孟僖子之子不應更言魯人亦太史公之踈耳）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史（一作委吏積倉廩之吏也）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為司空已而去
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于陳蔡之間於是反魯孔子長九尺六
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魯南宮敬叔言
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illegible]

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
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
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
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已為人臣者無以有已〔王肅曰身父母之有〕孔子
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
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轢中國齊大而近于魯魯小弱附于楚則
晉怒附于晉則楚來伐不備于齊齊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而
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
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行中
正身舉五羖爵之大夫起纍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

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悅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
郈昭伯以鬭雞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
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于齊齊處昭公乾侯其後
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大師
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景公問政于孔子
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
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他日又復問政于孔子孔
子曰政在節財景公悅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
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
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

禮樂缺有間〔索隱曰息者生也言上古大賢生則有禮樂至周室衰而始缺有間也〕今孔子盛容
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
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
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
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
遂行反乎魯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于乾侯定公立定公五
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韋昭曰季生羊也故謂之怪〕
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
怪夔〔音逵〕罔閬〔音兩夔一足獸狀如人也越人謂之山繅是山神之名魍魎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水之
怪龍罔象〔龍獸不當見故曰怪罔象能食人〕土之怪墳羊〔雌雄未成者也〕吳伐越墮會

稽〔魯哀公元年〕得骨節專〔擅也〕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
禹致群神于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
此為大矣吳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
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之守為公侯皆屬于王者客曰防風氏
何守也仲尼曰汪罔氏之君也守封禺〔同隅〕之山者也為釐〔音僖〕姓
在虞夏商為汪罔氏于周為長翟今謂大人客曰人長之幾何
仲尼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倍也〕之數之極也于
是吳客曰善哉聖人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
逐懷公山不狃止之〔不狃為季氏宰論語作弗擾〕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
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釋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于

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不狃不得意于季氏因陽虎為亂欲廢三桓之適仲孫叔孫季孫皆魯桓公之子孫故曰三桓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于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己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按家語及孔氏之書並無此言今費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悅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周東乎然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家語作四方言魯國近東西方諸侯皆取法則焉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

為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與齊平成也謂與齊成其和好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于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為壇位上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于是旍旄羽袚音弗舞者所執矛戟劍撥音伐大楯也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于此請命有司有司卻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熒營惑亂也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魯君為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于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龜山名山陰之田也之田以謝過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于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三堵曰雉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于是叔孫氏先墮郈郈鄉亭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

克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姑蔑魯國下縣有城也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成成城也公斂處父成宰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以其貴下人乎以賤下人則心不足而不樂以貴下人則心有餘而樂于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不飾賈男女行者別于塗塗路也不拾遺四方之客至至乎邑者不求有司有司常供其職客至而有在不待求完也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也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

馬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于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請魯君為周遍道路游行因出觀之久樂也）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屯在魯南）而師己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無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己反桓子曰亦何言師己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于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孟子曰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此云濁鄒是子路之妻兄所說不同）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六萬斗非六萬石也）居頃之或譖孔子于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謂以兵仗出入）以脅孔子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謂昔所被攻缺破之處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于衛然後得去去即過蒲

（長垣縣有匡城蒲鄉）月餘反乎衛主蘧王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鄉音向）為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悅孔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招搖翱翔也）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徐廣曰年表定公十三年孔子至衛十四年至陳哀公三年孔子過宋與此文少異）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家語作姑布子卿謂子貢）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王肅曰喪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見飲食故纍然而不得意孔子生于亂世道不行故纍然不得志之貌也）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于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于吳吳敗越王句踐會稽有隼集于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韋昭曰隼鷙鳥今之鶚也楛木名砮鏃也以石為之八寸曰咫）陳湣公使人問仲尼之館問之（家語國語皆作陳惠公非也惠公以昭元年立魯定四年卒湣公六年與十三年孔子在陳則此湣公為是也）仲尼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

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而使無忘職業
于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
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栝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
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重也親也分異姓以遠方
之一貢使無忘服也服從于王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矢君若使有
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孔子居陳三歲會
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
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于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
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
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于匡今又遇難于此命

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鬭而死鬭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
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
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
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
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公叔氏欲以蒲
適他國而男子欲死之不違也婦人有保西河之志河在衛地非魏之西河也吾所伐者不
過四五人靈公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佛
肸為中牟宰晉大夫趙簡之邑宰此河北之中牟趙簡子攻中行伐中牟佛肸畔
使人招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為不善者
君子不入也今佛肸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

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焉
能繫而不食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硜硜
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
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
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
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
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黑貌然而黑幾頎然而長
眼如望羊視也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
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孔子既不得用于衛將西見趙簡子至
于河而聞竇鳴犢或作鳴鐸竇犨字鳴犢舜華一作慶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

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
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
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
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
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于不義也尚知辟之
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為陬操以哀之琴曲而反衛又主
卜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
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
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在魯哀二年立孫輒是為衛出公六月
趙鞅內太子蒯聵于戚陽虎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偽自衛迎者

哭而入遂居焉又蔡遷于州來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以衛太子蒯聵故也夏魯桓釐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于桓釐廟乎已而果然秋季桓子病泰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于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徐廣曰哀公四年也楚侵蔡秋齊景公卒哀公五年也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對孔子聞之曰爾何不對曰其為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為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彼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津矣桀溺謂子路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之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與其從辟

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他日子路行遇荷蓧丈人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亡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哀公七年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閒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閒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于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何晏曰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眾善舉也故不待學以一知之孔子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于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

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不容何病不容然後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主宰財者也為汝主財言志之同也于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

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楚狂接輿既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兮來者猶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去弗得與之言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其明年吳與魯會繒徵百牢此哀公七年時也周禮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今吳徵百牢不識禮故子貢對以周禮而吳止是徵也太宰嚭召季康子季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

在外諸侯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為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哉孔子曰野哉由也孔安國曰野不達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孔安國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也刑罰不、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夫君子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其明年冉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徐廣曰此哀公十一年也去吳會繒已四年矣哀公十年孔子自衛至陳也索隱曰徐說去會四年是也按左氏及此文孔子是時在衛即魯不見有在陳之文在陳當哀公之初蓋年表誤耳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

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索隱曰二十五家為社千社即二萬五千家也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將攻太叔疾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駕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以鳥喻己以木喻所往之國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序其事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

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
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
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
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
三絕曰加我數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
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
業者甚衆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何晏曰以道爲度故不任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無專必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述古而不自作處群萃而不自異惟道是從故不有其身所慎齊戰疾子罕言利命與仁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
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其于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其于宗

廟朝廷辯辯言唯謹爾朝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與下大夫言
侃侃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君召使擯色勃如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魚餒肉敗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于
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
變三人行必有我師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
能改是吾憂也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之子不語怪力亂
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
得聞也已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
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
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蔑由也已達巷黨人童子曰大

生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我
執御矣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藪名魯田圃之常處叔孫氏車子鉏商車子主車之子也或以子爲姓非是以爲不祥仲尼視
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顏子死孔子
曰天喪予何休曰天生顏淵爲夫子輔佐死者是天將亡夫子之證也及西狩見麟曰吾道
窮矣喟然嘆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
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聖人與天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己不降其志
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
逸隱居放言行中清廢中權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子曰弗
弗乎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于後

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
魯親周索隱曰夫子修春秋以魯爲主故云據魯周雖微而親周王者以見天下之有宗主也故殷運之
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
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
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
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
于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
孔子曰後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明歲子路死于
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于門曰賜汝來何其晚
也孔子因歎歌曰泰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謂

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
殷人兩柱間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間予始殷人也後七日卒
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哀公誄之曰旻
天不弔不憖遺一老（謂孔子）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
呼哀哉尼父（丈夫之顯稱也）毋自律（律法也言無以自為法也）子貢曰君其不沒
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
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予一人非名也（服虔曰天子自謂一人非諸侯所當稱名也）
當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告訣別也）
而去則哭各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
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

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
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孔子所居之堂後代因廟而藏夫子平生之衣冠琴書于壽堂中）
至于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
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孔子生鯉
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
困於宋子思作中庸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
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
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為魏相子慎生鮒年五十
七嘗為孝惠皇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子襄生忠
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為今皇上博士臨
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卬卬生驩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
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
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眾矣當時
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
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七十列傳　老子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
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吾所
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

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
為矰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
邪

仲尼弟子

仲由字子路（卞之野人）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豭豚
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
後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
宰我字子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因以夷其族孔子恥之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
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

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
請行孔子許之遂行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
其詳見家語此未盡錄
孔子以曾參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
有若孔子既沒弟子思慕之以有若狀似孔子相與共立為師
以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者夫子當行使弟子
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者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
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
瞿 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

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避之此非子之座也遂避師位
洪邁曰史記謂有若無以應弟子請其避座予謂此兩事殆
近於星曆卜祝之學何足以為聖人而謂孔子言之乎有若
不能知何所加損而弟子遽以是斥退之乎孟子稱子夏子
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事但言
江漢秋陽不可尚而已未嘗深詆也論語記諸善言以有子
之言為第二章在曾子之前使有避坐之事弟子皆如是哉
檀公載有子聞曾子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兩語以為非君子
之言又以為夫子有為言之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
也則其為門弟子所敬乂矣太史公之書於是為失矣月門
人所傳者道豈以貌狀之似而師之邪世所圖七十二賢圖
象其畫有若遂與孔子略等此又可笑也
索隱述贊曰教與闕里道在陬鄉異能就列秀士升堂依仁游
藝合志同方將飾官尹俎豆琳瑯惜哉不霸空臣素王
龜策
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于河至于陽泉漁者預且舉網得而
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于宋元王元王趣駕送龜衛平
曰龜者天下之大寶也先得此龜者為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
十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又曰龜大寶也為聖人使
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霆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

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元主於是
擇日剔龜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為德而君
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為刑而相佐見食于蝦蟇蝟辱于鵲
騰蛇龍屬之神而殆於卽旦似蝗食蛇之腦黄金有疵白王有瑕事有所
疾亦有所除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疎人有所
貴亦有所不如
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

漢書曰孝景程姬生魯恭王餘二年立為淮陽王吳楚反破後徙王魯好治宮室苑囿好狗馬音樂口乞難言王初治室壞孔子舊室以廣官室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漢書五行志曰魯昭公十九年地震劉向以為是時季氏將有逐君之變又曰哀公三年地震仲叢而季氏強

漢書曰董仲舒說武帝曰春秋他穀不書至于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于五穀最重粟麥今關中俗不好種麥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粟麥無令後時

晉書曰趙王倫既還詔事賈后因求錄尚書事後又求尚書令

張華與裴頠皆固執不可由是致怨倫秀疾華如讎武庫火華頠因此變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累代之寶及漢高斬蛇劍王莽頭孔子履盡焚焉時華見劍穿壁而飛莫知所向

晉書曰袁瓌為國子祭酒六經喪亂禮教陵遲瓌上疏求立學徒裴頠為祭酒奏立太學講堂築門闕刻石寫五經

晉書曰謝尚字祖仁豫章太守鯤之子也八歲神悟夙成鯤嘗攜之或曰此兒一座顏回也尚應聲曰席無尼父焉別顏回一席之賓莫不敬異

晉書禮志曰昔武王入殷而封先代之後蓋追思其德也孔子大聖終于陪臣未有封爵至漢元帝時孔霸以帝師號褒成侯奉孔子後魏黃初三年以義郎孔羨為宗聖侯奉孔子祀○後魏高祖孝文帝改謚宣尼曰文聖尼父告謚孔廟

後魏書曰彭城王勰從征濟軍帝令勰為露布勰曰露布者布于四海露之群臣以臣小才豈足大用帝曰汝亦才達但可為之及就尤類帝文人咸謂御筆帝曰非兄即弟誰能辨之勰對曰子夏被嗤於先聖臣又荷責於今來

隋書曰蘇威嘗謂煬帝曰先臣謂臣唯讀孝經一卷可以立身何用多為帝亦然之何安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厥父若信有斯言威不從命是其不孝若無斯言而面欺陛下是其不誠不誠不孝何以事君且夫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豈

容蘇綽教子獨反聖人之旨乎

唐書曰仲尼曰寬濟猛猛濟寬仁義之道猶不行偏何況於不仁乎

唐書曰長慶中問兵部侍郎薛放曰為學何如得其要乎對曰論語者六經之菁華孝經者人倫之大本窮理之要真可謂聖人至言

唐書曰太宗幸國子學視釋奠祭酒孔穎達講孝經右庶子趙弘智問之曰夫子門人曾閔俱稱大孝而今獨為曾說不為閔說何耶答曰曾孝特優門人不能逮也制旨駁曰朕聞家語云皆曾晳使曾參鋤瓜而誤斷其根晳怒援大杖以擊其背參手

仆地絶而後蘇、孔子聞之語門人曰、參來勿内、既而曾子請焉孔子曰、舜之事父也、使之常在側、欲殺乃不可得、小箠則受、大杖則走、參欲于父委身以待暴怒陷父于不義、不孝莫大焉、由斯而言、孰愈于閔子騫也、頳達不能對、太宗又謂侍臣曰、諸儒各生異志、皆非聖人論孝之本旨也、夫孝者善事父母、自家刑國、忠于其君、戰陣勇、朋友信、揚名顯親、此之謂孝、具在經典、而論者多離其文、迥出事外、以此為教、勞而非法、可謂孝之道耶

○唐書曰、開元十三年、兗州奏白雀見、景戌上謂宰臣曰、往者史官惟記災異、將令王者懼而修德、故春秋不書祥瑞、唯記有年、聖人之意明矣、天下諸州府、不得更奏祥瑞、

唐書曰、高宗時、突厥犯塞、初突厥之未叛也、有鳴鵽群飛入塞相繼蔽野、邊人相驚曰、此鳥一名厥雀、南飛突厥犯塞之候也及是春還復北飛、至靈夏悉墮地而死、視之則無頭矣、裴行儉問於右史苗神客曰、鳥獸之祥、乃應人事、何也、對曰、人雖最靈而禀性含氣同于萬類、故吉凶兆于彼、禍福應于此、聖王受命、龍鳳為嘉瑞者、和氣全也、故漢高祖斬蛇而驗秦之必亡、仲尼感麟而知己之將死、夷羊在牧、殷紂以滅、鸜鵒來巢、昭公出奔鼠舞端門、燕刺誅死、大鳥飛集昌邑以敗、是故君子虔恭寅畏[illegible]必畏義、雖在幽獨、如承大賓、知神明之照臨、懼患難之及己也、雉升鼎耳、殷宗側身修德、鵩止坐隅、賈生作賦、以無患者德勝祥也

宋書曰、魯郡孔子舊廟有栢樹二十株、經歷漢晉、其大連抱、二人宗敬之、莫犯也、江夏王義恭悉遣人取之、父老皆歎息、

宋書禮志曰、晉清河人李遼表曰、亡父先臣回綏集邦邑、歸[illegible]本朝、以太元十年遣奉表路經闕里、過覲孔廟、庭宇傾頹、軌式頹圮、萬世宗匠、忽焉淪廢、仰瞻俯慨、不覺涕流、既達京華、表[illegible]興復聖祀、修建講堂、至十四年、奉被明詔、採臣鄙議、勅兗府[illegible]郡、准舊營飾

中卷東漢袁康越絶書

問曰、吳亡而越興、在天與、在人乎、皆人也、夫差失道、越亦賢矣濕易雨、饑易助、曰、何以知獨在人乎、子貢與夫子坐、告夫子曰、太宰死、夫子曰、不死也、如是者再、子貢再拜而問、何以知之、夫子曰、天生宰嚭者、欲以亡吳、吳今未亡、宰何病乎、後人來言不死、聖人不妄言、是以明知越霸矣、

句踐伐吳、霸關東、從瑯琊起觀臺、臺周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躬求賢聖、孔子聞之、從弟子七十人奉先王雅琴禮樂、往奏於越、句踐乃身被賜一作陽乂音唐夷之甲、帶步光之劒、仗屈盧之矛、出死士三百人、為陣關下、孔子有頃、[illegible]

稅一作為陣到越、ゝ王曰、唯ゝ夫子何以教之、孔子對曰、丘能述五
帝ゝ王之道、故奉雅琴至大王所、句踐喟然歎曰、夫越性脆而
愚、水行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銳兵
任死、一作越兵敢死越之常性也、夫子異則不可、於是孔子不答、因辭
而去、弟子莫能從、與吳越春秋同

徐天祐曰、越滅吳之明年、大夫種賜劍以死、是為句踐二十
五年、即魯哀公二十三年也、此書謂已誅忠臣、居無幾、求賢
士、孔子聞之、奉雅琴禮樂、奏於越、皆是年事也、竊獨以為不
然、昔者夫子將見趙簡子、聞竇鳴犢舜華之死、臨河而不濟、
為其殺賢大夫而諱傷其類也、至作為陬操以哀之、文種非

賢大夫歟、使夫子尚在、聞種之死、愍知其不入越也、而況奏
雅琴以干時君乎、按春秋哀公十六年夏四月、書孔丘卒、由
文種之死上距夫子之卒、已八年矣、謂夫子以是年入越、非
也、

維先古九頭之世、蒙承之際、興敗有數、承三繼五、故曰衆者傳
月、多者信德、自此之時、天下大服、三皇以後、以一治人、至于三
王、爭心生、兵革越作、肉刑五胥因悉挾方氣、歷天漢、孔子感精
知後有強秦喪其世　漢興也、賜權齊晉越入吳、孔子推類、知
後有蘇秦也、權衡相動、衡五相發、道獲麟、周盡證也、故作春秋
以紀周也、此時天地暴清、日月一明、弟子欣然相與太平、孔子
懷聖承敗、無尺土所有、一民所子、睹麟垂涕、傷民不得其所、非
聖人孰能痛世若此、

問曰、子胥妻楚王母無罪而死于吳、其行如是、何義乎、曰、孔子
固貶之矣、賢其復仇、惡其妻楚王母也、然春秋之義、量功掩過
也、

傳曰、孔子去魯、膰俎無肉、曾子去妻、藜蒸不熟、微子去、比干死、
孔子並稱仁、行雖達、其義同、死與生、敗與成、其可奈何、

越王句踐得採薪二女西施鄭旦、以獻吳王、崔駰曰、閭娵之子
既麗且閑、紫脣皓齒、雪白玉腱、迴眸百萬、一笑千金、孔子傾于
阿谷、浮屠忘其桑門、彭祖飛而容集、王喬忽而隕雲、

吳越春秋

太子友知子胥忠而不用、太宰嚭佞而專政、欲切言之、恐罹尤
也、乃以諷諫激於王、清旦懷丸持彈、從後園而來、衣袷履濡、吳
王怪而問之曰、子何為袷衣濡履、體如斯也、太子友曰、適游後
園、聞秋蜩之聲、往而觀之、夫秋蟬登高樹、飲清露、隨風撝撓、長
吟悲鳴、自以為安、不知螳螂超枝緣條、曳腰聳距、而稷其形、夫
螳螂翕心而進、志在有利、不知黃雀盈綠林、徘徊枝陰、踙蹤微
進、欲啄螳螂、夫黃雀但知伺螳螂之有味、不知臣挾彈危擲、蹭
蹬丸、而集其背、今臣但虛心、志在黃雀、不知空埳其旁、闇忽
埳中、陷於深井、臣故袷體濡履、幾為大王取笑、王曰、天下之愚

莫過于斯但貪前利不[illegible]太子曰天下之愚復有甚者愚承周公之末有孔子之教守仁袍聰無欲於鄰國而齊舉兵伐之不愛民命惟有所獲夫齊徒舉而伐魯不知吳悉境內之事藎府庫之財暴師千里而攻之夫吳徒知踰境征伐非吾之國不知越王將選死士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屠我吳國滅我吳官天下之危莫過於斯也

中卷氏族大全

孔出國子姓之後微子啓封宋弟微仲衍六世至考父正孔父嘉子孫以王父字為氏鄭有孔張出于子孔衛有孔悝有孔達出於姬姓〻同而族異也

先聖世系

孔父嘉四世孫為叔梁紇〻生夫子〻鯉過庭聞詩鯉之訓孫伋受道于曾子作中庸一書先聖之後世為曲阜令襲封文宣公至宋仁宗朝改襲封衍聖公

又云孔子黃帝之後三十世至帝乙微子啓封於宋八世至孔嘉父又五世至叔梁紇生孔丘年七十三葬曾曲阜城北泗上廟在兗州仙源縣西今闕里之舊宅也魯哀公誄尼父漢平帝追褒成宣尼父後魏文帝謚文聖尼父後周宣帝封鄒國公隋文帝贈先師尼父唐高宗贈太師武后封隆道公玄宗謚文帝王宋真宗謚至聖文宣王元武宗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明靈

王二十一年十一月初四日孔子生於魯國兗州鄒邑縣平鄉晉昌里常隱公後第九代襄公二十一年也按殷本紀孔子父叔梁紇為鄒邑縣宰先娶施氏女生子孟皮不才後娶顏氏女名徵在夫婦禱尼丘山神而生孔子生而有聖身長九尺六寸腰帶十圍垂手過膝河胖汚口龍顙鳳額鳳頤燕頷虬姿虎視有中和之德衣粧而表色溫而厲有四十二表自易姓孔氏父曰丘是先殷之後裔隸考叔弗何祖焉至紇移居于魯易姓叔梁後孔子追姓先王姓字以子配一更姓孔氏是不忘本仁也學無常師自然英才誕秀聖德不群世號素王大宣文教矣魯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修文教於洙泗之濱祖述堯舜憲章文

武之風約魯史而修春秋明王室衰諸侯霸褒逆得失絕筆于獲麟之句也而傳有五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鄒氏邢氏刪詩三百而詠國風雅頌正變之道也而傳者分為四詩毛韓魯齊詩以關雎首之鳴有夫婦斯有父子君臣之道三綱逆順辯其國政定尚書凡百篇始于二帝以及三王典謨誓誥之文備悉明也秦火之後漢儒伏生口授二十餘篇正禮樂有禮記四十九篇而以曲禮首之終於喪服之制俾夫孝弟施行安上治民廣大悉備而傳者徐氏首爲周禮有六官之屬明宗廟社稷王侯等差朝給典儀大全其式矣贊易道始于太極是生兩儀四象八卦萬物生焉作十翼書以明之謂上繫下繫上彖下彖上

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而傳者古今衆矣、資學三千、達者七十人、二四科十哲、子鯉伯魚、孫伋子思、皆預其數、七十三歲而甍、佛先三百九十九年矣、

中卷本朝薛應旂四書人物考

魯定公

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行相事、齊欲襲魯、孔子以禮歷階誅齊淫樂、齊侯懼乃止、十一年冬、及鄭平、始叛晉、以晉受陽虎也、十二年、使仲由墮三都、十三年、季桓子受齊女樂、公相與觀之、廢朝三日、孔子行、

薛應旂曰、定公於季氏則不能去、於孔子則自謂不能以季

氏待之、卒受女樂而怠政、又奚足論邪、

哀公

十二年、公以幣如衛、迎孔子、孔子自衛歸魯、侍坐于公、公設桃與黍、孔子先飯黍而後啖桃、十四年六月、齊田常弒其君於徐州、孔子請伐之、公不聽、十六年夏四月、孔子卒、哀公誄之、

哀公魯之庸君也、受制季孫、不能尊用孔子、卒致奔播以死、何足論哉、然于孔子之誄、則知哀而稱尼父、于康子之弔、則知惡而為之降禮、一念之明、固自有不可泯沒者在也、

衛靈公

靈公、襄公子、其☐、康叔之後也、孔子至衛、靈公館[illegible]而喜、郊迎孔子、主於顏濁鄒家、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為國家於☐☐之于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己者也、居頃之、或譖孔子于靈公、公〻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孔子居十月、去衛、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南子請見孔子、孔子見之、孔子居衛月餘、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於是醜之、去衛、既而復反乎衛、主伯玉家、靈公問兵陳、孔子對以未學、明日遂行、太子蒯聵與其戲陽欲殺南子、夫人覺之、懼呼曰、太子欲殺我、公怒、蒯聵奔宋、已而之晉、靈公游于郊、令少子郢僕、謂郢曰、太子出奔、我將立若為後、郢

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是時孔子自楚反乎衛、靈公卒、夫人命子郢為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郢曰、亡人太子蒯聵之子輒在也、不敢當、於是衛乃以輒為君、是為出公、趙簡子欲入蒯聵、衛人聞之、發兵擊蒯聵、不得入、入〻宿而保、孔文子問兵于仲尼、仲尼不對、反魯、

衛靈公無道之君也、而孔子顧反覆于衛者、豈直接遇以禮哉、當觀魯哀公問曰、當今之君、孰為最賢、孔子曰、抑有衛靈公乎、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又有士林國者、又有士曰慶足者、靈公皆愛而任之、又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衛、而衛靈公郊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鰌之入而後敢入、以此取之、雖次

之賢不亦可乎先是獻公三年子產適衛見蘧瑗史狗史鰌
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悅之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然則孔
子之所以不與衛絕者豈亦以是乎至論孝公春秋史記皆
無之而朱子疑其為出公者則恐其未必然也蓋靈公既卒
衛人欲立公子郢郢再三辭焉蓋庶幾乎季札子臧之為而
上頗有夷叔齊之風者也是時孔子在衛而與有公養之禮
此冉有子貢所以疑其為也若輒之拒父孔子已反魯矣道
之不行命也豈受其養哉而智如子貢又何疑夫子之為哉
衛人雖無知拒父者又得以孝謚哉

陳侯周

陳虞舜之後嬀姓舜為庶人時居于嬀汭其後因為氏姓周武
王封嬀滿于陳以奉舜祀陳至懷公卒立周是為湣公湣公六
年孔子適陳是時魯昭公卒陳司敗問昭公知禮孔子然之吳
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十三年吳復來伐陳陳告急于楚楚
昭王來救軍于城父吳師去時孔子在陳思歸

孔子傳

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月二十一
日庚子生孔子其事蹟皆同孔庭纂要今不重錄
余觀家語史記及孔氏世譜謂孔子微子之後其於聖人之
世豈不亦頗詳盡哉但夫子曰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蓋當其時已傷文獻之無徵矣易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
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生不窮而盛德大業於是焉
出孔子固太極也雖謂神明有自而其質世之詳略輕重
焉朱子嘗節史記之畧亦于疑者不入蓋傳言也馬遷以夫
子素王列于世家而鄭夾漈所編通志畧則收入列傳云

孔子門人傳

顏淵

顏回曰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
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
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于人也終身

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雖上古聖人亦如此
而已
孔子農山之遊顏子願得明王聖主而輔相之及觀魯論問
為邦是豈不欲仕哉而道大不容則其所見于當時之君者
已灼知其不能用矣所以簞瓢陋巷終身不改其樂也夫子
獨稱其好學而無所不悅不違如愚其默契傳心之妙同七
十子之所難預聞者矣所謂用行舍藏唯我與爾有是者豈
虛也哉

閔子騫

閔子未嘗仕季氏也家語載其為費宰而問政于孔子及觀孔

子六譽六官之說皆治天下之法縱可行之一邑夫子亦不如是立言也其附會可無辯矣

冉伯牛

冉耕以德行著稱有癩疾孔子節小物則以伯牛侍曰吾以子自厲也

宰我

宰予問五帝之德夫子告之其詳具見家語既而曰予非其人也蓋深警之云

史遷謂宰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及觀呂氏春秋則言陳恒攻宰予于庭即簡公于朝可見其

相慍而不相為謀也豈得助之為亂哉嗚呼予雖不仁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子貢

端木賜善為說辭孔子常黜其辯嘗相魯衛家有千金卒終于齊

史遷于一子貢也孔子弟子傳既有子貢貨殖傳又有子貢夫孔門高弟自顏淵而下穎悟莫若子貢誠瑚璉之器也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豈不卓然有体有用之士哉矧嘗相魯衛而肯鬻財于曹魯之間乎此蓋鄙夫所不屑也持其多聞多見以為學故孔子謂其若貨殖然遷不察此而又見其結駟連騎束帛以聘享諸侯遂直信其為貨殖以致之誣若是也則固末業之流斗筲之器而黃金百鎰矛劍重器又何辯之有嗚呼曾是以為子貢乎

子路

仲由魯之卞人也初見孔子冠雄雞冠佩豭服拔劍而舞聞孔子何待劍乎之言詳見家語遂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

吾讀魯論觀子路之在聖門也乘桴欲從三軍欲與執轡問津從游陳蔡其樂夫子之道而推尊信服之也可謂至矣然于夫子見南子則不悅往佛肸則致詰正名則以為迂絕糧則有慍色女樂則促之去凡其心有所致疑而可以匡助于

夫子者不問其所見之是與不是皆以直告而不隱于夫子其直諒而不為容悅之態可想見也使宋時程蘇門人而有一其人焉何致有洛蜀黨之紛紛耶惜乎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嗜而不精以自貽其禍也

冉有

孔子曰求也藝又曰求也退惟退而藝也故其所為大都順以從上而先意承志也其用矛以入齊師誠義矣乃若束伯以弔伯高而不待夫子之使旌繁以舊景曹而不正康子之僭與夫魯論所載為季氏聚斂過與子華之粟要之皆生于退也向使

其進乎中道則發强而有裁制矣何至有非吾徒之責鳴鼓之攻也雖然人不皆孔子也以求之所為固夫人之所樂取者多也

子游

言偃吳人自吳之楚受業于孔子〻游在聖門號為習禮又特以文學稱其宰武城以禮樂為教邑人皆絃歌稱思至今〻吳郡有子游冢云

昔人謂吳公豪傑之士而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豈不信然哉夫以三吳之地連跨百粵其時之人豈不亦庶矣乎而知從游于夫子之門習聞聖人之道者唯吳公一人此蓋豪傑而

聖賢者也孟子與孔子生不同時恨未得為之徒而猶幸私淑諸人其向慕之誠何如也吾始怪夫吳公子札既聘上國葬子嬴博夫子從而觀禮而札獨不一見焉何耶及考左氏傳與史遷年表札使魯時孔子年甫八齡而孔氏世譜則謂札葬子時孔子已三十七歲蓋札避國亂子孫居齊魯之間札固久留上國者也是時老矣

子夏

卜商衛人受業于孔子規模狹隘○魯哀公問子夏曰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商聞黃帝學乎大貞顓頊學乎祿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附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伯子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孔叔周公學乎太公吾夫子學乎老聃此雖聖人亦必有師也此傳與韓詩外傳大同小異孔子沒子夏居西河教授西河之人疑子夏於夫子又為魏文侯師

余歷同州龍門之界蓋古西河之土也父老諸生猶能追言子夏教授時事雖石室學堂遺址蕪沒而尚指之謂古先聖蹟則當時之民之疑于夫子又可想見已夫子夏以有若似聖人而西河則疑子夏于夫子要必皆有所近似者在也非曾子誰能辨之意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近似者斯可矣奮乎百世之上聞者莫不興起子夏至此孰謂其不進于君子儒乎

有子

有若為人彊識好古明習禮樂孔子既沒弟子思慕之以有若狀似孔子相與共立為師以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月離于畢夫子何以知其雨否商瞿年長夫子何以知其有子有若無以應遂避師位

有子之不足以當夫子固也其諸瑣屑之問信有之亦夫子之餘事而非弟子之所先也其不應也固宜此何足以為有子重輕乎○按孔子歿諸弟子欲以有若似夫子而師之當以曾子之不可而寢其議矣有子曷嘗據孔子之位而有師之號哉柳宗元乃曰叱避而退焉遷乃曰遂避師位謬矣

南容

南宮括字子容又名縚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弟仲孫閱〔作一〕說也及南宮因姓焉又曰南宮敬叔師事孔子孔子與敬叔俱至周問禮于老聃訪樂于長弘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閎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敬叔獲與聞之遂三復白圭云○哀公三年五月辛卯司鐸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于宮故子服景伯遂命宰人出禮書唯是周禮在魯而典籍尚存者敬叔之力為多也

原思

原憲家語云宋人鄭玄曰魯人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而下濕匡坐而絃歌夫以原思之貧如此而辭孔子所與為宰之粟殆幾于獨行者矣雖未進于中行而廉頑立懦豈不卓然可尚哉

子羔

高柴齊人長不盈五尺自見孔子未嘗越禮後為衛士師夫子嘗謂柴也愚及子路使為費宰則謂賊夫人之子然而子羔之仕于魯衛則卓有可觀而孔悝之亂夫子亦謂其來矣豈有警于夫子之教而好學明理遂以破愚也歟抑亦愚者近厚其質本可進也

澹臺滅明

滅明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才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弟子從者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今吳地東南有澹臺湖即其南游遺迹云

顏路

顏無繇孔子始教而受學逌回事夫子各異時也

左丘明

姓左丘名明蓋居于左丘以地為氏者乃楚左史一相之後也受經于孔子故傳春秋又采錄前世穆王以來訖于魯悼智伯之誅無不備載以為國語其文不主于經故號曰春秋外傳云余觀左丘明春秋內外傳殆游夏之流非特諸子之倫也故賈逵王肅虞翻韋昭咸高其人治其章句迨宋儒因唐韓子謂左氏浮誇柳子又謂其說多誣遂謂魯論所載左丘明非傳春秋者于是析一人而二之至論其所謂浮淫乃石言于晉神降于莘之類不知有常必有怪亦陰陽之義也以是為浮淫而並疑夫子之所稱過矣嘗觀楚紀〔溺廣滿所道南者〕何子元巡撫雲南時有石言于滇何禱于神蝶飛石裂滇人至今能言之焉可誣也今山東通志亦云左丘明即傳春秋者

子張

顓孫師陳人余觀呂氏春秋謂子張鄙家也學于孔子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猶未足憑也及觀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夫觀齊衰往弔則其所以惜之者當必有在矣豈謂其終不可並爲仁哉

牧皮

牧皮[illegible][illegible]之後孔子門人與琴張曾晳爲友孔子所謂狂

曾子

曾子毎侍孔子不懈有所問凡王朝家國之禮經常權變之宜靡不及復疑詰且載小戴記曾子問篇孔子以其志存孝道嘗因

之以作孝經十篇又所著有曾子二卷

先儒謂孔子設教東魯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唯曾氏之傳獨得其宗以其唯一貫之傳也是則然矣然觀其以三省爲學而隨事精察以禮爲問必詳究而直窮之其入門路徑微與顏氏不同而究竟所至則一矣朱子晚年所造亦猶是也變異又同要在夫人自得之耳學者亦何必紛紛致辯哉

子思

子思述孔子之學必始于詩書終于禮樂雜說不與焉所作中庸載于禮記之中餘有子思子七卷

子思作中庸首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其上得乎一貫之傳而孟子性善之論殆昉于此與但曾子得之于隨事精察而子思之學則直達天德幾于顏氏之學接孔門之真傳矣

孟子

孟軻字子輿一字子車鄒人也生三歲喪父激公宜母仇氏有賢德聚由氏生子名仲子當孟子時天下務于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以詔來世

余按史記當戰國時有三鄒子先孟子而出者有鄒忌以鼓

琴干齊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後孟子而出者有鄒衍著書十餘萬言其言閎大一經遊梁惠王郊迎造趙平原側行撇席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于弟子其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于齊梁同乎哉然其言卒不可傳而孔孟則經緯上下與天地相爲攸久矣

季康子

名肥桓子之庶子也哀公三年秋季康子有疾謂康子曰我死汝必相魯必召仲尼夫康子奪嫡固已逆父命而于倫紀矣又豈能遵命而召孔子哉

孟懿子

名何忌孟子僖子之子也懿子問于孔子曰文王有胥附奔奏先後禦侮謂之四隣夫子亦有四隣乎子曰吾有四友焉顔得回得賜得師得由也哀公十四年八月懿子卒（四友詳見前）

懿子以父命學于孔子宜亦有聞矣顧乃圍郈墮費伐郕大都與州仇同事則其毀夫子也豈特叔孫武叔之罪哉（按叔孫武叔乃叔孫成子之子名州仇）

孟武伯

名彘又名洩懿子之子也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臣人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將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于孔子孔子曰子之于臣禮義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修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何往武伯乃止

蘧伯玉

伯玉篤行愼德老而不倦孔子在當時所與善者于齊則晏嬰于鄭則子產于衛則伯玉數人而已賢可知矣

甯武子之愚史愚之直皆君子也而孔子獨以君子歸伯玉焉蓋伯玉內雖介介外則渾融甯之愚史之直皆其所能而不爲也蟄以存身非有得于默足以容之道邪是以君子貴達變也

孔子文圉（仲叔圉）祝鮀（字子魚）王孫賈

仲叔圉之奪姞祝鮀之便佞王孫賈之媚竈其人品可知已仲尼論靈公之不喪以其能用三子而圉之謚文亦直許之此不惟取人之恕而其與人之周蓋與見南子見陽貨同也如是而猶終身不過衛之將廢其命也哉

公子荆

又名公南楚衛大夫嘗考公子荆爲君驕乘以身衛賊而免君于難則孔子之所稱者不徒在于居屋而季札謂之君子亦必更有在矣

晏平仲

晏嬰萊之夷維人桓子弱之子歷事齊靈公莊公景公

晏嬰齊之才大夫也其所以匡弼輔翼而顯其君于天下者豈不卓然可稱述哉孔子適齊與晏嬰相善有以也豈直太史公願爲之執鞭哉奈何尼谿之封則不相容夫晏且然況不嬰君者乎噫此休休有容所以獨歸之古大臣也

子西

楚公子申子西其字楚平王之庶長子也子西辭子常之請而[illegible]位相昭王之弱而定國知夫差之侈而必敗亦可謂荆楚之[illegible]公子矣乃卒沮孔子書社之封而召白公之亂謂之何哉

葉公

沈諸梁字子高余觀葉公知白公之必亂知子西子期之不能

弭亂而國人望之若望歲焉若望慈母焉蓋楚之良大夫也孔
子至葉豈亦以其賢歟顧乃問孔子于子路而子路不對者豈
亦以其知聖而不能舉歟噫聖人固未易知而道之行止有命
存焉也何尤望于葉公也哉

逸民傳　朱張

朱張字子弓按困學紀聞有云朱張行與孔子同故不復論也
荀卿有言曰彼大儒者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
險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其窮也
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嵬瑣逃之邪說畏之衆人愧之通
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紂之世不能

汙仲尼子弓是也
按困學紀聞謂朱張行與孔子同故不復論噫使果同焉孔
子何以敘朱張于虞仲夷逸之列乎又何不曰唯我與朱張
有是夫而乃曰我則異于是乎意者根本節目之大或有同
者困學紀聞遂謂之行與孔子同也若孔子行同朱張是亦
朱張而已矣豈得自以為異哉

獨行傳　儀封人

姓儀族出晉陽史失其名衛人掌封疆之官也孔子過衛封人
請見事見論語

伎藝傳　師襄

魯定公十三年受齊女樂不聽政孔子去魯襄遂入海島學于
等皆于是年去

嬖倖傳　雍雎

雍姓雎名又曰雍渠衛靈公之嬖臣也靈公嘗與夫人同車雎
為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至戰國時遂以孔子為主雍雎云
按孟子作癰疽字音之訛也劉向說苑作雍雎定本也蘇子
瞻考正之

瘠環

瘠姓名環齊之寺人也為齊景公所近狎戰國時求仕者多藉
近侍以進故以此誣孔子而曰聖人亦嘗為之其諸借聖以濟

已私者歟

讒倖傳　公伯寮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孫子服景伯惡之孔子曰寮之愬沮吾道
也道之興廢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見論語大同小

叛逆傳　陽貨

一名陽虎定公九年陽貨逃魯奔齊逃齊奔宋遂奔晉適趙簡
子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不在焉豈
能為亂孔子曰非汝所知夫陽虎親富而不親仁有寵于季孫
又將殺之不克而奔求容于齊齊人囚之乃亡歸晉是齊晉二
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

終非一世可知也

公山弗擾

一名不狃字子洩季氏家臣定公五年弗擾之叛三桓也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蓋是時三桓專魯弗擾欲假義以去之故孔子欲藉以張魯然知其終不足與有為也故卒不往

中卷帝王世紀

紀曰天子至尊之定名也應神受命為天所子故謂之天子孔子曰天子之德感天地動八方是以功合神者稱皇德合天地稱帝義名曰稱王○陸子曰三皇垂拱而五帝擎手唐虞揖讓禹湯馳轅雖使周公御衡仲尼促節固不已也

紀年曰祖乙勝即位是為中宗世紀曰帝祖乙以乙日生故謂之帝乙孔子所謂五世之外天之賜命疏可同名者也是以祖乙不為諱蓋殷禮也○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武丁問祖乙祖乙曰野鳥不當升鼎欲為用也則遠方有來朝者乎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国孔子曰吾于高宗彤日見德有[illegible]

之疾

世紀曰僖王自即位以來變[illegible]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峻而奢侈故孔子譏焉

歷代帝王紀年纂要

堯陶唐氏帝嚳之子姓伊祁初封唐侯甲辰即帝位都平陽以火德王建寅為歲首起甲辰盡癸未凡一百年自甲辰至

大明洪武元年戊申共三千七百二十六年計六十三甲子

孔子生于靈王庚戌殂于敬王壬戌壽七十三歲自庚戌至洪武元年戊申一千九百二十年

命曆

晉志命曆序曰孔子至春秋退修殷之故曆使其數可傳于後春秋宜以殷曆正之今攷之交會不與殷曆相應○漢劉洪曰甲寅曆于孔子時效公子譜謂商起庚戌終戊寅帝王譜謂湯元年壬寅一行歷謂成湯伐桀歲在壬戌皆非也

魯歷

漢志魯歷謂春秋用魯歷周道衰天子不能班朔魯歷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為蔀首○正義曰釋例云今世所謂魯歷者不與春秋相符殆來世好事者為之非真也○張說序開元皇帝十有三祀詔沙門一行作大衍曆者大衍天地之數綜八卦六爻之序一徹于文王也覆春秋交食之辰研九疇五紀之奧同符于孔子也又曰自堯帝命羲和理顓帝之曆上元甲子千五百餘歲得孔聖而春秋之曆序暨開元十三年甲子凡三千四十歲而大衍之歷與○孔子得夏四時書禮運孔子曰欲觀夏道之杞而不足證也吾得夏時焉注云得夏后氏四時之書也今其書存者有小正或作有夏小正○朱文公曰夏小正疑出迂儒之筆非孔子所見夏時本文

郎顗傳

孔子曰漢三百載斗歷改憲注春秋保乾圖三百四歲為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歲五行更用王易乾鑿度孔子曰立德之數先立木金水火土德各二百四歲五德備凡一千五百二十歲

十六國春秋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張重華讌群寮于閑豫庭論講經義顧問索綏曰孔子婦誰家女老聃父字為何四皓既友太子仕乎遁山乎綏曰孔子婦姓亓官氏老聃父名乾字元杲胎[illegible]瓶耳一月不明孤單年七十二無妻與鄰益壽氏老女野合懷胎八十年乃生老子四皓死于長安有四皓冢為不還山也○北涼錄曰沮渠蒙遜十四年起遊林堂于內苑圖列古聖賢之像九月堂成遜讌群臣談論經傳顧謂郎中劉炳曰仲尼何如人也炳曰聖人也遜曰聖人者不凝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長于匡辱于陳伐樹削迹聖人固若是乎炳不能對遜曰卿知其外未知其內昔魯人有浮海而失津者至于亶州仲尼及七十二子遊于海中與魯人木杖令閉目乘之使歸告魯侯築城以備寇魯人出海投杖水中乃龍也具以狀告魯侯不信俄而有群燕數人啣土培城魯侯信之大城曲阜訖而齊寇至攻魯不克而還此其所以稱聖也

孔聖全書中卷卷之二十六終

孔聖全書凡例中卷卷之二十七

一孔子序尚書畧無年月今是書取孔子年譜諸書論次其年月者倣孔子春秋之紀元年正時正月正日之意也

一諸書載孔子之生年多依遷史此書則據
國朝宋景濂孔子生卒辯直以爲七十四歲

一孔子歷年内必書周天子之紀年者所以見聖人惓惓尊周之心也併書在魯歸魯者又以見聖人不忘宗國之心也

一凡諸書年月之失序者則一以春秋爲主而次第之蓋以春秋一經聖人所自脩也

一凡事實之近誤者則采論語孟子而釐正之蓋以論孟二書

當時弟子所睹記也

一孔子言行事蹟必録於編年之下若事之無可考或考之而不得其實者惟書其歯歲焉亦史闕文之意也

一言行事蹟已見於別籍者故是書止存其大意不悉録其詞語所以從省文也

一年譜闕里志孔庭纂要歷聘紀年皆附著於中者所以存疑也

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故於每歲編年之下凡事理有可信可疑者則攄一得之愚并父子昆弟之所講確者而按斷之庶幾有以見聖人之心迹於千百世之後（爾固不徒誦讀已也）

詳訂歷年事蹟

周靈王之十九年實魯襄公之二十年戊申也是年孔叔梁紇與妻顔氏徵在同禱於兗州尼丘山（山在魯國之東）明年乃生孔子

賞謹按新安陳氏云孔子父禱於尼丘山而生孔子故以爲名若字是獨言父也家語曰孔子母徵在禱於尼山而生孔子是獨言母也然婦人無專制無獨遊境外之理則謂父母俱禱者爲是

孔子一歲係周靈王之二十一年實魯襄公之二十一年巳酉冬十月乙亥庚辰朔越二十一日庚子甲申時（世傳孔子八字庚戌戊戌庚子甲申實巳酉乙亥庚子甲申也昔人又云周之十月即今之八月今之十月即周之十二月也然愚謂周雖更月而建亥之月建則

未更也）孔子生於魯國之昌平鄉（昌平鄉號）陬邑（陬音騶邑名）孔子父爲鄹邑大夫故孔子生於鄹邑之宦邸也先是父母禱於尼山乃懷妊十有一月而生孔子家傳云孔子未生時有麒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子繼衰周而爲素王顔氏異之以繡紱繫麟角信宿而去祖庭廣記云先聖誕生之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顔氏之房聞鈞天之樂首上圩（圩音烏）頂象尼丘山父叔梁紇因命名曰孔丘字仲尼或云字乃孔子年長時所取蓋不忘父母禱生之所自也（圩頂言頂上窊也故孔子頂如反宇反宇者若屋宇之反中低而四旁高也）

賞按顔氏懷妊十有一月生孔子故公羊氏與史記諸書俱以懷妊之月誤爲誕生之月遂云十一月庚子孔子生殊不

知庚戌十一月內無庚子也
又按孔子之前母爲施氏其生母乃梁紇之繼室也司馬遷曰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注云不合於禮曰野梁紇老而徵在少非當壯室初笄之年而配合不合禮儀故云野合觀此老少之說則孔母爲繼室明矣故世傳孔子有前母有生母有庶母有九姊有一兄信然
又按五老降庭玉書天樂事不經見先儒皆以爲異疑而不載𫷷傳說自星生山甫自嶽降古昔賢哲之生皆有瑞應而況大之篤生孔聖乎張子曰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鼈聖人之生而有以異於人何足怪哉

二歲庚戌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二年也孔子在魯闕里志以是年爲一歲在魯生於昌平鄉陬邑孔庭纂要云紇與顏氏禱於尼丘乃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生夫子於魯昌平鄉陬邑首上圩頂如尼丘因名丘字仲尼傳記云周靈王二十一年即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日甲申時孔子生初叔梁紇娶顏氏禱於尼丘之山生孔子而圩其頂故因名若字年譜相同
賞按史記謂孔子之生在於是年今據
本朝宋景濂生卒辯與孔子春秋春秋長曆及公羊穀梁二傳參徵曆正等書考正於前

三歲辛亥周靈王二十二年魯襄公二十三年也孔子在魯闕里志以是年爲二歲自二歲至三十歲常在魯
四歲壬子周靈王二十三年魯襄公二十四年也聖父叔梁紇卒孔子在魯
年譜以是年爲三歲聖父叔梁紇卒葬於魯東防山
五歲癸丑周靈王二十四年魯襄公二十五年也孔子在魯
賞按左傳是年載齊莊公爲崔杼所弒晏嬰不死不亡枕屍而哭之以則嬰已在顯位矣其與孔子交也或在中年矣乎
六歲甲寅周靈王二十五年魯襄公之二十六年也孔子在魯
五六歲時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與同戲羣兒迥異蓋天

植其性不學而能也由是羣兒化效相與揖讓名聞列國
七歲乙卯周靈王二十六年魯襄公二十七年也孔子在魯世傳孔子七歲入晏平仲學平仲名嬰
賞按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平仲不欲洩慶封討子雅子尾之謀則知平仲之年實長於孔子不但平仲乃孔子友也謂入平仲學者豈爲童子時嘗入平仲所設之鄉學邪
又按晏嬰在齊景公時治東阿名顯諸侯今東阿地屬兗州府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則聖人蒙學之時其入平仲學也或者其可信歟
八歲丙辰周靈王二十七年崩魯襄公二十八年也孔子在魯

闕里志以是年爲七歲周靈王崩景王立

九歲丁巳周景王元年魯襄公二十九年也孔子在魯

是年孔子見吳餘祭使延陵季子來聘于上國（所以魯國）請觀周樂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也魯人爲之奏舜大韶禹大夏湯大濩武大武焉（通鑑云奏六代之樂則黃帝雲門唐堯咸池俱奏矣然據左傳止有四代）

賞按此則魯亦有韶也何孔子至齊始聞之而感歎邪蓋季子觀樂之時孔子甫九齡耳要亦未之聞●也且自陳敬仲奔齊而韶樂之在齊者獨得其傳則其中必有異於魯人之所奏者矣此歎美之至所以有感於齊歟

十歲戊午周景王二年魯襄公三十年也孔子在魯

十一歲己未周景王三年魯襄公三十一年也是年夏六月襄公薨于楚宮○是年孔子在魯

是年鄭國鬷（音宗）明欲毀鄉校子產不毀孔子聞之以子產爲仁人

闕里志以是年爲十歲魯襄公薨昭公立淮南子云孔子七歲入晏平仲學十一歲才過平仲後遷入洙泗設教九國

賞按舊以孔子之聞是事蓋既長而後聞之非十歲時言也噫孔子天縱之聖也其善爲說辭豈可以少長論哉

十二歲庚申周景王四年魯昭公元年也孔子在魯

十三歲辛酉周景王五年魯昭公二年也孔子在魯

十四歲壬戌周景王六年魯昭公三年也孔子在魯

十五歲癸亥周景王七年魯昭公四年也孔子在魯古者人生八歲則教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及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之文孔子七八歲入家塾至十五則詩書六藝無不習而通矣故是年遂志於大學之道

闕里志以是年爲十五歲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十六歲甲子周景王八年魯昭公五年也是年叔孫昭子（孟仲之子）殺賊其父之豎牛於塞關之外夫子聞之論昭子不以豎牛立己爲功而賞其私勞

十七歲乙丑周景王九年魯昭公六年也舊以孔子十七歲適

周訪禮於老子

闕里志以是年爲十六歲聖母卒

賞按闕里志以昭公六年爲孔子十六歲聖母卒殊不知孔子之爲委吏乘田蓋以家貧親老爲祿仕以養其親也若聖母卒於是年則祿仕在所不爲矣

十八歲丙寅周景王十年魯昭公七年也六年季武子宿卒子平子嗣即季孫如意也

闕里志孔庭纂要史記俱以是年爲十七歲九月公至自楚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

命兹盃恭又曰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子年少好禮其達者與吾即沒若必師之

賞按史記謂昭公七年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戒其嗣孟懿子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殊不知此年釐子未病未死孟懿子兄弟師事孔子時孔子已三十五歲非十七歲也賈逵謂此文爲誤是矣竊孔子雖曰生知然年方十七正博學不教之時也而肯遽爲人師乎

十九歲丁卯周景王十一年魯昭公八年也孔子在魯

二十歲戊辰周景王十二年魯昭公九年也孔子在魯當時魯宋二國相與接壤孔子娶宋地之女开官氏（开音牽又音堅开者平也乃兩手對举之義故古以爲姓）

闕里志孔庭纂要俱以是年爲十九歲娶宋开官氏

復賞曰世謂孔子出妻噫好事者何其敢於誣聖哉昔孔子語哀公曰婦有七出三不去嘗考孔子三歲失父史記又謂十六歲失母則是當時开官氏之舅姑早世又生子伯魚已無不順絕世之事矣將以何失而出之邪若曰有淫妬之失德焉則孔子之聖必慎重於大婚之議致詳於配匹之初矣豈俟生鯉之後始知其失德而出之邪若曰有惡疾焉則疾者人之所不幸也以周恭叔之賢猶娶病瞽之女聖人人倫之至也豈忍因疾而遽棄反恭叔之不若邪使七出之中或有一失則孔子嘗曰吾少也賤又嘗爲貧而仕則开官氏既與處乎貧賤矣三不去而有一焉雖犯七出之過猶不可得出也孔子顧忘其貧賤而出之邪不可出而出之殘忍薄行者之所爲也而孔子爲之何以爲孔子甚矣好事者之敢於誣聖也

又按哀公問男子三十而有室孔子曰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盖言冠者成人任爲人父則自二十而至三十皆可妻矣非必俟三十歲而後娶也觀此則孔子二十而娶可知也已

二十一歲己巳周景王十三年魯昭公十年也孔子在魯是年

孔子貧且賤因季平子代立爲貧而仕始爲魯委吏夫爲委吏則有粢盛之供祭器祭品之設入而助祭于廟之禮故入太廟（周公廟也）每事問盖筮仕之初禮樂度數之詳雖聖人亦有所不知故問耳或人譏之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孔子之父嘗爲鄹邑大夫故稱叔梁紇爲鄹人）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孔氏誌闕里志俱以是年爲二十歲仕於魯爲委吏料量平

○賞按孟子謂孔子爲貧而仕即此時也夫委吏乘田官卑祿薄而孔子猶屑爲之盖欲祿養其母耳雖然此可以竊祿之官也孔子爲之猶欲料量之必平畜養之蕃息未嘗以爲職之易稱而忽焉其不苟祿又如此故觀此一事而事親之

孝、事君之忠、胥見之矣、

又按史記於爲司檝吏、而畜蕃息之後、即有由是爲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衞、困于陳蔡之間、于是反魯等語、圖譜以爲三十歲乃孔子遊學之時、未嘗求仕、豈有擯遭斥逐之理、斯言得之矣、

是年孔子生子、適魯昭公以二鯉魚賜之、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鯉名其子、而字伯魚、

歷聘紀年、以昭公十年、爲孔子二十歲、爲乘田委吏、是以兩官皆在一年也、與年譜、孔庭纂要、闕里志不同、

賞曰、孔孟圖譜、不以爲委吏紀於此年、非也、孔子若未爲臣、則匹夫之名、不登於仕籍、君民禮隔、昭公何爲而有二鯉之賜乎、觀此則是年爲委吏也明矣、或云孔子聖人也、不可以此禮拘、不然、則魯之爲委吏者多矣、胡爲獨賜鯉於孔子乎、愚曰、昭公果知其爲聖、則將委國而授之以政矣、何賜鯉之外、無復寵異、終於一委吏乘田已哉、

又按舊云伯魚生於魯昭公九年、及按闕里志、孔子年十九娶开官氏、明年始生子、觀明年之説、則㓜娶之年、未生伯魚可知矣、

蔡復賓曰、按古者生子、則書其名而藏於家之書府、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徧告於同宗之諸男、又曰禮子生三月而人名之、觀此則孔子生子三月始定名矣、

二十二歲、庚午、周景王十四年、魯昭公十一年也、孔子在魯、舊以孔子先爲委吏、後爲乘田、

闕里志以是年爲二十一歲、爲乘田吏、畜蕃息、孔庭纂要曰、

二十一歲、爲司職吏、畜蕃息、

二十三歲、辛未、周景王十五年、魯昭公十二年也、孔子小試行道之端、而不得大行、于是去魯而之宋杞列國、已而反魯、蓋親在故出不易方、後不過時也、斯時孔子身長九尺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

是年楚商陽追吳師、及之射殺三人、掩目而不忍視、止御而不忍驅、有惻隱之心焉、商陽自言曰、位卑禮薄、如此亦可以稱塞矣、孔子謂其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蓋以敗北之師、本易竄、而商陽乃能節制其縱殺之心、是仁義與禮節而並行矣、雖然、事君之禮、不止於是也、孔子特取其善於追敗者爾、亦非謂臨敵未決而不忍殺人也、

二十四歲、壬申、周景王十六年、魯昭公十三年也、孔子在魯、是年子產與晉爭盟於平丘、欲輕其事大國之貢、孔子聞之、謂子產是行、足以立邦家之基、

二十五歲、癸酉、周景王十七年、魯昭公十四年也、孔子在魯、是年聖母顏氏卒、聖母㓜笄時嬪于孔氏、育孔子、二十五歲而作

則其年亦不過四十餘歲爾孔子少孤不知父墓長始知之（焉然）（云少孤不知其父墓亦非謂不知其墓也）及母卒欲合葬於防然古者墓無墳壠合葬時猶恐誤觸墓中之柩復問於鄹人曼父（作甫）之母（史記作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合葬於防山焉孔子既奉母喪以合葬謂已周遊四方莫定于是爲墳崇四尺之高以爲識（之記）一則恐人不知而誤犯一則恐已或忘而難尋其不苟於送終而欲求父母體魄之安如此

闕里志孔庭纂要孔子年譜皆以是年爲二十四歲聖母顏氏夫人卒

賞按　本朝何孟春云史記謂孔子母死在十六時而紀年

謂在二十四歲要之非孺年矣豈有孔子既長不知一求父墓所在及母之死乃殯柩於五父之衢路以俟人告之理邪萬一無復知而告者其客喪之孚何所歸邪

又按檀弓篇謂孔子既得合葬於防雨甚而防墓崩或云築棺平地曰墓隱域除草曰塋積土高起曰墳防墓之崩非墓也意者其墓上四尺之墳乎然亦非慎終之道也夫子不爲也

又按世謂孔子三世出妻家語後序亦謂叔梁紇始出妻其說妄矣按孔子甫三四歲而梁紇已早死將於何時而出其妻邪若果出矣又安得與其夫合葬於防邪或曰出者孔子之前母也非顏母也是一道也

二十六歲甲戌周景王十八年魯昭公十五年也孔子在魯居母喪（猶今人所謂守制也）

二十七歲乙亥周景王十九年魯昭公十六年也孔子在魯是年孔子母喪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者餘哀未忘也

孔庭纂要以是年爲二十六歲母喪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賞按史記孔子要絰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陽貨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家語亦曰季氏饗士孔子之母喪既繞而見不非之也噫孔子既祥之後哀猶未忘豈有服

喪服而與燕饗之事哉要絰爲陽貨所詘之言亦近誤矣

二十八歲丙子周景王二十年魯昭公十七年也孔子適宋適杞適鄭是時子產裨諶諸子皆仕於鄭定公而善於交鄰固國故孔子稱之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是年秋郯（音談）子來朝於魯孔子見而問官於是有天子失官學在四夷之言（言周魯之典章殘壞而博學多識之士猶有存於遠方小國之君者）

歷聘紀年以是年爲二十七歲適陳

二十九歲丁丑周景王二十一年魯昭公十八年也是年孔子之郯學禮

孔庭纂要闕里志歷聘紀年皆以是年爲二十八歲見郯子
而學禮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賞按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出於左傳乃孔子一時之言闕里
志以郯子來朝魯人問官爲二十七歲事以天子失官三言
爲二十八歲事分爲兩年誤矣
三十歲戊寅周景王二十二年魯昭公十九年也是年孔子適
晉學琴於師襄
年譜闕里志俱以是年爲二十九歲聞師襄善琴遂適晉學
之師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爲官然能於琴論語擊磬襄即此人也學之
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夫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

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
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
其爲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
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
非文王其孰能爲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君子聖人也蓋
文王操焉
賞按年譜自孔子一歲至三十歲書常在魯愚謂三十歲內
在魯之日雖多然未必盡無他國之適也但史記謂二十歲
後即有斥於齊逐於宋等事則謬矣
又按史記以學琴事記於在衛擊磬之後夫在衛擊磬時孔
子年將六十矣未有至老而後學琴者昔子貢嘗曰固天縱
之將聖又多能也若謂年已垂老始習其曲而得其數與志
焉吾恐非所以語孔子矣故歷聘紀年孔庭纂要諸書以適
晉學琴在於是年者爲得其真也雖然琴亦八音中絲屬之
一音也孔子何不遠晉魯之路而學之哉蓋琴者禁也禁邪
歸正以和人心者也德原於天地而氣包乎陰陽雅而能暢
樂而不淫扶正四風而翼贊王化咸有賴焉故善聽者可以
知人事之休咎與國家之存亡善鼓者其大可以動天地而
感鬼神其微可以格鳥獸而孚草木是以神暉鼓琴而清風
南來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舜作五絃之琴鼓南風而天下

大治伏羲始造離徽之琴以通神明之貺而以合天人之和
也聲樂感通之妙如此可以易言乎哉此古之人所以左琴
右書無故則不徹也此孔子之所以學琴於師襄也
三十一歲己卯周景王二十三年魯昭公二十年也孔子適周
訪樂於萇弘問禮於老聃或曰既適周必適衛按周衛俱在今
河南河南近陝西陝西右秦地也孔子遊周衛時亦嘗至秦之
境界以通鑑前編潘氏通紀俱以是年爲三十歲適周
賞按家語問禮訪樂俱在一時蓋弘乃資中人今四川成都
府資縣是也周敬王時爲大夫又據春秋左傳魯定公四年
衛侯使祝鮀問於周大夫萇弘欲令蔡先衛歃之事則弘之

仕周無疑矣故孔子適周而問樂問禮俱在一年也家語共
可信乎
又按老子楚之苦縣人（一云苦作芒）今屬亳州或曰老萊子亦楚
人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即老聃也註記禮
者曰孔子吾聞諸老聃云非著五千言之老聃也二說皆誤
蓋老萊子別是一人五千餘言之老聃即孔子問禮之人也
是年孔子至周歷郊社天地之所考明堂朝諸侯之則察宗廟
朝廷之度觀明堂四門之墉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周公抱
成王負斧扆之圖徘徊望之
是年又入周后稷廟（即周太廟也）見廟之右階前有金人三緘其口

與背上之銘顧謂弟子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
是年孔子觀周桓公廟中之欹器以水灌之中則正滿則覆於
是告弟子以持盈之道
貫按家語淮南子云觀於魯廟欹器愚謂韓詩外傳劉向說
苑皆云觀於周廟者爲是不然何杜預謂周廟欹器至漢京
東猶在御座及漢末衰亂器不復存歟
又按孔庭纂要以此事載於孔子四十六歲愚謂孔子魯人
也豈有四十六歲方入魯廟嘗不知宥卮爲何器而後問歟
故今移於此
是年周史（官也）伯常騫問道

是年秋閏八月齊豹殺衛靈公之兄公孟縶又殺宗魯孔子弟
子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孔子以魯食姦受亂止琴張之弔
（事見春秋左傳）
是年冬鄭子產有疾閱數月而卒仲尼聞其卒悲之出涕言子
產見愛有古人之遺風（事見左傳）
貫按魯鄭二國地之相去不爲近矣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
兄弟觀此則孔子年二十七母服既闋之後五十未仕魯之
前亦嘗周流列國矣使非周流則子產於是年已卒矣又將
何時適鄭而與之友厚邪
是年齊景公與晏嬰適魯景公問夫子以秦繆公能霸之故說

其所言又齊後遣使來聘遂適齊
貫按孔子適齊嘗主於晏子之家至魯定公十年晏子卒後孔
子之至齊者亦罕豈以爲主者不皆晏子乎孟子曰觀遠臣
以其所主即是可以觀孔子無苟主之事矣
是年十二月齊景公田于沛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孔子有
贊美虞人爲志士勇士守道守官之言
孔庭纂要以是年爲三十歲齊景公與晏嬰適魯景公問曰
昔秦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夫子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
處雖僻行中正身舉五羖爵之大夫起纍紲之中與語三日
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闕里志以

是年為三十歲孔子自謂三十而立

三十二歲庚辰周景王二十四年魯昭公二十一年也孔子自齊反魯孔子自母喪既除之後周遊列國傳學無方友天下之士論千古之世於是道彌尊矣弟子之信從者衆

孔庭纂要歷聘紀年闕里志皆以此年為三十一歲齊景公遣使來聘孔子遂適齊

闕里志云按序說在三十五歲今作三十一當以序說為正貫曰據禮記孔子葬母之時門人後據左傳昭公二十年孔子止弟子琴張之弔則是孔子二十四五歲已有門人從事矣固不待三十餘歲而後然也又據家語史記謂子路曾皙顏無繇之徒止少孔子數歲則其遊於聖門也意者皆在此

年之先但不知的在何年爾

二十三歲辛巳周景王二十五年魯昭公二十二年也孔子在魯

孔庭纂要闕里志皆以是年為三十二歲孔子在齊景公欲以廩丘之邑為養辭不受謂弟子曰吾聞之君子當有功受賞今吾言而君未行乃先賜邑其不知丘亦甚矣

三十四歲壬午周敬王元年魯昭公二十三年也是時孔子連年在魯立教則以文行忠信雅言則詩書執禮罕言則性與天道自行束脩以上者未嘗無誨凡有鄙夫問於我者必扣其兩端而竭焉因材而篤隨病而藥故及門受業者各有成就

孔庭纂要闕里志以是年為三十三歲孔子在齊景公舍於外館周使至言先王廟災公曰何王之廟夫子曰其釐王之廟乎公曰何以知之子曰釐王變文武之制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天災所宜加也既而使者報釐(音僖)廟災公驚曰善乎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三十五歲癸未周敬王二年魯昭公二十四年也孔子在魯歷聘紀年闕里志孔庭纂要年譜俱以是年為三十四歲適周訪樂於萇弘弘謂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顙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形體也言必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其聖人之興

者乎○周史伯常騫問道孔子曰剛者必折勁者數傷倨者不親利者不弊此四者君子之所戒也○夫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又有周公抱成王負斧扆朝諸侯之圖謂從者曰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又入后稷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誠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誠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扎(拔去也)將尋(用也)斧何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

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誠之哉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

闕里志云按歷聘紀年訪樂事在三十四歲或爲三十九非也

是年孟懿子兄弟來師孔子先是昭公七年三月昭公如楚孟僖子即仲孫貜音脚以不能相禮爲病乃講學之至是年二月孟僖子將卒誡其嗣孟懿子即仲孫何忌南宮敬叔即仲孫說字南容孟懿子之兄也曰孔丘聖人之後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謂孔子之先祖弗父何爲成湯聖人之後乃以其位讓於弟厲公而不繼世爲宋君後世必有通達至道之人出焉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與吾即沒若必師之及僖子卒二子請命於昭公來師孔子而學禮樂

賞曰君子之居喪也三年不爲禮樂僖子卒時二子即來師孔子而學禮樂焉孔子亦不非之何哉盖講習討論謂之學躬自行之謂之爲孔子之於二子特與講論其禮樂耳未嘗使之自行其禮自作其樂而遽忘乎哀戚也昔劉氏謂孔子之要經也乃帶絰而習學古之人亦有居喪而讀禮者其此講學之謂與

又按家語作二子除父僖子之喪至定公即位初年二子告於定公而後學禮於孔子誤矣

是時南容謹於言行孔子以其兄女妻之

三十六歲甲申周敬王三年魯昭公二十五年也是年孔子在魯及因魯三家共攻昭公之亂乃復適齊盖季平子意如與郈昭伯以闘鷄故得罪於魯昭公昭公帥師擊平子平子與孟孫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于齊九月己亥公次于陽州齊景公唁公于野井以遇禮相見孔子聞之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已

是年齊景公取魯之鄆邑以居昭公

歷聘紀年以是年爲三十五歲適齊留七年又去適周

朱子序說闕里志年譜以是年爲三十五歲自魯適周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也老聃曰子惡乎求之曰求之度數五年而未得也曰子惡乎求之曰求之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也老聃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君使道而可以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 不與其子孫其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

立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
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孔子退無何復見老聃而問禮焉老聃
曰子所言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時則
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
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皆無益於子之身
吾之所告子者若此而已他日又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
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膚則通夕不寐矣
君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
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物植固有立矣君子欲放德而
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

之朴不足為辨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處於陸相
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曰今日宴問敢問
至道老聃曰夫道窅然難言哉將與汝言其涯畧夫昭昭生
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其來無跡其往無涯無
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
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明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歟君
歸而求之於其身則道不遠矣孔子歸子貢問曰夫子見老
聃亦將何歸哉孔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
知其能走飛者吾可以矰游者吾可以綸走者吾可以網至
於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雲氣而上天吾所不能測也今

見老聃其猶龍乎又何老聃矣
闕里志云按序說適周見老聃在三十五歲或為三十八非
也
增修孔庭纂要世譜俱以是年為三十五歲自衛反魯南宮
敬叔言於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
豎子俱適周見老聃而問禮焉老聃曰子所言其人與骨皆
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
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
多欲態色與淫志皆無益於子之身吾之所告子者若此而
已既辭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

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
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
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已為人臣者無以私已夫子乃自周反
於魯弟子稍益進焉
賞曰或云孔子十五而志學三十一而適周問禮夫自十五
至三十一是十有七年也今觀求度數五年求陰陽十二年
之說合之凡一十七年則三十一而適周也益可信矣
三十七歲乙酉周敬王四年魯昭公二十六年也孔子在齊為
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
先是二十五年秋七月魯上辛大雩季辛又雩齊亦大旱是年

乙酉春齊饑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孔子告以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

是年與齊太師語樂聞舜韶音三月不知肉味

闕里志以是年爲三十六歲在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他日又問政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之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産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

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之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

孔庭纂要以是年爲孔子三十六歲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鬭雞故得罪魯昭公公帥師擊平子平子與孟叔孫三家共攻公公師敗奔齊如晉處昭公乾侯頃之魯亂於是適齊爲高昭子家臣等事俱載於是年

賞按語齊太師樂不見於經傳或亦不外於論語所載語魯太師者爾

又按平子攻公乃昭公二十五年事也如晉次于乾侯乃昭公二十九年事也纂要俱載於二十六年謬矣

三十八歲丙戌周敬王五年魯昭公二十七年也孔子自齊歸魯是年吳季札使齊其子死焉葬於嬴博之閒（齊二邑名）其坎不至於泉而得淺深之宜其歛隨死者所衣寒暑之服其築土爲墳下則僅足以揜坎上則纔至於可隱皆儉制也既封之後左袒以示陽之變右還以示陰之歸且號者三而曰壽夭得於有生之初命也魂氣散於既死之後無不之也愁傷離坎再言魂之

無所不之而哀其魂之隨已以歸焉是季子不惟適旅葬之節而又且通幽明之故孔子往觀其葬而曰延陵季子其合禮矣乎（孔記註曰不直曰季子之合禮而必加其乎疑詞者蓋季子乃隨時處中之道術其有餘而不盡拘乎禮者也）

闕里志以是年爲三十七歲自齊歸魯見延陵季子聘于上國季子之子死孔子往觀其葬曰延陵季子其合禮矣○先孟僖子將卒囑南宮敬叔并仲孫何忌曰孔子聖人之後二子必師而學禮樂焉及卒二子請命於昭公來師孔子孔子謂曰吾聞周有老聃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吾將問之今往矣二子歸告於昭公曰孔子將適周願君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遂賜孔子車一乘馬二疋及侍御者敬叔與孔

子俱適周

賞按季札吳王壽夢幼子也壽夢以魯襄公十二年卒斯時札年十五六已能讓國矣至襄公二十九年來聘于魯孔子年甫九歲猶未與之遊也昭公二十七年夏吳因楚平王之卒欲乘其喪而伐之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吳於水鄉故以齊魯晉爲上國）其子死焉孔子往觀其葬斯時孔子年三十有八而季札亦六十有餘矣其與之遊也或在此際乎及哀公十年冬楚子期伐陳季子救之斯時九十有餘歲而後卒孔子塋葬時乃爲之題曰有吳延陵季子之墓夫徐君已死季子則解劍而懸之於塚季子已卒孔子則題墓而樹之於碑彼一聖一

賢皆不以死而背其初心其善與人交而久要不忘也有如此夫

又按敬叔與孔子俱適周之事容或有之若曰是年二子歸告於昭公以乘賓之則非矣蓋以車馬賜夫子或在先年是年昭公寄寓於齊二子何爲而歸告乎且闕里志三十四歲曰適周三十五歲曰適周三十七歲又曰適周四十歲又曰適周夫適周可也何數數然以訪問老聃爲言乎

三十九歲丁亥周敬王六年魯昭公二十八年也孔子在魯復適齊

是年孔子聞晉魏舒爲政舉賈辛十人以爲縣謂之忠義

四十歲戊子周敬王七年魯昭公二十九年也是年孔子在齊○是年顏回生○是年魯昭公如晉次于乾侯

增修孔庭纂要以是年爲三十九歲孔子在魯

四十一歲己丑周敬王八年魯昭公之三十年也孔子在齊是年冬晉趙鞅荀寅賦鐵著鼎而著范宣子所爲之刑書孔子以晉爲失度

闕里志以是年爲四十歲子曰四十而不惑是時將去周老聃送之曰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云云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魯而道彌尊矣

四十二歲庚寅周敬王九年魯昭公三十一年也是年十二月

昭公薨于乾侯○是年孔子在齊已留七年弟子高柴青州人公冶長皆從之游其後孔子以己女妻長○一云是年孔子至今徐州（春秋宋地）觀呂梁之水即今呂梁洪也因而至吳又從而遊越今浙江紹興會稽等府縣皆越地也

四十三歲辛卯周敬王十年魯昭公三十二年也是年孔子自齊歸魯景公將封孔子以尼谿之田晏嬰謂孔子之學累世不能殫孔子之禮當年不能究景公惑之不果封焉異日又語羣臣以待孔子之禮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又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遂接淅而行自齊歸魯

闕里志以是年爲四十二歲魯昭公薨定公立歷聘紀年以

四十二歲反魯○增脩孔庭纂要以是年爲四十二歲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仲尼曰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蜽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也○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爲大矣吳客曰誰爲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氏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嵎之山爲釐姓在虞夏商爲汪罔於周爲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吳客曰善哉聖人

賞按孔子在齊最久前後與晏平仲處者八年又稱其善與人交久而敬之至是沮尼谿之封者豈亦忌孔聖之見用而軋已之位形已之短歟

又按歷聘紀年載孔子自三十五歲因魯亂而適齊留七年又去適周自周後至齊至四十八歲然後反魯則是在齊有一十四年矣圖譜載孔子三十五歲昭公爲季平子所逐孔子以魯爲亂邦而不居遂適齊至四十七歲平子死桓子立魯亂既定始自齊反魯是在齊有一十三年矣愚謂齊魯二國相去亦近其往來於父母之邦居止不定以避其亂則或有之若曰在齊一十三四年而後反恐未可必也

四十四歲壬辰周敬王十一年魯定公元年也孔子在魯

是年定公六月始即位季平子專恣立而陪臣執國政故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有或人異其不爲政之疑惟修詩書禮樂以教弟子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如衛人端木賜秦人石作蜀陳人公良孺蔡人漆雕開之類皆來自遠方者也

增修孔庭纂要以是年爲四十三歲在陳

闕里志年譜俱以是年爲四十三歲在陳惠公賓之於上舘有飛隼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愼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愼貢楛

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愼氏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金櫝于時皆稱孔子之聖

李氏西涯曰（諱東陽長沙人）括矢事史記在五十六歲後六十歲前今在此不知何據

四十五歲癸巳周敬王十二年魯定公二年也孔子在魯

孔庭纂要以是年爲四十四歲在魯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釋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

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夫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

實曰纂要以陽虎執桓子之事載於孔子四十四歲非也此年平子未卒桓子未立

四十六歲甲午周敬王十三年魯定公三年也孔子在魯

四十七歲乙未周敬王十四年魯定公四年也孔子在魯是年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魯仲孫何忌問禮於孔子孔子告以其禮如世子之冠子是有冠頌

孔庭纂要以是年爲四十六歲在魯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

器焉問於守廟者此謂何器對曰此宥坐之器曰吾聞有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

四十八歲丙申周敬王十五年魯定公五年也孔子在魯

是年夏六月季平子卒孔子往弔入門而左從客也桓子欲用璠璵以斂孔子曰送死者而以寶玉斂是猶暴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乃止

實按家語云孔子爲中都宰聞桓子將以璠（音煩）璵（音餘）斂平子歷階而救焉夫徑庭而趨歷階而上非禮也雖曰救過之急孔子亦不爲也且孔子此時亦未宰中都或曰既未爲宰何以往弔愚曰孔子嘗爲平子之委吏乘田則其卒也亦宜弔之矣

是年平子卒平子之子季孫斯嗣立即季桓子也平子卒時桓子嬖臣曰仲梁懷不許陽虎以璠璵斂平子欲攻步改玉遂與陽虎有隙其秋九月陽虎執懷桓子怒虎因囚桓子與盟而後釋之自是以後虎益專恣孔子見陽虎之專桓子之囚有感而

言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又曰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又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按論語集註以此爲皆定公時語是也）

是年季桓子穿井於費獲羊而言狗以試孔子之博物子是孔子有羵羊土怪之答（說者曰羊去野外而拘於土缶象季氏拘於家臣是歲陽虎囚季桓子）

纂要以羵羊事載於四十二歲非也彼時桓子猶未嗣立也

闕里志以是年爲四十七歲魯定公以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季平子卒桓子嗣立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孔子云得狗孔子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蜽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

使問孔子骨何者最大孔子曰禹致群神於會稽山群神實主山川之君為群神主故謂之神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為大矣

客曰防風何守孔子曰汪罔氏之君云云見前

墮脩孔庭纂要以是年為四十七歲魯定公以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雕僞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定公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由司空為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奸民

四十九歲丁酉周敬王十六年魯定公六年也孔子在魯是時陽貨欲令孔子來見巳孔子不往乃瞯亡而饋烝豚孔子亦瞯亡往拜遇諸塗而不避

闕里志以是年為四十八歲遷司空

闕里志註云按史記為司空在三十歲以前此作四十八朱子序說以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子欲往而卒不行定公以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為司空又為大司寇當以序說為正

貫按先儒謂陽貨之欲見孔子不過欲助巳為亂耳愚謂陽貨豈不知孔子之為大聖而不肯助巳為亂哉其所以欲見聖人而諷使速仕者蓋欲倚重於聖人而曰我之為政能招來乎天下之大聖大賢雖聖人亦不以巳之專政為非也庶當時之人無所容其議焉耳是故蔡京用事而召龜山秦檜專恣而薦康侯小人之借君子以文奸也皆若是而已彼豈知聖人之出處自有權衡尺度而不墮於小人之計哉

又按陽貨瞰亡小人之行事也君子豈得效之先正謂一往一來其禮相稱愚謂非特欲其相稱也蓋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者禮也孔子不往則違先王之禮固不可也往拜則墮小人之計亦不可也故其應物之權自當如此非有意於相稱也

又按圖譜謂孔子始為乘田委吏在四十九五十歲一二年之間既無明文可據而年譜謂為司空在四十八歲史記謂在三十歲以前皆非確論

五十歲戊戌周敬王十七年魯定公七年也孔子在魯

五十一歲巳亥周敬王十八年魯定公八年也孔子在魯是年不狃即弗擾不得意於季氏與陽虎為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以費邑以畔季氏非叛魯君也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悅孔子遂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之言然亦卒不行人物考以召孔子在哀公五年

莊子謂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而問道曰甚矣道之難行

也、

闕里志以是年爲五十歲遷司寇斷獄訟必平允詿云按歷
聘紀年五十二爲司空司寇與此稍異覽者詳之

五十二歲庚子周敬王十九年魯定公九年也孔子任魯○先
是定公八年己亥陽虎欲去三桓又刼叔孫武叔以代孟氏冬
十月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三桓聞之與陽虎戰虎敗
而入於陽關至是年夏六月得虎所竊魯之寳玉大弓以歸虎
奔于齊齊囚之又逃奔于宋而遂奔晉孔子聞晉趙簡子受亂
人知趙氏之家世世有亂自陽虎戰敗入關之後季桓子始執
國政而孔子有見行可之仕矣

是年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制爲養生之節則強弱異任長幼
異食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食二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
寢膳飲從游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路無拾遺制爲送死之
節四寸之棺四寸之槨因丘陵爲墳庶人縣封不封不樹一年
四方皆則之（按中都魯下邑今屬東平州宰邑長也在春秋時曰大夫曰令曰長曰尹皆邑今之知縣也）

闕里志孔庭纂要俱以是年爲五十一歲由大司寇攝朝政
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于兩觀之下子貢進曰夫少正
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夫子曰
天下有大惡五而竊盜不與焉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
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少
正卯皆兼有之此乃人之奸雄故不可赦也闕里志註云事
出家語比此加詳按序說及史記誅少正卯在五十六與此
不同當以序說史記爲正

大明一統志謂定公九年孔子宰於中都史記謂公山不狃之
召在定公九年孔子未爲中都之前是矣若云在爲宰之後
則孔子既尊用於魯君又見信於季氏乃欲舍魯背季而赴
不狃之召豈理也哉豈人情也哉

五十三歲辛丑周敬王二十年魯定公十年也是年孔子由中
都宰遷魯司空別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之性而使物
生得宜先是定公元年昭公嘗欲伐季平子不克出奔而薨於
乾侯喪至將祔葬於闞闞乃魯羣公之墓宅所在也平子惡昭

公欲偏絶其兆域乃葬昭公於先君墓道之南使不得近先君
之墓至孔子爲司空時謂平子之子季桓子曰臣無貶君之義
于是爲溝於昭公之墓外使與先公合墓焉

賞按左傳以合墓爲司寇時事家語以此爲司空時事蓋周
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則以此爲司空時事者是也
若司寇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矣恐於治水土營國邑陵
墓之事無預也

是年孔子正其祭器不以四方難繼之物供簿正以變魯人獵
較之習

賞曰昔人以正祭器任爲采田特非也夫以四方之食供公
祀者魯之舊制也欲更張其制必立乎人之本朝者而後可
爲也乘田一小官耳敢更張乎哉故以簿書祭器之正載於
爲司空之時者爲是

是年孔子由司空又遷司寇先時定公四五年來侵齊侵鄭而
齊之警報者無寧歲至是孔子用魯先通隣好春三月及齊平
夏乃爲好會於夾谷於是齊感魯國之信義來歸鄆讙龜陰之
侵田

闕里志增脩孔庭纂要皆以是年爲五十二歲齊大夫犂鉏
言於景公曰魯用孔某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於

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往時夫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
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
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諸侯夾谷爲壇位
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
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旍旄羽袚矛戟劍
撥鼓譟而至夫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
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
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
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夫
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
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
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
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爲之柰何有司進對曰君子
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
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讙龜陰之田以謝過闕里志註云家語加誅

歷聘紀年以五十二歲爲魯司空司寇

賞按晁氏云定公九年孔子仕魯至十三年適齊愚謂孔子
十三年未嘗適齊也若果有之必是定公十年孔子爲聘於
齊以通隣好故論語執圭章有記孔子爲聘於鄰國之禮

又按謝氏云來歸者非我求之也齊人感夫子之義而自來

歸田德之悅服人心也久矣高氏曰孔子夾谷之事人可能
也而使大國失守悔過效順所不可能也此脩誠之至崇德
之事感於其人之天譬如干羽格有苗非任智者所能測也
觀此則夾谷之會與侵田之歸皆出於二國平和禮讓相信
之後所謂欲以兵刼魯侯孔子請命有司加法等語似失之
矣

又按先儒謂田之來歸於君與聖人無預焉果如其說是春
秋自書其功也

本朝王樵曰不然公會齊侯于祝其孔丘相之其實事齊人來
歸鄆讙龜陰田亦是實事左氏言萊人以兵刼魯侯雖不可

信然孔子使茲無還請田又郤齊享不可謂皆妄也其後來
歸鄆讙龜陰田豈可謂不預吾聖人之事乎當時實有此事
春秋烏得不書書之爲魯史非自以爲功也如其有功雖直
叙其事又何嫌也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
是歲齊晏嬰卒自嬰卒後孔子之至齊者亦罕
賞按朱子論語註云孔子爲魯司寇時以原思爲宰昔人又
謂孔子仕魯時使子華適齊通問於高昭子又云代弔於晏
嬰于是冉子爲其毋請粟據此二說則原思之見用子華之
使齊皆不出於定公十年十一十二年之內也
五十四歲壬寅周敬王二十一年魯定公十一年也孔子爲魯

大司寇其初國人謗之曰麛裘而韠投之無戾韠之麛裘投之
無郵既而政化盛行魯有販羊者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
人及是不敢飲羊公慎氏妻淫不制及是出其妻慎潰氏奢侈
踰法及是越境而徙粥六畜者飾偽以儲價及是市牛馬者不
豫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於塗耕者遜畔行者遜路
道不拾遺男尚忠正女尚柔順四方客至如歸於是國人有袞
章甫之誦
孔庭纂要闕里志皆以是年爲五十三歲爲大司寇國人謗
之曰麛裘而韠投之無戾韠之麛裘投之無郵既而政化盛
行魯有販羊者沈猶氏常朝飲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淫不
制慎潰氏奢侈踰法粥六畜者飾偽以儲價及是則沈猶氏
不敢飲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鬻牛馬者
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於塗耕者遜畔行者
遜路道不拾遺男尚忠正女尚柔順四方客至如歸國人誦
之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
賞按孔子爲司寇時魯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三月而
不辯決其子請季孫斯欲殺之（韓詩說苑俱作季康子欲殺之誤矣蓋哀公三年季孫斯卒康子始爲大夫）夫子曰未可殺也上有道是人無矣其父聞
之而請止其訟夫子赦之噫父子相訟不義之尤也夫子不
歸咎於民而自咎其上之無道卒使訟者感化而請止其訟

君子之治小人其厚有如此哉夫子嘗曰必也使無訟乎此
亦可以觀使民無訟之一端也他日曾子之告陽膚曰上失
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所謂哀矜者有
反已失道之誠大畏斯民之志非特存恤刑之仁而已曾子
之言其得夫子之意者乎
五十五歲癸卯周敬王二十二年魯定公十二年也是年孔子
由大司寇攝行相事與聞朝政七日而誅亂政之大夫少正卯
於兩觀之下三月而魯國大治（按魯世家以此年誅少正卯）是年夏孔子言
於定公曰臣聞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請損三家之過制
乃使仲由爲季子宰帥師將墮三都于是叔孫州仇帥師先墮

取也郈季孫斯仲孫何忌遂帥師墮費叔孫輒以庶子無寵於叔
孫氏乃與不狃以費再叛而襲三家孔子以魯公與三家(孟孫叔孫季孫爲三家)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
人敗北而輒與不狃奔齊孟氏將墮郕時公斂處父爲郕宰謂
郕近於齊無郕則孟氏無保障而齊人必至於北門矣孟氏惑
於斯言乃不肯墮十二月定公圍成弗克

孔庭纂要以是年爲五十四歲言於定公曰臣聞家不藏甲
大夫無百雉之城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使仲由爲季氏宰墮
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
費人襲三家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

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
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將墮郕公斂處父
謂孟孫曰墮郕齊人必至於北門且郕孟氏之保障無郕是
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郕弗克(闕里志比此甚略)

賞按三家之城三都以爲食邑者先時將以自利也及魯昭
公十三年南蒯據費以畔定公初年侯犯據郈以叛定公九
年弗擾又以費叛叛者相繼是豈三家之利哉三家患之以
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
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悅其言遂欲墮之及孔子攝相乎
是言於定公請損三家之過制乃使仲由爲季氏宰帥師取
三都毀其百雉之城省其甲兵之衆即此而觀則知孔子之
墮三都亦因三家惡暴吏之數叛乘其機而爲之也其云家
不當藏甲邑不當有城池之固者亦惟據先王之禮制順天
理言之而適有以動乎季氏之心故三家自欲墮三邑也使
當時不因其機而遽告定公請損三家之邑則三家必將驚
駭而心不服矣事豈能以有濟哉朱子曰孔子之墮都亦因
其機而爲之季氏是時自不奈陪臣何故假孔子之力以去
之斯言得之矣或曰費郈固因夫子之言而墮矣何成之不
肯墮邪曰欲損三家之過制以強公室者夫子之本心也因
其機而導之者夫子之術智也當時夫子見信於季孫季孫

悅夫子之言則費郈之墮出於不意及公斂處父次第喚醒
三家故不肯墮成矣朱子語錄曰三家孟氏最弱叔孫季孫
爲強強者墮之而弱反不可墮者強者不覺而弱者覺之故
也斯言得之矣雖然三苗逆命而有崇弗降舜文班師而脩
德終亦未嘗不格也使聖人得志而終用於魯則必潛消默
化將有不俟兵革而自墮者矣惜乎魯受女樂而用之不終
圍成之後孔子不踰時而即去故聖人之化不行而公室之
威徒褻也噫

是年子路始用於魯爲季氏宰

是年孔子薦閔子爲上卿然未聞魯以卿召之也

賞曰程子謂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觀此則是閔子未嘗仕季氏也及考太音琴譜謂孔子嘗薦閔子騫為上卿家語又謂閔子騫為費宰孔子告之以德法御民之具此事如果有之則孔子之薦必在於為魯司寇之日而季桓子費宰之召或有感於孔子之言乎程子之說蓋者止據論語辭季氏之使為費宰而云爾未及詳季氏為康子而非桓子歟

五十六歲甲辰周敬王二十三年魯定公十三年也孔子在魯與聞國政政成化行齊人聞而懼焉乃用黎彌之計選國內美女文馬以遺魯君季桓子微服往觀乃語魯君為周徧道路之

遊因出觀女樂若不為女樂專往者遂受之三日不聽國政孔子諫之不用乃嘆曰吾為大夫豈可坐觀其政亂民困邪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蓋不忍速行以彰君相受女樂之過也（美女能舞康樂故曰女樂）孔子從而祭魯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因此微過不脫冕而行行之時作猗蘭之操正孟春時也宿於屯（在魯南）師已送之孔子又歌彼婦之歌師已反以實告於桓子桓子喟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孔子行遂適衛（按纂要諸書皆以膰肉不至孔子行在此年惟朱子入於定公十四年。據司馬光曰季桓子受齊女樂不聽政孔子諫不用乃去曰吾為大夫豈可坐視其政亂民困邪故去之它國）孔庭纂要闕里志皆以是年為五十五歲在魯與聞國政三

月鬻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為之先并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夫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乃作猗蘭之操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

所逍遙九州無有定處世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遂行宿於屯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

賞按舊說季桓子欲受女樂之時孔子亦嘗諫止之桓子不聽孔子乃望魯之龜山而作龜山之操以永歎嗟乎孔子一言大夫之過制也而遂墮三都之城再言顓臾之不可伐也而遂寢季氏之謀至於女樂之受則不能諫止之吾子是而

知淫聲艷色比之貨利尤足以惑人而為人情之所易溺雖聖人亦未如之何也此貴德者所以必先遠色而為邦者所以欲放鄭聲遠之放之則不為其所溺矣

是年去魯適衛時冉有為之御車孔子有衛民庶矣之嘆衛靈公聞孔子至喜而郊迎孔子至衛主於子路妻兄顏讎由家（即顏濁鄒也）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粟（祿也）六萬（六萬斗非六萬石也）致粟亦如其數夫靈公於孔子接遇以禮如此于是孔子於衛有際可之仕矣

是年孔子去魯之後太師摯亞飯干三飯繚四飯缺鼓方叔播鼗武少師陽擊磬襄皆因孔子之去而散之四方（亞飯氏三飯氏四飯氏少

師氏蓋子孫以官為氏也）先是孔子為魯司寇時正師摯在官之初孔子因周衰樂廢故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由是音樂既正而洋洋盈耳至定公十三年季桓子受齊女樂之饋魯之君臣惑於淫聲而怠於政事雅樂無所用而樂官皆失其職矣乃因孔子之去魯遂散之四方以避亂及後孔子晚年自衛反魯見魯益衰而古樂之不復聞矣乃追憶當時師摯在官之初樂之美盛而嘆之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於是刪詩理樂以垂憲於世焉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賁按張子云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據張子此言則樂官之去在於孔子自衛反魯之後愚嘗考師摯師襄等傳皆云定公十三年季桓子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孔子去魯于是摯適齊干適楚繚適蔡缺適秦方叔入河內武入漢中陽襄入海島據列傳所云則樂官之去實在孔子去魯適衛之時朱子註論語有取於張子之歸功孔子故未暇詳其年月耳蓋樂官之所以散去者以其失職也所以失職而去者以其識樂之正也所以識樂之正者以吾孔子正樂之功也夫孔子一仕於魯也語太師以正樂之道而五音六律之克諧者即有洋洋盈耳

之盛孔子一去乎魯也故人心以去亂之機而伶人賤工之識樂者即有逾河蹈海之明聖人俄頃功化之助如此張子豈欺我哉

又按師摯即師乙也嘗語子貢以聲歌之所宜（見礼記）師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嘗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琴者士君子常御之樂也由是而觀二子之所養則二子亦賢人而隱於下位者也當時孔子為司寇之時羣賢為之類聚而音樂為之美盛此固聖作物覩之期雲龍風虎之從而魯亦駸駸乎有一變至道之機矣惜乎女樂一受而聖賢繼去使大成之樂絕響於魯廷也

或有問於予曰子何以决孔子之行在於十三年乎予應之曰愚以春秋而决之耳定公十有三年春秋書曰夏築蛇淵囿夫盛夏耘耔農事方殷而役民以興苑囿使孔子爲政安有此非時勤民之事乎廬陵李氏曰築囿奉己此正與受女樂事相類定公君臣安知不自以爲齊人已服強都已墮國家閒暇可以般樂乎此决非孔子爲政時愚故以孔子之行在於十三年也〇或者又曰孔子之去魯朱紫陽以爲在十四年矣先儒又以定公十三年大蒐于比蒲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皆以爲孔子之事何休又謂十四年是歲無冬者乃齊人饋女樂令聖人去故不書冬以貶之歷觀數說皆

以孔子之去在於十四年與十五年也予何以爲十三年乎予曰天王不遠千里而賜宜社之肉於魯者蓋因孔子相魯之餘魯勢稍振故王室借此以親望國耳若孔子以膰肉不至而行亦已久矣歸脤之時孔子豈復在魯哉且大蒐天子之禮五年而一舉者也以諸侯大夫而僭天子之禮又數數而蒐之非孔子之爲政也至於是年無冬者乃書時而偶脫冬之一字耳抑孔子筆削之時尚有冬字其後門人以次傳錄者遂至遺脫皆未可知也聖人豈以去位之故而削冬不書乎何休牽合之說昔賢已辯之悉矣若夫朱紫陽所云則因襲司馬遷之史記耳孔子之行在於十三年又何疑哉

是年或譖孔子於靈公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夫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過匡匡人圍之蓋陽虎曾暴於匡孔子弟子顏彪（史記作顏刻）昔與虎俱攻缺此地今彪既爲孔子僕御而孔子之狀貌又類陽虎匡人簡子以爲虎也率甲士拘圍五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路欲下鬭孔子止之命子路彈琴以歌而自和之曲三終甲者進曰吾初以爲魯之陽虎也遂解圍圍既解顏淵在後而至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是時回年已十八矣去匡即蒲月餘（史記顏淵三十二而卒卒年在於孔子七十一歲則知此時已十八歲矣）

五十七歲乙巳周敬王二十四年魯定公十四年也孔子自蒲

反衛主遽伯玉家

是年彌子瑕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

是年王孫賈有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之說以諷孔子之阿附於己孔子以爲不然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是年秋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靈公夫人南子宋女也求見孔子孔子入門北面稽首而拜之夫人在絺帷中再拜爲禮子路不悅孔子有天厭之誓辭

孔庭纂要以是年爲五十六歲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粟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夫子於衛靈

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夫子恐獲罪焉居十月自衛
至曹自曹至宋
闕里志以是年爲五十六歲適衛自衛至曹自曹至宋
歷聘紀年是年五十六歲攝行相事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
治齊人歸女樂遂適衛去衛適匡匡人圍之過蒲復反衛去
衛過曹適宋司馬魋欲害之去宋適鄭闕里志誌云歷聘紀年是歲所載與年譜
大同小異覽者詳之
賞按子見南子先儒謂有大享夫人則出見於賓小君至大
夫則交迎而執贄是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夫禮
者理也乃天秩之自然天理之所宜也故南子之欲見孔子

雖其慕聖之心然亦理也孔子之見南子雖出於南子之求
見然亦天理之當見也愚嘗有言曰子見南子者聖人之分
量也子路不悅者賢人之分量也蓋聖人一身道全德備渾
是天理理有可見自率理而往見之何計其孰爲善孰爲惡
孰爲男孰爲女乎雖彼有不善又安能以浼己乎吾故曰孔
子之見南子聖人之分量也子路之不悅者蓋自大賢以下
道德未全而天理未純使輕於其身以見之者恐其見惡人
也未必能化惡而爲善秖反以自汚耳故也有可見者孰若
不見猶可以不汚其身也子路以己之大賢度聖人而惟恐
聖人之見浼所以不悅耳吾故曰子路之不悅者賢人之分
量也雖然聖人不可以易學吾人當學子路可也後世若魯
男子之不納隣婦顏叔子之令女秉燭關雲長之於劉妃秉
燭以達旦其以子路之不可而學聖人之可者乎
又按南子知賢者不爲冥冥惰行矣而卒不能回光內照改
其淫泆知孔子之聖而求見矣卒不能使靈公授之以政信
乎知善非難行善爲難知人非難用人爲難也
是年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
過之孔子醜其所爲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遂去衛適曹
曹人不容乃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魋即向魋
欲殺孔子伐其樹孔子遂微服而去宋去之時弟子欲速其行

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去宋適鄭鄭人姑布子卿
有纍纍若喪家之狗之識王肅曰喪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見飲食故纍然而不得意孔子生於亂世
道不得行故有纍然而不得志之貌子貢以實告孔子以爲然
五十八歲丙午周敬王二十五年魯定公十五年也孔子去鄭
是年去宋之後桓魋之弟司馬牛見孔子而問君子孔子告之
以不憂不懼見子夏而憂無兄弟子夏述孔子死生有命富貴
在天之言以寬其憂夫死生富貴既有天命則知兄弟之有亡
亦在天命矣闕譜以過宋微服等事載在哀公十二年
是年孔子去鄭適陳主於司城貞子家因以爲陳侯周臣時陳
侯已嗣立七年矣周又名越即湣公也

孔庭纂要闕里志以是年爲五十七歲自宋適陳過匡匡人圍之蓋孔子貌類陽虎虎嘗暴於匡因此圍之五日夫子絃歌不輟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既而甲者進曰吾初以爲陽虎也遂解圍五日以下一云子益急弟子懼使從者爲甯武子臣于衛然後得去去即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

歷聘紀年是歲爲五十七歲自鄭適陳留三年

賞按孟子云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主於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則過宋適陳之事在去衛之時可諮矣年表既曰定公十四年至陳而又曰哀公三年過宋與孟子文異愚謂孟子去孔子時甚近其傳聞必

真也

是年子貢始用於魯

是年邾隱公名益來朝於魯子貢謂邾子執玉高其容仰驕也魯公受玉卑其容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皆失朝會之禮二君將有死亡之禍魯君爲主其先亡乎是年夏五月定公薨於高寢至哀公七年秋伐邾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囚諸負瑕二君果如子貢之言孔子恐子貢過於自信而易言欲抑之乃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

是年孔子在陳聞定公薨訃乃反魯而弔之

是年陳司敗有魯君知禮之問孔子然之而有君子亦黨之識司敗此段宜移在哀公十二年吳孟子卒與五月吳使太宰嚭請尋盟之後

賞按反魯哀弔之事說見圖譜蓋禮爲舊君有服之義也夫孔子之仕於定公也其去魯之日雖無追反之意先於其所往之禮然亦嘗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矣攝行相事其恩遇亦可謂隆矣豈有聞舊君之喪而不弔且服者乎且孔子於平子之卒猶往弔之於昭公之墓猶欲合之況定公之與已使事猶有素乎圖譜之說可謂得聖人之心者矣

是年孔子歸魯與門人講學自是顏淵仲弓問仁問爲邦宰予問喪子張問行子游子夏問孝問禮與子路從射於矍圃樊遲從遊于舞雩子路顏淵侍而有各言爾志之問由求點赤侍坐

而有知爾何以之問閔子由賜侍側而有由也不得其死之戒孟武伯師事孔子問由求赤也之仁而孔子有可使治賦爲宰與賓客言之答及曾子三省之類皆在此年以後而月日之的則無所考徵矣

五十九歲丁未周敬王二十六年魯哀公元年也孔子在魯

是年吳夫差伐越敗越王勾踐於夫椒以報父讐按春秋魯定公十四年越勾踐敗吳於檇李射殺吳王闔閭子夫差立三年而報勾踐殺父之讐勾踐以甲楯五千棲于會稽得骨節專車專擅也骨一節其長擅車也吳使使至魯問仲尼仲尼答以爲夏禹時防風氏之骨

賞按史記以骨節專車之事載於定公五年夫定公五年夏

止有越王入吳吳未伐越也至定公十四年吳闔閭雖興師伐越然五月內爲越所敗即重創而死亦未嘗會稽也墮會稽乃在哀公元年吳夫差伐越之時則胥節之得必在此時而遣使來問亦在此時無疑矣

是年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詳見論語）

按鶴林玉露云細考論語夫子所與友者惟見伯玉一人使人於孔子而孔子問其起居則金石交情可以略見矣伯玉之躬行純一如此宜夫子樂與之交也

六十歲戊申周敬王二十七年魯哀公二年也孔子自魯適晉而不果又適衛（一云自衛適晉序說西見趙簡子蓋魯在東趙在西也若自衛適晉則當云北見矣序說爲是）

是年晉趙簡子（名鞅）攻范中行氏伐中牟趙氏家臣佛肸爲中牟宰以中牟叛（此河北之中牟非衛之中牟也至哀公五年夏晉趙鞅惡衛之黨范氏中行氏之師伐衛遂圍衛之中牟邑此方是衛國之中牟也）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止其行孔子有磨不磷涅不緇吾豈匏瓜焉能繫而不食之言然亦不果往焉

潘氏通紀亦以佛肸召子欲往載於是年史記亦然

是年衛靈公在位四十二年老而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嘆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闕里志以是年爲五十九歲適衛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人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不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孔庭纂要相同）

賞曰南子亦女中之聰慧者也其聞聖人之名久矣未見聖若弗克見者恒情也孔子前後至衛已四五年矣豈有至此年而後求見者乎忘與纂要所載吾不能無惑焉

闕里志云公欲伐蒲問孔子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爲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乃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

子孔子喟然嘆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居衛月餘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爲次乘招搖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適曹曹人不答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將要殺之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歷聘紀年以是年爲五十九歲是歲自衛適晉臨河復反衛如陳將一年（闕里志注云今按志之下文遂適晉在六十二歲而史記在六十歲以前史記爲是）

是年孔子與弟子擊磬于衛荷蕢過門而聞之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鄙孔子之不知止

是年靈公問兵陳、孔子對以未學軍旅之事、明日與孔子語
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見禮貌衰、遂行、孟子曰孔子於衛靈公際可之仕、蓋言接遇之間有禮色也、論語曰其次辟色、正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之謂
賞按舊以靈公問陳孔子明日遂行載於哀公三年、非也、哀
公二年春秋書曰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若謂事在三年、則
靈公之卒已踰一載、孔子因兵陳之間蜚鴈之視而去衛、如
陳、其說皆不得通矣、

是年孔子去衛往陳、先是陳自哀公元年以來、被吳王夫差侵
伐、取其三邑、至是孔子至陳、兵戈方息、外無上下之交、暴露而
君於桑落之下、桑落地名、或曰桑落九月之時、絕糧七日、從者餒病、莫能興起、
孔子愈講誦絃歌不衰、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

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又曰、由知德者鮮矣、明日免於厄、孔子
欲之蔡、適遇蔡昭公為楚昭王所逼、遷於州來、時哀公二年十
月也、蔡亂如此、亦無上下之交矣、蓋孔子之周遊列國也、或傳
食於諸侯、或寄食於公卿大夫、或禮食於賢人、弟子餽糧之裘、
未必盡出於已也、若上下無所交際、則未免於厄矣、故曰、孔子
見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孔子知弟子有慍色、乃召子路
子貢顏淵而語、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顏淵曰、
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名矣回之言也、
賞按遷史世家謂在陳絕糧、在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發
徒圍孔子于野之時、朱子曰、當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昭來
聘孔子、陳蔡安敢圍之、遂刪去其事、愚謂若果陳人圍之、則
楚昭王來軍於城父、為救陳也、人有德於我、我願背其德而
距其所聘之賢聖焉、其情順邪、逆邪、吾恐甚愚者所不為也、
若果蔡人圍之、則前日蔡大夫公孫翩惟恐蔡侯之背楚而
歸吳也、嘗射殺之矣、豈肯至此而遽易其初心邪、況昭王是
時又率重兵而臨境邪、觀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
上下之交也、而不曰遇陳人蔡人之害焉、則其絕糧之由、昭
然明矣、夫孔子之見圍於匡也、則曰匡人其如予何、見害於
宋也、則曰桓魋其於予何、果見圍於陳蔡也、則孔子之自言
與門弟子之述論語也、何無一言及於陳蔡大夫之謀邪、夫

論語孟子、經傳也、遷史之世家、史也、與其信史、孰若信經信
傳之為愈乎、故絕糧事據論語、書於去衛之時、
又按孔子厄於陳蔡、一則曰、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
一則曰、君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一則曰、君子脩
德立道、不為窮困而改節、一則曰、君子能脩其道、而不必其
能容、又其脫難也、又曰、與二三子之激憤厲志、始於陳蔡之
問、絕無陳蔡大夫謀危乎丘之一言、可見非陳蔡圍之矣、
是年夏四月、衛靈公卒、晉趙鞅納世子蒯聵于戚、輒拒之、不得
入、當時皆謂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之而問

於子貢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以爲君子居是邦不可非其大夫入而以伯夷叔齊何人爲問孔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去聲也

賞按圖譜以爲衛君之疑載在哀公十一年非也十一年冉有仕魯不在衛載在此年者爲是

又按蒯聵雖得罪於父而靈公無廢之之命則猶爲世子而有社稷之鎮也輒雖當立而靈公亦無立之之命則宜辭爵位而爲避父之舉也顧乃利其位而拒父焉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此孔子作春秋所以深罪之也况肯爲之乎冉有以嫡孫承重之常法言之則輒於義當立矣故疑夫子助之謂夫子亦以輒爲當立否也非疑其助輒拒父也

六十一歲己酉周敬王三十八年魯哀公三年也孔子在陳聞魯廟火曰災必桓釐廟乎已而果然陳侯曰何以知之孔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釐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

按孫氏曰桓公者哀公之十世祖也僖公者哀公之七世祖也諸侯五廟而十世七世之廟存焉則非禮矣魯事非禮之廟故孔子聞有天火之災而知其加於桓僖也

增脩孔廟纂要以是年爲六十歲在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拔其樹夫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遂適鄭與弟子相失夫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皐陶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夫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以上闕里志亦同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於吳吳敗越王句踐於會稽有隼集於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之夫子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

王、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
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強、更伐陳、及吳侵
陳、陳常被寇、於是去陳
賞聞諸昔人云、魋欲殺孔子者、以孔子死、欲速朽之說、誚其爲
生塟時作石槨也、故欲殺之、斯言恐非、大抵向魋惡孔子在
宋、聚徒習禮於大樹下耳
是年有隼鷙鳥也集於陳廷而死、楛矢貫之、孔子以此矢爲肅慎
氏之矢、家語國語作孔子答惠公此作答湣公之問者爲是
是年秋七月、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
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

可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
賞按史記謂是年季康子已召冉有歸矣、若果召歸、及哀
公六年孔子陳蔡之厄、史記又謂冉有與難、豈有仕魯之
後、委棄官政、復從孔子而適蔡邪、觀此、則絕糧之厄在於
是年之前也、益可徵矣
是年孔子之孫孔伋生、時伯魚亦四十一歲矣、或曰周敬王三
十七年戊午、伯魚卒、時子思始生、孔子卒時子思方五歲也、孔
孟圖譜以爲生於伯魚未卒之前者爲是
按舊以子思嘗逮事仲尼、觀此信然
六十二歲庚戌、周敬王二十九年、魯哀公四年也、孔子在葉、是
年春、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先是蔡昭公於魯哀公二年、已
畏楚而遷於州來、在今壽州一統志上蔡古蔡國武王封弟叔於蔡成王封其子蔡仲即此新蔡古呂國之邑名春秋時蔡平侯徙都於此故曰新蔡國朝皆屬河南汝寧府 至是蔡大夫公孫翩、又恐其
遷於吳、乃射殺昭公、孔子自陳至蔡、適遇其亂、於是乃自蔡如
葉、葉公問政、孔子曰、近者悅、遠者來、史記作政在來遠附邇 又以子證父
之攘羊爲直躬、孔子以父子相隱爲不直之直、他日葉公問孔
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以葉公可與有言、故在葉猶久
賞曰、危邦不入、孔子何依依於陳蔡間歟、意此豈衆人之
所能測哉、蓋聖人造物之心、猶之天然、苟可與爲、削弱非
所計也、其萬物一體、天下一家之心可想見矣、若夫危邦

不入之言、乃爲未至於聖者立則耳、聖人體道之大權、則
不可執是以議之也
歷聘紀年、闕里志、皆以是年爲六十一歲、自陳適蔡
增修孔庭纂要、以是年爲六十一歲、自陳過蒲、會公叔氏以
蒲畔、蒲人止夫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相從夫子、
其爲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
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鬭而死、鬭甚疾、蒲人懼、謂
孔子曰、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
貢曰、盟可負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夫子來、喜
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爲不可、今蒲

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夫子曰其男子
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
曰善乃不伐蒲
賁曰靈公於哀公二年四月已卒至此甫三年矣孔子伐
蒲之答若果有之必不在此年也愚故以纂要諸書不可
蒞信
是年子貢爲楚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無奪
無伐無暴無盜楚之用子貢意者葉公薦之於子西子西薦之
於昭王而用之也至子西沮孔子書社之封昭王在城父既卒
之後子貢亦不久而隨孔子以行矣

六十三歲辛亥周敬王三十年魯哀公五年也孔子在葉又在
衛
闕里志以是年六十二歲在衛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軼攻
范中行氏伐中牟佛肸叛置鼎於庭不與已者烹之使人召
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悅纂要無此段　會簡子使人來聘西至於
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
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
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
從政得志而殺之夫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魚
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諱傷其
類也況人乎哉於是回車息鄹鄉作鄹操以哀之曰周道衰
微禮樂凌遲文武既墜吾將焉師周游天下靡邦可依鳳鳥
不識珍寶梟鴟眷然顧之慘焉心悲升車命駕將適晉都黃
河洋洋悠悠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陬傷予道窮哀彼無辜
翱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孔庭纂要六十二歲在衛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夫子既不得
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云云至其樂只且遂反乎衛主蘧伯
玉家
歷聘紀年是歲自蔡如葉去葉反蔡
是年去葉反於蔡志其葉吊濟渡之處見長沮桀溺耦而耕使

子路問津焉沮溺不告以津處答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
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子路行以
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
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他日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有子
見夫子之問丈人責其不分植五穀而從師遠遊止宿之明日
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復往則先去之以滅其
跡子路於是述夫子之意以曉丈人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
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
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此必在丈人之家或與二
子言也

賞按沮溺丈人

大明一統志以爲葉人是也朱子以爲蔡人吳氏以爲楚人豬蓋當時葉蔡俱服楚故以爲楚人亦是

是年又反衛自葉至今衛輝府僅五百里趙簡子使人來聘孔子孔子將見簡子至於河濟黃河也水出崑崙山而聞竇鳴犢舜華二大夫之死也乃臨河而歎子貢曰何謂也孔子曰君子惡傷其類也乃弗濟河回車而息於衛之陬鄉作爲陬操以哀之一云槃操命之曰臨河操又云將歸操自是適衛又主蘧伯玉家

賞按舊以簡子之召孔子入晉載在哀公五年趙簡子乃殺舜華竇哀公二年舜華竇尚未殺也孔子胡爲而有臨河之歎哉

先是范中行氏於魯定公十三年伐趙氏之宮其後不克已而奔朝歌至是年奔齊子路聞之因問孔子曰范中行氏尊賢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失位曰亡若二子之死則在孔子後也于是孔子有尊賢不能用賤不肖不能去之答

是年蔡成侯嗣立秋九月齊景公卒孔子聞之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

六十四歲壬子周敬王三十年魯哀公六年也孔子自陳適楚

闕里志以是年爲六十三歲自衛之陳陳侯起陵陽之臺未畢而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將殺之孔子既見陳侯與登臺而觀陳侯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對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以子道來不日成之何戮之有陳侯赦所執吏遂罷孔子自陳如蔡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又問孔子於子路既而反蔡有沮溺耦耕丈人荷蓧等事時宰予在楚楚昭王欲以安車象飾遣孔子宰我曰夫子無以此爲也自臣從夫子以來夫子言不離道動不遺仁貴義尚德清而好儉仕而不祿所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視過之弗聽故臣知夫子無用此車也王曰今而後知夫子之德

也時齊有一足鳥飛集於公朝舒翅而跳齊侯怪之使使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屈脚振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頃之大霖雨水溢泛時楚昭王渡江有一物觸王舟使使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其甘如蜜使曰何以知之子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甘如蜜得無是乎是歲吳伐陳楚昭王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來聘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乃相與發徒役圍之於野從者病莫能興有答子路慍見之語孔子又

曰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脩道立德不以窮
困而改節爲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於是使子貢之楚見昭
王昭王自城父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
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
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
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
男五十里今孔子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
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
卒王天下今孔子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
乃止其秋昭王卒于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

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
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弗得與之言於是孔子
自楚反乎衛
孔庭纂要以是年爲六十三歲自衛之陳陳侯起陵陽之臺
同前 夫子自陳遷于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欺其
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楚侵蔡秋
齊景公卒夫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夫子曰政在來遠附邇
他日葉公問夫子於子路子路不對既而還乎蔡時宰予在
楚楚昭王欲以安車象飾遣夫子宰我曰三子無以此爲也
同前 時齊有一足鳥飛集於公朝舒翅而跳齊侯怪之使使問
之夫子曰此鳥名商羊同前 時楚昭王渡江有一物觸王舟使
使問之夫子曰此萍實也同前 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夫
子在陳蔡之閒楚使人來聘夫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
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
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
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夫子於野
不得行絶糧從者病莫能興夫子講誦絃歌不衰絀弟子有
愠心乃召子路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
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
智也人之不我行也夫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

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
見夫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
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
夫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
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脩爾
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夫子曰回詩
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顏回曰夫子
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
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以大脩而
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欣

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又曰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脩道立德不以困窮而改節為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來迎然後得免昭王將封以書社地七百里楚令尹子西曰

同前昭王乃止於是自楚反乎衛

歷聘紀年云是歲適衛留五年

是年孔子與陳侯有陵陽臺之登

是年孔子將之荊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夫將適楚而先使二子繼往者蓋欲觀楚之可仕可往否也然則夫子之往荊楚意者子夏諸子謂其可往而後往之耳

是年宰予在楚楚昭王欲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予有夫子無用此車之答

是年楚昭王渡江得一物群臣莫能識遣使來問孔子有萍實之答

是年春吳王夫差復來伐陳陳告急於楚楚昭王即來救陳軍於城父（地名）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來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孔子適楚時楚狂陸通接輿而有鳳衰之歌孔子下車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孔子至楚昭王將封以書社之地令尹子西不可昭王乃止

賞按史記云昭王將以書社七百里封孔子朱子以為恐無七百里之理小司馬索隱云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必立社則七百里者七百社而二萬七千五百家也愚謂昭王欲封孔子以一百里之地觀子西曰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非楚之福蓋言孔子得百里之地亦如文武足以朝諸侯而王天下也其為百里無疑矣

又按孔子作春秋惓惓於尊周室以正君臣之大義外夷狄以正華夏之大防乃若吳楚皆夷狄之君也何孔子獨不夷之而身入其國歟噫作春秋者示天下有不可犯之分垂世立教之典也義之盡也入吳楚者視天下無不可化之人萬物一體之心也仁之至也孔子嘗欲居九夷而又曰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夫以夷狄猶不忍棄之吾于是而知孔子之聖真天地父母之為量矣

是年冉有為季氏宰先是季康子追憶父桓子可召仲尼之命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子貢送冉有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求被召歸後遂為季氏宰於是孔子亦不久而歸魯矣

吳伐秋七月昭王有疾庚寅卒於城父軍中（綱目質實曰城父春秋陳之邑名夷漢城父縣屬沛郡隋屬亳州元廢為村有孔子文廟碑存焉故城在鳳陽府亳縣東南七十里孔子因昭王卒）

乃自楚反葉自葉如蔡自蔡如陳孔子因道不行於天下在陳
歎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乃
於是年冬自陳反乎魯

六十五歲癸丑周敬王三十二年魯哀公七年也孔子在魯

闕里志以是年爲六十四歲在衛時蒯聵與子輒爭國子路
有衛君待子爲政之問孔子有必也正名乎等語

孔庭纂要以是年爲六十四歲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
數以爲讓夫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夫子爲政

是年季康子有仲由求賜可使從政也與之問孔子以由也果
求也藝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答之

是年季子然自多其家得臣由求二子因有可爲大臣之問孔
子以爲具臣而又許二子之節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自是以
後子路薦子羔爲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

是年季康子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
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賞曰閔子於季桓子費宰之召則欲應之至於季康子之
召則固辭之何哉蓋閔子以聖人爲依歸者也孔子於桓
子有見行可之仕故閔子亦欲應費宰之召耳若康子之
不能用聖人聖人之不肯仕於康子則閔子之所親睹也
顧肯違聖人之所爲而與之爲臣邪

是年子貢仕魯吳與魯會于鄫徵百牢（牢具一百也）吳太宰嚭召康
子康子使子貢往子贛（同與貢）對以周禮而吳止百牢之徵是時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
將聖又多能也其後子聞之有君子不多也之說

六十六歲甲寅周敬王三十三年魯哀公八年也孔子在魯是
年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於孔子孔子以道之
將廢命也答之由是子路亦去魯適衛爲孔文子邑宰六十七
歲乙卯周敬王三十四年魯哀公九年也孔子在魯是年亓官
氏夫人卒伯魚母也

闕里志纂要年譜皆以是年爲六十六歲夫人亓官氏卒

六十八歲丙辰周敬王三十五年魯哀公十年也孔子在魯是
年伯魚母死朞年而猶哭

孔庭纂要闕里志皆以是年爲六十七歲伯魚母死朞年而
猶哭夫子聞之曰誰歟門人曰鯉也夫子曰意其甚也伯魚
聞之遂除之

賞曰按禮記伯魚母死朞而猶哭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
聞之遂除之噫斯言也乃記禮者誤於孔氏之三世出妻
而附會其說遂謂伯魚爲孔子之後而其母既出故於出
母無服無禫而期可以無哭此孔子所以止其哀泣也然
予觀宰予對楚昭王曰孔子妻不服采妾不衣帛夫敎朴

爲先此固孔子刑于寡妻之化而亓官氏之賢亦可知矣
且觀其有待妾焉則其無所妬忌而能逮下也又可知矣
將以何失而出之邪夫伯魚之母既未見出則其卒也有
服有稱而期可以哭矣何以謂之甚也知父母之喪痛疾
之情人所自致伯魚朞而猶哭正親喪固所以自盡也聖
人教人以孝而顧欲使之除哀邪甚矣記禮者之附會也
是時孔子弟子如子路高柴之類多仕於衛孔文子又薦引之
衛君欲得孔子爲政於是孔子自晉適衛子路曰衛君待子而
爲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然竟不仕衛而惟就公養
之禮焉故曰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賞按孟子謂孔子於衛孝公公養之仕朱子謂考春秋史
記皆無之而疑孝公爲出公輒及考四書人物考(本朝薛應旂著)
謂衛人雖無知豈得以拒父者謚之爲孝故以孝公爲公
子郢而孔子受郢之公養焉則曰當時列國之人如魏
公子無忌孟嘗君田文之類皆好養士則郢之公養疑或
有之但郢之祿食亦出於衛君之所賜也公養於郢亦猶
公養於衛君也雖曰受輒之養亦何嫌耶或者又曰輒之
父子爭立孔子既以爲不仁矣食輒之食孔子又知其非
義矣而豈肯受其養哉殊不知公養之粟無常數者也君
所以待士之禮也孟子嘗曰君[illegible]之粟則受之受之何義
也君之於氓也固周之噫夫周之亦可受也斯孔子受之
矣

賞曰孔子之所謂正名者昔先儒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命
公子郢而立之之說哉夫人既信用乎我我已委質爲臣
乃從而廢之更立一君焉於順理邪逆邪殊不知孔子之
所謂正名者意以輒果用我必感之以誠諭之以理諷之
以情使其遜位而迎父以立焉則名正言順而事可成矣
是則孔子正名之意也惟其意在於此故猶受其公養之
禮以俟其可與有爲何如耳及觀其終不可與有爲焉此
仕輒之所以不成也彼立郢之說吾恐非正名之本意矣

本朝王陽明曰(名守仁) 孔子正名先儒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廢
輒立郢恐難如此豈有一人致敬盡禮待我而爲政我郎
去廢他豈人情天理孔子既肯與輒爲政必已是他能傾
心委國而聽聖人盛德至誠必已感化衛輒使知無父之
不可以爲人必將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愛本於天
性輒能悔痛真切如此蒯聵豈不感動底豫蒯聵既還輒
乃致國請戮聵已見化於子又有孔子至誠調和其間當
亦决不肯受仍以命輒群臣百姓又必欲得輒爲君輒乃
自暴其罪惡請於天子告於方伯而必欲致國於父聵與
群臣百姓亦將表輒悔悟仁孝之美請於天子告於方伯

必欲得輒而爲之君於是集命於輒使之復君衛國輒不得已乃如上皇故事率群臣百姓尊瞶爲太公備物致養而始退復其位焉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順一舉而可爲政於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

是年孔子過衛舊館人之喪脫驂以賻之

是年孔子適衛過蒲三稱其善先是哀公八年子路去魯適衛爲孔文子邑宰至是治蒲已三年矣

六十九歲丁巳周敬王三十六年魯哀公十一年也孔子自衛反魯

孔庭纂要闕里志以是年爲六十八歲在衛冉有爲季氏將

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如何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間之則可矣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策於夫子夫子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乃歸魯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峛崺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四顧題彼泰山鬱確其高梁甫回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滋蔓延惟以永歎涕泪潺湲然魯終不能用夫

子亦不求仕是時周室微禮樂廢詩書缺乃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古者詩三千餘篇夫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凡三百五篇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受業者甚衆

歷聘紀年六十八歲魯以幣迎孔子孔子自衛歸魯

是年齊爲郎故帥師伐魯及清季孫使其宰冉求爲將帥帥左師夏五月與齊戰于郎冉求用矛入齊軍克之獲齊帥國書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對曰學之孔子康子曰我欲召孔子可乎對曰欲召之無以小人間之則可矣冉求又曰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敵國難以言智也康子以告哀公公從之是年冬衛大夫孔文子圉將攻太叔疾以攻之之策問於仲尼仲尼不對命載而行文子固留之孔子將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乃歸魯于是作丘陵之歌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公命坐以席有儒服儒行之問他日哀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對曰舉直錯枉然

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賞按孔子凡對哀公康子問政問禮問舜冠五常大昏五儀性命郊祀與九經之告皆在歸魯數年之內

是年與齊戰于郎時魯童汪踦與公叔禺人皆往鬬而死於敵魯人以踦雖童子而有成人之行欲以成人之喪禮葬之孔子善其權禮之當

是年與齊戰時孟孺子洩帥右師先奔齊人涉泗水以逐魯師孟之反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故孔子論其不伐功

賞按孔子對衛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

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下伐而費又北其自道也則曰我戰則克而冉有之能將也則曰學之孔子即此而觀豈有未學未聞者哉特以兵凶戰危軍旅之事非所以為訓耳固非以兵為諱也

是年孔子過臧文仲誓盟之壇而有著往集來之歌

是年季康子（此季孫肥也諡康）使冉有訪問田賦之可否孔子不言

按兵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孔子云丘亦足矣蓋丘十六井也丘出戎馬一疋牛三頭賦之常法也安可計田而又賦哉

或曰孔子是年在衛未歸魯之先出遊於吳有延陵季子之墓之題此事雖未知的否然亦可見孔子之未嘗終三年淹也（按越絕書毗陵上湖中冢者季子冢也去縣七十里上湖通上洲季子冢古名延陵墟）

賞曰孔子此時已老矣似無遊吳之事若果有之豈所謂老於道塗而不倦與天行健而不息之心與抑豈聞季子之卒不忘平生之交而往弔之歟且題墓不在此時則哀公十年以前季子未死哀公十一年以後孔子在魯將於何時而題之邪

七十歲戊午周敬王三十七年魯哀公十二年也孔子在魯時已致仕

闕里志孔庭纂要以是年為六十九歲子伯魚卒

是年以後孔子雖已致仕吉月必朝服而朝

是年春魯用田賦孔子有冉求聚斂附益之責其後又有季氏旅于泰山汝弗能救之責

是年哀公設桃具黍孔子以黍為五穀之長先飯黍而後噉桃

孔子自六十九歲歸魯之後以詩書禮樂為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由是顏淵有夫子博文約禮之說子貢有夫子性與天道之聞曾參有吾道一貫之唯達巷黨人有大哉孔子博學無所成名之稱孔子既傳道於當時欲垂憲於後世

是年乃追跡三代之禮而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其序書傳也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下至秦繆凡五十九篇其論書曰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而又叙及於湯武之政刪古詩三千餘篇按孔子七世祖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至孔子刪詩特僅存五篇可見古詩本多上采契稷下述殷周止存三百十一篇內六篇如白華華黍皆有聲無辭故遷史云三百五篇其理樂也追嘆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于是以詩三百十一篇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晚而喜易序彖象繫辭說卦文言讀易之勤韋編至於三絕曰假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韋熟皮也編貫也古者以竹爲簡以皮貫之而成策今貫簡之皮三次斷絕又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是年夏五月昭公夫人吳孟子卒孔子已告老而與弔放絰而拜

嘗按王氏云是時季氏當國孔子與弔而季孫不絻孔子亦放絰而拜是知當時不以小君待孟子矣態孟子之卒孔子猶以爲魯君之夫人而弔之昭公之薨孔子反魯而弔也豈不信然哉

哀公十一年冬子路自衛從孔子反魯及今年孔子有疾子路請禱孔子曰丘之禱久矣又使門人爲臣以治其喪孔子時已致仕無家臣治喪之禮及病少瘥語子路曰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是年拜受康子之饋藥曰丘未達不敢嘗

是年孔子子伯魚卒年五十有棺而無槨

是年五月哀公會吳子橐皋吳子使太宰嚭請尋鄫之盟哀公不欲使孔子弟子子貢對使者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信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吳從子貢之言不果尋盟

是年孔圉既卒諡曰文子貢聞之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

孔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是年冬十二月螽季康子問其休咎孔子以爲火伏在十月而後蟄蟲盡閉今猶九月是以螽見乃司曆者失閏之過也

嘗按左傳此說竊以爲未然孔子作春秋凡災異必書者蓋以災非無因而致書之於經欲人君之愼所感耳若曰無儆懼之意止爲失閏而書焉則如螽螟之類一書再書足矣何以屢書而不絕哉設果再失其閏則必春入於夏夏入於秋秋入於冬而不成四時之令矣當時周魯諸國吾不知何以作人事而興百工也孔子之春秋雖非專爲治曆明時而作然紀年序事以垂憲萬世豈有以九月螽

而書之於十二月者哉且康子因螽災而有此問此正懼心之萌也孔子答之必將曰螽為穀災虐取於民之效也意者是年魯用田賦賦煩役重而戾氣應之乎不然必將曰在人者以多寡為患而不均不和於其下則在天者必陰陽失序而不和不順於其上此所以冬行秋令而有此螽也使因其問而歸過於司曆失閏者之所致則將何以長康子善端之萌而俾之恐懼脩省也哉求嘉呂氏曰明年九月螽又十二月螽恐不專為失閏之故家氏曰十二月螽氣燠也左氏所載疑非聖人之言斯說得之矣

七十一歲己未周敬王三十八年魯哀公十三年也孔子在魯

孔庭纂要闕里志以是年為七十歲在魯哀公館焉公自作階夫子自賓階升堂立侍公命以席問政夫子對曰政之急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為之柰何對曰省力役薄賦歛則民富崇禮教遠罪疾則民壽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不能至也對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公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不足以行此也對曰君入太廟如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於中昃諸侯子孫來往如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緬然長思出於四門周章遠望覩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公曰善於是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

是年哀公自作階夫子自賓階升堂立侍公命以席問政孔子有使民富且壽之對公曰善於是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其詳見前

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孔子因冉子退朝問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孔

子為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

嘗曰冉子有政之對乃是實言蓋孔門師弟子之間一誠相與豈有虛偽孔子謂其為私事者但因季氏不以國政共議於公朝故不然其言耳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非以冉求之對為飾語也

是年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哭之甚慟不許顏路請車以為槨又責門人厚葬之不可他日又嘆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他日哀公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

賞按王肅謂顏淵年數錯誤家語載顏回少孔子三十歲蓋顏淵死時孔子年七十一而伯魚卒時孔子且七十也當作回少孔子四十歲乃與孔子七十一歲相合若云少三十歲則回死之年孔子方六十一也而伯魚亦未嘗卒觀論語鯉也死有棺無槨之言則回之死實在於鯉之後先儒謂論語鯉死之言乃孔子假設之詞夫天親至愛莫如父子未死而預以死言之豈人情也哉

七十二歲庚申周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也孔子在魯

孔庭纂要年譜皆以是年爲七十一歲魯哀公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反袂拭面

涕泣漣洏取之曰吾道窮矣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之法其文約其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夫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是年春哀公西狩大野即今鉅野縣在魯西故云西狩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獲獸折其前左足載以歸衆莫之識叔孫以爲不祥棄之於郭外五父之衢使人告孔子冉有曰麕身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孔子聞其形狀親往觀之曰麟也胡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麟者聖人之瑞夫子傷焉蓋自感也謂子貢曰麟之至爲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謂子游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爲泣麟之歌叔孫聞之然後取麟而歸服虔曰魯人取之明麟爲仲尼至也他日又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又曰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又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乃因魯史記作春秋寓賞罰於褒貶以正一王之法上自隱公元年下訖哀公十四年凡十二公而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蓋因所感因以此爲終也是年九月春秋成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家傳云西狩所獲之麟即吐玉書於闕里之麟也至是七十餘年角端所繫之繡紱猶存孔子觧紱而自傷

賞按公羊疏謂孔子受端門之戒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成公羊傳注疏曰周史而言寶書寶者保也以其可世世傳保以爲戒也今經止有五十餘國通戎夷宿路之屬僅有十六蓋極美可以訓世極惡可以戒俗者孔子則識之餘皆棄而不錄也或曰孔子何不脩周史以備天下之善惡獻愚曰孔子平生志欲行周公之道而魯乃周公之後也脩魯史

則周公之道見於行事矣是存魯史者即所以存周史也尊周公者即所以尊周室也故脩一魯史而周禮盡在魯矣舉一魯事而天下之事從可知矣是則孔子脩魯史而不脩周史之意也

又按穀梁傳序曰先王之道既弘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胡傳曰簫韶九成鳳儀於庭魯史成經麟出於野據二氏所言則春秋之作在於獲麟之先及按遷史與杜預左傳序云直為感麟而作作起於獲麟則文止於所起家氏曰夫子抱帝王之道將以大拯於斯世今也轍環天下迄無所遇自衛反魯刪詩定書繫易正

禮將裁其道以惠之後世而麟應適至獲而傷焉夫子知道之終不行然後脩春秋以明一王之法春秋天子之事也春秋成而聖人不復有用世之意矣故春秋之脩獨後於五經蓋感麟而作以麟而終也林堯叟集解曰孔子先有制作之意又為獲麟所感乃作春秋非是文成而致麟也據四氏所言則春秋之作在於獲麟之後愚謂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仲尼之言高遠難繼又為之作傳則其脩史之年月必得其實故以作經在獲麟之後者為是

又按解紱自傷此事雖若出於附會然麟之為聖人出則天道昭然有不可誣者昔叔孫氏於獲麟時猶知為天告夫子將亡之讖則智出於叔孫之右者又何疑乎

是年六月齊陳恒弒其君舒州孔子時已致仕齊戒沐浴而請討於魯哀公又尊公命而告於三子

復實曰孔子請討陳恒而魯之君臣不行其言似乎無益殊不知孔子之所以扶天綱振人紀者在此一舉蓋孔子請討之時豈不知哀公之不得自專而不能伐齊三子之必沮其謀而不欲伐齊哉是時三子之無君與陳恒等孔子欲上悟哀公下警三子故為此舉耳使哀公聞此請而能悟其意必將曰上失其道斯見弒於下矣于是察三家之擅國思所以制之而敢於奮然以有為起孔子而付以

政則其正君君臣臣之分不難也使三子聞此請而能警於心必將曰魯小於齊齊臣弒君尚欲致討吾三臣或如是彼齊晉大國肯置而不問乎自是二年以後孔子卒又十一年哀公雖遜於越而三子不敢肆然為陳恒之賊弒者未必非孔子此請之力也是孔子之言雖不得行而其裨益於魯事者大矣雖然奚啻有裨於魯也使天下萬世皆知君臣之大分不可以或玉而天地之常經不可以或亂者皆吾孔子此請力也豈曰無益之空言哉

是年秋八月孟懿子卒孔子往弔

是年伯牛有疾孔子自牖執手與之永訣

是年孔子語曾子著孝經

先聖自衛反魯之後三年而刪詩書定禮樂讚易道修春秋是時因著作既成乃齋戒向北斗告備忽有赤虹自天而下化為黃玉刻文先聖跪而受之一云春秋孝經成孔子以此二經告備於天

復質曰六經告備而虹降或者以為近誣噫蒼頡制六書之字而龍蛇為之泣淵宋藝祖開文學之端而五星為之聚奎是皆精誠所格上致日星之應而下召物產之祥也況孔子德配天地而道合陰陽六經之文又所以明帝王之道而洩天人之秘闡鬼神之奧者也則其北斗呈祥而赤虹化玉也又何疑哉

七十三歲辛酉周敬王四十年魯哀公十五年也孔子在魯

闕里志孔庭纂要皆以是年為七十二歲在魯

是年孔子嘆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是年冉有子路見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詳見論語）

是年子路死於衛先是子路仕衛為孔文子邑宰及哀公十一年冬子路從孔子自衛反魯十四年春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自是年春後復之衛為孔文子之子孔悝邑宰（按哀公十一年冬孔子歸魯後已而孔文子亦卒）是年冬閏十二月蒯聵自戚來攻出公輒劫孔悝盟子路結纓而死孔悝之難出公輒奔魯孔子聞子路為衛人所醢遂令覆其家醢蓋痛子路之禍而不忍食其似也

是年衛有蒯聵之亂郭門之刖者不敬季羔刖足之怨而使入室以逃難孔子聞之謂子羔公以行法善於為吏

是時子路顏淵仲弓皆死其餘弟子如宰我子貢子游子夏等或仕於列國或散於四方孔子因追憶往事而歎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七十四歲壬戌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也孔子在魯

孔庭纂要以是年為七十三歲夫子病子貢請見夫子方負

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乃魯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毋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

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
一人非名也夫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喪畢
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塚上凡六年
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塚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
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其塚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
塚上

闕里志年譜七十三歲孔子病子貢請見（至子殆將死也同前）
乃謂子貢曰端門當有血書子貢往候之果有血書云趣作
法孔子沒周姬亡彗東出秦人滅胡亥術書既散孔不滅子
貢以告孔子趣往觀之化爲赤鳥飛去蓋寢疾七日而沒魯

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日哀公誄之曰昊天不弔（至）母自律
（同前）葬魯城北泗上哀公十七年立廟置守廟人一百戶弟子
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塚上凡六年於是弟子有
收藏孔子衣冠琴書劍履至漢不絕（注云已上出處事蹟此志物以論語序說當之
蓋序說讖事甚略故用年譜易之然年譜所載雜
詳其間亦有可疑者覽者當闕其所未信斯可也）
是年四月丁巳夜孔子夢坐於兩楹之間而見陳奠之具知其
爲將亡之凶徵也明日戊午孔子蚤作反手卻後曳杖而行逍
遙於門而有泰山梁木之歌子貢來遂語以昨暮坐奠之夢因
自解夢奠之占云今日明王不作天下誰能尊己而使南面而生
於尊位乎此必殯之兆也夫徵之夢寐感於世道而知其將死
聖人之知天命也如是果寢疾七日而卒卒於是年四月十八
日乙丑午時

貴按左傳作己丑日孔子卒然是年四月乃戊申朔有乙
丑而無己丑己丑乃在五月十一日蓋己與乙文字相近
故誤書耳昔昭公八年丁卯經書冬十月壬午楚滅陳可
謂實錄矣左傳乃謂十一月壬午滅陳夫壬午在十月十
八日十一月無壬午也觀左氏十一月書葬之訛則己丑
之出於誤書也可知矣

又按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崇其聖德殊
而異之也

孔子沒哀公誄之曰嗚呼哀哉尼父孔子之喪門人公西赤爲
志焉以孔子聖人也乃兼用三代之禮以尊崇之其飾棺也以
素爲褚褚外加牆車邊置翣恐柩車傾虧又設披繩以維持之
此用周制也及其送葬也乘車所建之旌旗則刻繒以崇牙之
飾此用殷制也綢叨盛旌旗之竿而以素練也鋳於杠首則設八
尺之旐此用夏制也以是年六月丁巳日（一云初九日丁巳一云二十三日辛未）
葬孔子於魯城北泗水上冢大一頃弟子及魯人往從冢之左
右而家者百餘室因名曰孔里哀公十七年門人及孫伋始即
其故宅作廟祀之

貴曰大夫士三月而葬者古禮也孔子嘗爲大夫四月卒

而六月葬則亦三月矣

孔子之喪門人始疑所服子貢乃舉孔子所以喪淵路者以起其義曰夫子生時以子之喪處吾徒既視吾徒以子矣今夫子沒吾徒烏可不以父視夫子乎乃處之曰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斬衰之服于是門弟子弔奠之時從葬之日其服皆絰謂弔服加麻出外而不免張載曰入則絰出則否者喪常師之禮也絰而出特尊於孔子也心喪三年心喪者身無衰麻之服而心有哀戚之情三年之間不飲酒不食肉不御內時至而哀哀至而哭充充瞿瞿慨然廓然無以異於倚廬之間几筵之下也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盡哀唯子貢廬於冢側凡六年然後去史記云廬於冢上曲禮云適墓不登壟豈有舍廬於冢上之理乎凡六年者合心喪廬墓之時而言之前後共六年也

事蹟圖譜序

古閩晉江王愼中譔

夫自堯舜以降至於仲尼其間迭興繼作蓋不止一聖也仲尼獨爲萬世仁義禮樂之主天下莫不以爲師何也闕里作壇設科以來四方之士講習於二水之濱後偕之周流四方隨地而講因講以擇士至於從者三千而不以爲多前此有之乎未之有也以爲不得位而可以如此則舜嘗側微矣禹之未興皋陶之未舉伊尹在畎畝說築傅巖之野固匹夫而有聖人之學者也皆不知以此學聚四方之士而與之共爲至仲尼而始有之也且非獨其門人子弟而後爲此學也舉一世之人莫不欲使之共學故上則見其邦君中則交其公卿大夫下則進其凡民如耦耕荷篠之丈人拏舟之漁父闕黨互鄉之童子皆有意焉固非必人人之必能爲此學也遇其邦君卿大夫而得一二人焉而學明於上矣遇其民之父兄子弟而得一二人焉而學明於下矣起發掖引之機行於問聘交際之所及溫良恭儉讓之所顯形光輝充塞時出之見動洋溢之聲名在鄉滿鄉在國滿國所接莫非人則亦莫非學矣其接莫非學則其人亦莫非徒矣非必三千之群乃爲共學之士也其時上焉者雖有當年不能窮累世不能殫之疑下焉者雖有四體不勤五穀不分栖栖爲佞之誚而興起信從之風默乎徧鼓於一世又以俟乎百世

之下之有輿者天地之常人物之命資以長存而文明二儀之壽載三光之照臨五氣四時之推行代序含生肖翹百嘉萬品之倫並育無害至於今不廢豈曰其微言傳諸其徒大訓垂於六經之爲功哉史遷之智不足以知此謂去來列國皆以求仕至奸七十二君而不用始叙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而作春秋也其所知如此則所記事跡歲年之訛誣烏足深論哉後世傳習其說以周流之跡必於一遇其君冀得一家一國之政而行之也既無所遇而後返在陳之歎因道不行而思歸也蓋歸乎來之思豈爲是哉蓋求士於四方未有過於在門狂簡之諸賢而此學所託以不泯者不越於吾黨矣仲

尼所以卓出前世繼作之聖而世爲天下師者其道如此當其時未嘗一日不與人接不服有安煖之席固以是爲易天下之道也觀此圖者以此意求之則聖人之精神庶幾潛心而可得其與人好惡之端避世憂幾之術尤可以悟其深矣孟子學孔子者也舍是亦將何以求之邪

此序說孔子之周流在於講明聖學之道以教化天下之人而非專在於求仕可謂深得聖人之心矣

孔子事蹟圖譜論

浙會稽李本考辯

孔子生年公羊穀梁以爲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史記以爲生於二十二年哀公十六年卒年七十三宋景濂以其生從公穀之說而其卒從史記謂孔子當卒年七十四其辯甚悉夫一年上下不足深辯雖從史記可也但史記所載孔子出處多與經傳不合不敢盡信焉定公五年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孔子時年四十七陽虎始以大夫執國命故歸孔子豚而曰大夫有賜於士孔子往拜相遇於塗而有吾將仕矣之答則其時孔子猶未仕也仕於季桓子孟子以爲見行可而獵較爲兆蓋當此後矣獵較疑小官之事其爲委吏乘田時之所兼歟史記以爲委吏乘

田爲司空言於昭公七年季武子卒平子代立時其年孔子方十七歲以其有及長二字故潘氏通紀擬孔氏誌以爲委吏旨於二十歲時爲乘田言於二十一歲時然平子初年未可言爲兆且與孔子自言吾少也賤不合矣其後適周訪道如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宜必有之未必南宮敬叔請於魯君而俱往也其曰斥乎齊逐乎宋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尤不足信夫宋其先所出之國也齊衛與魯亦近孔子必嘗往來焉陳蔡近楚之國豈宜輕往時方爲文獻之求如在魯而問官於郯子適衛而學琴於師襄也其年尚皆在三十前未可以立言必非求仕况聖人以溫良恭儉讓之德遊學之時闇然尚絅豈至遽道

斥逐哉昭公二十五年孔子時年三十五以季平子逐昭公之
亂而適齊是乃亂邦不居之義也或因以黙相昭公於齊歟聞
韶而有三月不知肉味之嘆告景公而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之言當在此時矣其所交者有晏嬰也故稱其善與人交嬰賢臣
也觀其告景公遊觀之言則固以先王之道爵其君者也孔子
非嬰無以通於景公而謂嬰沮尼谿之封決不然也觀景公欲
季孟之閒待孔子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其無志於有爲可知此
孔子所以復歸魯歟接淅而行蓋在此時而史記載於平子未
卒之前平子逆臣也乃其當國可謂亂邦孔子必不遽反而居
之也或謂景公此時在位止四十三年未可以言老必至定公

末年始可以言老則其時晏嬰已死齊亂將作其國豈可復往
哉獵較爲兆當在定公七八年何則陽虎囚桓子在定公五年
齊平子後而公山不狃虎之黨也其以費畔亦在此時此其召
孔子而子路以爲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則謂孔子本
無所遇也然孔子欲往而卒不往豈以其不足有爲而意在於
仕魯乎陽虎之遇孔子也詒之以懷寶迷邦好從事而亟失時
得非爲不赴公山之召而發乎史記叙公山之叛於九年則失
實矣已而孔子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原思爲宰
子華使齊蓋在此矣是歲從公會于夾谷而齊歸鄆讙龜陰之
田蓋孔子先有以通誠于景公焉定公十二年孔子時年五十

四其夏墮郈費政化大行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定公三日不朝
乃因膰肉不至而去既去而圍成不克夫受女樂不朝者定公
也而論語歸之季桓子正見行道之兆在桓子而自桓子嗣位
二年以後皆其用魯之日也史記乃謂定公十四年孔子由大
司寇攝相事誅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齊以女樂遺魯
君季桓子受女樂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適衞夫孔子
之爲司寇孟子有是言也其爲中都宰爲司空則雜記之言不
敢謂其必然當時相事屬之三家而季氏尤專制豈孔子所得
攝少正卯既爲大夫非季氏惡之亦豈孔子所得誅此前儒所
謂後人憤孔子失職而過爲誇大之辭史記不察而實以爲然

爾十四年孔子始去魯十二年冬何以有圍成不服之謬舉邪
郈費之墮意必仲孫何忌受學孔子故爲之設謀以協於叔季
二氏觀墮郈則何忌助叔孫墮費則何忌助季孫其機皆在何
忌也女樂既受孔子已疎則叔季二家相比不欲使孟氏獨存
成謀並墮之故女樂之受在墮郈費之後孔子之去在圍成之
前而魯世家載季桓子受女樂孔子去於墮三都後雖以爲十
二年事其大意亦失實矣太師摯與其屬少師陽亞飯干三飯
繚四飯缺鼓方叔播鼗武擊磬襄諸賢並進司魯之樂疑孔子
所選用也故語太師以樂其可知其入官之初即能以關雎爲
教故有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之稱自非聖人爲政孰

能以禮樂爲急樂之一成皆得賢者以司之邪孔子既去太師逆知魯必日微與其屬同時去國亦可謂見幾而作矣擊磬襄或以爲即師襄孔子所嘗學琴者蓋魯人也史記載學琴師襄於居衛之日是又以爲衛人也適衛之後孔子年幾六十安得有學琴師襄之事潘氏通紀據歷聘紀年移此於孔子年二十九時豈師襄其時尚在衛而未仕於魯歟自是孔子適衛矣孔子既仕而適衛者三此年主蘧伯玉蘧伯玉與孔子同時左傳於襄公十四年衛獻公奔齊特載蘧伯玉拒孫林父之言則已在顯位至此又六十二年何以又未致仕邪左氏之說或誤傳歟爲主之說史記以爲主顏濁鄒非也顏濁鄒即顏讎由乃出

公輒時事無與於靈公也是時蘧伯玉之外尚有史魚仲叔圉祝鮀王孫賈多賢共政民生有賴故孔子入境而語冉有曰庶矣哉謂其可以富而教也故靈公雖無道而孔子得因蘧伯玉以通焉有譏於靈公者居十月而去衛過匡匡人圍之而顏淵相失在後則顏淵必亦從焉蓋惡其聚徒而講學也史記以爲陽虎嘗暴於匡孔子貌似陽虎而拘焉則陽虎去魯即自齊奔晉依趙簡子簡子勢方強橫匡人豈敢犯之況陽虎聲勢氣焰自與孔子不類匡人何至惑於貌而誤其人邪蓋欲殲孔子非自取者而不知橫逆之來雖聖人有所難免也由是而之宋之杞因以之鄭皆便道也之宋杞而知文獻之無徵之鄭而知子

產之賢與其爲命之善至河而將西見趙簡子則必無此事簡子時已叛君爲惡非可與爲善者豈特聞竇鳴犢舜華之殺而始迴輪哉惟佛肸以中牟叛而召孔子子路欲其不入而告以堅不磷白不緇之言出於論語中牟者趙氏之邑在漳水北趙界之東鄙趙世家注相州蕩陽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即其地非滎陽之中牟也其地近衛蓋孔子已反於衛而召之也欲往而即不往者豈亦察其不足以爲善乎居衛久之擊磬而荷蕢知其有心蓋在於此時靈公方逐世子蒯聵夫人南子願見孔子孔子見之人但知入國有見小君之禮而不知孔子微意將啓其母子親愛之端雖子路猶不能知故不以見南子爲悅然

靈公卒不可悟乃復歸魯詩書禮樂於此刪定而有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之言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猶惓惓於衛則復見靈公蓋必在哀公初年矣是時靈公將與齊伐晉一見即問陳焉既非孔子所欲答又仰視蜚鴈色不在禮貌衰矣明日遂行而陳舜後也將觀有虞氏之風焉故往至陳適陳疑必始於此耳陳人不禮焉至於絕糧不久而即之蔡史記謂居陳三年非也蔡人不禮猶夫陳也此孟子所謂厄於陳蔡無上下之交也已而之葉葉楚邑也楚昭王時方望治而葉公亦若可親就者故過從焉有葉公問子路不對沮溺耦耕丈人荷蓧相遇等事初在陳蔡從行者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

宰我子貢冉有子路子游子夏及其在葉則惟有子路與葉公沮溺丈人問荅而他人無焉豈諸子有先辭歸者邪是時楚昭王使人聘孔子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昭王欲封書社未知其有無但觀接輿之歌孔子固嘗至楚地矣非昭王聘之必不輕往及考子路問津於沮溺與其丈人孔子而問於丈人又非有使命召聘者論語亦絕無與楚君臣問荅之語又似可疑其謂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兵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信妄說也朱子言是時陳蔡服從於楚若楚昭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其說是已君謂子貢至楚則未可知家

語又載楚昭王渡江得萍實使人問孔子孔子知其為吉祥而子游問之則似子游尚從在楚者但其說甚陋尤不足信意者孔子止嘗至葉而楚狂之歌其亦在葉中所聞歟居葉久之蓋自葉反乎陳未見可與共學者故發歸與之嘆而欲裁魯之狂士也則自陳而歸魯矣史記以為孔子自楚反乎衛孔子年六十三歲而魯哀公六年也則靈公已卒孔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以其不喪歸於仲叔圉祝鮀王孫賈而不及蘧伯王則伯王必已先死出公輒代立時子路從孔子在楚未仕衛也孰為之其君之側而再適衛邪孔子既歸魯與其門弟子講學晚而喜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而哀公康子相繼問政意雖

惓惓而無有為之志叔孫武叔又惡而毀之雖仲孫何忌頓學未能離師輔而不反卒為習俗所牽故魯卒莫能用孔子而孔子亦不復仕焉冉有先為季氏宰史記以為哀公三年季桓子卒康子召冉求理或然也然觀孟懿子之子武伯問由求之仁嘗在此後而孔子告以由可治賦求可為宰則似冉有子路此時猶未仕也豈二子之為季氏宰其皆在孔子歸魯之後歟冉有居衛日久為季氏聚斂孔子以為非吾徒又季氏旅泰山冉有不能救孔子以泰山不如林放勵之而季子然稱二子為大臣則孔子但以具臣許之季氏將伐顓臾二子不能正孔子皆切責之而責冉有尤備則子路之宰季氏與冉有同時無疑

而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必此時相因之事焉史記謂子路為季氏宰在墮三都時蓋本左傳其說非也季康子問由賜求可使從政而孔子許之亦當在此子路則嘗又仕衛為孔文子之邑宰史記子路傳有子路為蒲大夫之說因公伯寮之愬而適衛矣宿于石門意此時所經之道也於是而家語亦載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三稱其善意者蒲即孔氏之邑歟不然則前此子路無治蒲時也史記謂為孔悝之邑業為孔悝之代文子當在哀公十一年世叔齊奔魯之後世叔齊即大叔疾也觀左傳載孔文子將攻太叔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則孔子其時在衛也子路蓋當文子時已仕衛矣

意者由蒲宰為孔氏家臣而因文子以通孔子於出公故孔子自蒲至衛彌子欲使主己子路以告而孔子辭之是時則主顏讎由乃見文子子路問衛君待子為政而孔子告之以正名有由然也但謂文子以攻太叔事訪仲尼則疑非文子所為而命駕歸魯亦不當在此時也時冉有子貢從行故亦有為衛君之疑而入問則冉有子貢皆不在魯矣蓋哀公十一年齊國書伐魯以後事也當國書伐魯時冉有猶為季氏宰帥左師以能用矛入齊軍而孔子稱之曰義也則適衛果不謂在後歟孔子既見孔文子孔文子當亦不久即卒既謚而子貢有何以為文之問皆在衛時事也然魯用田賦在哀公十二年正月距世叔齊

之奔不滿三月而左傳載季孫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之說橐皋之會在是年五月相距亦不遠而左傳載魯使子貢辭吳太宰嚭尋盟之說則二子方從孔子在衛而孔子則尋與巫馬期在陳豈二子皆先歸在魯耶而冉有之訪仲尼則信誣矣文子之卒子路遂事孔悝至哀公十五年子路死於孔悝之難初未嘗歸魯也而左傳於哀公十四年春獲麟後載小邾邑以句繹奔魯曰使季氏要我吾無盟季康子使冉有謂之而子路對以不能則子路安得在魯邪此亦傳聞之失實者也夫孔子在魯不見用在衛無所遭所謂不悅於魯衛也反而至宋遭桓司馬向魋將要而殺之夫向魋入曹叛宋在哀公十四年五月而

此則其在宋專恣之日也史記序此於定公卒之歲其時向魋猶未敢肆肆亦必在疾奔宋之後蓋疾之奔宋也臣向魋納美珠焉宋景公求珠於魋不與此魋之所以得罪為亂也則正當子路仕孔悝之初矣孔子微服過宋不得已而適陳以其有司城貞子在也以司城貞子為主臣陳侯周陳侯周即陳湣公也是時魯昭公夫人孟子卒聞於諸侯故陳司敗揖巫馬期而進有君娶同姓之譏而以孔子為黨陳湣公後為楚所滅豈不知其不足依哉特以司城貞子之賢庶幾有望焉湣公卒不可與有為則姑假其力以反魯耳自陳至魯其事宜在哀公十二年冬孔子年六十九矣其年孔鯉卒明年孔子年七十於禮致仕

之年也而顏淵死顏路請車為槨故孔子以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為辭冉伯牛有疾蓋亦亡矣弟子或為家臣或為邑宰或離散各處諸侯之國往日從陳蔡諸賢俱不在矣故歎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獲麟之年孔子之七十一歲也齊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請討哀公使告三子不可於是春秋成當哀公十六年而孔子卒從史記年七十三之說也蓋孟子時出之用而以仕止久速明之則孔子轍環之跡正學者所宜盡心史遷之智既不足以知德行而採輯傳聞又復傳而不詳舛錯遺誤多失其實學者沿習而不致思則於跡轍之間尚為迷謬又何以考跡觀用而潛心於聖人哉此予圖譜所由作而不能

已於辨也後之欲潛心於聖人者辨必有考於是焉

孔子事蹟圖譜

周 魯 | 齊 晉 衛 宋 鄭 | 楚 陳 蔡

庚戌 周靈王二十一年 魯襄公二十二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

史記世家敘孔子年歲多本左傳生年今從左氏與公羊穀梁不同

齊莊公三年 晉平公七年 衛獻公二十六年

初獻公於十八年奔齊魯襄公之十四年也左傳載蘧伯玉拒孫林父之言則伯玉已在顯位至孔子之生已越八年一記此備查考

陳哀公十八年 宋平公二十五年 蔡景公四十一年 鄭簡公十五年

癸丑 周靈王二十四年 魯襄公二十五年 孔子四歲

齊莊公六年為崔杼所弑弟景公立晏嬰不死不亡按免胶而哭之事則晏亦在顯貴

甲寅 周靈王二十五年 魯襄公二十六年 孔子五歲

齊景公元年

丙申 周靈王二十七年崩 魯襄公二十八年 孔子七歲

干支	周	魯		列國	列國
丁巳	周景王元年	魯襄公二十九年 孔子八歲		衛獻公三十三年卒 子襄公立	
戊午	周景王二年	魯襄公三十年 孔子九歲			蔡景公四十九年 子靈公弒立
己未	周景王三年	魯襄公三十一年卒 子昭公立 孔子十歲			蔡靈公元年
庚申	周景王四年	魯昭公元年 孔子十一歲			楚夾敖四年卒 叔靈王立
辛酉	周景王五年	魯昭公二年 孔子十二歲			楚靈王元年
癸亥	周景王七年	魯昭公四年 孔子十四歲 叔孫豹卒 子昭子舍嗣			
丙寅	周景王十年	魯昭公七年 孔子十七歲 季武子宿卒 子平子意如嗣		衛襄公九年卒 子靈公立	
周景王十一年	周景王十一年	魯昭公八年 孔子十八歲		衛靈公元年	陳哀公三十五年卒 楚靈王滅陳

干支	周	魯		列國	列國
己巳	周景王十三年	魯昭公十年 孔子二十歲 衛氏通紀據孔氏誌以爲委吏紀於此年非也 是歲子鯉生後字伯魚		晉平公二十六年卒 子昭公立	宋平公四十四年卒 子元公立
庚午	周景王十四年	魯昭公十一年 孔子二十一歲 衛氏通紀據孔氏誌以爲乘田紀於此年非也			楚靈王誘殺蔡靈公 滅蔡 殺蔡世子有
辛未		魯昭公十二年 孔子二十二歲		鄭簡公三十六年卒 子定公立	
壬申		魯昭公十三年 孔子二十三歲			楚靈王十二年 爲公子比所弒 公子棄疾殺比立 是爲平王 復封蔡平公 廬陳惠公吳

癸酉　周景王十七年　魯昭公十四年

孔子二十四歲

按家語稱仲尼生三歲父叔梁紇死母顏氏之死紀年云在二十四歲乃與父合葬於防則孔子少孤母非誠出也家語從所謂叔梁紇與顏氏野合其說玄矣禮弓曰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母死乃殯於五父之衢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既葬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防墓崩孔子泫然流涕曰古不修墓防墓之說先儒多辨之至於孔子年方二十四歲德猶未立蓋儒學不教之時也而即有門人則未有緣及者恐亦記禮者之附會耳○孫氏子功曰二十四歲有門人今人亦多有之況於孔子乎雖以曲禮傳學不教待他人也

乙亥　周景王十九年　魯昭公十六年

孔子二十六歲

晉昭公六年卒子頃公立

丙子　周景王二十年　魯昭公十七年

孔子二十七歲

是歲郯子來朝孔子見而問官此出左傳或曰適郯而問非也豈因家語有孔子之郯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之事誤以為問於此耶

戊寅　周景王二十二年　魯昭公十九年

孔子二十九歲

一潘氏通紀以適衛學琴師襄在此年

己卯　周景王二十三年　魯昭公二十年

孔子三十歲

潘氏通紀據通鑑前編以孟懿子南宮适見孔子學禮及南宮适言於魯君與孔子俱適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紀於此年夫孔子三十以前止是訪學之時必非求仕且未宜受徒也孟懿子雖為孔子弟子亦當在昭公二十四年仲孫貜卒之日不

蔡平公八年卒弟悼公東國立

得於此而與南宮适從孔子學而濟亦豈得與請於魯君而適周耶既適周則其道必經宋杞及鄭是時鄭子産世叔子羽裨諶皆仕鄭定公之朝子產卒於是年世叔至昭定公四年始卒則意孔子或猶嘗見之而傳記皆不之及也今世家以適宋適鄭載於定公時居衛之後亦今未見其必然姑不追改云

辛巳　周景王二十五年崩　子敬王立
魯昭公二十二年　孔子三十二歲
蔡悼公二年卒　弟昭公立

壬午　周敬王元年
魯昭公二十三年　孔子三十三歲

癸未　周敬王二年
魯昭公二十四年　孔子三十四歲　孟僖子仲孫貜卒　子孟懿子仲孫何忌嗣
蔡昭公元年

甲申　周敬王三年
魯昭公二十五年　孔子三十五歲　昭公爲季平子所逐奔齊孔子適齊叔孫昭子舍卒子成子不敢嗣
齊景公三十一年齊桓公遇弑之年景公在位至此三十二年　景公取鄆邑以居昭公

宋元公十五年卒　子景公立

乙酉　周敬王四年
魯昭公二十六年　孔子三十六歲
楚平王十三年卒　子昭王立

丁亥　周敬王六年
魯昭公二十八年　孔子三十八歲
鄭定公十六年卒　子獻公立

戊子
魯昭公二十九年　孔子三十九歲　昭公如晉次于乾侯冬十月鄆潰

己丑
魯昭公三十年　孔子四十歲
晉頃公十四年卒　子定公立

辛卯
魯昭公三十二年　孔子四十二歲　昭公卒于乾侯　魯國無君明年六月弟定公始

立

孔子自昭公二十五年適齊以後迄今在齊書於晏嬰適絕於此年載齊景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而孔子反魯非也

壬辰

周敬王十一年

魯定公元年

六月始即位

孔子四十三歲

通紀載陽虎奔畋

乙未

周敬王十四年

魯定公四年

孔子四十六歲

孔子不仕退修詩書礼樂於此年非也孔子是時在齊不在魯

陳惠公二十四年卒

子懷公立

蔡昭公十三年

時以吳子闔閭敗楚昭王之師於柏舉蔡報楚累世之仇蔡亦能自拔矣

丙申

周敬王十五年

魯定公五年

孔子四十七歲

六月季平子意如卒子桓子斯嗣

七月叔孫成子不敢卒子叔孫武叔州仇嗣

孔子自齊反魯

陽虎專執國命季平子既葬虎囚桓子而公山不狃為費宰侯犯為郈宰俱虎為庇各以邑叛虎欲見孔子不狃召孔子皆在此時時孔子猶未仕也

齊景公四十三年

戊戌

周敬王十七年

魯定公七年

孔子四十九歲

孔子先為乘田後為委吏得無攝較之事蓋為此於季桓子也當在此一二年之間

己亥

周敬王十八年

魯定公八年

孔子五十歲

魯從祀先公此孔子仕魯為兆而礼正先公之祀也陽虎患之故使盜竊寶玉大弓以撓其事意此時孔子猶未為司寇也

陳懷公四年卒

子湣公立在位二十四年為楚滅在春秋後三年矣

壬 周敬王十九年

魯定公九年

孔子五十一歲

得寶玉大弓此必孔子誅於仲孫何忌處置得宜而陽虎有以奔虎狀

左傳於此載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及伐陽關陽虎奔齊等狀考之春秋畧不一書豈因虎行悉而既過其實狀稿甚虞蓋不敢安於魯而避位適齊耳齊又方將通好於魯故將執虎而虎逃奔晉適趙氏趙氏謂賴陽子虎之不得為魯患皆孔子用魯之效也

鄭獻公十三年卒

子聲公立在位三十七年卒在春秋後十七年矣

秦哀公三十六年卒

孔惠公立自穆襄公十四年霸西師十三國伐秦以來秦桓公衆公以至哀公皆閉關不出以脩內治至孝公時務脩耕稼之政而其後世卒併天下蓋於此肇基焉秦於孔子事無所繫但以四飯缺適秦繫本耳

辛丑 周敬王二十年

魯定公十年

孔子五十二歲

時為大司寇

春魯及齊平夏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是時魯與齊讎而齊與鄭衛為黨四五年來侵鄭侵衛而齊亦報魯者無寧歲至是孔子用魯先通鄭好故及齊平而夾谷之会益有以通誠于齊矣

齊景公四十八年

宋景公十七年

宋公子地有白馬四景公取以與桓魋地怒扶魋之魋懼將走公泣之目腫地出奔陳此時魋但有寵於景公獨為地所扶亦有懼也

癸卯 周敬王二十二年

魯定公十二年

孔子五十四歲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墮郈費州仇墮郈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孔子政化大行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定公三日不朝郊又不致膰於孔子遂行適衛

十二月定公圍成不克

世家謂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非也是時子路未為季氏宰而三都之中成費未墮雖郈費有墮亦豈子路所能用其勇哉

齊景公五十年

衛靈公三十年

甲辰 周景王二十三年

魯定公十三年 孔子五十五歲

太師摯少師陽亞飯干三飯繚四飯缺鼓方叔播鼗武擊磬襄因孔子去魯四皆避去適齊適楚適蔡適秦皆適於其國者也當時齊景公楚昭王頗強欲治而蔡昭公能復讎自立秦惠公能謝閉自守皆可居之地故往仕焉若入河入漢入海皆長往而不返矣

夏魯築蛇淵圃大蒐于比蒲覘魯所為如此則孔子見用時設施大不同矣此可見孔子先已去魯也

齊景公五十一年

晉定公十五年 秋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趙鞅歸于晉趙鞅即趙簡子時佛肸附范中行因伐中牟此佛肸所以不服鞅而叛與

衛靈公三十一年 孔子至衛主蘧伯玉世家謂主顏濁鄒非也又稱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蓋論語所謂子畏于匡者也曰適陳亦非也

楚昭王十九年 蔡昭侯二十年 秦惠公四年

乙巳 周敬王二十四年

魯定公十四年 孔子五十六歲

衛靈公三十九年

孔子自匡反衛過蒲蒲衛邑匡適衛之道也家語稱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三稱其善而遍紀載於是年則子路方從孔子周流列國故不悅於衛見隘於陳不對于葉問津于桀非出仕之日也而何暇於治蒲三年之久耶及考史記子路衛言子路為蒲大夫辭孔子孔子告以難治則似子路將至蒲事而孔子善之當為魯司寇時也於不用從而祭子路請行歲月亦不符矣

世家又於孔子自衛至陳去陳過蒲反衛之時載蒲人要盟而以衛靈公伐蒲之事此大非聖人所為其妄誕甚矣要之子路治蒲之事當在出公輒時也秋衛世子蒯聵奔宋孔子見靈公夫人南子子路不悅或以為南子即南蒯然南蒯之叛在昭公十二年則孔子年方二十歲孔子豈應即見南蒯將用而子路豈應即侍孔子得與言邪其說非矣

王孫賈媚竈之問疑在此時

丙午　周敬王二十五年

魯定公十五年　孔子五十七歲　夏五月定公卒　子哀公立

孔子自衛反魯定詩書禮樂所謂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也自與門人講學弟子從游者日衆顔淵仲弓宰我子貢冉有子路子游子夏子張樊遲諸賢問仁問孝問喪問禮問士問政問行問達問爲邦問事鬼神之類與夫子路從射于矍圃樊遲從遊於舞雩等事多在此後今亦無以考其的日矣

衛靈公四十年　孔子居衛久之以靈公無道以禮也所謂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然不能用孔子故因魯定公卒而歸魯社爲舊君有服定公既卒孔子必無不歸一弔之理世家謂去衛適曹去曹適宋適鄭遂至陳居陳三歲而後反衛其適宋適鄭理或有之暫其所經之地但不當敘于過匡後耳若陳不應此時特往且非可居之國必不久處三年也世家敘此事繁雜失眞殊可厭焉

丁未　周敬王二十六年

魯哀公將元年　孔子五十八歲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何忌自是連年侮邾或取其田或圍其国以至哀公入邾以其君來而兵爭不息也則負氣好勝不免與叔孫武叔比周矣安能使武叔不毀仲尼哉

衛靈公四十一年　是時遽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亦至衛靈公復問陳又仰視飛鴈故孔子明日遂行

楚昭王二十二年　陳湣公八年　蔡昭公二十五年　春楚陳圍蔡自是蔡復降楚陳益微矣孔子去衛適陳絶糧而適蔡所謂厄於陳蔡無上下之交也

戊申　周敬王二十七年

魯哀公二年　孔子五十九歲

晉定公十九年　通紀載佛肸召孔子於此年非也晉事後無可紀焉

衛靈公四十二年　年卒世子蒯聵之子輒立夏四月晉趙鞅納世子蒯聵輒拒之不得入

楚昭王二十三年　蔡昭二十六年　孔子自蔡之葉昭王方強政治而葉公爲縣尹亦賢觀昭王將卒之時祭疾而不肯移於群臣卜祟而不肯祭於非祀孔子稱其爲知大道葉公當惠王之出遇白公勝殺令尹司馬且執君而能以又討賊則昭公之與葉公皆一時之良

也故孔子遇從焉葉公初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其後問政與直躬與孔子相聚似日久者世家謂孔子遷於蔡三歲而以自蔡如葉為哀公六年事則蔡於哀公二年十月為楚所遷已遷州來非復舊國而孔子豈其從至州來耶若謂楚昭王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孔子此事的果有之蓋必居葉時事也

己酉　周敬王二十八年

魯哀公三年　孔子六十歲　季桓子卒子康子肥嗣是年康子召冉求

秦惠公九年卒子悼公立史記作惠公立十年卒非也

庚戌　周敬王二十九年

魯哀公四年　孔子六十一歲是歲六月亳社災哀公問社於宰我意者因此而發乎

蔡昭公二十八年為盜所殺孔子不復至蔡事無可紀焉

辛亥　周敬王三十年

魯哀公五年　孔子六十二歲

齊景公五十八年卒庶子安孺子立

壬子　周敬王三十一年

魯哀公六年　孔子六十三歲夫孔子自陳反乎魯在楚昭王卒後事也史記稱是年自楚反乎衛輒所謂居陳議而後適衛者又各分前後二事雜亂無倫失實甚矣　孔子既歸魯孟懿子之子武伯亦從門下問孝及問由求之仁亦在此時冉有為季氏宰當在此後而子路與冉有同時為宰必因冉有而進又當在冉有之後但不可知其的於何年爾

齊安孺子元年為陳乞所弒兄悼公陽生立

楚昭王二十七年　陳湣公十三年　秋七月楚昭王卒子惠王立　孔子以昭王既卒楚不可居乃自葉至陳有思魯狂士之歎蓋居陳不久即歸魯孔世家乃以一嘆分語孟所載為兩事且不歸魯而自蔡以至於楚其年月又不真謬妄甚矣

哀公問政問禮問民服與季康子問政及憲盜殺無道諸問皆在此後而歲月之可則未有考也但冉子退朝稱有政而孔子以雖不吾以亦當與聞為說則魯終不用孔子也

與弟子講學晚而喜易韋編三絕故有假易諸衛孔子有疾季康子饋藥及子路請禱又使門人為臣皆在此時通紀撮編年載于哀公十二年則其時子路仕衛安得與聞孔子之疾耶

癸丑

周敬王三十二年

魯哀公七年

孔子六十四歲

哀公會吳于鄫吳即吳子光之子夫差也夫差在位八年矣是時吳徵魯百牢與之吳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辭之桐與論孔子夫能皆在此時子貢反鄫以吳無能為也此事以明

甲寅

周敬王三十三年

魯哀公八年

孔子六十五歲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路去魯適衛以子路治蒲三

年孔子適衛之故從之則子路仕衛當始此年宿於石門乃其所過便道也觀晨門問奚自而子路有自孔氏之答亦非有官之辭也且子路初去魯必至衛而後得官且先有一官然後而徙蒲然史記子路為蒲大夫辭孔子孔子告以難治則以子路為蒲當時已有蒲大夫之召矣殆未可信焉

丙辰

周敬王三十五年

魯哀公十年

孔子六十七歲

齊悼公四年卒

子簡公立

丁巳

周敬王三十六年

魯哀公十一年

孔子六十八歲

春齊國書帥師伐魯冉有帥之能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以為義由之反奔而殿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孔子以為不伐則冉有稱于季氏季而孔子猶在魯也通紀以此作為自衛反魯失之矣

衛出公九年

子路治蒲既三年因為孔氏家臣故為孔子于孔文子而孔子至衛孔文子以通於輒而是孔子之來故子路有衛君待子為政之問而冉有子貢從行因有夫子為衛君之疑

其冬十一月衛太叔疾出奔宋太叔齊即世叔疾左傳謂孔文子將攻太叔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出召乃歸此說似未得其實蓋孔子未歸魯也已而文子卒孔悝嗣之子路遂事悝矣

孔子脫驂賻舊館人之喪意當在此

戊午　周敬王三十七年

魯哀公十二年

孔子六十九歲

春用田賦夏會吳槖皐時冉有子貢皆從孔子在衛不在魯五月孟子卒時則二子先歸而孔子猶在焉則在陳蔡孔子弟亦去唯鯉留而伯魚適卒明年孔子七十矣而顏淵卒顏路請車為槨在鯉死之後則孔子歸魯將七十矣孔子生年若據公穀生於襄公二十一年之說則伯魚卒之

衛出公十年　宋景公三十三年

孔文子既葬謚文故子貢有孔文子何以為文之問觀孔子稱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則文子知向上者故以太叔之事意其有欲為焉而又何賴訪於仲尼乎

孔子未悅於魯衛乃復之

陳湣公十九年

孔子當宋之厄以司陳貞子仕陳故往主之因以為陳侯周臣會魯昭公夫人孟子卒陳於諸侯陳司敗因問昭公知禮孔子退則進乎馬期而言惡必此時事也陳本無上下之交有司城貞子而後有陳司敗之間矣未幾知陳侯同不足以有為乃假

年當為七十歲矣

宋得無宋景公於時君中衛足用為者乎觀察甚守心而欲罪巳之言則在幾可與有言者矣會向魋作亂孔子微服過宋有桓魋其如予何之語云微服而過宋則不入國都而間道以去之辭也魋弟司馬牛見子夏而憂無兄弟見孔子問君子而孔子告之以不憂不懼必在孔子過宋之後矣

其力以歸魯

庚申　周敬王三十九年

魯哀公十四年

孔子七十一歲

春西狩獲麟麟聖人之瑞也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不得學

齊簡公四年

為陳恒所弒恒立簡公弟平公驁而相之遂專國權

宋景公三十六年

向魋謀弒景公不克入曹以叛已而奔衛

如卒死於廣人之手故孔子曰麟出而死吾道窮矣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之嘆其殆感於而發乎

其夏四月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此可見身雖老而忠於哀公公使告三子不可蓋獲麟之後聖有感焉乃作春秋是歲小邾射以句繹奔魯無[illegible]

觀向魋以此時叛則其作亂當亦不久也若定公元年即欲墮三桓孔子則必能肆行於十五年之久乎

路歸盟之事

秋八月孟懿子卒仲孫何忌卒子武伯彘立

孟懿子受學孔子孔子又使子路墮郈伯從之亦請墮[illegible]信矣[illegible]伐[illegible]傳于而[illegible]叔孫武叔季孫子前入登臺子之後則懿子有魯之老臣也雖相從孔子為審曰師以從孔子既去魯子又與武叔比周未嘗道不[illegible]武叔所以此所以不

辛酉 周敬王四十年

能使孔子見用與大事紀於冬書魯饑本左傳則哀公以年饑用不足問於有若當在此時

魯哀公十五年

孔子七十二歲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矣當在此時蓋既老而衰無復有行道之望矣若其發憤忘食之志則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豈嘗於周公之不夢哉

衛出公十三年

奔

閏十二月衛太子蒯聵自戚入于衛劫孔悝子路死于孔悝之難出公輒奔魯其父蒯聵立是為莊公元年

壬戌 周敬王四十一年

魯哀公十六年

孔子七十三歲

夏四月孔子卒是時孔子夢與兩楹之間奠作而曳杖逍遙為泰山梁木之歌寢疾七日而沒

孔子之孫子思伯魚之子也用於魯穆公時自此年至穆公元年相距七十一年矣

孔聖全書中卷卷之二十九

大明一統志　　後學蔡復賞　編述

京師在今順天唐虞時為幽都地夏殷時為冀州地我
太宗文皇帝建為北京宣德年間以為京師而永都焉孔子所
謂北至幽陵是也
○按舜之十二州即禹之九州也分冀為幽幷分青為營故
云十二州

先師孔子文廟在國子監彝倫堂之東正為大成殿東西翼以
兩廡前有戟門外有櫺星門　本朝正統東有
御製新建大學碑文及元時加封孔子碑立於殿前國子學内

有石經文碑上刻孔子春秋禮記之文歲久字晦
○謹按我　明凡天下府州縣衛宣慰等處俱建鄉學則俱
有孔廟茲不盡錄惟錄其在　京師者以見天下之同文爾

北直隸禹貢冀州之域風俗則史記所謂俗同梁魯微重而矜
節也（大名府冀兗二州之域）
順天府幷保安州等處春秋時屬燕河間府順德府廣平府大
名府幷趙州等處春秋時屬晉保定府真定府春秋時屬鮮虞
永平府春秋時為山戎肥子二國之地滄州春秋時為燕齊二
國之境

孔賢庄在真定府所領冀州衡水縣西北十五里孔子裔孫家
於此地有孔子三十二世孫孔穎達墓穎達衡水人其子志孫
惠俱為司業又三十七世孫孔巢父冀州人與李白等號竹溪
六逸子戣官至禮部尚書

封龍書院在真定府元氏縣封龍山唐之李昉元之李治皆講
學於此院有孔子像
○謹按書院在在皆有或為士子講誦或為先儒讀書而設
茲書所錄者惟錄其有孔子主像者耳

匡城在大名府長垣縣西南十五里春秋時衛之匡邑也孔子
自宋適陳過匡而畏於匡即此地也
○按河南開封府睢州城西三十里有匡城亦即此地蓋春

秋時地皆屬衛且相接壤故志重紀之也

蒲城即長垣縣治子路為蒲宰孔子入其境稱有三善即此地
也今長垣開州滑縣三處皆有子路墓又史記載孔子自陳過
蒲會公叔氏以蒲畔孔子遇難於蒲亦即此地

南京在今應天府自周末時已有王氣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於此為京師孔子遊吳嘗至其地二　先師孔
子文廟在國子監彝倫堂之東有　本朝敕建四碑

南直隸禹貢揚州之域其風俗則泗川圖冊所謂與洙泗接壤
雍容文雅有士君子之風

中都今在鳳陽府古塗山氏國夏禹會萬國諸侯之所我

太祖高皇帝龍興於此今府所領之懷遠縣皆孔子之祖宋父所封之地也、

應天府蘇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鎮江府徽州府池州府太平府鳳陽府揚州府寧國府春秋時皆為吳地廬州府春秋時屬舒國安慶府春秋時為舒桐二國之地和州春秋時屬楚滁州春秋時為吳楚之交徐州春秋時為宋地淮安府所領海州春秋時郯子國

尊經閣在應天府學明德堂後 本朝正統中建、

〇按尊經閣為藏聖賢經書御賜書籍而設子史百家莫不藏焉而獨曰經者尊聖經也凡天下學校多有建設茲不盡錄惟舉一以見其餘耳、

孔子燕居遺址在鳳陽府盱眙縣東第一山舊傳孔安國父子相繼為臨淮守後人因建崇聖書院於此上有孔子燕居遺址又府所領壽州南有孔子弟子宓不齊墓為會使吳卒於道因葬焉墓號青塚、

義學中孔子廟在蘇州府附郭吳縣宋范仲淹建范氏義學延師以教同族及四方來學者中有孔子廟又府之城南有澹臺湖史記孔子弟子澹臺滅明南遊至江家於此又府所領常熟縣有孔子弟子言偃舊宅傍有言公井巷名子游橋名文學太史公記孔門弟子多東州之士獨子游為吳人、

孔宅書院在松江府附郭華亭縣舊有孔子廟在書院側宋淳熙間院僧浚渠得寶玉璧三環二瑤一藏之郡學尚存蓋孔子三十世四代孫孔禎宦遊至吳因立家廟葬衣冠於此寶蓋墓中物也元至正間里人章弼建孔宅書院以貯鄉之俊秀來學者、

孔子題季札墓在常州府所領江陰縣中浦南距武進縣七十里昔孔子遊此為題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歲久煙沒宋守 彥復取孔子所書十字刻碑表識又鎮江府丹陽縣延陵鎮有嘉賢廟祀季札唐刺史殷仲容刻孔子所書十字於廟碑宋楊傑詩曰戰國相吞礼義微延陵季子救周衰當時若嗣諸侯位後世誰傳十字碑、

孔望山在淮安府所領海州城東五里昔孔子問官於郯子嘗登此山以望東海一名古城山上有龍洞又府境有孔子弟子公冶長墓 本朝洪武初有孔子裔孫孔克勤為府所領之清河縣知縣勸農興學吏民悅服、

孔墓在廬州府巢縣西橐皋鎮狀如圓壇可容千人俗傳孔聖與群弟子嘗憩於此橐皋即春秋哀公會吳於橐皋之地也、

回車巷在巢縣西北一十五里相傳孔子至此回車、

呂山在寧國府南陵縣南六十里有石室嘗傳孔子嘗遊後人置書堂於此、

孔子井、在寧國縣南一百一十里、相傳孔子遊吳時所鑿、
孔觀樓、在徐州東南呂梁洪河岸之上、係　本朝隆慶年間新建、又舊有孔子觀呂梁坊、莊子[illegible]孔子觀呂梁之水、而見蹈水之人、即此地也、此段續增又徐州城[illegible]有桓山、山下有桓魋墓、孔子見其為石槨而以喪欲速朽譏之、即此地也、州城北九里山有孔子弟子曾參井、州所領蕭縣、有孔子弟子閔子村、與墓與廟、蕭縣之崛村坊、有弟子子張墓、又有孔子裔孫孔道輔、宋時嘗知徐州、為州名宦、
興都、在今湖廣承天府、古名郢州、今荊州府在春秋時亦為郢地我世宗肅皇帝、生於藩封之地、及纘承大統、以此為興都、

御製恭紀
皇考興獻帝賜修廟學碑、在今承天府學孔廟前、此段續增
湖廣布政司、禹貢荊州之域、惟施州衛春秋時巴国之界荊梁二州之域也風俗則閔詠所謂彬彬喜學、有鄒魯之遺風、
武昌府、春秋時楚之夏汭、長沙府、春秋時楚之黔中、荊州府、春秋時楚之郢都、禮記孔子將之荊、即此地也、永州府、春秋時之楚地、府所領道州寧遠縣九嶷山、有帝舜陵、即孔子所謂舜陟方岳、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是也、承天府、襄陽府、寶慶府、衡州府、辰州府、常德府、靖州、彬州[illegible]處皆春秋時楚地、其漢陽府、德安府、在春秋時為鄖子國、黃州府、在春秋時為黃國地、鄖陽府、在春秋時為麇庸二國之地、岳州府、在春秋時為麇羅二國之地、其實皆楚所屬、
濂溪書院、在永州府祁陽縣、元時縣尉曾圭、與其子曾堯臣所創、中為大殿、以奉孔子、
孔子山、在黃州府城東一百里、相傳孔子自衛適楚、嘗登此山、有坐石、草木不侵、有石硯、雨下、墨水浸出、東有顏子巷、北有回車坡、元時龍仁夫嘗築書堂於其麓、又有魯臺山、在府之黃陂縣、宋天聖中、洛人程珦、為黃陂縣尉、生二子程顥程頤於官舍、二程因讀書於此、嘗登此山、眺望東魯、故名魯臺山、
山東布政司、濟南登萊青、禹貢青[illegible]之域、東昌、禹貢兗州之域、

兗州、徐兗二州之域、遼東、冀青二州之域、風俗則漢地理志所謂孔子修六經以述三代之道、是以其人好學、尚禮義、重廉恥、
濟南府、東昌府、青州府、春秋時為齊地、兗州府、春秋時為魯國、登州府、春秋時為弁子國、萊州府、春秋時為萊子國、孔子夾谷會盟、卻萊夷之兵、即此地也、遼東都指揮使司、即箕子所封之地、孔子所謂肅慎氏之矢之地也、
夾谷山、在濟南府淄州縣西南三十里、舊名祝其山、南直隸淮安府贛[illegible]縣、謂之祝其、其城即春秋定公十年、公會齊侯於夾谷、孔子攝行之所、又泰安州境內有汶陽田、即齊人歸魯以謝過者、後人因謂之謝過城、

兗州府至戰國時屬楚府所領曲阜縣在府城東四十里宋改
為仙源縣金元我　明仍為曲阜、
府之山川
防山在曲阜縣東二十里禮記孔子父母合葬於防今其墓在
山北二十里謂之啓聖王墓○尼山在曲阜縣東南五十里連
泗州鄒縣界一名尼丘山今其麓有宣聖廟西南有觀川亭遺
址東有坤靈洞○顏母山與尼山相対上有聖井乃顏母廟遺
址○昌平山在鄒縣東北五十里史記孔子[illegible]昌平鄉謂此
○夾山在嶧縣北七十里即夾谷也與淄州縣接壤春秋魯公
会齊侯于祝其即此○孔子山在平陰縣南三十里上有孔子

教書堂遺址、
府之學校 府州縣儒學不計此書止錄孔氏學
孔顏孟三氏學在曲阜縣襲封府南魏黃初間崇聖侯孔羡建
本朝洪武元年重建○又府之公署襲封衍聖公府在曲阜縣
魯城內　本朝洪武十年建、
府之書院
洙泗書院在曲阜縣西北八里即孔子講道之所元設山長本
朝肖孔子像於內○尼山書院在尼山上宋慶曆間建　本朝
永樂十五年重建○聖澤書院在汶上縣西南三十里一名孔
堂世傳孔子宰中都政餘講學於此○思聖書院在費縣西九

十里元至正間建○中庸精舍在鄒縣治東南世傳孔子孫子
○孔子弟子墓顏子宰我澹臺滅明墓在曲阜縣曾子墓在加
祥縣冉伯牛墓在東平州仲弓墓在　縣高柴墓在沂州孟
子墓在鄒縣四臺山之右、
府之古蹟
魯城在曲阜縣西二里帝王世紀曰黃帝生於壽丘在魯東門
之北至春秋時魯國都其城今孔聖廟及襲封府俱在焉○陋
巷在曲阜縣顏子廟前孔子曰賢哉回也在陋巷不改其樂即
此地也○矍相圃在魯城內孔聖廟西南即孔子射所○杏壇
在魯城內孔聖廟前即孔子講道之所北有子路捻丁石南有

宋真宗御寶殿宋乾興間修殿以甎甃為壇環植杏木因名曰
杏壇○五父衢在曲阜縣西南禮記孔子[illegible]母於五父之衢孔
叢子曰大野獲麟叔孫以為不祥棄之於五父之衢皆此地也
○魯壁在孔子宅內宋王禹偁有銘○手植檜在孔廟大成門
北孔聖手植者也晉永嘉三年枯隋義寧元年復榮唐乾封二
年枯宋康定元年復榮金時燬其根亦為人所伐元至元三年
復榮、
府之人物
孔子其先宋人六世祖孔父嘉之子奔魯遂為魯人孔子少習
禮容適周見老子回弟子益進適齊晏嬰沮之退而修詩書禮

樂。魯定公九年、以孔子為中都宰、進為司空、復為大司寇、齊懼與魯會於夾谷、孔子攝行相事、遂歸所侵之田、還墮三都、齊人思與孟子傳道於此、

府之宮室

杏壇樓、在曲阜縣西、孔子廟前、又有孔子講堂、在廟北五里、○望海樓、在鄒城縣東南三十五里、世傳孔子嘗登此以望海、○奎文閣、在曲阜縣西孔聖廟前、金明昌二年建、本朝設典籍一員掌之○思聖堂、在汶上縣、元楊奐東遊記、汶上古之中都也、先聖之舊治、魯定公九年、宰於此、縣署之思聖堂是也、今城內坊上有中都古治四字、○兩觀臺、在曲阜縣魯城內、本魯闕、孔

子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即此、○曝書臺、在鄒縣東南、世傳孔子之孫子思曝書於此、

府之祠廟 其詳見首卷

先師廟、在曲阜縣西八里、魯城內、即闕里舊宅、唐開元初加封孔子為王、始宏廟制、宋加修理、元初重建、我 朝洪武九年重加修飾、永樂十四年又撤而新之、弘治十二年孔廟災、十七年重建始成、又尼山亦有廟、

孔裔弟子廟、子思廟、在鄒縣南城外、 本朝永樂七年重建、顏子廟、在孔聖廟東、世傳其處即陋巷也、孟子廟、在鄒縣南門外、宋知兖州事孔道輔建、 本朝永樂十三年、宣德三年、重修、其

府之陵墓

孔聖墓 其詳見首卷 詠史詩曰、馬鬣封來今幾年、蔚然喬木尚參天、斯文不逐秦灰冷、玉振金聲亘古傳、按孔子之墓、乃馬鬣封也、饋女樂而孔子去魯、適衛、適衛後歷聘列国、復歸魯正樂、晚而喜易、因魯史作春秋、卒後魯追謚尼父、漢追謚宣尼公、後周追封鄒國公、唐追封文宣王、宋加至聖、元加大成、 本朝稱為先師、自漢以來、皆封其後、至 本朝益尊崇之、世封其後為衍聖公、擇其後之賢者、世知曲阜縣、

附孔子賢裔

孔子之子孔鯉、從祀廟庭、○孔子兄之子孔忠、從祀廟庭、○孔

鯉之子孔伋、為魯繆公師、作中庸以述道統之傳、配享孔子廟庭、○孔伋之子孔白、傳通群書、仕齊威王為相、○孔子八世孫孔斌、魏王聞其賢、聘以為相、相魏凡九月、務陳大計不用、乃喟然曰、言不見用、居官食祿、尸位素餐矣、遂辭以疾、以上周時人 ○秦時人孔鮒、孔子九世孫、傳通經史、秦始皇併天下、召遷少傳丞相李斯始議焚書、鮒聞知、收其家論語尚書孝經等書、藏于舊宅壁中、以此觀之、則魯王壞舊宅時、得古文經傳於壁中者、乃孔鮒之所藏也、○漢時人孔貞、孔子十世孫、該習古今、有高尚之志、○孔子十世孫孔安国、申培公弟子、治古文尚書、承詔作傳、武帝朝為諫議大夫、以文章政事名當時、○孔子十三世孫

孔霸，昭帝時為博士，遷尚書，典樞機，守法度，修故事，累官至丞相。○孔子十六世孫孔均，好學有大才。○孔子裔孫孔僖，仕安國以下，世傳尚書。○孔子二十世孫孔融，為北海相，立學校，表儒術，獻帝都許，召拜大中大夫。融高談清教，可玩而誦，名重當時。值漢室之亂，志在靖難，曹操忌其威望，害之。卒後葬於揚州府江都縣馬士坊。○晉時人孔子二十二世孫孔衍，少好學，十二能通詩書，元帝引為安東參軍，掌記室書。令殷積而衍亦以稱職見知。○南北朝人孔子二十六世孫孔鮮，恢廓有大度，好學博覽。○孔子二十七世孫孔乘，博學有才藝。○宋時人孔子四十四世孫孔宜，舉進士不第，乾德中，詣闕上書，述其家世，詔以為曲阜主簿，襲文宣公，累遷殿中丞。太宗嘗賜詔稱其服勤素業，砥礪廉隅，宜生孔延世，襲封。其次子曰孔憲、孔勗，皆中進士第。○孔子四十五世孫孔道輔，父孔勗，舉進士，為寧州推官，累遷御史中丞。仁宗時，伏閤爭廢后事，出知泰州，徙兗州，未幾，復為中丞，遇事彈劾，不避權貴，出知鄆州。○四十六代孔宗旦，為邕州司戶參軍。儂智高未叛時，州有白氣出庭中，旦以為兵象，度智高必反，以告知州陳珙，珙不聽。及智高反，州破，被執，賊欲任以州事，宗旦大罵，遂被害。○孔道輔子孔宗翰，氣貌渾厚，事親孝，登進士第，累官刑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徐州，未拜而卒。○孔子四十八世孫孔端甫，金時明昌初，學士党懷英薦

其年德俱高，讀書樂道，該通古學，召至京師，特賜及第，除將仕郎。○孔子四十九世孫孔璠，宋襲封衍聖公孔端友弟孔端操之子，金人天眷中詔求孔子後，加璠承奉郎，襲封衍聖公，奉祀事。璠卒，子孔拯襲，拯卒，弟孔總襲，總卒，子孔元措襲，後歸元，以終焉。○元時人孔子五十四世孫孔思晦，資質端重而性簡默，讀書講求義理，不事辭章，家貧躬耕以為養，雖劇寒暑而為學弗懈，遠近爭聘為弟子師，襲封衍聖公，修理廟庭，請加封孔子父為啟聖王，母為王夫人。

附孔門弟子

顏無繇，孔子始教而受學。○顏回，無繇子，天資明睿，聞一知十，二十九髮盡白，三十二而卒，孔子哭之慟。本朝官其後為翰林院五經博士。○顏之僕，銳志尊道。○顏高，得孔子之微言。顏噲，學已成罷。○顏辛，學業有就。○冉雍，寬洪簡重，孔子稱其可使南面。○冉求，孔子嘗曰求也藝，仕為季氏宰。○冉儒，勤學好問。冉季，勤於講道。○公西葴，為魯邦之望。公西赤，能習禮樂。○漆雕徒父，嗜學涉道。漆雕哆，學道邃奧不倦。○商瞿，受易於孔子。○商澤，涉覽六籍。○申棖，孔子謂其焉得剛。○申黨，言動克謹。○閔損，孔子稱其孝。○宰予，以言語稱，智足以知聖人，仕為臨淄大夫。○林放，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禮之本，故大其問。○榮旂，務學篤實。○邽巽，志存正大。○樊須，兩問仁智。

從遊舞雩、孔子屢困、共失而告之、○有若孔子弟子以若似
孔子、欲以事孔子者事之、○鄭國有令德、○秦非樂善慕道、○
縣成學出群類、○施之常、其德盛著、○公祖句茲有令儀、○伯
虔儒行著稱、○南宮适孟懿子之兄謹於言行、孔子以兄女妻
之○叔仲會進學廣業、○宓不齊嘗宰單父、所父事者三人兄
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稱之曰君子、奚容蒧有文采志
氣蓋世○左人郢心孔聖道、以上皆魯人
仲由、卞人、有政事才、喜於聞過、勇於為義、仕衛、○澹臺滅明武
城人、狀貌甚惡、持直正大名施諸侯、○曾點南武城人、天資高
明、有童冠偕樂之志、○曾參點之子、師事孔子、踐履篤實、天性

至孝、悟一貫之旨、得道統之傳、述大學一篇、為教人之法、
廩丘城、在東昌府范縣、齊景公欲以廩丘之邑賜孔子、即此
青州人物公冶長有賢行、孔子以己女妻之、墓在諸縣、
萊州府濰縣人物、有晏嬰為齊相、孔子至齊、嘗以之為主、
遼東人物、遼時耶律突欲好學博覽、遼太祖問侍臣事天敬神、
祀孰為先、衆以佛對、突欲曰、孔子萬世之所尊、太祖大悅、命立
孔子廟、突欲此言、與兗州府人物元時人奘執敬嘗見帝師不
拜、或問之曰、吾知尊孔氏而已、其意相同、遼東今隸山東道
山西布政司禹貢冀州之地、風俗則郡志所謂深而好義、質而
好學、其同鄒魯之風乎、

太原府、平陽府、潞安府、汾州、澤州等處、春秋時俱晉地、大同宣
府春秋時北狄所居、
垣古邑名、即周召分陝之處、春秋時屬晉、元為絳州垣縣、濟
古邑名、即春秋時晉之蒲城也、元為隰川縣、今皆屬平陽府
括地志云蒲城在滑州匡城北十五里、
隱泉山、在太原府文水縣之西南、乃孔子即子卜子夏退老西
河之上之地、又平陽府河津縣西五里新豈村、有子夏墓、蓋子
夏衛人、孔子既沒、退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故適晉也、
西河、春秋晉地、今太原府汾州是、
孔子廟、在澤州城南三十里太行山中、有孔子廟、廟前有孔子

車轍跡、相傳為孔子迴轍之遺跡也、
河南布政司、禹貢豫州之域、風俗則范祖禹所謂詩書禮樂、知
所嚮方、而英雄武畧、未嘗起奉無人之歎也、
開封府、春秋時鄭衛陳三國之境、府所領歸德州、周封微子於
此為宋國、乃孔子始封於宋之祖、論語云宋不足徵、即此地也
杞縣、殷周封夏禹之後於此、論語孔子曰杞不足徵、即此地也
陳州、武王封帝舜之後於此、論語所謂孔子在陳絕糧之地也
鹿邑縣、即楚之苦縣、老聃生於此、乃孔子所問禮之人也、又綱
目質實曰、老子祠在鳳陽府亳州、乃老子所生之地
厄臺、在府之陳州南、世傳為孔子絕糧之所、宋王禹偁嘗作銘

其序曰天地厄於晦冥日月厄於薄蝕山川厄於崩竭聖人生
而肖天地之貌稟日月之靈鍾山川之粹得無厄乎所以虞舜
厄於歷山帝禹厄於洪水成湯厄於夏臺文王厄於羑里我先
師夫子厄於陳蔡其道一也○桑落在陳州界即孔子在陳絕
糧之處宋劉敞詩曰四海栖栖一旅人絕糧桑落死生隣自是
天心勞木鐸豈關陳蔡有愚臣○儀城在蘭陽縣西北二十里
與儀封縣接壤即儀封人見孔子之處今縣北有儀封鄉謂之
儀封縣者取以封人請見孔子而得名也○互鄉在商水縣或
元此即孔子難與言之互鄉也○府之人物孔子弟子如司馬
耕原憲則宋人顓孫師則陳人孔子之友如國僑則鄭人今在新鄭

縣即鄭卿子產也孔子過鄭因與之厚及卒泣之司城貞子則
陳人仕為大夫孔子過陳主於其家孔子裔孫孔璋唐時許昌
人郎今之許州也孔維宋時雍丘人郎今之杞縣也宋乾德中
以九經及第為國子博士使高麗王治問禮維對以君臣父子
之道升降等威之序治悅曰今日復見中國之孔夫子也累遷
國子祭酒校定五經疏義○府之陵墓太康縣有孔子弟子高
柴墓子禽墓寧陵縣褚堌村有孔子三十六代孫孔璲墓唐貞
觀初嗣褒聖侯卒時葬於此地歸德州州城之南有孔子上世
微子墓
彰德府春秋時為晉之東陽地府所領安陽縣之境內有西河
乃孔子弟子卜子夏與田子方段干木所遊之地
衛輝府古朝歌之地本紂所都春秋時邶鄘二國并入於衛孔
子擊磬於衛即此地也
孔子題殷太師墓在衛輝府城北有石題曰殷比干墓世傳以
為孔子所題歲久字有殘缺字見於後○府之人物孔子之友如蘧
伯玉孔子弟子如卜商高柴端木賜廉絜皆衛人也
懷慶府春秋時屬晉府所領孟縣即孟津後屬晉為河陽孔子
春秋書天王狩於河陽是也
宣王陂在府所領武偹縣北十里孔子欵北之趙至河聞趙鞅
殺大夫竇犨遂不過河後以孔子追王文宣王因名為宣王陂

河南府府之附郭即洛陽縣乃周公相成王所營之洛邑謂之
王城下都周平王東遷在此孔子適周嘗至其地府所領偃師
縣有周靈王賢臣萇弘墓弘乃孔子所學樂者
傳道堂在府之盧氏縣西北有孔子曾子塑像○燕居室在盧
氏縣東南世傳孔子周流至此後人建堂
南陽府春秋時屬楚府所領裕州為楚之方城南陽府之南至
襄陽府則為楚之漢水
黃城山在葉縣北十里一名苦菜一名長城即葉人長沮桀溺
耦耕處下有東流水即孔子使子路問津之所後人建問津橋
今設問津舖又葉縣有丈人乃子路所遇而問子見夫子者（

府之名宦沈諸梁春秋時為楚葉縣尹時孔子自衛適楚公
問政○府之流寓有孔子四十六世孫孔旼宋時隱居汝州龍
陽城事親至孝環府百里之人皆愛慕之見旼於路輒斂衽以
避葬其父廬墓三年卧破棺中日食米一溢壁間生紫芝數十
本州以行義聞特賜旌表
汝寧府春秋時沈國蔡國之地皆臣服於楚府所領上蔡縣即
古之蔡國周武王封弟叔虞成王封其子蔡仲在此新蔡縣即
古之呂國春秋時蔡平侯徙都在此孔子適蔡即此地也○府
之名臣孔子弟子端木賜為信陽守將行辭孔子孔子曰勤之
慎之○府之人物曹卹漆雕開秦冉皆蔡人皆為孔子弟子

陝西布政司禹貢雍州之域漢中府梁雍二州之域風俗則章
柔所謂民淳而不爭士厳而有文
西安府鳳翔府春秋時為秦國漢中府春秋時屬秦與楚平涼
府春秋時為朝那故地鞏昌府春秋時為白馬氏白馬羌所居
臨洮府春秋時為西羌所居延安府春秋時為白翟所居慶陽
府春秋時為義渠戎國秦滅之寧夏衛春秋時羌戎所居綱目
劉弘毅質實曰岐古之邑名即太王所居岐周之地春秋戰國
為秦地雍古之邑名本召穆公之采邑春秋時為故雍今皆屬
鳳翔府
西安府人物則有孔子弟子壤駟赤秦祖二子原係衛人挈戶

府人物則有孔子弟子石作蜀及成紀人即今秦州也
觀此則當時孔子之教化亦及於秦國矣
西安府名宦孔子裔孫孔戣唐時為華州刺史慶陽府名宦孔
子裔孫孔道輔為寧州軍推官有蛇出真武廟中一郡以為神
州將率官屬奠拜道輔以笏擊蛇碎其首觀者驚服延安府名
宦孔子裔孫孔平仲宋時知延安府以經學飭吏事以威信待
羌人甚有治狀
浙江布政司禹貢楊州之域風俗則好學篤志敬師擇友絃誦
相聞有若鄒魯
杭州府春秋時屬吳越嘉興府湖州府嚴州府春秋時皆屬吳

金華府衢州府處州府紹興府寧波府台州府溫州府春秋時
皆屬越
廟山在處州府城內櫸山唐李繁建孔子廟於上俗呼廟山○
永嘉書院在溫州府城西南宋淳祐中建東室祀伊洛諸儒西
室祀鄉之先賢中奉孔子燕居像○高節書院在紹興府餘姚
縣嚴子陵墓側宋時劉公黻建有孔子燕居祠又府之流寓孔
淳之本魯人孔子族也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遊或旬
日忘歸會稽太守茲安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為入
吾郡淳之笑曰潛遊者不識其水巢棲者非辨其林終不肯往
宋元嘉初徵為散騎常侍不就又山陰人孔顗乃孔琳之從曾

孫孔氏家廟在衢州府治西孔端友從宋高宗南渡賜居衢州紹興六年詔權以衢州學為家廟賜田奉祀〇府之流寓孔子四十八代孫孔端友宋襲封衍聖公靖康之變與子孔玠隨高宗南渡因賜地居衢終宋之世皆襲爵封元初封宣聖後擬所立召孔洙赴闕洙遜於居曲阜者元世祖曰寧違榮而不違道真聖人之後也拜國子祭酒我

明朝凡孔氏子孫居衢者悉復其家

按孔子裔孫一支在北直隸真定府衡水縣係孔顥達子孫一支在南直隸松江府華亭縣係孔禎子孫一支在河南南陽府汝州魯山縣係孔昈子孫一支在河南開封府歸德州

寧陵縣與許州乃上世居宋地者之子孫一支在江西臨江府新喻縣係孔延之子孫一支在廣東南雄府保昌縣係孔戣子孫一支在浙江溫州府平陽縣係孔克表子孫一支在浙江衢州府西安縣係孔端友子孫此則孔子之宗子也

江西布政司禹貢揚州之域南康九江吉安荊揚二州之域風俗則張允修所謂比屋絃誦與鄒魯同風

南昌府廣信府南康府九江府春秋時為吳楚地饒州府春秋時楚之東境撫州府吉安府瑞州府贛州府南安府袁州府臨江府建昌府春秋時皆屬吳

孔子弟子澹臺滅明墓在南昌府城內東湖上總持院後史記仲尼沒滅明南遊至江居於楚友教士大夫墓在此處者為的

觀此則當時孔子之教化及於吳楚矣

萍鄉縣係袁州府所領以楚昭王渡江得一物遣使問孔子知為萍實故後人以此名縣

觀此則萍實之問疑不在楚昭王來救陳之年蓋萍鄉與陳相去遠也

臨江府名宦孔子裔孫孔端木宋時知臨江軍修庠序之教文風丕振〇臨江府人物孔子四十七世孫孔延之新喻縣人幼孤貧晝則帶經耕鋤夜燃松讀書慶曆間舉進士九遷至司封郎中孔文仲延之之子也性狷直宋嘉祐間舉進士再遷台州

府推官哲宗初再遷左諫議大夫熙寧初對策力論王安石新法之害卒葬南康府蘇軾拊其柩曰世方嘉軟熟而惡崢嶸求勁直如吾經父者今無有矣有文集五十卷孔武仲文仲弟也宋嘉祐間舉進士累官國子司業嘗論科舉之弊建北郊之議累遷禮部侍郎坐元祐黨奪職居池州卒有詩書雜文百餘卷孔平仲武仲弟也宋治平間舉進士為集賢校理累官金部郎中所著有續世說等書

四川布政司禹貢梁州之域夔州府平茶洞長官司荊梁二州之域風俗則家詩戶書同於鄒魯

成都府敘州府潼川州眉州春秋時蜀國地保寧府重慶府順

慶府馬湖府瀘州等處春秋時皆巴子國夔州府春秋時為庸
國地
石室在成都府漢景帝時文翁為蜀郡太守修學宮作石室以
詩書教人風俗丕變比於齊魯興平初太守高眹又增一石室
始作禮殿以祀孔子周公畫七十二子三皇五帝三代兩漢君
臣於殿壁
夫子崖在夔州府巫山縣峽石市之北有書院峽每風雨宜宜
如聞讀書聲故其中有夫子崖子貢墻又夔州府所領巫山縣
有聖泉一名孔子泉泉之傍雖童子皆能書○保慶府名宦孔
子裔孫孔思齊宋時知果州號為循吏郡人為立良牧碑

福建布政司所屬有福州府邵武府興化府漳州府汀州府泉
州府延平府建寧府古閩越地禹貢揚州之域風俗則黄公度
所謂習俗好尚有東州齊魯之遺風
夫子堂在■州府建陽縣書坊中有孔子塑像書籍為天下所
資○屏山書院在建寧府所領崇安縣元時建院於屏山下
本朝洪武中重修前祀孔子後祀劉子翬朱熹劉珙
廣東布政司所屬廣州府潮州府肇慶府韶州府南雄府高州
府雷州府廉州府惠州府瓊州府禹貢揚州之域春秋時為百
粤地風俗則陳堯佐所謂海邊鄒魯是潮陽新志所謂冠婚喪
祭悉遵典禮藹然無異於中州

孔林書院在南雄府城東一百里唐憲宗時孔子裔孫孔戣為
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因家焉後孫孔振玉始建書院又府之
人物孔子裔孫孔閏唐時保昌人少聰明嗜學景福初進士官
至袁州刺史
廣西布政司所屬桂林府柳州府潯州府梧州府田州府平樂
府慶遠府太平府鎮安府思明府思恩軍民府南寧府春秋時
為百粤地禹貢荊州之域南寧府揚州之西南境風俗則州志
所謂衣冠禮樂並同中州昔柳元唐時為柳州刺史大修孔子
廟乃作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畧曰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
柳州古為南夷椎髻卉裳攻刼鬬暴雖唐虞之仁不能尋秦漢

之勇不能威至於有國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冠帶憲
令進用文事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旋
辟唯諾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之德大以遐孔子之道
尊而明
龍溪書堂在慶遠府城西宋嘉定間建中設孔子像旁立黄庭
堅祠○南寧名宦孔子裔孫孔宗旦宋時為邕州司户參軍儂
智高叛固守城陷罵賊不屈而死事聞贈太子中允邦人立祠
祀之
雲南布政司所屬雲南府大理府臨安府楚雄府徵江府蒙化
府景東府廣南府廣西府鎮沅府永寧府順寧府孟定府孟艮

府姚安軍民府曲靖鶴慶武定尋甸麗江元江軍民府禹貢梁
州之南境春秋時楚威王畧地西至滇池因號滇國
先是雲南未知尊孔子之祀元至正間中慶總管張立道置
學舍首建孔子廟由是人習禮讓始知尊事孔子至我
明朝建學立師道德齊禮然後教化大行民多士類而衣冠禮
儀一如乎中土矣
貴州布政司所屬貴陽府思州府思南府鎮遠府石阡府銅黎
府黎平府都勻軍民府禹貢荊梁二州之南境而思州府思南
府春秋時皆為楚之黔中地
貴州本古西南荒夷之地至我

明朝儒教興而師道立德化久而漸被深然後嚮意詩書崇尚
孔子之教者班班然矣
附外夷
朝鮮國周為箕子所封之國秦屬遼東外徼馮厚齋曰朝鮮
東夷之地後漢書曰東方之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
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天性柔順至有君子不死之國
焉故孔子欲居九夷即此地也其風俗則五代史所謂俗知
文字喜讀書
日本國古倭奴國風俗則重儒書有好學能屬文者孔子五
經皆得自中國

火州有孔子論語孝經及毛詩歷代子史
安南古南交之地其人淳秀好學孔子告宰我以顓頊之德
南暨交趾是也
琉球國好中國文字往往遣大臣子弟至
本朝國子監讀書
兀良哈春秋時山戎地
○謹按外夷不止此數茲書所錄惟錄其慕華風通漢書者
耳昔董仲舒謂孔子之春秋大一統今光天之下至於海隅
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是自古及今一統之盛無有踰我
國家者矣乃孔子之教亦與

皇猷帝治相為遐邇而內夏外夷咸知所以訓式其道子思子
曰唯天下至聖為能聲名洋溢於中國施及蠻貊於戲非孔
子之聖其孰能以與於此哉
宁卷通志畧總序
百川異趣必會於海然後九州無浸滛之患萬國殊途必通諸
夏然後八荒無壅滯之憂會通之義大矣哉自書契以來立言
者雖多惟仲尼以天縱之聖故總詩書禮樂而會於一手然後
能同天下之文貫二帝三王而通為一家然後能極古今之變
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

中卷大明一統志賦
普天之下、群祀尤備川嶽英靈陰陽神鬼藩國賢王累朝英主、
道統真儒理學賢士名臣名宦忠臣孝子循吏高人文士列女、
等而上則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注云孔子毋兖州
人孔子世家山東曲阜縣人黃帝之後裔三十世至微子始封
於宋微子十五世名叔梁紇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十月庚子生
夫子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周敬王四十一年四月乙丑日薨
即今之二月十八日年七十三至
本朝萬曆十一年癸未凡二千零六十八年○累代加封成化
十五年加 賜天子禮樂正所謂祭用生者之祿也嘉靖十年

尊稱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廟在曲阜縣西八里即闕里故宅
也中為大成殿殿前有杏壇左泗水侯殿右沂國公殿後啓聖
王及夫人顏氏并尼山毓聖侯三殿前有宋真宗御書孔子讃
石刻及 本朝御製廟碑文亭其他門廡齋宮碑刻之盛不可
殫紀有司春秋上丁祭祀 朝廷每三年一遣使致祭有事則
遣廷臣祭告天下廟祀凡一千四百八十餘處外至四夷莫不
追崇嘉靖間令天下皆立啓聖祠以顏路曾點孔鯉孟孫氏配
其孔子殿天下皆稱先師廟不用大成文廟等字扁○墓在闕
里少北世稱孔林延袤數十里夫子居中伯魚居左子思居右
林木蓊蔚殿宇宏麗子孫千億世居其旁○尼山即禱而生夫
子者今封其神為毓聖侯竊意聖人之生自關天地之大氣運
豈有禱於山而生不禱則不生邪此說似尊聖人而不知其反
小聖人矣恐不足信也○夫子手植檜三株在杏壇左右蟠屈
如龍屢枯屢榮○每歲春秋二祭用牛六猪一萬七千有奇羊
五千八百有奇鹿一千八百有奇兎與猪同幣帛二萬六千六
百有奇以釋氏家言之殺生者有罪今吾夫子享萬世祭祀每
歲殺牲至於四萬二千六百有奇而其子孫愈加榮盛視梁武
臺城之餓而家無噍類何如哉
中卷
兖州府舊誌

府所領曲阜縣在府城東四十里神農徙都之地周武王以封
周公旦是為魯國隋改為曲阜縣宋改為仙源縣金元我
朝仍為曲阜泗水縣春秋時為魯卞邑魚臺縣為魯棠邑孔子
春秋書曰隱公觀魚於棠是也金鄉縣城武縣春秋時皆宋邑
孔子春秋書曰取郜大鼎於宋即城武縣之南郜北郜城也滕
縣古小邾子國曹州與曹縣古禹貢豫州之域周武王封弟振
鐸為曹國孔子去衛適曹即此地也嘉祥縣亦鉅野縣之澤地
世傳魯哀公西狩獲麟於此縣名蓋取獲麟之義汶上縣春秋
為魯中都地孔子之所宰者鄒縣孟子所居之地縣有鄒城即
孔子父叔梁紇所治之邑沂州有郈城即孔子所墮叔孫氏之

私邑費縣即孔子所墮季孫氏之私邑論語使閔子騫為費宰公山弗擾以費畔皆此地也費縣有顓臾城即冉求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是也費縣有武城城乃孔子弟子子游所治之邑單縣本魯單父邑縣有琴臺乃孔子弟子宓子賤為單父宰之處郯城縣古郯子國今有郯子廟乃孔子嘗學官名之人東阿縣春秋時楚之柯邑縣有穀城為管仲之采邑邑有三歸臺即孔子所謂管氏有三歸也○又按曲阜縣五里南為洙水北為泗水二水之間即孔子所居縣之魯[illegible]內有季桓子井即桓子穿井得土缶孔子以為羵羊之處縣有舞雩臺論語從遊於舞雩之下是也縣之南有温泉泉流入沂水論語浴乎

沂是也費縣有蒙山蒙山居魯之東一名東山孟子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論語記孔子謂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是也泗水縣高陛山之陰有盜泉即淮南子謂孔子不飲盜泉之水是也○闕里在魯城內即孔子所居之里今以為孔聖廟漢時魯共王欲壞孔子闕里故宅為宮至漢中微兵燹之後惟共王所建靈光殿獨存王延壽作賦曰意者神明依憑支持以保漢室者詠史詩譏之曰奢縱當年恠魯共敢隳先聖宅為宮後人却笑王延壽不見靈光刼火紅○東魯門在府城東世謂孔子為東丘又謂魯叟皆因孔子生於東魯之地而云然非因東魯門而稱之也○兗州府名宦孔子弟子巫馬期宰魯單父戴星出入身親其勞而治孔子之友晏嬰齊景公時治東阿後孔子適齊景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沮之詠史詩曰一裘身著久經年祿米分炊幾戶煙畫說大夫能養士却於尼叟惜封田漢時鍾離意為瑕丘令府之附郭嶧陽縣乃魯之負瑕後為魯相出私財修孔子廟元時汪澤民知兗州建議謂孔子後衍聖公襲封職三品宜陞其品秩以示褒崇先聖之意廷議從之

按孔子之宋之曹宋曹近山東兗州孔子之陳之杞之鄭陳杞鄭近河南開封與衛輝府

山東通志叙

自古哲乂迭興光貽簡冊惟孔子之生於是天下萬世宗而

師之遂使山東以誕聖聲宏天下又曰卓哉予行蓋嘗由歷山至徂徠望嶽涉濟瀆汶陽東觀於海於是見少皡之都虞舜之井周明堂魯靈光秦漢登封駕海之轍延數千百載不隨谷變脉脉可考遐哉邈矣其詩書之遺乎又嘗抵琅邪登孤山過平原蘭陵歷覽諸侯盟會卿士大夫聘問之墟縉紳學士談經授[illegible]之庭而采薇之歌遊豫之咏麥丘北郭之辞渢渢乎猶可想見其子史之載乎又嘗閱東蒙龜蒙陟澤山歷洙泗而扣两觀之基三遷之址凡陋巷牖甕之居浴沂耕魯逃汶之地與夫隱處辟仕彈琴絃誦之邑隨在未淪而顯其存鄒魯之流風矣昔太史公徧遊海内適魯觀仲尼廟堂

車服禮器低回留之不能去曰想見其為人可謂至聖矣卓
哉予行亦將以采風焉蓋嘗知其可志之大者已
又敘○夫志以稽事載典章往詔來於文獻不重且大乎適
曠焉弗修者幾百有餘年嗟乎是直一方之缺耶蓋天下之
文獻繫焉何者海岱天下山川之宗也聖賢天下人物之望
也六經天下文章之祖也咸在茲土是故志一方而徵諸天
下莫備乎山東矣

闕里吾夫子所居按史記正義云夫子生於鄒長徙曲阜仍號
闕里括地志云兗州曲阜西南三里有闕里中有孔子宅與廟
謂之闕里者何考之酈道元水經註曰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
石闕即靈光之南闕北百餘步即靈光殿基又其東有兩觀闕
則闕里之名義其在茲乎闕里之勝環以洙泗泗水源出陪尾
山水經所謂泗水出魯卞縣北山山海經所謂泗水出魯東北
者是也帝晧曰泗在魯城北京相璠曰洙水在魯城北南則泗
水夫子教於洙泗之間今城北二水之中即夫子領徒之所也
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闕里背洙泗四門
各有石閫去洙水百餘步惟郭緣生謂泗水在魯城南則非矣

史記世家曰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
百有餘室命曰孔里後楊奐東遊記謂孔林東三里講堂也林
與堂俱在洙北泗南者是已迺若孔壁金石之流響講堂荊棘
之自闢素書懸簡之符契千古之下詫為靈異則吾夫子道德
神化之妙遠而彌光此又其一驗也自漢高帝過魯以太牢祀
孔子明帝幸孔子宅親御講堂說經唐玄宗封禪迴幸孔子宅
親設奠祭厥後歷代英君誼辟報祀日崇表章封護之典有隆
無替而闕里之名遂與天地並其悠長矣嗟乎士君子幸而生
於聖賢之邦瞻依登拜亦既親其盛矣彼殊方異域之士思宮
牆室家之美而不得一履其庭者斯圖庶乎其有考焉

建置沿革

曲阜縣○上古神農氏自陳徙居於魯帝王世紀曰黃帝生於壽丘在魯東門之北少昊自窮桑登帝位窮桑在魯北後徙曲阜應劭曰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故名周武王封周公旦於曲阜是為魯國子伯禽就封秦漢晉隋唐宋金元至皇明初屬兗州隸濟寧府十八年陞兗州為府縣仍為屬正德七年流賊殘毀曲阜瀆犯孔廟山東按察司分巡東兗道僉事潘珍奏徙闕里以衛聖靈編户十五里增為十六里

山川

啞婦山在鄒平縣西三十里俗傳孔子去齊至此問道有婦人佯啞以滅迹蓋因夫子去魯之歌曰彼婦之口啞以出走遂附會云○夾谷山在淄川縣西南三十里舊名祝山即齊魯會盟之地萌水發源於此○防山在曲阜縣東二十里禮記孔子父母合葬於防今其墓與伯皮墓俱在山北二十里乃防地非防山也○尼山在曲阜縣東南五十里連泗水鄒縣界一名尼丘山孔子禱所生之地祖庭廣記云顏氏禱於尼丘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及懷姙十一月而生其山五峰連峙中峰之麓有宣聖廟廟東有中和壑南有觀川亭亭下有智源溪上有坤靈洞大學士李東陽謁尼山廟詩迢遞魯城路望望尼山峰坤靈在其西顏毋在其東周原敞宏址

中有文宣宮年深歲復陝上兩廡旁風蒼黃設俎豆俯仰用儀容周旋入寢殿榱棟半已空冊青剥像貌暴露炎埃中因之起深痛感額面發紅荒苔卧石柱隱隱雙雕龍乃知前朝事規制未穹窿輿替豈有時闕里方尊崇紛紛緇黃輩各自傳其宗珠林映貝閣勢若爭雌雄吾曹衣冠士此涕詎無從邪逢中亭彦感舊傷遺蹤惜哉不共到獨此心忡忡他時按部後為我迴書騘○顏毋山在尼丘山東南相對上有聖井顏毋廟遺址○坤靈洞在尼山東麓元楊奐東遊記曰昔有人持火曳絙而入及數丈忽隙閒有光覩之乃一室口廣兩楹許中横石牀石枕皆天成元周伯琦詩五峰厲列岡巒秀一洞龍蟠氣象雄河凋固知流澤遠頂杇猶見肖形同○昌平山在鄒縣東北五十里史記孔子生魯昌平鄉謂此又二十里有珠山南山又有距越山皆在縣東北連絡不絶為尼山之翼云○聖公山在泗水縣東南六十里俗傳山頂上有孔子曬書遺迹○孔子山在平陰縣南三十里山巔有教書堂遺址○馬陵山在郯城縣東十五里北盤沂州南抵宿遷其山高阜狀若馬相傳即古琅琊山也齊孫臏勝龐涓於此上有由吾洞又有楊家庵詟子厓馬陵東南高峰又名孔望山相傳孔子問官於郯子嘗登此山東望滄海後人構望海樓於上○泗河源出泗水縣陪尾山水經曰泗水出魯卞縣北山即此其水四源並發循城北八里始合為一西

沇至曲阜縣經嵫陽縣城東五里與沂水合同入金口壩文[illegible]流三十里至濟寧州東城下與汶水合入會通河長洲吳寬詩四源合一水古河因以名望之渺千頃永日汪然清蕩搖鄒嶧山映帶兗州城餘波入漕渠資國功匪輕疏濬藉水部來往勞經營欲渡免舟楫石堰築且平臨流一縱步魚鱉不我驚即欲窮其源何惜此數程念昔洙泗間講業皆諸生河廣豈水然聖澤惟盈盈茲游幸沾溉自慚非徒行浴沂效前哲春服亦既成○沂水在曲阜縣南一里西流入泗河源發尼山之麓○洙水在曲阜縣西北五里即泗水之分流也水經注曰泗水西南流經魯縣分為二流北為洙瀆春秋莊公九年冬浚洙杜預云洙

水在魯城北浚深之為齊備也南即泗水夫子教於洙泗之間今城北二水之中即夫子領徒之所也從征記曰洙河二水交於魯城東北七十里闕里背洙泗墻南北一百二十步東西六十步郭緣生言泗水在城南非也○阿谷水在曹州東南三十里俗傳即孔子見列女珮璜之地○盜泉在泗水縣東北高陘山之陰孔子不飲盜泉之水即此○季桓子井在曲阜縣魯城內史記桓子穿井得土缶即此○南溪在曲阜縣治東南一里許靈光殿址南釣魚池東大學士李東陽賦西涯子寓於南溪之上公事既竣賓客畢散清颸徐來旭日始旦春服漸成鳥紛微岸方衆景之駢列忽群妍之一洗於是而步則蒼蘚繡地冊

樓嶢林野食呦鹿園鳴嚶禽卉華耀其陽叢篠蔭其陰松檜組徠之峰石出太湖之濱境已勝而復幽路將窮而轉深乘舟而泛則泓碧長甸太液圓靈虛亭到影下入無朕菱芽荇繞倏遠疑近飛羽夾翔游鱗作陣俯空鑑以窺明激輕濤而拂潤雖非浮海之大觀亦得風雩之真韻登城而眺則面引鳧嶧背負岱宗左拱尼山之巉巖右瞻文廟之巃嵸古泗北枕清沂南帶遠泉出乎其側汶水繞乎其外深池曲竇下與溪會復有平疇萬區大澤千里高原隱伏廣路長迤天幕冪以四布雲飛飛其如馳思兩儀之既闢見萬象之流峙乾坤渺其無際靈氣充乎攸止不然則一溪兮幾何吾獨羨乎此偶遇孔氏之父老過而

問曰美哉溪乎其源可得而知乎父老曰此周封之遺墟漢國之故池也其前則兩觀之門其後則靈光之基也地以人勝事隨代更逮我故公而南溪是名滲漉汙濁澄渟清冷塞者疏而為通涸者瀦而為盈防危有隄臨深有梲培舊楨以為堅綴新葩以為榮斯溪也乃冠裳之所咸集軒騎之所必經詞林俊以為盛事海內想聞其風聲矧伯仲之俱美與東莊而並稱余嘗覽薊游燕檣吳纜楚忽使軺之東邁辱余節兮鄒魯之山兮嶔崎魯之水兮漣漪匪王事之在躬余何為乎南溪窺聖途之浩蕩望學者之津涯歎時乎之不再觀逝者之如斯惟德澤之汪濊配宮墻之崔嵬冢與国而咸休名與牒而俱垂吾固知金

石之足慓託文章以為期於是衍聖公揖而進曰嗚呼此先君子之志也先生幸為我賦之余曰嘻有是哉乃呼墨援筆書於堂壁徘徊日夕蓋三宿乃後出也○鳴犢河在高唐州南三十里舊自靈城縣東北入務縣與屯氏河合流入海漢元帝永嘉五年河決靈鳴犢口即此史記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聞竇鳴犢之死臨河而歎索隱曰鳴犢後年字也又通鑑外紀周敬王二十八年趙簡子殺鳴犢今按高唐趙接境河名本此

風俗

家家顏閔人人由求讀先王之書文質彬彬乎過人絃誦洋洋乎盈耳聖人之遺澤也

物產

兗州府○楷杖楷木出曲阜孔林紋如貫錢有直性無橫性製為杖可以戒暴○柘硯出泗水柘溝陶上為之滑潤可愛晉記云東魯柘硯

城池

兗州府○曲阜 城磚城周圍七里池深一丈門四各建城樓按舊城距闕里四十八里許 國朝正統間宣聖五十七代孫知縣孔諤建正德七年流賊猖獗驚也孔廟巡撫都御史趙璜奏請徙築於此僉事潘珍知府童旭督成之大學士費宏謂各築闕里城成衍聖公知德謂茲舉 國家盛事不可使無聞於後也以書來屬宏為記闕里舊與曲阜相去十里故皆無城而闕里尤為孤曠守望無所恃焉正德壬申盜入兗以正月七日破曲阜焚官寺民居數百廬燬所及不崇朝縣治為墟是夕移營犯闕里秣馬于廷汙書於池雖廟宇林墓幸而無虞然族屬散走神人震恐岌岌乎危亦甚矣監司議遣兵四百來戍賊衆我寡文望風輒潰於防禦固無濟也維時今按察使潘君珍方以僉事按行東兗謂縣廟必相須以守盍即廟為城而移縣附之甸甫淡遂疏於 朝會科道紀功茲土者亦以為請下之司徒司徒曰是舉一而兩得宜亟圖之下之撫按撫按合淆臬咸曰境內之事孰有重於是者信其不可以緩群議既協 詔從之

爰命司空庀工而令後焉其墓周八里三十六步而益以負郭之田其版築用丁夫萬人而取諸農務之隙其材用為銀三萬五千八百餘兩多出於諸司罰鍰而後募好義者助之經始於正德癸酉之秋訖功於嘉靖壬午之春視其外則高墉深溝與泰山洙泗映帶而縈迴視其內則廟貌公府佹然中居而縣治儒校行臺分司以及市廛門巷羅布環列雅足以增宮牆之重前此千百年之缺典乃今始克舉之後此千百年而或有外侮焉於是乎庶幾無患矣夫恃而不備君子以為甚罪故易夫重閉王公設險槩有不容已焉者也而春秋書城猶數十傳乃謂凡志皆譏蓋憂民王愛其力非時與制而輕用之聖人於此誠

不能無慮焉然事有至重且急而關於天下之故不可以勞民而但已者故虎牢之城以夷夏之防所當嚴也則許之成周之城以君臣之分所當正也則善之至如閟宮之役泮宮之修以宗廟學校為有國者所當先務則又録而不棄是可以測聖人之深意矣萬世而下三綱敘正而諸夏乂安實惟夫子之道焉是賴顧茲闕里以廟則通祀之宗也以學則立教之首也因盜警而慎未然之防卽城築以致尊崇之意在今日惡得而緩此諸臣之議 天子之詔所以無悖於聖人之訓而遂成千百年創見之功也宏不佞遂書以為記

橋梁

兖州府○洙水橋在曲阜縣北四里孔林前洙源久堙嘉靖五年工部侍郎章拯濬得之其流經孔林西南與沂水合橋舊逼墓道嘉靖十二年巡按御史方遠宜用孔希瑄議改建南有餘步水勢縈抱視昔稱勝

公署

衍聖公府在曲阜縣東北○曲阜縣舊距府東四十里在宣聖廟西後因流賊殘毀闕里移城衛之縣亦遷焉在聖廟右

學校

尼山書院在曲阜縣城東南六十里尼山之上宋慶曆間建後毀 國朝永樂十五年重建肖孔子像元學士虞集記曰尼山

書院山長臨川金谿彭璠歸自魯以興復書院始末為言乃為之次第其事云尼山去曲阜東南六十里今屬滕州鄒縣在滕西百里鄒東六十里其山五峯西峙中峯則所謂尼山啓聖王夫人顏氏所禱而生聖人者也山皆石其巔多蒼栢諸小木皆巨葉霜露既降絢如渥丹升降各途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無或交戾反刺者其東臨水崖有曰坤靈之洞洞中有聖人石像與顏母之山對其址則防山聖人合葬其父母處也今書院在其中前有智源之溪後有中和之壑往昔奉尼山之神而祠之曰毓聖侯其左有夫子之宮焉故宋慶曆癸未孔子四十六代孫襲文宣公知兖州仙源縣宗愿作新宮廟有夫子之殿有夫人之位有講堂有學舍有祭田自是歷宋金至於今蓋三百餘年矣○聖澤書院（詳見一統志不重出）元學士李謙記畧曰城野之南湖水之側有講堂故基存焉乃吾夫子與群弟子講道之所後人欣慕聖澤不忘云耳其興廢不能悉考又曰或者以為講堂當在魯而不在汶殊不知弟子從聖人周流四方之時若過宋而習禮於樹下遊舞雩而問崇德辨惑皆是類也矧吾夫子作宰中都年已五十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而不專在彼又奚疑哉

祠祀

先師廟在曲阜縣治東闕里故宅創始魯哀公十七年歷代興

廟有碑唐開元初封文宣王始宏廟制宋大平興国咸通金大定元至元間重修　国朝洪武九年增修永樂十四年撤而新之弘治十二年燬於火　勅建遣大學士李東陽祭告衍聖公歳以四仲致享唐開元七年修廟碑李邕撰略云　夫子之道消息乎兩儀夫子之德經營乎三代豈徒小說蓋有異聞夫亭之者莫如天籍之者莫如地教之者莫如夫子且沐其亭而不識其道則不如勿生荷其籍而不由其德則不如勿運故曰消息乎兩儀者也夫博之者莫如文約之者莫如禮行之者莫如夫子且會其文而不揚其業則不如勿傳經其禮而不落其教則不如勿學上代有以焯序中代有以宗師後代有以丕訓故曰

經營乎三代者也噫唐虞之美不必至是贊而大者進聖君也夏桀之惡不必至是擠而毀者激庸主也伊尹之忠不必至是演而數者勉誠節也趙盾之逆不必至是抑而書者誅賊臣也至若論慈廣孝輔仁寵義職此之由於是君臣之位序父子之道明友朋之事興夫婦之倫得雖朗日開覺膏雨潤黷和風清穆安足喻哉○鄆国夫人殿在先師廟後元楊奐記曰祀天而不祀地祭日而不祭月是豈禮也哉況聖人之教始於夫婦達於天下不御父子君臣上下泯矣前廟後寢三代之定制而吾夫子之祀本用王者事闕里之舊有鄆国夫人殿久矣由唐宋降及於金號稱尤盛貞祐之乱掃地無餘故老彷徨莫不痛心

東平行臺嚴公忠濟仰體朝廷尊師重道之意以與發補弊爲務經始於巳酉八月落成於壬子之七月先是夫人之神座坐木枯藥一本見者異之明年修廟之令下適遠者犯我林廟伐我民冢珍林堆積如阜闕公之至畫委而去乃命參佐王玉汝召匠計之僉曰構正位則不足營寢宮則有餘衆志既協遂訖茲役花之祥驗矣而工食塗飾之費不論也夫神怪之不語固然而有開必先之說如之何其廢之也夫人姓亓官氏宋女也泗水侯鯉息也沂水侯伋息之子也先聖之為中都宰為大司寇攝行相事夫人不以為泰畏於匡援樹於宋削跡於衛絕粮於陳蔡夫人不以為否窮通出處無一而不預所以血食者

其斯乎彼湘水之娥皇部城之姜嫄祠宇之顯者也擬諸鄉邑子孫每四仲之月肅三獻之禮歷千萬世而弗絕者不有則矣乎○尼山殿在曲阜縣東南五十里宣聖誕毓之處宋慶曆中四十六代孫宗原建後圮　国朝洪武九年五十六代孫希學修後又圮永樂十五年知縣充中修○毓聖侯殿舊在宣聖廟西弘治間遷於尼山以尼山毓聖故封其山之神

陵墓

兗州府○魯昭公墓在魯諸公墓道南孔子為魯司寇時溝而合諸墓其地皆在闕故曰季孫使役如闕按今地理志次上縣西南四十里有地名闕城中有古墓四圍已[illegible]俗傳為昭公

墓審如是則昭公墓與曾諸公墓相去百里何可溝而合之不然則曲阜東所謂魯公墓者未真或者其墓俱在闕城未可知也○脩聖王墓在曲阜舊縣東二十里防山○宣聖墓在曲阜縣北二里許史記孔子葬魯城北泗上林廣十餘里樹以千數皆異種以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土所宜木種之今塋中楷木最多相傳子貢所植者王充論衡孔子當泗水而葬水為之却流夾路石表二石獸四石人二墓前有石壇厚三尺許方如之其數四十有九後漢永嘉九年魯相顏叔節造東連伯魚墓南連子思墓規制甚小禮之所謂馬鬣封者是也塋中無荊棘無烏巢昔人謂將吾道終不可蕪沒而鳳鳥有時而至與○伯魚

墓在宣聖墓東○子思墓在宣聖墓南

寺觀

佛老之徒聖門所黜齊魯之區大率無幾曲阜則絕無焉斯亦足以見聖教之所及也

兖州府○泉林寺在泗水縣東五十里副使李遜學詩一源洙泗接尼丘闊氣乾坤浩莫收佛地何緣分半席聖名元自重千秋天花雨落紅香細寶樹風清綠影浮雲集雪鴻聊憩此閑吟先為碧紗留

宮室

兖州府○先聖學堂在曲阜縣城北五里洙泗二水間孔子自衛反魯刪述於此○子貢廬墓堂在宣聖墓西嘉靖三年僉事蕭公瑞建○杏壇樓在宣聖廟前有金党懷英書杏壇二字石刻○觀川亭在曲阜縣東南五十里尼山之麓今廢○駐蹕亭在宣聖墓前宋真宗幸孔林駐蹕於此○夫子堂在魚臺縣東南二十里相傳夫子適陳過此所居故名○麟鳳亭在鉅野縣治北創始無考元至順間縣簿樊遜重修以其地有獲麟落鳳二塚故名其亭○宣聖燕申堂在東平州東北一里許元至元間郡守王主敬建三氏教授張翰有記○教書堂在平陰縣南三十里紫蓋山上相傳孔子嘗教書於此因名孔子山又城西南二十里石峽封亦有醇德先生教書堂○望海樓在郯城縣

東南三十五里相傳孔子曾登此以望海劉翔詩傍海結高樓乃記聖遊跡扶桑曉日紅瑯琊晚峯碧洪濤吼晴雷孤鴻渺秋色觀此難為言臨風重嘆息○傾蓋亭在郯城縣北十里孔子遇程子傾蓋而語即此後人因建亭

東昌府○夫子堂在茌平縣

古蹟

代與時更物隨世變居今考古匪跡曷因故觀舊邑城而君臣之義嚴入曲阜里而聖賢之道著過麟塚者嗟周道之衰登琴臺者慕君子之化至於春秋兼并列國戰伐中原破裂而城社之遷徙郡邑之省廢遺墟故址皆可因以考也故載之

濟南府○鄒臺、在鄒平縣西北十三里、相傳即孔子問津處、甚
非○聞韶臺、在濟陽縣東北三十里、相傳孔子在齊聞韶之處、
元時建大成殿、有肅政廉訪使王士熙記○曬書城、在肥城縣
西南三十里、相傳孔子曬書於此、元承務郎尹程詩、去聖今逾
遠、曬書城已荒、帯編經草色、蝌蚪泛雲香、已落祖龍手、如存孔
子堂、斯文元氣動、喬木鬱蒼蒼○汶陽田、在泰安州境內、即齊
人會夾谷後歸魯以謝過者、後人因名為謝過城
兗州府○曲阜故城、在今縣城東十里、歷宋元三遷於此○國
朝正德間、遷今治、舊址尚存○闕里、在曲阜縣、相傳在魯兩觀
闕右、故名、後漢郡國志、魯國有闕里、孔子所居、又稱孔子闕里、

荊棘自闕從講堂至里門、水經註曰、北為洙瀆、南則泗水、夫子
設教於洙泗之間、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闕里背
洙泗門、有石闕、去洙水百步餘、漢高帝過魯、以大牢祀孔子、在
此、或謂闕里為孔子素王之尊稱、恐非、今立宣聖廟、詳見圖考、
大學士李東陽詩、闕里分明聖域開、魯邾遺跡並嵩萊、衣冠夾
道清風引、香帛迎門好雨來、天外遠山皆拱護、眼中新廟已崔
嵬、垓行合是平生事、況有文章出上台、尚書喬宇詩、南沂西泗
繞晴霞、北岱東蒙擁翠華、萬里冠裳王者會、千年鄒魯聖人家、
高林蔽日無巢鳥、古碣埋雲半土花、瞻望宮牆空徊儀、敢從滄
海問津涯○杏壇、即孔子講道處、莫詳故址、今杏壇樓、乃後人

名之、金高德裔銘、周室下衰、王綱解紐、非大聖人、狂瀾莫救、天
挺夫子、生民未有、立言範世、木舌金口、三千之徒、義由此受、我
瞻遺壇、實為教首、萬代護持、天長地久○窮桑、在曲阜縣魯城
北、史記少昊氏自窮桑登帝位、後徙於曲阜○魯源村、在曲阜
縣尼山南、舊傳為叔梁紇所居之地○五父衢、在曲阜舊縣西
南、禮記孔子殯於五父之衢、左傳季武子作三軍、盟諸僖閎、詛
諸五父之衢○矍相圃、今為曲阜學基、記云、孔子射矍相之圃、
觀者如堵墻、即此○洙水故道、在曲阜東北、跨桃落、過講堂、經
孔林西入泗河、址存○兩觀臺、在曲阜縣城內、即孔子誅少正
卯之處、今有兩觀泉石刻○魯壁、在曲阜縣孔子宅內、秦始皇

與李斯議焚書、孔鮒以論語尚書孝經等書、藏於壁中、漢景
帝時、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聞金石絲竹之
聲、乃不敢壞、壁中得古文經書、因名魯壁、金創建金絲堂於此
國朝弘治間、移金絲堂於西、建詩禮堂於此○手植檜、在曲阜
縣孔廟中、按闕里志、夫子手植檜三株、兩株在贊德殿前、高六
丈餘、圍一丈四尺、其文左者左紐、右者右紐、一株在杏壇東南
隅、高五丈餘、圍一丈三尺、其枝盤屈如龍形、世謂之再生檜、晉
永嘉三年枯死、隋義寧元年復生、唐乾封元年又枯死、至宋康
定元年復生、金貞祐甲戌春正月、北兵犯闕里、焚祖廟、延及三
檜、無復孑遺、好事者取其煨燼之餘、刻為聖像、及十哲像、或為

脊鬱而香氣襲人是宋時從榮之檜至是又不存矣元至元三年復生東廡頽阯壁隙間時張須為三氏學教授乃取復植之故所漸矯如龍形高一丈圍三尺 國朝弘治十五年復煥然火尚有遺幹在大成門內兗州知府童旭置石欄以護之國朝學士吳寬詩魯宮久已壞孔宅仍如新悠悠二千載手澤嗟尤存所存匪他物奇樹當高門矯矯歷霜雪青青出埃塵覩承侍兩化生意常欣欣相傳藉文字烈火經燹秦而此特萌蘖挺然異其群群木繞庭際合抱高入雲尋常豈得似隱起成旋文端如人索綯微纏依然分米指好奇士於道未必聞玩物有述作意與石大均我來重謁拜欲去步幾巡維魯多松柏斷度見詩

人徂徠與新甫遙聽失嶙峋○尼山碑在尼山書院元至正二年虞集撰○孔廟碑後漢建寧二年魯相孔晨奏出王家穀祀天子碑魏黃初元年制命二十一世孫孔羨為宗聖侯奉家祀碑曹植撰齊碑一剝落無文隋大業七年曲阜縣令陳叔毅修廟碑汝南仲孝俊撰唐乾封元年贈太師魯國孔宣公碑崔行功撰開元七年修孔子廟碑李邕撰開元二十八年修文宣王廟碑張之宏撰咸通十年修文宣王廟碑賈防撰宋太平興國八年修夫子廟碑呂蒙正撰大中祥符元年真宗御贊碑并儒臣王旦等作七十二賢贊景祐四年剏建講學堂碑成昂撰金明昌二年修至聖文宣王廟碑党懷英撰大定三十一年元郭

國夫人殿下党懷英撰杏壇刻党懷英篆元大德十一年加封大成至聖公宣王誥碑元統元年勑賜曲阜孔廟田宅碑歐陽玄撰按漢碑皆隸多剝落唐碑二亦隸書元碑頗多惟火殘缺今舉其大者載之○孔林碑在子思墓前石壇上二龜徑三寸深半寸前漢居攝元年二月造有曰上谷府卿冢有曰祝其卿者各數字甚古拙字多剝泐○司冠像石刻在孔廟大成殿內○凭几像石刻又行教小影石刻二像臣奎文閣壁上俱吳道子筆○鄒城在鄒縣境內即叔梁紇所治邑孔子將西適趙至河而反息鄒作鄹操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從吾所好其樂只且見前重出不漢時置南平縣於此後廢○曝書臺在鄒縣城南中

庸精舍傍世傳子思曾曝書於此元縣尹司居敬築○曬書臺在泗水縣東南五十里聖公山上相傳孔子曬書於此○落鳳臺在鉅野縣城北僅百步石高數仞相傳春秋時有鳳集此因名○麟塚在鉅野縣東南三十里春秋哀十四年西狩獲麟因瘞葬於此

聖賢

山東孔子所生為萬世道德之宗顏曾思孟紹其統七十子炙其化三千之衆服其教然多齊魯宋衛之産焉其後孔孟門人又以斯道自相授受則固皆聖賢之徒矣闕里崇報苗裔襲封世彌遠而道彌光又豈一代之事功一時之人才可並論哉故

志聖賢以別人物云、

孔子 事見史記不重錄

按孔子既沒、魯哀公誄為尼父、漢平帝元始元年諡褒成宣尼父、後魏文帝太和中改諡文宣尼父、後周宣帝大象二年追封鄒國公、隋文帝贈先師尼父、唐高宗乾封元年贈太師、武后封隆道公、玄宗諡文宣王、宋真加諡至聖文宣王、又叔梁紇為齊國公、元加封大成至聖文宣王、加齊國公為啓聖王、國朝嘉靖十年改稱至聖先師孔子、改啓聖王為啓聖公○孔鯉、孔子二十而生鯉、實周景王十二年魯昭公之九年也、年五十、哀公十二年卒、宋封泗水侯○孔伋、鯉之子、逮

孔聖全書 闕○山東志 四十九卷 四七

事孔子而受業於曾子、故子思之學獨得其宗○叔仲會、字子期、魯人、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璇年相比、二人迭侍孔子執筆記事、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也、唐贈瑕丘伯、宋封博平侯、

按自十哲而下、及門弟子、嘉靖十年、俱改稱先賢某子、餘稱先儒某子、皆不用公侯伯封爵云、

聖裔封爵附

文信君斌、文通君鮒、字子魚、奉嗣君騰、關內侯霸、褒成侯均、褒亭侯損、宗聖侯羨、奉聖亭侯震、崇聖侯鮮、崇聖大夫乘、鄒國公琮、奉聖侯英悊、紹聖侯嗣悊、褒聖侯德倫、文宣公延之、衍聖公宗愿、蓼侯聚、一名彥、字子産、樹之子、孔子十代孫、以執盾從漢高起於碭、為將軍、以左司馬入漢、以都尉屬韓侯、破項羽垓下、高祖即位、以功封蓼侯、諡曰夷、傳子臧、臧傳子琳、琳傳子黃、坐事失侯、紹嘉侯吉、孔子十四代之孫、漢成帝綏和元年、詔求殷後、其適不能得、匡衡梅福皆以為宜封孔氏為湯後、乃封吉為殷紹嘉侯、後進爵為公、吉傳子何齊、何齊傳子安、移封殷紹嘉公、逮十三年、改為宋公、地方百里、後嗣絕○按聚從漢高帝起芒碭、後以功得侯、而非以奉孔祀、吉當成帝綏和元年、詔求殷後、而封為殷紹嘉侯、是封吉乃所以後殷、而亦非以奉祀孔子

孔聖全書 闕○山東志 四十九卷 四八

者也、夫紹嘉美名也、後改封宋公、宋與蓼二侯、入之封建則非地、入之聖系則非嗣、然則有國者為孔子之後也、附之系後焉、

聖裔考程敏政撰

先聖之後、凡嗣爵奉祀者、謂之大宗子、宗法在禮、不可不慎重、而考諸史籍、則因襲之間、尚有可議、蓋自先聖一傳為泗水侯、再傳為沂國公、沂國五傳生斌、仕魏、以孔子後封魯國文信君、蓋聖裔之受封始此、順生三子、長曰鮒、奉封魯國文通君、又為陳王博士、次曰騰、為漢長沙王太傅、次曰樹、而鮒騰之後分為兩宗、鮒六世生何齊、成帝時、梅福上書、言孔子殷人、宜封其後以奉湯祀、遂封何齊為殷紹嘉侯、尋進爵為公、地滿百里、此一

宗也、騰四世生霸、元帝時、賜號褒成君、奉孔子祀、此一宗也、然則紹嘉公乃大宗、褒成君乃小宗、何齊生安、光武時、嗣爵、又進封宋公、為漢賓位諸侯上、霸三世生均、平帝元始初、進封褒成侯、均再世生損、和帝永和中、徙封褒亭侯、至獻帝初、國絕、蓋兩宗至於漢亡、俱失傳矣、魏文帝黃初中、復求先聖之後、得議郎羨、賜爵宗聖侯、傳再世生震、晉武帝泰始初、改封奉聖亭侯、震四世孫懿、隨元帝南渡、居會稽、孔氏自此復分南北兩宗、懿生鮮、宋文帝元嘉八年、以罪奪爵、十九年、以隱之嗣、隱之後以子不道失爵、二十八年、以惠雲嗣、又以重疾失爵、孝武大明二年、以邁嗣、邁傳其子、　亦以罪失爵、此南宗也、後魏時、求先聖之後得二十七世孫乘、以為崇聖大夫、孝文時、改封其子靈珍為崇聖侯、靈珍三世生渠、北齊文宣帝、改封恭聖侯、入後周宣帝、進封鄒國公、渠再世生嗣悊、隋煬帝時、改封紹聖侯、此北宗也、然則從元帝南渡者為大宗、受北魏所封者為小宗、南北兩宗、至於隋亡、又幷失傳矣、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始得先聖之後德倫、賜爵褒聖侯、德倫再世生璲之、玄宗開元中、進封文宣公、傳七世生光嗣、遭五季之亂、失爵、為泗水令、有灑掃戶孔末、欲冒襲封、盡殺諸孔氏、光嗣妻生子仁玉、方九月、遂秘養之、後周時、乃得嗣爵、入宋而卒、至太平興國中、復召仁玉之子宜嗣封、宜再世生聖佑、無子、以弟宗愿嗣、仁宗嘉祐中、以祖謚不可加後人、改封

衍聖公、宗愿傳若蒙、哲宗元祐初、改封奉聖公、若蒙坐事廢、弟若虛嗣、復為衍聖公、若虛傳若蒙子端友、從高宗南渡、居衢州、孔氏自此又分南北兩宗、端友傳四世生洙、以宋亡失爵、此南宗也、偽齊劉豫、自濟南僭位、得先聖四十九代孫璠、賜爵衍聖公、豫廢、金因之、璠三傳生元措、金末、崔立作亂、降元、遂幷　元措以去、此北宗也、然則從高宗南渡者為大宗、受劉豫所封者為小宗矣、元措入元而卒、乃召洙、俾嗣爵、固讓歸衢州、仁宗延祐四年、召中書定議先聖五十三世孫當嗣封者、遂得元措宗人思晦、以聞、思晦受爵、以卒、因子貴、追封魯郡公、蓋今之為大宗子者、皆思晦之後矣、夫宗禮、先王之所制、蓋以制天下之大倫、而絕爭端者也、先聖定禮樂、以為萬世法、而況其後人奉世祀、可不慎乎、夫以魏唐之初、其所封者、史記不載其世次、而凡在北宗者、又皆出於一時之訪求、乃以之當大宗子之責、亦異乎先聖之禮矣、必不得已、則南宗猶為近之、蓋南宗出於當時嗣爵之人、而北宗出其疏且遠者、或乃以去宗國為南宗之罪、以守林廟為北宗之賢、則又有大不然者焉、以史考之、凡出於北宗者、實皆逃難四出、流落民間、非真有仗義守禮之心、効死而不去者也、然則取此去彼、又豈大公至正之道哉、矧北宗祖璠、始受逆豫之命、而終於胡元之朝、所謂因襲之間、尚有可譏者、凡以此而已、作聖裔考、

人物

列國○陳敬仲齊大夫陳厲公佗子桓十四年陳人殺公子御寇敬仲奔齊桓公使為卿敬仲辭曰羈旅之臣幸君獲宥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使為工正飲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周史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此其代陳有國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孔子寓齊聞韶其敬仲來奔有傳焉

兖州府○秦孔鮒字子魚孔子九代孫詳見前卷不重錄○漢孔臧孔子十一代孫文聚為漢都尉以破項羽功封蓼侯臧嗣爵歷位

九卿武帝時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世以經學為家相承作訓法今俗儒繁說遠本雜以妖妄難可以訓侍中安國受詔綴集古義臣乞為太常典臣家業與安國紀綱古訓使永垂後嗣帝從之禮賜如三公著書十篇賦二十篇又嘗作書與從弟安國皆有義○孔安國字子國孔子十一代孫父忠為博士封褒成侯安國師事申公嘗為武帝博士魯共王欲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古文尚書及傳論語孝經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安國承詔作書傳又作古文孝經傳論語訓解會巫蠱事作不果上仕至臨淮守子卬傳家學尤善詩禮○三國王弼字輔嗣山陽人嘗曰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註周易及老子○唐孔穎達字仲遠孔子三十二世孫明左氏春秋王氏易鄭氏書詩三禮兼善算曆屬文隋大業中授河內郡博士唐貞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數盡忠言益見親待累除國子司業與魏徵撰成隋史又修定五禮書成進爵拜為國子祭酒仍侍講東宮太宗幸國學命穎達講孝經上釋奠頌手詔褒美又撰定五經正義卒謚憲圖形凌煙閣○金孔總字元會孔子四十九代孫少穎悟通左氏春秋及襲封衍聖公管勾祀事世宗召赴闕下欲留任用總力辭請專祀事特授曲阜令嚴潔祭祀敦睦親族終奉直大夫○元孔思晦字明道孔子五十四代孫初

為范縣寧陽教諭延祐三年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嘗修復廟堂整飭服器及請置尼山書院以列於學官請加封啓聖公為王皆從之先是五季時孔末之徒以偽亂真殲聖裔幾盡至是復欲冒聖後思晦合宗族稽典籍竟斥之刻宗支於石族系益明卒追封魯郡公謚文肅○國朝孔克中曲阜人永樂中衍聖公以賢薦為本縣令克中力農不受後迫之乃從既官嘗葺祖廟睦族愛民至今德之附祀鄉賢祠

流寓

兖州府○元張孔孫字夢符其先出遼之烏若部父之純為東平萬戶府參議生時夢謁孔廟得嘉果故名既長以文學辟萬

戶府議事官陝西行省醮孔孫不應時太常樂師流寓東平舊
章缺落詔孔孫以奉禮郎副董樂師隸成獻之累官禮部尚書
集賢大學士

仙釋

兗州府○漢孔安國魯人常行氣服鉛卅三百歲色如童子隱潛山弟子隨之數百人每斷谷入室一年半復出益少其不入室則飲食如常與世人無異按安國爲漢名儒今據神仙傳所載若此

孝義

兗州府○孔承夏曲阜人九歲孤家貧爲傭奉母母卒廬墓三

年閭旌表後爲本縣令○孔聞諭曲阜人父卒廬墓三年閭旌表

列女

女師興而內教明陰道立而匹儀正巾幗之體不辱章逢之士何加焉山東聖賢之邦非獨士人景行踵女德化之齊姜孟母不可尚矣孝姬烈婦輝映圖史可勝述耶斯固禮教餘波之及亦國家育化之徵也

兗州府○國朝孔𤆬妻沈氏曲阜人正德四年旌表貞節○孔彥臣妻王氏孔弘憲妻賈氏孔公田妻顧氏孔公雷妻張氏孔公楊妻尋氏孔彥實妻酥氏孔德瀅妻陳氏孔彥琳妻宋氏以上俱曲阜人正德六年遇賊死節旌表○陳思道妻孔氏曲阜人正德六年爲流賊所逐投井而死旌表

藝文

孔子家語十卷王肅註後序曰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既而諸弟子各自記其所問焉與論語孝經竝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爲論語其餘則都集錄之名之曰孔子家語○爾雅三卷晁氏曰世傳釋詁周公書也餘篇仲尼子夏叔孫通梁文增補之晉郭璞註文字之學凡有三其一體制謂點畫有縱橫曲直之殊其二訓詁謂稱謂有古今雅俗之異其三音韻謂呼吸有清

濁高下之不同論體製之書說文之類是也論訓詁之書爾雅方言之類是也論音韻之書沈約四聲譜及西域反切之學是也三者雖各名一家其實皆小學之類○小爾雅一卷今館閣書目云孔鮒撰蓋即孔叢子第十一篇也曰廣詁廣言廣訓廣義廣名廣服廣器廣物廣鳥廣獸凡十章又度量衡爲十三章○孔子編年三卷晁氏曰宋孔傳取左氏國語公羊史記及他書所載孔子事以年次之自生至卒○東家雜記二卷晁氏曰亦孔傳撰孔子四十七代孫纂其家舊聞逸事陳氏曰歷代追崇先聖故事及孔林古跡○闕里世系一卷晁氏曰宋孔宗翰修孔子家譜也唐藝文志有孔子系葉傳今亡其家所藏譜雖

曰古本止欽承襲者一人故多疎畧宗翰元豐末知洪州刋牒
紹興中端朝緒之止於四十九代洪興祖又以史記并孔光孔
僖傳及太子賢注與宰相世系諸家校正且作年譜列於卷首
○孔叢子七卷晁氏曰楚孔鮒撰仕陳勝為博士以言不見用
託目疾而退論集其先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之言及已之
事名之曰孔叢子凡二十一篇

遺文

孔子曰文獻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矣山東聖賢名邦文盛以
繫諸志則不盡録者總類於茲所以繫齊魯之名跡識海岱之
勝觀搜帝王神聖之逸闕陳絃歌禮樂之遺化者斯志庶乎其

足徵也
唐幸曲阜祠廟詔朕聞德契機神盛烈光於後代化成天地玄
功被於庶物魯大司寇宣尼父孔其賢大成之材屬衰周之末
思欲屈己濟俗弘道佐時歷聘周流莫能見用想乘桴以永歎
因獲麟而興感於是垂素王之雅則正魯史之繁文播鴻業於
時昭景化於千祀朕嗣膺寶曆祗奉睿圖憲章前王規矩先聖
崇至公於海內行大道於天下遂得八表乂安兩儀交泰功成
化洽禮備樂和展采東巡回輿西土途經茲境撫事興懷駐蹕
荒區顧為師友瞻望幽墓思承格言雖宴寂荒蕪餘基尚在靈
廟空寂徽烈猶存孟軻曰自生民以來未君孔子者也徽禹之
歎既深褒崇之道宜峻可追贈太師庶年代雖遠式範令圖景
業維新儀形茂實其廟宇制度卑陋非宜更加修造仍令三品
一人以少牢致祭褒聖侯德倫既承徽嗣有異常流其子孫並
免賦役

詩類

周師乙歌家語孔子相魯齊人歸女樂沮之孔子遂行師乙作
歌送之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
以卒歲○唐高適汶陽道中詩聖人久已矣游夏遥相望日出
見闕里山平知汶陽○元趙孟頫孔道輔擊蛇笏詩以笏擊蛇
有孔公義與段公擊賊同事之鉅細雖有異正氣憤激生於中

偉哉孔公聖人裔豈聽妖邪亂民志即今槐木一尺強氣象凜
凜含風霜子孫守之愼寶藏絶勝象笏堆滿牀○國朝許彬為
衍聖公賦詩禮庭詩共說趣庭處全勝閒道菴寸心知景慕萬
理事幽探豈但聞三禮還看學二南高山頻仰止隔座挹晴嵐
○崇恩堂東魯素王孫青年覲至尊宮袍頒錦繡玉食賜盤飧
自是宣尼裔偏承　聖主恩河間華扁在在光彩照乾坤○尼
山高贈孔公伯尼山高高嶙峋千年孕此大聖人聖人一去聖
澤新雲仍玉樹何振振公伯先生號賢者常布不沾京洛塵生
時分植祖庭檜荏苒於今六十春蒼然勢欲凌秋旻朔風吹地
才一日先生笑坐開芳宸戲綵兒孫行遶身攜壺陸續來親賓

松高一紙馳獻壽知有內翰聯佳姻新詩在眼酒入唇先生胸
然岸烏巾家山喬水色不改百歲頭作無懷民○望闕里尼山
東下鬱蒼蒼去路都無百里長何日禮文陳俎豆一宵淸夢繞
宮墻孔林豈用堪輿說周典應多學故藏心口自斷還自語進
修何日敢升堂○硯瓦溝一泒泉聲山硎長千金猶帶墨痕香
源流色正分玄武刪述功深仰素王湘水有魚還識字滎河無
馬復呈祥稽疑欲借圖看斷港衰迴又夕陽○吳寬謁宣聖廟
詩林立旁碑餘古苔廣庭端拜殿門開玉封高並東山峙聖澤
長盈泗水洄已冷阬灰科斗出未行綿蕞太牢來只今老樹成
連抱天遣森然愧宋雕○李東陽新廟告成詩巖巖岱嶽新廟

有作爰經爰度惟舊規是若載增載拓以光於前畧○新廟既
構其輝孔烱如輻斯輳如棫斯茂若繪若繡惟功之懋厥有加
於舊○惟天降茲鬱攸是崇惟斯文之恫惟　帝降命有嚴厥
工惟中丞之風監司之功○廟祀伊俶　帝命孔肅曰此大事
我其可弗告粢牲冊祝予輔臣是屬臣拜稽首臣曷敢弗恪○
廟既新止禮既殷止聖靈降監饗言蠲止天右斯文實亨厥也
如貞斯元如冬斯春惟國有明祀於千萬年○曲阜紀事天下
衣冠仰聖門舊邦風俗本來敦一方煙火無庵觀三氏絃歌有
子孫城郭已荒遺址在書文半滅古碑存憑誰更續東遊記闕
向中朝次第論

表類

國朝程敏政代衍聖公謝修闕里表伏以文教誕敷雖昭普臨
於海宇儒宗大慶爰新復見於宮墻成千載之偉觀匪一家之
私幸光單鄒魯遠陋金元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明備中和志
兼謨烈乾綱獨運闢四門以廣忠言渙號孔揚泰兩宮以隆孝
治登延耆俊屏斥異端講籍田之禮以厚民生却貢獻之私而
恢邦計加崇釋奠重師表百王之功常御經筵究刪述六經之
旨當廟宇落成之日應洛元祀之期載念　先皇肇斯盛典
屢勤大吏督被群工出官帑以佐經營發役人以充輸作禮庭
中起視昔有加寢殿相高於文斯稱像設儼衣冠之肅威時增

俎豆之輝文星遠映乎壁奎化雨再沾於洙泗總賴乾坤之力
致茲輪奐之休臣爵與上公身叨主祀孔林無恙企聞詩聞禮
之風闕里有嚴愧肯構肯堂之業侍虞庠而觀盛舉已被鴻恩
瞻岱嶽以祝番釐載申微悃伏願配乎天配乎地慶無疆之治
於一人作之君作之師享有道之長於萬世臣等無任瞻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

記類

國朝劉珝撰修孔廟記厥初天不天地不地人不人物不物矣
非斯道大明則混沌罔攸判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
非斯道懋昭則人極罔以立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偕

明斯道於前、孔子中明斯道於後、倡明之功大矣、申明之功亦
豈小哉、譬之泉焉、有鑿其源者、苟不濬而引之、則堙矣、此孔子
所以有功於前數聖人、有功於天地萬物、有功於萬世也、故曰
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天惟不畀以君師之位、是以周
易之贊、詩書之刪、禮樂之定、春秋之修、不得不成於自衛反魯
之後也、絕學有以繼、綱常因以明、不止於夾谷之會、兩觀之誅
羵羊辨土木之妖、楛矢驗肅慎之貢、小試而已、使天畀夫子以
位、則亦如前數聖人、天下後世、貿貿焉莫知所之、萬世何所賴
耶、隆周迄漢以來、匪直中原之主、知尊其教、雖夷狄之君、無不
是矜是行焉、迨我 祖宗君師宇內、益尊其道、自京師以達於

海隅邊徼、皆廟祀孔子、冕服南面、一視王者、春秋有事、則罷數
樂舞有加無已、況闕里廟祀、非他處可擬也、乃成化癸卯、六十
一代孫襲封衍聖公孔弘泰、以廟貌弗堪、言於朝、詔特允之、命
有司作新、凡殿堂廊廡門庭齋廚、靈宮等、三百五十八楹、規模
一新、其間有不可易者、仍舊不敢輕褻、位於正殿者、皆甃石、斷
木為龕、位於兩廡者、亦皆如制、以迄周垣層路、皆甃以甎石、瞻
之者如在天上、或時龜山雨霽、泰岳雲開、則重檐疊拱、丹青耀
日月之光、短欄修楣、金碧焜煙霞之色、輪奐之制、大超前代、丁
未春落成、玄守趙公蘭、倅來徵言、竊惟夫子之道、如贊天地之
大、衆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至於漢魏而後、廟貌有隆
有替、然道亦隨之弛張焉、咸莫若我朝重飾事事咸備、雖萬世
無以復加也、凡有事於茲役者、官銜姓氏、具列於碑陰、謹系以
詩曰、泰山之陽、素王宮、殿宇巍巍、晉漢中、古參天開此勝地、沐
鐸聲音、連九重、天佑斯文、隆弗替、道垂萬世無終窮、歷代君人
常北面、千秋儒士宗文風、四維以張世道美、彝倫攸序教化弘
尊尊卑卑有定分、萬彙萬物咸惵惵、繇非斯道明於上、今來古
往俱顓蒙、大哉聖道大無外、渾均宇內天無功、坤厚彰德出獨
異、林木不棘[illegible]蹤、森森楷木高千尺、灼灼杏壇花開紅、復惟
檜木手所植、人得尺寸高無同、三千七十真何幸、一趨函丈姓
名崇、有孫有子繇斯盛、有則有儀欣相逢、從茲千世與萬世、四
方仰賴魯邦東、

序類

元趙孟頫撰闕里譜系序、魯國孔君文昇、以書抵僕、示以闕里
譜系、求僕為之序、且自敘其世家曰、文昇之十二世祖諱檜、唐
同光間、避亂自闕里來居溫州之平陽、檜生奕、奕生源、源生實
實生麗水縣丞會、會生平、平生逵、逵生公志、公志生處州司戶
參軍師古、師古生炳、炳生貴敬、貴敬生潼孫、是為文昇皇考、始
家於杭、宋德祐末、職教建康、當是時、大兵渡江、道梗不可南、因
又家焉、至元廿八年、以官事赴大都、道卒臨清、文昇忍死扶柩
歸葬建康、而諸孤長者方十歲、小者未離乳抱、家貧累衆、不能

後歸溫州既又娶于溧陽攜諸孤就外氏以居遂為溧陽人奥
竊懼久而忘其所自來故切切然以譜系為急僕嘗謂人之得
姓始皆一也至其末流餘裔往往不知所從來者歷年之多遷
徙之不常而文獻之不足徵也今孔君自曲阜而溫自溫而建
康自建康而溧陽凡三徙矣其視溫之族已若溫之視曲阜矣
數世之後愈遠而愈疎譜系之作其可緩乎子曰夏禮吾能言
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孔
君清修好學故能繼紹先志纘述家譜使後世子孫知本支之
傳愈久而不忘夫禮者所以教民不忘其所由生也君子謂孔
君於是乎知禮謹按自先聖至平陽府君凡四十二世至文昇

凡五十四世繼自今子子孫孫修先世之志勤勤以譜系為事
雖百世可知也歷年雖多遷徙雖不常尚何久而忘之之懼乎
君字退之今為浙西廉訪椽云○揭傒斯孔氏譜序孔氏世家
一卷其派之在江西而顯者是為臨江三孔三孔之子孫曰克
己者是為先聖五十五世孫繇江西不遠三千里拜曲阜林廟
且因以考訂其譜諜而收其所未續者遂攜之至於京師以示
諸學孔子者傒斯得與觀焉於是肅然敬悚然懼進而告之曰
凡天下之受姓命氏未有非聖賢之後者也凡有尊祖敬宗之
心未有不知重其譜諜者也然徒知重其譜諜而不知求夫尊
祖敬宗之實猶無譜諜也猶非其子孫也而況孔子之世　家乎

夫孔子魯之陪臣也去今千七百有餘歲天下至今誦其書讀
其道祀之以天子之禮纍戴之如天地仰之如日月親之如父
母者果何以致是乎哉衢路庸衆尋常之人一有不合於孔子
之教者猶得指而議之而況其子孫乎其為孔氏之子孫亦難
矣故籠天下之陸海不足以為其富極天下之爵祿不足以為
其貴窮天下之奇珍異寵不足以為其寶其可富可貴可寶者
在開乃祖之道而已凡學孔子者猶必以是為務而況其子孫
乎夫譜其譜者尊祖之寵也道其道者尊祖之實也敬之勉之
勿徒抱其虛寵而號於衆曰吾先聖之子孫也吾懼其有議其
後者矣子其慎之

文類

宋蘇軾告文宣王文嗟嗟元王三代之英言不鈎用於一君而
為無窮之遺教身不寵利於一時而有不朽之餘榮嗟嗟元王
以道而鳴　筆成書吐辭為經炳然不渝言若丹青久而愈盈
聲非雷霆聾者可以使剔目以駭視瞶者可以使抉耳以驚聽
柰何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載空言於典籍示後世之儀刑回狂
瀾於既倒夫大厦於將傾揭日月之昭昭破陰氛之冥冥嗟乎
一氣之委和與萬物之至精或為准瀆之蹟珠或為雲漢之華
星雖光輝之成彩未離乎散聚以流形豈若王之道德愈久而
彌明曄曄而華涵涵而停融而在天者為雲漢之文章結而在

地者為山嶽之元靈詭然龍翔而鳳躍純乎玉振而金聲喤喤
元王德傳難名其奉天命俯臨邊城亂有滯穢境無交兵鳴玉
載道紛袍在庭有踐籩豆有豐粢盛敬用貽薦饗於克誠

碑類

漢褒衛魯夫子碑受天至精純粹膚哲崇高足以長世寬容足
以廣包幽明足以測神文藻足以辯物然而敏學以求之下問
以諏之虛心以受之深思以詠之既周道之迴遹悼九疇之乖
悖故發憤忘食應三四方會以大夫之位任以国政之權譬若
飛鴻鶩於中庭騏驥於閭巷也是以期月之頃五教克諧彝
風易俗邦國肅焉無思不服懿文德以紆餘綴三五之紀綱流

洪耀之休赫曠萬世而揚光夫大明以動天則也廣大無疆地
德也六經混成洪式也備此三者聖極也合吉凶於鬼神遂殂
落於憂寐是以風烈瀰衍無所不通故立石銘勛以示昭明顯
曰煌煌上天篤降若人邈矣悠哉千祀一鄰明德弘監成性存
存奕奕純嘏稽憲乾坤曜彼靈祇以訓黎元終日乾乾配天之
行在險而正在困而亨窮達之運委諸穹蒼日月則陰天地不
光聖𢾺殂崩大猷不綱○魏曹植撰宗聖侯孔羨奉家祀碑維
黃初元年大魏受命胤軒轅之高蹤紹虞氏之遐統應曆數以
改物揚仁風以作教於是輯五瑞班宗彝鈞衡石同度量秩群
祀於無文順天時以布化既乃緝熙聖緒昭顯上世追存二代
之禮兼紹宣尼之後以魯縣百戶命孔子二十一世孫議郎孔
羨為宗聖侯以奉孔子之祀制詔三公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
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而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洙
泗之上栖栖焉皇皇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於是王公
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
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
謀各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
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誦之聲
四時不睹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必百世祀者哉
嗟乎朕甚憫焉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

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卒史以守備之又於其外廣為屋宇以
居學者於是魯之父老諸生遊士睹廟堂之始復觀俎豆之初
設嘉聖靈於髣髴想禎祥之來集乃慨而歎曰大道衰廢禮樂
絕滅三十餘年皇上懷仁聖之懿德兼二儀之化育廣大包於
無方淵深淪於不測故自受命以來天人咸和神氣烟熅嘉瑞
踵武休徵屢臻殊俗解編髮而慕義遐夷越險阻而來賓雖太
皞遊龍以君世虞氏儀鳳以臨民伯禹命玄宮而為夏后西伯
由岐社而為周文尚何足稱於大魏哉若乃紹繼微絕興修廢
官瞻洛稽古崇配乾坤況神明之所福祚宇宙之所觀欣欣之
邑豈徒魯邦而已哉爾乃感殷人路寢之義嘉先民泮宮之事

以為高宗傳公蓋嗣世之王諸侯之國耳猶著德於三頌騰聲於千載況今聖皇肇造區夏創業垂統受命之日魯未下輿而褒美大聖隆化如此能無頌乎乃作頌曰煌煌大魏受命溥將繼體黃唐包夏含商降鑒下土廓清三光群祀咸秩靡事不綱嘉彼玄聖有赫其靈遭世霧亂莫顯其榮褒成既絕寢廟斯傾闕里蕭條靡韶靡磬我皇悼之尋其世武乃建宗聖以紹厥後修復舊堂豐其甍宇莘莘學徒爰居爰處王教既新群小遏沮彝道以興永作憲矩洪聲登假神祇來和休徵雜遝瑞我邦家內光域區外被荒遐殊方慕義搏拊揚歌於赫四聖運世應期仲尼既沒文亦在茲彬彬我后越而五之垂於億載如山之基

○按碑梁鵠隸書國朝胡翰孔氏家廟碑先聖孔子生於魯實襄公之二十一年至昭王二十一年而薨門人會葬明年即其故宅為廟祀之藏衣冠琴瑟車書廟中漢高皇帝世祖明帝章帝安帝皆親幸闕里祀以太牢之禮雖魏晉南北用兵文帝黃初武帝太始皆詔修廟祀給灑掃守衛歷宋齊梁及拓拔魏高齊之有國遞纘承為令典方是時天下未有廟也至唐武德而後國子監有廟至開元而後郡邑有廟天下通祀之而家廟則惟魯存焉乾封以還車駕東巡者悉修漢故事周太祖平兗州以人主之尊伸北面之拜如弟子禮情文崇極徽號屢加常以宗子一人襲封爵四時饗祀在宋曰衍聖公靖康之難衍聖公

友端扈蹕南渡與其從父傳俱家於衢襲封如故而廟祀闕焉寶祐初郡守孫子秀請於朝始賜田五頃建宮牆於郡東北菱湖上曆至二百餘楹事具庸齋趙汝騰記後燬於冠遷徙城南宋亡元氏改物至元間曲阜之宗子斬其後以端友之孫洙當襲爵降旨徵之洙入朝固讓特授國子祭酒歸守江南廟拓廟故書櫝其制非寶祐之舊會兵革蓋圮壞不治己亥王師取衢州制以分省郎中姑孰王愷董郡軍民事公讀書通達治體至郎明法令布恩信與百姓更始謁拜廟庭以為水木本源所繫不可無以示衢人命有司葺而新之告成之日族之長者少者衣服冠而趨旅牲幣於庭敬共將事頎紀成麗牲之碑用侈公

之賜翰惟孔子之道如天之高地之厚日月之明四時之運有不得而贊者取其故實書之以見詩書仁義之澤周有窮極所以立生民之命開太平之治者帝王賴之咸致尊禮非他享祀可例由春秋以來傳序五十有三世廟于魯者禮也舍魯而南者宗子去國以廟從焉亦禮也禮之所在君子慎之況其子若孫人將曰此聖人之後也將以聖人望之崇德象賢異時太平修復舊制是宜有引無替昔周有清廟魯有閟宮至今歌咏不足使人想盛德之美翰不敏敢緣古義再拜而系之詩曰奕奕新廟有嚴孝祀誰其尸之文宣孫子纘緒魯邦世載厥美序朝於南會通之禮 皇祖在上監無遐邇大夫師長百工庶士保

有天常寔受王祉矧茲具瞻俾就傾圮顯允王公載振而起聿
來孫子於公率履升爲裳衣陟降庭戺黍稷簠簋則有體亦
有旨酒式燕以喜盛德百世表是南紀匪南紀是表魯邦是旌
惟聖是嗣孫焉及子言念伊始

頌類

漢張超尼父頌巖巖孔聖異世稱傑量合乾坤明參日月德被
八荒名充遐外終於獲麟遺歌魯衛○魏曹植孔子廟頌修
復舊廟豐其甍宇莘莘學徒爰居爰處王教既備群小遄沮魯
道以興永作憲矩洪聲登遐神祇來祜休徵雜沓瑞我邦家內
光區域外被荒遐○晉孫楚尼父頌皇矣尼父聖哲之傑德比

天地明齊日月周室陵遲大道蕪穢禮樂崩阻姦雄罔世乃養
門徒廣延俊乂乖訓列國頌聲魯衛威震夾谷義厭陳蔡德之
休明幽而彌泰超美三代風馳雲邁

贊類

晉陸機孔子贊孔子叡聖配天弘道風扇玄流思禘神寶明發
懷周興言謨老靈魄有行言觀蒼昊清歌先誠冊書有造○湛
方生孔子贊文王既沒微言將墜邈哉孔父龍見九二闡化繫
象素王洙泗發揮中葉道映周季

銘類

唐高表微撰麟臺碑銘夫聖人作然後王道明王道明然後瑞
應至靈既感通理合宜數昔殷道剝喪民罔攸歸於是文王以
有位之聖嗣成湯之德神人咸乂故鳳鳴於岐洎周德凌遲道
靡所屬由是仲尼以無位之聖述文武之法憲章華修故麟見
於魯於時王室無主禮法盡去天子之尊存乎位號魯周公之
所封用四代之禮樂遺風故典鬱而未發仲尼以天縱之德生
乎其中居周公之邦志文武之道觀廢興之運知作者在已位
不得以庇生民權不得以司刑賞是天將喪斯民也而未喪斯
文也乃綴絕緒申舊章纂其禮文配為典憲學五常之龜鏡正
三綱之軌轍帝王之道幽而復明盛德大業於是乎在天錫嘉
瑞光昭厥功故周敬魯哀不得而有也由此觀之蓋春秋為王

法之鼎魯國為王法所寄在其所寄以舉其鼎鼓仁義為舟航
權褒貶為篙檝乘橫流之波濟天下之溺上無列國之輔下無
陪臣之助故道不信於天下而信於智者法不著於當時而著
於後代向使仲尼有滕薛之土得三家之衆興我王澤霈及蒸
民則麟出其郊得其所矣豈復厄於虞人哉故麟不見則孔聖
之道不彰麟不死則周室之亂不極嗚呼聖人之生也得其時
則化行乎江漢不得其時則道屈於季孟靈瑞之出也於其時
則名薦於郊廟不得其時則身罹於殘夭是聖人能順時以濟
人不能反時以自聖靈瑞能因時以應感不能反時以自[illegible]彼
尼於陳蔡獲麟於大野影響之應其有著矣春秋傳曰有以告

者曰有麏而一角者何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夫豈不知
乎蓋殺之而不敢有故示人以疑之故也元和五年冬十一月
表微以滑之從事使乎鄆停騶訪古經獲麟之舊壤且曰後之
人築臺於此以旌厥路感先聖之不遇俾麟出而非時徘徊道
周乃作銘曰二儀既闢三象乃垂聖道堙鬱人心不開上無文
武下有定哀吁嗟麟兮孰為來哉周雖不綱孔實嗣聖詩書載
刪禮樂大定懲惡勸善歸邪反正吁嗟麟兮允昭符命聖與時
合化行位尊苟或乖戾身窮道存於昭豐邑栖遑孔門吁嗟麟
兮孰知其昏運極數沒德至時否殘國浸廣秦封益侈猶仍迫
阨崎嶇闕里吁嗟麟兮雖有攸止世治則麟世亂則麏出非其

時麏鹿同群孔不自聖麟不自神吁嗟麟兮夫復何云

論類

梁沈約辯聖論聖人蓋人中之含明德盡照精粹凝玄者或三
聖並時或千載寂蔑聖人遺情忘己常以兼濟為念若不登九
五之位則其道不行非以黃屋玉璽為尊貴也文王造周而未
集武王集之而未成周公雖無王錄而父兄二聖之烈不可以
終若夫表以聖功制禮作樂則太平之基不著二聖之美不彰
孔子當無錄之運值自晦之時而云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
矣夫欲以聖德示天下垂來世當仲尼在世之時世人不言為
聖人也伐樹削迹於七十君而不一值或以為東家丘或以為
喪家犬若不高數鳳鳥稱夢奠以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嘗世
安知其聖人乎

辯類

元羅泌窮桑辯空桑在陳窮桑在西歸藏啓筮云空桑之蒼蒼
八極之既張乃有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為晦明蓋指嵎夷
之地故記孔子生於空桑春秋演孔圖云徵在游於大冢之陂
夢黑帝謂已汝產必於空桑而於竇所記徵在生子空桑之地
今名孔竇在魯南山之穴孔廟禮器碑云顏育空桑空桑魯北
孔子魯人故說者指云空桑既而言之魯南山穴之說正自戾
矣乃若共工氏之振滔鴻水以薄空桑則為莘陝之閒伊君莘

人故呂春秋古史攷等俱言尹產空桑故城在今陳留空桑固
非魯也故地記言空桑南杞而北陳留各三十里有伊尹村而
所謂窮桑則非是矣拾遺記言窮桑者西海之濱也地有孤桑
千尋蓋在西垂少昊之居梁雖之域故周書嘗麥云帝命蚩尤
宇於小顥而遠游章句西皇所居西海之津西皇者少昊之稱
而小顥者少昊之正字也宜為咸陽故咸陽曰雲陽而少昊[illegible]
曰雲陽氏雲陽縣今隸曜濮甘泉宮即武帝之太時也顓頊繼
少昊者故世紀顓頊亦自窮桑遷商丘事可知矣而杜預遂以
少昊為在魯北至釋例地名乃云地闕故頴達云言魯北者相
傳言爾蓋以定四季傳封伯禽於少昊之墟逆之而樂史之所

記乃在曲阜此又因預而妄之也太昊在東少昊在西予既言
之拾遺遂辨窮桑既在西極則魯曲阜之說得非太昊之虛乎
郡國志云少昊自窮桑登帝位非空桑也

雜著類

唐孔温裕請修孔廟狀右鄆曹濮等州觀察使孔温裕奏伏以
禮樂儒學教化根本百王取則千古傳風國朝弘闡文明尊尚
祀典不違古制大振皇猷今曲阜縣乃魯國故都文宣廟即素
王舊宅興儒之地孕聖之邦所宜廟宇精嚴禮物俱舉近者以
兗州頻年災歉都廢修營徒瞻數仞之墻纔識兩楹之位雖春
秋無缺於釋奠而揖讓頗紊於彝章遂使金石之音靡聞於聆

鑾俎豆之設常列於荒蕪聖域儒門豈宜堙墜臣忝爲遠裔叨
領重藩思尺家鄉拘限戎鎮望闕里而無由展敬瞻廟貌而有
頽興功臣今差人齎持料錢就兗州據廟宇傾毀處悉令修葺
皆自支費不擾州縣所需獲遂幽懇克申私誠伏緣兗州非臣
本界須有申奏伏乞天恩允臣所請無任惆迫屏營之至謹具
如前中書門下牒鄆曹濮觀察使牒奉勅鄒魯故鄉俎豆遺教
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温裕雖持戎律宛有家風屬兵車之方殷
飭聖門以弘教牆新數仞廟設兩楹盡出私財不煩公用綽有
餘裕益見器能已賜詔嘉獎餘宜依仍付所司牒至准勅故牒
○李坑生徒擢壓判曲阜縣申孔禮教授生徒仲春欲祭遺門

令生徒顏恭炊飯及有塵墜落甑中官名先食有塵之飯恭友仲
容偕恭於失禮公云不知將祭州科罪省斷雪對曲阜境帶龜
蒙地鄰鳧繹奄中禮樂仲尼之盛德不渝闕里詩書洙泗之英
規尚在孔禮家承道學業宗詞林黃金滿籝白玷無瑕泮宮刷
羽方宣鳳德之儀沂水騰鱗再起龍蹲之敎壇花落杏設絳帳
而橫經市葉抽槐擁緇帷而闡教經來斯講式崇函丈之規龍
見而雩大備嚴禋之禮顏恭躬豢胄子跡廁顯門叨承俎豆之
間竊聽絃歌之末受崇尊祭乃肅粢盛方執爨於兵機忽飛塵
於苑甑師仍未飯豈可先嘗神且將歆寧宜預食不恭之罰罪
合寘於嚴科無禮之刑理或存於宥過州司忽罰頗涉深文臺

司覓刑寔尊平曲○孔宗翰請增林戶狀夫子墳林今一千六
百餘年子孫皆葬其間周圍十餘里喬木參天近年以來多爲
盜賊斫伐州縣既不留意看林戶又以減省洙泗之上識者傷
嗟方當朝廷全盛之時天下被其恩澤鄒魯聖師之地衰歇如
此臣昔在慶曆中曾記一事梁適知兗州日乞以廂兵代廟戶
又裁減人數方是時宰相章得象欲如其請參知政事范仲淹
獨曰此事與尋常利害不同自是朝廷崇奉聖師美事仁義可
息則此人數可減吾輩雖行他人必復之朝論遂已當時天下
以此賢仲淹而鄙得象疏入哲宗遂詔如舊○國朝李傑弔手
植檜辭弘治己未歲六月十六日闕里孔子廟災先聖手植檜

燬焉京師士大夫聞之罔不驚惋且曰廟貌修復我 皇上崇儒右文詎不容緩但茲檜不可復得惜哉予考之誌書手植檜枯於晉復榮於隋又枯於唐復榮於宋元初紫陽楊奐東遊記中云金貞祐兵火焚燬無復孑遺好事者或為聖像或為簪笏而香氣特異是則宋時復榮之檜至是不復存矣後八十一歲為至元三十一年復生於故處教授張頊為銘以識之兮所燬者即此是也然則他日之復生其可必也夫為辭以弔之曰維茲之檜兮欝乎參天蒼色屹立兮廟門之前右枝紆坤兮左幹象乾虯文隱起兮一如糾纏迴柯偃蹇兮蛟龍屈蟠蔽虧日月兮凌厲風煙嘉種特異兮材良孔堅根蟠厚土兮下入九泉厄

山培腞兮泗水滋源鍾靈孕秀兮餘二千年是惟先聖之所手植兮夫豈常木之可比肩謝枯載榮兮凡幾生意常存兮不死日月光食兮重明甲子數窮兮復起嗟茲檜之被燬兮元氣欝而縕精追靈雨之既寒兮萌蘖勃乎其含興惟聖道之光大兮與天地而同久冀茲檜之復生兮歷萬年而弗拔○王鏊獲麟說春秋何以終於獲麟杜預之言曰感麟而作因以為終也予以為不然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世衰道微孔子懼作春秋孔子傷當世之亂將萬世法戒而作春秋也豈獨為一麟哉假而麟不至春秋將不作邪鄭衆賈逵服虔謂孔子自衛反魯修經已成麟感而至胡安國亦曰作而鳳凰儀春秋成而麒麟至矣余又以為不然孔子嘗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傷不得致此瑞也孔子刪詩定書繫易正禮樂功亦至矣不聞有所謂瑞獨春秋成而麟至乎假而麟不至春秋將何所終邪且既為瑞矣又見獲於鉏商何哉然則春秋曷為以是終吾以為紀異也春秋書災不書瑞麟者聖王之瑞也時至春秋亂臣賊子接跡於天下日食星隕地震山崩水旱霜雹六鷁退飛鴝鵒來巢多麋有蜮史不絕書斯時也麟曷為至哉不當至而至焉茲瑞也所以為異也有年大有年祥也非所有而有焉則為異麟祥也非所至而至焉則為異楚狂之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茲其麟之衰乎雖然麟為聖人

出也為己出而傷焉孔子其有感乎吾道其終不行乎所謂吾已矣夫者故以是終焉

災祥

春秋書災異不書祥瑞志兼之何也蓋春秋示戒也志者紀事也

定公元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定公即位不能誅季氏又用其邪說溺於女樂而退孔子天戒若曰去高顯而奢僭一日門闕號令所由出也今舍大聖而縱有罪亡以出號令矣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五年夏季桓子穿井土缶中得羵若羊

哀公三年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火按左傳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杜征南注以為桓僖親盡而廟不毀故天示以災公羊傳之說亦然蓋踰禮制而以謟瀆事則神亦不享其祭故天降之災非曰桓僖有以獲罪於天而火焚其廟也

漢宣帝地節二年夏四月鳳凰集魯大赦

晉武帝太康九年冬十有二月戊申青龍黃龍各一見於魯國

南北朝宣武帝正始四年夏四月兗州獻白狐

宋太祖乾德五年春三月五星聚奎宋史韓熙載傳奎主文章在魯分時太宗鎮兗海中國太平之符也○真宗大中祥符元

年夏五月經度制置使王欽若獲芝於孔林欽若上言得芝五株黃紫如雲氣及人戴冠冕之狀是後祭謝復得芝四本六月瑕丘縣民宋固於堯祠前得芝九本連理者四是後甘露醴泉之降不勝其書矣○徽宗大觀二年十月乙巳兗州龔丘縣檜生花如蓮實

國朝永樂十一年五月騶虞見曹縣安陵都主簿應汝濟獲以獻○景泰元年春二月金鄉縣產芝一莖於文昌祠之東○弘治十有二年夏六月夜曲阜縣大雨雷電有火自宣聖廟東北起被毀廡一百二十三間 以上皆出兗州府

國朝初吳元年冬十月火逐金過齊[illegible]文聖政記命徐後火逐金過齊之分謂宜大展兵威復命徐達進兵益都 此係青州府

雜志

夫孔不語怪而述商羊萍實之謠孟放淫詞而載齊東野人之語故說有荒唐而存之足以藏往事有詭常而考之足以資博君子弗兼焉矧夫志方輿而辨土俗又何嫌於稗官埤雅之[illegible]經齊諧誌語之竝錄邪

尼山毓聖○顏氏婚配 以上見祖庭廣記 ○闕里玉書孔子未生時有麒麟吐玉書於闕里懷妊十一月生 見本傳 ○群鵲培城昔魯人泛海漂泊而失津至澶州遇先聖七十子遊於海上指以歸途使告魯公築城以備寇魯人歸以告魯侯侯以為誕俄有群鵲

數萬啣土培城侯始信乃城曲阜訖而齊寇果至 見十六國春秋 ○鯢魚為異 見搜神記 ○異人石跡金明昌元年有異人履玄白舄瞻拜先聖於廟門外竚立石上甚有異色既去其石跡存焉有文曰仙人脚次年有旨修廟○雲鶴翔鳴金貞祐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北虜犯孔廟殿堂廡廊灰燼什伍植檜三株亦遭厄數適有四十九世孫廟學正塘洎族人避於其間俄有五色雲覆其上雲中群鶴翔鳴良久而去由夫野老無不見之○懸甕素書漢鍾離意為魯相出私錢萬三千付戶曹孔訢修夫子車入廟拭九席劒履有男子張伯除堂下草上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於前其堂下床首有懸甕意召訢

問答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意曰夫子所以遺甕欲
以垂示後人因發之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
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懷其一意耶召問伯
求服焉以上見孔庭纂要 ○魯城朽門魯城門朽頓欲頹孔子疾行而
過之左右曰如此久矣孔子曰吾惡其久也朧遇壞則不葬見論衡
○魯井玉羊魯哀公使人穿井三月不得泉得一玉羊哀公
甚懼孔子曰聞水之精為玉土之精為羊此羊肝乃土耳哀公
使人殺羊其肝即土也見韓詩外傳

孔聖全書卷之二十九終

孔聖全書闕里誌三十卷之

闕里誌序

闕里誌誌闕里也闕里者吾　孔子所居之地道德政教之所從出文獻之所在其誌之也固宜古者有列國之史而又有四方之志九丘之籍至周猶存為外史職掌孔子述職方除之者大抵皆是物也封建既廢史惟朝廷有之至漢而備其法有帝紀有世家年表有傳有志事分而代輯及東漢南陽撰作風俗之後郡縣始各自為誌則兼地里人物文章制度而有之而史法畧具蓋雖窮陬僻壤或不能無况吾孔子以教為政司馬遷之史特著世家齒于有國歷代帝王褒崇封謚愈久益隆其

鍾靈毓聖之地非一郡一縣比也宋元間族人宗翰輩間有紀述久而弗傳

國朝成化末山東布政使張君泰知鄒縣曾輯孔顏孟三氏志其傳未廣也弘治甲子重建闕里孔廟成東陽奉

勑代告周覽遐纂欲為一書巡撫都御史徐公源及衍聖公聞韶力贊其議比歸至德州巡按御史陸君偁盧君坰及布政使曹君元等合書以請適閩提學副使陳君鎬有事於此因舉以爲之取所定凡例稍加潤飾且以孔氏實錄孔庭纂要素王事紀世家補欽本致之以備采擇陳君乃參閱孔氏所藏祖庭廣記與凡遺碑斷刻諸書所載踰年而後成其法以闕里為主附

顔孟諸弟子之名氏行事而體統尊基先聖肖貌及地形廟制而圖像著述世家宗派特爲世表而譜系明敘禮樂制度之沿革損益而典式具君詔誥勑祝之頒布章牘箋表文移之出納往復罔不備載而闕疑訂舛芟煩剔偽惟其所當凡爲卷者十爲目者十有四爲文累若干萬言於是我
國朝之尊師重道度越前古者粲然大明於世亦孔氏之家史也蓋有此地必有此書闕於千年而成於一旦不可謂不難矣天下之學聖人者讀其書法其道想像其儀容而不可得見至其宅里林廟必惕然感之於心然殊方而產限地以遊固有終老而莫自遂者爽墳見尭河洛思禹得是書而觀之景行希聖

之念不油然而興乎嗟夫金石雖堅不免磨滅斷裂之患板鏤楮印遞相禪續則可以至於無窮由今日以至於無窮者必自是書始故以徐公之意爲序適僉事黃君繡歸自京師因畀之俾刻于闕里置于所謂奎文閣者御史金君洪繼按其地於是書有力焉故并書之而徐黃脩建之績具在誌中茲不復列云
弘治乙丑九月朔日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
太子太傅戶部尚書　謹身殿大學士知
制誥長沙李東陽序

姓氏源流

孔子之先黃帝之後也黃帝姓公孫諱軒轅有熊國君之子也故曰黃帝有熊氏帝生子名玄囂姓巳以金德王天下故號少昊金天氏玄囂生蟜極蟜極生子名髮姓姬代顓頊高陽氏爲天子是爲帝嚳（音谷）以其肇基於辛故號帝嚳高辛氏帝嚳生契爲唐時帝堯臣始封于商賜姓子氏是爲子姓之祖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又長王官出伯諸侯詩所謂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是也生子名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冥冥生振振生微微生報丁報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報丙生主壬主壬生主癸主癸生天乙是爲成湯革夏而有天下天乙生太丁太丁生太甲太甲生沃丁沃丁生太庚太庚生太戊太戊生河亶甲河亶甲生祖乙祖乙生祖辛祖辛生祖丁祖丁生小乙（小乙與陽甲盤庚小辛皆兄弟）小乙生武丁武丁生祖甲祖甲生庚丁（祖甲次丁）庚丁生武乙武乙生太丁太丁生帝乙自成湯至此世爲天子及周武王克商封帝乙長子微子啟于宋以奉湯祀啟卒立其弟微仲衍衍生宋公稽稽生丁公申申生湣公共（或作閔公恭）及煬公熙自啟至此世爲宋國公湣公共生弗父何遂讓國於其弟而世爲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別爲公族其子孫遂以孔爲氏（自契至湯自湯至正考父凡三十八代皆從子姓）嘉生木金父金父避宋華督弒父之難奔於魯國而因家焉金父生祁父（或曰睪夷）

祈父生孔防叔爲魯防邑大夫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爲鄹大夫紇九女而無子其妾生長子曰孟皮有足疾不任繼嗣乃求婚於顏氏生孔子（鄹邑在魯縣東南莝城是也莝千卧切）

舊說防叔避華督之難始遷於魯愚謂金父至防叔世更三代華督已死無至此始避之理故作孔父嘉之子木金父避難者爲是

愚謂自孔子而上遡世系則孔子爲黃帝四十九代之孫（微子啓微仲衍是兄弟湣公共煬公熙亦是兄弟故止作二代）自孔子而下衍世系則孔子爲孔氏子孫一代之祖謹序列于左

一代至聖先師孔子生子孔鯉

二代鯉生於周景王十二年即魯昭公之九年也是時孔子年十九娶亓官氏明年生子鯉既長魯哀公以幣召稱疾不行年五十卒於魯哀公十二年時孔子年已七十矣宋咸淳三年從祀孔子廟庭生子伋

三代伋逮事聖祖仲尼而受業於曾子子思於聖道獨得其宗著書四十九篇今存者唯中庸魯穆公欲以爲國相府臣皆世襲淫寵相傾不以德訓乃嘆曰若爲相而不得行吾道相之恥也遂不受且告穆公曰吾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矣乃適衛值縣子問禮焉曾伸仲問曰何以不仕子思曰道伸吾願也今天下諸侯其孰能哉與其屈已以富貴不如抗志而貧賤於是在衛縕袍無裏二旬九食田子方遺以狐白裘不受衛君自若曾言苟變可將衛君曰變爲吏賦於民食人鷄子故弗用子思曰聖人用人猶匠之用木取其長而棄其短今君處斯世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後反於魯教授其徒數百人而道卒傳於孟軻年及百餘歲卒（史記作六十二）葬先聖墓南生子白

四代白請所習於子思子思曰先人（孔子也）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才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子思在魯以書如魏問白白北面再拜受書伏讀遂爲復書又北面再拜以受使者其恭如此齊威王兩召白爲相國不受年四十九卒（史記作四十七）生子

求

五代求楚召不仕年四十五卒葬祖墓東北生子箕

六代箕爲魏相年四十六卒葬祖墓東南生子穿

七代穿楚魏趙三國交聘不就著儒家之語十二篇名曰讕言年五十一卒葬祖墓南生子謙

八代謙史記世家作愼字子順又名斌爲魏安釐王相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不悅相魏九月以病致仕遂寢於家喟然嘆曰死病無良醫今秦有吞天下之心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爲秦乎秦莊襄王乃之

不行後魏景王以斌爲孔子後嗣封魯文信君年五十七卒
生子三鮒騰樹
按孔叢子云家之族僃一子相承以至九世始有三子曰
孔鮒孔騰孔樹今此書惟載襲封者餘不盡録
九代鮒一字子甲該通六藝秦始皇并天下召爲魯國文通君
拜少傅三十四年丞相李斯始議焚書魏人陳餘謂孔鮒曰
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爲書籍之主其危哉子魚曰吾爲無
用之學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君何危哉吾將藏之以待其
求求至無患矣鮒與弟騰藏其孔子家語論語尚書孝經等
於祖堂舊壁中自隱於嵩山教弟子百餘人後陳涉爲楚王

聘鮒爲太傅凡仕六月託疾而退卒於陳下年五十七著書
二十餘篇記先聖及子思子上子高子順與已行事名曰孔
叢子生子隨字元路四傳至孔吉吉生孔何齊何齊生孔安
皆紹殷湯之後封爲宋公而嗣絶○弟騰字子襄長九尺六
寸漢高帝十二年十一月如魯親祀孔廟封騰爲奉祀君至
孔子祀後漢惠帝以爲博士遷長沙太傅遂襲封馬年五十
七卒生子忠
十代忠有高尚之志漢文帝徵爲博士封褒成侯年五十七卒
生子二孔武孔安國綱目所實以安國爲貞之子或云忠即
貞也

十一代武爲漢文帝博士卒臨淮太守早卒生子延年
十二代延年博覽群書漢武帝時爲博士轉少傅遷大將軍
七十一卒葬祖墓北生子霸○武帝元朔二年以孔子十二
代孫孔臧（乃孔聚子孔樹孫）爲太常先是上欲以臧爲御史大夫辭
曰臣聞以經學爲業乞爲太常典臣家業與從弟侍中孔安
國綱紀孔訓使永垂來嗣乃命爲太常其禮賜如三公
十三代霸幼有奇才漢昭帝時爲博士宣帝時爲太中大夫授
皇太子經遷詹事爲高密相元帝即位拜太師賜爵關内侯
食邑八百戸號褒成君給事中賜黄金二百斤宅一區徙居
于長安爲人謙退嘗稱位禄太過何德以堪之上欲致之相

讓至三四上知其誠乃止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下詔令以
所食邑祀孔子遣子福居於魯年七十二卒於第上素服臨
弔者再賜東園錢帛并策贈列侯謚曰列君生子四福捷喜
光
十四代福漢成帝朝襲封關内侯年六十三卒葬祖墓北生子
房
十五代房哀帝朝襲封關内侯生子均
十六代均初名莽避王莽改今名舉馬好學有文才襲爵邑爲
尚書郎言詞清辯奏對[illegible]平帝元始元年更封魯國褒成
侯食邑二千戸五年王莽篡位拜太尉不就三辭疾乃從遂

年八十一卒生子志
十七代志後東漢光武朝拜大司馬建武十四年襲封褒成侯
食邑二千户卒謚元成生子損
十八代損字君益漢明帝永平十四年（一云十五年）襲封褒成侯章
帝元和二年二月東巡狩損助祭焉和帝永元四年徙封褒
亭侯食邑一千户生子曜
十九代曜字君曜襲封褒亭侯生子完
二十代完襲封褒亭侯早亡無子以同母弟讚子羨襲封母弟
爲同母所生之弟也
二十一代羨魏文帝黃初元年拜議郎襲封崇聖侯以魯縣百

户奉祀後卒葬祖墓南生子震
二十二代震晉武帝泰始元年拜大常卿黃門侍郎三年改封
奉聖亭侯食邑二千户年七十五生子嶷
二十三代嶷晉時襲封奉聖亭侯食邑一千户年五十七生子
撫
二十四代撫舉孝廉辟太尉掾襲封奉聖亭侯爲豫章太守寔
食封一千户生子懿
二十五代懿東晉時襲封崇聖亭侯從侍中郎食邑一千户年
六十一卒葬祖墓西生子鮮
二十六代鮮字鮮之恢廓大度好學喜誨後人宋文帝元嘉十
九年襲封奉聖亭侯改封崇聖侯生子乘（按史元嘉十九年奪爵乃以爵位授孔隱之隱之兄子熙先謀逆隱之又失爵二十八年更以孔惠雲爲奉聖侯孝武帝大明二年以惠雲有重疾又以孔邁爲奉聖侯邁卒其子孔莽嗣與此所載不同）○愚謂孔氏子孫屢以罪過
失爵而復封其嗣當時人君亦可謂能優禮先聖之裔矣雖
然優禮聖裔者人君之道也無作不典者臣子之道也君臣
上下各盡其道庶幾無愧於聖人矣乎
二十七代乘傳學有才後魏孝文延興三年（一云四年）封崇聖大夫
食邑五百户生子靈珍
二十八代靈珍（一云孔珍）後魏時授秘書郎孝文帝泰和十九年仍
奉崇聖侯食邑一千户生子文泰

二十九代文泰襲封崇聖侯食邑一千户年五十八葬祖墓南
生子渠
三十代渠北齊顯祖文宣帝高洋代東魏即位天保元年詔改
崇聖侯爲恭聖侯後周靜帝大象二年改封鄒國公食邑一
千户生子長孫
三十一代長孫周武帝宣政元年襲封鄒國公食邑一千户年
六十四葬祖墓西北生子英悊嗣悊
三十二代英悊陳光大元年十二月庚寅封爲奉聖侯無子其
弟嗣悊繼之嗣悊在隋文帝時應制登科授泾州司户參軍
遷太子通事舍人至是仍舊襲封鄒國公隋煬帝大業四年

詔改封爲紹聖侯食邑一千户年七十葬祖墓西生子德倫

三十三代德倫唐高祖武德九年十二月改封褒聖侯太宗貞觀十一年詔朝會位同三品食邑一千户武氏天授二年十月初二日賜勑書及賜時服年七十一生子崇基

三十四代崇基唐中宗嗣聖十二年（實周武氏則天延載二年也）襲封褒聖侯神龍元年五月制授朝散大夫陪祭朝會年五十六生子璲之

三十五代璲之玄宗開元五年襲封褒聖侯特授四門博士郡王府文學蔡州長史二十七年改封文宣公兼除兖州長史遷都水使者食邑一千户生子萱

三十六代萱襲封文宣公兼兖州泗水縣令生子齊卿

三十七代齊卿（齊一云貿）唐德宗建中三年閏正月襲封文宣公兼除兖州工曹參軍轉青州司兵參軍天子蒙塵時遭叛亂陷於東平生子惟晊

三十八代惟晊唐憲宗元和四年爲兖州參軍十三年東平兵解歸魯授兖州參軍十五年襲封文宣公年六十五葬祖墓東生子策

三十九代策明經及第歷歩府監王府國子監丞唐武宗會昌五年襲封文宣公遷國子尚書博士時兵戈後禮事用虧宣宗大中元年宰相白敏中奏復白縑充享祀事年五十七卒

葬祖墓西南生子二振拯

四十代振唐懿宗咸通四年狀元及第除秘書省校書郎歷運判監察御史左補闕水部員外郎襲封文宣公賜白縑年七十四葬祖墓北生子昭儉

四十一代昭儉任南陵尉授廣文館博士兖州司馬賜緋除秘書郎襲封文宣公累宰曲阜年六十葬祖墓西生子光嗣

四十二代光嗣齋郎出身唐昭宗天祐二年授泗水令陵廟主年四十二葬祖墓西北生子仁玉

四十三代仁玉身長七尺姿貌異常善六藝爲人嚴整臨事有斷九歲通春秋任曲阜主簿兩考滿陞縣尹唐昭宣帝時襲

封文宣公後周太祖廣順二年幸謁祖廟及孔林召對數刻賜五品服銀器雜綵等復授曲阜縣令兼監察御史卒贈兵部尚書年四十五葬祖墓東北生四子宜憲冕勗

四十四代宜自幼聰悟十歲能屬文弱冠鍾家禍哀毀聞於鄉曲宋太祖乾德四年詣闕上書述其家世詔爲曲阜主簿調黃州軍事推官時方平吳越地扼咽喉贊成時務宣力寔多追歸太宗召見遷司農寺丞鎮閘市於星子鎮星子實江湖之會要貨殖之都聚宜度其利害請營之爲軍朝議以户口少且陞爲縣命宜宰之政成考績轉運使王明奏宜言忠行篤不踰聖祖之規守法奉公可稱明王之用乞擢居朝列委

以事權尋入覲因獻所著文賦上覽嘉焉顧問孔氏歷世之
敷具以實對上謂左右曰家世之遠有如此者乎詔特進太
子右賛善大夫襲封文宣公太平興国三年通判高密時帝
命大將增脩祖廟工役告成宜上表進方物稱謝太宗荅曰
素王之教歷代所宗當予治定之初特展脩崇之典汝襲封
闕里就列載行虔備貢輸慶慈輪奐省閱嘉奬不忘于懷時
太平興国八年也自高密[illegible]殿中丞雍熈二年太宗北
征而授詔督軍餉卒於[illegible]十六生子三延世延澤延
渥

四十五代延世先以父沒賜同學究出身授曲阜主簿秩滿授

福州閩縣令許州長葛令太宗至道三年真宗初即位閏七
月五日宣諭侍臣令皆訪宣聖有何子孫呂端奏有嫡孫孔
延世見任許州長葛令召見詢以家門故事授曲阜令襲封
文宣公上勉之曰汝宜精心典其祖廟祀無少惰也面賜束
帛銀器及太宗御書并九經等書咸平三年九月奉勅許於
廳上見知通州轉運使特削趨庭禮貴公爵也年三十八塟
祖墓西生子聖佑

四十六代聖佑年九歲授同學究出身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東
封駕幸儒廟詔賜衣緑攺京官陪位時方十歲也授太常寺
奉禮郎尋授曲阜縣令四年[illegible]大理評事天禧元年以光祿
寺丞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即曲阜縣也）遷賛善大夫終於太
子中舍卒年三十五無嗣以親堂弟宗愿承襲○宗愿字子
莊延澤子也宋仁宗天聖中以叔父孔道輔廕補太廟齋郎
寶元二年授國子監主簿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至和二
年改封衍聖公累遷尚書比部員外郎通判濰州卒於官歸
塟祖塋西南生子四若蒙若虛若愚若拙

按至和二年春三月詔改封孔子後爲衍聖公用祖無擇
言祖謚不可加後世之奏也先是集賢殿學士劉敞言據
祠部員外郎祖無擇奏伏見至聖文宣王之後襲封文宣
公乃是其人未死已賜謚矣臣切觀前史孔子之後襲封

者衆在漢魏則曰褒成褒聖宗聖在晋宋亦曰奉聖後魏
曰崇聖北齊曰恭聖後周及隋封以鄒國唐初曰褒聖或
爲君或爲侯爲公爲大夫使奉祭祀唯漢平帝追謚孔子
爲褒成宣尼公遂以孔均爲褒成君至唐開元二十七年
追謚爲文宣王又以其後爲文宣公是皆以祖之美謚而
加後嗣生而謚之不經甚矣乞明詔有司詳求古訓或封
以小國或取尊儒褒聖之義別定美號加于封爵著于令
式使千古之下無以加於我朝之盛典也奉聖旨送兩制
詳議臣等謹按漢元帝初元元年以師孔霸爲関内侯以
所食八百戶祀孔子及霸卒子福嗣福卒子房嗣房卒子

奉嗣皆稱褒成君至平帝元始元年始更以二千户封奉爲褒成侯而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以此觀之則褒成者國也宣尼者謚也公者爵也褒成宣公猶曰河間獻王云耳蓋推宣尼以爲褒成祖非用褒成以爲宣尼謚也唐世不深察此義而以褒成爲夫子之謚因疑蜀等號封褒皆襲其祖之舊耳故遂封夫子文宣王而爵其後文宣公考校本末甚失事理先帝既封泰山親祀闕里又加文宣以至聖之號則人倫之極致盛德之顯名盡在此矣尤非其子孫臣庶所宜襲處而稱之者也臣等以爲無擇議是可用於是下詔改封衍聖公仍令世襲○周禮曰無擇所

言不惟不敢黷先聖而且爲先聖衍慶澤矣美號一加而至今作式無擇其有功於聖門多矣

四十七代若蒙熙寧元年襲封衍聖公哲宗天祐元年改封奉聖公坐事廢元符元年奉旨下本家衆議選擇近理守分之人承襲據四十六代孫孔宗壽等保稱四十七代孫歸安縣主簿孔若虛堪充封襲於是以弟若虛承襲爵位○若虛宋哲宗元符元年襲封奉聖公卒朝廷復以若蒙子端友繼之熙豐間專主祀事不任他職大觀間復以奉聖公爲衍聖公

按此選擇保舉襲封者之始

四十八代端友宋徽宗崇寧三年襲封衍聖公建炎初偕叔父孔傳[illegible]散大夫[illegible]中扈從高宗南渡僑寓三衢當時以孔氏渡江避兵偏絕林廟詔以衢州學權爲孔氏家廟端友終知郴州[illegible]子玠或云玠乃端操第四子端友之姪

四十八代端操金主因端友隨宋南渡乃令操權襲封衍聖公於曾生子瑄璠璵或云生子四瑄璠璵玠

愚按通鑑續編當高宗南渡之後宋金分爲南北孔子之裔兩地分封故是書自四十八代以後彼此並書

四十九代璠廢齊阜昌二年襲封衍聖公管勾祀事金天眷二年金主因立孔子廟于上京求孔子後得承奉郎孔璠遂令襲封衍聖公子曾贈崇祿大夫年三十八葬祖墓西南子二

拯　摠

四十九代玠宋高宗時襲封衍聖公于衢[illegible]

五十代拯金熙宗皇統二年三月行省咨文宣四十九代孫孔璠已襲封未施行間身故令男拯次當襲封自古襲封不限年齒時年七歲襲封衍聖公子曾管勾祀事卒年二十六葬祖墓西南無嗣以弟摠繼世○摠金世宗大定三年襲封衍聖公二十一年十一月世宗召赴闕下欲留任用力辭請專祀事特授曲阜縣令摠少穎悟通左氏春秋嘗言曰生爲聖人子孫而繆當嗣職坐觀隘陋寧不愧於心乎乃親率佃戶之東蒙山採伐材木增廣林廟及尼山防山殿堂廊廡五十

餘楹終奉直大夫卒年五十三贈光祿大夫塋祖墓西南初
抵四十得子多不育夜夢異人衣冠偉然告曰今此非爾子
後五年庚月丁日所生則真爾子矣當名元措後果如其言
生子元措
五十代措襲封衍聖公於衢見纂要
五十一代元措金章宗明昌二年襲封衍聖公於魯管勾祀事
令視四品三年特旨超授中議大夫仍賜四品勳封元太宗
五年因土冦未寧恐絕了聖人之後取還東平府依舊襲封
無子以姪孫湞嗣爵湞亦無子以從兄元孝之弟元用權襲
封焉○元用字俊卿拂子琥孫元孝弟也從元朝太師國王

木華里於乙酉年征益都丁亥年破城下生子之全
五十一代文遠宋孝宗時襲封衍聖公于衢
五十二代之全元時壬子年權襲封衍聖公于魯降到印信無
曲阜令主奉祀事生子治
五十二代萬春宋令襲封于衢
五十三代治替父之全闕充曲阜管民長官元世祖中統元年
改爲曲阜令權主祀事至元二十三年授奉訓大夫單州防
禦使二十九年遷奉直大夫密州知州元貞元年赴闕朝見
特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生子思誠乃罷封
按元措無子即宜從祝元孝孔拂長子愚曾孫襲封元孝卒宜其
子之厚襲封之厚卒宜其子孔浣襲封浣卒宜其子思晦
襲封蓋元孝一派乃嫡長而元用一派則庶子也今自元
孝至浣凡三世而終不取爵位焉亦可謂有讓德矣自孔洙以
後因寓衢者能封故不並書
五十三代洙宋時襲封衍聖公于衢自端友至洙凡六世至是
正嗣絕乃罷在衢者之封焉初元世祖旣平宋於孔子之後
疑所立或言孔氏寓衢者乃其宗子召孔洙赴闕洙遜於居
曲阜者帝曰寧違榮而不違親真聖人後也於至元十九年
遂以宋衍聖公孔洙爲國子祭酒兼提舉浙東學校至我
明朝弘治六年衢州府知府議得衢州家廟缺官奉祭奏奉

欽依添設五經博士一員以孔彥繩任前職繩係五十九代正德年間
孔承美傳襲不替
五十四代思晦按宗譜孔宗愿生若愚若愚生端立端立生琥
琥生拂拂生元孝元孝生之厚之厚生浣浣生思晦思晦天
資穎秀讀書即識大義受業於導江張頚元大中年間舉孝
廉授范陽寧陽兩縣教諭諸生不忍舍去元仁宗即位訪問
孔子之後儒臣元明善曰思晦嫡長應嗣延祐三年遂授中
議大夫襲封衍聖公於魯給月俸白百緡加至五百緡鑄四
品印至順三年改鑄爲三品印初廟無垣墻角樓而金絲堂
又毀於兵及聖考加封啓聖王皆思晦言於濟寧總管張伯

仁請於朝而脩建加封也先是元季孔姓之徒以偽亂真至
是復欲冒聖後思晦合宗族稽故典斥之重刻宗支於石族
系益明辛丑年六十有七其日群鶴翔鳴舍上神光自東南降
於舍北贈通議大夫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謚文肅生
子克堅
五十五代克堅性聰學博善詩詞尤精樂府明習禮學元順帝
至元元年（一云六年）授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至正八年朝廷謂
公爵與階不稱制授中奉大夫易以銀印秩從二品十五年
用達世帖木兒薦徵爲同知太常禮儀院事十九年遷禮部
尚書召拜國子祭酒因世亂謝病歸祖庭復起爲集賢學士

又起爲山東廉使皆不起元末至元二十六年我
大明天兵取中原手詔趣入覲待以賓禮而不名賜廩祿不煩
以政郊社必致膰肉慰勞甚至洪武二年以疾告遣中使存
問日再至詔驛傳還家錫白金百兩雜綵十端餞物稱是卒
於邳之舟中歸葬祖墓西北年五十五生九子長希學
五十六代希學元順帝至正五年已襲封衍聖公洪武元年戊
申我
太祖高皇帝初革元命希學首朝京師　上清問下民即以歷
代所以致治理對
上嘉之賜以雜綵六端即命回守祖庭是年十一月十四日早
朝希學父孔克堅於謹身殿內奉
聖旨老秀才近前來恁多少年紀也對曰臣五十三歲
上曰爾有福快和人也政不煩爾我看爾的孩兒資質溫厚是
成家之人爾祖宗留下三綱五常垂憲萬世之好法度爾家
若不讀書是不守爾祖宗之法爾老也當常常寫書教訓爾
子休怠惰了使爾家再出一箇好人與我
朝相爲表裏邳不好二十日奏曲阜進表者回去臣將
上十四日戒諭聖旨備寫去了　上喜曰道與他少飲酒多
讀書十二月授希學資善大夫仍襲封衍聖公歲旦萬國來
朝特命班亞上相又闕里廟與禮器樂器樂舞無式雅然一

新皆希學所請也又詔孔氏子孫襲封衍聖公之外并世襲
曲阜知縣並如前代舊制洪武二年賜衍聖公屬官三員管
勾典籍司樂掌書一名書寫一名知印一名奏差一名尼山
洙泗二處書院山長各一員（今山長改爲學錄）又設孔顏孟三氏教
授一員學錄一員學司一名
洪武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上御端門早朝召希學問曰爾年幾何對曰臣三十有九曰今
去孔子歷年幾何對曰近二千年矣曰年代雖遠而人尊敬
如一日者何也爲爾祖明綱常興禮樂正彝倫所以爲帝者
師爲常人教傳至萬世其道不可廢也且爾祖無所不學無

所不通故得爲聖人如問禮於老聃學樂於師襄之類此謂
學無常師非特如此楚昭王渡江得一物衆皆不知遣使問
於爾祖爾祖曰此萍實也問何以知之荅曰昔聞諸童謠云
童子之言爾祖尚記之不忘况道德之與者乎今爾爲襲封
爵至上公不爲不榮矣此非爾祖之遺蔭乎然以爾孔子之
裔不欲於流俗內銓注以政事須爾正爲保全爾也爾若不
讀書孤朕意矣且人年八歲至弱冠多昏蒙未開　不肯向
學至壯年有室血氣正盛百爲營營亦無暇好學爾年近四
十志慮漸凝定見識漸老成正好讀聖人之書親近明師良
友夙夜講明道義必期有成學成之後四方之人知爾之能

俱來執經問難且曰此無愧孔氏子孫者豈不美歟然四體
之勤乃德之符步履進退亦必用安詳不可歘斜飛揚久久
習熟遂爲端詳正士朕今婉由教爾爾其自擇還家亦以此
教子孫可也勉之哉勉之哉卒年四十七　朝廷遣使致祭
生子訥
謹按自昔人君撫諭孔氏子孫者多矣未聞諭以讀書也
讀書之命始見於此因是可以見
太祖雖以聰明睿知之聖而猶勤於博文好古之學矣
五十七代訥天性仁孝能詩書工篆法洪武癸亥以國喪赴
京祭
孝陵既竣事入覲　天眷甚隆顧謂廷臣曰孔訥眞聖人子孫
也遂賜膳光祿館於太學遣尚書劉仲質勞問日給廩洪
武十七年拜襲封之命明日入謝復賜襲衣初付誥詞吏部
奏用資善階
聖上諭之曰旣爵公勿事散官但誥以織文玉軸爲異耳遂爲
故事每歲入覲得給符乘傳班序列文臣之首厚其廩餼下
及僕從皆古未有者也卒年四十三葬祖陵西北祔考墓也
生子公鑑
五十八代公鑑生而岐嶷長益端謹建文二年（後入於洪武三十三年內）襲
封衍聖公之後嗜學尤篤又明年壬午以疾卒

太宗文皇帝（嘉靖特尊爲成祖）臨御初遣使諭祭年二十二生子彥縉
五十九代彥縉字朝紳其名與字皆
仁宗皇帝所命也蚤孤賴母胡氏教育之永樂八年襲封衍聖
公　上觀其言動進退從容喜謂侍臣曰眞聖人之裔也館
之太學既歸日讀祖書不懈永樂二十二年冬十月賜衍聖
公孔彥縉宅於京師彥縉數來朝皆館於民
上聞之顧近臣曰四夷朝貢之使至京師皆有公館先聖子孫
乃寓宿於民家何以稱崇儒之意遂命工部賜宅永樂二十
二年禮部尚書呂震奏有旨賜孔彥縉一品金織衣衍聖公
是二品如旨賜之過矣　上曰朝廷用孔子之道治國家大

下令孔子之徒在官有一品服者孔子之後襲封承先師之
祀服之何過且
先帝時五品儒臣有賜二品服者有何過哉其賜之用稱朕崇
儒之意洪熙元年
仁宗昭皇帝即位彥縉來朝燕勞賜予情文兩致縉多儀具
著爲令彥縉以褒崇之盛莫踰於 今日乃作堂於其家而
扁曰崇恩 魯王殿下親書崇恩堂大字以賜之金雞雲章
照耀闕里何其盛哉宣德元年正月孔顏孟三氏子孫十人
來朝辭歸
宣宗章皇帝謂禮部尚書呂震曰朝廷待賢當厚彼皆聖賢子

孫其給道里費又謂震曰孔顏孟三氏舊設教官訓其子孫
必選端重有學行者宜以朕言諭吏部知道景泰二年
景皇帝幸太學特召三氏子孫觀禮賜冠帶錦衣越三年朝會
復賜三臺銀印玉帶衣織金麒麟文視一品皆異數也卒年
五十五訃聞 上命禮部治喪工部治墳塋祖墓之次生子
承慶
六十代承慶六歲遭母夏夫人喪奉父及繼母盡孝[illegible]長從三
氏學録族祖孔克昊學所著有禮庭吟藁未襲爵而卒葬祖
考墓之次景泰六年因子襲爵贈衍聖公生子弘緒弘泰
六十一代弘緒早失怙奉母孝敬景泰六年十一月襲封衍聖
公 上 賜玉帶錦衣視一品并賜金圖書鈕篆詩禮崇德
四字時年八歲延入宮殿宴禮之優前所未有也生子聞韶
成化五年以弟弘泰繼兄襲封衍聖公○弘泰穎質聰慧問
學克勤好士愛賢人多仰慕生子聞詩恩賜翰林院五經博
士
六十二代聞韶字知德弘治十六年九月襲封衍聖公特賜勑
曰忠信可行乎鄉里云云生子二貞幹貞寧
六十三代貞幹字用濟嘉靖二十五年襲封衍聖公生尚賢
六十四代尚賢字象之嘉靖三十五年襲封衍聖

歷代御製贊文

唐睿宗宋太祖真宗徽宗高宗御製贊孔子 見首卷

贊顏回曰德行首科顯冠學徒不遷不貳樂道以居食飲且惡
在陋自如宜稱賢哉豈止不愚

贊閔損曰天經地義孝哉閔騫父母昆弟莫閒其言汙君不士
志氣軒軒復我汶上出處休焉

贊冉雍曰懿德賢行有一則尊子也犂之成性存存騂角有用
犂牛莫論刑政之言惠施元元

贊冉耕曰德以克性行以淑身二事在躬日躋而新並驅賢科
得預與隣不幸斯疾命也莫伸

贊冉求曰循良之要在於有政可使為宰千室百乘師門育才
治心扶性退則進之琢磨之柄

贊言偃曰道義正已文學擅科為宰武城聊以弦歌割雞之試
牛刀謂何前言戲爾博約則多

贊宰予曰辯以飾詐言以致文朞弗執禮宜莫釋兮朽木糞墻
置不足云言語之科煒然有聞

贊仲由曰升堂惟先千乘惟權陵暴和非秀質可賢折獄言簡
結纓禮全惡言不耳仲尼賴焉

贊端木賜曰謙德知二器貫瑚璉動必幾先匏並其辯一使存
魯五國有變終相其位聲處悠遠

贊卜商曰文學之目名重一時為君子儒作魏侯師不可後禮
始可言詩假蓋小嫌聖亦不疵

贊林放曰禮之有本子能啓問大哉斯言光昭明訓德輝泰山
誣祭莫奪崇茲祀典蓋求令聞

贊樊須曰養才以道聖人兼濟始謂不仁問鮑良喜寓志農圃
以睽仁義學稼之辭豈姑舍是

贊澹臺滅明曰惟子有道天與異容狀雖云惡德則其豐南止
江漢學者雲從取士自茲貌或非公

贊曾參曰夫孝要道用訓羣生以綱百行以通神明因子侍師
咨問成經事親之實代為儀刑

贊公冶長曰子長宏度高出倫輩雖在縲絏知非其罪純德脩
行夫子所采以子妻之尤知英桀

贊公西箴曰循爾子上魯邦之望以德則貴惟道是唱師聽師
明友直友諒列於從祀儒風斯暢

贊原憲曰軾彼窮閻達士所賓邦無道穀進退執倫敝衣非病
無財乃貧賜雖不懌清節照人

贊有若曰人稟秀德氣貌或同而子儼然溫溫其容兩端發問
未啓機鋒禮以節和斯可言宗

贊鄭國曰伯夫榮陽實惟令德優入聖門過不留跡道以目[illegible]
妙則心識徇歟偉歟後代之則

贊商澤曰邈矣子季睢陽是伯屏息受業延教登席未踐四科
固涉六籍祀典載之好是正直
贊秦非曰樂善哲士伯于沂陽傳道克正垂名允臧執德以洪
閑心必剛衣廣業復式贊素王
贊曾點曰惟時義方有子誠孝怡怡聖域俱膺是道暮春舞
雩詠歌至教所啟與之和悅宜紹
贊巫馬施曰天清日明密雨曷有師命持蓋子亦善扣惟夫子
博三才允究學者之樂所得遂茂
贊公晳哀曰周衰祚降政在群公廉耻道微家臣肆横不為屈
節隱然自容子於是時壇然清風

贊漆雕徒父曰遐想子期挾策聖惟誠道是嗜好爵可縻在德
既賢在名廼垂洋洋之風逮今四馳
贊司馬耕曰手足甚親志異出處魋將為亂子廼脫去在汚能
潔危而有慮內省若斯何憂何懼
贊顏之僕曰賢行顏叔親承尼父志銳所期道尊是輔泥在鈞
陶木就規矩終縻好爵揚名東武
贊石作蜀曰在昔石邑能知所尊憖依有德克述無言鼓篋槐
市揚名里門此道久視彼美長存
贊顏高曰瑯琊之伯其惟子驕微言既彰德音孔昭以觀舞雩
同聽齊韶歷千百禩跂思高標

贊邽巽曰彼美邽子先聖是承墻仞已及堂陛將升良玉斯琢
寒水必冰錫壤平陸茂實鶱騰
贊任不齊曰任城建伯其表曰選淑問雅馳才華清遠競辰力
行愛日黽勉孔教崇崇令緒顯
贊顏無繇曰人誰無子爾嗣標奇行為世範學為人師請車誠
非顧其私千載之下足以示慈
贊顏孫師曰念昔顓孫商德與鄰學以干祿問以書紳參前倚
衡忠信是遵色取行違作戒後人
贊高柴曰婉彼子羔受業先聖宗朝之問一出乎正克篤於孝
非愚乃令師知其生有卓賢行

贊樂欬曰伯慈雩婁務學實者三千之從七十是預匪善莫行
惟德乃據紀於前書式彰厥譽
贊秦祖曰秦有子南贊聖述作守道之淵成德之博範若鑄金
埶猶發樂歷世明祀少梁褒爵
贊陳亢曰惟禽之問過庭其鯉求以異聞詩禮云爾請一得三
誠退而喜且知將聖不私其子
贊梁鱣曰室家壯年無子則逐見於信史今秀之俗原本厥初
師言可復以學則力揆之宜篤
贊冉儒曰紀伯子魯聖學是務厲己斯約好問乃裕周旋中規
一容止可度允矣昔賢後世所慕

贊蘧瑗曰有衛伯玉夫子與居寡過未能薦賢使乎以尸諫君
友則史魚果得進賢爛然簡書
贊公西赤曰學者行道敝緼亦稱使齊子華僞爲肥輕周急之
言君子所令答問之嚴理著先經
贊公伯寮曰人有賢否道有廢興子如命何嘗營震驚季孫雖
惑景伯莫平師資一言彼此亦懲
贊漆雕開曰仕進之道要在究習具臣而居咎欲誰執斯未能
信議以有立闕里說之多士莫及
贊宓不齊曰君子若人單父之政引射瘖君放魚禁令傳郭勿
擾從能制命百代理邑用規觀聽

贊燕伋曰師席高振大成是集至道克傳賢達斯執善教云表
儒風可立漁陽之士得跂而及
贊秦商曰孔父秦父相尚以德俱生賢嗣相與以德是父是子
致詰疇克會并儒林令名無極
贊后　曰溫溫子里入聞至聖博道之華秉德之柄深造門域
不乖言行全齊之封竹帛榮盛
贊蘧潔曰兄弟之邦士有蘧庸亟沐素教表揭儒宗杏壇探索
洙泗從容作與一時莒父其封
贊樂欬曰樂氏子聲錫爵昌平信道之篤見善乃明引領高節
載惟思誠先賢畢集出爲時英

贊申黨曰侁侁申周四科與儔逃焉文囿鼓栧儒流冠佩既無
言動之休邵陵得封可想前脩
贊琴牢曰多能鄙事聖人罕意惟其知之是以不試宗魯雖友
、弔必以義尚師嘉言祀亦罔替
贊步叔乘曰勉勉子車封邑淳于親炙避席唯諾趨隅發微既
博雅道是扶抑可尚也不亦美乎
贊顔辛曰就封于蕭實惟子柳夙飫格言克遵善誘明德斯馨
賢業所就以侑於儒傳芳逾茂
贊漆雕哆曰子斂受封爰居武城豐齊其聞翩翩其英摳衣待
習願學日明誕敷孔教爵理疏榮

贊申棖曰剛毅近仁志操莫渝性匪枳鮀面豈子都有一於此
剛名可圖云慾則奔素王之徒
贊壤駟赤曰式是壤伯昭乎聖徒執經請益載道若無詩書規
矩問學楷模得時而駕領袖諸儒
贊施之常曰開國乘氏有德斯彰參稽百行贊理三綱自德行
聞策名甚光在史謌謌歷久彌芳
贊公祖句茲曰惟彼子之錫伯期思與賢並進得聖而師彬彬
雅道肩冀今儀一日至言廟食不隳一作不墮
贊伯虔曰有懷子折全曾之彥儒行既名聊伯乃建兢兢受道
奕奕莪弁懿選嘉封世古聲施

贊南宮适曰先覺既位稷禹並馳尚德君子爾乃無之羿奡可
慚禹稷可師三復此道哉觀厥圭
贊公孫龍曰黃伯著祀公孫是云彌縫中道協輔斯文藏修方
異漸漬甚勤史詞不忘播爲清芬
贊叔仲會曰瑕丘祚邑子期是爲親訓有日廣業於時四教允
隆五常以持比肩俊傑闕望斯垂
贊商瞿曰易之爲書彌綸天地五十乃學師則有是子能授受
沘心傳世知幾其神宜被厥祀
贊曹卹曰肅肅曹伯王室之裔積習樂道切磋明義惟善則主
爾德是類史筆有煥令名永紀

贊縣成曰至聖立教子棋安雅擅譽魯邦肸祚鉅野燁矣風猷
時哉用捨出類離倫後學是假
贊顏噲曰褒錫朱虛在器輪輿儒室振領聖門曳裾賢業素蘊
美材以擅百世不刊載觀成書
贊孔忠曰維子挺生道傳之門佩服至論鯉則弟昆三得三亡
所問殊温君子歸之義不掩恩
贊狄黑曰仰止狄皆抱負淵通游泳德化揚厲素風偉識既異
特教乃隆厥志茂焉並祀無窮
贊興季曰東平子產姓著盛時奉師於塾講道之徹吝問甚敏
淵妙以思升降陛廡尚想英姿

贊奚容箴曰雍容子皆已望堂室幼則有造成則祖述文采日
化儒効力猗永觀厥成德音秩秩
贊左人郢曰伯彼臨淄左行稱賢稀蹤十哲参列三千心悅誠
服家至户傳樂只君子文聲孟亘
贊秦冉曰彭衙高士經集是觀贊成德藝協於顏閔厥績聖道
期肖素臣優哉游哉學以致身 已上御製贊
理宗紹定三年御製道統十三贊 見首卷
紹定三年御製子思贊
贊沂水侯子思曰 度宗咸淳追封沂國公 閑居請傳世業克昌可離非道衣
致立行發揮中庸體固有常入德樞要治道權衡

贊孟軻曰道術分裂諸子爲書既極而合誕生真儒詆訶楊墨
皇極是扶較功論德三聖之徒
贊左丘明曰猗歟左氏聞道素王依經作傳微旨用彰詞有餘
韻人希未光慶封錫瑗廣譽之疆
贊穀梁赤曰仲尼作經獲麟絕筆赤也發揮與義斯出立學名
家道隆聖日列爵疏封式崇儒封
贊公羊高曰高也解經辨惑咸服學宮所傳齊名左穀追㒵肇
封衆心允屬闕典彌縫斯文烝郁
贊荀況曰道德不明邪說次肆茲書闡陵持挈當世別白是非
緜絡義要諸仲尼異乎不異

贊伏勝曰伏生明經爲秦博士祖習微言流離耄齒壁藏其文
口授厥旨建號旌儒錫封仁里
贊毛萇曰孔徒受業商也言詩研精古訓誰其嗣之毛公興學
永代師資疏封錫命禮洽祺期
贊高堂生曰秦歷告窮炎靈啓祚篤生令人究貞王度名教斯
崇禮文有素勅封古成式彰餘裕
贊孔安國曰顯顯臨淮聖人之系訓傳遺文克示永世繪像廟
庭宇彰善繼東巡受封是爲最異
贊戴聖曰安上治民惟禮爲急賴君大儒發揮講習傳授實繁
禮學遂立均慶疏封寵晉斯及

贊劉向曰漢室之胄穀梁與學于政大儒煥乎先覺道業光顯
風流遐邈展教逢辰寵普儀屋
贊揚雄曰篤志好學淵哉若人三世一官強頹劇秦法言太玄
出入聖神德名爲幾既久愈新
贊何休曰何侯傳經含章履温作爲墨守具在專門仙門接統
贊覺惟思思樂膠序儒風益尊
贊鄭衆曰經禮三百垂世作程仲師爲訓其義難明周官先覺
漢世名卿元封班慶茂爵斯榮
贊馬融曰季長博洽爲世通儒各立訓傳善誘生徒東觀文[illegible]
南國化乎絳帳之嚮明我弁符

贊盧植曰堂堂子幹學洞今古業紹師關學交四府謝抗議
排戈赴主古禮告成遂疏圭組
贊鄭玄曰漢傳六季藝傳墜外貫生純儒克明大典學徒既盛
師道益顯疏爵昌夜允彰　楷善
贊服虔曰子慎清介文采詳練博通經史爰作訓傳百世之下
皇明乃睠發谷錫封求昭衞典
贊賈逵曰猗歟景伯爲世通儒發明左氏舊旨不誣禮成大報
澤洽中區躬圭褒異垂戒生徒
贊莊子春曰一川二室英靈所鍾孝窮周制譽詡繼宗杏壇闕
里差可比蹤十命作伯慶我天封

贊范甯曰豫章篤學通覽墳籍研講清婉沉精善撰剿裁群疑
敷陳至賾遂禮慶成疏封儒澤
贊杜預曰博學多通昔稱傳癖釋例既詳異論斯一逮我慶成
布昭純錫追寵公台增芳疏秩
贊王肅曰子雍秉彝懍然正色遠學多聞能窮先識益厚增高
崇儒尚德介圭追榮丹書載飾
贊王弼曰易之爲教絜淨精微卓哉輔嗣極慮研幾大才逸離
玄理發揮慶成疏爵用峻等威
贊韓愈曰倡始斯文不膠於物黜驁楊馬并包莊屈窟澤孔周
觝排老佛言以道行世行爲一　以上非御製

贊濂溪先生周元公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
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贊明道先生程純公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
成麗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贊伊川先生程正公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
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贊橫渠先生張獻公曰蚤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皐比一變至
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贊康節邵先生曰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
探月窟足躡天根閑中今古靜裏乾坤

贊涑水先生司馬溫公曰篤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
有烈深衣大帶張拱徐趨遺像凜然可肅薄夫以上皆朱子贊
贊晦菴先生朱文公曰義理玄微蠶絲牛毛心胸開豁海潤天
高豪傑之才聖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嶽臨川吳澄贊
朱子自贊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
意焉而力莫能與此佩先師之格言奉先烈之餘矩惟闇然
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

歷代祝文

徽宗崇寧四年頒降先聖祝文
維某年月日具官某姓名敢昭告于
至聖文宣王惟王固天攸縱誕降生知經緯禮樂闡揚文教餘
烈遺風千載是仰俾玆末學依仁游藝謹以制幣牲齊粢盛
庶品祗奉舊章式陳明薦以兗國公鄒國公配尚享
兗國公祝文爰以仲春秋率遵故章謹脩釋奠于　至聖文宣王
惟公好學之樂簞瓢不改絕塵之蹤步趨可望德行扶世心
同禹稷具體而微素王是配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伸
常典秋云式神明獻從祀配神尚享

鄒國公祝文爰以仲春秋率遵故章謹脩釋奠于　至聖文宣王
惟公後生孔子百有餘歲其於聖人如親見之辭闢楊墨三
聖是承扶世道民以祭配祀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伸
常典秋云明獻從祀配神尚享
徽宗崇寧五年降到中書舍人撰諸州軍先聖祝文
維年月朔日具官某敢昭告于
先師至聖文宣王惟王金聲玉振集厥大成脩道立教垂憲萬
世玆率舊章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以先師兗
國公郕國公沂國公鄒國公配尚享
先師兗國公祝文惟公有學術業未達一間賢冠四科實惟亞

聖茲率舊章釋奠于　至聖文宣王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
品式陳明薦從祀配神尚享
先師郕國公祝文惟公以曾而得以唯而悟傳得其宗一貫忠
恕茲率舊章釋奠于　至聖文宣王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
品式陳明薦從祀配神尚享
先師沂國公祝文惟公中庸一書開示縕奧先師傳之有功聖
道茲率舊章釋奠于　至聖文宣王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
品式陳明薦從祀配神尚享
先師鄒國公祝文惟公知言知德亦允克蹈攘斥異端以承三
聖茲率舊章釋奠于　至聖文宣王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

品式陳明薦從祀配神尚享
元武宗至大元年七月加封孔子大成至聖文宣王遣官御祭
告文見首卷
兗國公祭文惟公省私不愚克己復禮獨冠四科之首不違三
月之仁宜配聖庭式嚴禋祀尚享
鄒國公祭文惟公生有淑質思濟斯民述堯舜之道遂乃著書
距楊墨之徒非為好辯位尊侑坐祭重推誠尚享
元仁宗即位延祐七年庚申祠闕里孔廟祝文見首卷
兗國公惟公德冠諸子具體而微克己為仁萬世作則嗣服伊
治茲祀告虔尚冀格思來昌文治尚享

鄒國公惟公統承先聖以正人心濟世之功不在禹下嗣服伊
始茲祀告虔尚冀格思來昌文治尚享
元順帝至正二年十月壬戌皇帝御咸寧殿敕中書具御香明
酒命耶老基乘驛致奠于曲阜先聖廟中書助祭元寶二千
五百緡
維大元至正二年歲次壬午十二月戊戌朔越二十二日丁
巳　皇帝謹遣集賢直學士中大夫耶老基等以香酒太牢
之奠致祭于
先聖大成至聖文宣王惟王宗主名教表正彝倫並日月明同
天地仁壽萬古之夜人四海之民惟中國之為中國實有賴

於斯文欽惟闕里爲毓聖之地故特祭遣一介之臣香承
錫酒分上尊惟中書欽若休命用助相禮之錢緡牲牢既設
簠簋斯陳神之格思歆此明禋以衍國復聖公郕國宗聖公
沂水述聖公鄒國亞聖公配尚享
歷代廟祀祭文
天聖八年宋仁宗時歲次庚午三月甲寅朔越庚申四十五代孫大
中大夫行尚書司封郎中新授知單州軍兼管內勸農及管勾
開治溝洫河道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勗謹率次代孫朝奉郎
行左司諫充龍圖待制新授知單州軍事兼管勾河隄勸農同
群牧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道輔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

致祭于
祖聖至聖文宣王惟王德𠔉上聖道尊太古歷帝師資群倫宗
主兩曜麗天四瀆橫寓爰忝眇軀叨承世譜刻意弱齡伏膺遺
矩笓仕聖朝策名藝圃無德以居惟聖是怙昔涖縣封躬持脩
脯引解銅章遠塵金組涉歲滋深之官旁午雖有子孫嗣守邦
上悵遠家奉徒瞻首類旣陟卽臺更直帝土覩荷隆構火寧丹
衎紹慶門㘏授之道輔主上續臨官崇道誦言是開德音斯
奇及備諫垣日親殿廡擇複且嚴發揮有覩上贊皇猷下幹父
蠱忠孝克孚鄉校不侮內閣進班端闈布武得請天辰試才汶
濱惟冊抗章再臨單父同別䌊揖俱分銅虎輝耀鴻都歸還故

曾林近五衢春融九鳩景物熙熙原田膴膴式仰威靈奚當鼓
舞集是慶榮蓋承訓詁乃竭精誠用潔粢盛虔祭吉辰丕昭多
祜𢝫之中心弗窮靦纏以兖國公顏子七十二賢二十一先儒
配尚享
維景祐仁宗二年歲次乙亥六月癸丑朔九日辛酉四十五代
孫龍圖閣直學士朝請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兖州軍府事兼管
內勸農事及管勾仙源縣景靈宮太極觀提舉兖鄆濮濟州清
平軍兵馬衣甲巡檢公事上輕車都尉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
一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道輔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敢昭告于

祖聖至聖文宣王道輔早持邦憲默典淮城方數月間遷守徐
域大君之恩樂諫精忠亦以祖聖慶餘能守直道不害於法儒
者進則事君退則事親忠孝之道祖教之本後嗣弗克守其執
能行之昔曾子耕山無祿能事父母今道輔位爲大夫權任方
面嚴父慈母不能歸養豈聖言乎因西向拜章天從其欲詔守
故魯對敭休命且厚於親者溺於位深於道者淺於利偷其身
者尊其祖明於禮者先乎祀道輔不佞敢不事親守道恭祖致
祀將無忝祖聖之慶夫日月之運天地之久不言之化也贊日
月之明合天地之功言成其化者祖聖之教也明天子北面事
之如親弟子禮固不假後昆辭而尊之然後爲貴也今魯授之

政至治之初洒掃祠壇蠲潔牲幣粢盛庶品祈享厥誠惟福流
於親益永其齡以兖國顏子七十二賢二十一先儒從祀配神
尚享
大元仁宗延祐六年歲次己未六月乙酉朔越二十五日己酉
朝列大夫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副使劉文謹以清酌之奠敬
致祭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惟王爰出乎類自生而知德配乾坤道光日
月總無極於覆載破未悟以通明爲古今師懷帝王器全集大
成之教決開榮進之源帝用報章式陳明薦尚享
國朝成化八年歲壬辰十二月癸亥朔越二十有七日己丑繼

按山東監察御史林榮謹以牲醴之儀敢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曰天地至大也然西北或傾東南或缺則大
者有時而窮日月至明也然既中必昃既盈必食則明者有時
而晦山嶽至高也然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則高者有時有卑河
海至深也然瓠隄之決桑田之變則深者有時而竭若夫至大
而無窮至明而不晦高矣而不可卑深矣而不可竭其惟我夫
子之道乎夫子之道何人倫日用之當行者是耳前乎千萬世
之既往後乎千萬世之方來爲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者而
不悖乎是焉則君仁臣忠父慈子孝長幼有序夫婦有別朋友
有信人而謂之人國而爲之國一或悖焉則君不君臣不臣父

不父子不子長幼無序夫婦無別朋友無信人將近於禽獸中
國淪胥於夷狄矣然則夫子之道可得而窮可得而晦可得而
卑可得而竭也哉今距夫子之生已二千年歷代之君追王而
師尊之通祀徧於天下封後人以上公之爵立官以教其子孫
凡天下之人能誦夫子之言而明其道者咸委用之大者論道
經邦小者分理庶務布列於中外我朝因之有加無已其崇德
象賢尊儒重道之意可謂至矣然非以是足報稱於夫子也蓋
將以闡明世教而壽國脉也榮自有識粧誦夫子之言其於夫
子之道譬猶以甕窺天未能見其萬一然非足以叨清秩而竊
祿於朝祿無補於人國恒以孤夫子之澤是懼茲者謬承
上命來按山東道夫子之故鄉值歲聿云暮是用吉蠲祀事祗
謁廟庭且敬陳斯道功用之大凡使相禮者聞而告之人人庶
幾風教之一助尚享
維成化九年歲次癸巳月日五十八代孫婿廣東等處提刑按
察司僉事胡榮敢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曰惟吾夫子體道設教立言垂範俾後世學
者講明力行可以復吾性之固有而盡夫職之所當爲也然傳
聞之的每出乎家庭風化之原尤謹乎親戚故在當時詩禮有
聞中庸有作者皆道之真傳而差行可妻復詩謹言者斯擇之
爲子婿自是厥後嗣世多賢纘承家學以副歷代尊顯之意者

固難悉數迨我
皇明丕崇聖教廣建學以育才重賢科以取士而文孫公恂與
榮同第進士官近侍因復爲之妹婿緣羅托好庸蔭良多邇者
同膺寵擢公恂位輔清宮日侍講讀有行道之兆榮祗奉　璽
書督學東廣有明道之責是家庭親戚無疆之休顧榮愚昧於
道未聞曷克荷
聖天子之委任而振吾夫子之遺教耶謹虔詣闕里特申虔告
尚賴協相陰誘予衷俾榮小子克舉教事勸學而學政日興造
士而士風日厚期無忝於國命而有光於斯道牲醴薄陳庶幾
昭格尚享

維成化十一年歲次乙未二月吉日山東提督學校僉事畢瑜
謹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神位前曰於乎天地綱常斯文元氣王實主
之瑜奉　命東來布宣
聖天子文教於王之鄉邦敬再拜稽首於闕里之下就王而質
焉竊惟王嘗有意變齊至魯魯至道稽當時一變之功僅小
試於魯而不用於齊今天下一家誦王之六經者莫不尊王之
道以為治治為教瑜不德無以塞明　詔尚資神化以裁狂簡俾
齊魯多士咸知向道庶不辱王過化之鄉謹告

維成化十四年歲次戊戌三月癸亥朔越十七日己卯工部營
泉主事徐源敢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曰惟王至德不可以名贊大道無待乎揄揚
而獨千載之上不幸不得游吾聖人之門千載之下何幸而得
游聖人之鄉雖曰熟仰乎學宮之廟貌碣若旁覩乎闕里之門
墻嶒燼[illegible]不足以窺望日月之明而實慶幸學者之輝光也謹
以牲帛醴果之儀式陳明薦尚享
維成化十四年歲次戊戌三月癸亥朔越初九日辛未　欽差
刑部署郎中張文山東布政使司右布政使阮勤謹以清酌庶
羞之奠敢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惟王德[illegible]乾坤功參造化由生民以來[illegible]為獨
盛自天子而下為獨尊凡在斯人霑溉餘潤僻居遐壤者猶不
忘於起敬况親過其門者乎文等祗奉綸音有事東魯覓杏壇
之故跡望闕里而奔趨目擊門墻心切瞻仰敢以非儀用伸薦
告尚享
維成化十五年歲次己亥八月甲申朔越二十六日己酉工部
主事洪漢敢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漢祗承　朝命來治漕河自濟寧望曲阜地
方百里由丁酉歷己亥歲忽三年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欽洙
泗之波如彼其久茲緣瓜期行將申命敢以牲幣庶羞之奠恭
詣庭廟用伸虔告尚享

維成化十六年歲次庚子二月辛亥朔越初五日乙卯巡按山
東監察御史張蕙謹以牲醴庶羞之奠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曰惟王肇自生民以來凡為　帝王者孰不
惟王是師凡從事於吾道者又孰非王之徒蕙欽承
上命按臨是邦誦王之書惟恐弗逮於躬行履王之鄉矣敢不
先於報本方圖脩舉大新數仞宮墻期至落成永昭
九重恩典茲當經始謹告　王知尚享
維成化十七年歲次辛丑正月丙子朔越十八日癸巳五十八
代孫兗州府鄒縣儒學訓導孔公易敢昭告于
聖祖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亓官氏曰惟王道高德厚遺澤緜長

派分南北千載流芳曩自有宋南渡浙江宗親卷從僑寓衢邦
去魯已久景仰弗忘茲蒙恩庇分教鄒庠得瞻林廟曷表衷腸
謹備牲醴承筐是將
聖祖在上旣右洋洋尚享

歷代御製碑文

大唐贈泰師魯國孔宣公碑

臣聞形氣肇分宗匠之塗遂廣性情已著名教之理攸興是故
雕刻爲妙物之先粉澤成真宰之用若其刪語奕智則聖非據
實之端雅奇齊諸禮必因心之範雖孔流爭長百家競逐而宗
旨所歸典墳取依夫軒羲已謝予以迭微步驟殊方質文異轍
及流殊起譔宣服傳訴憲章版蕩風雅淪喪蘇而千齡接聖崇
朝可期五百見賢伐柯未遠粵惟一哲降生乘運理接化先德
充造物財成教義彌綸之跡已周組織心靈範圍之功且峻利
仁以濟幽顯垂訓以需動植自數起臨川道窮反袂凶寧玷玉

幾盡蒼山東野秉桑多塵碧海屬混元再造休明一期雅頌之
音復闡郊禋之禮還紐跨巢脅之逸軌邁龍馬之遐風瞻白雲
而昇介丘翼蒼蟠而過沂上而今千祀之外典冊遂隆九泉之
下哀榮方縟斯迺命爲宰誠道不預謀豈如鮮山之魂空成寂
寞信陵之墓徒復經過將如龍蛇之蟄潛契于天壤聖智所遊
高懸於日月言之不可極其惟孔泰師乎泰師諱丘字仲尼魯
國鄒人有殷之苗裔也分於宋則孔父嘉爲大司馬弗父何以
國讓其弟厲公正考父佐戴武宣而受三命居於魯則有防叔
伯夏叔梁紇紇生泰師若夫天命玄鳥王箠隆其濬哲瑞啟白
狼謠臺繫其錫類武王覆夏仍甄象物之金有客在周復奏[illegible]

林之樂茲恭喻尸臣之昆高讓挹延吳之風令緒昌源煥乎巳
遠至於彖緯蜺質則傳說巫咸嵩華降神而申伯吉甫在於郊
隴巨跡爵符中野之祥水帶丘阿遥均反宇之慶龍乾坤之精
粹陶陰陽之淑靈度九圍十河目海口放勛文命有喻於儀形
子產皐陶微詳於其體孟孫言其將聖太宰辯其多能神閑紫
表性從道合時䄙撰履巳訓魯卿年未衰裳先窺周室猶且學
朝上達業遵下問能如藏史或訪禮經碧准萇弘言詢易象由
齊相圃居陳揖讓之容師摯師襄屢辯興亡之極罔羅六藝經
緯丨倫加以思入無方情詠至賾陳庭矢集燃驗遠飛季井泉
開賓占幽怪新萍泥日能對於楚宮猶骨淪風旋訓於越使藏

往知來之際微妙玄通之旨不可以龜筮求不可以筌蹄得及
其祭闕曲阜南宫展師資之敬應務中都西畔化諸侯之法冬
官兼職五土别其物宜秋令克宣兩觀畏其刑政講疏基道且
抑季桓田歸汶陽遂峻齊畏尊君卑臣之訓自家刑國之術每
惆悵於興周亦留連於韶管然而高旻不惠彼日窮微起哀怨
於王風絶歸飛於鳴鳥是邦可化斯道欲行暖席與憂問津匪
倦俎豆嘗說空及三軍之容季孟有言不接齒雞之膳晏平推
士尚或相排子西讓王終成見拒亦有宋朝司馬喬木難休衛
國匡人逆旅焚次荷蕢微者翻嗟擊磬之心儀封細人潛明木
鐸之意既而在斯興感用輟樓遑狂簡斐然彌嗟穿鑿旋驂齊

館掃逵闕里杏壇居寂緇林地幽知十稽微得二承妙科斗祈
載方閟爭文雎鳩在篇遍討雅什河漢鞮鼓鏗鏘之響復傳宗
廟衣裳升降之儀還序博約無倦誘喻多方后稷躬耕近閔勵
物伯夷餓死猶可激貪周公其人則神交於夢想管仲小器嘆
微義於征伐信立德立言泰上謂之不朽曰仁與義前哲以之
周旋發憤爲山喻天階而不陟讀易無過假日餘以鳴謙蒞廟
峒山寄言於獨善岐情風御未陟於通莊妙臻數極作件易簡
是知縱掖乃兼濟之塗華衮非爲政之要及其愚智齊泯榮闔
如一南楚狂狷猶辯鳳衰東魯陪臣奄成麟斃晨興負杖知命
發於話言夕寐奠楹將萎傷其遽虛崇山化谷小天下而無由

隕石沈星架大梁而何有門人議服俱纏至極之哀國史制詞
永錫愁遺之誄及延深夏屋樹列遠方五勝迭遷六籍無准席
間矜鬪巳外微言入室且分道垂大義秦人蛙沸遺燼蟠於漢
代龍驤挾書未剪元封有述殘缺載陳甘露嗣蹤搜揚復起春
陵受命先訪於膠庠譙郡應符多招於文學逮江馬南度梟鵜
比飛鶉入環林鯨衝聖海有隋天喪中原剪覆東序南雍鞠爲
茂草六樂五禮皆從毀室欽若　皇唐肇膺明命祖武宗文之
業天成地平之勲圖書因樂推重干戈由寧亂集刋冊創浮芹
藻之詩先逮戎衣初卷羽裔之節旋興　皇上以聖敬而撫㷉
圖文明而膺寳曆㝵啓挹其光兆姬誦讓其惟清化入龍沙風

移鯷海金丘展賣璦田薦賝潛馬飾黃芝之封浮龜吐綠文之
籙虞庠殷塾廣賓兆叟遂嶺石渠朋延惇誨垂衣裳而疑想虛
旒纊以求懷至於大道寖微小康遂往嬴識紫色謬踐云阿劉
鳳白金徒遵高里黃初正始時多間然建武永平業非盡善而
廼作樂崇德殷薦之禮畢陳有孚載顒觀下之訓脊設肆類群
望孝享之義益隆歸功三后尊祖之誠逾切詔寰中而徵萬王
謀荒外以召百靈一茅分茆雙鶼共羽翠華遠昇秸席虛位上
帝儲祉泰壹有暉山祇傳聲海神會氣九皇之兕祭可嗣三代
之闕典還屬廼使朱鳥詳日蒼威戒路七萃騰景八鑾鏘風過
大庭以省方掩洙上而觀藝宴居莫辨祠堂歸然見馬鬣於荒

墳識撓壇於古燧歎重泉之可作聞聖德而必祀言敗典訓廣
命杍材贈以泰師式旌幽壤敢製神宇是光令德于時皇唐之
御天下四十有九載即乾封之元年也攝提之歲勾芒獻節爰
州都督霍王元軌大啓藩維肅承綸誥尤徒揆日跳閈雍遠接
泮林之舊墳削靈光之前殿徂來新甫伐喬木而韻流嘤岱畝
泗濱採惟石而喧浮磬頳紫拖絢黝黛飛文沓栱重櫨春窓秋
幌陰欄積霧復閣懷煙几仍度室席遵函丈壽宮詹然睟容秋
穆至如襄城有訪七里接其騑驂汾水言遊四子冥其衡軛將
謂布衣黃屋名器則殊卷領素王感召宜一顏子侍側似發農
山之談季路承間如與浮海之說西華東帶尚以要賓言偃裼

裘猶爲得禮避席延其不敏捨瑟曉其幽情共列升堂齊祭覩
與歲時蘋藻復雜昌蒲平日絃歌還聞絲竹皇儲一德聿隆三
善轉望遨椐肅成講義發揮銘造幽賛道業而以周穆之觴王
毋尚勒西弇漢帝之展稷丘因書東嶽遂廼思建隆碣上聞天
褒言出國本理會中情副冢官之德聲命芸閣以紬頌玄堂闢
兮神靈優揚敬思兮而自酡娣皇綱兮融帝載堯可履兮舜爲
佩晝而明兮夜而晦吁嗟業兮麗其四代其辭曰赫赫上帝悠
悠天造神集鴻名聖居大寶復性示教率性爲道政若鎔金化
俾偃草文晝先起律呂創陳禮節天地樂和人神成期用簡業
尚自新載無聲臭隱有彝倫水火朝變憲章時華周廟傷禾殷

墟悲麥褒蠱紕雅羸何淪膹散亂記言支離方冊自天生德由
縱成能賓筵恪嗣銘旹家承蹲龍運外振鐸寘膺闕典攸緝斯
文載興廣訓三千徧千七十歷階東會藏書西入楚將分社齊
聞與邑接輿自狂長沮空執仁智伊妙惟神乃幾羊因魯觸鳥
尚陳飛郵傳頌管籥煕書韋上商承詢顏子叅微堯則不追昌
亦遂往名教潛發心靈況契德配乾坤業暉辰象麟悴逕泣山
隤象仰三統昌日千齡聖期禋宗有昊展禮崇基覲宣時邁神
緘孝思絳蝺承軏翠鳳翻旗上浮龜蒙進集鄒魯翅勤真跡惆
悵今古舊壁迷字荒墳翳斧綸弇宗師詔緝靈宇虹梁野構疊
翼栱舒雕櫳繡桷圓井方疏沂童浴早泮鳥鳴析俎豆蠲潔册

丁鶴如墨檢前蹤在放遺轍於昭退訓允歸聖烈肅穆仁祠陰
流像設隨四序以潛運懸三光而不昳　秘書少監通事舍人
内共奉臣崔行功奉勑撰文　奉勑直秘書行秘書省書學博
士臣孫師範書

大宋重脩兖州文宣王廟碑銘并序

聖人之興也能成天下之務能通天下之志然不能免窮通否
泰之數是故有其位則聖人之道泰無其位則聖人之道否夫
哉夫堯舜禹湯其有位之聖人乎我先師夫子其無位之聖人
歟昔者大道既隱其風漸澆有爲之跡雖彰禪代之風未替繇
是堯舜禹湯挹至聖之德有其位故德澤及於兆民逮乎周室

衰微諸侯強盛干戈靡戢黔首靡依繇是仲尼有至聖之德無
其位所以道屈於季孟嗚呼夫子以天生之德智足以周乎萬
物道足以濟於天下而棲遑列國卒不見用得非其道至大而
天下莫能容乎復乃當時之生民不幸乎向使有其位用其道
又何止夾谷之會沮彼齊侯兩觀之下誅其正卯辯羊辯土木
之妖楛矢驗蠻夷之貢必將恢聖人之道功濟乎宇宙澤及於
黎庶矣奚一中都宰大司寇可伸其聖道哉嗟夫文王沒而斯
文未喪時命也而吾道不行可爲長太息矣洎乎河圖不出鳳
德云衰爰困蔡以厄陳遂自衛以返魯于是刪詩書贊易象因
史記作春秋大旨尊王者而黜霸道威亂臣而懼賊子然後損

益三代之禮樂褒貶百王之善惡蕪而穢者芟而夷之紊而亂
者綱而紀之建末俗之郛郭爲萬世之楷則遂使君臣父子咸
知揖讓之儀貴賤親疎皆識等夷之數功均造物德被生人昭
昭焉蕩蕩焉與日月高懸天壤不朽者夫子之道乎故曰自生
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非夫道尊德貴微我不測孰能以與
於此乎故天下奉其教尊其像祠廟相望者豈徒然哉自唐季
而下晉漢以還中原俶擾寰縣分裂四郊多壘鞠爲戰鬬之場
五紀飛塵竟以干戈爲務周雖經營四方日不暇給故我素王
之道將墜於地先聞儒風屬在昌運　我應運統天睿文英武
大聖至明廣孝皇帝纘寶位也以狥齊之德溥睿哲之明總攬

英雄之心包括夷夏之地皇明有赫聖政日新解網泣辜示至
仁於天下侮亡取亂清大憝於域中復漸古之土疆眞王甸圖
而聽命伐并汾之堅壘克堅倒戈而係頸戎車一駕掃千里之
袄氛泰壇再陟展三代之縟禮拯亂則弔伐非所以佳兵也懲
惡則止殺蓋所以遵法也然後備禮以檢民跡播樂以和民心
攬修樂舉刑清俗阜尚猶日慎一日躬決萬機近何絕翁荒之
娛後庭無遊宴之溺遂得群生亹亹但樂於時時萬彙熙熙不
知乎帝力信可以高視千古躪轢百王謂皇道既以平乎夷又
以寧邇乃凝神太素端拱穆清闡希夷之風詮真如之理所則
披皇墳而稽帝典奮睿藻以抒宸章哲王之能事備矣太平之

鴻業威矣居一日乃御便殿謂侍臣曰朕嗣位以來咸秩無文遍修群祀金田之列刹崇矣神仙之靈宇侈矣惟魯之夫子廟堂未加營葺闕孰甚焉况像設庳而不度堂廡陋而毀頹觸目荒凉荆榛勿剪階序有妨於函丈屋壁不可以藏書既作大壯之規但有歸然之勢傾圮寖久民何所觀上乃昌新規革舊制遣使是而藏事慕梓匠以僝功經之營之厥功告就覩夫繚垣雲矗飛簷翼張重門呀其洞開層閣鬱其特起綺疏瞰野朱檻凌虛眈眈之邃宇來風巘巘之雕甍拂漢迴廊複殿一變惟新升其堂則藻火黼黻昭其度也登其筵則豆籩簠簋潔其器也春秋二仲上丁佳辰牢醴在庭金石在列侁侁衆賢以配以侑

煥然生氣瞻之如在時或龜山雨霽泰嶽雲斂則重櫨疊栱冊青晃日月之光龍桷雲楣金碧焜煙霞之色輪奐之制振古莫儔營繕之功于今爲盛繇是公卿庶尹鴻儒碩生相與而言曰凡明君之作事也不爲無益害有益必乃除千古之患興萬世之利然後納華夷於軌物致黔首於仁壽夫子無位立教化人以文行忠信致俗以冠婚喪祭爲民立防與世垂範是以上逮君下至民用之則昌不用則亡我 后膺千年而出震奄六合以爲家一之日二之日訪蒸黎之疾苦三之日四之日辨官材之淑慝爾乃修武備崇文教輕徭薄賦興廢繼絶于是聰我先師嚴其廟像棟宇宏壯 罕倫比遂使槐市杏壇之子競鼓篋

以知篇褒衣博帶之儒識横經之有所然乃不蠹民財不耗民力時以農隙人以悦使向謂與萬世之利者斯之謂歟與夫秦修阿房唯矜土木之麗楚築章華但營耳目之玩可同年而語耶將勒貞珉合資鴻筆臣詞慙體要學謝大成彤庭撰册於英翹内署謬司於綸誥頌聖君之德業雖効游揚仰夫子之文章誠慙任簡恭承睿旨謹抒銘曰周室衰微兮諸侯擅權魯道有蕩兮禮樂缺然神降尼丘兮德鍾于天挺生夫子兮喪亂之年秀帝堯之姿兮類子産之肩苞聖人之德兮稟生知之賢刪詩定禮兮糾繆繩愆智冥造化兮功被陶甄下學上達兮仁命罕言將聖多能兮名事正焉道比四瀆兮日月高懸仰之彌高兮

鑽之彌堅歷聘諸國兮陳蔡之間時不我用兮吾道迍邅麟見非應兮反袂漣漣梁木其壞兮歎彼逝川王爵疏封兮衮冕聯翩百世嗣襲兮慶及賞延明明我后兮化浹無邊崇彼廟貌兮其功曲全高門有閌兮虚堂八筵吉日釋菜兮陳彼豆籩雕甍畫栱兮旦暮含煙海日一昭兮金翠相鮮帝將東封兮求福上玄千乘萬騎兮轟轟闐闐謁我新廟兮周覽蹁躚肆覲群后兮岱宗之前 太平興國八年歲次癸未十月癸未朔十六日戊戌建起復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尚書都官郎中知制誥柱國賜紫金魚袋臣呂蒙正奉勑撰 翰林待詔朝散大夫少府監丞臣白崇矩奉勑書并篆額

金重脩至聖文宣王廟碑

皇朝誕受天命累聖相繼平遼舉宋合天下為一家深仁厚澤以福斯民粤自太祖暨于世宗撫養生息八十有餘年庶且富矣又將教化而粹美之主上紹休祖宗以潤色洪業為務即位以來留神萬幾華其所當華與其所當興飭官厲俗建學養士詳刑法議禮樂舉遺脩舊新美百為期與萬方同歸文明之治以為興化致禮必本於尊師重道於是奠謁先聖以身先之嘗謂侍臣曰昔者夫子立教於洙泗之上有天下者所當取法迺今遺祀久不加葺且其隘陋不足以稱先師之居其所以大作新之有司承詔度材庀工計所當費為錢十萬六千四百餘千

詔並賜之仍命選擇幹臣典領其役役取於軍匠傭於民不責一成而責以可久不期示侈而期於有制凡為殿堂廊廡門亭齋廚黌舍合三百六十餘楹位敘有次像設有儀表以傑閣周以崇垣至於握座欄楯簾櫝罘罳之屬隨所宜設莫不嚴具三分其役因舊以完其葺者才居其一而增剏者倍之蓋經始於明昌二年之春踰年而土木基構成越明年而髹漆彩繢成先是群弟子反先儒像畫於兩廡既又以揑素易之明年而眾工皆畢罔有遺制焉上既加恩闕里則又澤及嗣人以其雖襲公爵而官職未稱與夫祭祀之儀不備特命自五十一代孫元措首階中議大夫職視四品兼世宰曲阜六年又以祭服祭樂為

賜遣使策祝并以落成之意告之方役興也有芝生於林域及凡山廟與孔氏家園凡九本典役者采圖以聞且言瑞芝之生所以表聖德之致廟成之日宜有刊紀敢請并書于石又廟有層閣以備度書願得賜名揭諸其上以觀示四方詔以奎文名之而命臣懷英記其事臣魯人也杏壇舊宅猶能想見其處今幸以諸生備職藝苑其可飾固陋之辭挈楹計工謹識歲月而已乎敢竊敘上之所以褒崇之實備論而書之而後系之以銘臣嘗謂唐虞三代致治之君皆相授以道至周末世不得其傳而夫子載諸六經以俟後聖降周訖漢異端並起儒墨道德名法陰陽分而名家而以六藝為經傳章句之學歸之儒流不知

六藝者夫子所以傳唐虞三代之道衆流之所從出而儒為之源也後世偏尚出聽沿其流而莫達其本用其偏而不得其醇自是歷代治績常與時政高下洪惟聖上以天縱之能興學稽古游心於唐虞三代之隆故凡立功建事必本六經為正而取信於夫子之言夫惟信之者篤則其尊奉之禮宜其厚歟臣觀漢魏以來雖奉祀有封洒掃有戶給賜有田禮則修矣未有如今日之備也初廟傍得魯廢池發取石甓以為柱礎缸砌之用浚井得銅以為鋪首浮漚諸飾由是省所費錢以千計者萬四千有奇方復規畫為他日繕治無窮之利然則非獨今日之新葺將愈久而無弊也銘曰維古治時以道相繼不得其傳粤自

周季天生將聖遭世不綱垂統六經以俟後王六經維何爲世立道有王者興是惟治要於鑠我皇聖性自天玩意稽古傳所不傳建學弘文崇明儒雅躬禮聖師率先天下仍睠闕里祠宇弗治矧其舊制既隘且庳乃詔有司乃疏泉府撿材庀工衆役具舉梓人獻技役夫効功隘者以闊庳者以崇崇焉有制闊焉惟法即舊以新增其十八殖殖其正翼翼其嚴魯人來思嘆息仰瞻魯人有言惟今非昔豈伊魯人四方是式瞻彼尼山及其林園有芝煌煌表我聖恩聖恩之隆施于世嗣顯秩峻階視舊加異廟樂以雅祭服有章錫爾奉祀名教是光有貞斯石有銘斯勒揚勵鴻休以詔無極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知制誥兼同

脩國史上護軍馮翊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戸食實封一百戸賜紫金魚袋臣党懷英奉勑撰并書冊篆額

元重脩至聖文宣王廟碑

聖上嗣服之初祗述祖考之成訓與學養士嚴祀先聖自曲阜始制詔若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中外聞之咸曰大哉王言拭目太平文明之治越明年元貞改元先聖五十三代孫冢州尹治入朝璽書錫命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月奉百千秩視四品孔氏世爵弗傳者久至是乃復申命有司制考壁雍作廟於京師由是四方嚮風崇建廟學惟恐居後闕里祠宇燬於金季之亂閣號奎文若大中門闕存者無幾右轄

嚴公忠濟保魯嘗儆濱臺須曆錢佐營繕之費歲戊申始復鄆國後寢以寓先聖顏孟十哲像至元丁卯衍聖公　尹曲阜主祀事將圖起廢奎文杏壇齋廳齋舍即其舊而新之禮殿則未遑也國初封建宗室畫濟兗單三州爲魯國大長公主駙馬濟寧王分地置濟寧總管府屬縣十六曲阜其一也濟寧守臣按檀不華恭承詔旨會府尹僚佐鄉長者謀曰方今聖天子守成尚文此鄉風化之源禮義之所從出爲守臣者敢不對敭休命以廟役爲任首出泉幣萬緡衆翕然助之備工顧力市木於河輦石於山掄材於野采棟櫨桷楹礎之屬悉具又得泗水渠堰積石數百石堅稱是露階釦砌歲足用焉郡政之暇躬爲督視

甎陶鍛冶丹雘髹漆以至工師廩積各有司存經始於大德二年之春屬歲祲中止蔵事於五年之秋不期月而告成殿直重簷亢以層基繚以脩廊大成有門配侑諸賢有所泗沂二公有位糊座既遷更塑鄆國像於後寢締構堅貞規模壯麗大小以楹計者百二十有六貲用以緡計者十萬有奇落成之日遠近助祭者衣冠輻輳衆庶瞻顒千祺祖庭頓還舊觀於是衍聖公治遣其子曲阜令思誠奉表以聞且以廟碑爲請會傳選胄子入學擢思誠國子監丞特勑中書賜田五千畝以供粢盛復戶二千人以應洒掃事下翰林書其事於石臣復承命踧踖既述興造始末竊惟聖人之道與天地並聖人之祀與天地無極堯

舜湯文之君不作而道在洙泗立言垂教推明堯舜湯文致治之由模範百王仁及天下後世願治之主莫不宗之廟貌相望遍於四海聖人之道固無係於祀禮之隆殺夫尊其道而崇其祀蓋治古之恒規王政之所先也洪惟聖元神武造邦天兵徂汴戎事方殷不忘存敬先聖之祀詔求五十一代衍聖公元措歸魯衆集奉常禮樂於兵燼之餘燕饗之譜肇於此矣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仁霑義洽九域混同文物煥然可觀內立國學外置郡邑學官而於先聖之後尤所注意首選師儒訓廸作成崇賢以嗣封爵茲志未究皇上纘而成之故自紹膺景命以風化廟俗爲先務至於博施濟衆敷文來遠哀矜庶獄惠鮮鰥

寡由天縱之聖見於設施皆堯舜湯文之舉揆諸聖經之言若合符契用能張皇教本光昭先業以致魯國臣民思樂泮水如附靈臺子來之衆至矣哉觀文化下必世後仁之效豈待振耀一時定宗社無疆之福也銘曰道之大原寔出於天天何言哉乃以聖傳傳道維何唐虞三代儀範百王萬世永賴聖人之功與天比隆聖人之祀與之無窮皇元肇基撥亂右武天兵趨汴周禮在魯烝哉世皇載整乾綱始定終綏遂臣萬方肅肅魯庭嗣封有典德音孔昭聖謨丕顯王者之作必世後仁纘序不忘成於孝孫適觀厥成是訓是則思樂泮水作廟翼翼如天斯棘如翬斯飛籩豆靜嘉陟降有儀祀事孔嚴世爵以延洒掃有户

欽盛有田聖政聿新希縱治古命曰皇明登三咸五泰山巖巖聖祀綿綿與國無疆於萬斯年　勑翰林學士承旨正奉大夫知制誥詔兼脩國史臣閻復撰　翰林侍講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臣劉賡書

元勑脩曲阜宣聖廟碑前段未錄

臣玄既序顛末請系以詩詞曰厥初生民倥侗顓蒙三五繼作大道爲公風氣日開民習日漓道統絕續孰綱孰維少昊之墟東魯之上挺生聖人以淑萬古聖人既生代天以言立我民極與天並焉惟皇建極尊用其道百王軌範千以稽考三光以全寒暑以平俊民用章時乃巡衡太子垂拱大臣承弼體信達順

鳳麟時出皇元之興厚集大命太宗興文首法元聖世祖龍飛髦士屬心恢弘文治濬發德音世及三紀仁漸義摩建學立師菁人用多溫文裕宗祗荷詒燕成廟崇儒廸若天顯武皇英毅入繼離明載崇徽號王振金聲濬哲仁皇文德繼世誕揚祖訓顧後尊帝爰及英宗禮樂孔殷穆穆文考美德懿聞文宗纘緒聖聖克肖迺開奎府迺飭孔廟今上嗣世丕式大猷勒石新廟宏賁鴻休新廟奕奕泰山具瞻衡紞紘綖袞衣襜襜維宋維金遺刻具在於赫我元冠冕百代我元聲教極彼堪輿覺含萬里誦詩讀書維茲曲阜斯道之壺如水有源如木有本皇監在上執我道樞相我熙朝躋民唐虞賤言臺臣職是風紀昭宣憲謨

是用歸美聖道王化如日麗天儒臣詠歌億載萬年　至元五年歲次乙卯十一月吉日建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兼國子祭酒臣歐陽玄奉勑撰　奎章閣學士院大學士資政大夫知經筵事臣巙巙奉勑書政奉大夫侍御史臣張起巖奉勑篆

元順帝勑加封啓聖王碑 前段未錄

臣思誠頓首誠惶誠恐復獻頌曰於鑠皇元赫赫明明翕闢乾坤資始資生太祖肇基風霆流形世祖混一覆載生成列聖嗣服時靡有爭今上繼緒品式法程聖治丕顯孝治丕平嘉崇孔子縟典鴻名尼山有禱斗光垂精表相之異至道之凝曰惟天

縱王振金聲既與道生本立枝承王爵之崇啓聖之榮義符於情名與實正五父之殯綏乎其行防墓之崩泫然涕零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愛親敬長春秋權衡聖親顯親五孝重敦念茲在茲誕聖毓秀子孫有衍是服是膺尼山峥嵘泗水不盈蔚彼孔林卓彼魯庭有豐斯碑光昭日星同我夫子無忝所生闡我皇風四海永清　至正十四年夏四月七日襲封衍聖公臣孔思誠同曲阜縣尹孔克欽立石

元勑賜曲阜孔廟田宅記

元統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御史中丞臣亦憐真班臣祖常治書侍御史臣普化言於上曰江西僉憲任忙古台以畢[illegible]入其私田八頃八十九畝屋二十有七間家奴若干人在鄆境者實邇曲阜孔子林廟方今聖天子師事孔子設經筵崇儒術我御史臺以興學宣化爲職事顧孔廟歲入視前代猶儉春秋釋奠　既廩時或不給請以今沒入産俾孔氏襲封者掌之其家奴俾籍於有司世服役孔氏爲洒掃戶而輸其租制可翼日臣唐其勢又自帥其同列導意於内侍臣禿滿以啓皇太后於宮中出諭百官曰善一如皇帝制行之於是所司以産歸孔氏明年孔氏具牘來屬玄文諸石仰惟皇元初得宋金郡邑校官田産無算悉以共其祭祀食其師生繕脩其廟學其校官無田則以縣官緡錢充其用無禁有司不奉命則御史部使者察之

其爲尊崇孔聖之道非獨今日蓋嘗考之郢人書社七百里之事有無不必知尼谿之田齊遂以封豈不一變而至魯哉此於世道有關聖人無與也今上富於春秋政事參决東朝居今之臣能言附益孔氏者皆引君當道之事也臺臣首陳經筵次表儒術豈有他哉兩宮俞音聖志一揆兆足行矣漢初六經甫脫灰燼高祖過魯之祀天下駸駸然望斯文之治史乃稱文景不石儒術以竇后故然豈在是哉灌絳東陽侯之屬有一人省如今臺臣謀豈俟金石絲竹之音作而後不壞孔子宅以書還孔氏耶漢之諸臣功烈卑矣玄故著之使來者知臺臣之意在是是議也侍御史臣朶列程治書侍御史臣彝咸佽成之　元統

二年月日中順大夫兼太常禮儀院事臣歐陽玄拜手稽首記

元皇太后祠魯宣聖廟碑 元統己亥年春正月事 前段未錄

竊惟自漢以來崇奉先聖至我朝而極崴加號大成改封聖考爲啓聖王聖妣若聖妻並爲王夫人遣使奉送制命于闕里祭以太牢其禮隆矣太皇太后尋亦遣使奉鄉幣致祭並刻諸石矧兹崴禮可無紀乎思誠謹述其事之本末系以詩其詩曰有聖皇元奄有萬方列聖相承文教誕揚皇明嗣服繼序不忘眷言曲阜素王之鄉爰命詞臣册祝函鄉載臨闕里爛其煌煌鐲辰藏事惟吉惟良牲牢肥腯黍稷芬芳豐備樂龢神人悅康於赫尼父軌範百王允廸允則宗社隆昌或棄或背九有以亡穆

穆天子兹率厥常崴禮斯舉誠敬是將既歆既敕惠澤其滂矣詩頌美億載休光 張起巖撰

皇妹太長公主降香碑

皇妹太長公主以宣聖林廟在封内遣承務郎位下總管府總管趙昌齡偕承直郎建魯花赤不顏帖木兒屬官趙景祐王居敬蔡伯兒奉香酒詣闕里致奠仍頒所刻宣聖像百幅先期濟寧路移文至衍聖公思晦率三氏子孫出迓於道左翼日禮成衍聖公既封章馳謝欲大書深刻歆耀無窮石已礱謂 瀚叨文學之職屬辭比事宜相兹役欽惟聖天子方興脩禮樂敦闡聲教賢主崇尚斯文金帛之賜犧牲之薦頻歲繼至今兹又獨是衆誠吾道莫大之幸而曠世希濶之儀也第媿澁淴之文不足以揄揚盛美之萬一敢拜手爲之詩其詩曰猗歟賢主瑞啓璇源武宗之妹世皇之孫開國東土維屏維翰式彰光寵益大以尊左圖右史儲祥擁祉先聖之祠載禋載祀禮出中闈光生闕里刻石學宮永昭盛美 泰定四年三月吉日建曲阜林廟學正張瀚撰

皇妹太長公主致金博山碑銘 元天曆二年四月翰林侍講學士曹元用撰 前後未錄

魯王阿禮嘉世立主以白金百兩命工造博山一又五十兩造香盒一遣使馳驛敬致曲阜宣聖廟神位前仍祀以太牢禮也猗歟盛哉主之所慕可謂知王教之端風化之本矣又可見天

性之高明洞達禮義矣不然何以閒處深宮能讀詩書觀圖史有好學之名聞於天下肯重吾夫子如是乎噫嘻常情知畏禍而不知避禍之所以然知求福而不知求福之所當然俾世情知孔子咸如主更能用孔子道則君臣敬父子親夫婦別長幼序朋友信人倫庶事無不順理則何禍之不可避何福之不可求哉

自昔帝王崇極於孔子者多矣皇后與公主遣官致祭者則鮮故錄此三碑以見孔道在人雖女后亦知所重也

國朝 御祭香帛碑

皇帝即位改元景泰正月上日朝臨群臣越十日丙戌大祀天

地于南郊既慶成命有司擇吉遣官行祀天下有司以閏望
庚申聞先期
上御宿齋宮親書祝冊牀爽一 上服通天冠被絳龍袍文武百
官朝服侍班傳制命官以香帛致綵輿中鼓樂導引出承天
門外 上注目送之臣節忝備員詞林得分祀先師孔子即
日賫香帛升舟中道陸行二月十日始達曲阜衍聖公臣彥
縉世職知縣孔諤三氏教授臣江永清率三氏子孫 郊迎
至宿廟次滌牲致齋百執事駿奔益虔又二日丁亥乃
祀將祀之夕天地開明星月朗槪牲豐香絜籩豆飭脩薦祼
欣俯咸中禮節宛若神聖在坐群賢陟降在聖左右洋洋濯

濯來歆來享祭畢達旦猶聞金石絲竹之音衆咸以爲
皇上至誠感格之所致有非偶然者翌日衍聖公拜手言國恩
汗渙沾被林廟請刻祝詞以表榮貺臣節聞國之大事以祀
爲先而即位遣祀即有虞徧于群神意也群神如漢唐以來
崇祀古昔帝王先師孔子嶽鎮河海之類蓋古昔帝王嘗主
宰天下孔子爲萬世綱常祖嶽鎮河海能興雲布雨潤澤民
物禮曰功被生民則祀之此即位遣使之禮所以不容或後
也然我 朝自
太祖高皇帝奄有四海刱立制度爲萬世子孫法凡建祀所遣
香帛如古昔帝王嶽鎮河海其名數皆一獨孔子與諸弟子

其名數凡九儀物稱是非厚於孔子也誠以古昔帝王功止
當時嶽鎮河海澤及一方而孔子祖述憲章刪定述作之功
被於無窮與天地並故不得不致崇極之意也傳曰自生民
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良以是歟然孔子之在當時有德無位
特大聖中之以言垂範者耳其所以行孔子之言以建皇極
以收治平之效者則在於後聖焉洪惟
皇上睿智英明超自內藩紹承大統即位之初即去邪黜佞崇
奬忠良拒遏外夷靖安中夏凡言行政事皆師法先聖群臣
奏牘語合經典即賜録用是孔子之道不行於昔者而大行
於今日矣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後聖之德既不違乎前

聖愚想以聖祐聖以神助神假靈弼脅協贊洪猷是蓋有不
疾而速不言而喻之幾矣豈凡庸之所能與知者哉臣節既
忝承行職當秉翰雖遊聖門措詞匪易而事有典故不容或
鈌謹陳香帛之數以見我
朝崇奬先聖之禮逾於前古且驗吾道大行于今不特爲聖哲
子孫榮 實爲天下生民福
景泰二年正月初五日賜進士翰林院侍講承德郎同脩國
史臣吳節撰 宣聖五十九代孫襲封衍聖公臣孔彥縉立石

褒崇先聖禮樂記

皇帝嗣登大寶之十有二年冬詔天下孔子廟祀加六佾爲八

籩豆十二爰用遣官恭行昭告於是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
文淵閣大學士臣商輅以春祀前一日詣文廟行釋菜禮告
翰林院學士臣王獻乘傳詣闕里行釋菜禮告使命必簡文
學之臣重其事也然禮雖有隆殺之殊一乎誠也祝辭出自
聖製香幣頒之內帑儀乎天顏之俯臨也樂舞之增器數之加
未告弗敢先既告弗敢後肅乎帝心之對越也祼將之夕星
月澄霽纖雲不興昭乎神明之歆格也禮既告成襲封衍聖
公臣弘泰率諸族人少長趨列稽首言曰
天子褒崇先聖禮樂等之祀天饗地誠曠古之罕聞斯文之大
慶豈待臣一家之私榮而已哉宜有紀述以垂永世時山東

按察司副使臣陳相臣張珩僉事臣畢瑜布政司參議臣杜
鋐都司都指揮僉事臣仝榮聞命駿奔恪恭祀事亦懇申前
請不可辭臣獻竊惟吾夫子之道如天之高無不覆幬如地
之厚無不持載如日月之代明如四時之錯行其法具於君
臣夫婦長幼朋友其功著於易書詩禮樂春秋所以立生民
之極開太平之運歷代人主賴之成效尊崇然未有礼明樂
備如今日者也嗚呼盛哉或曰堯舜禹湯文武皆聖人也祝
饗之禮不得視郊社孔子有德無位寵用斯禮得無過乎且
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特用天子禮樂君子譏之以孔子之
聖豈復有加於周公者哉嗟夫此我

國家甚盛之舉固非習於聞見者所能測識之也當周之衰王
政陵夷彝倫攸斁使天不生孔子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適
孰知所以為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邪夫惟不知故不行不
行則不流不為夷狄禽獸不止所以維持斯道永久而勿隊
者果孰之力歟周公之功人臣之分也孔子之聖萬世帝王
之師也師其教而圖其所以為報雖極天下之尊禮之至也
傳曰夫子之道不啻天地又曰其功及有賢於堯舜者豈不
信哉仰惟
皇上德位隆大克當制作禮樂之任自
祖宗列聖以人文化成天下于茲百年又當事興禮樂之時而

講正脩明自孔子始可謂知所本矣臣獻竊祿于朝於禮樂
大端漫不之省謬膺渙命夙夜祗惕思所以副
皇上隆師重道之盛心尚當博稽古典入封黼座俾朝廷大制
作前無所遺後無所議以昭一代文明之治顧不偉歟嗚呼
臣愚何足以知之謹記
成化十三年歲次丁酉閏二月丁巳　賜進士第翰林院學
士奉政大夫兼脩　國史　經筵講官錢塘王獻書
歷代脩建廟祀碑文此以重脩是系出於人臣
隋脩孔子廟碑
若夫惟道惟德或仁或義既漸敬於英華遂肖倫於禮樂式主

大聖是曰宣尼雖有制作之才而無帝王之位膺斯命世蹇厄補空述萬代之典誕爲百王之師表始於漢魏爰逮周齊歷代追封秉圭不絶我大隋炎靈啓運翼下降生繼大庭之高蹤紹唐帝之遐統憲章古昔禮樂維新偃伯脩文尊儒重學以孔子三十二世孫前太子舍人吳郡主簿嗣悊封紹聖侯

皇上萬幾在慮兆庶貽憂妙簡才能委之邑宰於此周公餘化唯待一變之期夫子遺風自爲百王之則禮儀舊俗餘何足云用能奉天旨敬先師勸孔宗脩靈廟即曲阜陳明府其人也明府名叔毅字子嚴頴川許昌人昔堯之禪舜實釐女于有虞周室封陳亦配姬于嬀汭漢右丞相建六奇之深謀魏大司空開

九品之清議明府即陳氏高祖帝宗之孫高宗孝宣帝之子至如永嘉分國代歷五朝郭璞有言年終三百皇朝大統天下一家爲咸陽之布衣實南國之王子於是遊情庭宇削跡市朝砥礪身心揣摩道藝策府蘭臺之秘籍雕蟲刻鶴之文章莫不成誦在心指書於手金作玉條之刑法桐囚木吏之奸情一見仍知片言能折所謂江珠匿曜時虧滿月之明越劒潛光每動衝星之氣爰降詔書乃除曲阜縣令風威遠至禮教大行政術始臨奸豪屏息抑強扶弱分富恤貧部內清和民無疾苦重以德之所感霜雹無災化之所行馬牛不縶繩魚夜放旱彰漑釜之篇乳雉朝馴自入鳴琴之曲遠嗤麗統不任百里之才俯笑[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五斗之俸於是官曹無事囹圄常空接上迎賓終日臨遊賞觀泮水而思歌尋靈光而想賦加以祗虔聖道敬致明神粉壁檢金冊楹刻桷可謂神之所至無所不爲振百代之家聲作干城之稱首敬鑄金石之文永同天地之固其詞曰皇非常道帝實無爲時澆俗薄樸散淳漓世道交喪仁義爭馳書亡詩逸禮壞樂虧降生大聖載脩墳史積善於德追崇不已於穆大隋明命天子新開紹聖重光闕里伊我陳君清德遠聞温温玉潤苾苾蘭芬淵才亮美拔類超群時逢上聖以我爲令導之以德行之以政用此一心能和百姓子還名買兒多子鄭奸雄寬伏賦役平均心居儉素志守清貧魚生入釜雀瑞來臻寢廟孔碩

靈祠赫奕圓淵方井綺窓畫壁因頌成功遂歌美績共弊穹壤永固金石　大隋大業七年辛未歲七月甲辰朔越二日乙酉汝南郡主簿仲孝俊撰文孔子三十一世孫孔長名三十四世孫孔子歎同立石

唐重脩曲阜縣孔子廟碑

嘗觀元化陰藏上帝玄造雖道遠不際而運行有符揚搉大抵宣考神用建人統之可復補天秩之將頹其揆一也昔者蚩尤怙賊厥弟驕兵巨力多徒合緒連禍則皇帝與聖首出群龍推下濟以君人儆勤略以戡亂遠至橫流方割包山其咨轉死爲魚鼈食不粒則堯禹並跡扶振隱憂道百川康四國粵若殷禮

鈇周道微宋公用鄗楚子問鼎則夫子卓立燦然成章闢邦家之正門播今昔之彝憲此天所以不言而成化聖所以有開而必先其若是也故夫子之道消息乎兩儀夫子之德經營乎三代讃小說蓋有異聞夫亭之者莫如天籍之者莫如地教之者莫如夫子且沐其亭而不識其道則不如勿生何其籍而不由其德則不如勿運故曰消息乎兩儀者也夫傳之者莫如文約之者莫如禮行之者莫如夫子且會其文而不揚其業則不如勿傳經其禮而不啓其致則不如勿學上代有以焯序中代有以宗師後代有以丕訓故曰經營乎三代者也噫虞舜之美不必至是贊而大者進聖君也夏桀之惡不必至是擠而毀者激

庸主也伊尹之忠不必至是演而數者勉臣節也趙盾之逆不必至是抑而書者誅責臣也至若論慈廣孝輔仁寵義職此之由於是君臣之位序父子之道明朋友之事興夫婦之倫得雖朗日開覺膏雨潤黷和風清扇安足喻哉借如九皇繼統而政醇七聖同年而道合雖事業廣運偕理濟　時未有溥遊大夫僻居下國得敷既往言滿方來廟食列邦不假手於後續君長萬乘畢歸心於素王若此之盛是以騰跨百辟孤絕一人曷成名可稱取與爲大者已我國家儒教夾雲文思庚天伸吏曹以追尊遠禮官以崇祀侯褒聖於人爵尸奠享於國庠是用大起學流錫類孝行歡悅於方國光獲彌於衍宗三十五代孫嗣褒成侯璲之字慮暉洎族賢元享等或專門碩儒罔墜於緒或篤波明準克揚厥聲乃相與合而謀曰夫墟墓之地禮曰自哀聽訟之樹詩云勿剪一則遇事遺愛一則感物充懷於乎大聖烈風吾祖鴻美故國方井舊居州嶽歟宜其棟神馳魄勝下膜捧陳齋祭首嚴祀樹綠垣以設防刊豊石以爲表兗州牧京兆韋君元珪字王國周親人才懿德明啓風績休有明教長史河南源晉賓字光國賢操孤興清節相遠納人以禮成俗於師司馬天水狄光昭字子亮相門克開雅道踵武聞義必立從事可行錄事參軍東海徐仲連功曹成陽蓋寡疑倉曹太原王道淳私農楊漪石户曹博陵崔少連弘農楊履玄兵曹太源王光超范

陽張博[illegible]法曹安定皇甫悛東海于光彥主曹滎陽鄭章參軍事博陵崔調扶風竇元訓河東裴璿隴西李紹烈鴈門田公儀博士南陽樊利貞曲阜縣令鴈門田思昭丞河間劉思廉主簿吳興施文尉清河晏弘楷等官序通德儒林秀士升堂覩奧遊聖欽風僉同演成乃廓經史其詩曰元天陰隲大明虛鏡神不利淫物將與正凡曰投艱在此逢聖吞沙荐虐軒黃底定襄陵兆災夏禹文命周道失序夫子應聘刪詩述史成礼張樂雅頌穆清訓詞昭灼片言一字勸善懲惡誘進後人啓明先覺六順勃興四維偕作元功濟古主道納來首出列聖席卷群才大明震曜廣學天開蒸嘗而寓誦習窮垓帝念居室以光壽宮爽旋

于嗣環封厥中孫謀不泯祖德斯崇乃刊聖烈克廣休風　大
唐開元七年歲在己未十月乙酉朔十五日乙亥建宋州刺史
上柱國范暘張廷珪書

元脩闕里廟垣記

闕里廟制周三里而務崇垣四護皆朽以粉塗庇以瓦木與夫殿閣門廡等餘五百架皆金萌昌役也存經喪亂表裏凋弊中更灑掃百戶暫停主祀者財單力薄扶傾綴朽聯缺續至所成者不償其所壞朝庭頻年議加修復慶符本路撥度工費以軍國庶務方殷而事未及措也曩者山東東西道憲司諸公自陳節齋以下近及簽同與屯公皆嘗督諭本部爲救廢之舉治夫

奉議大夫同知濟寧路總管府事劉侯用至元壬午秋七月繼謁祠下奠拜既畢周覽嗟惜而言曰夫州縣長佐之責務績於三載必曰文廟有無增葺况予爲方面之倅祖庭在境而曾未過省何以處承流宣化之任乎今朝廷方嘗布文教善風俗以爲政治之本而於吾聖人祠宇切於垂意礱石伐木築基定礎期在旦夕矣今廟貌雖殘所餘者往往猶厦宇崇觀而周垣圮剝外連於荒莽脫有野燒緣逸於其中不亦愈重朝廷之經費乎此事吾儕不得不任其責以今竊計莫若規撫舊址先起垣於四周庶或可以扞蔽宅虞也凡茲所舉有涉公帑之費者予固不得以擅爲以吾聖人之故妨其農事重其民役而俾之嗟怨予尤不敢爲也秋冬之交農事畢入繇減他調而爲之不亦美乎及歸更與同僚謀之時總府判官李侯書生也聞之樂與協其謀劉侯之志得以不沮遂命孔氏五十三代孫權主祀事曲阜縣尹親涖其役仍以兗州檢校之乃於戶大丁衆之家從民意而借其力民民皆曰此非公役雖吾鄉中之盛事復何辭焉於是相與執版榦掀削之具而至者幾千人於是唯均之以庸衆而不限其程勉之以堅整而不責其緩繹繹繩繩陾陾登登不亟不遲百堵皆興縮基於季秋之將杪斬板於陽月之既盈宰牢醲酒勞其衆而歸之仍期於來春之首變高墉深夷蕪易壤益植松檜一千本于時衣冠行路莫不稱嘆以爲殿閣崇

嚴倍增於它日巖巖乎可謂夫子之墻也孔氏合辭爲予言曰自東平嚴公致政之後而能加顧於祖庭者蓋鮮矣今侯體朝廷之意以繼是美是不可以不錄桓時親覩其事義不當讓乃撫其本初而題之於壁間時至元十九年冬十有二月望日濟寧路教授楊桓記宣聖五十三代孫曲阜縣尹兼諸軍奧魯權主祀孔治立石

重建金絲堂記

闕庭有堂名金絲者舊相傳也按孔氏祖庭廣記載圖經誌刱於大金世重修闕庭始有其制畧無明文可考堂在齋廳之北家廟之南廟庭之東歷世更變歲久傾圮僅存遺址宣德甲寅

冬工部亞卿江石言之文江周公恍以公務道經東魯躬謁林
廟每事懇懇致問禮也以斯堂之廢歎然爲缺典遂詔匠計之
捐巳俸資貨材於江南得大木而喜使人相地廣袤是斷是度
是尋是尺修之治之水運以舟陸輓以車時議克合力相成之
者蘇州知府況侯鍾通判邵侯諶也材木既具越明年季夏壬
寅日宣聖五十九代孫襲封衍聖公孔彥縉召役事興工經營
圖爲安排布置舉合以法落成是年秋八月庚子朔也堂高二
尋有二尺由是制度宏雅廉隅岐整輪奐一新卓越舊觀僉議
復於靈星門外西南隅構屋三間計十有二楹爲祗謁更衣所
名曰更衣亭其用心可謂勤矣吁于遵軌而修事謂之趾美修

事而有成謂之合功古之道也今能趾美矣合功矣是宜誌之
愚嘗閱載籍當漢景帝時魯恭王好治宮室毀孔子舊宅而欲
廣之升堂聞金石絲竹之聲遂不敢壞意今之家廟即其舊宅
歟斯堂即恭王聞金石絲竹之所歟舉金絲而言則八音在其
中可知矣且天地假風霆以彰厥威聖人託音樂以著其靈天
地變態無常四時成其序聖人神明不測而萬世蒙其教天地
風雨霜露之類無非教也聖人禮樂刑政之屬得非教乎矧樂
者又所以移風易俗比物飾節崇和順而親附於民所以蕩滌
邪穢消融查滓莫善於是故聖人雖沒而有不沒之神存焉何
也道德也禮樂也與天地相爲終始生民爲萬世之所仰賴焉

名堂之義意有在也後之登斯堂者不金石而金石不絲竹而
絲竹想聖人之靈而景仰於千萬載之下斯堂亦與有助焉時
宣德十年歲在乙卯秋八月上澣日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司
教授清江裴侃記并書篆　曲阜知縣孔公堂立石

重修啓聖王寢殿記

予昔長太常凡
天子有事南郊則天地並位于正殿日月分列於東西若太廟
之制則前爲殿後爲寢重陰陽奇偶之義夫婦人倫之始也前
乎千萬世之既往後乎千萬世之方來莫不皆然孔子萬世帝
王之師也廟祀于魯者非一世而子孫舉祀則惟原其始祖啓

聖王夫婦焉王之殿去大成殿西十步許而啓王夫人顏氏則
居于後寢穿心有廊以通前後歷歲滋久寢殿圮壞六十一代
孫今襲封衍聖公弘緒乃撤而新之殿爲間者五爲楹者七歇
山轉角規模壯麗亦倣前殿之制高一丈七尺深視高殺二尺
廣袤稱是經始於天順庚辰十月之朔落成於辛巳九月之望
是役也財不廢於公帑工不奪於民力經營之勞一役于林廟
在官之人皆弘緒所自區畫者也其尊祖敬宗之心何其至哉
下能告成山東按察使黎陽王越世昌適謁於廟覩新構落成
棟宇翬飛金碧輝映嘉大宗之誠孝謂不可無文以彰盛美摂
以予有從遊之舊禮請爲文記之預以白金一錠屬曲阜知縣

孔公倣命工礱石紀其歲月惟昔柳子厚作道州文宣王廟碑謂夫子極於化初冥於道先苟賛其道若褒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况王與夫人毓粹之德啓聖之功不可名言又敢輕易賛之哉時以尊祖敬宗誠大宗之所當爲而崇儒重道好尚斯文又憲長之所用心也憲長提刑一方公務紛紜而能景賢仰聖若此况爲先聖之子孫哉書其事勒諸貞珉以告來者天順五年九月暨望賜進士陝西叅知政事前礼部左侍郎　翰林院大學士知制誥兗州府寧陽許彬道中撰文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東吳張稷書丹

尼山創建書院之記

尼山書院山長臨川金谿彭璠歸自魯以興復書院始末爲言乃爲之次第其事云尼山去曲阜東南六十里今屬滕州鄒縣在滕西百里鄒東六十里其山五峯西峙中峰則所謂尼山啓聖王夫人顏氏所禱而生聖人者也山皆石其嶺多蒼栢諸小木皆巨叢霜露既降絢如渥丹升降各途升之谷草木之叢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叢皆下垂無或交戾反刺者其東岸有洞曰坤靈之洞中有聖人石像臨水與顏母山對其北則防山耶聖人合葬其父母處也今書院在其中前有智源之溪後有中和之壑往昔奉尼山之神而祠曰毓聖侯其左有夫子之宮焉故宋慶曆癸未孔子四十六代孫襲文宣公知兗州仙源縣宗愿作新宮廟有夫子之殿有夫人之位有講學舍有祭田自是歷宋金至于今蓋三百餘年矣宮不知何年廢我國家奄有中夏尚崇孔子之道歲月浸久典禮斯備至順三年歲壬申五十四代孫襲封衍聖公思晦用林廟管勾簡實理言請復尼山祠廟置官師奉祠因薦璠可用事聞中書送禮部議奎章閣大學士康理公　時爲尚書力言其事當行議上至元二年丙子中書左丞王公懋德率同列執政者白丞相置尼山書院以璠爲山長三年六月至官筱舍山中罄竭私槖　具羊豕爲酒告山之神召近鄉父老受神賜告以興廢之故明日鄉父老各以其

人至遂除荆棘徹瓦礫得殿及門之故基諸舍之所在次第而見將告諸郡縣而經營之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司寧夏楊公文書訥行部率其吏翟趙郭趂茲山留璠舍一日顧瞻徘徊以其事爲巳任命同知滕州事郝賓寶閭傾之首出俸以爲之先而監州李彦博鄒縣令張士謙與郡邑之官屬暨大宗子孔克昕襲曲阜令克欽宗族子孫凡齊魯之境賢卿大夫士民之好事者大出錢而勸成之擇木於山陶甓於野傭僦致遠牽車牛服力役連畛載途飲餉相望役大而民不知劳又得古殿遺構之成材於魯之故家尤稱巨麗不數月而大殿成殿門成毓聖侯之祠成學宮在廟之西倣國子監制也作觀川亭於坤靈洞

之上相傳夫子之在川上蓋在此云繼以塑繪聖賢之像成樂器祭器以次第成置弟員以凡民之子弟俊秀者充之皆復其身後廼以明年之上丁用大牢致詞告成噫其功可謂敏矣夫朝廷議定於上部使者有司宣力於下以充有成聖明在上文運宣通於斯可徵焉嗚呼古初開物天作茲山太和絪縕氣融結流形降神篤生古哲以立三極位天地育萬物與日月四時貫通於無窮若夫徂徠龜蒙至于岱宗雨露風霆往作來復前瞻後際邈然高深詎可測哉運會有時聿覩新宇不日而成豈偶然歟璠也得以學宮從事於茲可謂榮矣集老且病舊學荒落僅克識其梗槩如此若夫播爲聲詩歌頌功德式薦明

亭勒之金石則有待於當今儒學之君子也哉大元至正二年壬午正月上元日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撰

尼山書院碑銘 有序

周靈王二十年陬人顏氏禱於尼山二十有一年孔子 生五代周顯德中魯守趙侯作新廟宋慶曆中嗣文宣公守愿大建廟學有元至順三年衍聖公思晦請復尼山廟礼部尚書康里公巎〻白于中書至元二年左丞王公懋德議設尼山書院以彭璠爲山長三年冬十有一月廉訪僉事楊公文書訥分司至于兗州以璠言用前濟寧總管張公仁舉使同知滕州事郝君寶寶閭董其役十有二月分司至于鄒楊公及郝君相役於尼山滕鄒大夫來致貲購故魯武惠公宅於東平四年春正月[illegible]二月總管王公主敬致禱於白馬河三月壬子庀工作大成殿大成門神廚作明倫堂東齋西齋東塾西塾作毓聖侯廟作觀川亭秋八月告成宣慰使蒙古公羅括懸政法之聖于門五年春二月廉訪僉事趙公天綱懸教法之書于堂夏四月郝君如濟以湖北廉訪使任公濬善書命繹曾文于碑其辭曰嗣聖至元皇帝欽天崇聖左武右文百廢畢舉衍聖公曰惟鄒東六十里五峰攸峙中惟尼山其神曰毓聖侯顏母之所禱也東崦曰坤靈之洞聖人石像在其中東有文德之林蓋曰顏母之墓又東爲顏母之山有谷焉其棘惟喬顏母之所由陞也有谷焉其棘

帷樛顏母之所由降也前帷智源之溪後帷中和之壑其在宋氏我先人文宣公爰作新宮既燬于兵帷今泰寧礼亦宜之康里公曰惟天啓迪我人大明中德萬世無疆惟休篤生聖人陬于尼山奈何弗敬崇厥攸居時則有闕里之廟奠厥攸宗時則有泗上之林報本反始曷弗祠于尼山君〻臣〻胎於尼山於念哉左丞公曰俞張公曰我昔尹茲東魯我乃大闕里青廟我乃新曲阜泮宮我乃飾泗上林聊疆于齊我弗克事茲尼山滕大夫郝子材公其任之楊公曰俞楊公曰嗟我憲史翟廸趙士恒郭敏其道予言曰俾爾滕侯李彥博汝惟長左而贊之大夫寶〻閭汝惟貳咸曰汝材作而行之楊公曰嗟爾大夫寶〻閭

翦荊棘除埃壤以底厥舊惟汝功選吏士庀工徒固基宇嚴廟
貌惟汝任弗疲民弗淹時弗糜財惟汝能我聞曰材惟舊易於
新力於舟易於車惟汝其念之郝君曰都郝君曰嗟爾鄒尹張
士謙悉乃心以致後事以時餱糧以集車牛以利器用鄒尹呂
克中爾惟克勤其相鳩材鄒士馬亨李儼李元彬考制度以底
法鄒士王從義其司入州史石居仁其司出鄒史吳守中胡德
秀其司程必謹必節毋致怠忽東平公曰昔在魯共王壞聖人
宅用廣厥宮乃今以魯公宅爰作聖宇於乎休哉予璠暨滕人
張顥宗薛榮晁元榮惟茲宇在宋于汴惟鄭息宅在元于鄆惟
嚴實宅今茲歲在戊寅予其撤有文在梲曰戊年破於乎徵哉

今予致汝材毋撓材毋黷氏敬之哉羅括公曰惟天生聖惟皇
崇聖孰敢不欽若官若吏若士敢不有祗厥事國則有常刑敢
有朋酗酒致鄭聲博奕笑嘑以黷清廟時則有大罰敢有藏使
介舍羇旅國則有常罰敢有踰垣墻毀宮廟牧牛羊竊薪芻時
則有常刑趙公曰惟天生聖惟聖垂憲惟師典教惟士祗學報
本于茲有翼有嚴若師若士非經何教非德何學一乃心　勑
乃身以明天倫以究人治報天遵聖以衍無疆之休或敢不恭
則有常憲任公曰粤惟尼山在防郰之間孔氏自宋厥墓莒焉
叔梁䢵郰五父爰殯防惟西北東郰西郰惟其西南稽諸太史
尼丘之禱用名若字於是爲信昔在宋氏宏大厥宇以媲闕里

洪惟有元式新大之惟有無疆之休必有無疆之聞託之金石
伯敷甫其作銘陳繹曾拜手稽首固辭乃言曰惟天惟地惟載
神氣神氣之合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昆侖旁薄會于岱宗磅融
凫山太昊開天東迤尼山聖集大成支流于繹是生亞聖於始
道統咸疆于鄒於乎盛哉粤昔聖人作法一代惟我夫子垂憲
萬世亘宇綿宙罔不尊親於乎休哉　典惟有道德祭于
瞽宗防山出雲雨爰潤萬物時則旅之矧惟聖人澤被萬世毓
茲尼山新大厥宮於乎時哉乃作銘詩六章章八句辭曰昔在
高辛有娀方將爰禱高禖玄鳥致祥立我商人篤生玄王乃明
人倫敷教虞唐降自有周顏宇郰人尼山是祈隹夢維麟篤生

素王乃聖乃神敷教萬世誕明天倫岱宗綿延尼山之蜿坤靈
是竅有圩其顚降神毓聖厥功竟天何千萬年不崩不騫乃剔
故蹤乃作新宮採材自鄆輦石于東庶士子來不日其功聿飛
斯翬聿見斯龍新宮既作尼山嶽嶽闕里泗林鴻光昭灼予拴
青　青于何其樂于何其樂爾效爾學尼山有杞郰田有芑胡不
作人樂只君子樂只君子爲天子使於萬斯年錫爾純祉至正
五年歲在乙卯五月吉日立國子助教陳繹曾撰

衍聖公謝　恩表

景泰二年　上幸太學特召三氏子孫觀禮賜五十九代孫
襲封衍聖公孔彥縉冠帶錦衣越四年來朝復賜三臺銀印

玉帶衣織金麒麟文視一品謝表　伏以

建中立極本治教於六經泝流求源特推恩於宗子天心鑒

悅寒族增光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睿智文武聖神祖述唐虞道已隆於天下憲章

周孔心猶歷於魯東大學為昭代之賢關既承臨幸大宗爲

素王之嫡長特見褒崇範白金而印級三臺琢美玉而腰圍

一帶盛以冊滌之函束以雲章之服服以拜賜而廷陛光輝

藏以傳家而子孫慶幸賜鞾韈而先之以烏紗錫酒牢而加

之以白粲恩施溥博俾同宅俊之賢禮待優隆不鄙草茅之

賤是皆因本而厚末肆獨念祖以及孫符雨露之沾濡同乾

坤之覆載自三代以來未有盛於今日者也臣縉質本凡庸

忝繼先師之緒學無裨益濫承顯爵之封象賢深愧於前人

崇德欣逢於盛世頌揚莫既感激惟深伏願國有學黨有庠

術有序益隆　聖道於無窮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永固

皇圖於悠久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成化十三年春六十一代孫襲封衍聖公孔弘泰上加賜樂

舞籩豆謝　恩表　伏以

聖皇御極脩明治世之綱常祀典崇師寵用

天子之禮樂綸音渙發士類歡騰恭惟

皇帝陛下德同堯舜蕩蕩乎難名道配文王穆穆乎敬止緬懷

先聖之垂教實為萬世之所尊顧茲廟祀之儀文詎俾一毫

之未至采之輿論斷自　宸衷既據禮以崇加復申詞而詔

告遠辱　天朝之使大增闕里之光寵賁數仞之門墻神靈

如在敬致　九重之香幣　天威若臨犧牲肴醴畢奠于兩

楹之間秩秩乎有儀鐘鼓管籥合奏於一堂之上洋洋乎其

盛佾舞易六而用八非若成王之享周公斯爲過矣籩豆以

十而加二必如

天子之祀上帝極其尊焉惟崇儒重道之心有加而不已故酬

德報功之典益盛而無窮粵漢而唐非無袞冕之加而儀文

或有未周歷宋而元亦有宮懸之奏而音容猶有未盡未有

禮備樂明如今日

聖天子之尊臣祖孔子者也臣弘泰等生忝素王之裔愧乏片

長世叨顯爵之封慚無寸補復覩非常之盛舉益彰曠古之

奇逢匪徒侈小臣一家之榮真可謂斯文千載之幸揄揚莫

既期報德於涓埃感激彌深擬刻銘於肺腑伏願天長地久

祝

聖壽於無疆日新月盛仰文風之大振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孔聖全書闕里志三十卷之

商輅素王紀事序　　後學蔡復賞　編述

素王紀事一帙首世系次小像又次降誕之祥生質之異又次之歷代封謚而備録制誥之文古今廟記而詳具禮樂之數與夫群賢從祀年譜優歷闕里山川靡不悉載而以紫陽楊奐所述東遊記終焉豈聖出處大略見於此書蓋門封太守西蜀黃齊公瑾之所輯録嶽郡通守太原傅汝楫之所校正者也汝楫將鋟梓以傳屬予為序竊惟天生夫子使之繼往聖而開來學其道備於學庸語孟之四書其功著於易書詩禮樂春秋之六經是蓋學者之所共知若乃當時出處之詳後來追崇之盛散見於傳記與時王之載籍學者或有所未知此紀事之所為有便於觀覽也歟學者先求之是書知夫子之為夫子又進而求之四書六經而知夫子之所以為夫子則庶幾無愧於為夫子之徒不然是猶終日戴天而不知天之高履地而不知地之厚其不為妄庸之歸也幾希予不敏僭序此以為同志之士勗共相與勉之

禮器圖

簠　數百一十五
通盖重一十三斤高七寸深二寸闊八寸一分腹徑長一尺一分

簋　數百一十五
通盖重九斤高六寸七分深二寸八分闊五寸腹徑長七寸九分

犧尊　數六
重九斤一十兩通足高六寸一分徑二寸四分頭去足高八寸一分耳高二寸一分五釐闊八分五釐深三寸七分

象尊　數十
重一十斤通足高六寸八分口徑一寸八分耳闊一寸二分長一寸九分深三寸七分

大尊　數二
通足高八寸一分口徑五寸七分腹徑六寸一分足徑二寸八分深六寸五分

壺尊　數六
重四斤十兩二錢高八寸四分口徑四寸五分腹徑六寸深七寸一分

山尊　數二
重六斤四兩高九寸八分五釐口徑六寸七分五釐深七寸五分

著尊　數二
重四斤　兩高八寸四分五釐口徑四寸三分腹徑六寸二分深八寸三分

洗罍

重一十二斤通高一尺口徑八寸四分深七寸二分足口徑七寸二分

數二

洗

重八斤八兩通足高五寸七分口徑一尺三寸六分深二寸九分口徑八寸九分

數二

爵

重二斤八兩通柱高八寸三分深三寸三分口徑長六寸二分闊一寸九分兩柱三足有流有鋬

數一百一十八

坫

置爵承尊皆用之重二斤九兩縱廣九寸二分措諸地而平正

數二十八

龍勺

重一斤口闊二寸一分深一寸一分柄長一尺二寸九分

數二十八

籩

口徑四寸九分通足高五寸九分足徑闊五寸一分上深一寸四分

數二百四十八

豆

并盖重四斤一十兩高廣如籩

數二百四十八

登

高一尺四寸

數六

俎

朱漆兩端中以黑長一尺八寸闊八寸高八寸五分

數一百三十三

篚

通足高五寸長二尺八分闊五寸二分深四寸蓋深二寸八分

籩巾 綌

圓幅玄被纁裏

尊冪 布

縱横二尺二寸

數一十八

雲雷罇

盛酒器也範金爲之兩傍有螭首紐畫雲雷於腹曰罍洗又曰雲雷罇用貯初獻酒

鉶

範金爲之三足口有兩耳覆以盖蓋施三紐用薦和羹

祝板

以木爲之高九寸闊一尺二寸用白紙寫祝文祭畢揭而焚之

禮器說

按祀先聖備四代禮樂記曰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備酌也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備味也泰有虞氏之尊山罍夏后氏之尊著殷尊犧象周尊備器也柎搏玉磬揩擊大瑟中瑟小瑟大琴小琴備樂也說錄如左

罍洗所以盥也臨事而盥蓋致肅恭之意罍盛水勺挹水洗受棄水惡穢地也舊圖罍畫雲龍洗畫水文菱花今按古圖罍爲饕餮雷文洗飾龜龍

勺夏龍勺殷疏勺周蒲勺龍藏淵蒲生水疏有導引意今刻首爲龍夏制也

大尊大記從泰有虞氏之瓦尊貴本尚質也

山罍夏尊也郭璞云形似壺受五斗刻畫爲山雲形

著尊殷制也記注曰地無足博古圖載體制高竦無足腰作夔龍蟠屈之勢腹刻雲雷回旋之狀

犧象周尊也王肅曰犧象並全牛象形而穴背爲尊

爵明堂位曰夏以琖商以斝周以爵按爾雅鍾小者爲棧棧卑而淺故棧象戔爵象雀而斝有耳焉按禮書鬲小者名爵火細者名爝其義取小爲貴　著飲戒云洪氏曰太常爵制兩柱三足隻耳侈口今郡縣或以木刻雀置盞於背以承酒殊非也

坫以置爵亦承尊陸氏曰古者爵用坫[illegible]是已施於燕

[illegible]曰[illegible]賈氏曰諸經承爵器皆易本豊字從豆爲豐年之[illegible][illegible]豐[illegible]盛豐備神歆其祀人受其福也後鄭注云豐似豆

[illegible]水[illegible]漆赤中畫赤雲氣

[illegible]盛黍稷器虞曰敦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簠方簋圓[illegible]之尚質也

[illegible]豆籩古今皆竹與惟豆製不同夏楬豆殷玉豆周獻豆又嘗玉豆雕鏤爾雅說以木禮瓶人說以瓦呂氏考古圖說及政和近制以銅鄉特牲曰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

俎明堂位曰周以房俎鄭注云房謂足下柎也孔疏云俎頭各有兩足足下各別爲柎其間有橫橫以堂壁橫下二柎似堂東西各有房也詩魯頌曰籩豆大房箋云玉飾俎也兩端亦漆中央黑

篚竹爲之鄭氏謂如車笭如竹篋古用篚不一以奠爵以承食膳以置玉幣其載禮記今昇以承幣　詩鹿鳴序實幣帛於筐篚之遺意也

樂器圖詳見首卷止有搏拊不同又有管畫圖于後

麾旛有二　○一升龍式一降龍式

應鼓　○以木爲身高三尺五寸面闊二尺二寸兩傍四銅環中以柱穿頂方蓋綵以黄羅銷金雲花綃縷簷四角爲龍首啣九流　下綴絲結刻後猊四於趺各向外

鼗鼓　○面闊四寸四分高一尺三寸面繪雲彩身繪花上二環繫以紅絨絲以朱漆架架之

笛　○紫竹爲之長尺有四寸七孔上以一大孔徑三分乃吹竅也横而吹之下六孔徑各二分以金飾龍首末垂以絨絲結

簫　○紫竹爲之長一尺九寸五分前五孔後一孔各徑二分口開一竅名山口直而吹之垂以紅絨絲結

搏拊　鼓中實糠擊以節樂

柷　○木桶中虚有椎柄動而擊其傍深一尺八寸方二尺四寸

敔　○虎背刻二十七齟齬戛之成聲虎西方陰獸伏形所以止樂

編磬　○磬鍾皆十六枚八音而倍之也植簴横筍上刻齒曰崇牙

編鍾

笙　○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曰巢笙者衆管在匏有巢象

排簫　○大者二十四管無底小者十六管有底伏如鳳翅其管鳳聲

琴　○長五尺六寸六分象朞之日廣六寸象六合初五絃象五行

瑟　○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三十三絃頌瑟長七尺二寸二十五絃

篪

塤　○狀如稱錘以土爲之大成樂書云塤篪皆六孔以五取聲其聲相應

管　○　六孔十二月之音長尺有二寸併兩而歙之

舞佾圖見首卷

旌有二○列於左右

臣梁橋曰臣伏覩
御製正孔子祀典并記有感謹著夫子不受僭王之號辯臣觀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行斯道於上有治民之責夫
子著書立言又推明斯道於天下有教民之功窮達雖殊而
君道師道皆爲之重也然語聖則無異語事物則有異故宰
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有若曰自生民以來未
有盛於孔子也唐宋元之君智識卑陋不知夫子師道之重
足以匹休三皇五帝三王乃妄加王號而示尊崇之典然以
匹夫之賤而享天子之祭則於義有所害

皇上釐正祀典去其號而尊爲先師蓋以不爵而榮無位而貴
也蓋帝王之號起於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聖聖相
承代天弘化統四海撫兆民以成一代之治死則葬祭用天
子之禮下及公卿大夫士庶人葬祭之儀各有等級故孔子
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一或少違則是拂天
理畔王制得罪於名教矣夫子道高德厚刪述六經繼往開
來使萬世之下三綱正五倫明天地位萬物育生民遂養國
家長治久安此皆教化之功也周衰王制日墜淫祠日興漢
明引佛入中國魏晉齊梁之君崇信佛老繪畫雕塑遍耀天
下與吾夫子爲三由是顏曾諸儒之祀緣於佛老之像唐宋

元加以大成至聖文宣王之謚服天子之服享天子之祭因
襲之弊延至于今歷代人主莫知其非無有能黜之者恭遇
皇上英明神武見越古今毀淫祠正祀典謂王號非孔聖所安
而繪塑實夷風未改無臣爲有尚深責乎子路之欺天假幻
即真奚甘誣不異端之惑世遂定先師之號盡廢雕塑之形
益道隆則從而隆惟　三聖然後知聖革前朝之陋制成曠
古之偉觀臣謂夫子大聖人也嘗曰有德者必有言蓋言乃
心之聲行之符也言發於理則知心存於正心存於正則凡
辭受取予一於理而不苟也臣因是而歷引論語所載諷戒
之言以辯之則知夫子生前以禮教天下今雖沒世然英靈

在天當時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夫子譏其是可忍也孰
不可忍也又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豈肯自蹈非禮而忍諧王
者之號乎封內山川諸侯當祭季氏以大夫而僭祭泰山夫
子譏其神不享非禮之祭豈肯無知妄作而受非禮之號乎
夫子欲爲政於衛必以正名爲先蓋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
名也豈肯越禮犯分而受名不正之謚乎魯祀周公以天子
之禮夫子以爲周公之衰身爲匹夫豈肯受王者之號而甘
同周公之衰乎昔吳楚徐越乃泰伯祝融伯益大禹之後也
見周之弱皆僭號稱王夫子之作春秋深加貶黜比諸夷狄
以正君臣之義豈有明於責人而昧於責己哉自前代加以

王號致祭及今人皆以爲夫子之榮臣獨以爲陋夫子於不
義爲辱寢食不安心或有愧不若當時不加之爲愈也
皇上以愛人爲德其意以爲與其以非禮尊夫子爲王孰若以
儒道尊夫子爲師雖不得於帝王之列似乎卑之屈之也殊
不知
皇上之所尊者道也前代之所尊者爵也尊道優於尊爵先師
重於宣王祀典一正伸夫子教化之功黜無君之名脫僭竊
之罪而夫子之心始安矣俾萬世帝王法夫子之道以爲政
者皆以爲師上自天子下及庶人莫不北面稽首而拜布衣
華於袞冕之榮釋奠甘於王食之美屈之正所以伸之卑之

正所以尊之也自妄加王謚之後千百餘年無人識破惟我
皇上見道分明以洗千古之陋所以扶綱常而闡文教貴中國
而賤蠻夷可謂擴前聖之未發其與周公制禮作樂同條共
貫誠有功於聖門有功於道統豈曰小補之哉此乃中興撥
亂反正之宏綱崇儒重道之盛典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
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其視擁
虛名以示尊夫子者豈不出於尋常萬萬哉
○議按弘治初先臣少詹事楊守陳尊孔子帝號議曰孔子實
堯舜而配天地自生民以至于今一人而已後世人君皆師
尊之追而王之固禮也而未爲之至者說者謂孔子周人當
用周制故稱王與周天王埒亦云尊矣夫用周制則當稱魯
大司寇耳雖公之與齊公班且不可安可王之與天王埒乎
故王之者後世追崇之典非周制也夫周制則王猶帝也在
後世則帝猶君號王爲臣號冠屨之分懸絕矣今追王孔子
而不帝是猶臣之也禮當其爲師則弗臣也況異代之師而
可臣邪是故必帝之乃見不臣之禮而爲尊崇之極矣于是
請尊孔子爲廣運帝盡去謚號其袞冕一如天子制又按先
臣何孟春餘冬錄云孔子廟祀漢晉及隋或稱先師或稱先
聖或稱宣尼宣父不越公稱至唐玄宗始稱爲文宣王而至
聖之號加於宋真宗大成之號加於元成宗

國初未有改也弘治初有議尊孔子以帝號者即楊守陳所議也言者
所見不一謂周天子稱王孔子周人也而稱王是即尊以天
子矣不當再改稱帝夫帝王皆古天子之稱誠非有差級然
自秦漢以來天子稱皇帝而分封其臣下有功者及宗支爲
王迄今然也
聖朝之制既以王卑於帝則當時所以尊崇孔子者又何必泥
於周之所謂王者而曰此周天子之稱哉至尊徽號雖非聖
人在天之靈所有望於後世尊崇之典則不容不隨代而致
隆也又按元初吳澄作孔子封王辯曰王君之號也夫子非
君也生非王爵死而謚之可乎無臣而爲有臣夫子責子路

之欺天非王而稱以王其可以欺聖人乎然則當若何書曰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師之尊與君等夫師也者君之不
得而臣者也故曰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褒之以
王者之貴曷若事之以師之尊乎彼以王者之貴爲降於稱
師者習俗之見也夫尊聖人在明其道而豈在於王與不王
乎又按　天順八年建言者請以天縱二字加號孔子先臣
給事中張寧曰孔子道大德尊所貴明其理以行其道被之
天下傳之後世不在封號求勝於一名一字可得而輕重也
議遂寢夫楊何吳張四氏之論皆所以尊孔子然不若吳氏
張氏爲得聖心所安而亦不失爲尊崇也或曰天生聖人爲

萬世道德宗王不加以謚號將何以稱善乎先臣丘濬曰千
萬世之下惟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所以爲萬世尊崇者在
道不在爵位名稱也我
世宗肅皇帝英明卓見斷然行之一如吳張所議丘氏所稱洗
前古之陋正百王之典猗與偉與

中卷四嶽集　蔡復賓著

一正祀典夫聖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爲重所以崇德報功
而扶世教示來學也況先師孔子有功於天下萬世天下萬
世祀之則其廟庭從祀之人豈可苟焉而已耶苟非其人則
不惟先師莫之歆而世教亦胥此壞矣何也國家所以祀其
人者非徒使學者之誦其書亦以識其人而尚友之也非其
人而從祀竊恐學者之効尤而曰先賢亦若此矣不若嘗于
世教乎我
太祖高皇帝則大正之而不容贅矣但猶有一二可疑者十哲
之數本以相從陳蔡記之程頤謂其爲俗論是矣而乃又以
爲祀典之定論宰予冀土人也冉求聚斂人也顓孫師難與
爲仁人也何可以在十哲之列乎合無置三人於兩廡而升
有若以足八人之數被其先孝弟之務而達禮樂之本言行
氣象宛然孔子而同門之士至欲以事孔子者事之則其人
可知矣豈在由賜數子下耶然此皆就先賢論也我

祖宗作人之盛若檢討陳獻章之學以自然爲宗新建伯王守
仁之學以致良知爲聖要亦有得於孔子之的傳者使之從
祀無曰二臣足以當之亦足以昭
祖宗作人之化也此而不祀後來者皆無門而入矣區區漢唐
宋猶有人也而
明獨薛瑄一人焉豈果乏人乎宜下禮官酌處庶乎祀典盡正
而勸懲以明世教可扶而來學之尚友者亦不謬矣若曰有
是哉子之迂也冀其正則豈所望于今日哉伏乞
聖裁

本朝王禕琴銘曰情性之正以防其淫造化之妙以鈎其深嗚呼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欲知舜文周公孔子者微乎斯音曷以得其心〇思賢猗蘭獲麟將歸龜山杏壇角意商意東周風遊雲此十操皆孔子所作〇群書要語云一曰將歸操孔子之趙聞趙簡子殺竇鳴犢有感而作二曰猗蘭操孔子傷不逢時而作三曰龜山操孔子因季桓子受齊女樂諫不聽望龜山而作操

琴操曰孔子使顏淵執轡到匡郭外顏淵舉策指匡穿垣曰徃與陽虎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孔子貌似陽虎告匡君曰

徃者陽虎今復来至乃令桓魋圍孔子數日不解弟子皆有饑色於是孔子仰天而歎曰君子固亦窮乎子路聞孔子之言悲感勃然大怒張目奮劒聲如鍾鼓顧謂二三子曰使吾有此厄也孔子曰由来今汝欲鬬名爲戮我於天下爲汝悲歌而感之汝皆和我由等唯唯孔子乃引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拒軍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乃解而去按顏淵當作顏刻〇又曰歸耕者曾子之所作也曾子事孔子十有餘年眷念二親年衰養之不備欲歸而重嘆之於是援琴而歌之〇又曰師襄子夫子琴師也顏淵聽夫子琴知周衰者也榮啓期對夫子彈琴言三樂之事者也〇又曰孔子厄者孔子之所作也孔子應聘於楚待禮於陳在陳絕粮從者病莫能興喟然而嘆曰歸歟歸歟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於是援琴而鼓之以自適其志故曰孔子厄

將歸操者孔子之所操也趙簡子循執玉帛以聘孔子孔子將徃水至渡狄水聞趙殺其賢大夫竇鳴犢喟然而嘆曰夫趙之所以治者鳴犢之力也殺鳴犢而聘余何丘之徃也夫燔林而田則麒麟不至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鳥獸尚惡傷類而况君子哉於是援琴而鼓之作此曲也

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嘆而作歌曰狄之水兮風視彼舟楫顛倒更相加歸來歸来胡爲斯

猗蘭操者孔子之所作也孔子周流天下歷聘諸侯莫能任用自衛返魯過隱谷之中見薌蘭之獨茂也喟然嘆曰夫蘭當爲王者香今乃零落與衆草爲伍譬猶賢者不逢時與鄙夫爲倫也凭車撫軾援琴而鼓之以成此曲實傷時之言也

古琴操云孔子作猗蘭操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遥九州無有定處世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

龜山操者孔子之所作也齊人饋女樂季桓子文之魯君閉門不聽政當此之時季氏專政上僭天子下畔大夫賢聖斥逐讒邪滿朝孔子欲諫而不得退而望魯有龜山蔽之辟

季氏于龜山托勢位于斧柯猶龜山之蔽魯也傷政道之不
用憫百姓不得其所欲誅季氏力不能於是援琴而歌作
此曲也
古琴操云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
廣琴操并序　此　明朝朱右所作取孔子之意而廣之者
也序曰操者操也君子操守有常雖窮阨猶不失其操也其
音節固古詩騷辭之體然詩以興騷以怨操以操
將歸操
河之深兮誰將厲之河之淺兮誰將揭之河水洋洋兮不我濟
之竭澤以漁兮蛟龍碎之覆巢殀胎兮鳳凰去之夫人有知兮

予實類之九州博大兮將予遂之
猗蘭操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巖穴幽阻誰其聘語猗蘭之芳燁燁其光
不我佩服昊天孔明子如好修維我之求子如不好於我何鄙
又按祖王譜孔子應聘諸侯七十二國而不一獲其主莫能
見任自衛反魯隱谷之中見蘭獨茂與衆爲伍乃止車援琴
鼓之自傷不逢時託辭於蘭云○又曰是曲以聖師作時歷
聘諸侯皆莫能任自衛反魯過空谷之中見蘭獨茂止車援
琴而鼓之以成此曲實傷特之言後人又增嘆而美之謂靈
草之於幽谷挺然異於衆芳嘆嗟其不逢時也

蘭之依依揚揚其香不採而佩於蘭何傷何古之哲人擬而爲
操遺露草之於幽澗挺然異於衆芳堪嗟已乎 此操當時止有數句後人演爲
十一段詞失渾厚今取其首將載于后
慢宮調　獲麟操　希仙曰是操也孔子所作而後人增益
之按祖王譜獲麟者魯哀公十四年西狩大野 野即今山東鉅野嘉祥二縣之界
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折其前足載以歸叔孫以爲
不祥棄之郭外使人告孔子曰麏而有角何也孔子往觀之
曰麟也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叔孫聞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
何泣也孔子曰麟之至也爲明王出也出非其時而見害是
以傷焉故作獲麟操噫吾夫子憂憤不時之嘆此心其何然

乎
一傷時○麟兮麟兮合仁抱義出有其時行步而中規折旋而
中矩其聲也音中律呂所遊必擇讙而後處處仁趾兮
生草不踐兮生蟲而不履居不群行不旅不陷於穽悈網罟
而無所恠麟兮一角五蹄時其希絕鍾兩儀今出無期食餓而
產金空其奇
二西狩○西狩大野郊魯觀風化大婚大禮好生惡殺賢君也
辯政邪脅兮商不謀夏夷不亂華君對而無暇
三獲麟○世事無常子鉏商薪於野獲麟兮以爲不祥折其足
而巡傷夫我其將辯物而推其祥郊魯而何其昌胡爲而來遭

此不良剛其腸拭面也而汪洋反袂沾裳麟之至時非其當斯
出也知爲明王
四長嘆〇心戚戚禮樂廢隳綱常也壞極僭𤼵徹歌詠於三家
有君爽狄瑞麟兮誰其遭不測仁而有德不爲明王獲麟之不
祭蒼蒼減色那時無明王叔孫氏心何惑爲虞人所得空自呈
文鄒邦魯國四獸之靈伊誰爲識
五幽憤〇慨嘆成幽憤吁嗟乎麒麟獸之尊馬蹄牛尾那而麛
身懷治化仁王趾而振振行不侶止不群今遭喪於叔水精也
依誰論依誰論嗟乎不仁之人
六絕筆〇周道不興感嘉禎之無應麟瑞兮郊藪而空呈筆絕

兮峥敷雅樂將馬正吾道天衰盛賢魯衛之聘知我罪我筆絕
那春秋之秉道之那將行道之那將喪從天命
思賢操　即顏回操又云亞聖操　又云商音魯操也臞仙
曰是曲者孔子所作也顏回沒孔子思其賢遂作是曲嗟悼
而泣之故曰泣顏回今易其名曰思賢操按紫霞洞譜云亞
聖操者乃魯人顏回字子淵孔子之門人聞一知十在四科
德行之首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一而死孔子哭之慟又曰噫
天喪予天喪予蓋悼惜之深也如此後人於琴調中加七句
天地推遷有榮辱四時循環皆反復幾回滄海變桑田幾度
桑田變陵谷哀哉顏回命何促顏回顏回聽我琴一聲聲爲

顏回哭〇西峰曰是曲者孔聖門徒三千惟顏子最賢而短
命簞瓢樂道不幸天命有歸故聖人悼道學無傳作是詞而哀
附琴聲以寄之其音悲感悠揚非盡意思者莫能知其微妙
首一段〇大哉顏回噫嘻大哉顏回思憶顏回賢哉顏回哀苦
也顏回痛傷情也顏回痛傷情也悼道無傳惜乎顏回天喪予
惜乎斂而好學痛傷情也顏回顏回也顏回賢道何存今也則
亡天喪斯文壽不長
二段〇一簞食顏回一瓢飲也顏回在陋巷那不改其樂賢哉
顏回憶昔當初在陳在陳絕糧惜乎顏回天喪予惜乎斂而好
學痛傷情也顏回顏回也顏回賢道何存今也則亡天喪斯文

壽不長
三段〇行夏之時時之正也秉殷之輅質之中也服周之冕蓋
亦以爲文而酌其中也樂則韶舞以其盡善盡美思憶顏回
四段〇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天下歸仁焉也顏回無施勞也顏
回無伐善也顏回非禮勿視聽言動也顏回三十二歲死不幸
短命痛傷情也顏回天喪予惜乎斂而好學痛傷情也顏回顏
回也顏回賢道何存今也則亡天喪斯文壽不長
五段〇哀哉顏回命何夭苦哉顏回命何促顏回顏回聽吾琴
琴聲爲汝顏回哭
六段〇一日克己復禮爲仁由己天下歸仁焉也顏回不遷怒

也顏回不貳過也顏回吾將歸去魯之邦絕絃筆作春秋視予猶父今也不幸短命死也顏回有德行也顏回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吾不徒行惜乎顏回

七段○惜乎顏回洞洞屬屬聞一知十斂而好學惜乎顏回三千徒弟惟爾宗賢痛傷情也顏回吾見其進未見其退謂之而不惜者惜乎顏回

結尾○天地推遷有榮辱世事循環多反覆幾迴滄海變桑田幾度桑田變陵谷堪嘆人生能幾何

琴操辯儀云如顏回一操有五段有七段有九段者有以論語所載顏子平昔言行為辭者有以夫子痛悼顏子之情思

括為語者

杏壇吟　是曲孔聖所作也時週遊列国返魯作春秋仍慨古傷今作是曲吟嘗於杏壇援琴撫之門賢侍聽而稱音律淡高清和最佳曰杏壇吟也○野塘清致子云是調也嘗聞先生之言乃季康子感歌孔子以其悼道此言非也

魯哀公十二年孔子過故壇歷級而上顧謂子貢曰茲壇乃魯藏文仲誓盟之壇也覩物思人因命琴而歌曰暑往寒來春復秋夕陽西下水東流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閑花滿地愁後世因名之曰杏壇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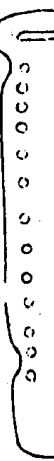
伏羲制琴長三尺六寸六分法期之數也太史公曰琴長八尺一寸風俗通云琴長四尺五寸今宜以羲制與孔子琴制為準蔡邕曰琴者天地之正音得其材可以合天地之正氣得其人可以合天地之正道得其律可以合天地之正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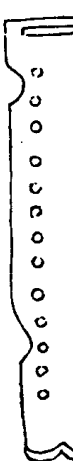
琴面諸稱攷○一額二承露三絃眼四岳山五肩六鳳翅七腰八冠角九焦尾龍齦下有龍沼

琴背諸稱攷○一居穴（俗云龍舌）二護軫三軫池四龍池五鳳足六鳳沼七托尾八腹柱上曰天柱下曰地柱

○伏羲見鳳集于桐乃象其形立高三尺增六寸六分製以為琴法六律六呂之會取一年三百六十日之數索稱繭為絃脩

身理性反其天真與孔子琴制相似韓詩外傳曰伏羲琴長七尺二寸應七十二候即二十絃也七十二候即正月春風解凍至十二月水澤腹堅是也軒轅記曰伏羲置琴其妹女媧和之

伏羲琴

仲尼琴長三尺六寸四分用周尺也同宣聲三尺六寸四分乃龍唇之數

仲尼琴

師襄琴作有項直而深端有亂紋如絲漆之不入以顯名琴
綴七十二調去聲作八百九十曲爲孔子琴師

師襄琴

閔子作琴以孔子樣於兩肩有掩容之意孔子薦之爲上卿
後作離洞雲朝天鶴名曲以獻孔子孔子知其有退意辭後以歸

掩容琴

群書要語曰黃門士縉紳之輩鼓大雅聖德之頌儒士文學之士撫清

和治世之音隱士操流水高山之調羽士學道之士如呂洞賓白玉蟾之屬操御風飛仙之曲德士彈枯澁清虛之吟有德之士如柳下惠等人此五者雅稱聖人之樂故宜於琴○五士操圖云儒士操始於孔夫子養性以致治道士操始於軒轅運神以樂道德士操始於伏羲制琴以養德隱士操始於許由樂志以自娛黃門操始於東方朔袞龍以頌君德

商意　希仙曰是意也孔子所作當春秋之時週遊六國俛仰順適乃慨古感今而有嘆息之意故作是意以述其懷
○一作秋風秋風生鴻鴈来也今朝庭皐落一葉嘆人生能有也幾許光陰誰料想古往今来興亡事今已成春夢

嘆人生能幾何

秋風秋風生鴻鴈来也籴井梧桐
芭蔔芑蕋芑蔔茴蕋蓊犭上芑匹蓊芠
飄一葉少年紅顔能得也幾何許追
芍蓊芯芒蓊蓊昬勻昬甃芍昬勻菡
思古往今来多少興亡事俱已
芍蓊昬勻句勾匋句匂昬芍芍
把成如春夢恍然如對西風
蓊芭匹蓊茜色芍䒤蕋萮蓊蕋
長嘆息

芍茬蠢乇

角意　臞仙曰是調也非孔子所作春秋之世未嘗有之此必晉人之所作也或作秋風曲

秋風秋風清白雲飛草木黃落
芑蔔芑蔔芑蕋茴蕋蓊𠂇下芑匹
芍鴈南歸蘭有秀芍菊有芳懷
萮芍蓊茜蔔五六昜笹蕋蓊五
佳人芍那不能忘慨古慨古嘆
句蓊蔦饕茜芍茜芍蓊苛乍蓊
人生古往今来會少離多奈若

曷勻句五六曷𢀩芭勺𠦑蔓蔓
何　嘆人生能幾何
莅色鈎莅㕦五㞢蕠乇

將歸操　即槃操也

狄之水兮其色幽幽我將濟兮不
色芍菑芍莅蓟六𦬇莛蓟六句菑尼
得其由涉其淺兮石嚙我足乘其深
六芍莅𦭵六𦮙莶𦭵六𦬇莛笉三芍
𦬇龍入我舟　我濟而悔兮將
䓨篕四芍𦬇乇𦬇五六七曷半十　𢀩六

安歸尤歸兮歸兮無與石鬬兮無應
莶芭莅荀莅苟𦬇𦬇五六句曷𦭵𦭵
龍求
芍蕠

龜山操

丿龜之氣兮不能雲雨龜之枿兮不
色𦬇𦬇蓟莅𡱂四𦫵𦬇蓟三四曷𦭵
中梁柱　龜之天兮𢘻以奄魯知將
四芍莅乇𦬇五六芍𦭵六芍莅𡱂四
㡯兮衰莫子伍周公有思兮㡯

芍菑三甸曷𦬇五六七曷上六七兮色𦭵
丿歸輔
亦芍蕠

思賢操

大○左指不按絃右中指勾四絃○我○左指不按絃右食指
挑七絃○願○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回○左指不
按絃右食指挑七絃○聽○左指不按絃右食指連挑二三絃
○嗜○右食指連挑大絃○大○左指不按絃右中指勾四絃
○我○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願○左大指按九徽右
中指勾三絃○慴○左右指交互浮點○乎○浮點起○皴○

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二絃○而○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
踢二絃○好○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三絃○學○右中指
踢三絃○痛○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四絃○傷○左大指
按九徽右中指勾廿絃○情○左右指交互浮點○兆○浮點
起○願○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四絃○回○左名指按十徽
右中指勾二絃○願○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四絃○回○左
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二絃○也○左指不按絃右中指勾三
絃○願○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四絃○回○左名指按十徽
右中指勾二絃○賢○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撥四絃○道○左
指不按絃右中指勾三絃○何○右中指勾四絃○存○右中

指勾五絃○今○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也○右食指
挑六絃○則○左名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退下十徽○亡
○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天○左指不按絃右食指
挑七絃○喪○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六絃○斯○左大指按
九徽右中指勾三絃○文○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六絃○壽
○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六絃○不○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
勾二絃○長○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六絃

二段

一○左指不按絃右中指勾四絃○簞○左指不按絃右食指
挑七絃○食○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也○左名指

按十徽又以左大指按徽即掐起一聲○顏○左指不按絃右
食指挑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一○左
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瓢○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
絃○飲○右中指踢六絃○也○左大指按徽即掐起一聲○
顏○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
指勾四絃○在○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陋○左大指
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巷○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即交互
浮點○那○浮點起○不○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
改○右中指勾七絃○其○左大指按八徽右食指挑七絃○
樂○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賢○左右指交互浮點

○哉○浮點起○顏○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左
大指交九徽右中指勾四絃○憶○右食指抹入七絃○昔○
右食指挑七絃細退而下○當○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抹六
絃○初○右食指挑六絃細退而下○在○左名指按十徽右
中指勾五絃○陳○右中指勾六絃○在○左名指按十徽右
中指勾五絃○陳○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六絃○絕○左
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糧○右中指勾五絃○措○左
名指按十徽右指交互浮點○乎○浮點起○顏○左指不按
絃右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回○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
七絃○思○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五絃○憶○細別而山

○顏○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
中指勾四絃○賢○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哉○左指
不按絃右食指挑六絃○顏○左指不按徽右食指挑七絃○
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衰○左指不按絃右食
指挑七絃○若○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也○左大
指按徽即掐起一聲○顏○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四
○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
指勾四絃○痛○左大指按八徽上右食指挑七絃○傷○左
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情○左右指交互浮點○也○
浮點起○顏○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左大指按

九徽右中指勾四絃○痛○左大指按八徽右食指挑七絃急
綽而止○傷○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情○左右指
交互浮點○也○浮點起○悼○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
絃○道○右中指勾七絃○無○左大指按八徽右食指挑七
絃急綽而上○傳○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悄○左
右指交互浮起○乎○浮點起○顏○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
七絃○田○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天○左指不按
絃右食指挑七絃○喪○右食指挑六絃○予○左大指挑七
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天○左指不按絃
右食指挑七絃○喪○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六絃○予○左

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惜乎○左右指交互浮點起○
歛○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二絃○而○左名指按十徽右
中指踢二絃○好○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踢二絃○好○左
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三絃○學○右中指踢三絃○痛○左
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四絃○傷○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
三絃○情也○左右指交互浮點起○顏○左指不按絃右食
指挑四絃○回○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二絃○左指不按
絃右食指挑四絃○回○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二絃○也
○左指不按絃右中指勾三絃○顏○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
四絃○回○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二絃○賢○左指不按

徽右食指挑四絃○回○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二絃○賢
○左指不按徽右食指挑四絃○道○左指不按絃右中指勾
三絃○何○右中指勾四絃○存○右中指勾五絃○今○左
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也○右食指挑六絃○則○左名
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亡○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
絃○天○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喪○左指不按絃右
食指挑六絃○斯○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文○左
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六絃○壽○左指不按絃右中指勾二絃
○不○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長○左指不按絃右
食指挑六絃

三段

行○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七絃○夏○右中指勾六絃○
之○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七絃○時○右中指勾六絃○
時之○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正○左指不按
絃右食指挑七絃○也○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乘
○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殷○右中指勾五絃○之
○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輅○右中指勾五絃○質
之○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冲○左指不按絃
右食指挑六絃○也○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服○
右中指勾七絃○周○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之○

右中指勾七絃○晃○右中指勾六絃○盖亦○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以○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爲○右中指勾七絃○文○右食指挑七絃○而○右中指勾六絃○酌其○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中○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也○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樂○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則○右中指勾五絃○韶○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舞○右中指勾五絃○取其○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盡○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五絃○善○右中指勾六絃○盡○右食指挑六絃○美○右中指勾五絃○思憶○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顔○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六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

四段

用○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抹七絃○之○右食指挑七絃○則○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行○右中指蕩六絃○舍○左指不按絃右中指勾五絃○之○右中指蕩五絃○則○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藏○右中指蕩四絃○天下○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歸○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四絃○仁○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五絃○焉也○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顔○左指不按絃

右食指挑六絃○回○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四絃○無○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施○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勞也○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顔○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無○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伐○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善○右中指蕩六絃○也○左大指按徽即掐起一聲○顔○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問○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非○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抹七絃○禮○右食指挑七絃○勿○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抹六絃○視○左食指抹七絃○聽○右食指挑七絃○言○左大指

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動○右中指蕩六絃○也○左大指按徽即掐起一聲○顔○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三○左大指按七徽右食指挑七絃○十二○右食指挑七絃引上六徽半即下七徽○歳○左大指按七徽右食指挑七絃○死○左大指按七徽右食指挑七絃○不幸○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手交互浮點起○短○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六絃○命○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七絃○痛○左大指按八徽右食指挑七絃○傷○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情○右中指蕩六絃○也○左大指按徽即掐起一聲○顔○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

○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天○左指不按絃右食指
挑七絃○喪○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六絃○予○左大指按
九徽右中指勾三絃○情乎○左右指交互浮點起○敏○左
右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二絃○而○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踢
二絃○好○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三絃○學○右中指踢
三絃○痛○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四絃○傷○左大指按
九徽右中指勾三絃○情也○左右指交互浮點起○顏○左
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四絃○回○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二
絃○顏○左指不按絃右食挑四絃○回○左名指按十徽右
中指勾二絃○也○左指不按絃右中指勾三絃○顏○左指

不按絃右食指挑四絃○回○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二絃
○賢○左指不按賢右食指挑四絃○道○左指不按絃右中
指勾三絃○何○右中指勾四絃○存○右中指勾五絃○今
○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也○右食指挑六絃○則○
左名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亡○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
勾三絃○天○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喪○左指不按
絃右食指挑六絃○斯○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文
○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六絃○壽○左指不按絃右中指勾
一絃○不○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長○左指不按
絃右食指挑六絃

五段

左指浮點起○哀○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五絃○哉○左
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顏○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
五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命○左名指按
十徽右食指勾六絃○何○右中指勾五絃○天○左大指按
九徽右食指挑七絃○苦○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挑四絃○
哉○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六絃○顏○左名指按十徽右
中指勾四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六絃○命○左
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五絃○何○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
四絃○促○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六絃○顏○左食指按

九徽右中指勾四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
顏○右食指挑六絃○回○右食指挑五絃○聽○左名指按
十徽右中指勾四絃○吾○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
槩○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四絃○聲○右中指勾五絃○
聲○右中指勾六絃○爲○右中指勾七絃○汝○右食指挑
七絃○顏○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六絃○四○右中指勾
五絃○哭○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

六段

一○左大指按八徽右食指抹七絃○日○左大指按九徽右
食指挑七絃○克○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抹七絃○已○右

食指挑七絃○徯○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禮○右
食指挑七絃○爲仁○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
由○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五絃○巳○左大指按九徽右
中指勾四絃○天○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七絃○歸○右
食指挑七絃○仁○右中指勾六絃○焉也○左名指按十徽
左右指交互浮點起○顛○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
○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不○左
○遷○ ○怒○
○也○左大指按徽即掐起一聲○
顛○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

指勾四絃○不○ ○貳○
○過○
○也○左大指[illegible]徽[illegible]掐起一聲○顛○左指不按絃右食
指挑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吾○左大
指按八徽右食指挑七絃○將○右食指挑七絃○歸○左大
指按九徽右食指抹七絃○去○右食指挑七絃○魯○左名
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五絃○之○右中指勾六絃○邦○左大
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七絃○絕○右中指勾六絃○筆○右中
指勾七絃○作○右食指挑七絃○春○右中指勾六絃○秋
○右中指踢六絃○視○右中指勾六絃○予○右中指勾七

絃○猶○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父○右中指勾六
絃○今○右中指踢六絃○也○右中指勾六絃○不幸○左
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短○左名指按十徽右中
指勾六絃○命○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七絃○死也○左
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顛○左指不按絃右食指
挑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有○左指不
按徽右食指挑七絃○德○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
行○右中指踢六絃○也○左大指按徽即掐起一聲○顛○
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
四絃○顛○左大指按八徽右食指抹七絃○路○左大指按

八徽右食指挑七絃○請○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抹七絃○
子○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之○左大指按九徽右
中指勾六絃○車○右中指踢六絃○以爲○左名指按十徽
左右指交互浮點起○之○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五絃○
椁○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吾○右中指勾六絃○
不○右中指勾七絃○徒○右食指挑七絃○行○右中指勾
六絃○惜乎○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顛○左
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
絃

七段

惜○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乎○左大指按九徽右中
指勾四絃○頹○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左大指
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洞○左大指按八徽右食指挑七絃
○洞○左大指按八徽右食指挑七絃○屬○左大指按九徽
右食指挑七絃○屬○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闢一
○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知○左名指按十徽
右食指勾六絃○十○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七絃○皺○
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而○右中指勾七絃○好○
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賢○學○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
勾六絃○惜乎○左名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頹○

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
四絃○三○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抹七絃○千○右食指挑
七絃○徒○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六絃○弟○右中指踼
六絃○惟○右中指勾六絃○爾○右中指勾七絃○最○右
食指挑七絃○賢○右中指勾六絃○痛○左大指按九徽右
中指勾七絃○傷○右中指勾六絃○情也○左名指按十徽
左右指交互浮點起○頹○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回
○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吾○左大指按九徽右食
指抹七絃○見○右食指挑七絃○其○左大指按九徽右食
指勾六絃○進○右中指踼六絃○末○左指不按絃右中指

勾五絃○見○右中指踼五絃○共○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
勾四絃○退○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踼四絃○語之○左名
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而○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
勾四絃○不○右中指勾五絃○脩○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
挑六絃○者○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五絃○惜乎○左名
指按十徽左右指交互浮點起○頹○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
六絃○田○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四絃

結尾

左指浮點起○天○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五絃○地○左
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推○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

五絃○還○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有○左名指按
十徽右中指勾六絃○縈○右中指勾五絃○辱○左大指按
九徽右食指挑七絃○世○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四絃○
事○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六絃○循○左名指按十徽右
中指勾四絃○寰○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六絃○多○左
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五絃○反○右中指勾四絃○覆○左
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六絃○幾○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
四絃○廻○右中指勾五絃○滄○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連
挑七絃○海○右食指連挑六絃○變○左名指按十徽右中
指勾五絃○桑○右中指勾四絃○田○左大指按九徽右食

指挑六絃○幾○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二絃○度○右中指勾三絃○桑○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連挑五絃○田○右食指連挑四絃○變○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三絃○陵○右中指勾二絃○谷○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四絃○堪○左名指按七徽右中指勾四絃○嘆○右中指勾五絃○人○左大指按七徽右食指挑七絃○生○右食指挑六絃○能○右食指挑五絃○幾○左中指按七徽右中指勾一絃○何○左大指按七徽右大指劈出六絃

杏壇吟

魯哀公十二年孔子過故壇歷級而上顧謂子貢曰茲壇乃魯

臧文仲誓盟之壇也覩物思人因命琴而歌曰暑往寒来春復秋夕陽西下水東流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閑花滿地愁後世因名之曰杏壇吟

左指浮點起○暑○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五絃○往○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寒○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四絃○来○左指不按絃右食指挑七絃○春○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六絃○復○右中指勾五絃○秋○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夕○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四絃○陽○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西○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四絃○下○左大指按九徽右中指挑六絃○水○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五絃○東○右中指勾五絃○流○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六絃○將○左食指按九徽右中指勾四絃○軍○左食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五絃○戰○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七絃○馬○右食指挑六絃○今○右食指挑五絃○何○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四絃○在○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六絃○野○左食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二絃○草○左食指按九徽右中指勾三絃○閑○左食指按九徽右食指挑五絃○花○右食指挑四絃○滿○右食指挑三絃○地○左名指按十徽右中指勾二絃○愁○左大指按九徽右食指挑四絃

右杏壇操有於顏回操七段之後將此操爲結尾者止於末句愁字下添堪嘆人生能幾何一句殊不知將軍二字與顏回有礙以爲嘆文仲者爲是

琴譜録于左

暑 往寒来的春復秋 夕陽 下

𢀖 引上八 乚 菊𢀖𤿁 㚇 匀 𢀖 广 苟 三 𢀖 引上八

的 東的流將 軍的戰馬 今 的

𥫗 𢀖𥫗 㐌 引上八 㐌𥫗 㐌 𥫗 引上七半 𠂉 引下九 乚 世

野 草 花 地 的愁 的那

苟 引上九 三 西 引上八 四 下九 𥫗 𥫗 𥫗 𥫗 世 下

孔子題延陵碑

延陵季子碑在鎮江其文曰有吳延陵君子之墓世傳爲孔子書學古篇以爲古法帖止云嗚呼有吳君子而已篆法敦古似乎可信今碑妄增延陵之墓四字除之字外二字是漢人方篆不與前六字合又音君子字作季子顯見其謬歐陽公金石録又以孔子平生未嘗至吳蓋以史記世家考之推其歲月蹤跡南不踰楚之故後引張從申疑記云舊石堙滅唐玄宗命殷仲容模搨以傳是開元前已有本矣予按歐陽子行皆辯非孔子明矣或者即仲容所書借孔子以欺世此秦觀所以疑唐人之所書有見也丹鉛續論又謂陶潜作季札讃曰夫子戾止爰詔作銘謂題有吳延陵君子此可證爲古有據此則子行敦古可信之言但陶集無此讃載藝文集今非全集也

右比干墓字

比干墓在衛輝府汲縣西北十五里舊府志云墓前有殷比干墓四字石斷字缺世以爲孔子書見舊搨本體勢與周穆王吉日癸巳頗類雖非先聖所書諒爲古書無疑秦觀以爲唐人書丹鉛續論以陶潜有賛曰夫子戾止爰詔作銘似又不是而實夫子者也但陶集未見其賛諒升菴不謬博物志云墓前有隸刻商大夫比干之墓七字意此漢以下之刻歟故宋李石言之也昨得本朝所緝比干録讀之又缺此隸字不識録之者之未全抑李石之謬記也一統志云衛輝府城北十里有石刻曰殷太師比干之墓後魏孝帝太和十八年南巡男祭刻文墓上

嘯堂集古録銅盤銘

右林左泉
後岡前道
萬世之寧
茲馬是寶

汝帖銅盤銘釋同前

先聖所篆比干墓銅盤銘開元中巳爲耕者所得不傳矣且銅盤銘嘯堂集古録并汝帖所摹刻者逈有不同證以三代款識秦漢碑刻嘯堂尚似而舊體亦未可必也因摹三傳於右以獻博雅君子

中卷楚辭

楚詞七諫曰路釋女之方乘路室客舍也　孔子過之以自侍言孔子出游過於客舍其女方采桑一心不視孔子蓍其貞信故以自侍

中卷鶡冠子

鶡冠子曰聖人者後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天地之終

中卷靈異録

孔子木主靈異

国朝梁億傳信録曰南京国學之址在覆舟山今名龍山之陽背抵後湖晉宋以来古戰場也又舊爲積屍之所謂之萬人坑每遇天陰雨濕行人多爲鬼眩有至死者因建鷄鳴寺設醮以度鬼於昏夜又飛磚擊死而不能止僧人怖恐

太皇后馬后也聞之告於

太祖皇帝曰妾聞邪不勝正此非孔子大聖無以鎮之即日遷大成木主於此鬼遂不爲祟後因建国子監學廟焉

景定建康志曰晉時建平陵武平陵興平陵安平陵四陵並

在鷄籠山之陽即鷄鳴山皆不起墳宋端平三年制置使陳韡於覆舟山龍光寺側凡将士之戰死於虜者悉收骸骨而葬之相傳監廟基址舊爲積屍之所謂之萬人坑每天陰雨濕行人多爲鬼眩洪武初移神僧誌公寶塔於鷄鳴山因建鷄鳴寺而鬼又夜飛磚擊死僧人怖恐

太祖曰此非孔子大聖無以鎮之乃建監廟於此鬼遂不復爲祟

一謹按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者也彼死無所歸之鬼有聖人以爲斯民主誰敢侮予而爲厲哉我

孔子堂墓靈異

孔子葬曲阜城北泗水上泗水爲之却流墓上不生荊棘及刺
人草

太學孔廟靈異

元時武宗至大四年三月皇太子仁宗即位遣宦者李邦寧釋
奠於孔子邦寧既受命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
燭盡滅燭臺底鐵鐏入地尺許無不拔者邦寧悚息伏地諸
執事者皆伏良久風息乃成禮邦寧因慚悔累日

續綱目發明云語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仁宗既不能親奠孔
子則或遣親王或命大臣則庶幾可也今以邦寧閹奴而俾

之褻謁先聖之廟乎既而大風滅燭弗克成禮此蓋夫子之
靈不欲享此非禮之祭也仁宗知敬孔子而不知所以敬之
之禮是則欲敬孔子而反爲所以褻孔子耳曾謂孔子不如
林放乎綱目據事直書所以發千古之一笑爾

廣義云或曰分注載風起滅燭之事果有是乎曰有曰何以
知其有也曰理焉而已吾夫子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其形而
下者與天雖異其形而上者與天則同故曰形雖是人其實
則是一團天理天即理也理之所在氣亦隨之理氣有二乎
哉蓋吾夫子與天合德豈刑餘奴隸之賤惡者可得而冒享
邪此理必然無足怪者不然宋光宗紹熙二年合祭天地是
何風雨大作而黃壇燭盡滅邪綱目備書于册者所以甚元
人之惡夫何惑

天下儒學孔廟靈異

前輩相傳云昔有郡守於丁祭之先命卜者占孔子次辰來饗
何學卜者曰享松香童子之祭後尋問之有謂牧牛童子聞
此日天下祭孔子乃於山中採松花香呼群兒祭拜之始信
然焉

尼山靈異

金泰和六年八月二十七日以先聖於誕之辰前期一日衍聖
公率闔族敬詣尼山廟祭畢日方之則俄聆空中有樂振作

皆金石絲竹之音衆爲之駭然

闕里孔廟火中靈異

金真祐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北虜犯孔廟殿堂廡廊灰燼什伍
植檜三株亦遭厄數適有四十九世孫以廟學正燔洎族人
避於其間俄有五色雲覆其上雲中群鶴翔鳴良久而去

仙人謁廟靈異

金明昌元年有異人被玄白馬瞻拜先聖於廟門外竚立石上
甚有異色既去其石跡在焉有文曰仙人脚次年金主有旨
修闕里廟

孔子學堂靈異

春秋孝經既成先聖齋戒於學堂下面向北斗而拜告備於天於是紫微星乃降此堂赤虹自上而下化為黃玉有刻文先聖跪而讀之其辭曰孔提命作應法（此六字乃玉上刻文之辭也）

孔子手植檜柏靈異

闕里廟中御贊殿在儀門內殿前有先聖手植檜三株一株在杏壇東南隅高五丈餘圍一丈三尺贊德殿前（即御贊殿也）二株高六丈餘圍一丈四尺其文左者左紐右者右紐其枝蟠屈如龍晉懷帝永嘉三年枯死隋恭帝義寧元年復生唐乾封二年又枯死宋康定元年復生故世謂之再生檜金貞祐甲戌春正月壯寇犯曲阜縣焚聖廟及延三檜至元朝至元四年甲午春二月檜之子根萌芽於東廡甓隙間教授張頊植復于故處迄今葱色龍形

中卷江西白鹿田書完志

唐李渤與同涉俱香童子之後為江州刺史即洞創臺榭咸平五年又枯死宋板元年二坐宣聖十哲之像

中卷幼庶目三書完

開寶九年潭州守朱洞始創宇嶽麓山咸平一年潭守李允則益生唐其規模三年潭守之為記開講堂揭以書完塑先師孔子十哲之像畫七十二賢瀟湘為洙泗荊蠻為鄒魯

中卷祖庭廣記

聖殿靈異

先聖殿前有壇即先聖教授之遺址漢鍾離意為魯相出私財三萬修夫子廟及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遺甓于張伯除堂下草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安置几前堂下東首有懸甕背有丹書乃夫子遺甕人莫敢發意發之得素書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懷其一意即召問伯服焉

鄆國夫人殿昔為先聖燕居之室按魯衛及魯人相傳云孔子將亡遺秘曰後世一男子自稱秦始皇上我堂踞我牀顛倒我

衣裳至沙丘而亡始皇至魯觀孔子宅後果至沙丘而崩

祖廟東南三里有闕門廢址後立於舊城因名曰闕里後果至憲神將屯兵於魯地侵害百姓虜掠式財明帝乃拜鮑永為魯郡太守永到即大破之惟別帥彭豐等不肯下頊之從孔子講堂至於闕里門無故荊棘自除永異之即為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如此而闕里荊棘自除得非夫子欲令太守行禮請吾誅無道邪乃命會衆修鄉射之禮請豐等共觀欲因此擒之豐等亦欲圖永乃持牛酒犒享而潛伏兵器永覺即手格殺豐

孔林遺蹟

哀公十四年西狩大野叔孫子車鉏商獲獸以為不祥先聖視

之曰蕣也胡為乎来哉拭面泣涕叔孫聞之曰麟見而天告夫
[illegible]之兆也其後夫子果病子夫子病子貢侍見曰賜来何
晩因嘆曰泰山頽乎梁木壊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後七日卒

按孔子未生也而麟預見於闕里未卒也而麟預傷於大野
叔孫以為夫子之徵豈不然哉

孔子墳西有歴墓三間皆石為之世傳孔子没戒門弟子為麗
墓後果遭秦始皇發塚有白兎出於墓中始皇逐之至曲阜西
北十八里溝而没魯人因名其溝曰白兎溝

先師塚瑩百餘畝瑩中樹以千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
樹者相傳孔子弟子皆遠方異国人各持其方樹来種之故所

植草木皆異種而難識也有古木似槐紋理縱横他處所無名
曰楷木縉紳之家多取以為簡墓前又有古栢蒼然如虬龍形
世代相傳乃孔子所植其餘若皇覽所載作枌雒離音黎草名女貞
不作安貞名出酸棗五味藥名毚音讒檀等木迄今古木蓊鬱高插雲霄迄
袤數十里

中巻廣雅曰三墳分也論三才之分天地人之治其體有三也
五典鎮也制作教法所以鎮定上下其等有五也八索者素王
之法若孔子者聖而不王制此法者有八也丘區也別九州土
氣教化所宜施者也

中巻水經

尼丘山○沂水出武城東南尼丘山西北山即顔母所祈而生
孔丘也山東一十里有顔母廟防山南數里孔子父葬處禮所
謂防墓崩者也

注曰孔子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門即靈光之南闕北百餘步
即靈光殿基東西二十餘丈南北十二丈高丈餘東西廊廡別
舎十間方七百餘步闕之東北有池池方四十二步池中有臺
方十步池臺之基岸悉石也遺基尚整

注曰夫子故宅大一頃所居之堂後世以為廟廟屋三間夫子
牀前有石硯一枚作甚古朴蓋孔子平生時物也魏黄初二年
令郡国修起孔子舊廟廟有夫子像列二弟子執巻立侍漢魏

以来廟列七碑二碑無字

注曰魯縣周公臺高五丈周五十步臺南四里許則孔廟即夫
子之故宅也

注云北為洙瀆南則泗水夫子教於洙泗之間今於城北二水
之中即夫子領徒之所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
七里闕里背洙泗牆南北一百二十步東西六十步四門各有
石闔北門去洙水百步餘後漢初闕里荊棘自闢從講堂至九
里鮑永為相因修饗祠以誅彭豐等郡縁生言泗水在城南非
也按国語韋昭云泗在魯城北

中巻山海經

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周益公曰竊疑耕犂起於春秋之間故孔子有犂牛之言而弟子冉耕亦字伯牛

顔淵東之齊孔子有憂子貢下席問曰小子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耶孔子曰善哉汝問昔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是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不可損益也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内求於己而不得則惑也

中卷郡国志

若菉山○若菉山即黃城山也自兼至洮陽南北相吮連亘百亦曰長城山即長沮桀溺耦耕處下有東流水即子路問津之

所尸子云楚狂接輿耕於方城即此山也春秋曰方城以爲城是也

志云王屋縣有孔子學堂西南七里有石室臨大河水勢湍急五里之間寂無水聲如似聽義○草頭山記曰學堂洛陽南陽開門外長十丈廣三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八枚西尚書周易公羊十六碑東論語三碑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銘

志云兗州兩觀城即仲尼爲魯司寇誅少正卯之處

中卷輿地志

贊皇縣有孔子嶺上有石堂寬博其石相柜若[illegible]楹柱有石人像挑卷之狀

中卷漢書地理志

泗水○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及魯道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

志曰玄菟樂浪武帝時初置皆朝鮮濊貊句驪蠻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儀田蚕織作設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無門戶之閉婦人真信不淫辟其民飲食以籩豆又曰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君子悼道之不行乘桴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

中卷荊州記

盛弘之曰城東北三百步有孔子泉其水甘馨雖歲旱無以過也

中卷皇覽塚墓記

記曰魯大夫叔梁紇塚在魯國東陽聚安泉東北八十四步名曰防塚傳曰防墳于汝地微高○又曰孔子塚魯城北便門外南去城十里塚塋方百畝塚南北廣十步東西十步高丈二尺塚爲祠壇方六尺與地方平無祠堂塚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皆無能名其樹者名民云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國樹來種之孔子塋中不生荊棘及刺人草伯魚墓在孔子塚東遷與孔子並大小相望子思塚在孔子塚南大小相望

聖賢冢墓記

記曰孔子墓有楷樹○後漢記曰鮑永為魯郡太守時董憲別帥彭豐虞休皮常等各千餘人稱將軍不肯下須之孔子闕里無故荊自除從講堂至于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其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邪乃會人衆修鄉射之禮請豐等共會觀視欲因此擒之豐等亦欲圖永乃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永覺之手格殺豐等擒其黨與帝嘉封為關內侯又曰孔子塋上有五味樹與實曰五味者五行之精其子有五味

晉地道記曰長垣古衞故匡城地孔子所厄處也

十道志曰兗州魯郡置在瑕丘縣

後漢郡国志魯国志云鍾離意為魯相見仲尼廟頹毀會諸生於廟中慨然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況聖人廟乎遂躬留治之得古文策書曰治吾室鍾離意

孔聖全書國朝釋奠孔廟儀注中卷卷之三十三

後學蔡復賞　編述

祭期

祭先師孔子每歲春秋仲月上丁日祭之其月用仲以四時之正也其日用丁取陰火文明之象也

獻官

皇帝遣京師大臣一員南京國子監祭酒　分獻官北監南監屬官四員

監禮官京師南京監察御史二員　監宰官京師南京禮部祠祭司官一員

引班官京師南京鴻臚寺官二員　贊禮官京師南京太常寺等官

府州縣則以所在長官行三獻禮有故則用佐貳官一員代之其分獻十哲兩廡之官以教授學正教諭訓導行分獻禮如不足方用佐貳官為之餘官止陪祭分獻官之位並在陪祭官之前

祭服

一品至九品青羅衣白紗中單俱用皂領緣赤羅裳皂緣赤羅蔽膝方心曲領其冠帶佩綬等第並同朝服其雜職未入流品人員若遇陪班行禮止用公服

按祭服舊給於官用方心曲領故今南監神庫內有木笏及玎璫五十八袋則舊給於官可證矣嘉靖中始去之惟易朝以玄

齋戒三日

正祭前三日獻官分獻官陪祭官執事人等不飲酒不茹葷（葱蒜韭薤之類）謂不弔喪不問疾不聽音樂不理刑名（不判署刑殺文字也）不與妻妾同處不預穢惡事散齋二日沐浴更衣宿於別室（仍理事務）致齋一日宿於祭所惟理祭祀

視樂

祭之前三日太常寺官演樂祭酒司業率禮部堂上官親往視之演樂畢如餐牲所視牲肥瘠府州縣衞亦然

迎牲

正祭前一日太常寺掌印官送視及牲用鼓樂前導由廟正門入

省牲

正祭前一日執事者設香燭案於宰牲房前引贊引獻官分獻官監禮官常服詣省牲所省牲之肥碩純潔與其牲數省畢遂宰牲以毛血少許盛於盆其餘毛血以淨器盛貯待正祭畢埋之蓋取毛所以告純也取血所以告殺也

計省牲數　牛一舊羊二今增五舊豕六今增十四皆景泰六年增也鹿一兔十香案一燭二俱在省內

陳設

前期執事者掃除廟廡階陛正祭日丑時以前執事者依後圖式陳設

祭器

祝板一以木為之高九寸濶一尺二寸用白紙寫祝文粘貼板上祭畢揭而焚　爵一百五十七　磁登五

磁鉶二十　磁簠四十一　磁簋四十一

磁籩二百八十四　磁豆二百八十四　篚九

磁酒尊（同[illegible]）五　磁獻尊三　冪巾三用以覆蓋酒尊也每尊用蓋布巾一各綴金鍍銅錢四文

酌酒杓同酌三用以酌出尊內之酒也　酒尊卓三卓面上刻三孔仍用木板一片橫裝於刻孔之下以盛酒尊

牲匣十九以木為之硃漆底蓋蓋之兩頭用銅環二箇底之兩旁用銅環四箇各高六寸長三尺三寸濶二尺二寸

大小硃漆木盤二百十一　香案十七　香爐四十五

燭臺九十　供卓四十三　毛血盆十九

瘞毛血盆十九　盥洗盆三　盥洗盆架三

帨巾三用以淨手者　滌牲桶十九　鐵鍋八

粗盆四　庭燎隨用

○正壇所用祭器

白磁盤二百二十　白磁毛血盤一十三　篚七

大饌盤十八　和羹白磁碗二十一　磁酒尊[illegible]

錫香盒二　錫酒壺一　錫酒盂一
罍二　龍頭勺二　紅絹棹帷一
銅爵三十三　盥洗錫盆一
○東廡所用祭器
白磁盤一百四十　白磁毛血盤三　篚一
大小饌盤四十七　磁酒尊一　大銅香爐一有架
小銅香爐十二　木香爐座十四　銅香盒一
銅酒壺一　錫酒盂一　龍頭勺一
銅爵四十七（四十七位用四十七爵三獻用三爵該五十）　盥洗錫盆一
木燭臺四十七（今考東廡四十七位饌盤燭臺皆宜作四十七）

○西廡所用祭器
白磁盤一百四十　白磁毛血盤三　篚一
大小饌盤四十五　磁酒尊一　大銅香爐一有架
小銅香爐十二　木香爐座十二（同上）　銅香盒一
錫酒壺一　錫酒盂一　龍頭勺一
銅爵四十五（四十五位用四十五爵三獻用三爵該四十八）　木燭臺四十五（今考西廡四十五位饌盤燭臺該宜作四十五）
謹按古禮以木為豆以竹為籩與簠簋今以磁（瓷同）器代之有
以竹木為之者制亦不禁嘗觀湖廣岳州府儒學庫房內所
藏我　朝祭先師之禮器有銅犧尊一銅象尊一金罍一爵

罍有羹而不用磁尊則知用金銅者亦制之所不禁也又按
禮器圖說曰古今相遠事物日殊古之禮器有不可盡考者
洪武四年更定孔子釋奠祭品禮物各置高案籩豆簠簋登
鉶悉用磁器乃
聖祖因時立制耳
祭品
牛羊豕牲匣實也惟太學用牛府州縣衛止用羊豕　酒此尊
斝所實也　太羹乃煮猪肉汁不用塩醬此登實也　和羹以
猪腰羊豕肉造之其汁用菜料和者此鉶實也　黍稷簠簋實也
稻粱簠簋實也　帛乃白色絹長一丈八尺篚實也　形鹽

藁魚　棗　栗　榛　菱角　芡即雞頭蓮　鹿脯　白餅乃
白麪所造　黑餅乃蕎粉夾麪粉所造　以上皆籩實也　韭
菹以韭切去本末用中四寸　菁菹　芹菹　笋菹　醓醢乃
猪肉鮓用鹽酒料物調過　鹿醢　兔醢　魚醢　脾析用牛
羊百葉切細湯熟鹽酒造過　豚胉乃猪肩上或云猪脊上肉
飽食用糯米飯羊脂寂熬　糝食用牛羊豕肉細切粳米飯
同熬　以上皆豆實也
洪武中溧水縣以牛醢代鹿於是有司坐罪
上令禮部諭有司謹祭祀勑曰上古君天下者設官分職各守
方隅爵級五等公侯伯子男居之是五等雖有巨微皆稱

曰國所以動止者以祀戎為先自秦漢以下官雖異古其
祭禮則不殊邇來天下有司既無誠以奉該祀之神其於
人事又何懼焉蓋儒者在任不明於理或循俗者居官亦
不訪於賢是故事多非為不能長保富貴也若有志者居
官必訪于賢者乃知祀禮之大必敬勝怠則事業昌矣若
或不能窮其所以則怠勝敬其不滅者鮮矣近者溧水縣
官為祭祀缺鹿醢以牛醢代之彼人所言禮部奏云凡祭
品缺者尚許以他物代之今溧水有鹿可求而在官者不
能用心御史按實各當其罪朕思人之在世也若不畏神
人是不可教者也世之所以成世者惟人與神耳豈可慢

也今令天下有司凡四時祭祀之物若在典故境內所產
及商人貨而有之者務備不許有缺若境內不產及商人
無販賣者從缺無代爾禮部遍告諸司知敕

正壇先師位陳設祭品

設祭物於案另設一小案於前置香爐設祝文案於壇西設
酒尊案於壇前之東其酒尊三先師一四配一十哲一共設
三獻爵篚帛案于壇東西向臨時行禮盛酒于爵三次獻上
奠帛于神位前設盥洗一盥盆二于露臺下東西 犢一體九
羊一體五 豕一體五 用牲匣三盛之置於前與高案並牛居中
而羊左豕右也 登一實以太羹 鉶二實以和羹 簠二
實以黍稷 簋二實以稻粱 籩十居左實以形鹽藁魚棗
栗榛菱芡鹿脯白餅黑餅 豆十居右實以菁菹芹菹鹿醢
韭菹醓醢兔醢筍菹魚醢脾析豚胉 爵三獻 饌盤一
香爐一大燭一小燭四篚一實以帛一 舊書篚一帛一然籩豆以下既云實以某物則知篚實以帛不當又書帛一為二項

正壇四配位陳設祭品○每一位為一壇四位為四壇

每位設祭物于案另設一小几于前置香燭奠帛于上每位
羊一體五 豕一體五 每位爵三帛一 每位鉶二盛和羹
每位簠二盛黍稷 每位簋二盛稻粱 每位饌盤一 每
位籩十盛形鹽藁魚棗栗榛菱芡鹿脯白餅黑餅 每位豆
十盛韭菹醓醢菁菹鹿醢芹菹兔醢筍菹魚醢脾析豚胉

每位香爐一 每位燭一對 四配酒尊共上已見○又兩[illegible]
東配二壇共設案爐一燭二西配二壇亦止設案爐一燭二
不每位設香燭也

正壇十哲位陳設祭品○東哲五位總為一壇 西哲五位總
為一壇

東五位設祭物于前另于中總設一小几置奠帛香燭于上
共豕一 一豕分五體每位一體用方木盤盛置于案 共
篚帛一 共獻爵三 共饌盤一 共香爐一 共燭二 爵五每
位各用一爵 共鉶一盛和羹 共簠一盛黍 共簋一盛稷

共籩四盛形盐棗栗鹿脯　共豆四盛菁菹鹿醢芹菹兔
醢
西五位制同東哲　東西哲酒尊共已見上
東廡陳設祭品〇東廡十二壇
東廡一十二壇末卓止有三位中間總設一小几置奠帛香
燭于上
共豕三舊時國初止一豕景泰六年增為三今解為四十
七分每分用方木盤盛置于前頭四分蹄四分肉三十九分　共篚帛
一共獻爵三共酒尊一共罍洗一共盥盆一共饌盤一共
案上香燭一共燭二

每四位為一壇　簠一盛黍簋一盛稷籩四盛形盐棗栗
鹿脯豆四盛菁菹鹿醢芹菹兔醢爵四每位用爵一
西廡一十一壇制同東廡豕亦三解作四十五分
右祭器祭品先期一月國子監移文北京南京有司預備
脩整合用儀物及在庫祭器若府州則移文于縣
謹按　國初舊制先師神位籩豆各八至成化十二年國
子祭酒周洪謨奏准籩豆各用十二及嘉靖九年從太學
士張璁之議遂減籩豆為各十于是籩實之糗餌粉餈豆
實之酏食糝食俱不復用者何哉蓋籩豆十二者事天享
地之禮也度孔子之心必不忍于僭天之祭故損益以就
中爾又按　國初四配神位惟羊一豕一羊分四分每位
一分豕分四分每位一分及景泰時四配則四羊四豕各
國初登一而籩豆各六及嘉靖時四配則去太羹之登而增
籩豆為各十者何哉蓋以顏曾思孟既曰配享則飲食之
豐儉宜均矣使先師之飲食如此其豐弟子乃太簡而坐
視其所食焉推先師之心亦不安也於乎以一籩豆也損
於先師者所以體聖心奉天之義益於四配者所以體聖
心侍下之仁我
列聖之議禮也可謂深知聖人之心而緣人情以為之節文矣
或曰果若此則太牢獨不可均乎曰太牢者天子之尊敬

也非門人弟子之可得而同也或曰然則十哲兩廡之籩
豆獨不可均乎曰彼皆從祀者也非配享也各食于堂廡
之間焉得每人而均之也況祭祀之禮一因乎聖賢大小
之分爾彼顏曾思孟親得聖人之正傳善發聖人之心蘊
以啟萬世于無窮豈諸弟子之可得而及哉是以籩豆之
數不可得而槩益也

孔聖全書
儀注
卷
十
先師位
府州縣陳設圖
先師位
拜位
祝案卽几卓也
奠帛獻爵案卽几卓也
拜位
脾析
豚拍
成化時圖右有飽食粉餈

儀注
卷
十一
每位陳設圖
一十位則一十爵至行禮時執事者注酒于爵內分獻官行禮時另獻一爵于中
東哲一壇總設西哲一壇總設圖
每一壇
以上府州縣陳設相同
拜位
陳設圖

孔聖全書 八 儀注 十二

太學兩廡四箋一壇陳設圖

每位各一爵至行禮時執事者注酒于爵內分獻官行禮時另獻一爵于中

東廡十一壇總設西廡十一壇總設圖

以上府州縣陳設相同

陞位行禮之圖

如丹陛聳舞生移于丹墀獻官之前

奏樂佾次之圖

孔聖全書 八 儀注 十三

行禮 行禮儀注太學則云典儀唱贊引唱府州縣衛則云通贊唱贊引唱

正祭日將行禮起鼓初嚴遍燃庭燎香燭樂舞生執事者各序立于丹墀兩傍鼓三嚴贊引引各獻官至戟門下立俟通贊唱○樂舞生各就位 樂生各以序進立於殿庭奏樂之所殿庭今云朝庭司節者分引舞生至丹陛東西兩階各序立於舞佾之位司節在東者則退至東四班舞生之首在西者則退至西四班舞生之首相向立 通贊唱○執事者各司其事太學則云執事各司其事 執事亦各以序進就位訖 通贊唱○陪祭官就位 衆官就位訖 通贊唱○分獻官各就位贊引引各分獻官至拜位各贊引退立于東西訖 通贊

唱〇獻官就位　賛引引獻官至拜位賛引退立于獻官東
西柄傍相向立訖　通賛唱〇瘞毛血　執事者捧毛血正
殿(今云廟)於中門出四配東西哲由左右門出兩廡隨之瘞于
坎遂落俎蓋　通賛唱〇迎神　舞生横執其籥　麾生舉
麾唱〇迎神樂奏咸和之曲　擊柷竹樂樂止通賛唱(一云賛引)
唱〇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　獻官分獻官陪祭官
以下俱四拜訖麾生偃麾樂畫櫟敔　通賛唱〇奠帛行初
獻禮　捧帛者各執帛執爵者各執虚爵　賛引詣獻官前
唱〇詣盥洗所　引獻官至盥洗所司盥者酌水　賛引唱
〇搢笏　盥手進巾訖　賛引唱〇出笏　出笏訖　賛引

唱〇詣酒尊所　引獻官至酒尊所　賛引唱〇司尊者舉
冪酌酒　執爵者以爵受酒同捧帛者在獻官前行先師帛
爵由中門入四配帛酒由左門進各於神案之側朝上立
賛引隨引獻官亦由左門入唱〇詣
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舊云大成至聖文宣王神位前今遵制改正)
麾生舉麾唱〇初獻樂奏景和之曲(舊云寧和)擊柷作樂　賛引
引獻官至神位前唱〇跪　跪訖　唱〇搢笏　搢笏訖　賛引唱〇
捧帛者轉身西向跪進帛于獻官右獻官接帛　賛引唱〇
奠帛　獻官獻帛訖以帛授接帛者奠于神位前案上　執
爵者轉身西向跪進爵于獻官右獻官接爵　賛引唱〇獻
爵　獻官獻爵訖以爵授接爵者奠于神位前　賛引唱〇
出笏　出笏訖　賛引唱〇俯伏興平身詣讀祝位　位設
于殿中(舊云殿中)香案前賛引引獻官至祝位麾生偃麾樂暫止
讀祝者跪取祝文退立于獻官之左　賛引唱〇跪　獻官
并讀祝者皆跪　通賛隨唱〇衆官皆跪　陪祭官分獻官
以下俱跪訖　賛引唱〇讀祝　讀祝者(太學則云讀祝官)畢仍將
祝文跪置于祝案上退廟西(舊云殿西)朝上立　賛引與通賛同
唱〇俯伏興平身　麾生舉麾不唱樂生接奏在先未終之
樂　賛引唱〇詣
復聖顔子神位前(舊云兖国復聖公神位前今遵制改之)　引獻官

至神位前唱〇跪搢笏　獻官搢笏捧帛者跪於獻官右進
帛於獻官獻官接帛　賛引唱〇奠帛　獻官獻帛訖以帛
授接帛者奠於神位前案上執爵者跪於獻官右進爵於獻
官獻官接爵　賛引唱〇獻爵　獻官獻爵訖以爵授接爵
者奠於神位前　賛引唱〇出笏　出笏訖　賛引唱〇俯
伏興平身　賛引唱〇詣
宗聖曾子神位前(舊云郕国宗聖公神位前今改之)　儀同前復聖
顔子之儀但捧帛執爵者跪於獻官左進帛爵　訖　賛引唱
〇詣
述聖子思子神位前(旧云沂国述聖公神位前今改之)　儀同前

通贊隨唱○行分獻禮一云候讀祝訖唱分獻官行礼似失之太速蓋讀祝畢四配嘗未行奠獻之礼安得遽先于十哲依此注為 各贊引詣各分獻官前同唱○詣盥洗所 各贊引引各分獻官至盥洗所司盥者盥水 贊引同唱○搢笏 各分獻官搢笏盥畢進巾 贊引同唱○出笏 各分獻官出笏 贊引同唱○詣酒尊所 引各分獻官詣酒尊所同唱○司尊者舉冪酌酒 各執爵者以虛爵受酒與捧帛者俱在分獻官前行各至廟及兩廡神案之側朝神位立俟正廟舊云正殿贊引唱○詣

亞聖孟子神位前舊云鄒國亞聖公神位前今改之 各贊引隨唱○詣 東哲神位前詣 西哲神位前詣 東廡神位前詣

西廡神位前 各贊引引各分獻官東哲西哲俱由左門進東廡西廡各詣廡至神位前同唱○跪 同唱○搢笏 獻官并各分獻官搢笏東哲東廡捧帛者轉身跪于分獻官右

亞聖西哲西廡捧帛者跪於獻官分獻官左進帛於獻官分獻官接帛訖 贊引同唱○奠帛 獻官分獻官獻帛訖以帛授接帛者奠于神位前案上執爵者轉身進爵如進帛儀獻官分獻官接爵 贊引同唱○獻爵 獻官分獻官獻官獻爵訖以爵授接爵者奠于神位前 贊引同唱○出笏 各獻官出笏 贊引同唱○俯伏興平身 贊引同唱○復位 麾生偃麾櫟敔樂止 各贊引引各獻官至原拜位

立[illegible]者亦隨至尊所立俟通贊唱○行亞獻禮 贊引詣獻官前唱○詣酒尊所 引獻官至酒尊所 贊引唱○司尊者舉冪酌酒 各執爵者以虛爵受酒如初獻儀 贊引引獻官亦由左門入唱○詣

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 麾生舉麾唱○亞獻樂奏景和之曲舊云安和之曲 擊柷作樂贊引引獻官至神位前如初獻獻爵之儀行禮訖贊引引獻官如前出至原位麾生偃麾櫟敔樂止 通贊唱○行終獻禮 贊引引獻官并執事者儀同亞獻 麾生舉麾唱○終獻樂作景和之曲 擊柷作樂行禮復位俱如初惟執爵者不必出廟外舊云殿外俱在廟内舊云殿内兩傍

立俟徹饌麾生偃麾櫟敔樂止 通贊唱○飲福受胙 進福酒者捧爵進福胙者捧盤立於神位之東又令一執事取正壇羊左肩胙置于盤 贊引唱○詣飲福位 飲福位乃讀祝位也又令二執事先立于廟内西傍贊引引獻官至飲福位捧福酒福胙者轉身向西立於獻官傍前廟内二執事行于獻官西與捧爵捧胙者相對 贊引唱○跪搢笏 獻官跪搢笏進福酒者跪于獻官右進爵於獻官 贊引唱○飲福酒 獻官接酒飲訖西傍接福酒者跪于獻官左接爵捧福胙者跪於獻官右進胙於獻官 贊引唱○受胙 獻官接胙訖西傍接福胙者跪于獻官左接捧胙由中門出

贊引唱○出笏　獻官出笏　贊引唱○俯伏興平身復位
贊引引獻官至原拜位訖　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
身　各官以下俱拜訖　通贊唱○徹饌　麾生舉麾唱○
徹饌　樂奏咸和之曲　擊柷作樂執事各于神位前將籩
豆稍移動復立於原位舞生直執其籥與翟同司爵在東者
進立于東一班舞生之首在西者進立于西一班舞生之首
樂節朝上分引舞生于丹陛東西序立相向樂盡麾生偃麾
櫟敔樂止　通贊唱○送神　麾生舉麾唱○送神樂奏咸
和之曲　擊柷作樂　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
平身　各官以下俱拜訖樂盡麾生偃麾櫟敔樂止　通贊

唱○讀祝者捧祝　進帛者捧帛　執事者各詣神位前待
讀祝者先跪取祝文捧帛者跪取帛齊轉身向外立　通贊
唱○各詣瘞所　正廟由中門出四配十哲由左右門出兩
廡執事者取帛隨班出，通贊唱○望瘞　麾生舉麾唱○
望瘞樂奏咸和之曲　擊柷作樂捧祝帛者過訖　贊引唱
○詣望瘞位　各贊引引獻官分獻官陪祭官至瘞所　贊
引唱○祝板一帛一段數至九段待焚訖樂盡麾生偃麾櫟
敔樂止　贊引通贊同唱○禮畢

祝文

維　年歲次　八二月　朔越　日丁

皇帝諭遣南京國子監祭酒某致祭于（某布政司府州縣衛某官某等敢昭告于）
至聖先師孔子之神曰惟　師（舊云惟王）德配　天地道冠古今删
述六經垂憲萬世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祗奉舊章式陳
明薦以
復聖顏子　宗聖曾子　述聖子思子
亞聖孟子配尚　饗

祭祀榜文式

（北南）京國子監（府州縣衛）為祭祀事照得本年二月某日上丁致祭
至聖先師孔子其供事并執事官員人等合行預先備榜曉諭
俱于本月某日為始依例齋戒至日各備新潔衣服隨班行

禮毋得知而故違臨期失悞不便須至榜者

計開

一陳設樂器并樂舞生位　典儀某
一省牲　引贊某　某
一監宰煮并造羹醢官二員　助教某　掌饌某
監名二名　某　某
一監饌幂官二員　學正某　學錄某
監生二名　某　某
一提調瘞坎　監生二名　某　某
一正擺陳設并收及司香燭鎖鑰　監生四名某某某某

一東廡陳設并收及司香燭鎖鑰監生二名 某某
一西廡陳設并收及司香燭鎖鑰監生二名 某某
一監禮官二員 某道監察御史某 某道監察御史某
一引班官二員 鴻臚寺序班某某
一通贊 某 某
一引贊 某 某
正獻官南北京國子監祭酒某
一司執燈籠 監生二名某某
一司尊 監生一名某
一盥洗 監生一名某

至聖先師孔子
一進帛并捧帛詣瘞坎 某
一執爵三獻徹饌捧饌詣瘞坎 某
一讀祝捧祝詣瘞坎 某
復聖顏子
一進帛并捧帛詣瘞坎 某
一執爵三獻并徹饌捧饌詣瘞坎 某
宗聖曾子
一進帛并捧帛詣瘞坎 某
一執爵三獻并徹饌捧饌詣瘞坎 某

述聖子思子
一進爵并捧帛詣瘞坎 某
一執爵三獻并徹饌捧饌詣瘞坎 某
亞聖孟子
一進帛并捧帛詣瘞坎 某
一執爵三獻并徹饌捧饌詣瘞坎 某
東哲
一引贊 某
分獻官南北京國子監監丞 某
一進帛并捧帛詣瘞坎 某

一執爵三獻并徹饌捧饌詣瘞坎 某
西哲
一引贊 某
分獻官南北京國子監博士 某
一進帛并捧帛詣瘞坎 某
一執爵三獻并徹饌捧饌詣瘞坎 某
東廡
一引贊 某
一司尊盥洗 某一
分獻官南北京國子監助教 某

一進帛并捧帛詣瘞坎　　某
一執爵三獻并徹饌捧饌詣瘞坎　　某
西廡
一引贊
一司尊罍洗
分獻官北南京國子監學正　　某
一進帛并捧帛詣瘞坎　　某
一執爵三獻并徹饌捧饌詣瘞坎　　某
一進胙受胙　　某
一進爵受爵　　某

一司樂器祭器洗滌并收官一員　助教某
監生四名　某某某某
一博士廳執事官二員　博士某　學正某
一典簿廳執事官一員　典簿某
啓聖祠
正獻官北南京國子監司業　某
分獻官二員　助教某　助教某
右榜諭衆通知
年　月　日
右舊榜式也嘉靖三十二年南京國子監司業王材以

啓聖附於榜末於義未安乃別為榜仍備列獻官引贊典禮各
執事官及監生名張于太學門內東入祠路之南
祭啓聖公儀
春秋二仲月上丁日與　先師廟同時行禮
正壇陳設
羊一　豕一　鉶二實以和羮　籩八實以形鹽藁魚棗栗榛
菱芡鹿脯　豆八實以菁菹鹿醢韭菹醯醢兎醢筍菹魚醢芹
菹　簠二實以黍稷　簋二實以稻粱　篚一實以帛　爵三
于壇東南西向　設罍洗一　盥盆一　案爐一　燭二
東西配位陳設

豕首二　豕肉四塊　籩豆各四每位　簠簋各一每位
帛二　爵三　東配二壇案爐二案爐二　西配二壇案爐二
燭二
東西從祀陳設
豕首二　豕肉四塊　籩豆各四每位　簠簋各一　篚
帛二　爵各三　東從祀案燭一　燭二　西從祀　案爐一
燭二　已上共設酒三尊

陳設圖

啟聖公位

帛
爵　爵　爵
和羹　和羹
榛　菱　芡　鹿脯
形鹽　藁魚　棗　栗　羊
黍　稻
稷　粱
韭菹　醓醢　菁菹　鹿脯
芹菹　兔醢　筍菹　魚醢
豕
燭　爐　燭
祝案
拜位

東西配四壇○每位簠簋各一籩豆各四鉶簋帛東共一西亦然豕首東西各一豕肉東西各一

先賢顏氏位

爵　爵　爵
和羹
栗　形鹽　黍　稷　菁菹　芹菹
鹿脯　棗　豕首　東位共一　醓醢　兔醢
豕肉
燭　帛　東位共一　燭
拜位

一東西從祀陳設與東西配同惟豕肉少一

儀注　此國子監儀注府州縣衛不用皇帝遣

典儀唱○執事官各司其事分獻官各就位　導引引獻官盥洗所　贊引贊○詣盥洗所　贊○搢笏　盥手訖　贊○出笏　引至拜位　贊○就位　典儀唱○迎神　贊○四拜　分獻官同四拜　典儀唱○奠帛行初獻禮　執事官各捧帛爵進立于神位前　贊引贊○陞壇　贊○詣

啟聖公孔氏之位前　贊引贊○搢笏　執事官以爵跪進於獻官　贊○奠帛　執事官以爵跪進于獻官　贊○獻爵　贊○出笏　贊○詣讀祝位　讀祝官取祝跪于獻官左　贊○跪○贊○讀祝　讀訖　贊○俯伏興平身　讀祝

官捧祝進于神位前　贊○詣

先賢顏氏之位前　贊○搢笏　執事官以帛跪于獻官　贊○奠帛　執事官以爵跪進于獻官　贊○獻爵出笏詣

先賢曾氏之位前儀同前　贊○詣

先賢孔氏之位前儀同前　贊○詣

先賢孟孫氏之位前俱同前礼　贊○復位　典儀唱○亞獻禮　執事官各捧爵自獻于神位前訖　典儀唱○終獻禮儀同亞獻礼　典儀唱○徹饌　執事官詣神位前徹饌訖　典儀唱○送神　贊引贊○四拜　分獻官同四拜　典儀唱○讀祝官捧祝掌祭官捧帛饌各詣瘞位　典儀唱○望瘞　執事各

捧祝帛饌由中門出至望瘞所　贊引贊○詣望瘞位禮畢

祝文

維　年歲次　月　朔　日丁

皇帝遣南京國子監司業某致祭於

啓聖公孔氏之神曰惟公誕生至聖爲萬世王者師功德顯著

茲因仲春秋特用祭告以

先賢顏氏　先賢曾氏　先賢孔氏　先賢孟孫氏配同尚

饗

祭器

祝板一　爵七　登三　鉶五　簠八　簋八　籩二十四

豆二十四　酒尊三　篚二　獻尊三　牲匣三

大小木盤三十　香案五　香爐三　燭臺六　供卓五

毛血盤二　瘞毛血盆二　盥洗盆架一　帨巾　酌酒杓一

一凡用祭器

正壇　白磁盤四十四　磁碗十　毛血盤四　餘器同前

東西配位

白磁盤二十四　磁碗四　毛血盤四　餘器同前

東西從祀

白磁盤二十四　磁碗四　毛血盤四　餘器同前

洪武五年八月

欽頒樂章

迎神　樂奏咸和之曲

大哉宣聖道德尊崇維持王化斯民是宗典祀有常精純並隆

神其來格於昭聖容

奠帛　樂奏寧和之曲

自生民來誰底其盛維王神明度越前聖粢帛具陳禮容斯稱

黍稷非馨惟神之聽

初獻　樂奏景和之曲

大哉聖王實天生德作樂以崇時祀無斁清酤惟馨嘉牲孔碩

薦修神明庶幾來格（斁叶音業　格叶音各）

亞獻終獻　樂奏景和之曲

百王宗師生民物軌瞻之洋洋神其寧止酌彼金罍惟清且旨

登獻惟三於嘻成禮

徹饌　樂奏咸和之曲

犧象在前豆籩在列以享以薦既芬既潔禮成樂備人和神悅

祭則受福率遵無越

送神　樂奏咸和之曲

有嚴學宮四方來崇恪恭祀事威儀雝雝歆茲惟馨神馭還復

明禋斯畢咸膺百福

右樂章舞圖舊本云初獻起自生民來止惟神之聽八句

亞獻起大哉聖王止庶幾昭格八句終獻起百王宗師止
於皇成禮八句與此書所錄不同
嘉靖十年五月奉
欽依將洪武時舊樂章宣聖攺曰孔聖聖王攺曰聖師惟王攺
曰維師欽此

樂器

麾一〇五彩垂頭雲版二架杆銅龍頭
金部 鐘十六〇有架彩鳳後猊龍首鐵鉤綫鐘大絲流蘇絲絨絲結
石部 磬十六〇有架彩鳶浮鵞鳳首紅大絲綫磬大絲流蘇絲絨絲結
絲部 琴六〇瑟六〇六 瑟二〇有囊架四

竹部 簫六 笛六 篪六 鳳簫二〇以上竹部俱有囊
匏部 笙六〇有囊
土部 塤二〇有囊
革部 應鼓一〇有架龍鳳後猊鼓罩流蘇絲絨絲結
搏拊鼓二〇紅絲二架二
木部 柷一 敔一〇趺座 已上共用樂生四十二人

舞器

引舞旌節二〇銅雲竇蓋紅絲絨絲結銅龍頭并杆犏牛紅纓
架二
翟六十四 籥六十四 已上共用舞生六十四人

琴

琴長三尺六寸首濶六寸通足中高二寸七分傍各高二寸腰廣四寸尾濶四寸一分通足中高二寸傍各高一寸五分七絃十三徽惟用六絃宮絃為合商絃為四角絃乘一律為上為一除一不用而用上徵絃為尺羽絃為工少宮絃為六餘少商絃無譜然去一則留七去七則留一旋相為宮俱可用也中聲於七徽至七徽半取之張鶚曰按徽則聲短而殺不比於瑟莫若散彈則聲洪而長方諧群樂俟君子定焉

迎神

大太四 哉南工 孔林尺 聖仲上 道太四 德仲上 尊林尺 崇仲上 維南工 持林尺
勻 匹 勻 勻 四 巨 匹 四
王仲上 化太四 斯林尺 民仲上 是黄合 宗大四 祀太四 有仲上 常林尺 精南工
巨 勻 四 巨 勺 勻 勺 勻 匈 匹
純林尺 並太四 隆仲上 神黄六 其南工 來林尺 格仲上 於林尺 昭仲上 聖黄合 容太四
匹 勻 迒 匹 匹 巨 勺 勻
自太四 生仲上 民林尺 來仲上 誰太四 底黄合 其仲上 盛太四 惟南工 師林尺
陽尾 二 三 二 陰尾 陽尾 二 陽尾 四 三
明太四 度黄合 越太四 前仲上 聖太四 粢仲上 帛太四 具仲上 成林尺 禮黄合
二 陽尾 陰尾 陽尾 二 陽尾 二 陽尾 二 三 陰尾

容(四太)斯(尺林)稱(上仲)黍(四太)稷(工南)非(六黃)馨(尺林)惟(工南)神(尺林)之(上仲)聽(四太)

鼗 三 二 鼗 四 五 三 四 三 二 鼗

初獻

太(四太)哉(上仲)聖(合黃)師(四太)實(工南)天(尺林)生(上仲)德(四太)作(上仲)樂(四太)

陽鼗 二 鼗 鼗 四 三 二 陽鼗 二 陽鼗

以(上仲)崇(尺林)時(上仲)祀(四太)無(尺林)斁(上仲)清(六黃)酤(工南)惟(尺林)馨(上仲)嘉(尺林)

二 二 陽鼗 四 二 五 四 三 二 三

牲(上仲)孔(合黃)碩(四太)薦(四太)羞(工南)神(尺林)明(尺林)庶(工南)幾(尺林)昭(上仲)格(四太)

二 陰鼗 陽鼗 陽鼗 四 五 三 四 三 二 陽鼗

亞獻終獻

百(上仲)王(工南)宗(尺林)師(上仲)生(尺林)民(上仲)物(四太)軌(合黃)瞻(六黃)

二 四 三 二 三 二 陽鼗 陽鼗 五

之(工南)洋(尺林)洋(上仲)神(尺林)其(上仲)寧(四太)止(合黃)酌(四太)彼(合黃)金(尺林)罍(上仲)

四 三 二 三 二 陽鼗 陰鼗 陽鼗 陰鼗 三 二

惟(工南)清(尺林)且(四太)旨(上仲)登(上仲)獻(四太)惟(尺林)三(上仲)於(六黃)嘻(工南)成(尺林)

四 三 陽鼗 二 一 陽鼗 三 二 五 四 三

禮(上仲)

二

徹饌

犧(上仲)象(四太)在(上仲)前(尺林)豆(四太)籩(上仲)在(合黃)列(四太)以(四太)享(工南)

一 陽鼗 二 三 陽鼗 二 陰鼗 陽鼗 陽鼗 四

以(尺林)薦(上仲)既(上仲)芬(尺林)既(四太)潔(上仲)禮(合黃)成(四太)樂(上仲)備(四太)人(工南)

三 二 二 二 鼗 二 陰鼗 陽鼗 二 陽鼗 四

和(尺林)神(上仲)悅(四太)祭(合黃)則(四太)受(上仲)福(尺林)率(六黃)遵(工南)無(尺林)越(上仲)

四 三 勻 勻 勻 勻 句 六 五 四 勻

送神

有(四太)嚴(工南)學(尺林)宮(上仲)四(合黃)方(四太)來(上仲)崇(四太)恪(六黃)恭(工南)

一 勻 五 四 勻 勻 勻 三 勻 六 五

祀(尺林)事(上仲)威(工南)儀(尺林)雝(上仲)雝(四太)歆(上仲)茲(尺林)惟(工南)馨(尺林)神(上仲)

四 勻 五 四 三 三 勻 句 五 句 勻

馭(四太)還(四太)復(上仲)明(六黃)禋(工南)斯(尺林)畢(上仲)咸(工南)膺(尺林)百(上仲)福(四太)

丁 四 勻 六 五 四 勻 五 四 三 勻

瑟

瑟長七尺首濶一尺一寸九分通足中高四寸傍各高三寸尾濶一尺一寸七分通足五寸傍各高三寸五分底首對岳山有一圓竅徑三寸橫四寸尾底後一方竅徑四寸長五寸面上兩頭各有小眼二十五孔跣通以繫絃絃長一丈內外各十二俱以朱絃中一絃黃色曰君絃二十五絃各設一柱游移不定上下以笙和其音除君絃居中不動內十二絃二絃各一音共六音外十二絃亦如內音和法或一手搊作或兩手並作俱可一手搊作則去外一至六并內七至十二絃兩手並作則內外二十四絃俱用若全取聲則盡以八音調之

迎神

大(太四)哉(南工)孔(林尺)聖(仲上)道(太四)德(仲上)尊(林尺)崇(仲上)維(南工)持(林尺)
三四 九十 七八 五六 三四 五六 七八 五六 九十 七八
王(仲上)化(太四)斯(林尺)民(仲上)是(黃合)宗(太四)典(黃合)祀(太四)有(仲上)常(林尺)精(南工)
五六 三四 七八 五六 二三 三四 二三 三四 五六 七八 九十
純(林尺)並(太四)隆(仲上)神(黃六)其(南工)來(林尺)格(仲上)於(林尺)昭(仲上)聖(黃合)容(太四)
七八 三四 五六 十三 九十 七八 五六 七八 五六 二三 三四

奠帛

自(太四)生(仲上)民(林尺)來(仲上)誰(太四)底(黃合)其(仲上)盛(太四)惟(南工)師(林尺)
三四 五六 七八 五六 三四 二三 五六 三四 九十 七八
神(仲上)明(太四)度(黃合)越(太四)前(仲上)聖(太四)粢(仲上)帛(太四)具(仲上)成(林尺)禮(黃合)
五六 三四 二三 三四 五六 三四 五六 三四 五六 七八 二三
容(太四)斯(林尺)稱(仲上)黍(太四)稷(南工)非(黃六)馨(林尺)惟(南工)神(林尺)之(仲上)聽(太四)
三四 七八 五六 三四 九十 十三 七八 九十 七八 五六 三四

初獻

大(太四)哉(仲上)聖(黃合)師(太四)實(南工)天(林尺)生(仲上)德(太四)作(仲上)樂(太四)
三四 五六 二三 三四 九十 七八 五六 三四 五六 三四
以(仲上)崇(林尺)時(仲上)祀(太四)無(林尺)斁(仲上)清(黃六)酤(南工)惟(林尺)馨(仲上)嘉(林尺)
五六 七八 五六 三四 七八 五六 十三 九十 七八 五六 七八
牲(仲上)孔(黃合)碩(太四)薦(太四)羞(南工)神(黃六)明(林尺)庶(南工)幾(林尺)昭(仲上)格(太四)
五六 三四 三四 三四 九十 十三 七八 九十 七八 五六 三四

亞獻終獻

百(仲上)王(南工)宗(林尺)師(仲上)生(林尺)民(仲上)物(太四)軌(黃合)瞻(南工)
五六 九十 七八 五六 七八 五六 三四 二三 十三

之(黃六)洋(林尺)洋(仲上)神(林尺)其(仲上)寧(太四)止(黃合)酌(太四)彼(黃合)金(林尺)罍(仲上)
九十 七八 五六 七八 五六 三四 二三 三四 二三 七八 五六
惟(南工)清(林尺)且(太四)旨(仲上)登(仲上)獻(太四)惟(林尺)三(仲上)於(黃六)嘻(南工)成(林尺)
九十 七八 三四 五六 五六 三四 七八 五六 十三 九十 七八
禮(仲六)
五六

徹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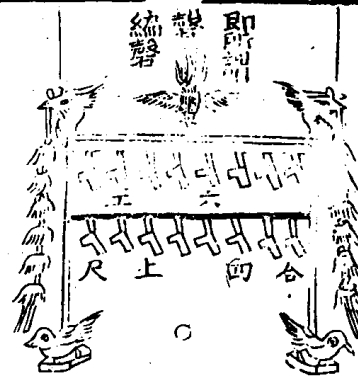
犧(仲上)象(太四)在(仲上)前(林尺)豆(太四)籩(仲上)在(黃合)列(太四)以(太四)享(南工)
五六 三四 五六 七八 三四 五六 二三 三四 三四 九十
以(林尺)薦(仲上)既(仲上)芬(林尺)既(太四)潔(仲上)禮(黃合)成(太四)樂(仲上)備(太四)人(南工)
七八 五六 五六 七八 三四 五六 二三 三四 五六 三四 九十

和(林尺)神(仲上)悅(太四)祭(黃合)則(太四)受(仲上)福(林尺)率(黃六)遵(南工)無(林尺)越(仲上)
七八 五六 三四 二三 三四 五六 七八 十三 九十 七八 五六

送神

有(太四)嚴(南工)學(林尺)宮(仲上)四(黃合)方(太四)來(仲上)崇(太四)恪(黃六)恭(南工)
三四 九十 七八 五六 二三 三四 五六 三四 十三 九十
祀(林尺)事(仲上)威(南工)儀(林尺)雝(仲上)雝(太四)歆(仲上)茲(林尺)惟(南工)馨(林尺)神(仲上)
七八 五六 九十 七八 五六 三四 五六 七八 九十 七八 五六
馭(太四)還(林尺)復(仲上)明(黃六)禋(南工)斯(林尺)畢(仲上)咸(南工)膺(林尺)百(仲上)福(黃六)
三四 七八 五六 十三 九十 七八 五六 九十 七八 五六 三

黃鐘之鐘重十二斤中高七寸八分旁高八寸四分口徑五寸口橫七寸上徑四寸一分上橫五寸二分梁高二寸四分黃鐘清聲鐘重十一斤八兩高七寸口徑四寸六分口橫五寸八分上徑四寸二分梁高一寸七分依生法按損數餘倣此上八鐘夾鐘太簇大呂黃鐘四清聲又應鐘無射南呂夷則是也下八鐘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林鐘是也止用六鐘按字擊之則自合聲律矣

上層第十三鐘為六黃鐘清也第十鐘為工南呂也下層第一鐘為合黃鐘也第三鐘為四太簇也第六鐘為上仲呂也第八鐘為尺林鐘也自下而上次第數之但古制計自倍半與此不同

黃鐘之磬前長九寸股四寸九分中闊五寸九分後長一尺三寸闊三寸六分厚九分黃鐘清聲磬前長九寸一分闊四寸六分中闊六寸一分後長一尺三寸五分闊三寸三分厚一寸九分其餘皆倣此其長短相近惟論厚薄愈薄則聲愈濁愈厚則聲愈清擊法與鐘同按古制黃鐘之磬前長二律二尺七寸後長三律一尺八寸與此迥異

迎神

大(太四) 哉(南上) 孔(林尺) 聖(仲上) 道(太四) 德(仲上) 尊(林尺) 崇(仲上) 維(南工) 持(林尺)

三 十 八 六 三 六 八 六 十 八

王(仲上) 化(太四) 斯(林尺) 民(仲上) 是(黃合) 宗(太四) 典(黃合) 祀(太四) 有(仲上) 常(林尺) 精(南工)

六 三 八 六 一 三 二 三 六 八 十

純(林尺) 並(太四) 隆(仲上) 神(黃六) 其(南工) 來(林尺) 格(仲上) 於(林尺) 昭(仲上) 聖(黃合) 容(太四)

八 三 六 十三 十 八 六 八 六 一 三

奠帛

自(太四) 生(仲上) 民(林尺) 來(仲上) 誰(太四) 底(黃合) 其(仲上) 盛(太四) 惟(南工) 師(林尺)

二 六 八 六 三 一 六 三 十 八

神(仲上) 明(太四) 度(黃合) 越(太四) 前(仲上) 聖(太四) 粢(仲上) 帛(太四) 具(仲上) 成(林尺) 禮(黃合)

六 三 一 三 六 三 六 三 六 八 一

宍斯稱黍稷非馨惟神之聽

初獻

大哉聖師實天生德作樂以崇時祀無斁清酤惟馨嘉牲孔碩薦羞神明庶幾昭格

亞獻終獻

百王宗師生民物軌瞻之洋洋神其寧止酌彼金罍惟清且旨登獻惟三於嘻成禮

徹饌

犧象在前豆籩在列以享以薦既芬既潔禮成樂備人

和神悅祭則受福率遵無越

送神

有嚴學宮四方來崇恪恭祀事威儀雝雝歆茲惟馨神馭還復明禋斯畢咸膺百福

塤

塤以白綿花和搥黃土為之其形如秤錘高三寸四分圍七寸五分厚四分上竅徑四分前二孔後二孔皆徑一寸五分自上一孔吹之極難取音急不鳴緩不洪仰口縮唇徐噓有力方得其聲前下一孔獨得二音按之則音放之則陽俱放之則四俱按之則合

迎神
大四太哉工南孔尺林聖上仲道四太德上仲尊尺林崇上仲維工南持尺林
陽 四 三 二 陽 二 二 二 四 三
王上仲化四太斯尺林民上仲是合黄宗四太典合黄祀四太有上仲常尺林精工南
二 陽 三 二 陰 陽 陰 陽 二 三 四
純尺林並四太隆上仲神六黄其工南來尺林格上仲於尺林昭上仲聖合黄容四太
三 陽 二 五 四 三 二 三 二 陰 陽

奠帛
自四太生上仲民尺林來上仲誰四太底合黄其上仲盛四太惟工南師尺林
陽 一 二 二 陽 陰 二 陽 四 三
神上仲明四太度合黄越四太前上仲聖四太粢上仲帛四太具上仲成尺林禮合黄
一 陽 陰 陽 二 二 一 陽 二 三 陰

容四太斯尺林稱上仲黍四太稷工南非六黄馨尺林惟工南神尺林之上仲聽四太
陽 三 二 陽 四 五 三 四 三 二 陽

初獻
大四太哉上仲聖合黄師四太實工南天尺林生上仲德四太作上仲樂四太
陽 二 陰 陽 四 三 二 陽 二 陽
以上仲崇尺林時上仲祀四太無尺林斁上仲清六黄酤工南惟尺林馨上仲嘉尺林
二 四 二 陽 三 二 五 四 三 二 四
牲上仲孔合黄碩四太薦四太羞工南神六黄明尺林庶工南幾尺林昭上仲格四太
一 陰 陽 陽 四 五 三 四 三 二 陽

亞獻終獻
百上仲王工南宗尺林師上中王上仲民尺林物四太軌合黄嚌六黄
二 四 三 二 三 二 陽 陰 五

之工南洋尺林洋上仲神尺林其上仲寧四太止合黄酌四太彼合黄金尺林罍上仲
四 三 二 二 陽 陰 陽 陰 三 二
惟工南清尺林且四太旨上仲登上仲獻四太惟尺林三上仲於六黄嘻工南成尺林
四 三 陽 一 二 陽 三 二 五 四 三
禮上仲
二

徹饌
懺上仲象四太在上仲前尺林豆四太籩上仲在合黄列四太以四太享工南
二 陽 一 二 陽 二 陰 陽 陽 四
以尺林薦上仲旣上仲芬尺林旣四太潔上仲禮合黄成四太樂上仲備四太人工南
三 二 二 三 陽 二 陰 陽 二 三 四

和尺林神上仲悅四太祭合黄則四太受上仲福尺林率六黄遵工南無尺林越上仲
三 二 陽 陰 陽 二 三 五 四 二 二

送神
有四太嚴工南學尺林宮上仲四合黄方四太來上仲崇四太格六黄恭工南
陽 四 三 二 陰 陽 一 陽 五 四
祀尺林事上仲威工南儀尺林雝上仲雝四太歆上仲茲尺林惟工南馨尺林神上仲
三 一 四 三 二 陽 十二 三 四 三 一
馭四太還尺林復上仲明合黄禋工南斯尺林畢上仲咸工南膺尺林百上仲福四太
陽 三 二 五 四 三 二 四 三 二 陽

篪

四　三　二　二
上　尺　工　五
六
尾陰合　陽四

篪用竹長一尺四寸圍五寸三分面上一吹竅徑五分橫四分前後有五孔橫底一孔共六孔吹竅至後一孔離二寸五分後一孔至前一孔離一寸一分餘三孔皆然皆徑二分五釐正面開二小穿繩眼相併前第六孔至繩眼離九分凡吹時用左手無名指挽其繩左而吹之其篇入兩內闢亦雜取聲惟按譜徐徐吹之自與塤合曰大則按前後五孔而放尾一孔也曰哉則放尾一孔與前四孔也曰孔則放尾一孔與前下三孔也曰聖則放尾一孔與前下二孔也餘倣此

迎神　大四太哉工南孔尺林聖上仲道四太德上仲尊尺林宗上仲維工南持尺林
陽尾　四　三　二
王上仲化四太斯尺林民上仲是合黃宗四太典合黃祀四太有上仲常尺林精工南
二　陽尾　三　二　陰尾　陽尾　陰尾　陽尾　二　三　四
純尺林並四太隆上仲神六黃其工南來尺林格上仲於尺林胎上仲聖合黃容四太
三　陽尾　二　五　四　三　二　三　二　陽尾　陰尾
奠帛　自四太生上仲民尺林來上仲誰四太底合黃其上仲盛四太惟工南師尺林
陽尾　二　三　二　陰尾　陽尾　二　陽尾　四　三
神上仲明四太度合黃越四太前上仲聖四太粢上仲帛四太具上仲成尺林禮合黃
二　陽尾　陰尾　陽尾　二　陽尾　二　陽尾　二　三　陰尾

容四太斯尺林稱上仲黍四太稷工南非六黃馨尺林惟工南神尺林之上仲聽四太
陽尾　三　二　陽尾　四　五　三　四　三　二　陽尾
初獻　大四太哉上仲聖合黃師四太實工南天尺林生上仲德四太作上仲樂四太
陽尾　二　陰尾　陽尾　四　三　二　陽尾　二　陽尾
以上仲崇尺林時上仲祀四太無尺林斁上仲清六黃酤工南惟尺林馨上仲嘉尺林
二　二　陽尾　四　二　五　四　三　二　三
牲上仲孔合黃碩四太薦四太羞工南神尺林明尺林庶工南幾尺林昭上仲格四太
二　陰尾　陽尾　陽尾　四　五　三　四　三　二　陰尾
亞獻終獻　百上仲王工南宗尺林師上仲生尺林民上仲物四太軌合黃瞻六黃
二　四　三　二　三　二　陽尾　陰尾　五

之上仲洋尺林洋上仲神尺林其上仲寧四太止合黃酌四太彼合黃金尺林罍上仲
四　三　二　三　二　陽尾　陰尾　陽尾　陰尾　三　二
惟工南清尺林且四太旨上仲登上仲獻四太惟尺林三上仲於合黃嘻工南成尺林
四　三　陽尾　二　一　陽尾　三　二　五　四　三
禮上仲
一
犧上仲象四太存上仲前尺林豆四太籩上仲在合黃列四太以四大享工南
一　陽尾　二　三　陽尾　二　陽尾　陽尾　陽尾　四
以尺林薦上仲既上仲芬尺林既四太潔上仲禮合黃成四太樂上仲備六太人工南
三　二　二　一　陽尾　二　陰尾　陽尾　二　陽尾　同

和(林尺)神(仲上)悦(太四)祭(黃合)則(太四)受(仲上)福(林尺)率(黃六)遵(南工)無(林尺)越(仲上)
三 二 陽尾 陰尾 陽尾 二 三 五 四 三 二

送神

有(太四)嚴(南工)學(林尺)宮(仲上)四(黃合)方(太四)來(仲上)崇(太四)恪(黃六)恭(南工)
陽尾 四 三 二 陰尾 陽尾 二 陽尾 五 四

祀(林尺)事(仲上)威(南工)儀(林尺)雝(仲上)雝(太四)歆(仲上)茲(林尺)惟(南工)馨(林尺)神(仲上)
三 二 四 三 二 陽尾 二 三 四 三 二

馭(太四)還(林尺)復(仲上)明(黃六)禋(南工)斯(林尺)畢(仲上)咸(南工)膺(林尺)百(仲上)福(太四)
陽尾 三 二 五 四 三 二 四 三 二 陽尾

簫

簫一曰管竹長一尺九寸五分圍三寸除吹竅前五孔後一孔吹竅至後孔離六寸六分後孔與前五孔皆離一寸一分六孔俱經二分八釐下有穿繩眼離二寸二分其上開竅名曰山口徑二分深五釐吹法氣粗則聲大而滯氣緩則聲啞而散竅唇噓之則聲雅而淡空下一孔則為四為太按後一孔則為工為哉按上二孔則為尺為宣上孔空下三孔則為上為聖餘倣此

篴一云管

篴竹長一尺六寸圍二寸二分上開一大竅名吹竅竅徑三分五釐吹竅至第一孔離三寸三分餘孔皆離五分下有穿繩對開二小眼第六孔至穿繩眼離一寸二分吹竅至末六寸篴面六孔按譜吹之自與簫合按上五孔得四空下五孔得工按上二孔得上按下三孔得六上下俱按得合餘倣此

神

大(太四)哉(南工)孔(林尺)聖(仲上)道(太四)德(仲上)尊(林尺)崇(仲上)維(南工)持(林尺)
陽 五 四 三 陽 三 四 三 五 四

王(仲上)化(太四)斯(林尺)民(仲上)是(黃合)宗(太四)典(黃合)祀(太四)有(仲上)常(林尺)精(南工)
三 陽 四 三 陽 陽 陰 陽 三 四 五

純(林尺)並(太四)隆(仲上)神(黃六)其(南工)來(林尺)格(仲上)於(林尺)昭(仲上)聖(黃合)容(太四)
四 陽 三 六 五 四 三 四 三 陰

奠帛

自(太四)生(仲上)民(林尺)來(仲上)誰(太四)底(黃合)其(仲上)盛(太四)惟(南工)師(林尺)
陽 三 四 三 陽 陰 三 陽 五 四

神(仲上)明(太四)度(黃合)越(太四)前(仲上)聖(仲上)粢(仲上)帛(太四)具(仲上)成(林尺)禮(黃合)
三 陽 陰 陽 三 陽 三 陽 三 四 陰

容四太斯尺林稱上仲黍四太稷工南非六黃馨尺林惟工南神尺林之上仲聽四太
陽一 四 三 陽一 五 六 四 五 四 三 陽一

初獻

大四太哉上仲聖合黃師四太實工南天尺林生上仲德四太作上仲樂四太
陽一 三 陰一 陽一 五 四 三 陽一 三 陽一
以上仲崇尺林時上仲祀四太無尺林斁上仲清六黃酤工南惟尺林馨上仲嘉尺林
三 四 三 陽一 四 三 六 五 四 三 四
牲上仲孔合黃碩四太薦四太羞工南神六黃明尺林庶工南幾尺林昭上仲格四太
三 陰一 陽一 陽一 五 六 四 五 四 三 陽一

亞獻終獻

百上仲王工南宗尺林師上仲生尺林民上仲物四太軌合黃瞻六黃
三 五 四 三 四 三 陽一 陰一 六

之工南洋尺林洋上仲神尺林其上仲寧四太止合黃酌四太彼合黃金尺林罍上仲
五 四 三 四 三 陽一 陰一 陽一 陰一 四 三
惟工南清尺林且四太旨上仲登上仲獻四太惟尺林三上仲於六黃嘻工南成尺林
五 四 陽一 三 三 陽一 四 三 六 五 四
禮上仲
三

徹饌

犧上仲象四太在上仲前尺林豆四太籩上仲在合黃列四太以四太亨工南
三 陽一 三 四 陽一 三 陰一 陽一 陽一 五
以尺林薦上仲既上仲芬尺林既四太潔上仲禮合黃成四太樂上仲備四太人工南
四 三 三 四 陽一 三 陰一 陽一 三 陽一 五

和尺林神上仲悅四太祭合黃則四太受上仲福尺林率合黃遵工南無尺林怠上仲
四 二 陽一 陰一 陽一 三 四 六 五 四 三

送神

有四太嚴工南學尺林宮上仲四合黃方四太來上仲崇四太恪六黃恭工南
陽一 五 四 三 陰一 陽一 三 陽一 六 五
祀尺林事上仲威工南儀尺林雝上仲雝四太歆上仲茲尺林惟工南馨尺林神上仲
四 三 五 四 三 陽一 三 四 五 四 三
馭四太還尺林復上仲明六黃禋工南斯尺林畢上仲咸工南膺尺林百上仲福四太
陽一 四 三 六 五 四 三 五 四 三 陽一

笙

笙今制用木代匏植紫竹管一十有七內開氣眼外用篾箍之令管不散下以松楊木接竹脚脚內施簧簧用響銅薄片鵲舌尖頭點以黃蠟瀝青點輕則聲清點重則聲濁匏端短嘴刻通兩合令氣通八呼吸簧動而聲發矣四八及十一管為四以右手食指及左手大食指按其孔餘孔

白主民來誰底其盛惟師神

明度越前聖粢帛具成禮容

斯稱黍稷非馨惟神之聽

初獻

大哉聖師實天生德作樂以

崇時祀無斁清酤惟馨嘉牲

孔碩薦羞神明庶幾昭格

亞獻終獻

有嚴學宮四方來崇恪恭祀

事威儀雝雝歆茲惟馨神馭

還復明禋斯畢咸膺百福

鳳簫以木爲槓槓高一尺闊一尺二寸兩面朱質飾以金鳳雲彩中虛佇管一十有六協鐘磬之數一管長九寸二管三管俱八寸二分四管五管俱七寸二分六管六寸七分七管八管俱五寸九分九管十管俱五寸一分十一管四寸五分十二管四寸四分十

三管四寸十四管廿五管
俱三寸二分十六管三寸
皆徑三分有奇圍九分張
鶚改作十五管左八音右
八音中黃鍾也其管獨長
吹之爲合左右比者爲四
爲一爲上爲尺爲工爲六
爲五皆兩兩相應與太常
所肄者不同

迎神

太四太哉工南孔尺林聖上道四六德上仲尊尺林崇上仲維工南持尺林
三十八六三六八六十八

王上仲化四太斯尺林民上仲是合黃宗四太典合黃祀四太有上仲常尺林精工南
六三八六一三一三六八十

純尺林祉四太隆上仲神六黃其工南來尺林格上仲於尺林昭上仲聖合黃容四太
八三六圭十八六八六一三

奠帛

自四太生上仲民尺林來上仲誰四太底合黃其上仲盛四太惟工南師尺林
二六八六三一六三十八

神上仲明四太度合黃越四太前上仲聖四太粢上仲帛四太具上仲成尺林禮合黃
六三一三六三六二六八一

容四太斯尺林稱上仲黍四太稷工南非六黃馨尺林惟工南神尺林之上仲聽四太
三八六一十圭八十八六三

初獻

太四太哉上仲聖合黃師四太實工南天尺林生上仲德四太作上仲樂四太
三六一三十八六三六三

以上仲崇尺林時上仲祀四太無尺林斁上仲清六黃酤工南惟尺林馨上仲嘉尺林
六八六三八六圭十八六八

牲上仲孔合黃碩四太薦四太羞工南神六黃明尺林庶工南幾尺林昭上仲格四太
六一三二十圭八十八六三

亞獻終獻

百上仲王工南宗尺林師上仲生四太民上仲物四太軌合黃瞻六黃
六十八六八六三二圭

之工南洋尺林洋上仲神尺林其上仲寧四太止合黃酌四太彼合黃金尺林罍上仲
十八六八六三一三一八六

惟工南清尺林且四太旨上仲登上仲獻四太惟尺林三上仲於六黃嘻工南成尺林
十八三六六三八六圭十八

禮上仲
六

徹饌

犧上仲象四太在上仲前尺林豆四太籩上仲在合黃列四太以四太享工南
六三六八三六一三三十

以尺林薦上仲既上仲芬尺林既四太潔上仲禮合黃成四太樂上仲備四太人工南
八六六八三六一二六三十

和(林尺)神(仲上)悦(太四)祭(黃合)則(太四)受(仲上)福(林尺)率(黃六)遵(南工)無(林尺)越(仲上)

八 六 三 一 二 六 八 十三 十 八 六

送神

有(太四)嚴(南工)學(林尺)宮(仲上)四(黃合)方(太四)來(仲上)崇(太四)恪(黃六)恭(南工)

三 十 八 六 一 三 六 三 十三 十

祀(林尺)事(仲上)威(南工)儀(林尺)雝(仲上)雝(太四)歆(仲上)茲(林尺)惟(南工)馨(林尺)神(仲上)

八 六 十 八 六 三 六 八 十 八 六

馭(太四)還(林尺)復(仲上)明(黃六)禋(南工)斯(林尺)畢(仲上)咸(南工)膺(林尺)百(仲上)福(太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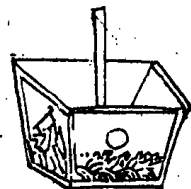
三 八 六 十三 十 八 六 十 八 六 三

鼓 郎應鼓

鼓以木為腔以革為面縣以朱身高三尺五寸面闊二尺二寸

拊 郎搏拊

拊以木為身以革為面身高一尺三寸面闊四寸四分身繪花卉面繪雲彩腰用二銅環繫以黃絨𫄨用則挂于頸以手拊之

柷

柷以木為之其桶上闊二尺四寸下闊一尺九寸深一尺八寸中虛有底三面繪以山藻一面有竅如日繪以海水竅徑四寸五分椎柄長二尺四寸

敔

敔以木為之狀如伏虎身長三尺首高一尺二寸五分尾高一尺一寸背刻二十七齟齬繪黃色黑文載以方趺朱髹外有一籈以竹為之長二尺四寸中破一尺二寸為十莖上破一尺二寸用竾籈之以分陰陽

麾
旛
旌
翟
籥
以下大成樂舞譜

自
生
民
來
誰
底
其
盛

前
向前合手跳進步雙手合籥
度
稍前向外垂手舞
神
惟西班二郎東西相向
惟
兩兩相對自下而上東西相向
聖
越
蹈向裏垂手
明
舉翟三合籥
師
稍前舉籥垂翟

禮
兩兩相對交籥兩班俱東西平執籥
具
正揖
樂
正蹲朝上
稱
回身正立
容
正蹲朝上
成

照
三叩頭舉右手叩頭
神
復舞右手叩頭
孔聖全書
十三卷
六十
度
三舞舉籥向左躬身舞
格
明
舞鼓畢即起躬身

百
亞獻終獻舞
向外開籥舞
宗
朝上
聖全書
十三卷
六十一
生
兩班上下兩兩相對交籥
物
側身向裏落籥
王
向裏開籥舞
師
朝上正立
民
合手朝上正立
軌
合籥朝上正立

懷　洋　神　享

向外開籥舞

開籥朝上正立

向外開籥舞

進步而前雙手合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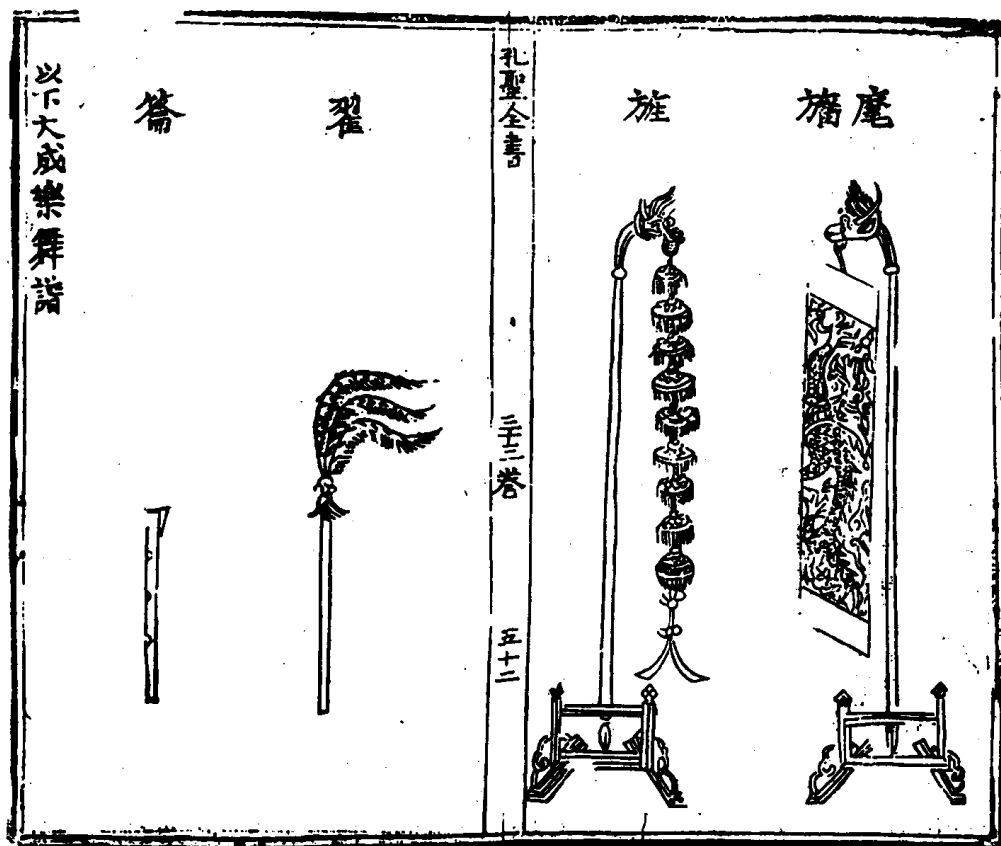
之　洋　其　止

向裏開籥舞

合籥

向裏開籥舞

孔聖全書　二十三卷

原缺第六十五、六十六葉

明朝釋菜儀注

釋菜禮每月初一日本監祭酒率監丞暨合屬教官監生行禮于

先師廟前期一日輪遣屬官一員總率該班生二員赴太常寺関領祭品午後省牲

祭品

活兔三○為醢用椒鹽油造　棗四斤　栗四斤　菁菜八兩

酒三瓶　燭○大四枝小二十八枝存一半十五日用

降香八兩○存一半十五日用

省牲　用活兔三

前一日獻官監丞總率官同省牲宰畢隨將牲切成醢用盤盛貯毛血埋瘞退齋宿於廂房

正壇陳設　兔一　棗　栗　菁菹　籩二　豆二　爵三　酒尊連杓一

罍洗連杓一　盥盆一　冪巾一　帨巾一　香爐一　燭臺二

東配陳設　兔一　棗　栗　菁菹　籩二　豆二　爵三　香爐一

燭臺二　西配制同東配俱二位共一壇

東哲陳設　棗　栗　菁菹　籩二　豆二　爵三　香爐一

燭臺二　西哲制同東哲俱五位共一壇

東廡五十七位共一壇制同西哲　酒一罇連杓一　罍洗一

盥盆巾一架　西廡五十五位共一壇制同東廡

陳設圖 前期總率官同各執事監生依圖式實設籩豆酒尊陳設

○正壇 爵 棗 燭

至聖先師孔子神位 爵 菁菹 兔醢 香爐 拜位

爵 栗 燭

○東配 二位共一壇西配同

神位 爵 棗 燭

爵 菁菹 兔醢 香燭 拜位

神位 爵 栗 燭

○東哲 五位共一壇西哲同陳設與西配同少兔醢

神位 爵 棗 燭

神位 爵 菁菹 香爐 拜位

神位 爵 栗 燭

神位

神位

○東廡 五十七位共一壇西廡五十五位共一壇陳設與西哲同

神位 爵 棗 燭

神位 爵 菁菹 香爐 拜位

爵 栗 燭

行禮

初一日侵晨執事者各司其事分獻官各教官具常服分列于 紅門左右監生排班俟獻官至通贊唱○排班獻官以下各就位班齊闔户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唱○行禮 贊引引獻官唱○詣盥洗所進巾 獻官盥手帨巾訖唱○詣酒罇所司罇者舉冪酌酒 酌酒訖唱○詣

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 舊制稱 今改稱 大成至聖文宣王 贊○跪進爵獻爵俯伏興平身詣

東配神位前 贊○跪進爵獻爵俯伏興平身 唱○詣

西配神位前 贊○跪進爵獻爵俯伏興平身 分獻官

行禮分獻官則監丞博士助教學正學錄爲之分詣東哲西哲東廡西廡神位前俱行獻禮畢贊引唱○復位獻官分獻官各復位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闔户禮畢 祭酒司業退於東廂下點名畢率合屬教官詣土地祠行二拜禮畢率合屬教官詣

啓聖祠行四拜禮畢赴彝倫堂公座陞堂作揖點名如常儀

告示式

國子監爲朔望祭祀事照得某年某月初一日例該恭詣

先師孔子廟行釋菜禮所據六堂師生并執事人等理合預先

告示至日赴 廟隨班行禮毋得臨期失悞不便須至告示者

正壇　一通贊某某　一引贊某某　一司罍某　一司爵某　一執爵某名五
一接爵某名五　一陳設某　一司香燭某　一闗戶名三
東哲　一引贊某某　一執爵某　一接爵某
西哲　一引贊某某　一執爵某　一接爵某
東廡　一引贊某某　一司尊某　一執爵某　一接爵某
一司香燭某　一闗戶某
西廡　一引贊某某　一司尊某　一執爵某　一接爵某
一司香燭某　一闗戶某

今月某日示

以上釋菜禮係南北兩京國子監每月朔日所行禮也若

在外附府之縣如遇春秋二丁亦行此禮但國子監朔日
無祝文附縣二丁則有祝文〇在外府州縣衞遇朔日上
香燭四拜不行釋菜禮〇在京順天府應天府春秋二祭
俱赴國子監二府儒學不行釋奠禮

望日謁廟儀注　此日止用香燭不用祭品惟行四拜禮天下郡縣相同

每月十五日侵晨監丞暨合屬教官監生分列於　紅門左右
候祭酒司業至赴　先師廟前墀內通贊唱排班班齊闗戶鞠
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闔戶禮畢退就本廟下點名畢赴
彝倫堂公座陞堂師生作揖點名如常儀

齒胄儀 摭唐礼參定見文獻通考等書

前期五日
皇太子散齋三日于別殿致齋二日于正殿前致齋一日設御
幄于太學堂後設　御座于太學堂正中設　皇太子幄于廟
門東上南向設　皇太子座于　御座東南西向前期一日有
司具太牢制帛齋宿陳設一如丁祭之儀惟祝文曰維某年月
日朔甲子　皇太子某敢昭告于
先師孔子惟夫子固天攸縱誕降生知經綸礼樂闡揚文教餘
烈遺風千載是仰俾茲末學依仁游藝謹以制帛牲齊粢盛庶
品祇奉舊章式陳明薦以顏子曾子子思子孟子配尚饗　至

日太學官率諸生迎
駕及　皇太子駕于路左　駕及　皇太子駕至太學官及諸
生俯伏稽首興　駕入太學門升堂內侍衞從行礼官引　上
入御幄文武大臣及侍從官以序立於太學堂門外東西向
皇太子駕入櫺星門止於廟門外預擇諸生齒長者四人前導
引　皇太子入幄禮官入奏請具皮弁齒次請行禮一如春秋
釋奠之儀礼畢有司奏闢　上出幄陞　御座　皇太子立於
太學堂門外之東西向諸生齒長者四人前導齒幼者四人後
從其餘皆以齒序立引礼官引　皇太子就位立東南西向北
上文武大臣及侍從官以次入堂東西序立諸生各立于堂下

贊進講祭酒司業博士助教四人以次升堂由西門入至堂中
賜講官坐講一如視學之儀　上命　皇太子及大臣侍從官
坐皆稽首就坐諸生圜立以聽祭酒以下以次講畢　皇太子
執經問難祭酒以下坐論　上宣王音裁定賜學官及諸生帛
禮官奏禮畢　上及　皇太子興俱就　駕還　宮太學官率
諸生奉辭於路左明日祭酒率學官及諸生詣闕上表謝
按開元七年太子齒胄于學詔侍讀褚無量升座講勸百官
觀禮厚賞賜而玄宗不往此與開元禮不同晉書潘尼傳太子齒胄譯貪後
[illegible]師長　燕饗

襲封衍聖公謁廟儀

洪武十七年正月故衍聖公孔希學嫡長子孔訥朝　京師三
月二日拜襲封之命受誥大廷百僚班列仍勅礼官以鼓樂導
至太學拜謁　孔廟學官率諸生二千餘人迎于成賢街观者
莫不賛嘆明日入　謝　賜襲衣宴于禮部○前期陳設酒果
祠廟通賛二人引賛二人執爵者九人衍聖公至庙祭酒以下
官皆陪位闢户通賛唱班齊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引
賛引衍聖公唱詣盥洗所進中衍聖公盥手訖唱詣酒罇所司
罇者舉冪酌酒訖執爵者九人先至各神位前引賛唱詣
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洪武時稱大成至聖文宣王賛跪初獻酒亞獻酒終
獻酒用執爵三人餘四人詣　四配神位前又二人詣　十哲
神位前俟初獻畢四配十哲皆奠于神位亞獻終獻畢引賛唱
復位衍聖公復位通賛唱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闔户
通賛唱礼畢引賛引衍聖公至彝倫堂衍聖公西面立祭酒以
下東面立通賛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諸生以下作揖畢就東
堂坐小讌畢引賛引衍聖公出通賛唱賓不顧矣

新官上任儀

祭酒司業上任常服至二門改公服進月臺謝　恩行五拜三
叩頭禮詣東堂易紅服謁　先師孔子廟行四拜禮詣啟聖祠
行四拜礼詣土地祠行兩拜禮禮畢禀升堂舉畫公座餘未書錄○
凡藩司郡縣官上任則第三日侵晨拜謁孔廟礼畢升明倫

堂行礼講書
祭儀據唐礼參定見文獻通考諸書茲未錄
前期一日有司具牲帛祭品祭　先師孔子　上遣官行礼斉
宿省牲陳設奠獻一如丁祭之儀惟祝文曰維某年月日朔甲
子　皇帝謹遣某官某致祭于
先師孔子是月某日恭三老五更群老于太學用幣敬伸處告
以顔子曾子子思子孟子配尚饗

視學儀

洪武十五年定永樂四年同成化初幸北監始用樂
前期一日有司灑掃殿堂設

御幄于大成門東上南向設 御座于彝倫堂至日學官率諸生迎 駕于成賢街左 駕至學官及諸生俯伏叩頭興 駕入欞星門止于大成門外 上入御幄礼官入奏請具皮弁服次請行礼導引官導 上出御幄就御位百官各就位導引官導 上詣盥洗位搢圭盥帨出圭詣酒尊所酌酒詣 先師神位前再拜搢圭執事官跪進爵 上獻爵授執事官奠于神位前出圭再拜百官皆再拜四配十哲兩廡分獻如常儀導引官導 上入御幄易常服升輿詣學學官率諸生先列于堂下東西 上至彝倫堂升 御座贊唱學官諸生行礼五拜叩頭東西序立於堂下三品以上及待從官以次入堂東西序立贊

進講祭酒司業博士助教四人以次升堂由西門入至堂中贊舉經案于

御前礼部官奏請授經于講官祭酒跪受 賜講官坐乃以經至講案叩頭就西南隅設几榻坐講 賜大臣及翰林儒臣坐皆叩頭序立于東西諸生圜立以聽講畢祭酒叩頭退就本位司業博士助教各以次進講畢出堂門復位贊唱有 制學官諸生列班俱北面跪聽

宣諭五拜叩頭礼畢學官率諸生出成賢街跪俟

駕还明日祭酒率學官上表謝

恩

孔聖全書七緯下卷卷之三十四

緯書題辭

說者云孔子既敘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讖以遺來世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別爲三十篇自初起至孔子九聖之所增衍別有七經緯三十六篇合之凡八十一篇又有雜讖等書並云孔子所作以上出隋書 夫讖緯皆言將來之驗也謂之讖者讖之爲言纖也言其義纖微也出徐廣 謂之緯者以爲有經必有緯也出許慎然其文辭舛謬不類聖人之旨疑世人造爲之讖書乃西漢哀平之世虛僞之徒要世取貨者所爲緯書乃漢末夏賀良之徒爲之 或者又加點竄非其實錄起自王莽

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隋高祖時禁之踰切故其書存者亦罕夫禁之是矣此復述之何哉蓋緯雖曲說非正經之通宜然所言亦有近道者如差以毫釐繆以千里易之緯也而記禮者引之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之緯也而公羊傳序大學衍義補皆引之片言之善聖賢亦何嘗以盡廢耶昔魏徵[illegible]錄其見存者列於六經之下以備異說亦恩述緯意也蔡復賞[illegible]

鶴山師友雅言曰凡緯書皆三字名如乾鑿度參同契等皆然鄭康成皆有注是經書緯書盡讀也

孔聖全書七緯三十四卷

鄭康成注二禮引易說書說樂說春秋說禮家說孝經說皆緯候也河洛七緯合爲八十一篇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三十篇七經緯三十六篇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鈐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紀歷樞含神霧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鈎命决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鈎運斗樞感神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也又有尚書中候論語讖在七緯之外按季彝有五經六緯之言蓋起於哀平至光武篤信之諸儒習爲內學隋焚其書今唯易緯存焉正義多引讖緯歐陽公欲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爲怪異之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其言不果行

陳氏曰按後漢書緯候之學註言緯七緯也候尚書中候也讖緯之說起於哀平王莽之際莽以此濟其篡逆公孫述效之而光武紹復舊物乃亦以赤符自累篤好而推崇之甘心與莽述同智於是佞臣陋士從風而靡賈逵以此論左氏學曹褒以此定漢禮作大予樂大儒如鄭玄專以讖言經何休又不足言矣二百年間惟桓譚張衡力非之而不回也魏晉以革命受終莫不附會符命其源實出於此隋唐以來其學寖微矣考唐志猶存九部八十四卷今其書皆亡惟易緯僅存者如此及孔氏正義或時援引先儒蓋嘗欲刪去之以絶僞妄矣使所謂七緯者皆存猶學者所不道況其殘闕不完於僞之中又有僞者乎姑存之以備凡目云爾唐志數內有論語緯十卷七緯無之太平御覽有論語摘輔象撰考讖者意其是也御覽又有書帝驗其禮稽命曜春秋命曆序孝經左方契威嬉拒等皆七緯所無要皆不足深考

致堂胡氏曰緯書原於五經而失之者也而尤紊於鬼神之理幽明之故夫鬼神之理幽明之故非知道者不能識自孟子而後知道者鮮矣所以易惑而難解也斷國論者誠能一決於聖人之經經所不載雖緯書讖記屏而不用則庶乎其不謬於理也

蘇竟傳注曰秘經者謂幽秘之經即緯書之類也方術傳序曰自王莽矯用符命光武信讖言自是習爲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注云內學謂圖讖之書也其事秘密故稱內

文心雕龍正緯曰按經驗緯其偽有四八十一篇皆託於孔子或說陰陽或序災異若鳥鳴似語蟲葉成字通儒謂爲起哀平至光武篤信斯術學者比肩沛獻集緯以通經曹褒撰讖以[illegible]

禮是以桓譚疾其虛偽、尹敏戲其深瑕、張衡發其僻謬、荀悅明
其詭誕
蘇竟晉圖緯、孔丘秘經、為漢赤制
趙典學孔子七經、河圖洛書、內外藝術、靡不貫綜
宋志孔子告備于天曰、孝經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已
備、又云、握河括地、綠文赤字之書、孔廟銘曰、刪定六藝、象與天
運、鈎河擿雒、却揆未然
隋志緯書出於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
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
演、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所作、并前合為

八十一篇、漢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
漢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所作、漢代有郗氏袁氏說、宋均鄭玄
並為讖緯之注、文辭淺俗、不類聖人之旨

易緯
乾鑿度
孔子曰、歲三百六十日而天氣周、八卦用事各四十五日、而備
歲用事（歲越也、越故限也、春秋元命包曰、歲之為言遂也、遂出也、出行事於所直限也）
孔子云、天之將降嘉應、河水清變為白、白變為赤、赤變為黑、黑
變為黃、各三日
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易卦六十四、分而為上下、象陰陽
也、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陽也、陰道不純而偶、故下
篇三十四、所以法陰也、乾坤者陰陽之根本、萬物之祖宗、故為
上篇始而尊之也、離為日、坎為月、日月之道、陰陽之經、所以始

終萬物、故以坎離為上篇終、咸者男女之始、夫婦之道也、人道
之興、必由夫婦、所以奉承祖宗、為天地主、故為下篇始而貴之
也、既濟未濟為最終者、所以明戒謹而全王道也〇子曰、易者
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為道德包籥〇子曰、易有太易、有
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太始者形
之始、太素者質之始、氣形質具而未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
物渾淪而未相離、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
無形畔、易變而為一（太初也）一變而為七（太始也）七變而為九（太素也）
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清輕者上為
天、濁重者下為地、物有始有壯有究、故三畫而成乾、乾坤相並

俱生物有陰陽因而重之故六畫而成卦○子曰上古之時人民無別群物無殊未有衣食器用之利於是伏羲乃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中觀萬物之宜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故易者所以繼天地理人倫而明王道是故八卦以建五氣以立五常以之行象法乾坤順陰陽以正君臣父子之義度時制宜作網罟以畋以漁以贍人用於是人民乃治君親以尊臣子以順群生和洽各安其性○子曰文王因陰陽消息立乾坤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乾坤安從生○子曰八卦之序成立則五氣變形故生人而應八卦之体得五氣以為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

孔子曰易始於太極太極分而為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秋冬夏之節故生四時四時各有陰陽剛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定矣

庖羲氏先文

仲尼魯人生不知易本偶筮其命得旅請益於商瞿氏曰子有聖智而無位孔子泣而曰天也命也鳳鳥不來河無圖至嗚呼天命之也嘆訖而息志

易遯

孔子曰遯遯也謂去代不求利是其大也

書目

易龍圖一卷陳搏撰序曰龍馬始負圖出於羲皇之代在太古之先今存已合之位或疑之以陳其未合之數耶於仲尼三陳九卦之義探其旨所以知之且龍圖本合則聖人不得見其象所以天意先未合而形其象聖人觀象而明其用是龍圖者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而形之始龍圖之未合也惟五十五數上二十五天數也中貫三五九外包之十五盡天三天五天九并十五之用後形一六無位又顯二十四之為用也

所謂天垂象矣下三十地數也亦分五位皆明五之用也十分而為六形坤之象焉六分而幾四象地六不配在上則一不用形二十四在下則六不用亦形二十四後既合也天一居上為道之宗地六居下為氣之本天三幹地二地四為之用三若在陽則避孤陰在陰則避寡陽大矣哉龍圖之变今述其梗槩焉

書緯

考靈曜

卯金出軫握命孔符注云卯金劉字之別軫楚分野之星符圖劉所握天命孔子制圖書

璇璣録

孔子曰五帝出受録圖

詩緯

含神霧

孔子曰詩者天地之心刻之玉板藏之金府

禮緯

稽命徵

孔子謂子夏曰鸜鵒至非中國之禽也

樂緯

動聲儀

孔子曰簫韶者舜之遺音也溫潤以和似南風之至其爲音如寒暑風雨之動物如物之動人雷動獸禽風雨動龍魚二儀動君子財色動小人是以聖人務其本

春秋緯

演孔圖

孔子母徵在遊大澤之陂睡夢黑帝使請己己往夢交語曰汝乳必於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丘於空桑首類尼丘山故以爲名

孔子之胸文曰制作定世符運

黑帝治生五角之禽以觸民（宋均注云陽數五也）

孔子論經有鳥化爲書孔子奉以告天赤爵集書上化爲黄玉刻曰孔提命作應法爲赤制赤雀集

孔子作法五經建之天地稽之圖象質於三王施之四海

孔子曰丘作春秋天授演孔圖中有大玉刻一版曰璇璣一低一昂是七期驗敗毀滅之徵也

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得陽豫之卦宋均注曰夏殷以不變爲占周易以變爲占三占各占一易三占從二

驅除名政吾衣裳坐吾曲狀滯長九州滅六王至於沙丘亡

彗之將興黄雲升於上（一作升于堂）湯將興（一作天命於湯）白雲入房（白雲鈕精入湯也）

其人日角龍顏姓卯金刀含仁義

孔子曰丘援律吹命陰得羽之宮

天運三百歲雌雄代起

感精符

孔子按錄書含觀五帝英人知姬昌爲蒼帝精

握誠圖

孔子作春秋陳天人之際記異考符

元命包

孔子曰丘作春秋始於元終於麟王道成也

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

說題辭

孔子以所受黃玉葬魯城北

孝經緯

鉤命決　仲尼舌理七重陳機授度○仲尼牛唇吐教陳機受度○仲尼虎掌是謂威射胸應矩是謂儀古○仲尼龜脊○夫子駢齒象鉤星也○夫子輔喉

曾子撰斯問曰孝文手駁不同何子曰吾作孝經以素王無爵之賞斧鉞之誅與先王以託權目至德要道以題行首仲尼以立情性言子曰以開號

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也

仲尼謂顏淵曰吾終身與汝交臂而失之可不哀與

援神契

雞犬以孔子海口言若含澤 又見鉤命決

中契

曰丘學孝經文成道立齋以白天則玄雲踊北紫宮開北門角亢星北落司命天使書題號孝經篇雲神星衆孔丘知元命使陽衢來紫麟下告地主要道之君後年麟至口吐圖文北落郎服書魯端門隱形不見子夏往觀寫得十七字餘字滅消其餘飛爲赤鳥翔摩青雲

右契

孔子夜夢三槐之間豐沛之邦有赤煙氣起顏回子夏侶往觀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之廟見芻兒摘麟傷其前左足束薪而覆之孔子曰兒汝來姓爲誰兒曰吾姓爲赤松字時喬孔子曰汝豈有所見乎曰吾有所見一禽如麕羊頭上有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孔子發薪下見麟孔子趨而往麟蒙其耳吐三卷書孔子精而讀之 又見宋書 又見搜神記

論語緯

摘輔象

仲尼爲素王顔淵爲司徒

孔子胷應矩是謂儀古

鳳有六象一曰頭像天二曰目像日三曰背像月四曰翼像風五曰足像地六曰尾像緯有九苞一曰口苞命二曰眼合度三曰耳聰達四曰舌詘伸五曰色彩光六曰冠矩朱七曰距銳鈎八曰音激揚九曰腹文戶行鳴曰歸嬉上鳴曰提扶夜鳴曰善哉晨鳴曰賀世飛鳴曰即都知我者惟黄扶竹實來故子欲居九夷從鳳嬉

逸論語

孔子曰美哉璵璠遠而望之煥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蘇東坡詩曰舜不作六器誰知貴璵璠注云璵璠魯國之寶玉也蓋出于此）

論語隱義注

孔子至蔡解於客舍夜有人取孔子一隻屐去盜者置屐於受盜家孔子屐長一尺四寸與凡人屐異

論語讖

崇爵讖

子夏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

比考讖

仲尼曰吾聞帝堯率舜等游首山觀河渚有五老游河渚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老曰河圖將來告帝謀三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老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老曰河圖將來告帝符有頃赤龍銜玉苞舒圖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盛書威曰知我者重童也五老乃爲流星上入昴黄姚視之龍沒圖在堯等共發曰帝當樞百則禪于虞堯喟然曰咨汝舜天之歷數在汝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乃以禪舜

任昉升宣還皇后令云堯見五老入于河一老人曰河圖將

來告帝期又一曰河圖推龜告帝謀又一曰山川魚鱉荷聖恩又一曰河圖推龍銜玉繩歌訖五老飛於天入昴寰宇記今河東縣故永樂東北十三里有五老山堯升首山觀河渚五老人爲流星上入昴今河西縣西十七里老仙人祠也

叔孫武叔毀孔子譬若堯民曰我耕田而食穿井而飲堯何力焉○子曰君子上達與天合符

撰考讖

水名盜泉孔子不漱里名勝母曾子斂襟又注曰夫子教於洙泗之間今魯城北二水之中即夫子領徒之所也

孔聖全書、王肅喪服要記

魯哀公葬父、孔子問曰、寧設桐人乎、哀公曰、桐人起於虞卿、齊人遇惡繼母、不得養父、死不能葬、知有過、故作桐人、吾父生得供養、何桐人爲、孔子問曰、寧設菰廬乎、哀公曰、菰廬起太伯、出奔、聞古公崩、還赴喪、故作菰廬以彰其尸、吾父無太伯之罪、何用此爲、孔子問曰、寧設冤衣乎、哀公曰、魂衣起宛荆於山之下、道逢寒死、友哀往迎其尸、恐魂神之寒、故作魂衣、吾父生服錦繡、死於衣被、何魂衣爲

昔者魯哀公祖載其父、孔子問曰、寧設三桃湯乎、答曰、不也、桃者起於衛靈公有女嫁、乳母送新婦就夫家、道聞夫死、乳母欲將新婦返、新婦曰、女有三從、今屬於人、死當卒哀、因駕素車白馬、進到夫家、治三桃湯以沐死者、出東門北隅、禮三終、使死者不恨、吾父無所恨、何用三桃湯焉、孔子問曰、寧設五谷乎、哀公曰、五谷囊者、起伯夷叔齊、讓國不食周粟、而餓首陽之山、恐鬼之飢、故作五谷囊、吾父食味含哺而死、何用此爲

宋錢世昭私誌

宋元章有孔子贊曰、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以前、未有孔子、孔子以後、更無孔子、孔子孔子、大哉孔子、黄魯直唉謂元章云、公贊合黜之、既不見題、又且落韻也

孔聖全書、漢黄憲天祿閣外史

出處

魯大夫韓韜謂徵君曰、且子何莫爲仲尼之遊乎、畏于匡、阨於蔡、微服於宋、擊磬於衛、接淅于齊、絕祿於陳、故在陳嘆曰、歸歟歸歟、夫仲尼之歸志、必無所遇而作也、今子一就於魯、魯王以國士遇之、是子未有在陳之阨而動歸歟之嘆、非仲尼志也、徵君曰、不然、聖人達權、賢者執經、子徒淹予之歸、勉予之遊、而不知明哲者之議其後乎

待樵

徵君曰、仲尼聖矣、不能爲夷吾之霸齊、孟軻賢矣、不能爲子産之興鄭、何則、遇與不遇耳

貽書

陸續貽書徵君曰、仲尼栖栖於宋衛、子輿濡遲於齊梁、觀此則孔子亦嘗久於宋矣、非但久於衛也

去就

賢士之顯戮、時也、故負嵎而干湯、伊尹不知其爲顯、及授之以阿衡而伐夏、則顯矣、歷說十二諸侯、孔子不知其爲戮、及絕糧而削迹、行不稅冕、則戮矣此段見孔子說十二諸侯

恥辱

楚王問曰、賢士之處貧賤也、富貴者可以辱乎、徵君對曰、昔者

仲尼之釣于沂也季孫過其車耕者皆遯男女不得有從者孔仲尼之衣而叱之仲尼攘竿而行從者撫其竿曰勿揚仲尼乃肩竿而歌從者裂竿而擊之魯人曰此孔丘也從者曰吾知孔丘故擊之耳以魯國之衆辱一賤士奚足道哉及仲尼擁相于魯魯人與其從者鬬從者將死季孫鬬而怒遂捕從者百人桎梏以見孔子當是時魯人皆相率而往以觀孔子之政稱從者之有怨季氏之執魯命也既而從者死孔子曰吾聞訟之窒者折于天刑君子之幸也罪未成而桎梏小人之幸也由此觀之貧賤者奚辱於富貴哉夫貧賤而不辱則進而無黨出而無求獨行其志而盡天者乎故舜不以耕稼為辱禹不以誅鯀為辱

文王不以拘羑為辱周公不以流言為辱仲尼不以裂竿為辱聖人之心蓋于天而奚迹之焉楚王曰善

丁卷鶴林玉露

邵康數學

昔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數然天地之間有理必有數二者未嘗相離故河圖洛書與危微精一之語並傳此篇見孔子理數垂言

古人稱字

魏鶴山云古人稱字者最不輕儀禮於相稱皆稱字孔門諸子多稱夫子為仲尼子思孫也孟子又子思弟子也亦皆稱仲尼雖今人亦稱之而人不為怪中世有字其諸父字其諸祖者近世猶有後學呼退之兒童誦君實之類蓋古人以稱字為至重今世唯平交乃稱字稍尊稍貴者便不敢以字稱之與古異矣魯哀公誄孔子亦曰尼父則君亦可以字臣

齊人歸女樂

朱文公云齊人歸女樂説者謂受女樂必怠於政事故孔子遂行然以史記觀之又似夫子懼其讒毀而去如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已想當時列國多此等事故夫子不得不星夜急走余謂齊人但欲蠱魯君之心君心既蠱則所謂怠於政事聽讒嫉賢之事自然色色有之楊誠齋云人主之治天下必先正其治之之主人臣之相其君必先正其人主之主而小人敵國之

欲傾人國也必先敗其人主之主而已齊人懲於夾谷而謀魯也不以齊謀魯也以魯謀魯也魯以女樂能朝而孔子行則先敗其用孔子之主也孰謂用孔子之主非魯君之心乎

至人

莊子謂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如周公遭變而赤舄几几孔子阨陳而絃歌自如皆至人也不濡不熱其言心耳非言其血肉之身也

檀弓脫句

檀弓孔子歌子貢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倣吾郡劉尚書美中家有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之

下有則吾將安伏五字

秦誓

康節邵子云夫子定書以秦誓綴周魯之後[illegible]周之必爲秦也前輩頗不然其說余嘗思之亦自有理蓋說者皆謂取穆公悔過一念故特録其書然作誓之後彭衙令狐汾曲之師貪忿愈甚焉在其爲眞悔過夫子奚取焉况二百餘年千八百國之諸侯豈無一君之賢一言之幾於道奚獨於西戎之君有取哉蓋當是時周已不可爲而列國又皆不自振惟秦駸駸始大夫子知周之亡也諸侯必折而入於秦故定書之末特收此篇以微見其意或曰聖賢言理不言數若爾則夫子亦言數乎曰此非

數也勢也考秦之强實自穆公始秦以割地斃列國非特戰國時爲然在春秋時已然矣左氏傳曰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又曰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此皆薪不盡火不滅之兆也周亡而秦興已燦然在日中矣孰謂夫子而不知乎且非特定書爲然也其刪詩亦然十五國風莫非中國之詩也吳楚流而入於夷狄則削而不録秦與吳楚等也獨存其詩今觀列國之風大抵流蕩昏淫有日趨於亡之勢惟秦始有車馬禮樂其詩奮厲猛起已有招八州羣六王之氣象夫子存之不刪豈無意乎

下卷邵氏後録

孔子廟庭有二檜東者枝左旋西者枝右旋俗傳孔子手植今謂之孔廟檜云　記載於竹木類

下卷七修類藁

天地類

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孔子曰黍可以爲酒即今小米北方以之作酒者所謂黃米酒是也黍是小米之糯者稷者五穀之長五穀不可遍祭以長者該之

義理類　思禮堂記

吏部侍郎南昌張元楨撰思禮堂記發明墓祭之禮曰周禮冢人凡祭於墓爲尸則墓祭之禮周公以立之矣孔子葬泗上子

貢廬塚三年魯世以歲時祠孔子塚則春秋以来有之矣昔者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廟孔子許望墓爲壇如時祭祀則是孔子亦有墓祭之說矣又曰漢之時乃有墓祭蓋墓而藏者體魄也廟而祭者魂氣也魂氣無所不之墓焉廟焉孰有而孰無也故墓祭亦天理人情之所不可已者

相反皆善

孔子不飲盗泉而吳隱之飲貪水李廣不挈刀斗而程不識挈刀斗皆古聖賢名將也何相反之如是乎蓋伯夷非其君不仕伊尹何事非君各得其當在人品之何如耳

辯證類　曹操疑塚

夫曾孟德之棺豈真在於疑塚哉疑塚在漳河上多設以疑人耳然始
爲疑塚者孔林

雨具

今人以蓋笠之類爲雨具史記弟子列傳曰昔夫子當行使弟
子持雨具雨具二字其來尚矣

夫子貌似陽虎

子畏於匡註以貌似陽虎故註貌之所以似者夫子如蒙魌虎
亦如蒙魌故也緯書以爲非貌似陽虎陽虎家臣顏高後爲孔
子弟子因御車於前匡人見而欲誅之

夫子禱卜

論語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莊子曰孔子病子貢
出卜孔子曰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
觀此二條則論語之答何其渾而簡莊子之答遂馳驟矣此或
南華老人假之之言也使夫子實有是言則聖人之所謂卜者
如此而論語之所謂禱者可知矣

朋友麻○魯齋王文憲公柏嘗議朋友之服以吾夫子不立
正服乃以義起爲心喪也又引程子曰當以情之厚薄處之未
有的從後以儀禮有朋友麻三字復求之得鄭康成曰朋友無
親有同道之恩相爲服緦之經帶因攷證諸書定爲白布深
衣加緦之經帶冠加緦武謂擬之於衰也予以孔子嘗
荅孟武伯曰同僚有朋友之義昔者虢叔閎夭太顛散宜生南
宮适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虢叔死四人爲之服朋友之
服古之達理者行之也聖人之言豈非有服之證乎又朱晦菴
荅孫敬夫曰朋友麻則如弔服而加麻經又非魯齋議之證乎

奇諱類　聖汗

正德間賊人劉六輩反於山東未至曲阜而大聖人像面汗出
其孫衍聖公以布拭之拭而復出賊至盡擄前朝所賜豈非吾
大聖先知其兆兇亦淚也乎

王沂公生

文昌化書載梓潼神降筆勸敬字紙文云王祐夢孔聖令曾參

來汝家受生後果生王沂公狀元及第以爲敬重字紙之報誠
若是則吾夫子亦有輪廻果報之事乎老杜所謂孔子釋氏親
抱送者非欺我耶

道號

子思孟子稱孔子止曰仲尼未聞號之稱也近世諂諛卑佞之
習尤勝鯫生小吏亦各以道號標致況有一命者乎然皆忘其
名與字可笑也此段見孔子無別號嘗有一詩云孟子名軻字未言如今
道號却紛然子規本是名陽鳥更要人稱作杜鵑正可嘲今日

義理類　過不過

二程與康節最相知也不能傳邵先天之學此非既過而不過

耶惟孔子聖不自聖特問禮於老子老子得聖言而名益傳可
謂相遇之美也

人各有長（此段見孔子之道學功業文章皆能兼人之所長）

世論道學之士不充建功功業之士不能文章善矣歐陽公曰
劉柳無稱於事業姚宋不見於文章各有所專也故唐虞之世
名臣各任一職聖人之門高第各專一科人非堯舜安能每事
盡善惟聖人兼之

事物類　大聖墓

曲阜縣孔林聖墓所也週十里無禽鳥蛇鼠荊棘予舊聞未信
友人林介山宦遊斯地閒之果然予證以檀弓人之葬聖人也

何擇地之精如此林曰聖人固他人之葬而伯魚固夫子葬之
也予謂若是則聖人精於術者哉以為葬聖人而後異則闕周
公之廟地亦相近十里之中又何禽鳥之多哉

國事類　廟祀夫子像

漢以前樂祖經師習其道者祀其人東漢雖以聖師禮周公孔
子亦未有廟也廟祀自唐始歷代加稱尊號而有像焉嘉靖中
閣老張璁（名璁）奏去其像止用木牌稱曰先師

下卷玉燭寶典

杏不同有冬杏有文杏有金杏今濟南郡杏大如梨黃如橘謂
之漢帝杏即金杏也孔壇之杏亦是金杏

下卷酉樵野記

孔子祠堂　吳郡侯甸撰

孔子祠堂舊在長洲縣東倉橋之東地名孔聖里祠後有池水
深黑名墨池而侍郎孔鏞世家其地本朝正統間祠廢不治南
有涵田坊子路巷又南為孟氏祠皆為豪右所毀而遺址不存
惜哉史不言孔子適吳固不可考然必適吳之時史失傳也（此按可見孔子嘗適吳因又按孔鏞乃孔子五十八代孫世居吳郡）

下卷明中今古錄　四明黃溥著

子嘗讀檀弓至子思之母死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
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遂哭於他室註云伯

魚卒其妻嫁於衛之庶氏以予論之伯魚先孔卒時年五十其
妻之年必與之相似且上有聖人為之翁下有大賢為之子況
年已及艾矣何得再嫁庶氏（按此見孔子無改嫁子婦之事）

下卷古今事實

仲尼困於陳蔡從者莫能興夜絃歌於堂上有異人貌甚偉被
甲持戈立於庭下子路與之鬬久不勝仲尼諦視之語子路曰
何不探其脅子路探其脅即將而落乃巨魚也剖而食之明日
遂行

下卷漢魏伯陽參同契

周文揲蓍孔子占象

下卷聽雨紀談　都穆著

釋氏稱比丘比丘尼皆冐吾先聖之字此說殆必有據

孔子沽酒市脯不食鄭康成訓為榷沽之沽朱文公曰沽市皆買也蓋從鄭注爾詩云無酒酤我毛氏注云一宿酒曰沽蓋三代時無沽酒者至漢武帝時方有榷沽則沽酒不食者孔子不飲一宿之酒也

下卷中洲野錄　鄱陽程文憲著

府學基古報恩寺即今天寧寺也元時寺僧游湘蜀間抄化巨木創治之紺宇雄偉但未設佛像耳

大明兵至凢　文廟不毀僧借宣聖牌位置殿中得免後生徒逆以為郡庠既而奏取者三而充戎者三此可見聖祖崇儒重道之盛事也宣德中有僧書對於方丈云萬間廣厦歸寒士一枕閒雲臥老僧有士人以文字易寒字云

下卷可齋雜記　江南彭時著

文淵閣在午門内之東凢十間西五間中揭文淵閣三大字牌扁牌下置紅櫃　藏三朝實錄宣德初年

聖駕至此蓋殿閣皆是至尊所御之處原設官之意止可侍坐倚顧問無正坐禮天順間李賢以傍坐不安令人移紅櫃壁後欲設公座踰數日

上遣太監傅恭送銅範飾金孔子像并四配像一龕來遂置於中間又數日遣太監裴當送聖賢畫像一幅來懸於龕後壁上李乃不設座

下卷訓蒙

孔子立三學堂以訓九國之人於九國之中教化三千弟子與七十二士也其三學堂一曰西河一曰洙泗一曰鄒邑其九國呉衛蔡宋齊魯晉鄭陳是也一云三堂俱在魯國一云西河堂在河東去雍州二十里

孔子斗覆一鼠而問曰此斗所覆者是生物是死物内有幾箇衆無對者諸弟子中惟顔羽年小近前對曰此斗下是生物除母外有九子也揭開視之果見鼠生九子并母十箇孔子顧謂弟子而嘆曰問一知十吾與汝俱不如也此蓋因論語顔回聞一知十之説而偽撰者

下卷衡波論

孔子嘗使子貢往外而久未返謂弟子兆之占之一作遇鼎皆言無一足不來顔子掩口而笑孔子曰回笑是謂賜必來也因問曰何以知賜來對曰無足者蓋乘舟而來賜且至矣清朝也明旦子貢果乘舟朝至

有鳥九尾孔子與子夏見之人以問孔子曰鴿也子夏曰何以知之孔子曰河上之歌云鴿兮鴿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

孔子相魯齊人懼而欲敗其政選齊國好女八十人皆衣文衣

而舞容瓅、季桓子語魯君爲周道游館、孔子乃行、覩雉之飛鳴、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因爲雉噫之歌、曰彼婦之叩、可以出奏、彼婦之謁、可以死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顏淵子路、共坐於門、有鬼魅求見孔子、其目若日、其形甚偉、子路失魄口禁、顏淵乃納屐拔劍而前、捲至其腰、於是化爲蛇、遂斬之、孔子出觀嘆曰、勇者不懼、知者不惑、仁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子路顏淵、浴於洙水、見五色鳥、顏回問子路、此爲何鳥、子路曰、熒熒之鳥、後日顏回與子路、又浴於泗水、更見前鳥、復問由識

此鳥否、子路曰、識、回曰、何鳥、子路曰、同同之鳥、顏回曰、何一鳥而二名、子路曰、譬如絲、如絹黃之則爲帛、染之則爲皂、不亦宜乎、孔子嘗遊於山、使子路取水、逢虎於水所、與共戰、攬尾得之、內懷中、取水還問孔子曰、上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上士殺虎捉尾、子路出尾弃之、因恚孔子曰、夫子知水所有虎、使我取水、是欲殺我、乃懷石盤、欲中孔子、又問上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上士殺人使筆端、又問中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中士殺人用舌端、又問下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下士殺人懷石盤、子路出而弃之、於是心服

秦世有謠云、秦始皇、何強梁、開吾戶、據吾牀、飲吾漿、唾吾堂、食吾飯、以爲糧、張吾弓、射東墻、前至沙丘當滅亡、始皇既焚書坑儒、乃發孔子墓、欲取經傳、墓既啓、遂見此謠文刋在冢壁、始皇甚惡之、及東遊、乃遠沙丘而循別路、忽見群小兒攢沙爲阜、問之何爲、答曰、此爲沙丘也、從此得病而亡、或云、孔子將此遺書曰、不知何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據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

下卷　晉葛洪抱朴子

箕子覩象箸而流泣、尼父聞偶塟而永嘆、尋微以知著、原始以見終

夫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天縱、而韋編三絕、墨翟大賢、載

文盈車、仲舒命世、不窺園門、倪寬帶經以芸鋤、路生截蒲以寫書、故能究覽道奧、窮測微言

唐虞其仁如天、而不原四罪、姬公友於兄弟、而不赦二叔、仲尼之誅正卯、漢武之殺外甥、垂淚惜法、蓋不獲已也

吳王伐石治宮室、於合石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使使者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閒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故遠咨呈、仲尼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于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今乃赤雀啣之、殆天授也

下卷　錦繡萬花谷

世稱孔子爲泣麟翁又稱爲晝叟又稱爲廣桑真官
孔子馬鬣封孔子之封若斧其云馬鬣封俗間名也封者築土
爲壟也斧形旁殺刃上而長孔子以爲刃上難登狹又易爲功
故從若斧者

下卷孔子出遊逢小兒論

孔子一日領徒衆出遊路逢諸兒一獨不戲乃駐車而問之曰
汝獨不戲乎小兒答曰凡戲無益衣破裹空上辱父母下及門
中必有鬬爭勞而無功豈爲美事故乃不戲遂低頭
以瓦石作城孔子責其何不避車小兒答曰自古至今城當避
車乎車當避城乎孔子乃勒馬偏道下而問曰小子汝年尚幼

何多詐乎小兒答曰人生三日別於父母獸生三日走地三畝
魚生三日遊於江湖天生自然豈爲詐乎孔子嘆曰善哉善哉
汝居何鄉何里何姓何名何字小兒答曰居在貴鄉賤里姓項
名託未有字也孔子曰我欲與遊戲汝意若何小兒答曰家有
嚴父當須事之家有慈母當須養之家有兄長當須順之家有
幼弟當須教之家有明師當須學之焉得同遊戲也孔子曰吾
車中有十二棋字欲與汝博戲未知可乎小兒答曰天子好博
其国不理諸侯博不利於已君子好博學問荒廢小人好博輸
却家計奴婢好博必被鞭笞農夫好博耕種失時是以不博也
孔子曰吾欲平却天下汝意如何小兒答曰天下不可平也或

有高山或有江湖或有王侯或有奴婢平却高山鳥獸無依填
却江湖魚鼈無歸除却王侯民多是非舍却奴婢君子使誰天
下蕩蕩豈可平乎孔子曰汝知天下何火無煙何水無魚何山
無石何樹無枝何人無婦何女無夫何牛無犢何馬無駒何雄
無雌何爲君子何爲小人何爲不足何爲有餘何城無使何人
無字小兒答曰螢火無煙井水無魚土山無石枯樹無枝仙人
無婦玉女無夫土牛無犢木馬無駒孤雄無雌賢爲君子愚爲
小人冬日不足夏日有餘空城無使小兒無字孔子曰汝知天
地之綱紀陰陽之終始何左何右何表何裏何父何母何夫何
婦風從何來雨從何起雲從何出霧從何至天地相去幾千萬

里小兒答曰九九八十一是天地之綱紀八九七十二是陰陽
之終始天爲父地爲母日爲夫月爲婦東爲左西爲右南爲表
北爲裏風發於蒼梧雨生郊市雲出四方霧從地起天地相去萬
千餘里東西南北皆有等厥[illegible]孔曰汝言父母夫婦何爲至親
小兒答曰父母至親夫婦不親孔子曰夫婦生則同衾枕死則
共棺槨何得不親小兒答曰人無父母如樹無根根蒂一死枝
葉更枯一日總無父母諸子悉皆孤薄以婦比母不亦遠乎人
生無婦如車無輪輪破更造必得其新婦死更索必得其親三
窓六牖不如一户之光衆星朗朗不如孤月獨明父母之恩大
矣奚可悉論也孔子嘆曰善哉善哉小兒問曰適來問託一二

答之訖欲請問數事華勿見棄假如鵞鴨何以能浮鴻鴈何以能鳴松栢何以冬夏常青孔子答曰鵞鴨能浮爲擧去脚足方鴻鴈能鳴爲咽項長松栢冬夏常青爲心中剛小兒曰不然魚鼈能浮豈爲脚足方蝦蟇能鳴豈爲咽項長竹亦冬夏常青豈爲心中堅剛小兒又問曰天上零零夫子知有幾星孔子曰適來問地何得談天小兒曰地下碌碌知有幾屋孔子曰只論眼前何得談天說地小兒曰若論眼前之事眉毛眼睫共有幾莖孔子不能答領弟子俛面而去歎曰後生可畏不可輕幼年未學者爲無知也後人長者辯少者不過亦自誇曰不意今日夫子被小兒論

聖人不輕未學以此論之則是孔子輕未學欺小年而爲無

知者可謂謬矣

諂謀錄

先聖後嗣襲爵者稱文宣公文宣謚號也謚號非子孫所可襲

宋賓華酒譜

詩云有酒醑我無酒酤我而孔子不食酤酒者蓋孔子當亂世惡姦僞之害己故疑而不食也

趙清獻善誘文

唐御史李舟曰使釋迦生中國設教當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設教當如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生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君子麤得爲君子小人枉爲小人

下卷事林廣記

子張欲行辭於夫子願賜一言以爲終身之用夫子曰百行之本忍之爲上子張曰何以爲忍夫子曰天子忍之國無害諸侯忍之成其大官吏忍之進其位夫婦忍之終其世兄弟忍之家必富朋友忍之全其義自身忍之無患累子張曰何爲不忍夫子曰天子不忍國空虛諸侯不忍喪其軀官吏不忍刑罰誅夫妻不忍令孤身兄弟不忍必分居朋友不忍情意疎自身不忍禍難除子張曰善哉善哉難忍難忍子曰非人不忍不忍非人

下卷文林廣記

地輿門

河南河南府潁谷書院在登封縣西南宋崇寧間建幷立廟以祀宣聖

人紀門

靈王名泄心簡王子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己酉歲卒於周敬王四十一年辛酉歲及宋朝恭帝德祐二年丙子歲實一千七百五十八年〇至聖文宣王廟在曲阜縣西二里西接魯城二百餘步闕里之舊宅魯共王開金石絲竹之地也〇子墨子孔子之弟子也

學校門

幼學須知說書之法云小兒止可說句語義理又須分明直說

不可言語多如說仲尼居則言仲尼者孔子字也字是表德也居坐也曾子侍者曾子是孔子弟子也侍謂侍奉也叉手立於其側也子曰者子是孔子乃弟子稱師曰子也曰說也此言孔子坐曾子侍奉而孔子說也如此則分明而稚子易曉也又須先說易者易者了然後及難說者如此則其進有漸而亦不苦其難矣此記禮所謂循序後進夫子所以循循善誘者皆此理也

琴學門

五十操云宮黃鐘土伏羲養德商金相許由樂志以自隱角木相軒轅運神以樂道徵相火孔子養性以致治羽水相東方朔

以頌君德

藝識門

投壺格範司馬溫公曰投壺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為國可以觀人何以言之夫投壺者不使之過亦不使之不及所以為中也不使之跛倚流散所以為正也中正道之根柢也聖人作禮樂修刑政立教化垂典謨凡所施為不啻萬端要在底民心於中正雖不能久可以習焉豈非治心之道歟一矢之失猶一行之虧也豈非修身之道歟兢兢業業慎終如始豈非為國之道歟君子之為也確然不動其心儼然不改其容未得之而不懾既得之亦不驕小人之為也俯身引正在巧取勝苟行而無愧豈非觀人之道歟由是言之聖人取以為禮宜矣彼博奕者以詭譎相高以殘賊相勝孔子猶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為之猶賢乎已況投壺者又可鄙略而輕廢哉

慎修門

入玄關鍵云古者心之聲多言非惟損德甚損神氣所以慎言語為養德養身之切務也孔子曰古者言之不出亦不過謹言之故也○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財多則害己却有分定貪求徒勞致天性命有何益哉故孔子云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侑觴門

雅詩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然則飲之立監史所

以已亂而備酒禍也後世因之有酒令焉魏文侯飲酒使公乘為觴政其酒令之漸歟

用論語二句上有君子下要頂字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君子有三畏畏天命君子有三樂樂節禮樂○用論語二句顛倒相同有君子小人　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用論語二句四字相同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不憤不啓不悱不發○用四書二句反覆念頭尾字相同　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上取乎下下取乎上○用論語一句首尾字相同　仁者安仁子見南子

取斯⊙用論語二句相同　如其仁如其仁天厭之天厭之沭之哉沽之哉○用論語一句、二字相同、接聯念去　禮云禮云樂云樂云鳳兮鳳兮觚哉觚哉時哉時哉彼哉彼哉○用論語四句、俱三字　志於道據於徳依於仁游於藝智者動仁者静智者樂仁者壽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用論語二句、毎句上有一不字　不遷怒不貳過不怨天不尤人○用論語二句有大小字　大車無輗小車無軏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用論語五字一句有君子小人在上　君子喻於藝小人喻於利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用論語四字一句、有君子小人在

上　君子懐德小人懐土君子懐刑小人懐惠君子上達小人下達○用論語二句、下有之字　雖得之必失之既來之則安之既得之患失之○用四書二句相聯、毎句中有則字　入則孝出則弟操則存舎則亡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用四書二句、句尾字相同　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用句一連上二字相同　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用四書連二句、毎句取上一句、湊成一字　一則以喜一則以懼二字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尖字⊙用四書連二句、毎句取下一字、直湊一字　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尖字君子用其一緩其二三字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企字

愚謂此雖近於俚戲、然引愚夫俗子、知誦聖言之一機也

雜覽門

極巧燈謎云老氏談虛空更空、函關路出半塗中、黃庭法術覩須教、嬴遯不知其所終無道則隱　千兵容易攻良將列士難回鐵石心論語二句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僧道門

修行節要云、元城先生曰、孔言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佛言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其言若出一人、其心亦一揆、爾世人動輙詆毀佛法、殊不知彌堯之言、聖人擇焉、佛法亦教人為善之一端、宜不如彌堯之言哉

愚按韓子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以為孔墨、噫、挽而同之可乎、是猶以荀子與孟子同道者也、知韓子所言之非、則知元城之非矣

樵談

堯行舜趨、周冠孔裳者、恐未可以貌定也、使其見遺金於曠寂之途、遇色婦於空閑之室、而一不動心、是堯舜返魂、周孔復肉、不然、仁義之賊也

眉山史繩祖學齋佔嗶

宣聖之誄、數處互有不同、左氏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而禮記檀弓乃云、魯哀公誄孔子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余位、焉嗚呼哀哉、尼父、與左氏異、而史記孔子世家、與左傳所載全同、而班氏前漢五行志則云、孔丘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而止、又與史記異、大聖人之誄、尚紛紛異同如此、況其下者乎

下卷祝穆古今事文類聚

天道部

朱元晦答陸子靜書曰、夫子之聖、固非以多學而得之、然觀其好古敏求、實亦未嘗不多學、但其中自有一以貫之處耳、若只是如此空疎杜撰、則雖有一而無可貫矣、又何足為孔子乎、顔曾所以獨得聖學之傳、正謂其博文約禮、足目俱到、亦不是只如此空疎杜撰也

陳子昂感遇詩曰、仲尼推太極、老聃貴窈冥、西方金仙子、崇譈乃無明、空色皆寂寞、業緣定何成、名教信紛藉、死生俱未停

或問玉川子、孔子脩春秋、二百四十年月蝕盡不收、今子咄咄詞頗合孔意不、玉川子笑答、或請聽逗遛、孔子父母魯、諱魯不諱周、書外書大惡、故月食不見收

孔子書無氷、襄二十八年、春無氷、注云、時天下諸侯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誅罰不行、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無寒歲、秦末無燠年

孔子書木氷、成十六年、雨木氷、劉向以為木、少陽也、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先寒故得雨而氷、亦謂之樹介、介、兵象也

地道部

學記曰、泰山、五岳之東岳也、五經通義曰、一名岱宗、東方萬物始交代之處、宗、長也、言為群岳之長、孟子曰、孔子登泰山而小

天下

風濤之險孔子曰水火吾見蹈而死者

孔子不飲盜泉吳隱之飲貪泉廣州界上一水名貪泉古老云飲此水者廉士皆貪隱之為廣州刺史至則酌而飲之賦詩云古人飲此水一啑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

愚觀隱之之事則知孔子之不飲盜泉者信如尸子所謂惡其名也雖或飲之亦豈能移上智之心哉

帝系部

程晏設毛延壽書解曰帝見王嬙（即王昭君）美召毛延壽責之曰君欺我之甚也延壽曰昔閎夭獻美女於紂而免西伯齊遺女樂

於魯而孔子行秦遺女樂於戎而間由余是豈曰選其惡者遺之美者留之也臣聞太上無亂其次去亂其次遷亂今國家不能無亂陛下不能去亂臣為陛下遷亂耳惡可以為美為彼得乎

人道部

不稱官閥汝南應劭自贊於鄭玄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輕東家丘邴原欲遠游學詣長安縣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君君知乎原答曰然崧曰學覽古今博聞強識鈎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屣千里所謂以鄭為東家丘也原曰人各有志所向不同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探珠者豈可以登山者不如海之深入海者不如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為東家丘則君以僕為西家之愚夫耶崧辭謝焉○師門議昏孔子以女妻公冶長漢馬融從京兆摯恂遊學博通經籍恂奇融才以女妻之○為師服喪家語曰仲尼既葬弟子皆家于墓行心喪之禮三年喪畢或去或留○陳瑩中責沈曰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夫葉公有知人之明有謀國之忠愛賢而得民慎微而憂遠其事皆有可指其遺語之記於緇衣者亦可觀焉則於其問也何不對哉陳良楚產也而能使北方之學者莫或先之故孟子以良為豪傑之士為其能悅周公孔

之道而已不知仲尼則雖賢如子高亦孔門之所不對也為士而稽古者可不鑒哉○論交友孔子家語曰初相識至白頭不相知注云白頭如新傾蓋如故○孔子曰文王有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疏附耶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至是非奔走耶自吾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耶自吾得由也惡言不入于耳是非禦侮耶○以兄事友李翱書曰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平仲

技藝部

韓愈雜說曰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有貌若蒙倛者（孔子也）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

人耶即有平脅曼膚顔如渥丹美而很者貌則人矣其心則禽獸乂惡可謂之人也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行事之爲不失也○皮日休相解曰上善出於性若文王在毋不憂重耳弱不好弄是也大惡亦出於性若商臣之蜂目狼聲必殺其父叔魚之虎目豕腹必以賄死是也中庸之人善惡在其化者若大舜設化而有苗格仲尼垂諭而子路服是從善而化者也若齊桓公管仲輔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是從惡而化者也○

孔子知命論語曰子罕言命○傳神胡邦衡贈寫真劉琮序曰書莫難於寫真非寫形似之難寫心之精微爲難也蓋君子小人貌或類而心不同寫其形似而不得其心之精微或以小人

爲君子未見其能寫也世俗所謂骨肉之至惡者宜莫如虎狠蒙魋鳶肩之相也然尼父面如蒙魌陽虎亦如蒙魌賁將軍鳶肩駱賓王亦鳶肩楊食我熊虎之狀班定遠亦燕頷虎頭司馬懿狼顧而周嵩狼抗然則虎可以比尼父而憲之不臣可以比賓王之忠食我之惡可以比定遠之勳乎故曰君子小人貌或似而心不同寫其形似而不得其心之精微或以小人為君子未見其能寫也

辭粟列子曰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有道之士也子陽遺之粟列子再拜而辭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燈火部

火焚故寶晉書曰張華爲司空武庫火華懼趙王倫変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累代之寶及王莽頭(又云智伯頭)孔子履盡焚華惟見漢高斬蛇劔穿屋而飛

樂生部

記室新書曰孔鯉生有人饋金鯉○杜甫徐卿二子歌曰君不見徐卿二子生絕奇感應吉夢相追隨孔子釋氏親抱送並是天上麒麟兒○孔子爲兒戲陳俎豆可謂幼悟孔子十七歲孟釐子謂之年少知禮孔子年四十二退而脩詩書礼樂○二十歲司馬遷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

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郊觀夫子之遺風鄉射鄒嶧阨困蕃薛彭城過梁楚以歸

神鬼部

神廟羅隱謁文宣王廟詩曰晩來乗興謁先師松柏凄凄人不知九仞蕭墻堆瓦礫三間茅屋走狐狸雨霖状似嗟麟泣露滴還同歎鳳悲倘使小儒名粗立豈教吾道尚棲遲○鬼爆杖驚鬼或問朱子曰世人多為精怪迷惑此理如何曰孔子曰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博物志云水石之怪曰龍罔象山木之怪曰夔罔兩土之怪為羵羊犬之怪為未漁忌)皆是氣之雜揉乖亂所生以爲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春榮秋枯此理之正也忽冬月開一朶花豈

可謂無此理但非正耳故謂之怪孔子所以不語

喪事部

朱閔歸解書彭陽公碑陰云予不識彭陽公而云知予豈誣也哉知之在道之相望爾若殷湯與周公不相識孔子與周公不相識孟軻與孔子不相識楊雄與孟軻不相識韓愈與楊雄不相識果不相知哉伊尹與夏桀相識比干與殷紂相識果相知哉今天下大國之侯小國之伯予常識之矣目且相視言亦相交豈得為余知也哉○辨哭則不歌司馬溫公薨當明堂大饗朝臣以致齋不及奠肆赦畢蘇子瞻率同輩以往而程正叔固爭引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子瞻曰明堂乃吉禮不可謂歌

則不哭也○賻賵白虎通曰賻助也賵赴也荀子曰賻賵所以佐生贈襚所以送死檀弓曰孔子脫驂而賻○壽藏孔子令弟子為虛墓傳求祔塟祖墓求字修明嘗登北邙山於平丘處鳶戈躍馬迴旋瞻望欲祔塟於祖墓遂買左右地數畝遺孔子叔偉曰此吾之宅也姚勗自署其穴姚崇孫勗自為壽藏于萬安山祖塋之傍署兆曰寂居穴墳曰復真堂中剟土為臺曰化臺○論薄葬云姚崇文集曰孔丘亞聖母墓毀而不脩梁鴻至賢父亡席卷而葬○晏子類要曰孔子當泗水而葬水為之却流下不衝其墓

人倫部

孔子以尼丘名伯魚之生適有饋孔子魚者喜以為瑞故以鯉名○以同物名左傳曰申繻對魯成公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若孟季生而有文在手遂名為友唐志虞生而有文在手曰虞遂名虞以德命為義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以類命為象若孔子首象尼丘遂名丘字尼取於物為假若伯魚有人饋魚因名曰鯉取於父為類若子同生與父同物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論字可為氏顏氏家訓曰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字乃可以為孫氏孔子弟子記事者皆稱仲尼○朱子語錄論古不諱字云或問子思稱夫子為仲尼先生曰古人未嘗諱其字程先生予年十四五從周茂叔伊川亦呼明道表德如唐人尚不諱名杜甫詩云白也詩無敵李白

詩云飯顆山頭逢杜甫○陳君舉贈梅生說曰古者士相號曰子若生子若生非所以賤薄人之稱也能以其姓配焉而者者鮮矣商而上惟箕子以子著周衰著莫如孔子孔子之徒則顏子曾子有子以子著餘無聞焉春秋之所貴者子之如季子高子是已詩之所美者亦子之若彼姝者子是也太史公列傳得子稱者老子孟子荀子樗里子數人而已○避諱甚難顏之推家訓曰周公名子曰禽孔子名兒曰鯉止在其身自可無禁至於魏侯魏公子楚太子皆名蟣虱長卿名犬子王修名狗子正有連及理未為通古之所行今之所笑也北土多有名兒為駒豚子者使自稱及兄弟所名亦何忍哉○論朱子語錄云問表

毋之稱曰他無可稱在孔子六經只得云妾毋不然無以別於他毋也又問毋慰人妾毋之死稱之云何曰恐也只得隨其子平日所稱而稱之公羊傳曰毋以子貴注云妾子立則毋得為夫人○孔子為父教子學詩學禮○無子無憂家語曰商瞿年老無子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自晚生孔子家語曰梁鱣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曰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年有子○老而無子孔子家語曰楚靈王聞群公子之死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亦如予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祖孫爾雅曰子之子為孫孫之子為曾孫曾孫之子為玄孫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

之子為晜孫晜孫之子為仍孫仍孫之子為雲孫注云輕遠如浮雲也應劭曰耳孫者元孫之子也言其去高曾益遠但耳聞之也祝穆曰孔子之孫子思作中庸發明祖道○爾雅曰父之晜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檀弓曰姪兄弟之子猶子也宋子語錄曰姪對姑而言今人於伯叔父前皆以為猶子如夫子謂回也視予猶父若以姪謂之猶子則亦以先生為猶父矣漢人謂之從子郤得其正蓋叔伯皆從父也○孔子曰敬其兄則弟悅釋名曰兄荒也荒大也弟第也相次第而生也○孔庭傳授孔子之子伯魚過庭學詩禮孔子之孫子思作中庸謂之世授○記曰孔子有姊之喪爾雅曰男子謂女子先生為姊後生

為妹○後漢順帝紀曰妻父曰婚壻父曰姻儀禮曰以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祝穆曰師友婚姻孔子妻以己子妻以兄子○論以妻讓兄孔子家語曰脊者繞娶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非禮之讓也○論顏父善擇壻云叔梁紇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顏氏遂以妻之徵在既廟見以夫之年大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虞翻與弟書論不必擇婦曰長子容當為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楊雄之才非出孔氏虞世家法又生癡子○同門婿為僚婿子路在孔子弟子中號為好勇而彌子瑕至以色悅人乃為友壻○壻為翁薄唐宋遺史云張延賞選婿韋

臯其妻賢而知人臯性疎曠不拘細行延賞薄之由是婢僕頗輕慢之惟苗氏待之益厚後會德宗幸奉天臯持節西川替延賞乃改姓名作韓翊至天回驛人有報延賞曰替相公者韋臯也非韓翊苗氏曰若韋臯必韋郎也延賞慚懼自西門潛遁臯入見苗禮奉過布衣之日求前輕慢者皆杖死之時泗濱郭闇因為詩曰宜父從周又入秦昔賢誰不困風塵當時甚訝張延賞不識韋臯是貴人○寡妻魯男不納娶婦寡妻也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出妻三世出妻孔子家語後序曰自叔梁紇始出妻及伯魚亦出妻子思又出妻故稱孔氏三世出妻○蒸藜出妻孔子家語曰曾參後毋遇之無恩供養

不裂其實以蒸熱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蒸梨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

肖貌部

孔子異相索隱曰孔子頂上中低而四傍高也○孔子身長形貌[illegible]秋曰禹長九尺九寸湯長九尺文王長十尺孔子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子胥長一丈肩間一尺東坡集曰十圍便腹[illegible]孔子[illegible]貌相似陽虎○孔子各有所類其顙似堯其項類皐陶肩類子產○目精孔子眉異常人拾遺曰堯眉八彩世家曰孔子眉十二彩○孔子目異常人春秋孔演圖曰脊頟四目孝經援

神契曰伏羲大目荀子曰堯舜三眸子瀨鄉記曰老子大目孔叢子曰孔子河目而隆顙○孔子鼻異於人庖犧女媧神農夏后氏牛首虎鼻孔子隆鼻高祖隆準○孔子口異於人孝經援神契曰舜大口孔子海口瀨鄉記曰老子方口○孔子家語曰上之親下如手足之於腹心荀子議兵曰下之於上如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髑髏宋王招魂曰曾子曰予將請之上帝求諸神靈使司命輟疾反子骸形於是髑髏長呻廓皆曰甚矣何子之難語也昔太素氏不仁無故勞我以形苦我以生今也幸变而之死是反吾真也何子之好勞而我之好逸子則行矣余將歸於太虛於是言卒響絕神光霧除顧將旋軫乃命僕夫掃以玄塵覆以緇巾爰將藏彼路濱瘞以冊土翳以綠榛夫存亡之異勢乃宣尼之所陳何神憑之虛對云死生之必均○古今占夢容齋隨筆曰詩書禮經所載高宗夢得說文王夢帝與九齡武王伐紂夢協朕卜宣王考牧牧人有熊羆虺蛇之夢孔子夢周公又夢坐奠於兩楹然則古之聖賢未嘗不以夢爲大○王維疑夢詩曰莫驚寵辱空憂喜莫計恩讎浪苦辛黃帝孔丘何處問安知不是夢中身列子夢蕉覆鹿董有曰欲辨夢覺惟黃帝孔丘

蔬菜部

米粟孔子教原思得粟與鄰○菜宣尼窮於陳蔡之間顏回擇菜

○薑梁周捨占對辯捷嘗與裴子野語乃嗜好子野云從來未嘗食薑捨應聲曰孔稱不撤薑乃不嘗一座皆悅又曰孔子薑不多食

竹筍部

楊廷秀此君軒賦一客有問於清虛子曰昔者子猷愛竹字之曰君謂此若一日之不可無古之知竹者未有若子猷之勤者歟清虛子曰子猷可謂愛竹矣知竹則未也古之知竹者其惟吾夫子乎蓋嘗聞之夫子適衛公孫青僕子在淇園有風動竹聞簫韶圜繚之聲欣然忘味三月不肉顧謂青曰人不肉則瘠不竹則俗汝知之乎其詩曰瞻彼淇澳綠竹如簀言念君子溫

其如玉吾是知竹之所以淸武公之所以盛也蓋君子於竹比德焉汝視其節凜然而孤也所謂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者哉汝視其䈽欣然而瘦也所謂伯夷叔齊餓於山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者歟汝視其中洞然而虛也所謂回也其庶乎屢空有若無歟故古之知竹者其惟夫子乎子猷蓋非知竹者也客曰悲哉淸虛子之言似夫子也敢賀此君從陳蔡者皆不及門君何修何飾乃得與四子而同席願堅晩節於歲寒以無忘夫子之德

菓實部

典術曰桃者五木之精也故厭伏邪氣制百鬼今人作桃符著門以厭邪此仙木也禮記注曰桃多毛拭治去膽不閒以黍雪桃宜孔子不然之也

花卉部

杏壇 莊子曰孔子休乎杏壇之上讀書絃歌鼓琴○阜卉 金樓子曰武城北孔子塋中不生刺人草木

鱗蟲部

魚 天暑饋魚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云云

毛蟲部

麟 家語曰鉏商於大野獲麟折其左足孔子觀之 羊 諸父擭羊孔子不以爲直○豕狗 史曰子路佩猳豚 猳燕朝鮮之間謂豬爲豭一曰[illegible]平 凌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後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殺狗當禁東坡云孔子曰敝蓋不棄爲埋狗也死猶不忍食其肉况可殺乎○鼠 孔子家語曰齊景公問晏子曰爲人何患曰患社鼠出竊於外入託於社准之恐壞墻薰之恐燒木令君之左右出則賣君以效利入則託君以避害此社鼠之患也

羽蟲部

鳳凰 瑞應圖曰鳳凰者仁鳥也雄曰鳳雌曰凰論語夫子歎鳳楚狂歌鳳漢地節二年鳳凰集魯群鳥從之○鷄常禽也曉晦而不迷其候鳳靈鳥也理亂而不知其時耶昔仲尼仕魯以季桓子荒齊樂知其不可匡也乃去之曾不聞矯爲其辭以求庸於魯○鶴 畢客揮筆曰淵材昔畜兩鶴客至誇曰此仙禽也凡禽卵生此禽胎生語未卒園丁報曰鶴夜生一卵淵材呵曰敢謗鶴耶未幾鶴展頸伏地復誕一卵淵材嘆曰吾乃爲劉禹錫嘉話所誤自今除孔子佛老之語餘皆勘然淵材讀相鶴經未熟耳○雀 家語曰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黄口小雀曰大雀善驚而難得小雀貪食而易得○雞 春秋題辭曰雞爲積陽火德之精故陽出雞鳴以類感也春秋昭公六年季平子郈伯二家相近故雞鬬季氏芥其雞 或曰以膠沙播其羽爲芥又云以芥子播其羽 郈氏爲之金距季子怒其不下已且讓之郈伯亦怨平子及後攻昭公孔子之齊○鴈 孔子家語曰更盈侍魏王見一鴈過曰臣能彈弓而落

乃舉去鴈即落

縣名部

（說）漢中山靖王朝天子置酒聞樂而泣問其故靖王對曰臣聞衆呴漂山聚蚊成雷是以文王拘於羑里孔子厄於陳蔡

居處部

（闕市）孔子與聞國政三月市弗飾價○（鄉里）春秋傳曰里杜鳴此里有聖人孟子言魯為孔子父母國漢晉春秋曰魯有闕里即孔子所居之故宅也○齊劉繪為南康相郡人有姓賴所居名穢里繪嘲之曰君子何穢而居穢里答曰未審孔子有何闕而居闕里○（第宅）釋名曰宅擇也言擇吉處而營之也漢書曰有甲乙

次第故曰第史曰魯共王升孔宅聞絲竹乃不壞也○（竈）孔子無黔突（所謂孔突不黔）墨子無煖席○倚竈讀書蘇子曰仲尼讀書老聃倚竈觚（竈額也）而聽之曰是何書也曰春秋也釋名曰竈創也創造食物也○（帷幄）釋名曰帷圍也以自障圍也幕絡也在表之稱也說文曰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史曰孔子絺帷見衛夫人（夫人在絺帷中再拜孔子見之）○（席）釋名曰席釋也可卷可舒說文曰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坐三經之席

燕飲部

（禁酒）孔融辯禁私醸書曹操欲制酒禁孔融與操書云天垂酒星之曜地列酒泉之郡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榼無以堪上聖○（飲酒）陶潛飲酒古詩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眞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

冠履部

釋名曰冠貫也所以貫韜髮也巾謹也帽冒也儒行篇曰孔子冠章甫冠○閣巾大袖治家範曰程明道伊川兄弟被服異人杉則大袖巾則濶幅（伊川常服繭袍高帽簷劣半寸）趙景平其門下士也張文潛贈趙詩云明道新墳草已春遺風猶得見門人定知魯國衣冠舊猶帶林宗折角巾蓋謂此也（魯国指孔子）

樂器部

（琴瑟）辯樂篇曰孔子學琴於師襄子師襄子避席而對曰君聖人

也其傳曰文王操○孔子杏壇鼓琴（見漁父）孔子鼓琴感猶（見孔叢子）孔子取瑟而歌（見論語）○（磬）禹貢注曰泗濱水中見石可以為磬論語孔子有心擊磬○（鼓）孔子鳴鼓而攻（見論語）○（鐘）釋名曰鐘空也內受氣多故聲大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鐘而朝可也（見尸子）

歌舞部

釋名曰人聲曰歌歌柯也如草木有柯葉也梁元帝纂要曰齊歌曰謳吳歌曰歈楚歌曰艷淫歌曰哇（歌曲原流）熊敗齋讀録曰詩三百五篇商周之歌詞也其言止乎禮義聖人刪取以為經周衰鄭衛之音作詩之聲律廢矣

器用部

(車蓋)孔子遇雨不假蓋於商以商之爲人甚悋於財○(几杖)漢平帝詔太師孔光曰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居四輔年耆有疾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餐賜靈壽杖令爲太師省置几○抱杖之别呂覽春秋曰孔子見弟子抱杖而問其父毋拄杖而問其兄弟曳杖而問其妻子尊卑之差也○陳瑩中杖銘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將焉用彼(用孔子論語句)

儒學部

(得術)眞儒無敵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魯不用眞儒故也如用眞儒寡君安得削○(博識)張衡傳曰仲尼恥一物之不知○孔子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孔子識專車骨識肅愼矢○呂與叔送劉户曹詩曰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惟輸顏氏得心齋○(著書)劉器之曰孔子年六十八歲乃始删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只數年間却了一生著述蓋是將學問成矣涉世深矣故其述作始可爲萬世法古者著書多在晚年蓋爲此也○評穫子由古史朱子語録曰蘇子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伯恭極惡之如伯夷傳孔子正説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都是怨辭盡説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删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非馬遷爲不是○(書籍)楊子曰在則人亡則書

王荆公詩曰韓莊百家棄天地孔子大道寒於灰○北齊衛暋王鈞常手自細書五經置巾箱中侍讀賀价曰殿下家自有墳素復何須蠅頭細書别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閲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爭効爲巾箱五經○張伯玉六經閣記曰六經閣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此十五字曹子司篆)○(讀書)孔子晚喜易讀之韋編三絶鐵擿三折漆書三滅○(起咦那)黄魯直讀書呈幾復詩曰身入群經作蠹魚斷編殘簡伴閑居不隨當世師章句頗識揚雄善讀書又曰得君真似指南車杖策方圖問燕居吾欲忘言觀道妙六經俱是不完書

文章部

(虞夏)楊子曰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又曰聖人之言炳若丹青又曰聖人矢口而成言李德裕論文曰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魏文曰文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詞爲衛○(因文致窮)六經作孔子削迹不粒矣孟子述子與坎軻齊魯矣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楊雄以太玄法言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以窮著皆以文也○文體有三朱子語録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也楚漢間文字真是奇豈易及也○(僭)孫

外瑞箴曰國之將與妖不足憑國之將亡瑞不足良四靈之長莫極於龍夏德將亡爲降雌雄糸殺生朝商道復昌麟出豈妖

孔子云亡○謂文始於後漢别部司馬張超謁孔子文

書法部

飛白蘇軾飛白記曰抱烏號之弓不若藏此筆保曲阜之履孔子履不若傳此書○篆書隸書隸文尚書尚書序曰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時人無能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小篆者秦丞相李斯所作隸字之始始于秦邽人程邈

性行部

儉約司馬君實訓儉文曰昔正考父饘粥以糊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季桓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爲忠管仲鏤簋朱紘山楶藻梲孔子譏其小器公叔文子享衛靈公史鰌知其及禍果以富得罪而出亡近世寇萊公侈冠一時然以公業大人莫之非子習其家風今多窮其餘以儉立名以侈自敗者多矣○滑稽以名相戲晉孫盛孫放字齊莊年七八歲與父俱從庾亮獵亮問曰君亦來耶放荅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亮又問欲齊何莊放曰欲齊莊周亮曰不慕仲尼耶放曰仲尼生知非希企所及亮大奇之曰王輔嗣弗過也○以論語戲答頗録云隋侯模辨敏捷路旁有槐樹顦顇欲死楊素曰侯秀才理道過人能令此樹活否曰以槐子懸樹枝即活素問其說荅曰論語云子在回音槐何敢死○鼻孔陷後山叢說曰世以瀕疾鼻陷爲死諺劉貢父晚有此疾蘇子瞻曰少壯讀書頗知故事孔子嘗出顏仲二子行而過市卒遇其師于路趨捷躍而升木顏淵懦緩顧無所之就市中刑人所經幢避之所謂石幢子者既去市人以賢所至不可復以故名遂共謂避孔塔坐者絶倒○解書爲戲志林曰王介甫多思而善鑿時出一說已而悟其非也則又出一說以解之嘗與劉貢父食輟筯問曰孔子不撤薑食何也貢父曰本草云生薑多食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也故不撤薑食所以愚之也介甫欣然而笑久之乃

悟其戲己也貢父雖戲言然王氏之學實大類此○好蓄古器秦士有好古物者價雖貴必購之一日有人持敗席一番踵門而告曰昔魯哀公命席以問孔子此孔子所坐之席也秦士大愜以爲古遂以負郭之田易之踰時又有持枯竹一枝告之曰孔子之席去今未遠而子以田售吾此杖乃太公避狄杖策去邠時所操之箠也蓋先孔子又數百年矣子何以償我秦士大喜因傾家貲悉與之既而又有持巧漆椀一進曰席與杖皆周時物固未爲古也此椀乃舜造漆器時作蓋又遠於周矣子何以償我秦士愈以爲遠遂虛所居之宅以予之三器既得而田宅資用盡去致無衣食然好古之心終未忍捨三器於是披哀公之

席持太公之杖執犿所作之桃行乞於市曰衣食父母有太公几府錢乞一文〇作賦為戲正直方詩話云東坡嘗令門人輩作人不易物賦或人戲作一聯曰伏其几而升其堂曾非孔子襲其書而戴其帽未是蘇公蓋元祐初士大夫效東坡頂頭詹高桶帽謂之子瞻様故云〇譏毀興廢有命見論語公伯寮章行止皆天見孟子魯平公章〇謗訕周孔孟舉作傲歌云醉卧北極遣帝扶周公孔氏驅為奴後彼王拱辰誣劉元瑜等劾奏遂作謗訕周孔之罪

仕進部

憂世 仲尼憂世揚子學行曰仲尼皇皇韓文曰轍環天下卒老于行班固傳曰孔席不暇煖

人事部

別離 孔子贈子路以言老子贈送孔子以言〇富貴 孔子曰周公其盛矣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〇冥數有報論李德裕曰宣尼罕言性命不語怪神非論無也欲人嚴三綱之本奉五常之教脩天爵以致人爵不欲言富貴出於天命福祿由於冥數也又曰周孔與天地合德鬼神合契將共之數無所遁情而狼跋於周鳳衰於楚豈親戚之義不可去也人倫之教不可廢也

御史臺部

御史中丞 石介上孔中丞書曰夫子之道不行於當年傳於其家直以十餘世以侯子孫如此其遠也夫子沒後世有子思焉安國焉穎達焉止於發揚其言而已自漢相光唐相緯雖得位亦不能盡行其道夫子之道其肯蠖然蟠伏於其家乃躍起奮出散漫於天下天下人皆可以得之漢高祖唐太宗能得之於上以之有天下三百年孟軻楊雄文中子韓愈能得之於下以之有其名於億萬世唯孔氏子孫無有得之者侯四十餘世僅二千年閣下乃得之又曰為司寇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攝相事則齊終不敢規兵河南當時之君則昏也當時之位則攝也尚不及閣下得明君有大位為中丞逾月而未聞有舉焉

諸院部

修史 元微之行獨孤朗制曰筆定闕文裁成義類此仲尼春秋之

職業也

諸監部

國子司業 古今事實曰孔穎達子志終志終子惠言孔氏三世司業時人美之〇孔氏博士 尚書孔子之後孔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延年生霸安國與延年皆以治尚書為武帝博士霸以治尚書昭帝末年為博士霸生光經學尤明成帝初即位舉為博士歷官至丞相

下老說郛

咸通中優人李可及滑稽諧戲獨出輩流雖不能託諷諭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嘗因延慶節緇黃講論畢次及優倡爲戲可及褒衣博帶攝齋以升堂稱三教論衡隅坐者問曰既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婦人問者驚曰何也曰金剛經云敷坐而坐非婦人何煩夫坐而後兒坐也上爲之啓齒又曰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婦人也問者曰益所不諭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倘非婦人何患於有娠乎上大悅又問曰文宣王何人也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之曰論語曰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向非婦人奚待嫁爲上意極歡賜予頗厚

署吏爲聖人○自廣南際海中數州多不立文宣廟有刺史不知禮將釋奠即署二書吏爲文宣亞聖鞠躬於門外或進止不如儀即判云文宣亞聖各决若干

愚按優者戲孔子爲婦人海南署書吏爲文宣可謂不道之甚矣然當時在上者不聞有齊君夷教之慚在下者不聞有夾谷侏儒之斬世道至此可不爲之欷歔哉

孔聖全書下卷卷之三十四　終

孔聖全書下卷卷之三十五

羅氏路史餘論　　後學蔡復賞　編述

孔子生日

何惑乎儒學之衰乎皆儒者之不自尊其道之所致也夫聖人之禮法行乎天地之間萬物賴之而相生養者也一日或息則日月爲之孛蝕陰陽爲之錯繆山川企走咸失其所豈止臣賊其君子賊其父而已哉顧佛何爲而且與之分魯而抗衡邪今夫峩進賢曳珩玉亨太牢而踞廈屋者其貴大亦極矣孰非先聖人之賜哉柰何秉高緇道廟閼則楞然不之顧視邉豆什潵墳則恝然不之省而崇夷教奉緇侶則至於糜捐踢踏日虔禱月施給猶以未愜是何邪惟其學識不至衷無所見而將以圖荒唐之妄福也夫釋氏果能以福人邪則王公大人今日貴大不由夷教而顧以進其身潤其家者一本先聖人而取之亦不知義命矣異時有假守古上饒欵孔廟者自老桑門舞肘而過孰而紡之曰吾由佛刹未始不肅（不過孔廟何得無狀）則對曰儒自敬我教而不自知其所以敬我有佛書未始漫泄方其暇時珍藏十襲皈之敬之及其出也又非盛服焚禮則弗敢以誦而今横舍經籍取具污毀狼籍靡所不至齋閣爲聚訟之宮庭廡爲博塞之閩何由興起守閩而忸之從而謝焉以今都邑横舍資爲無統所謂卷士一皆無賴莫適者竊食其間而所籍生徒則皆虛

進之徒方多占寄以爲他日攡冨免責計成才烏乎出哉嘗試語喪釋氏有所謂四月八日固非其實而走天下之人沈道虔輩累世奉事至推宅以爲寺四月八日廣設圓像擧室慟哭流風如此而孔氏有二初度之辰曾無記者非惟無記正亦自不之知夫孔子之道固不俟此以輕重逢掖之徒亦豈以斯而較彼然道尊在於師嚴而禮義存乎愛敬誠使天下横舍能因夫子初度之辰略爲之識庸何傷四月八日亦非實定之日詳發揮恒星說予嚢繹齊書見㵎崇緒以宣尼庚子日生每以是日陳五經而拜之未嘗不仰之也柰何夫子一誕生之日史傳紀載靡有定恪珞琭子云宣父畏以元辰而五行書論孔子以庚戌年二月二十三日

庚子甲申時生按庚戌乃魯襄公之二十二年是歲周靈王之二十一年而長曆其年二月二十三日實爲庚子以哀公之十六年享七十有三齡然公羊傳乃於襄公二十一年書十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則繫於十月之後蓋十二月二十二日之庚子也是歲閏申以元術論節過在子可以庚戌語然或以爲十月庚子則是今之八月乃襄公之二十一年而靈王之二十年也然歲在己酉則爲年七十有四不得爲之庚戌故劉外紀謂孔子年七十四雖然公羊子言十一月是月固無庚子以孔氏家譜及祖庭記等所以俱云二十二年十月庚子乃二十有七日故林開以爲戊子之月節雖已過不知周正乃今之八月亦非得云二月矣今定著八月二十七日爲先聖人孔子生日

公羊穀梁皆書孔子生左氏不記而獨書孔丘卒杜預謂因魯史而劉炫以爲鄉乃書卒此不合書妄也典命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孔子爲大夫夾谷之會攝相事矣故傳曰予爲國老是大夫之尊者再命則宜書矣林開不知何據以爲四月戊戌孔子卒故祖庭廣記直以四月乙丑

○去凶

四凶皆當時世家公卿巨室用事之臣也莊子之言共驩苗民之罪皆在堯時陸德明云堯六十年放驩兜六十四年流共工

六十六年竄三苗未知其所據雖頗不合然堯遜禪之意固在六十載後大戴記孔子之言四凶之去亦皆堯世而荀子國事淮南鴻烈皆言堯伐驩兜國事荀子亦言堯伐共工周語言堯殛鯀則鯀之殛非舜明矣

西王母　玉環　玉琯

西王母西方昏荒之國也在爾雅爲四荒之名据大戴禮三朝記孔子之言昔西王母獻舜白玉琯及益地圖注言神也亦見書帝驗期及世紀世本乃云獻白玉環及玉佩禮斗威儀云獻地圖及玉玦集仙録又言黃帝在位西王母使乘白鹿授地圖舜帝在位使獻白玉環及益地圖舜遂廣九州爲十二復獻白

玉之琯以和八風故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中道舜祠下得笙白玉之琯風俗通漢晉諸史呂覽樂書皆備言之說文堯舜祠下得笙玉琯蓋皆以玉作琯故能使神人和鳳來儀也

瞽叟

直躬證父攘羊孔子惡之曰直躬一父而再取名焉石奢之父殺人楚昭理而縱之奢吻而死而孔子曰父爲子隱直在中矣孰有瞽殺人而陶真得而執之者然則如之何而可曰舜不難於隱法陶不難於棄士而已矣隱法不過失位而天下之父子悅棄士不過失職而天下之君臣定舜豈得爲不君而陶豈得爲不臣哉

下卷琴操

孔子使顏淵執轡到匡郭外顏淵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楊虎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孔子既似陽虎告匡君曰往者楊虎今復來至乃令桓魋圍孔子數日不解弟子皆有饑色於是孔子仰天而歎曰君子固亦窮乎子路聞孔子之言悲感勃然大怒張目奮劒聲如鐘鼓顧謂二三子曰使吾有此厄也孔子曰由來今汝欲鬬名爲戮我於天下爲汝悲歌而感之汝皆和我由等唯唯孔子乃引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拒軍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瓦解而去按顏淵當作顏刻

下卷高士傳

老子李耳字伯陽陳人也生於殷時爲周柱下史好養精氣貴接而不施轉爲守藏史積八十餘年史記云二百餘年時稱爲隱君子謚曰聃仲尼至周見老子知其聖人乃師之後周德衰乃乘青牛車去入太秦過西關關令尹喜望氣先知焉乃物色遮候之已而老子果至乃強使著書作道德經五千餘言爲道家之宗以其年老故號其書爲老子

老萊子者楚人也當時世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莞葭爲牆蓬蒿爲室枝木爲牀蓍艾爲席飲水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於楚王王於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

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樵還曰子許之乎老萊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捶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妾不能爲人所制者妻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仲尼嘗聞其論而蹙然改容焉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人莫知其所終也

林類者魏人也年且百歲底春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云云見列子云不重錄

榮啟期者不知何許人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遊於泰山見而問之曰先生何樂也至死者民之終也居常以待終何不

樂也（見列子不重錄）

石門守者魯人也亦避世不仕自隱姓名爲魯守石門主晨夜開閉子路從孔子石門而宿問子路曰奚自子路曰自孔子遂識孔子曰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與時人賢焉

陸通字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爲食楚昭王時通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仕故時人謂之楚狂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 至孔子下車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楚王聞陸通賢遣使者持金百鎰車馬二駟往聘通曰王請先生治江南通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老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妾聞義士非禮不

動妾事先生躬耕以自食親績以爲衣食飽衣暖其樂自足矣不如去之於是夫負釜甑妻戴紝器變名易姓游諸名山食桂櫨實服黃菁子隱蜀峨眉山壽數百年俗傳以爲仙云

顏回字子淵魯人也孔子弟子貧而樂道退居陋巷曲肱而寢孔子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内之圃十畝足以爲絲麻鼓宮商之音足以自娛習所聞於夫子足以自樂回何仕焉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也

田何字子莊齊人也自孔子授易五傳至何及秦禁學以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禁故何傳之不絕漢興田何以齊諸田徙杜陵號曰杜田生以易授弟子東武王同子仲洛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等皆顯當世惠帝時何年老家貧守道不仕帝親幸其廬以受業終爲易者宗

商瞿授易　橋馯周孫　子莊嫡繼　孔脉繩繩
一終容士　四嗣俱興　親芳萬乘　造拜執經

法真字高卿扶風郿人也學無常家博通内外圖典關西號爲大儒弟子自遠而至者數百人真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爲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

南矣太守憮然不敢復言

續高士傳

孔子絕糧子貢告於野人得米炊於壞屋有埃墨墮飯中回取食之子貢以回爲竊食入問孔子曰仁人廉士窮則改節乎子曰若改節焉稱仁廉哉子貢以回食飯告子子召回曰疇昔余夢先人炊飯吾將祭焉回曰炊墨墮飯中欲置之不潔欲棄之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回出孔子曰吾之信回非獨今日所信者目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心猶不可恃弟子記之知人故不易矣（孔叢子小異）

下卷歷代要畧

按朱子曰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吾儒正宜人其人火其書也曷爲存是編哉蓋林子因當時之人溺於祷祠醮祭長生不死之說苟遽斥其非則將拂人之意而終無反正之機矣故爲是編使天下知佛老之教亦無所謂長生原與儒教相近庶幾有以逃楊墨而歸於儒也故愚於是編之可采者存之其餘混儒佛爲一途不合於理者皆黜之

○商太丁

仲尼所竊比者老彭按老彭商賢大夫姓錢名鏗帝顓頊之孫封於韓大彭之墟即彭城故曰老彭夫老者尊稱之詞若曰七百

餘歲而謂之老既已怪矣又曰母閈左右脇而產者六子其三曰老彭則其怪尤矣

周昭王

列子書載孔子答太宰嚭曰西方有大聖人即列子書而觀之則是孔子尊釋迦矣按釋迦牟尼佛字悉達多生於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四月八日其母摩耶夫人遊毘藍園無優樹下右脇誕生

周定王

仲尼所嚴師者老聃按周定王三年丁巳九月十四日一云二月十五日老聃生於楚国陳郡苦縣瀨鄉厲一云邪曲仁里李樹下故以李爲姓名耳一名重耳字伯陽聃其謚也老者尊稱之詞老子得九九太陽之數而足故曰八十一其旨微矣後人不識其旨以老子二字而揣逆之謂聃在母胎八十一年逍遙李樹下剖左腋而始生生即皓然故謂之老子不亦妄乎

宜按仲尼所竊比者老彭論語有是言矣其云所嚴師者老聃所尊稱者釋迦則異端之徒假吾聖人之言以爲彼道尊爾不然是亦聖人取人之善譏己之心也

○周靈王

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孔子生林子曰釋迦生於右脇老子生於左腋同一語怪也至於孔子之生也二龍繞孔氏之室内神女擎香霧於空中

亦果足信乎否耶或者後世見吾孔子之神聖而遂奇其迹云

孔子娶幵官氏生子孔鯉自二代宗子孔鯉起至
本朝萬曆年間已經六十四代按釋迦娶耶輸氏多羅長子羅睺羅老子之子名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觀此則老釋之有妻子也明矣食三種肉釋氏之不茹素也審矣孰謂父子夫婦之倫日用飲食之節不同於吾儒哉後世道釋之流不知二氏皆有人倫常道乃以避兄離母出妻屏子祝髮出家断葷疏食謂之釋道殊不知心靜則身在家而心猶出

家也心雜則身出家而心猶在家也甚矣後世異端之徒失其
二教之本旨也

周敬王

敬王三年甲申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曰良賈深藏若虛
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吾所以告子若此而已林子曰此言禮乃
復禮之禮若忠信之薄是禮後之禮也嘗竊論之孔子所謂仁
者卽碩大之果生生不息而仁在其中矣由是而芽而根而條
而質燁然華美咸備於果實之仁是猶燦然之禮具於渾然之
中也故曰復禮爲仁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若良賈深藏句似
若答非所問與禮之旨若不相涉入然世之儒者既已惑矣而

孔子以老子猶龍贊之又如是其至世之儒者豈能釋然不疑
貳於心哉蓋世之儒者徒知周旋進退之文而不知天然自有
之禮無惑乎以家語之文爲不足信也
林子曰老子知禮節文所以孔子問之又曰夫子問禮於老
子者時老子爲周柱下史故問之非問所謂虛無杳冥昏默
之道也按周簡王四年己卯老子爲柱下史方二十三歲周
靈王時老子爲守藏室史猶未四十也及靈王二十一年庚
戌孔子生老子則五十有四矣至周敬王三年甲申孔子適
周問禮之時老子則八十有八歲矣敬王五年丙戌老子乘
青牛車入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見之曰子將隱矣强爲著
書作道德經上下二卷五千餘言之時老子則九十歲矣林
子曰釋氏者流以老子出關訪道於西域則曰老子者釋迦
之弟子也道家者流又以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則曰孔子
者老子之弟子也若儒家者流則又以世之和尚而病釋迦
以世之道士而病老子各自標門互相訾毀豈能明其師教
之本原哉蓋克己復禮爲仁者孔子之教也玄牝之門爲天
地根者老子之教也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者釋子之教也其
邪正雖異而其論心則同但後世之儒元不識仁而溺聞以
支後世之道元不識根而玄遠以蕩後世之釋元不識心而
苦空以槁此教之本原所由以晦也

周敬王四年乙酉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其後
景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進曰孔子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
不能究其禮林子曰子貢云多學而識而晏嬰亦曰不能殫其
學而究其禮是儒者之道在春秋之時已失其傳矣豈知一貫
之旨而片餉之間可以立躋聖道耶
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按周穆王五十二年辛未有白
虹十二道貫日經天太史扈多奏曰此西方聖人入滅之象是
釋迦七十八歲既已卒矣又按老聃與令尹喜西遊流沙死於
扶風郡塟於槐里是老子亦已卒矣乃知長生久視之說謂元
神烱烱萬古不滅也後世道釋之流乃欲以假合之軀長存不

死亦甚惑矣
孔子之敘書曰舜攝位二十八年堯乃殂落夫吾儒之所謂殂者神氣歸天道家之所謂長生久視白日飛昇者是也吾儒之所謂落者體魄歸地釋家之所謂四大假合終歸於盡者是也

○

此心之神乃吾儒之所謂天君天翁即道家之所謂神僊真人佛家之所謂如來舍利子也藏神之室乃吾儒之所謂靈臺靈府即道家之所謂海外蓬萊島佛家之所謂西方極樂國也世豈真有蓬萊不死之藥長生不死之人哉
儒曰聖釋曰佛道曰僊皆指心之神言之故心靜則神清而方

寸之內便有僊人在焉秦皇武帝不知方寸爲蓬萊而求之海海外不知此心之神爲神仙而求之方士是自妖自妄故方士得以售其奸耳
又曰能發慈悲即是佛子但能逍遙即是神僊清心寡慾身其康強即是福田樂樂利利沒世不忘即是長生
孔子之孫孔伋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朔曰尚書虞夏數篇善也下此以訖於秦費效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而處其書同矣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詞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複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爲典雅也若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謂之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此雖以宋爲舊然世有仇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自宋歸於魯曰文王囚於羑里作周易孔子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述父師之意作中庸林子曰中庸者用中之謂也故中之用足以位天地育萬物蓋原於天命之秘具於未發之先下文即曰時中者以其內有太中之極故能隨時而得其中也若曰隨時而取中則必擬議安排豈感而遂通之機哉
周顯王

鄭人列禦寇嘗著列子書載孔子觀於呂梁閒蹈水之人而得與齊俱入與汩俱出之說又曰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芿燔林扇赫百里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道徐行而出若無所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聲音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也孔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所傷閡者遊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也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

能不爲者也林子曰與齊俱入與汨俱出所謂入水不溺也隨爐土下徐行而出所謂入火不焚也然不溺不焚之旨豈非以心之金剛歷萬劫而不壞道之自然亘萬古而不渝也哉

魏人莊周字子休生宋国睢陽蒙縣號曰南華仙人梁惠王時為蒙漆園吏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著書十餘萬言林子曰莊子著盜跖篇所以明至惡雖至聖亦莫能化正孔子所謂上智與下愚不移故也

顯王三十三年巳酉鄒人孟軻適魯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禮敬甚崇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行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

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郯遇程本於塗傾蓋而語（傾蓋駐車也）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軻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

〇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林子曰聖人之盡心知性則知天矣其次則存心養性以事天也又曰儒門者流知盡心知性以達天道門者流知脩心煉性以悟天釋門者流知浄心了性以寂天則身心性命之理以明而無異端似是之非之惑矣

按文中子曰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脩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林子曰文宣謚而祿山作亂戎服講而素衣出降犧牲麵而侯景逆謀豈聖教之非耶由是道之非其道也又曰學儒者或爲短喪之不孝或爲聚斂之不忠是豈吾孔子之過哉學釋或者異言異服游手游食或燃指而焚香或書符而呪禁或閉息而孤坐或存神而入妄外荒則燒鉛汞內荒則淫陰卌以至風角張戍之變渺門蓋吾之誅靡所不爲者是豈釋老教之哉學釋迦老子者之罪也

下卷辯正論

辯正論云大昊本應聲大士仲尼即儒童菩薩先遊茲土權行漸化愍濟五濁宣布五常（吾普也薩濟也）

下卷破邪論

破邪論云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薩彼稱孔丘光浄菩薩彼稱顏回摩訶迦葉彼稱老子三歸宛爾同三畏五戒（不殺不盜不婬邪不酔酒不妄語之戒）何曾異五常

謹按學老者欲尊其道則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學佛者亦曰孔子吾佛所遣之弟子也吁可笑矣夫

太宰嚭問孔子曰夫子聖人歟對曰丘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聖亦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爲聖人乎夫子動容有間曰丘聞西方有大聖人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

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景德傳燈錄相同

下卷唐張志和玄貞子

德者得也得其德者何也文宣孔子德之而元我老氏德之而未孩南華德之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睨於萬物噫冲虛德之冷然御風顔回德之同於大通然則大寥德之無終始巳矣

下卷項喬風水辯

此篇見孔子合葬父母無意於求蔭子孫喬曰謂其地時乘氣而以安親之體魄則可謂其地能乘生氣活既朽之白骨以蔭子孫則不可或曰程子大儒也謂培其根而枝自茂朱子因儒也亟二親於百里之遠而再遷不已子以程朱爲不足法乎曰

程朱信大儒也然以其事其言論之則亦何能無疑其曰地之善者則其神靈安子孫盛若培其根而枝葉自茂不知所謂根者果有生氣者乎抑既朽者乎若曰既朽之根而培之以求枝葉之茂不可得矣乖二親於百里之遠而再遷不已謂朱子純孝之心惟恐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則可矣若謂緣此求蔭恐非聖賢明道正誼之本心也况生則同室死則同穴中古以來未之有改也使二親而有靈夫豈安於百里之睽離而不抱長夜之恨乎其所以屢遷者或亦藉以求蔭焉耳豈若孔子合葬於防崇封四尺未嘗有意於蔭應之求而至今子孫世世爲衍聖公邪噫事親如孔子足以立人極矣不師孔子而必師程朱乎雖然程朱實善學孔子者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言祖宗有正蔭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言自脩當獲正蔭也此乃聖賢之正傳古今之定理不假葬地而響應者也

附劉氏論斷　此篇見子思葬乃祖仲尼亦無異術

何子孫之克昌若此乎求新劉氏曰堃術有五音姓氏八方卦坐九星形势等紛紛不一無非虛誕儒者之所不道而其所道者猶有若朱熹所言主势强弱風氣聚散水土淺深穴道偏正力量全否之五者夫土厚水深者其處燥土薄水淺者其處濕燥處難腐濕處易腐水土淺深誠所宜擇矣外山環抱者風無

所入而内氣聚外山虧踈者風有所入而内氣散氣聚者暖而難枯氣散者冷而易枯風氣聚散亦所宜擇矣擇此二者爲體魄計也葬處爲穴而又觀其穴之所從來以見其主势觀其穴之所總統以見其力量穴正而主势强力量全者有安之象穴偏而主势弱力量否者有危之象苟體魄未枯腐則神魂亦宜未泯滅而享其安之象者豈不樂且安享其危之象者豈不戚且危擇此三者爲神魂計也然則葬誠不可以無術而術不外此五者惟求夫死者體魄難枯腐神魂享安樂云爾然熹於宋孝宗山陵之議又云宗廟血食久遠之圖繫於此者特以爲其君謀之故欲納之於萬全之域耳豈不以爲死者猶根本生者

循枝葉根本固者其枝葉茂根本撥者其枝葉瘁乎噫是固然
也而所以致此有由然也未必專由葬地也得葬地又未必專
由術也茍地惟由於術之所擇通於擇術者輒得其吉懵於擇
術者輒得其凶則地何足以為后祇而毋萬類邪天惟聽於地
之所從葬得吉地者不復能因其惡而降殃葬得凶地者不復
能因其善而降祥則天何足以為上帝而父群倫哉葬術莫精
於郭璞豈不自求多福而命盡今日日中無能免於王敦之毒
手於其書所謂攷神工奪天命者茫無徵焉仲尼之後襲封爵
爵為爽萬世與天地相為無窮未必魯城北泗上之塚能孕秀
鍾神若是遠大也予思之葬乃祖初不聞其有得於此異術也

下卷文昌忠孝化書

古史曰枯骨不知年數尚感文王之葬童子結伍以衛魯國猶
存孔子之譔今天下多遺骸暴露甚至有父母而不知葬略無
惻隱之心者何哉

梓潼帝君降筆勸敬字紙文

士之隸吾籍者皆自敬重字紙中來如宋朝王沂公其父見字
紙遺墜必掇拾以香湯洗燒之一夕夢宣聖拊其背曰汝何敬
吾字紙之勤也恨汝老矣無可成就他日當令曾參來汝家
受生顯大門戶未幾果生一男遂命名曾及狀元第此事雖遠
可以為證予竊怪今世之人名為知書而不能惜書或以字紙
而泥糊或以背屏或以褁褥或以泥牕踐踏腳底或以拭穢如
此之類不啻盈履計矣是豈知吾自有善惡二司按察施行以
警不敬字紙之類如平生苦學雞窗一日場屋或以失韻誤字
倒為有司之屈終不能一掛名虎榜者皆神奪其靈以示平日
不敬字紙之果報也諸生其受此報恬然不覺甚至於子孫之不
識字舉家凶之而害者遠則不足以為戒姑以近者言之且如
淄州楊百行坐經文而舉家害癩昌郡鮮賫坤殘孟子而全家
滅亡果報昭昭在人耳目楊全喜亦百行之裔埋字紙而五世
登科李子林葬字紙而一身顯官既能顧惜陰報豈無昨因三
君降生之辰王帝御太極之殿修文郎顏公葛真人等三上表

而言此事若能以字為重或埋之於土或焚之於火更相告諭
相率均重者即消災而降之福若知而不敬者即奪其福而降
之殃玉帝旨降專委吾徧行飛鸞申明此事諸生若見而知知
而戒之顧惜而敬重之庶幾夫子之道重於泰山而六經之文
不致為敝屣此即吾之願望也此即諸主功名之梯級而父母
貴望之門路矣

按此事雖若涉於荒唐然幽明異塗理致則一神道設教易
於感人使人觸目而興起其敬吾字紙之心則是書亦與有
力矣茲故表而出之

下卷楷記室　明潘塤著

老而彌淫

夫人文姜以桓三年至自齊至是蓋年六十矣淫姣之行老而彌甚此年如莒孔子春秋備書不削雖國惡不容諱也

着女論語

唐宋廷芳生五女皆警慧善屬文長若莘次若昭性素不願歸人欲以學名家家亦不欲與鄉凡裔爲姻對若莘誨諸妹若嚴師著女論語十篇以常文宣君代孔子曹大家等爲顔冉推明婦道所宜若昭又爲傳釋之

按三從四德婦事舅姑之禮幾外無預之志孔子之所以爲

女訓者詳矣常氏雖賢何敢擬代於孔子乎但其推明婦道亦知孔子之聖之尊則猶可取也

○始作牛耕

山海經云叔均始作牛耕周禮疏云周時未有牛耕至漢趙過始教民牛耕周益公曰疑耕犂起於春秋之間故孔子有犂牛之言弟子冉耕亦字伯牛月令季冬州出土牛示農耕早晩賈誼書新序載鄒穆公曰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觀此何待趙過乎特教人耦犂共一牛費省而功倍爾

下卷野語

孝經問題

有錢唐葉生爲太學官無學識有監生假作葉策題云孝經一序義亦難明且如常昭王是何代之王先儒領是何處之山孔子之志四時常有必何以獨言吾志在春孔子之孝四時常行也何以獨言秋行在孝既曰夫子沒又何以有鯉趨而過庭

伶人優語

宋丞相史彌遠用事選人改官多出其門制閫太宴有優爲衣冠者數輩皆稱爲孔子弟子相與言吾儕皆選人遂各言其姓曰吾爲常從事吾爲於從政吾爲吾將仕吾爲路文學別有二人者出曰吾宰予也夫子曰於予與改可謂僥倖其一曰吾顔回也夫子曰回也不改回語予曰吾爲四科之首而不改汝何

爲獨改曰吾鑽故改汝何不鑽回曰予非不鑽而鑽彌堅耳予曰汝之不改宜也何不鑽彌遠乎

按此二事離折文義可謂侮聖言矣而亦録之者蓋欲以媿儒生之淺識誚大臣之擅權使讀者竦然而惶汗也

○周震變驢

山西平陽府學軍生周震初進庠自大無似語及孔孟亦不在目甫試秋闈語父曰我等貴子恐非爾父能生也後震遘一疾與目並育忽作驢鳴數聲而卒有鄰人夢震見冥王王令吏籍之作驢震喧辨曰夫何罪獲此重譴王曰爾悖逆父母藐視聖賢非畜而何震哀語曰既爾應罰爲畜産願王矜憫求爲逸地

王又曰爾眼界自大更復夒目某處行磨震語塞始豪皮謝去

三教圖賛

宋理宗朝有待詔馬遠畫三教圖黄面老子則跏趺中坐猶龍翁儼立於傍吾夫子乃作禮於前此蓋内璫故令作此以侮聖人也一日傳旨俾古心江子遠作賛亦故以此戲之公即賛之曰釋氏趺坐老聃傍睨惟吾夫子絶倒在地遂大稱旨其亦可謂微而婉矣

下卷野史

容坐不容立

孔恭者元皇慶癸丑間爲江浙省椽吏身軀短小僅與堂上公

案相等凡呈置牘文必用低凳閣足令高脫歡丞相以其先聖子孫且才學優長甚禮遇之時有詔許文正公衡從祀天子廟庭許之子叅知政事悪孔風度不雅因小過叱之退丞相曰他祖父尚容得叅政之父親坐叅政反不容一箇子孫立耶許大慚

下卷雜詠類編

伊川曰爲學直須抖擻精神莫要昏鈍了如救火治病豈可悠悠歲月爲學要剛毅果决悠悠不濟事且如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終日不食終夜不寢是什麼精神是什麼筋骨

秋逢慶心醫篇曰魯論記孔子所慎在疾慎之無他亦唯在心方寸且存但人未克體驗耳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固其用也飲不及亂不爲酒困解毒湯也蔬食飲水肉不勝氣平胃膏也忿必思難見得思義洗心散也夏袗絺綌冬居狐貉順氣丸也歌善與和較獵與同流氣飲子也克己復禮過無憚改盪滌之功都大承氣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中和之用即四君子湯視思明聽思聰其聲聵之砭乎絶糧鼓絃伐木習禮其警悸之劑乎食不言寢不語申申夭夭曲肱而枕鞋其調息導引之理乎是皆心醫之秘訣通聖之丹粒也是故饋藥不嘗遇疾不禱太和元氣流行四時命脉真神傳衍千古夫子之壽與天齊矣

寡慾篇曰人之一身天下國家祖宗胤嗣咸係焉善保歸全克

稱仁孝孔子立好色之戒恐傷血氣孟氏言妻妾之奉必喪良心從古逮今以丈夫而辱死於婦人之手者可勝計乎隕身墮行亡國敗家醜聲穢德汚曦青簡皆職此耳始於一時之放心卒至流蕩而不返因循暮景百病來侵縱知摶惜亦既晚矣辟如覆精白之米於萬斛之舟乃惜圭勺餘粒於罌釜之間所貲能幾何哉

徵機篇曰夫嵩嶽降申尼山孕孔風水之說其來尚矣但名山善地造化所惜豈肯輕洩真靈氣脉拱向玄機甩伸呵護留待福人必須時數之至然後呈祥發瑞未可以歲月期淺近窺也

逐日吉凶云乙丑神在日是日孔子死戊申神在日孔子賀頹
回之日○古賢死葬凶日云丙寅日倉頡死辛未堯舜朝天日
葬孔子又云丁巳日葬
下卷五星書　何公忌其七殺宜父畏其元辰
下卷陳選五寶故事
五員因楚平王殺其父兄投各國求仕借兵復讎魯定公立為
司馬齊人歸女樂於魯定公受之不聽伍員孔子之諫遂納為
妃定公自是不復聽政殿上數日一升員奏曰本國兵少不堪
伐楚令拜辭前往他國望君勿罪孔子亦奏乞恩放歸田里定

公恐二人在朝不免再諫乃並許之二人歸至仲弓之舍仲弓
備酒贈之以路費遂至十里長亭伍員遂投入宋國
孔子出遊周流天下時夏景立道傍垂楊下歇息口渴令仲由
往河邊取水飲之由至遇一虎吒水喝聲叢畜一手撩衣向前
而擊其虎急走將虎尾扯其半截虎奔而去伍員逃難自梁投
魯在途見之駐馬問曰打虎君子是誰答曰姓仲名由字子路
是也因師渴取水見虎先飲故怒而責之邂逅相識投見孔子
子告之曰吾門弟冉仲弓仕魯可以主之後孔子與員同仕魯
他日孔子言暴虎馮河吾不與者蓋據此而言也
閔損字子騫幼年喪母父娶後妻深嫉之損孝心不怠繼母以
己所生二子衣鞋綿絮以蘆花為絮衣損冬月父出令損御車
體寒失轡父責之損不自理父察知欲出其妻損曰母在一子
寒母去三子单父聞乃止母遂成慈三子均待孔子曰孝哉閔
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孔子伍員仕魯齊公子姜鐸兵至其國求進奉（求寶物　進貢）鐸與員
戰不勝而還齊人患其將覇欲敗其政上大夫田乞奏曰魯用
此二人者若不早除之本國亡矣今有夾谷春景可設一酒
筵[illegible]請魯公領文武二臣赴會命矮將侏儒筵中舞劍奉飲
將魯公殺之擒孔子伍員而國定矣及請果至景公暗喜中計
奏宮中之樂以酒上壽侏儒請舞劍孔子趨而進曰匹夫熒侮

諸侯者罪應誅請左司馬伍員速加刑焉伍員曰臣請對舞景
公不語於是伍員斬侏儒請魯定公行田乞子田恒伏兵暗勦
伍員以銅鞭擊傷始退姜鐸兵復至遇子路集朋衆接師一戰
劉死姜鐸齊兵敗轉景公歸責田乞與衆臣曰子以夷狄之道
教寡人用計不中又傷朕弟假若魯以伍員領兵伐齊如之奈
何乞曰臣有一計名曰脂粉可使不來國內選有美女文馬以
遺魯君季桓子勸受女樂魯君三日不聽國政郊又不致膰孔
子伍員遂行
孔子為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执之三月不與分别其
是非其父請止其訟子曰處父子且不能况他人乎因考[illegible]

而已遂赦之
伍子胥授魯冉仲弓为鳥少正卯沮之定公不用退而私斧伸
弓迫至林間遇抑盜跖展雄捉入去衣卯樹以凉水泊胸慱換
熱氣欲取心肝為食陳亢在後走脫見孔子白於孔子入聚以
善言誘之展雄怒曰爾雖有仁義禮智信五常之德吾亦有之
切當不切貧謂之仁聚衆不衆散謂之義排陣能有序謂之禮
打家必有法謂之智一約辦至謂之信何必多言喚仲人亦將
縛之如仲弓然孔子嘆曰虎豹不可以相食忽聞子路持戟救
師赴敵數合未分勝負並子胥回探定公事實聞故入山認有
舊好得釋員年廿九雄年十八雄與員數戰不勝結為兄弟故有舊好

鼻魚周流列國及歸父母無存晝夜啼泣孔子問之曰子欲養
而親不待木欲靜而風不停思念日久後果自刎
齊有一足之鳥使使聘魯問孔子子曰此鳥名商羊鐘鳴則
鳴鼓響則舞其鳥食火主有水災其未錄者已見家語等書
孔子去衛適陳途中見二女採桑子曰南枝窈窕北枝長答曰
夫子遊陳必絕糧九曲明珠穿不得着來問我採桑娘夫子不
聽而去既至陳國大夫發兵圍之果將九曲珠與之穿焉言能
穿乃釋其厄夫子不能却將採桑女所言使門人返至採桑之
處不見二女但見桑枝上一塊地遺諫三簇回謂賜曰木邊加
土必姓杜諫三簇必名康三姐妹問詣其家其母診言女出

外以一瓜獻二子子貢曰此子在內想令愛必在家其母乃喚
出見飾之曰絲將繫蟻蟻將繫絲如不肯過用烟燻之子依其
言乃能穿之於是絕糧七日
下卷伏生尚書
散宜生南适閎夭太公望見西伯於羑里西伯得此四臣而免
虎口孔子曰西伯得四臣丘亦得四友回賜師由
晉司空張華博物志字茂先
異說云瞽瞍夫婦凶頑而生舜叔梁紇淫夫也徵在失行也加
又野合而生仲尼焉其在有胎教耶山氣多男澤氣多女
嘗聞之先進云野合者謂梁紇徵在禱於尼丘之日去尼丘

五里即宿於山野之室夫婦交合而孕先聖故曰野合謂合
不在家而在山野中也至今後人立廟於顏母山即野合之
地異說乃謂徵在與梁紇有遷行而野合不亦異乎至於遷
史之注亦謂梁紇老而徵在少婚配不合於禮故謂之野合
是亦異乎吾之所聞矣
宋陳隨隨隱漫錄
夫子沒歷秦漢晉宋齊梁陳隋至唐明皇始封文宣王真宗欲
加尊崇禮臣定議為至聖元皇帝而李清臣者獨曰周室稱王
陪臣不當為帝於是僅加玄聖二字異代尊崇何損於周果如
所言則公亦不可封矣雖萬代帝王之師何假崖名而清臣之

罪所當筆誅敢執筆以俟

墨娥漫録西征記

孔子石祠刻像〇金鄉焦氏山北數里有漢司隸校尉曾峻冢前有石祠堂中四壁皆青石隱起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孔子七十二人形像皆石刻紀之

宋景文筆記

孫炎作反切語本出於俚俗常言凡人不慧者即曰不鄉溜謂團曰突欒謂精曰鯽令謂孔子曰窟籠（此孔子乃金木土石等物之孔非孔夫子也）

宋都官員外郎李石續博物志

孔子生鯉鯉生伋伋生白字子上白生求字子家求生箕字京

京箕生穿字子高穿生子順相魏（魏城大梁）自孔叔梁紇至子順九世〇孔安國撰孔子弟子七十二人劉向傳列仙亦七十二人皇甫士安撰高士亦七十二人陳長文撰耆舊亦七十二人

宋臨川人陳郁藏一語腴（郁號藏一）

米元章寫高麗經以孔子為佛顏子為善薩余謂元章以字書名世　舜而書胡語已不能無罪況以夷狄比擬聖賢乎

唐李義山雜纂

不相稱謂之夫子逃學又謂之先師不甚識字

讀子隨識

極登見大蜩而生虞舜修記見流星而生夏禹夫都見白氣貫日而生殷湯太任夢見長人而生文王顏徵感黑氣而生孔子劉媼感赤龍而生漢祖徵子感牵牛星顏淵感中台星老子感火星若此之類皆聖賢受天瑞相而生也

宋莊李裕雞肋編（名綽）

陳州城外有厄臺寺乃夫子絕糧之地今其中有一字王佛云是孔子像舊榜文宣王因風雨洗剥但存一畫與王字而釋氏附會之為一字王佛也其侍者冠服猶是顏回之狀如杜甫之作十姨天下如是者蓋不可勝數

韓嬰韓詩外傳

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貢曰人善我

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顏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異問於夫子子曰由之所持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〇孔子與子貢子路顏淵游於戎山之上孔子喟然嘆曰二三子各言爾志予將覽焉由爾何如對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朱擊鐘鼓者聞於天下槊於地使由將而攻之惟由為能子曰勇士哉賜爾何如對曰得素衣縞冠於兩國之間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粮使兩國相親如弟兄子曰辯士哉回爾何如對曰鮑魚不與蘭茝同笥而藏桀紂不與堯舜同時而治二子已

回何言哉子曰回有鄙之心顏淵曰願得明王聖主為之相

復城郭不治溝洫不修陰陽和調家給人足鑄庫兵以爲農器
子曰大士哉由来區區汝何攻賜來便便汝何使賴得之冠爲
子爲宰
宋王楙字勉夫野客叢書
宋景文公曰夢得作九日詩欲用餻字思六經中無此字遂止
故景文九日詩曰劉郎不肎題餻字虛負人生一世豪僕覩周
禮疏有遂之實糗餌粉餈鄭箋今之餈餻妄謂六經中無此字
耶又覩楊雄方言亦有此字崔德符和呂居仁一詩有買餻沽
酒之語
宋高似孫緯略

歷世爾書夫子廟碑太宗賜以黃銀常程氏繁露以黃銀爲鍮
石之屬若以鍮爲帶而賜近臣何足貴也當是瑞比史辛公義
爲牟州刺史有山澤黃銀獲之以獻盎知其爲異物
宋陳善字子兼福州羅源人捫蝨新話
道在六經不在浮屠〇吾書中頗有推說處便是禪家公案但
今人未能窺究耳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不
知所隱者何事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道
孟子曰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不知所喻者何物此豈區區
口耳所能證哉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原
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而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故子路問
死又問事鬼神古之達者類有以知此至其得力處曾子病革
而必簀子路臨死而結纓蓋於死生之際其嚴如此顧但設教
自有先後耳豈如今之俗學乃全不考究以六經爲治世語言
至欲求道則以爲盡在屠氏嗚呼此宜今世脫空謾語者之所
以得肆其欺誕而不顧也
宋張文潛明道雜志
用事謬誤文士時有之韓文公作孔子廟記云社稷之祀不屋
而壇豈如孔子巍然當坐用王者禮若以爲壇祭之禮不如屋
則何必社稷天地壓丘方澤初不屋也孔子之禮雖極隆比天
地則有間矣豈以壇屋分隆殺乎又巍然端坐後世爲土偶乃

有此古祭用主安能巍然而坐乎退之未之思也
宋大惟簡虜廷事實釋奠〇距燕山東北一千里曰中京大定
府本奚霫舊地其府中亦有宣聖廟春秋二仲月行釋奠之禮
契冊　哥相公者因此日就廟中張筵有胡婦數人麗服盛飾
登於殿上徘徊瞻顧有一人曰此翁者是何神道答曰便是爲
我夷狄之有君者衆皆發笑而去
宋俞文豹吹劍錄
太伯不喜孟子謂孔子教人尊王孟子教人爲王蓋是時周
室微弱不啻於七國故孟子但知有齊宣梁惠孔子作春秋於
吳楚越之君止稱曰子未嘗王之孟子於齊梁之王則偃然稱

之子以見此時雖孟子亦不知有周王矣
古大賢雖左氏孟子称夫子止曰仲尼不敢名焉唐文宗賜裴
度詩我家柱石衰憂求學丘禱以天子而名聖人又用其語故
無嫌李白乃云鳳歌笑孔丘熹文公云柄用儒雅崇丘軻荊公
云臨風想聖丘馬子才云何不嫌恨傷丘軻然此猶可也杜子
美[illegible]詩歌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以百世帝王之
師名呼而儕之盜跖何止得罪於名教
馮鑑續事始 梓州射洪縣令
孔子廟○會要云武德二年詔於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
貞観二年停祭周公高宗揔章二年勅天下州縣置孔子廟

三教論議嘲謔○按會要論議始於武德七年高祖幸國學引
道士沙門博士雜相駁難久之又嘉會德宗降誕日令三教講
論嘲謔其後累朝以為常制
龎達志林
東海之魚墜一鱗崑崙之木落一葉聖人皆能知之
宋貢似道悅生隨抄 號半閒老人
隨抄起自國史附以稗官小說而六經諸史不及也蓋六經既
熟於誦說正史又廣於流傳獨金匱石室之藏世不多見故抄
之
唐李復言續幽怪錄

曾幾學士兒皆早慧中子絕十歲一日謂父曰孔子死時学子
必不行心喪三年問何以驗之答曰子親喪以期為久況師乎
其弟曰只恐聞於汝安乎之語不敢違也乃兄從旁對曰記得
夫子沒時宰予已先亡矣
師曠禽經 晉太傅張華註
風翔則風雨舞則雨霜蜚則霜露翥則露○風禽鳥類人謂之
風伯飛翔則天大風○一足鳥一名商羊字統曰商陽一名兩
天將雨則飛鳴孔子辯之於齊廷也鶺鴒鳥飛則隕霜鶴千歲
變蒼又千歲變黑所謂玄鶴也鶴之馴養於家庭者飲露則飛
去

宋杜季揚雲林石譜 名綰山陰人
臨江軍新淦縣數十里地名白羊羊角凌雲嶺頂上平如掌皆
古時寨基地中往往獲古箭鏃鋒而兩脊其廉可劇其質則石
長三四寸許間有短者此孔子所謂楛矢石砮肅慎氏之物也
按禹貢荊州貢砥礪砮丹惟箘簬楛梁州貢青鏐銀砮磬則楛
矢石砮自禹以來貢之矣
希通錄
荀子云仲尼之狀如蒙倛韓退之註四目為方相兩目為倛楊
倞註其蒙茸按子虛賦蒙公先驅慎子云毛嬙西施天下之至
姣也衣之以皮倛則見之者皆走也若是則蒙倛為二物倛音

歟韻畧無此字有䰟字類楊倞之說非也
宋華夔日齋裒抄
陳瑩中諫議答陸伯思書有云來書以先生二字見與欲因循不言意終不安今試爲左右言之孔子答子夏之問有先生饌子之語先生指父兄也孔子乃萬世聖賢之父孟子亦百世學者之父兄其父兄其兄者皆子弟也又曰古者父子不責善而教謂所教爲弟子謂教之者爲先生先生父兄如也此名豈可以假人哉輕以假人而使當之者無以自容非所以處人也
宋顧文薦負暄雜錄崑山人
李太伯不喜孟子謂孔子教人尊王孟子教人爲王齊宣王問

湯放桀武王伐紂臣弑其君可乎孟子對以殘仁賊義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若孟子只當以應天順人對之豈可如此言哉使人爲不道矣故前輩謂孟子非賢人宜乎盱江之終身不讀也韓文公作伯夷頌無一語及武王末後方云微二子則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矣其罪武王如刀鋸斧鉞之加凜然可畏而不露鋒芒真得孔子筆削之體者也
辟時疾〇孔平仲云邪氣氛氳未嘗無所以故宣聖軫念世人重不忍之心設此術以濟生靈避凶趨吉孔子經今七十餘代用之未嘗有此患其法每於臘月二十四日五更取井華水平旦第一汲者盛淨器中量人口多少浸乳香至歲五更煖令溫從小至大每人以乳香一小塊飲水三呷嚥下則一年不生時疾矣
宋王灼碧雞漫志
樂工非庸人〇子語魯太師樂知樂深矣太師亦可語此耶古者歌工樂工皆非庸人又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爲官然能於琴今子於琴已習是也
宋沈括亡懷錄字存中
姓名〇舜姓姚二妃姓媯夏姓姒商姓子周姓姬秦姓嬴尚書釐降二女於媯汭因地得姓因姓爲婦人之稱左傳有戴媯有息媯詩有太姒有必宋之子王姬孋姬文嬴穆嬴之類是也漢

以後婦人如呂后名雉蔡邕之女名琰以名著者甚多孔子之母名徵在專以名言孔有所謂閒名傳有婦人許嫁字而笄之不知名與字之義如男子乎亦止類今世之大小一二之別乎若後世以姬姜爲婦人之通稱則失之矣惟娣之姒却不因姓堯之女娥皇女英契之母簡狄秦穆公之女簡璧后稷之母姜嫄又不知此類乃其稱號耶乃其名耶
孝經序語〇孝經序載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趙求古嘗與予言聞之長者二語出孝經通緯
陸詠字伯田家志
入學忌孔子倉頡死葬日

元周密浩然齋意抄

貌言視聽思五事孔子告顏子視聽言動非不及思也思一其中也九思一章可見矣、

漢葛洪西京雜記字稚川丹陽人

郭威字文偉茂陵人也謂爾雅周公所制而爾雅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時人非周公之制明矣舊傳學者皆云周公所記張仲孝友之數後人所足耳余嘗以問揚子雲子雲曰孔子門徒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

宋鄭震讀書愚見

孔孟兵法。伊尹之後孔子最善用兵者孔子曰臨事而懼好

謀而成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孔子八箇字孟子十二箇字見得極是分明孫武吳起談兵法累千萬言大段是暗昧、

唐劉餗隋唐嘉話

三聖人。德宗降誕日內殿三教講論以僧監虛對韋渠牟以許孟容對趙需以僧覃延對道士郄惟素諸人皆談畢監虛曰臣請奏事玄元皇帝文宣王古今之大聖人釋迦如來西方之聖人皇帝陛下是南贍部州之聖人、

楊文公談苑宋黃鑑纂

優戲。至道二年重陽日皇太子諸王宴瓊林苑教坊以夫子為戲者賓客李至言於東朝曰唐太和中樂府以夫子為戲文宗遽令止之笞伶人以懲其無禮魯哀公以儒為戲尚不可況敢及先聖乎東朝嘉歎白於上而禁止之此戲遂絕、

程棨三柳軒雜識

平園記客言論語凡稱或者所言皆無可取故畧其姓名如或謂孔子曰或問禘之說或曰孰謂鄹人之子或曰管仲儉乎或曰雍也仁而不佞或對曰申棖之類、

尉遲偓南楚新聞

天德中趙滔尹平陸有馬逸入孔子廟觸倒十哲塑像一座鎮將孫悍走報曰馬入孔子廟觸倒衙官兩箇、

陶儀說郛

孔子述土積厚實於童謠孟子證瞽瞍朝舜之語於齊東野人則知贊語虞初之流博雅君子所不棄也又曰楊子謂天地萬物郭也五經衆說郛也是五經郛衆說也說不要諸聖經徒旁搜沉采朝記千事暮博千物其於仲尼之道何如也會稽楊維楨序

斥先聖名。學者往往不題斥先聖名自唐人始雖韓文公亦然我朝諸公亦未有知其非者莊子云仲尼語之以為懷東坡墨寶堂記特改作孔丘語之以為博子由和歸去來辭曰或以夫而疑丘文豹前集嘗論之曰近見柳文其前後所稱不曰夫子孔子則曰仲尼尼父則知子厚有識見

史記宰予字子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司馬貞索隱曰按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闞止字子我而因爭寵遂爲陳恒所殺字與宰我相涉因誤云然東坡志林曰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畧曰田常爲簡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是宰予不從田常爲常所殺也弟子傳乃云宰予與田常作亂使吾先師之門乃有叛臣焉而天下通祀者容叛臣於其間豈非千載不蠲之惑也近令兒子適考閱舊書究其所因則宰我不叛其驗明甚太史公固陋承疑使宰我有冤千載而吾師冢其詬自玆一洗亦古今之快也蘇子由古史曰田恒之亂本與闞止爭政闞止亦

子我也田恒既殺闞止而宰我冢其惡名豈不哀哉

孔子癰疽○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瘠環姓名也癰疽趙岐以爲癰疽之醫按說苑備述此章凡百八十言而曰孔子於衛主雍睢雍睢姓名也[illegible]沮聲相近至趙岐時傳之誤也

春秋書夏五郭公人皆以爲闕文夏五固無可疑至郭公胡氏以爲郭亡蓋齊威有郭何故亡之問父老有善善惡惡之對然以公爲亡疑其未然按春秋書有蜮有蜚謂昔無而今有也至螽之一字傳文宣哀之世凡六書之而無它說以此爲例恐郭公亦止是一物直書之以記異爾本草布穀一條江東呼爲郭公豈此物耶

西方聖人○列子述孔子曰西方有聖人佞佛者以爲指釋氏而言蓋妄也大事注云周詩誰將西歸西方之人皆謂周也予謂孔子果有是言謂昔文王也於佛何預至王道直指佛爲西方聖人其學可知矣

三月三日禊祓○吳地記則又引郭虞三女並以上巳日死故臨水以消災所未詳也孔子云暮春浴乎沂則水濱禊祓遡由來矣

發明義理○老子曰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書稱堯之德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孔子曰明明德於天下老子曰報怨以德孔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老子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孔子未嘗師老子也

江南録

相法形之術近世或有精之者然致遠恐泥君子不爲愚嘗攷聖賢亦自有觀人之法人特不察耳孔子曰視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孟子曰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聖賢觀人如此而已若夫死生禍福又豈顏貌間所能盡耶許負之書吾未之學乃所願則學孔子至於祿命昔之人以陰陽五行推測祿命而知生死禍福亦間有奇中者矣論其拘泥又不啻如相法焉愚嘗謂聖賢知人之死生禍福而非陰陽五行之術也孔子曰由也不得其死其後果戰歿於衛孟子曰死矣盆成括未幾見殺於齊蓋由也行行有不得其死之理括也小有

才未聞君子之大道有足以殺其軀之理雖當時之幸獲免聖
賢之言猶信也然則學者亦當知此而已祿命之書雖或應中何足信哉
佛氏○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爲徑先生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
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
險阻犯荊棘而已或者曰佛之意亦欲引人爲善豈不有助於
世而何闢之深則應之曰善無惡之稱也世之無父無君者惡于善乎

河東先生龍城錄

王漸作孝經義○國初有孝子王漸作孝經義成五十卷事亦
該備而漸性鄙朴凡鄉里有鬪訟漸即詣門高聲誦義一卷反
爲慚謝後有病者即請漸來誦書尋亦得愈其名藹然余時過

汴州適會路逢一老人亦談此事頗亦敬其誠也此段見誦經能愈病者以其誠一也

李之彥東谷所見

異端○士君子莫不知崇尚正學排斥異端然朝廷及州縣間
遇旱澇凶荒非黃冠設醮則浮屠禳讖乎日排斥異端至此則
倚伏異端豈吾儒感格之道耶切所未喻

顏師古隋遺錄

孔子廟中石硯一枚甚古朴孔子平生時物也
孔子之于陽貨也瞰其亡而往見之不欲仕而諾以仕聖人之
言行當如是乎待小人以權也如不能全身遠害而直墮惡人
之計則何以爲孔子

羅虬比紅兒詩

顏回望吳門馬見一匹練孔子曰馬也然則馬之光景一匹長
耳後人號馬爲一匹

張商英護法論

吳書云吳主孫權問尚書令闞澤曰孔丘老子得與佛比對否
澤曰若將孔老二家比較佛法遠之遠矣所以然者孔老設教
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說教諸天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
實非比對明矣吳主大悅○吾儒所謂子不語怪力亂神而春
秋石言于晉降于莘易曰豕負塗載鬼一車非神怪而何孟子

不言利而曰善政得民財於宋受兼金此非利而何蓋聖人之
言從權適變有反常而合道者又豈可以前後異同之言而議
聖人也

蘇軾志林

魯定公十三年孔子言于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夫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
其藏甲也哉考於春秋方是時三桓雖若不悅然莫能違孔子
也以爲孔子用事於魯得政與民而三桓畏之歟則季桓子之
受女樂也孔子能却之矣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
季氏不畏孔子也孔子蓋姑修其刑政以俟三桓之隙也哉蘇

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道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無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国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嬰能知之而不能爲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期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国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爲無疑也嬰之仕於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难也孔子

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国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哀公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偪嘗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国民不予也皐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事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三諫而去爲人臣義淺者言也如宮之奇洩冶乃可耳至如子胥吳之宗臣與国存亡者也去将安往哉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

聱隅子歔欷瑣微論

或問孔子之道何所止也聱隅子曰春以煦之夏以長之秋以成之冬以藏之又何所止哉○或曰孔子删書其實帝父而子王何也曰宗周之禮父傳之子子畀之孫雖有堯舜在下未有無父而天子也

宋羅壁識遺

孔子師老聃之說肇於莊子莊子師老子故其著書譏侮古今

聖賢獨推老子甚至假設孔子言語譽之後來漢儒輯礼記承其言曰聞諸老聃司馬遷史記老子傳復增許多老子訓誨孔子言語孔鮒作家語著孔子事實因據以爲證由是堅後學之信不知莊子一書多駕空寓言時去孔子未遠知天下不崇信其學故托時所最重者尊其師庶幾聃之道益隆此莊子抑孔子尊老子之迹也後儒不察礼記家語史記出莊子後見孔子萬世師表不應禮樂無所自稟而問禮老子一語又備見諸書莫詳始自莊子不知老子之教生於清淨無爲其著書厭薄禮學曰禮者忠信之薄乱之首也莊子傳其後從而有剖斗折衡摧提仁義焚符破璽絕聖棄知等論則聃又何有禮之可問耶太

史公謂道家以虛無爲本因循爲用有法無法有度無度故後之尊老莊者蕩棄禮法遂皆垢面喪酒吊肉晉人可證也豈有以禮訓孔子而勗其徒則異是耶孔子於人之一善若管仲之仁子產之惠皆亟稱不暇豈有聃其師而故泯泯之耶此爲莊子寓言無疑余嘗謂孔子師表盡推夫周公彼其夢想猶冀見之孟子去孔子甚近且曾思之傳甚最的誦孔子派接不過文武周公使孔子果師聃曾思何不言之老子之道莊子述而傳之足矣何必假孔子之言明之此其借孔子之師可見也後之衛道者多爲孔子分說未以寓言及尊師之意照破莊子之妄耳若孔子從聃之事莊子外篇著聃爲周藏史藏度書所或者聃

所職多書孔子因作問聃焉容或有此理不然曾論何無一語及聃而聃之理何不尽傳其徒而卅爲棄名檢蕩禮教之罪人耶東坡嘗謂莊子雖譏孔子實尊孔子書末叙百家之學與曰譬如耳鼻口各有所明而不能相通故墨翟朱鈃禽滑釐尹文[illegible]家田駢慎到關尹老聃以至莊周皆列叙名之至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其在詩書禮樂多能明之則推而不敢斥此又可見莊子尙之推老聃者借孔子也

鄭玄注曰雉城晉語亦曰申生雉于新城廟孔子釋雉性耿介被獲必曲折其頸而死言申生以介死也因思城之文義有取於雉亦有望於耿介死守封疆之臣豈徒然哉

三教各植門庭有詆訾儒者闢天堂地獄輪回懺悔之非據理執正而論也若二氏互相詆訾則釋氏云摩訶葉下生世間號曰老子老氏云老君遣尹真人喜乘日精白象下天生於淨飯夫人口中托生爲佛又云老聃入秦西歷流沙化胡成佛蓋各相軋以求勝之論也至于二氏於流儒教莊子首言孔子問禮老聃釋氏天地經云寶曆菩薩下生號伏羲吉祥菩薩下生號女媧儒童菩薩下生號孔子目明儒童下生爲顏回昌黎原道謂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本此南唐景福二年易溧水縣南孔子祠爲孔子寺以孔子適楚嘗經之地後復改爲儒童寺意孔子真佛派也吁不能訂其繆矣又從而溺焉豈不甚哉

子者男子通稱孔子大聖孟子大賢例只稱子孔子復號夫子者邢昺孝經疏云孔子嘗爲魯國大夫故弟子連官稱之尊之以別餘人也後人尊師者因例曰夫子近時朱文公稱周程特曰子周子子程子復於姓上繫子按公羊傳曰子沈子子公羊子子司馬子何休釋云加子姓上名其爲師也若非師而但有德者不以子冠氏上

瑞桂亭暇録

韓宣子聘魯見易象乃嘆周公之德則爻辭爲周公所作無疑孔子作十翼班固亦云十翼作於孔子義疑春秋傳穆姜之筮得文言是時未有孔子安得孔子作書曰此左氏之謬哉曰古

有是語孔子用之孟子謂春秋天子之事兼石林謂春秋不特天子之事乃天之事也蓋天子僅可賞罰一時之諸侯卿大夫時王之得失豈得而治之故曰春秋爲天之事天有四時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既因魯史之舊每年必書春夏秋冬石林謂自隱至哀凡十二公以象天之十二月謂十二爲天之大數是矣但以二百四十二年象天之二十四氣則失之鑿春秋以桓公以不義得国經於四年七年闕秋冬十四年十七年或書夏不書月或書月不書夏桓公惟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書王餘並不書王以爲桓之不知有王然桓之薨王乃使榮叔錫之命此爲不當故春秋王不書天削天字以示貶其餘書求金求車之

類互書而不恕深譏時王之失此非天之事而何

齊桓公衣裳之會十有一兵車之會四盟洮盟牡丘會淮此則兵車之會也莊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會鄄十六年盟幽二十七年盟幽會檉盟貫會陽穀首止甯毋葵丘衣裳之會十有一孔子只說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何也蓋北杏始圖霸初會鄄霸未成惟莊十五年再會鄄左傳曰復會焉齊始霸也夫子所謂九合諸侯乃自再會鄄爲始平王東遷而雅亡齊桓霸而風亡楚莊霸而諸国之風皆亡

夫子定書乃以秦誓継於帝王百篇之後其或継周者百世可知也夫子固已知周之必秦矣

下卷臨川單宇菊坡叢話

唐明皇經鄒魯祭孔子而嘆之詩曰夫子何爲者栖栖一代中地猶鄒氏邑宅即魯王宮嘆鳳嗟身否傷麟怨道窮今看兩楹奠當與夢時同此祭孔子必於其廟所謂宅即魯王宮也魯共王壞孔子宅爲宮後所謂靈光殿者巋然獨存豈非以孔子之故哉予過兖州東望洙泗而識孔子之所在惜不及一往拜奠讀此詩爲之悵然

張子厚卒門人欲謚爲明誠中子以質明道明道以問温公復書曰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世人復三代之禮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謂士之有誄自孫貢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宜謚矣然曾子問曰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爲非禮况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謚也今諸君欲謚子厚恐不合於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爲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爲比乎

上蔡云呂晋伯初理會過仁字不透予曰世人說仁字只管着愛上怎見得仁如孔子說力行近乎仁力行關愛甚事何故近仁推此類具言之晋伯因悟曰公說仁字正與尊人門說禪一般一人作詩詠曾點事曰函丈從容問且酬展才無不到諸侯可憐曾點惟鳴瑟獨對春風詠不休一人有詩曰學如元愷方成癖文到相如反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程子曰

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理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
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
論語謂不撤薑食荊公問其義於劉貢父貢父善謔對曰按本
草薑多食令人損智孔子以道教人故勸人食薑以愚其智耳
本以戱介甫之鑿於經學也介甫初然其說而徐悟其戲及朱
晦菴詠子薑詩有曰薑云能損心此謗誰與雪請誦夫穢功神
明有朗徹自注云本草載薑久食去穢氣通神明或云傷心氣
不可多食者非也予因悟孔子不撤薑食之意於乎聖賢格物
之學見於一話一言之間無非教也彼貢父之戲近於侮聖言
烏知其非哉

誠齋翻案法○孔子老子相見傾蓋鄒陽云傾蓋如故孫侔與
東坡不相識以詩寄之東坡和云與君蓋亦不須傾此翻案法
也

下卷釋常談

吃謂之鄧艾之疾○魏將鄧艾患口吃晉文帝戲艾曰每稱艾
七不知有幾艾艾答曰假如孔子曰鳳兮鳳兮亦只一鳳耳
人肚大謂之便便之腹○後漢邊韶字孝先肚大以教授爲業
嘗晝眠弟子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詩書但晝眠孝先潛
聞而答曰邊爲姓先爲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晝眠思經義夢與
周公同言寢與孔子同意弟子嘲師出何典記嘲者大慙

下卷馬大年嬾眞子錄

天下之事有一可笑者今輙記之子路在孔子弟子中號爲好
勇天下之至剛强人也衛之彌子瑕至以色悅人天下之至柔
弱人也然同爲友壻故孟子曰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
彌子謂子路曰夫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亦聽其言而告於
夫子夷考其時正在靈公之時何二人賦性之殊也爾雅曰兩
壻相謂曰亞注云今江東呼同門壻爲僚壻嚴助傳呼爲友壻
江北人呼爲連袂又呼連襟○禮所謂女拜尚右手者特言歛
手向右如孔子拱而尚右之右非若今人用手按膝作跪也男
之尚左亦然

下卷宋曾三異因話錄

師○人之五倫朋友預焉而不言師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
焉是師寓於朋友中矣然有曰君師曰父師是君父皆有師道
也人之常尊曰君曰父曰師三者而已記曰師當無五服五服
弗得師不親以此推之君之於臣父之於子力有所不及處賴
師教之是師之德配君父

下卷宋陳郁藏一語腴

稱名○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又曰若由也師之稱弟子以
名也於鄭兄事子産於齊兄事晏平仲又曰子謂子産有君子
之道四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是朋友稱其字而不稱其名也

至於師之前雖朋皆稱其名曰賜也何敢望回師與商也孰賢
子游曰澹臺滅明者是也
下卷宋葉夢日蘅襄抄
古人貴字○孔氏曰人始生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年二十有
爲人父之道同等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顔氏家訓云名
以體正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字乃可以爲孫氏孔子弟子記
事者皆稱仲尼儀禮子孫於祖禰皆稱字子思孫也孟子又子
思弟子也亦皆稱仲尼雖今人稱之而人不以爲怪蓋以古人
稱字者最不輕也又曰仲尼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字而不
名者僅十有二人昔柳宗元謂論語所載弟子必以字惟曾子

有子不字遂謂是書出於曾門蓋又以字輕而子重也及考孔
門之訓字與子皆得兼稱如門人於孔子進而稱子不敢退而
稱仲尼是也就二者而論字爲至尊蓋子雖有師道之稱然繫
於氏者不過男子之美稱耳故孝經字仲尼而子曾子禮運字
仲尼而名言偃也
老君西越流沙歷八十一國烏弋身毒爲浮屠化被三千国有
九萬品戒經漢所獲大月支復立經是也孔子爲元宮仙佛爲
三十三天仙延賓宮主所爲道在竺乾有古先生善入無爲
燕公常讀其夫子學堂牌頌頭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
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
出華蓋已下卒不可悉
鬼車鳥相傳此鳥昔有十首能收人魂一首爲犬所噬秦中天
陰有時有聲聲如力車鳴或言是水鷄過也白澤圖謂之蒼鸆
帝嚳書謂之逆鶬者其異不可聞也夫子子夏所見寶曆中国
子四門助教史迥語成式嘗見裴瑜所注爾雅言鶬糜鴰是九
頭鳥也

下卷類聚古今韻府續編

唐格除延康殿學士時方崇尚道家言格從容言曰孔子之所以爲道者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老氏之所以爲道者曰去甚去奢去泰今方士之言汗漫亡稽宜無聽用且皆市井之庸流耳豈足與語聖人之至道哉

柳子曰著述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繫春秋之筆削比興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

杜詩註曰孔子有交人見訪問先生何之役搖溪上孤舟曰有此足以養老病復何愁爲

魏崔洪傳曰崔洪不喜老莊之書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非

老子所作老聃習禮孔子所師豈設敗法之言以亂先王之教衰生所謂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也

鍾離意爲魯相出己之私財修孔子廟視事五年以愛利爲化人多富焉

顏回望見吳門馬曰是一疋練前有生藍孔子曰此白馬蘆芻也是馬之光景如練之長也今人謂馬爲疋者始此

孔子琴合韶雅史記世家云孔子息乎陬鄉作爲陬操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乎韶武雅頌之音

漢三輔黃圖序云孔子作春秋築一臺新一門必書于經今衰秦漢以來宮室樓觀池苑任閑輔者著于篇

下卷兆氏客語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只就性上看顏淵問仁孔子告之以禮仁與禮果異乎

下卷朝野僉載 唐張鷟著

魯孔丘爲拾遺有武力人目爲鶩入鳳池

下卷孔子三朝記

孔子受業而有疑捧手問之不當避席

哀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

春秋元命包言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爲始何是以知周公所造也

下卷九朝野記

弘治己酉歲闕里孔廟災初火發於樹杪俄及殿廡室宇不甚燬焚蕩古木甚多惟先代碑刻咸付煨燼

正德　年劉六劉七反至山東兗州宴飲於孔廟射矢於梁忽聞天上無雲而雷遂驚駭而散去

下卷夢珍集
程伊川曰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之淺深如夢寐顛倒
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朱子曰魂與魄交而成寐心在其
間依舊能思慮所以做出夢若心神安定夢寐亦不至顛倒
觀程朱此言則夢之可以驗操存也審其然矣
孔子生於魯襄公之世徵在夜夢有二蒼龍自天而下因生夫
子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而來以沐浴之天帝下奏鈞天之
樂列於顏氏之房空中有聲言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笙鏞
之音異於俗世也夫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書文
云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素王故二龍繞室五星降庭徵在賢明

知爲神異乃以綉紱繫麟角信宿而麟去相者云夫子系殷湯
水德而素王致敬王之末魯人鉏商田於大澤得麟以示夫子
繫角之紱尚猶在焉夫子知命之將終乃抱麟解紱涕泗滂沱
且麟出之時及解紱之歲將百年矣此說蒼龍神女等事作夜夢似得其實且與說郛所載因夢而生夫子相同
隨筆錄夢占曰高宗夢傳說武王夢九齡孔子夢奠於兩楹之
問文中子曰至人無夢則經傳之言非歟夫聖人清明在躬志
氣如神觸物而應無因還也偶夢焉神靈啓之也故無夢者無
衆人因想之夢日所擾之者也
後周高祖廣順二年親征慕容彥超至兖州城將破夜半夢一
夫狀甚魁異被王者服謂高祖曰陛下明日當得城及覺私自
喜曰夢兆如此可不悟乎因躬督將士戮力攻城至午而城果
陷車駕既入有司請從正方鳴鞘而進因取別巷轉數曲偶過
夫子廟帝意豁然謂近侍曰寡人昨夢殆夢夫子乎不然何路
與廟會因駐蹕升廟瞻禮聖像一如夢中所見高祖大喜因叩
頭再拜近臣或謂天子不當拜異代陪臣高祖曰夫子聖人也
百王取則而又夢告寡人得非夫子幽贊所及安得不拜因幸
闕里祠復再拜及留所奠銀酒器銀爐等於廟復幸孔林又再拜
尹知章少學甚通解忽夢人持巨鑿破其心及悟遂開徹倫明
孔子六經

後漢書曰建安五年春鄭玄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
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其年卒自郡
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餘人齊劉論玄曰辰爲龍巳爲
蛇歲在龍蛇賢人嗟玄以讖合之蓋謂此也
按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各脩藝文但經有數家
家有數說學者徒勞而少功後學多疑而莫正鄭玄囊括大
典網羅衆家删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畧知所歸玄之
有功於孔書如此則歲在辰巳之夢豈亦精神之所感通邪
五賓故事曰陳器設教吳塘一夕夢孔子領群弟子至其舍容
相見禮畢孔子袖中出書一大卷與之徐言曰此無價之寶可

以供爲世之用得聞于賢而將與之自是文字日益

道家文昌經載梓潼帝君勸士文曰宋朝王沂公其父敬重字紙一夕夢孔聖拊其背曰他日當令曾參來汝家受生顯大門戶未幾果生一男遂命名王曾後及狀元第爲宋名相

按人之有夢蓋其心之動也昔殷高宗恭默思道誠心求賢故夢帝賚之良弼唐明皇志求神仙惑方士之言自以老子其祖也感而見於夢是雖用心邪正之不同皆其誠之形也然則王祐之夢孔聖賚以賢子陳蕃之夢孔聖與以經書其皆出於精誠之所格乎

魏志曰鄧艾字士再初艾當伐蜀夢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

虜護軍爰邵邵曰案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憮然不樂

續晉陽春秋曰符堅之遣慕容垂侍中權翼諫不聽于是翼乃夜私遣壯士要路而擊之垂是夜夢行路路窮顧見孔子墓傍墓有八覺而心惡之召占夢者占之曰行路窮道盡也不可行孔子名丘八以配丘此兵字路必有伏兵深宜愼之于是垂遂別路而進翼伏兵遂爾擒之

三國典畧曰齊李鉉字寶鼎渤海南皮人也春夏務農秋冬入學註疏之多殘自於鉉嬰疾在體夜夢孔子念其廣爲疏例擊而搖之既寤之後其疏例茂善而病愈

齊春秋曰劉勰字彥和自齊入梁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其序畧云予齒在踰立嘗夢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大哉聖人之難見也乃小子之垂夢歟自生靈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

九江綸人集曰嘗於隆慶六年壬申六月初十日夢出後堂遇笄年一女持琴而拊余問之答曰此思孔操也余願學焉女指案上之琴譜示之曰汝可學伏羲操遂以琴授余置于右旁書案余出書室門見子貢立於東堂亦攜長琴須之孔聖適至余見其面方色黑腹大鬚多而間有白者其長僅六尺首戴方巾

身着深衣足穿雲履余揖讓禮畢孔聖取子貢之琴而語曰首絃猶鬆乃以青絲相續絃端再緊束之鼓琴數聲手如凝脂前笄女復遍於側余曰此女嘗作思孔操孔聖曰予既已知之矣置子貢之琴於案而去

丁卷國朝吳與弼康齋日記

乙巳年夢孔子文王二聖人在南京崇禮街舊居官舍之東廂二聖人在中間與弼在西間見孔聖容貌爲詳欲問二聖人生知安行之心何如文彷彿將文王書一冊在案披翫似文王繼

丙子年五月廿五夜夢孔子之孫相訪云承孔子命來兩相感泣而覺至今猶記其形容又前二月初一夜夢三友同訪朱子

不勝勵歎而覺有詩云曠百千秋相感深依依不識是何心金
鷄忽報春窓曙惆悵殘寬帶病吟
文心雕龍曰予齒在踰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
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廼小子之垂夢歟
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
下卷歷代名畫記曰江陵天皇寺明帝置也内有栢堂僧繇畫
盧舍那佛及仲尼十哲帝恠問釋内如何畫孔聖僧繇曰後當
賴此耳及後代滅佛法焚天下寺塔獨以殿有宣尼像乃不令
毁拆○范曄後漢書曰先和元年置酒鴻都門畫孔子及七十
二弟子之像

下卷日記故事
劉恕字道原年四歲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道原應聲曰以
其兄之子妻之一坐驚異
郭子曰梁國楊揚修字德祖年九歲甚聰慧孔君平孔融字詣
其父父不在乃呼兒修出修爲設菓菓有楊梅孔指示曰此君
家菓耶修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孔夫子家禽也
下卷類聚綱目故事
○孔子敬天　每遇迅雷疾風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
而坐敬天之威也○孔子感虹　作春秋孝經既成告備于天
有赤虹自上而下化爲黄玉三尺○仲尼撥霧　子曰縮性撥
開雲霧便觀青天著力陶盡泥沙便見清泉又云批雲撥霧而視
青天蓋勉學者之意○孔子登山　登東山太山○東家鄭丘
　邴原學詣長安孫崧崧曰君鄉里鄭君學者規模乃舍之所
謂以鄭爲東家丘也又云魯人不識孔子聖人乃曰彼東家丘
者吾知之○孔子興邦　一言可以興邦○孔子嘆川　子在
川上○夫子絶塵　奔逸絶塵而回也視若是乎其後矣
○仲尼浮海　乗桴浮於海○仲尼書肆　好書而不要諸仲
尼書肆也○孔子記墓　孔聖人能知歿後讖數嘗作記留於
冢中既歿之後秦始皇焚經坑儒毁孔子墓見冢内有碑記云
吾歿之來將二百餘年當有一後生人自稱秦始皇燔吾書焚
吾葬毁吾宅射吾墻開吾墓坐吾床顛倒吾衣裳行至沙丘而

亡又云玉有七被周撒文偷其一始皇心驚覆之而去其後遊
天下果至沙丘卒暴而死○祭孔子墓　開元十三年祭孔子
墓○孔子傷時　見王道不明嘆曰道不行乗桴浮於海
○孔子事君　嘗曰我事君盡禮○夫子素王　爲魯司寇大
夫本無王爵之位沒後追封爲王世號曰素王○孔子從師
韓愈曰夫子雖聖人亦嘗從師而學○孔子百世師　東坡曰
匹夫而爲百世師○孔子嘗爲委吏矣○孔子頌堯　大哉堯
之爲君也○孔子居夷○仲尼仕魯○仲尼譏管　管仲之器
小哉○鄭人誚孔○莊周誚孔　周老君之徒著書侮孔子而

謝諸弟子云　云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此乃妄誕之言也○瑩中
責沈　姓陳名瑩中宋朝人爲禮部點官與范淳夫同舍住淳
夫因論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今伯淳似之矣瑩中問伯淳誰也
淳夫曰公豈不識伯淳耶程明道先生字也瑩中謝曰實未識
也常自惶愧遂引葉公不識孔子之事以作責沈文葉公姓沈
瑩中以已比葉公不識孔子爲何人也問於子路子路不對瑩
中責已之愚不識賢人之名○夫子誘人○孔氏三世出妻
○禱丘祈男　紇與顏氏禱於尼丘得孔子○孔女死父　孔
融被誅女年十四操收之曰若死有知得見父母豈非志願遂
延頸就死○夢鯉生子　記室新書孔鯉生有人饋金鯉

○夫子敬神　曰敬鬼神而遠之○孔子行仁　孟子曰孔子
生而知之其得天地之全性仁義禮智根於其心故所行莫不
盡善盡美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夫子嘗爲仁猶曰行仁
○夫子雅言○夫子固窮　仲尼設教　刪詩書定禮樂贊周
易作春秋教化萬民○仲尼爲政○仲尼知命　得之不得有
命○謹無爲善　有人教子謹無爲善子曰將爲不善邪曰善
猶不爲况不善乎○仲尼觀射　家語觀鄉射○仲尼孫本
○孔子志憂○夫子從權　夫子執中之道不偏不倚○仲尼
認過　子曰苟有過人必知之○孔子見瓜　子曰吾於木瓜
見苞苴之禮以行○夫子喻芝　家語云與善人同居如入芝

蘭之室○孔子操蘭　蘭乃瑞草也當爲王者之香○孔子羨
蔡　蔡羨不豫○夫子食薑○孔子思棠　誦詩至於棠棣之
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孔子廟柏　孔子廟柏一
十四株歷漢晉莫敢犯宋江夏王義康悉伐之○仲尼耻穀
苟貪其穀則耻也○西狩獲麟○孔子泣麟　夫子作春秋有
樵夫獲麟傷其左足夫子見而泣之嘆曰麟者仁獸也本爲聖
人出今無聖人而妄出夫子不知已之爲聖人也遂絕筆於獲
麟之句恨時人不識麒麟之瑞絕筆不作春秋按古文獲麟解
曰魯哀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家鉏商於山中採薪獲
麟爲不祥以賜虞人孔子往見之曰此麒麟也取而養之○顏

氏繫麟　孔子之母孔子初生時感麒麟至其家孔母以五綵
絲線係於麟角而去及孔子之歿麟復至孔子知天命將終抱
麟觧其係而哀之未幾孔子卒○仲尼喻龜　仲尼曰龜能夢
于元君不能避預且之網○夫子贊鶯　詩云綿蠻黃鳥止於
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仲尼射鳥
少之時居魯國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弋不射宿○孔子聞鳥
　聞婦人哭聲曰此非強哀有離別聲昔桓山有鳥生四子將
分飛類此○仲尼嘆雉　山梁雌雉○琴聲在鼠　見猫方取
鼠欲其得之故爲之音也○孔子觀梁○仲尼失位　大使夫
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仲尼入廟　子入太廟○孔子學

案○發夫子瓮　鍾離意○孔光賜几　平帝詔太師孔光曰
聖人之后先師之子德行純美居宰輔年長有疾令太師每朝
十日一詣宴賜太師靈壽杖令爲太師省中置几○仲尼傾蓋
遇程子於道傾蓋駐車與語終日而別○仲尼博奕　飽食終
日無所用心不有博者乎爲之猶賢乎已○仲尼擊磬○孔子
投斧　孔子習周公者也班班持斧而習諸子孰曰非也○仲
尼韞匵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孔子敬身　孔
子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夫子曲肱○孔嘉餬口　孔
子之遠祖本姓子與殷家同姓其後有考父者名嘉仕於宋銘
其鼎曰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予口後被宋督所殺其子奔魯改

姓孔氏今人活計之微者曰餬口而已矣○夫子龍顙○仲尼
指掌　其如視諸斯乎指其掌○仲尼長喙　仲尼曰丘有喙
三尺○孔子反袂○孔子穿珠　夫子適陳中途絕粮行見二
女採於桑間皆有容色夫子之徒流言曰東邊裊裊北邊平女
郎答曰夫子絕粮今在陳九曲連珠穿不得回來問我採桑人
夫子被女說破絕粮車俛首而去既至陳時外國進九曲珠於
陳王王召人穿之並皆不能連珠之勢若之字形樣王使人請
孔子穿之孔子亦不能乃使子路問於桑間之女女教之用蜜
置孔中以火炙之以絲繫蟻足置之孔口內蜜香蟻尋蜜而往
那便穿之子路依其言果然夫子得重於陳使子路謝桑間之

女遍求之則失其處矣子路曰此亦莫非常女也事見三才廣
記并東京雜記○仲尼懷寶　懷其寶而迷其邦○夫子探湯
見不善如探湯○仲尼淅米○仲尼覆醢○孔子作經　孔
子自衛反魯哀公問政終不能用乃退序經書五經皆夫子所
作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也○孔子二經　春秋孝經○孔子
坐三經　在陳蔡○夫子聽歌　孺子之歌又與人歌○仲尼
聽訟○仲尼問禮○孔子愛禮○仲尼惡紫○夫子一言　一
言以蔽之○財毋苟得　孔子曰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苟
得苟免之事君子不爲也○孔子晚學　夫子晚年喜學易朝
暮讀之不輟又曰孔子五十學易曾子七十荀卿五十乃學公

孫弘四十方學春秋皇甫言二十始受孝經論語

下卷文言故事

劉貢父滑稽辯捷世推無對末年雖得風疾乘機決發亦不能
忍一日擁爐於惠林僧寮語東坡曰吾之鄰人有一子稍長請
從師讀書勉赴科舉其父大喜擇日具酒殽遣之既別且囑之
曰吾老矣恃子以爲窮年之養今子去我而遊學倘或僥倖改
門換户固吾之大幸然切有一事不可不記或有六友與汝唱
和須仔細着莫康和子不聽却賦詩很須而歸蓋譏東坡前待
詔徵王晉卿周開祖之徒皆以和詩爲累也貢父語始絕口東
坡即曰某聞昔夫子自衛反魯會有召夫子食者群弟子相與

語曰魯吾父母之邦我曹久從夫子轍環四方今華俱還鄉黨伺夫子之出當共尋訪親舊因閱市肆衆忻然許之始過闤闠未及縱觀而稠人中望見夫子巍然而來惶懼相告由夏之徒奔逃越逸無一丁者獨顏子拘謹不爲濶步顧市中石塔似可隱蔽卽餠伏其旁以俟夫子之過群弟子因目之爲孔子塔蓋譏劉貢父風疾之劇以報之也

喜說

昔衛君朝于吳吳王囚之欲流之于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徹鐘鼓之懸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爲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爲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爲黨今衛君朝于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之于海孰謂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爲柰何仲尼曰若欲免之請子貢行魯君請子貢授以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于解患在所由之道斂躬而行至于吳見太宰嚭太宰嚭悅之欲荐之于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于王柰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君之半曰不若朝于晉其半曰不若朝于吳然衛君以爲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求手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于海是賞言朝于晉也而罰言朝于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爲蓍龜兆也今朝于吳而不利皆移心于晉矣子欲成王霸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于

王王報出令于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說矣

辭說得中

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擊之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太牢享野獸以九韶樂飛鳥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圉往說之至見野人曰子耕于東海至于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鑿而正柄夫歌采菱發陽阿鄭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故交畫不暢連環不解物之不通者聖人不幸也

名能利人

野人晝見蟢子以爲有喜樂之瑞夜夢見雀以爲有爵位之象然見蟢者未必有喜夢鵲者未必彈冠而人悅之者以其名利人也水名盜泉尼父不漱邑名朝歌顏淵不舍里名勝毋曾子還軾亭名柏人漢后夜[illegible]義也以喜雀之微無益于人名苟近善而世俗愛之邑未之大生人所庇名必傷義聖賢惡之由此而言則善惡之義在於名也

癭不可割

相溪公子一月得鯉魚長九尺大五六圍鱗鬣金映將言之其

夕鯉見憂曰子自以爲釣之道也而我以子爲非得釣之道也夫善釣者求人之所不爭取天之所不禁是以利厚而名全焉堯舜以德釣民湯武以仁義釣天下孔子以道釣千萬世皆是道也而後之人莫知之孫吳以兵革釣申韓以刑名釣陳平以陰謀釣蒋操以詐逆釣其得之也喉吻未膏而敗不旋踵是釣禍而不釣福也今我與子皆天地之生物也素非有憾也而以詐取之必欲礫其肩腸碎其尻膶齰脂骨而飽焉殘忍日甚而衒蘖滋豊天其終殲誅乎相溪公子瞿而大惧出鯉而浮之江折竿毀綸絶不復釣

陰德陽報

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洫不脩水爲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順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世至今不絶者有陰行也

天地之極聖亦有所不知

楚南公問于蕭寥子雲曰天有極乎極之外又何物也天無極乎凡有形必有極理也勢也蕭寥子雲曰六合之外聖人不言楚南公笑曰是聖人所不能知耳而奚以不言也故天之行聖人以曆紀之天之象聖人以器驗之天之數聖人以筭窮之天之理聖人以易究之凡耳之所可聽目之所可視心思之所可及者聖人搜之不使有毫忽之藏而天之所闕人無術以知之者惟此今又不曰不知而曰不言是何好勝之甚也

吉凶禍福順於天

昔者孔子以天縱之聖而不得行其道顛沛窮厄無所不至然亦無往而不自得不爲無益之憂以毀其性也是故君子之生于世也爲其所可爲不爲其所不可爲而已若夫吉凶禍福天實司之吾何爲而自蘖哉

二子四聖之異

或曰子産之惠人知之矣而神禹后稷之惠人弗知也管仲之仁人知之矣而周公仲尼之仁人弗知也豈管仲子産之及人也近而深禹稷周孔之及人也大而浅抑禹稷周孔以名勝而二子者以實勝者乎石濆子曰何欸哉有有惠之惠有無惠之惠有用仁之仁有忘仁之仁有惠之惠與用仁之仁易知也無惠之惠與忘仁之仁難知也子産何人者也未及爲政也管仲爲政者也未及脩理也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其禹稷周孔之謂乎夫民饑而食焉寒而衣焉居而相養焉出而相事焉不及而教焉弗率而令焉暴而刑焉乱而兵焉以爲是故然矣孰知禹稷周孔爲之耶故田疇龜坼人知枯槁之

功而忘江河之爲潤也震風暴雨人知檪木之庇而忘大厦之
帡幪也雇政賊民人知救時之功而忘聖人之郛廓也斯二子
四聖之謂乎

自聖

殷安嘗謂人曰自古聖賢不過五人伏羲窮天地之旨一也乃
屈一指神農植百穀濟萬民二也周公制禮作樂百代常行三
也乃屈三指孔子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四也乃屈四指自是之
後無屈得安指者良久曰并安五也

禁令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恐燒國哀公懼自將衆趣救火者

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
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
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於人請徒行
賞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
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

尊上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者
貴梟將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
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王
傷君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弋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
以小絃爲大聲以大絃爲小聲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爲
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民諂下也寧使民諂上

爲士不可以擅愛爲使

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當此之時子路
以其私秩粟爲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飡之孔子聞之
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飡之子路
怫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爲仁義乎所學于夫子者
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
粟而飡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汝知之汝徒未及
也汝故如是之不知禮也汝之飡之爲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

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
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
讓曰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食之將奪肥之民耶
孔子駕而去魯以孔子之賢而季孫非魯君也以人臣之資假
人主之術蚤禁於未形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況
人主乎以景公之勢而禁田常之侵也則必無劫弒之患矣

無偎致構

蒙人衣猨貌之皮以適壙虎見之而走謂虎爲巳也返而矜有
大志明日服狐裘而往復與虎遇虎立而睨之怒其不走也叱
之爲虎所食邾婁子泛于河中流而溺水滿胸而出之得壺以

濟岈以爲天祐已也歸而不事魯文不事齊魯人伐而分其國
齊勿敢孔子曰無妄者禍之本乎惟有德可以受天祥祥不妄
集聖人實有之猶內有而畏其不能勝也而況敢自祥乎非祥
而以爲祥喪其心矣其能免乎

七出惟五爲當

或問于郁子曰在律婦有七出聖人之言與曰是後世薄夫之
所云非聖人意也夫婦人從夫者也淫也妬也不孝也多言也
盜也五者天下之惡德也婦而有焉出之宜也惡疾之與無子
豈人之所欲哉非所欲而得之其不幸也大矣而出之忍矣哉
夫婦人倫之一也婦以夫爲天不矜其不幸而逐棄之豈天理

哉而以是爲訓是教不仁以賊人道也仲尼沒而邪辭作惧人
之不信而駕聖人以逞其說嗚呼聖人之不幸而受誣也久矣哉

字言之誤

魯哀公問諸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
子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人多不說喜也雖然
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一
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如是固足矣

物理

蛇化雉雉化蜃鯃化蛟蟻化駒魚化龍龍化魚鼠化鴽鴽化鼠
龍化蛇蛇化龍雀化蛤蠃化蝶鳩化鷹鷹化鳩此以形類化者
也杉化萍苓化龜猶化狐梅化杏莧化鷺樹化牛稻化蠶蟯化
蝶腐草化螢濕麥化蛾朽木化蟬此以氣類化者也
狐化男雌化雄豬化蝠星化肉棗化胡青化人雨化血地化毛
此以灾異化者也枝化龍馬化兒人化羊星化豕井化酒几化
麂杷化犬米化冊鼠化雨此以妖術化者也形類也氣類也灾
異也天爲之也妖術則人也天之化常有而人之化不常有天
之化十八九而人之化十一二或曰聖人何以不化曰詩書禮
樂典章刑政莫非化也聖人之化神於道而術士之化神於妖
也

下卷附于寶搜神記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
獲狗何耶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蚑蛧蜽
水中之怪是龍罔象土中之怪曰羵羊夏鼎志曰罔象如三歲兒
赤目黑色大耳長臂赤爪索縛則可得食丑子曰木精爲遊光
金精爲清明也

孔子厄於陳弦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着皂衣高冠大
咤聲動左右子貢進問何人耶便提子貢而挾之子路始出與
戰于庭有頃未勝孔子察之見其甲車間時時開如掌孔子曰
何不探其甲車引而奮之子路如之沒手仆於地乃是大鯷魚

也長九尺餘孔子歎曰此物也何爲來哉吾聞物老則群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豈以吾遇厄絕糧從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鼈草木久者神皆依憑能爲妖怪故謂之五酉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故物老則爲怪矣殺之則已夫何患焉或者天之未喪斯文以是繫予之命乎不然何爲至于斯也弦歌不輟子路烹之其味滋甚病者興明日遂行

下卷孔子綵筆

孝經援神契曰孔子制作孝經使七十二子向北辰磬折曾子抱河洛書北向孔子簪縹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

下卷搜神廣記

儒氏源流

先聖曾大父曰孔防叔避宋華督之難徙居于魯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長子曰孟皮字伯尼有疾不任繼嗣次子則先聖是也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日先聖生有大聖之德學極天人道綜秘奧龜龍嘯負之書七政五緯之事庖犧皇帝之能堯舜周公之業以去魯十四年魯哀公十一年先聖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成六藝晚而喜易爲之彖象文言繫辭以發其秘教弟子於洙南泗北門徒三千傳徒六萬達者七十二人取哀公十四年西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先聖視之曰麟也泣涕沾衿叔孫聞之然後取之而麟角之紱尚存先聖曰吾道窮矣乃因魯史而作春秋文加褒貶而修中興之教

孔子脩春秋制孝經既成齋戒向北斗星辰而拜告備于天忽有赤虹見自天而下化爲黃玉有刻文孔子受而跪讀之一云化爲黃金有刻文孔子受讀之

下卷神仙傳

孔子讀書老子見而問之曰是何書也曰禮也聖人亦讀之老子曰聖人可也汝曷爲復讀之

下卷神仙感遇集

孔子死作神爲廣桑山真官昔唐韓滉廉問浙西嘗有不軌之志有李順夜漂船不知所止及明泊一山下上岸見一烏巾古服引詣一宮有人自簾中語曰欲寓金陵韓公一書順得書受之出門因問贊者曰此爲何處恐韓公問是何人致書曰東海廣桑山也是魯國仲尼得道爲真官理于此韓公即仲由性強夫子恐其掇刑網致書諭之順還投書韓公發視之九文九字皆科斗之書不可曉詰問其由以爲妖妄訪能篆籀之人有一客龐眉古服自詣言識古文韓公以書示之捧書眉曰此孔宣父科斗之文也曰告韓滉謹臣節勿妄動客出門不見韓了然

自檮克保終始

下卷述異記

洞天勝景論云第二十三九疑山洞周回三十一作千里名朝真太虛之天孔子爲太極上真公所理何侯真人會大舜分金液上昇處在道州延康縣

郭景純注爾雅臺今在東陵郡又曲阜縣南十里有孔子春秋臺

列仙傳曰李耳陳人也生于殷時爲周柱下史好養精神轉爲守藏史積年乃知其真人也仲尼師之去入大秦過關令尹喜待迎之强使著書作道德經

萬曆甲申孟夏吉旦

金陵書坊葉貴繡梓

刻孔聖全書跋

楊子法言曰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見諸仲尼說鈴也我父師峰極群籍而尤篤信聖學自夏及冬不扇不爐至忘寢食而輯成孔聖全書一字一句咸出手筆誠所謂好書而要諸仲尼者也不肖受而讀之恍若脫舊習之凡近窺大道之門戶迺與諸生請鋟諸梓以求其傳父曰是書之集欲以廣惠於衆簪紳薦於黌學則鋟梓者固吾志也但述而未成成而未全何以刻爲不肖曰孔聖之書家藏雖少而闕里之典籍猶存

秘閣雖窺而天下之文獻或備倘傳其見成者以嘉惠後學則四方同道之士必有欣羨愛樂而續全其書者奚爲不可刻哉於是以其藁而授之於書林葉氏

長男都拜手書於[illegible]之[illegible]雨堂

孔聖全書三十五卷衍聖公孔昭煥家藏本

明蔡復賞編復賞巴陵人卷端自題恩貢出身南京戸部修職郎不知其爲何官也前有自序稱是書始成就正於兵部侍郎姜廷頣廷頣迺次爲六卷上卷曰經書中卷曰子史下卷曰雜說首卷曰帝王崇重盛典尾卷曰經術經理世務六卷內復條分爲四十卷云云案序稱上中下卷首尾卷秖有五卷不應稱六卷又書三十五卷與四十卷之數亦不合其間鄙俚荒唐龎雜割裂鬼神怪誕之語優伶褻諢之詞無不載入謂之侮聖人可也

仲志四卷

〔明〕劉天和撰　周鼎重訂

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三年刻清康熙增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仲志五卷》提要

原缺第一葉前半葉

復避亂南陽後元世祖詔
求其後乃還居横水村今
名仲家淺即延就亭故里
也仲子有祠二一在此一
在泗水之東闕此環祠而

居者皆大宗泗水者朔自
神廟朝析十七代小宗之
支主祀焉舟車徃來濟上
人知有仲家淺而不知淺
以予重余自操公車以迄

於今問水者數矣而瞻拜
祠下則自丙子督儲始頃
銜命載來仲氏諸生于陛
等以祖誌之序見屬予辭
曰仲子道行卓然表表傳

記何另誌爲諸生群而傴
僂進曰先子仕遊不一封
謚屢膺塋祀異方子姓遷
處不敢斁也余領之漕程
奄迫弗遑及竣役回始得

倚舷炙硯九頓而序曰夫
道之在人也猶水之在地
孔子大海也及門諸賢百
川也仲子則百川中之河
濟湍悍勁疾百折必東不

至於海不休者也孔門師弟水乳合而針芥投者莫顏子若後世群然尊之至夫子於仲子不以爲野則以爲喭問答之見於載記者往往深裁而痛抑於是龍門氏之傳仲子曰闢於道也蘇右丞之論仲子曰志厲而識闇也嗚呼是烏足與論仲子哉百世以下

聞大聖之風者莫不興起親炙其議論風采何啻日月之照臨雷霆之震悚一時群弟子於其衣服飲食言語舉動一一目擊心識是訓是行罔敢有所異同春秋列侯驕蹇成習立談之頃莫不虛懷折節以國事就正何者其氣已爲所奪也仲子以冠雄佩豭之

夫一旦與大聖人上下其議論見南子則不悅之公山則不悅徃佛肸則不悅其論不為少挫而其氣不為少屈此必非徒然者矣心所謂然雖塗之人告以有過則喜心所謂否雖舉動出於大聖而不敢依違隱忍於其間蓋從心之誠然者以求聖決不彷彿其

近似者以為聖也愚謂聖門能無所不悅者惟顏子能有所不悅者惟仲子夫子之注望之也獨深故鑪錘之也獨至其餘二三子亦步亦趨而瞠乎其後則諉之曰非不悅子之道而已矣噫是豈真能悅子者耶以言詞見聖者沿而為訓詁以威儀見聖者襲而

爲鄉愿仲子剛心勁氣迄今數千餘歲浩然獨行於宇宙之間無畦逕可沿無肖貌可襲後世聞風而起者皆足以爭光日月不隨天壤俱敝故孔門善學自顏子而下惟仲子爲無獘曾子之弘毅孟氏之剛大皆仲子有以起之也乎讀其書而服侃侃之論謁其

廟而仰行行之容入其里而歷河涉濟恍然見浩浩之氣因序生平之仰止者若此至姓源爵謚丘廟饗田以及讀書問津游歷之處記讚祭詠歌咏諸篇有倫有脊犂然一家言巳不啻明備矣乎復何言

昔

崇禎十年歲次丁丑孟冬

吉旦
賜進士出身
欽差專管漕務督理糧儲
兼巡視河道山東布政
使司右叅政後學張有
譽拜手謹撰

仲志序
夫志者志也所謂千古不
泐者其在斯乎余觀仲子
之在聖門當其語志則曰
車裘與共是與老安少懷
同一局量不即可以志仲
氏乎然而匪直此也彼夫
始見孔子雄冠猳服拔劍
而舞者其初志也及聞聖
言即攝齊而受教焉因使

忠以爲質仁以爲衛禬禬者而幾幾習之其即就南山之竹而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者乎故於仲氏成一大勇而於聖門竟成一大儒於稽從孔子遊者轍迹遍域中然而見南子則不悅從公山佛肸則不悅其防衛聖道何嚴因知跡之削也本之伐也非得節

然歌抗然舞者護持之則聖道亦岌岌矣說者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余亦謂仲子衛道之功不在四子下至末後治蒲而吏備其威民服其化亦具見有功於聖道惟結纓一事後世惜之余以爲不結纓不足見仲子之忠并不足以成仲子之勇則仲氏所爲千

古不泐者其在斯乎今天下亦多故矣室中之鬩戶外之戈舉無寧日誰能使有勇知方之士一起而彈壓之倘令今之晉司馬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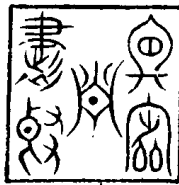
觀射於矍相之圃俾仲子其人者執弓矢出延曰奔軍之將辱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得入吾恐咋舌去者半天下寧復有好學

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而不亂者相與揚觶而語乎噫嘻銅鞮伯華不可再見無有仲氏子者若而人安見王道之易易也余因

有感於世特表而出之以序仲氏志

崇禎丁丑暢月長至前五日

欽差提督山東兗州等處

泉閘承德郎工部都水清吏司員外郎宛陵後學張獻廷頓首拜撰

仲志序

聖門得顏子而門人則日益親得仲子而使惡言不入于耳嗟乎惡言與聖門何病聖門而得惡言且未必皆惡言之過也子夏居西河使西河之人并疑夫子然則仲子能使惡言不入于耳也則豈徒果而已乎語云未之能行惟恐有

聞仲子之衆固不獨可使治其賦也今之遊于聖門者能使門人日益親而不能使惡言不入于耳則何顏子之多而仲子之少也試取吾仲子之圖若贊而仰止之則仲子之爲仲子當不在顏子下矣因讀仲子志書于任城之屋漏處時

崇禎壬申季夏日也

欽差管河水利督理京邊糧儲兼濟寧等處兵巡道右叅政太丘後學王三德題

仲志跋

今人尚論子路者以其一生學問得力於勇余不信其得力於勇但云勇之托肌膚而未嘗拔出以為今也人所能不能挽然者一年者為情續讀章高者不復為名於此中二千中人窩肩隆高其揣之來所能歟人

可及其勉強意盡利害所休不失之紀不之影之櫻情試一二語激昂意氣敗極不及持者多無之試於此始終承之自有次之有道焉哉之神情恍惚有不依從為於不在乎史記大勇者不至死而不及後及劉 雖劉 佩

頌匡今之園羅孔惺之

鞭也極仲子之聖瞻仲

子之所讀仲子之書嵩

先覺傳述名稍同時了

生既此出覺此之道乃

以告之而有其摘覺而覺

沉潛也同志者以而徑

者仲志刻其其稍不同

法生名手躁集山崎某書

此以名之

山崎積庵岸斗書書

之書

安邑李修伯此嵩書

仲志序

善觀聖賢者不于跡也而未始不于跡也以跡或尋外貌而遺中局不以跡則中藏淵涵又茫乎不得其畔我孔子之聖極矣而其及門弟子若

子淵若子路皆為杏壇高足則其學業恐未易以形跡盡也濟之仲家淺仲氏則子路後裔也其子孫緣避兵而世家于斯仲子因子孫而廟食于斯已閱幾十世矣先令治

水諸公曾繼闕里而志之畧而未詳也其裔孫九卿者與族人聚而謀曰吾祖為聖門高弟今斯志荒蕪實跡不少概見亦缺事也遂增刻圖像補其未備將復壽之梓而請余跋之余因思其比肩事孔

子于善模擬子路者曰行行其所取正在乎此盖吾人生平最忌有回互陰伏之氣子路秉天德之剛以進道其力量最為切實故孔子曰由也升

堂矣又曰自吾有由惡言不入于耳至于燔臺結纓之際終不失行行本色千古而下凜凜生氣此子路終身英標卓絕萬世者也世人以管窺之識拘而泥之曰勇則勇豈易言哉吾人忍濡之氣足以挫銳懦郄之衷足以銷剛試以仲子所爲勇反而質我隱衷則其行行恐未易符也善行行者不濡不懦見利能脫見害不避郤千金而若屣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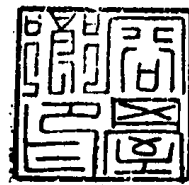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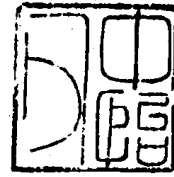
九死以不廻此等貞心勁節無論流俗人不足語此即薦紳大夫自古來亦難數數屈指也夫五尺童子稍知伊吾者率輕言行行謂行行似徒勇嗚呼總未窺仲子之深者也窺其深而所以爲仲子者一展卷而神遇之已

旹

崇禎改元秋八月吉

賜進士出身太常寺寺卿前太僕寺少卿刑科給事中河南

陝西副使叅政濟上中怡陳伯友撰

仲志序　五　康

去任城南四十里漕渠爲仲家淺盖有仲子祠云仲子故卞人其後自漢避難至此至今土無他姓故以名其里祠則所爲聚族而歌哭焉者也余以行水至謁祠下索譜牒觀之而嗣孫蕎輩因出令名志若干卷語多蕪雜不足觀余喟然歎曰仲尼之徒三千今衣冠俎豆相望寓内者屢屢四

家余幸以職事得備論其世若仲子路語志則顏之所共語學則曾之所畏語勇則思孟之所亟稱而志固闕如是待余而五矣他日之泗水泗爲古卞邑有祠巋然余復入謁詢所繇建則　今上十九年泗令譚君好善新建以祀仲子者也余爲之慨然仲子産于卞其後人遷于任今二千余年復建祠于卞又得儒其繇于泗是無卞

固無任無任又安得有泗二處祀典并隆洵乎盛德之後必有百世祀余徘徊者久之既而復語其曾孫嵩曰若故魯人余與若言魯姬文公不之魯而魯稱宗國毋亦神無常依子孫是依乎若第守蒸嘗之田歲時蠲享祀禮記曰聿脩厥德勿忝爾祖斯之謂世家斯之謂大孝因易其名曰泗源志本始也遂捐貲十餘金付羅倅一夔

鐫之木并識前言于首簡

旹

萬曆二十有五年丁酉秋八月之吉

賜進士出身承德郎工部都水司主事

欽差提督山東兗州等處泉閘後學皖人

胡瓚頓首拜撰

舊序

嗟乎孔門之士一時蔚起者半產之我魯今何其苗裔不可概見也或者世事遁攷文獻無徵故子孫流落莫辨耳仰而論之顏之仁曾之一仲之勇端木之辯均爲杏壇高士迄今襲官博士者惟顏與曾享有專祀者惟仲冉閔三家而已凡讀孔氏書者均有悲焉予以治河抵濟幸睹仲子廟

貌弔其遺像惜其湫隘不稱報享爲之恢復其殿宇而優恤其宗人平生景仰之懷已足稍慰乃叩其志曰尚未有專製者復爲之慨然贊如仲子最爲有功于孔子其行事不全載論語散之諸子百家令景仰者安所論其世代愬其源流與夫贊君哲相之所表揚端人正士之所崇重也哉遂爲之遍搜尋集採其家乘集爲全帙歷歷

可考而知至于宗系相傳係于一脉之真者㫖明以衍于萬世此最其喫緊處也書成僭題其名曰令名志蓋以贒人令名千古不朽也未必于希聖希贒無小補云爰付諸剞劂氏

嘉靖癸巳冬十一月吉

賜進士出身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天和撰

崇祀像

宋真宗皇帝御製讚

猗歟睿哲義勇無儔獨立不懼從政惟優欽屬仁聖勑封介丘褒贒進號載顯英猷

宋高宗皇帝御製讚

升堂惟先千乘惟權陵暴知非委質可贒折獄言簡結纓禮全惡言不耳仲尼賴焉

陳道亨總督河道匪南京兵部尚書

孔門諸贒仲子爲盛學造升堂德侔宣聖忠孝克全顏曾畏敬名著遺編萬代景行

原缺第一葉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臨清人

師門四闢穆穆皇皇謨猷洙泗躋躋蹌蹌奔走禦侮仲也升堂封公於衛崇祀於魯子孫保之祚有世土俎豆輝煌永受千古

楊鳳振 文野知縣郡人

教興闕里道在陬御强禦就列學優升堂治賦折獄何用不臧祀哲封衛俎豆琳瑯夫子之德山高水長

臧法舜 濟寧庠廩

貺鈒委質大勇斯在過則喜聞善則恐悔不易片言寶亦吾愛果毅而嚴禦侮攸賴奕奕宗風千古所載

仲夫子小像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臨清人

恃劍好勇是其質投劍請學願乃畢知所裁之身爲律得正而終未爲失篤於孝與曾閔同稱喜聞過與舜禹並軼浩然正氣配時中充塞天壤無窮極

魏堯天 昆陽知州郡人

余何其弱而居洪範之六極夫子何其剛而爲諸弟子之强有力夫子若見余乎應爲之熱喝而繇打余若得見夫子乎願爲之執鞭而秣馬焉

載　流　兗州府廩生

夫夫何人斯敢浪贊一章哉夫子之成蹟具在指而數之奚啻指岳說高指海說蒼茫夫子之嗣絕欲釆詹詹之言著之縹緗義不容以無言則爲之撮片語于卷末以億一彷彿其景光曰仲尼一大世尊而夫子之氣之力之神爲一壇護法之韋馱金剛

黃道濬　曲阜廩生

强禦不畏矜寡不侮端木之言仲子之譜敷奏其勇武哉强乎夫子之詩仲子之摹

委質圖

陳伯友　太常寺卿前太僕寺卿濟寧人

戎服舞劒慷慨丰標一朝委質猛烈頓消升堂入室德音孔昭聖門所畏勇胡可料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臨清人

心渦而傾志猛而伸遽依皈也見其果無回護也見其真將仲子之善用其勇抑夫子之潛攝其神斯日也爲之師者必喜得所師者必馴喜者喜得載道之器馴者馴致華故而鼎新吾於是有感於賢人之能自拔置而更有感於師友相成之有因

王三德 濟寧道參政

有米無負有負無米嗟嗟仲子惟民之底

張堪 兗州府知府

負米百里鄉人是稱得仁之本植性之恒孝哉仲子大舜齊名

趙時雍 濟寧州儒學訓導 臨清人

生事盡力力可勉也死事盡思思所同也千載而下成其身爲仲子成其親爲仲子之親是難能也此之謂至孝

崔如岱 濟寧儒學訓導 禹城人

前負米厭色喜後累綑厭衷怖薄養充豊祭菲對鼎烹悽菽水欲求臣先求子孝之極忠之止

宋光輔 濟寧儒學學正

粤瞻仲子克孝其人間關負米爲奉雙親親今可養子意津津百年易假一日難真顔推堂令履戀傷神思行百里孰爲萱椿弟云欲碩師聽亦聾生我父母恩等蒼旻聽辰無處空有我身賢矣仲子孺慕成仁天經地義曾閔齊珍我思維恻我口莫陳披圖仰止濟水之濵

朱光祁 總督河道工部尚書

南遊楚國累茵列鼎養不逮親感懷對景苞集非榮米負何幸卓哉哲賢孝思惟永

張應完 丁酉浙江解元任濟寧學正鄞縣人

南遊懷痛北向與悲事生事死二子垂儀爵裔世爵仲徹奉祠　國典未備詎卬丹墀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臨清人

湘水津津湘驅轔轔身坐于車神依吾親味其一藿淚灑千春罔極之慟雲慶難涯

王道明 郡人天啟丁卯舉人

大道既闢獨詣升堂炎冷世局一瞬相忘耻彼狐貉穉粟太倉縕袍咏詩金石琳琅豈徒終誦進道于臧

田嶠 鉅野人貢士

敝裘無憾縕袍不耻升堂入室師門倚比

張光裕 濟寧訓導

奚忮與求總根不耻終誦恐忘用臧卽是見義必爲聞過則喜共敝有懷孔顏可擬

趙時雍濟寧儒學訓導臨清人

不耻緼袍入境匪遥厥識入微厥學近庶可推一介而不輕可有天下而不與嗚呼仲子伊尹之流與舜禹之亞與

王三德濟寧道參政太丘人

不藏之耻惟求與忮懸來斯人未可與議三復緼袍捫心自愧

項夢原提督山東學政參議兼僉事

責將亡臣危不授命勇哉仲子劍舞維勁與爲人後利不思義廉哉仲子共敝爲志夫惟斯人而有斯言司馬延射大畏式奔吾觀於鄉王道易易厥佐其誰諸賢遜避

趙時雍濟寧儒學訓導臨清人

鄉射聿修矍相之圃司馬伊誰繄推仲甫仲也登壇克勝厥任總請足前瑕疵黜禁三代之英夫子有志今觀於鄉王道易易

李　恪　兗州府推官安邑人

尚氣致柔觀德干蓬矢既正且直有似乎君子

侍側農山圖

董則諭　天中人濟寧知州陞北京戸部員外

侍側農山各言其志勇哉仲子強禦不惴雄韻猶
存遺風攸企烽燧縱橫干城倚寄

陳義錫　姑蘇庠生

今日治賦亦云孔棘無勇誰作無義誰則抗志農
巖浩氣充塞如可作今虜戴怨炮

張應鴻　寧波府庠生

赤羽日白羽月厥志雄伊人坳二躍明孤峯嗣響
英靈佐撻伐倘令死者之可生寧慮虜訌與寇突

趙時雍 濟寧訓導臨清人

睋彼農山煙塵四見回賜崇文仲也欲戰衆須取眩懸則治標肇造區夏憒憒為起

聖賢之生奉天持世緯武經文秉頤互劑仙仙姚姚仲也憒憒傷畧英標農山共躋

援戚圖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臨清人

十則圖之彼匡肆鬨仲也奮戟寡能敵衆子曰否爾歌援琴而歌歌音繞梁琴韻歌聲嫋嫋一堂起而視之圍解矣致辭乃退知音哉

劉禎慶 崇禎甲戌進士濟寧人

孔子絃歌仲子舞戚絃歌自愉舞戚不擊備武於文寓德於力旋免厄於厥明實屈人於無敵

韓洪愈 濟寧廪生

囊乎鼓之軒乎舞之舜禹載作四凶去之

援戚而舞宮墻之側穡穡憤憤義形于色

李　愘　兗州府推官安邑人

趙時雍　濟寧訓導臨清人

絶糧之厄先召仲子道之不行何爲于此仲非疑
聖不無疑天賑膺聖訓窮且彌堅
其於予何聖有徵意不憂惟仁不惑惟智無驕無
慊解疑罷壘援戚而舞目繁四海

鼓瑟圖

朱　紘　萬曆壬子舉人工部主事濟寧人

仲尼之堂緊誰克升斯行惟恐賈勇先登仲尼之
堂緊誰抵入渤剛於和趼衡企及將入於室先升
於堂庶幾具體斐然成章與進於堂豈麾於門寓
裁鼓瑟陶鑄微言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臨清人

心手遊調偶弭其致矢志更弦憂思變萃侍我師
門鴻鈞不啻適此以徃中和洊至

韓洪愈 濟寧府學

爵之懸徑乎仲之氣不侔乎聖賢禮樂不啻同爾寧不知依聲和聲制弗為人唯亦唯之情耳

問津圖

任大仰 兗州府運河同知 關中人

儀我仲夫子外剛而內方闕我仲夫子與世違而不與世忘知滔滔之莫易猶問津而靡遑其周流以啟萬古之與王濟世覺民道至今而地久天長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 臨清人

援此陸沉亟須我輩過有心人亚堪引誨渡彼迷津用我津梁普濟羣懸綱紀四方

陳之芬

四海且無家斯人豈堪輿偕有問津人相造利濟

韓洪愈 海寧庠序

西不渡秦南欲渡楚欲渡不渡與野人語天曠水渺聽周望魯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臨清人

天生我輩豈槩逸之將以勞之業以任之寧克釋之不可爲而爲之石門儀封夫子知已仲子知已也噫

張元徵 杭州府選貢

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間關石門與易有幾不可爲而爲是爲夫子險阻艱難從惟仲子

劉爲霖 天啟丁卯舉人郡人

純孝事親宏慈撫子病勢彌留藥劑靡止宣尼有心晨門知已從我其由厥衷猶是

楊鳳振 文縣知縣郡人

朔明上天維星之晨日月欲旦弘於何人率彼曠野石門愴神滔滔皆是孰識鳳麟唯知不可爲而爲斯爲千古之解人

胡瓚 工部泉閘主事

嗟世滔滔誰肯與易惟我仲子不忍避世從師遠遊同心共濟孔子轍環寶式賴之不知其功試瞻拱立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臨清人

從子傲遊惟禮是履怪爾丈人倨誕乃爾端拱致恭輯彼傲鄙以化寰中亦復如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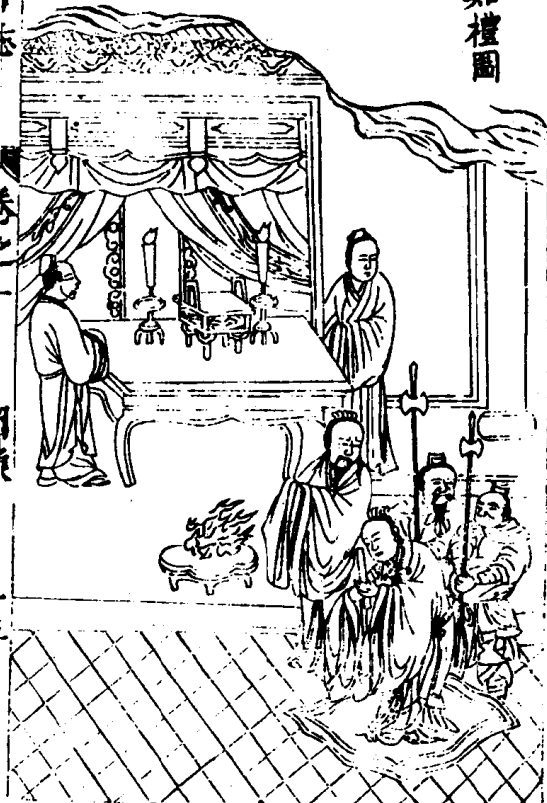
侯執蒲 監察御史

我江河在地聽彼自沉湮誰持舟楫者頼有拱立

楊蘇霖 濟寧廩生

日已夕兮予心憂迫月已馳兮不宿何爲一堂雞黍牛楊軒羲言念夫子何處祝犧義在君臣憂在蒼黎恭正以靜所遇恒奇仰止高賢千古是儀

知禮圖

牛可行 濟寧訓導海豊人

三家僭竊禮幾不振子曰無違胡不再問臨事跛倚吾何以觀卓哉高賢起而維焉質明而與晏朝而徹祭之以禮允哉明決故曰仲子是知禮者

趙時雍 濟寧訓導臨清人

誠敬之至通于神明不數不瀆禮乃可行仲子典禮煩簡互劑夫子許之以規百世

張元徵 抗州貢士

祭不以時跛倚以立質明日中禮儀是習誰謂升堂不入于室

文震孟　太子太傅　禮部尚書

隳然三都俯聽公室孔子過之愁焉隱惻使仲仕季收其甲士果哉仲子鋤強有力

晏春鳴　巡鹽御史

夫子宣震令仲子振炎成強公弱私門誰言仕季非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　臨清人

道仕季孫乃墮其費今始恍然聖有深意忠於所事蹇蹇匪躬引之於道助在周公

董其昌　禮部尚書

信何其重國君不如不盟小邾愛鼎自[illegible]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　臨清人

納敵之叛古今之忒邾射要盟康子之惑士愛其鼎執志不替仲也嚴嚴雄峙百世

楊佩　天啓丁卯舉人　濟寧人

盟以信成信以義貞盟不以信雖盟不成信不以義雖信不貞邾重仲子之信不信魯而信仲吾信仲子之義不盟邾而自盟

山梁雌雉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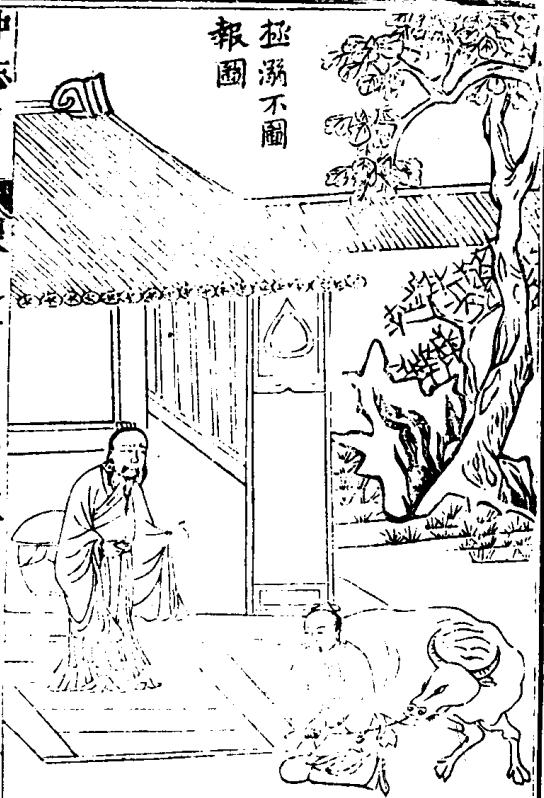
張糴采 霸州道參政濟寧人

兩間正氣取義舍生惟天爲健而以時行行行先賢慕雉之勇分剛死節是心所拱聖人之道知雄守雌時哉時哉穆然深思相時知機則大而化臨難不避亦聖之亞斷纓結纓大節孔彰不得其死雖死不亡凛凛此義乃克升堂千載誰識請問山梁

陳義錫

處亂世貴知機山梁雉與聖希欽哉心靜中依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臨清人

天地氤氳以息相吹靈蠢並育各囿于斯山梁之嘆亦平亦奇仲子之共不識不知將同適廣漠之鄉而豈止登揖讓之廷入杏壇之室已哉

來斯行　福建布政使蕭山人

賢哉仲子天地爲心拯人之溺不以爲恩人自畐報我詎自諒高厚頌德好生稱仁正大高明生色孔門焉得仲子拯我萬民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臨清人

天地之心生民之命仲子服膺持論甚正好生希天拯民希禹老安少懷同符尼父

王元龍

見溺則拯報牛則絶仲子之德禹湯爭烈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臨清人

儺也孝親贖非其累恩固不居嫌何足避或人見金仲子見義詩云可贖人百其身哀彼孝子慕此仁人熱腸契聖千古如新

崔如岱　濟寧儒學訓導

力旣思殫永言不匱亦越顏儺雖縲紲累醵金贖之贍依懽萃君子曰親以及親孝以成孝此之謂永錫爾類

三善圖

李誌 都察院右都御史

蒲稱難治三善誰揚入境地闢入邑民良入庭清問美政彰彰敬信明察收政垂芳

王三德 濟寧道參政太丘人

田疇荒蕪草萊未闢樹木蒙茸墻垣不飭庭清政煩下玩而易仰我仲子徙憐今昔

任大仰 兗州府管理運河同知關中人

問蒲之民若忘問蒲之治日彰始大刀以小試抑隨地而傳芳豈曰塗民以鈴治自難絜德而比長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濟人

良吏製錦化如神不知其政視其民入境三見三歎觀夫子觀風神爾歎君不見仲子治蒲蒲大治吏畏民安庭無事問仲何術致如此不外清慎勤而已安得海內長吏如仲政澤有歸鴻萑苻靖誰云催科敲朴黎民苦吾蒲乳哺有慈父

宰蒲為水備圖

劉三英　戶部主事濟寧人

蒲城舊址長垣新治三善褒嘉古今卓異溝洫亟
營聿防水潦民亦勞止箪壺周設孔曰已旃盍請
君賜仲日緊爾索枯於賜聖謨尚矣賢政其次王
道久湮各行厥意

王孫蕃　濟寧知州雄縣人

治蒲賢宰三善津津備水則智賑貧則仁樂只父
毋懿爍嶙峋如燬孔邇寒谷生春際商周之末造
聊附誼於美人

李　恪　兗州府推官交邑人

水隄一潰猶見厥底心隄一潰莫窮其止所稱明
德為民盡力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臨清人

良吏摩頂墨吏吸髓煦煦壺飧慈母育子夫子經
也仲哀其窮安得循牧集我驚鴻

棐以蕃　工部主事

人情番覆有如雲霓盈庭之訟片言折之惟無宿
諾大畏黥黎忠信明決政事在茲

王三德　濟寧道參政

江河滔滔無情藉藉兩造三叉而不可摘片言折
之令人嘆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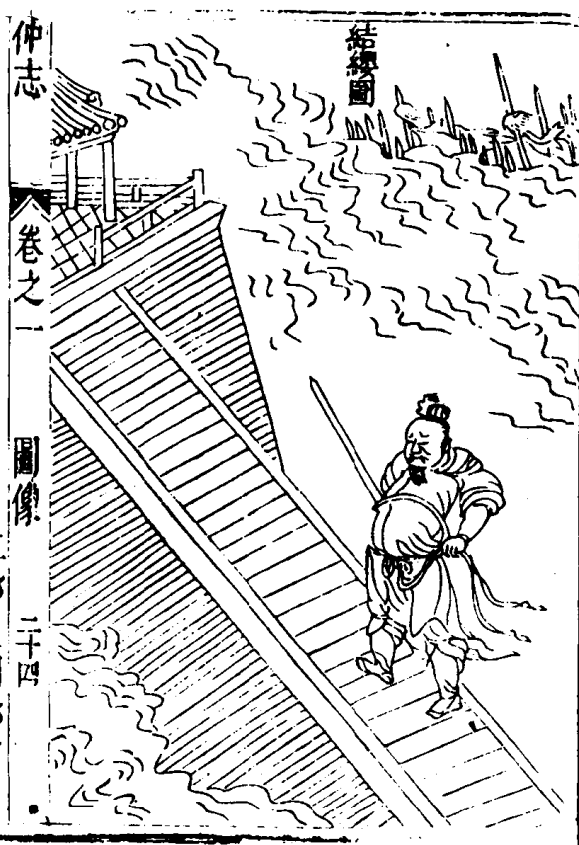
陳義錫　庠生

折獄以明不如以信信能化情無訟之遂千載而
下士師攸印仰我仲子令名垂今

趙時雍　濟寧儒學訓導　臨清人

化國舒緐絃感民多故元氣縮片言折獄庭斯爾
誰其推心而置腹免令吾民向隅哭嗚呼公生明
政自平安得天下有冤抵

湯來召　吳縣廣南府同知　進階奉議大夫

庶獄慎咸中慮惟仁迺勝噬乾胏得金矢大綱而
已職思其則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不爾斷斯傷遲
斯惑猗維聽不晉如火慎如山能馴猛獸烹小鮮
烏乎仲子學止折獄片言

張醇儒　工部泉關郎中

生固正氣生死亦正氣死自今度昔日春秋至于此凛凛貞烈氣沛乎塞天地殺身以成仁千古仰仲子

譚好善　泗水知縣下邳人

爲子死孝爲臣死忠國家有難烏可偷生烈哉仲子取義舍生浩然正氣常留結纓

田嶠　貢士巨野人

禮樂敗佩義氣結纓廣桑不死俎豆如生

趙昨雍

生死亦大矣是非爭線易簀惟常結纓曰變變不失常得力乃見龍逄比干較啓手啓足者異乎不異乎賢者不昧嗚呼此仲子之所以爲仲子也歟

仲志卷之二

總督河道工部尚書宜興周　鼎重訂

濟寧儒學訓導趙時雍編次

六十一代嗣孫仲于陛較梓

仲子之父名鳧娶宋氏三十無子祷于天娠居側室夢異物入懷匪兕匪虎黄質黒文寤以告鳧鳧曰能與羆與汝產必子我終賴焉遂誕子路名曰由時魯襄公三十一年周景王之三年也及長身長九尺有兼人之資貌偉磬雄赳赳行年十九

盛服以見孔子孔子有忠以爲質仁以爲衛等語遂受教爲弟子庚辰二十二歲娶顔氏生子崔故從孔子遊才名日著當世欽其[illegible]然而天將興[illegible]王故篤生此異人爲之輔也卒于魯哀公十五年辛酉三月初三日即周敬王之四十年也

年表

一歲己未周景王三年魯襄公三十一年九月初七日生

一歲庚申周景王四年魯昭公元年

二歲辛酉周景王五年魯昭公二年

四歲壬戌周景王六年魯昭公三年

五歲癸亥周景王七年魯昭公四年

六歲甲子周景王八年魯昭公五年

七歲乙丑周景王九年魯昭公六年

八歲丙寅周景王十年魯昭公七年

九歲丁卯周景王十一年魯昭公八年與鄉兒戲即英强異常鄉人奇之

十歲戊辰周景王十二年魯昭公九年

十一歲己巳周景王十三年魯昭公十年

十二歲庚午周景王十四年魯昭公十一年

十三歲辛未周景王十五年魯昭公十二年

十四歲壬申周景王十六年魯昭公十三年

十五歲癸酉周景王十七年魯昭公十四年

十六歲甲戌周景王十八年魯昭公十五年

十七歲乙亥周景王十九年魯昭公十六年

十八歲丙子周景王二十年魯昭公十七年知[illegible]書達禮見義勇爲

十九歲丁丑周景王二十一年魯昭公十八年委
質因門人請爲孔子弟子
二十歲戊寅周景王二十二年魯昭公十九年
二十一歲己卯周景王二十三年魯昭公二十年
從孔子之郯
二十二歲庚辰周景王二十四年魯昭公二十一
年娶顏氏乃顏濁鄒之妹與彌子之妻兄弟也
二十三歲辛巳周景王二十五年魯昭公二十二
年從孔子適齊是年景王崩敬王立

二十四歲壬午周敬王元年魯昭公二十三年從
孔子在齊
二十五歲癸未周敬王二年魯昭公二十四年從
孔子在齊景公舍於外館
二十六歲甲申周敬王三年魯昭公二十五年從
孔子訪樂於萇弘
二十七歲乙酉周敬王四年魯昭公二十六年從
孔子在齊聞韶樂
二十八歲丙戌周敬王五年魯昭公二十七年魯

亂從孔子適齊
二十九歲丁亥周敬王六年魯昭公二十八年從
孔子自齊歸魯
三十歲戊子周敬王七年魯昭公二十九年家貧
親老嘗負米百里養親鄉人稱孝
三十一歲己丑周敬王八年魯昭公三十年父皂
卒哀痛絕食不寢者數日鄉人哀之
三十二歲庚寅周敬王九年魯昭公三十一年迎
母養于魯

三十三歲辛卯周敬王十年魯昭公三十二年母
宋氏卒哀毀幾不起顏色憔悴是歲歸窆魯卞
城南與父合塋昭公薨于乾侯定公立
三十四歲壬辰周敬王十一年魯定公元年從孔
子在陳
三十五歲癸巳周敬王十二年魯定公二年因陽
虎亂政從孔子退修詩書
三十六歲甲午周敬王十三年魯定公三年
三十七歲乙未周敬王十四年魯定公四年

三十八歲丙申周敬王十五年魯定公五年從孔
子觀魯桓公廟欹器有問持盈等語
三十九歲丁酉周敬王十六年魯定公六年是年
爲中都宰從之
四十歲戊戌周敬王十七年魯定公七年孔子爲
魯司空從之
四十一歲已亥周敬王十八年魯定公八年生子
子崔
四十二歲庚子周敬王十九年魯定公九年孔子

爲大司寇誅少正卯
四十三歲辛丑周敬王二十年魯定公十年是年
公山召孔子欲往有何必公山氏之之語
四十四歲壬寅周敬王二十一年魯定公十一年
四十五歲癸卯周敬王二十二年魯定公十二年
從孔子去魯適衛主於妻兄顏讐由家
四十六歲甲辰周敬王二十三年魯定公十三年
是年爲季氏宰墮三都
四十七歲乙巳周敬王二十四年魯定公十四年

從孔子自宋適陳過匡匡人圍之曲三終匡人
解甲而去
四十八歲丙午周敬王二十五年魯定公十五年
是年定公薨哀公立
四十九歲丁未周敬王二十六年魯哀公元年
五十歲戊申周敬王二十七年魯哀公二年從孔
子適衛有不悅見南子等語
五十一歲已酉周敬王二十八年魯哀公三年生
子啟

五十二歲庚戌周敬王二十九年魯哀公四年從
孔子自宋適鄭遂至陳
五十三歲辛亥周敬王三十年魯哀公五年從孔
子自陳適蔡有問津拱立等事
五十四歲壬子周敬王三十一年魯哀公六年從
孔子在衛佛肸召孔子欲往有不善不入等語
五十五歲癸丑周敬王三十二年魯哀公七年從
孔子自衛之陳復自陳如蔡自蔡如葉有不對
葉公之問是歲吳伐陳楚救陳使人來聘尼於

陳蔡

五十六歲甲寅周敬王三十三年魯哀公八年

五十七歲乙卯周敬王三十四年魯哀公九年

五十八歲丙辰周敬王三十五年魯哀公十年

五十九歲丁巳周敬王三十六年魯哀公十一年

六十歲戊午周敬王三十七年魯哀公十二年治

蒲將行見孔子有願受教等語

六十一歲己未周敬王三十八年魯哀公十三年

爲蒲宰有水備等政孔子過蒲稱三善

六十二歲庚申周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

蒲大治是年不與小邾盟

六十三歲辛酉周敬王四十年魯哀公十五年三月初三日卒于衛難葬于澶淵即今之大名府開州有墓在

姓譜

仲子其先姬姓帝嚳高辛氏之後也高辛氏才子八人其仲曰堪子孫遂以王父字爲氏傳至夏商有奚仲居薛爲車正奚仲之子虺爲湯左相其後不可考逮周中世有曰咨者（子路七世祖）爲卞邑大夫遂家于卞咨生奐奐生式式生虔虔生肇肇生拱北拱北生鳧即仲子之父也

史記列傳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性鄙好勇力志

伉直冠雄雞佩猳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爲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歟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歟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孟武伯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

治其賦不知其仁子路喜從遊遇長沮桀溺荷蓧丈人子路爲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歟孔子曰可謂具臣矣子路爲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可以比衆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蕢聵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爲君是爲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蕢聵居外不得入子路爲衛大夫孔

悝之邑宰蕢聵乃與孔悝作亂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蕢聵入立是爲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蕢聵蕢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蕢聵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蕢聵懼乃下石乞壺黶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

薛應旂曰吾讀魯論觀子路之在聖門也乘桴欲從三軍欲與執轡問津優遊陳蔡其樂夫子之道而推尊信服也可謂至矣然與夫子見南子則不悅往佛肸則致詰正名則以爲迂絕糧則有慍色女樂則促之去凡其心有所致疑而可以匡助于夫子者不問其所見之是與不是皆以直告而不隱于夫子其直諒而不爲容悅之態可想見矣使

程蘇門人而有一其人焉何致有洛黨蜀黨之紛紛耶

林墓

仲子墓在開州北七里西南爲戚城東北爲蒯聵臺各距二三里墓前有石羊虎有石門石表饗堂一東西廂二歷代修築不一至嘉靖中知州丘東昌置守墳人戶十餘家春秋特祭有記

一在清豐縣東南三十里趙讓村嘉靖三十七年知縣李汝寬封土植樹建祠立石以表之有饗堂廂房外有門春秋特祭有記

一在長垣縣東北三里墓前有饗堂西廂房一東

筒樓一有贍廟地

按仲子墳墓傳聞不同考之一統等志質之仲氏家乘其子孫祭墓歲一赴開則在開者其遺骸矣蓋開州古爲澶淵魯僖公三十一年衛成公徙于帝丘帝丘爲今濮陽之墟在開州治西南則開州固衛之都會地今考開州地里墓在州北七里西南二里許爲戚城蒯聵所由以入衛者東北三里許爲蒯聵臺其卽蒯聵刼孔悝而登者乎然則臺下正其死所而長垣固古蒲邑三善之患在人結纓之後衣冠在焉人不忍見封土志思世傳爲衣冠之塋清豐卽古頓丘地于澶爲近當日亦蒲境先賢德化所及結纓之後人不忍忘招其魂魄而藏之情則然耳世傳爲招魂之塋

仲子父母墓在卞橋仲村二代祖自澶淵歸塋返卞家于墓側故地以仲村名焉

中興祖墓在橫坊村西相距二里許自漢十七代避兵卽塋此地相傳至今周圍闊有三百畝亦有

離祖塋半里許分塋者五十九代還泗後又相繼還塋于泗

廟宇

仲子廟在泗水縣城東關泗故古卞邑仲子所產之地卞橋仲村遺址在焉自十七代避莽亂遷居于任至唐返卞遇五季之亂故廬丘墟斷碑猶存縣教白煥祀于鄉賢祠內謂公好善來守是邑喟然嘆曰顏子配享先聖復祀之究孟子配享先聖復祀之鄒皆特舉也仲子不特祀故里久安流寓

仲子在天之靈必有所不安遂卜地濟濱東拱鼉
蒙西瞻闕里南望尼山北拱泰岱創建新廟移檄
濟寧悉令仲氏歸復泗水列於儒籍捐置祭田春
秋特祀萬曆四十六年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畢公
懋康巡歷過泗入謁嫌其廟貌窄隘不足以稱報
享捐贖銀一千兩倣顏廟制度修建又奏
請發帑金大修
舊廟在濟寧城南四十里横坊村即今之仲家淺
閘漢世遷徙之地創始於唐任城令賀公知章五

季之亂毀於兵火金元之間代有修葺
國初永樂嘉隆間總河各重修天啓二年蓮妖之
變賊自鄆來向仲家淺渡河奔鄒仲氏子孫恐其
踐踏祖廟禦之於西十里小黃河岸統領廣兵陳
都司敗績我兵亦潰賊乘勢追逐被殺傷者官民
兵三百餘人縱火焚燒廬舍蕩然後督撫以賢裔
盡忠禦賊事上
聞特加優恤後州侯王公孫蕃目覩殘毀遂申請
上臺捐發木石大修緣王公丁內艱未竟厥工

一在東平州西四十里力梁山地方父老相傳爲
先賢遊歷之處俗傳當日先賢救虎尾於此山前
固未有廟也天啓年間北河工部項公希憲治水
經過此地採訪名山大川詢及父老即述以告項
公云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先賢勝跡可任
其泯沒乎遂捐俸銀一百兩命工創建廟宇一座
以垂不朽置贍廟地三項每歲逢春秋祭期聽宗
子遺族衿一人徃祀焉收納其租備辦祭品盤費
之用

仲氏書堂在魯橋洲上仲氏自建初名社學更名
仲氏學嘉靖中知府程公尚寧又名仲氏書堂有
記

欽定章服

宋神宗熙寧八年詔定文宣王冕服九旒九章弟
子各照本朝封爵品河內公合冕服七旒七章
徽宗崇寧五年考正文宣王冕十二旒服十二章
依五禮新儀衛公合用九旒九章

禮儀

通贊二引贊二執事者八子孫公服以齒爲序贊
唱執事者各司其事陪祭官就位主祭官就位座
毛血迎神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獻帛行
初獻禮詣盥洗所搢笏勺水盥洗詣酒尊所司尊
者舉冪酌酒詣神位前跪搢笏獻帛獻爵出笏俯
伏興平身詣讀祝位跪陪祭皆跪讀祝俯伏興平
身復位行亞獻禮詣酒尊所司尊者舉冪酌酒詣
神位前跪搢笏獻爵出笏俯伏興平身復位行終
獻禮詣酒尊所司尊者舉冪酌酒詣神位前跪搢

笏獻爵出笏俯伏興平身復位飲福受胙詣飲福
位跪搢笏受酒飲福酒受胙出笏俯伏興平身復
位伏興伏興平身徹饌送神鞠躬拜興拜興拜興
拜興平身望座執帛者捧帛讀祝者捧祝詣望座
所焚祝帛揖平身復位禮畢

元武宗頌降十哲樂章

奏姑洗成安之曲

於昭哲人賢德之淳儒風光揚輔世安仁椒漿斯
旨蘭殽既陳于酌于獻福祉皆臻

歷代謚號

唐

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衛侯

宋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河內公

度宗咸淳二年進封衛公

國朝

太祖洪武二年詔封爵仍舊

世宗嘉靖九年追稱先賢仲子

歷代誥勅

唐

開元二十七年八月制曰門人三千見稱十哲包
大衆美實超等夷暢玄聖之風規發人倫之耳
目並宜褒贈以寵賢明其顏子既云亞聖須優
其秩追贈子淵兗公子路贈衛侯

宋

仁宗慶曆八年累賜三聖御製九經三史而無諸
般書籍乞賜全備書并從之仍命弟子以下禮

數未備併依禮圖改正以稱崇儒之意
大中祥符二年五月詔曰朕封巒禪社昭列聖之
鴻勲崇德報功廣百王之彜制洎言宣于闕里
遂躬謁于魯堂瞻河海之姿睟容穆若出洙泗
之上高風凛然舉茂典之有加期斯文之益振
繇是推恩世胄併錫其寵章祗是祠庭廣增其
奉邑念性與天道德冠生民議茲玄聖之名冀
廣嚴師之禮兼朕親製以表崇儒至于四科鉅
賢並超五等七十達者俱增列侯仲子特進封
河内公

歷代祀典

後漢

章帝元和二年東廵狩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祀孔
子及七十二賢作六代之樂親御講堂命皇太
子諸王説經此仲子享祀之始

安帝延光三年過魯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闕
里

靈帝光和元年置鴻都門學畫先聖及七十二賢
像

晋

武帝太始二年詔四時以三牲祀孔子及七十二
弟子

北齊

文宣帝天保二年令魯郡以時修葺先聖先賢廟
宇遣使致祭又制春秋二仲釋奠

宋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遣尚書左丞陳堯叟祭河内

公仲子墓

仁宗初即位首崇儒術車駕幸國子監謁先聖退
閲七十二賢觀東序及禮器

元

太宗九年詔免聖賢子孫差撥

國朝

宣德元年命太常寺寺丞孔克堅詣闕里祭告孔
子四配十哲兩廡俱用太牢

景泰二年皇帝詔凡先聖先賢子孫流寓他處者

忝竊差徭

崇禎十六年欽奉

聖旨授仲子嫡孫奉祀世廩生員仲于陛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恭奉先賢廟祀從太子太傅衍聖公孔胤植之請也衍聖公奏

先聖先賢輔衛行道隆前及後歷朝俱有明例仲子衛道功大宜優其嫡長子孫與孔顏曾孟子孫一體襲廕疏下吏部該本部尚書李遇知等覆議仲于陛仲子嫡派世廩食報在

昔崇隆有道不知幾經酌議今孔胤植代乞五經博士自當允從合無將仲于陛照顏子曾子等例准世襲五經博士以昭

皇上重道崇儒之德意臣又有說焉

先聖先賢道高德厚如日中天不以世襲博士爲泰不以食餼諸生爲損此又私淑者所當知也詳議覆

請

皇上准其奏

子孫流寓

周

二代祖啟自澶淵奉母合葬畢還汴至八代羨

墻

秦

始皇肆坑焚之禍九代隆惧以賢裔不免遂潛隱嶧山之下踰年還汴

漢

更始元年赤眉擾亂山東劫殺良民十七代世

德率妻孥悉避難于延就亭後改名橫坊村在任城南四十里即今之仲家淺 仲氏遷任之始

三國 晉 南北朝 隋

寓橫坊村

唐

玄宗皇帝崇尚文學造封 孔子文宣公 仲子衛侯三十六代祖文應制達于上建廟于橫坊村奉祀 此仲子特祀之始

五季

寓横坊村

宋 附遼金

寓横坊村至度宗淳熙二年奉詔追封衛公改
爲衛公廟

元

北兵初入宋皇南渡人心驚怖又不忍遠離祖
廟悉舟居避難于南陽湖及世祖有詔求聖
賢子孫悉復故廬因疇居皆仲氏遂改爲仲
家淺

明

洪武初濬河更名仲家淺閘至
神宗萬曆十九年泗水令譚好善謂泗水爲
先賢發祥之區於東關創建廟宇闔族悉隸儒
籍于泗宗子及族人仍家于濟焉至
崇禎十六年宗子襲官定禮之後祭田悉歸大
宗掌管大祭入賀公用之費皆于祭田取辦

祀田

唐任城令賀知章撥邢家灘地三頃以供祭祀
元至元十九年濟寧路總管劉用撥祭田五頃以
供祭祀撥佃戶六戶耕種
明嘉靖十二年總河都御史劉存義撥附近中等
人戶五戶充仲廟灑掃
開州知州丘東昌本州縉紳共置祭田三頃供
先賢墓祀撥墓側十戶以供灑掃
長垣縣官紳捐置墓祀田五頃

萬曆四十二年總河都御史王佐捐置黑土店栁
溝官地二頃收穀以供祭祀
萬曆四十三年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畢懋康請撥
祭田三十頃佃戶十戶佃種祭田供奉祀典
濟寧知州唐世桂捐置祭田三十五畝
天啟二年兗東道曹文衡將泗水縣院司道續捐
祭田十六頃五十畝租稅盡行除豁
崇禎十五年總河兵工侍郎張國維學道錢啟忠
濟寧道黃翼華合捐祭田十頃撥佃戶五戶

清豐縣墓祀田五頃二十畝
濟寧州管河判官蕪芳申請
總河兵工部院黃公希憲撥給魯橋等處河灘
地二頃除免蘇租供奉祭祀

祭期

春秋上丁日州官主祭委學博代之萬曆前祭品
出于祭田歲有凶歉二丁冬至生辰之祀間有不
足
欽差濟寧道副使王公國楨詢及祀典六十代嫡
孫九卿以爲言王公慨然申詳
總河都御史劉公批行本州每歲動支本州銀六
兩以助祀辦著爲定規祭品等項俱官差委置辦
酒筵等項辦之祭田祭完胙呈送 院司道府州

裔門餘者頒之族人

免役

萬曆二十年蒙
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分守東兖道左參政劉
劄付蒙
總撫按三院并各道劄行濟寧州將仲氏族人比
照孔顏事例闔族悉除丁役差徭歸復身家有
他族仲姓混冒賢派希圖優免者有司查治

古蹟

子路讀書臺在青州府沂水縣西北八十里閔公山下閔子祠旁嘉靖十一年知縣李汝節以閔子祠并祀仲子改名二賢祠

子路問津處在南陽府葉縣北一十里卽葉人長沮桀溺耦耕之所下有東流水後人因建問津橋今設問津鋪

蒲城在大名府長垣縣今爲縣治子路爲蒲宰孔子入其境稱有三善卽此地也

傾盖亭在兗州府郯城縣北十里孔子遇程子於途傾盖而語命子路以束帛贈之後人因建亭焉

學堂岡在長垣北十里昔夫子往返魯衛講道之地也後人因建廟焉題曰四子言志處孔子南向配享子路第一餘則曾晳冉有公西華也

直隸河間府任丘縣南三十里爲石門橋道右豎立石碣題稱先賢子路止宿處基址荒蕪瓦礫堆積詢之父老相傳此卽先賢止宿與晨門問答之地舊有廟宇年久傾圮止石碣與基址猶存予陞每歲入京

朝賀經過目擊心惻古昔名儒于先聖先賢遺迹心竊向慕况余祖先芳跡湮沒乎順治十五年至任遂以告之任令翁公年奕公慨然曰先賢芳址在吾邑廢而不脩有司之責也毅然以脩復爲己任與本鎮貢生王典諸生曾暉邢萬鎰等數人合力捐貲重脩廟宇塑先賢像以祀又請之督學熊公伯龍循舊例設奉祀人員以供祀典其門墻等工尚缺而未舉任丘新令吳公琮仰止先聖先賢有素到任未周旬肅謁鋭意脩補千百年廢典一旦更新雖二公景仰先賢水源之盛心二公之德政將與先賢之廟並壽不朽矣

實蹟

濟寧州儒學訓導趙時雍彙補

子路少孔子九歲好勇力志抗直初見孔子冠雄鷄冠佩猳服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遂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

子路初見孔子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子曰吾非此之問也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哉子曰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御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反於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必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也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入不亦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

子路從孔子北遊登農山子貢顏淵侍請言志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翩飜下蟠於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子爲我從焉孔子曰勇哉憤憤者乎

子路將西行辭於孔子子曰贈汝以車乎贈汝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子曰不彊不遠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從不恭失禮慎此五

者可以長久矣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

子路行辭於孔子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可行若何長爲善士而無犯若何孔子曰新交取親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爲善士而無犯其禮乎

子路盛服而見孔子子曰由是襜襜者何也昔者江水出於岷山其始也大足以濫觴及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惟下[illegible]衆川之多乎今若衣服甚盛顏色充盈天下

下誰肯加若者乎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
自如也孔子曰由記之吾語若賁於言者華
也奮於行者伐也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
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
能之爲能不能爲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
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夫有何加矣哉
子路持劒孔子問曰安用此乎子路曰古者以
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爲質以仁爲衛不出
環堵之内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

以仁圍何必劒乎
子路問曰請釋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
不可昔東夷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爲
内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非清節之
義也蒼梧嬈娶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
然非禮之讓也不慎其初而悔其後何嗟及
矣今女欲舍古之道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不
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乎後雖欲悔難哉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爲勇

小人以耳目導心不遜以爲勇故曰退之而
不怨先之斯可從已
子路問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子曰無也君子
修其身未得則樂其意既已得又樂其知是
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
未之得則憂不得既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
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
孔子喟然嘆曰嚮使銅鞮伯華無死天下其有
定矣子路曰其爲人也何若子曰其幼也敏

而好學其壯也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
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何難乎子路曰其
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
可若夫有道下人何哉子曰由汝不知也吾
聞以衆攻寡無不克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
昔者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
白屋之士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欲得
士之用也惡有有道而不下天下之君子哉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强氣則不得其死小人

而强氣則刑戮洊臻

孔子觀於鄉射喟然嘆曰修身而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於是退而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焉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者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得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在此位蓋去者半處

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而不亂者在此位也蓋僅有存者焉射既闋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爲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子路鼓瑟孔子聞之謂冉子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于南不歸于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温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不感于心暴厲不動于體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乃所以爲亂之風也昔者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故其興也勃焉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今由也匹夫之徒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軀哉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孔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名不稱孝何也

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順與色不悅與古之人有言曰衣與繆與曾不爾卿今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盡力以養其親兼此三者則何爲而無孝之名也由居吾語汝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故入而行不修身之罪也出而名不彰友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何爲而無孝之名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于此披褐而懷玉如何

子曰國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則衮冕而執玉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夫子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夫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孔子舍於沙丘見主人曰辯士也子路曰夫子何以識之曰其戶窮蹄其鼻空大其服傅其

韃流其舉足也高其踐地也深鹿與而牛舍

子曰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無道甚矣然而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爲之宰也

孔子出使子路齎雨具有頃果雨子路問其故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正離畢也他日月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齎雨具子不聽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

子路問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范中行氏尊賢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子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已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已而讐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讐之怨讐並存於國鄰敵搆兵於外雖欲無亡豈可得乎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

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善也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

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祠則下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

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魯有溺者子路拯之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不受孔子曰魯人必不拯溺矣子路曰由也聞謂夫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非圖報也孔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也

顏讎事親子路義之後讎以非罪執於衛將厄子路請以金贖焉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

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且猶不忍况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爲多故二三子其欲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

孔子之郯遭程本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

曰由聞之也士中道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子曰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本子天下之賢士於是不贈終身不之見也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

安得爲仁若信不知安得爲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而撞之以挺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猶以挺撞乎

子路問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而不能有益於物處貧賤之中而不能屈節以求伸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子曰君子之行己期於必達於己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故屈節者所以有待求伸者所以及時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志達而不犯於義

子路問曰管仲之爲人如何子曰仁也子路曰昔管仲説襄公公不受是不辨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不智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慙心是無醜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仁人之道固若是乎孔子曰管仲説襄公襄公不受公之闇也欲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知權命也桎梏而無慙心自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於變也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夫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才度義管仲不死束縛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雖死過與取仁未足多也

子路見於孔子子曰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路出子貢入問亦如之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出顔淵入問亦如之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士君子矣

子路問曰臧武仲率師與邾人戰于狐駘遇敗焉師人多喪而無罰古之道然與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古之正也其君在焉者有詔則無討

巫馬期與子路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子路與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期喟然曰

吾嘗聞之夫子矣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子不知乎歟子路慚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何爲偕出而先返也子路以告孔子曰子道不行耶使汝以是願也

齊田常欲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

陽虎以怨靈奔晉見趙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

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蒺藜也自今以來擇人而樹毋已樹而擇之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不在焉豈能爲亂孔子曰非汝所知

孟懿子問於孔子曰文王有胥附奔奏先後禦侮謂之四鄰夫子亦有四鄰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日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奏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耳是非禦侮乎

公父文伯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相室諫之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內人從死者二人焉若此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既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己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

隨賢所以爲尚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

子路問曰魯大夫練而杖禮與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爲夫子無所不知夫子亦有所不知也子貢曰子所問何哉子路言之子貢曰諾吾將爲子問之遂趨而庭曰練而杖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子謂夫子而弗知之乎子問非也禮居是邦則不非其大夫

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爲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之歌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返

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陳蔡大夫謀曰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危矣於是相與發徒圍孔子

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夫子知弟子有慍心召子路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智耶人之不我行也夫子曰有是乎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慷慨講誦絃歌不衰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爲善者天必福之爲不善者天必禍之今夫子積德累仁爲善久矣意者其有遺行乎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居吾語汝以仁者爲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爲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爲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夫賢不肖者才也遇不遇者時也豈獨丘哉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懾也子路悅援戚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

楚伐陳焚西門使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軾子路問曰禮過三人則下車二人則軾陳修門

者衆矣夫子不軾何也孔子曰丘聞之國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修門者不行一於此丘故不爲軾也

孔子自蔡如葉沈諸梁沈尹戌之子也是爲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子夏問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於丘

賜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敏賢於丘由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師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何爲事夫子子曰居吾語女夫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詘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弗與也此其所以事吾而弗貳也

宰予從孔子在楚楚昭王欲以安車象飾遺夫子宰我曰夫子無以此爲也孔子先行子路

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楚昭王將以書社之地封孔子令尹子西諫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輔相有如顏回者乎將帥有如子路者乎官尹有如宰予者乎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於是子路從孔子自楚反乎衛

孔子至衛靈公喜而郊迎孔子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靈公嬖臣彌子瑕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欲致孔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終不主彌子

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

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子路不悅子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佛肸以中牟叛置鼎於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吾與者烹大夫皆從至於邑人田卑不肯與佛肸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孔子言於定公曰臣聞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

之城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使仲由爲季氏宰
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城圍之不克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子路問曰由
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
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
人乎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
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路曰夫子
之喜也由惡足以知之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三月而魯國大治齊

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
齊爲之先幷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
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
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
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
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
爲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
可以行矣三日孔子行
季氏將墮費弗擾帥費人以襲魯公入季氏之

宫坐武子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
命申句須樂須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
諸姑蔑弗擾奔齊既而自齊復奔吳初弗擾
之叛也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末之
也已何必公山氏之往也孔子曰夫召我者
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蓋是
時三桓專魯弗擾欲假義以去之故孔子欲
藉以振魯然知其終不足與有爲也故卒不
往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
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
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
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
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
爲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
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魯以待時不亦
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

我弟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誡故常置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

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

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與終日不足繼之以燭强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其爲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室事交乎戶堂事當於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徹孔子聞之曰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衛將軍文子問弟子孰爲賢子貢曰不知文子曰請問其行子貢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敬囬之行也不畏强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材任治戎仲由之行也

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裀而坐列鼎而食雖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

者也

子路爲蒲宰爲水備與其民修溝洫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洫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何也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人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孔子曰汝以民爲餓也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

之而私以爾食餽之是汝明君之無惠而見己之德也速已則可否則汝之受罪不久矣

子路心服而退也

子路治蒲請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子曰蒲其何如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彊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奸如此加之正不難矣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

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成閭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回對曰回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鸇下畏羅網夫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孔圉文子娶太子蒯聵之姊生悝文子之豎渾良夫美好孔文子卒良夫通於悝母太子在宿因悝母與良夫言曰苟能入我國報子以乘軒免子三死與之盟許以悝母爲妻良夫與太子入舍孔悝之外圃强盟之遂劫以登

臺欒寧聞亂使告仲由召護駕乘車奉出公輒奔魯而聵入立是爲莊公

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時子羔爲衛大夫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遂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蒯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子路欲燔臺蒯聵懼乃

下石乞壺黶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
君子死不免冠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
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已而果死孔子於是哭
子路於中庭人有弔者而夫子拜之旣哭進
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司訓氏曰吾考世本仲子盖帝高辛氏之苗裔
云余論次其行事自委質迄於結纓采之羣
籍不啻詳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文或不
雅馴難言之故不載好勇其天性也且七十

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有不善未嘗
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仲子喜聞過豈復行
者哉並袂入室矣論者不察往往執暴者鑄
仲之言槩仲子豈知仲子者與先儒曰爲百
世師又曰富學子路窺其深哉固難爲世俗
淺見道也假令弗遇釁難其優入豈可勝道
哉庶幾哉與虞舜夏禹爭烈矣

孔子六十五代孫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臣孔衍植謹
奏爲先賢有翼道之功
盛世隆追崇之典懇祈炤例襲廕以昭
中興之文運事據仲子六十一代嫡孫奉祀世廩
生員仲于陛呈前事內稱竊惟忠以致
君義以盡節此萬古之綱常陛祖仲子同諸先賢
隨從
先聖孔子周遊列國翼贊聖道其功甚宏如顏
曾思孟後裔節蒙我

國朝加恩俱授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陛祖才
優治賦學造升堂百里負米殺身成仁與
先聖患難流離轍衛行道而後裔獨不能沾
朝廷一視之榮以奉禮祀又如先儒程朱周三子
相去
先聖數千年傳述聖道其後裔亦得援例引
請蒙
恩俱授世襲博士陛以仲子嫡裔獨抱向隅之悲
殊非

聖朝隆儒重道之特典也除具呈河道總督外伏
乞文宗代爲
奏
請等因具呈到臣該臣察看得
先聖先賢一時行道隆前及後
歷朝俱有明例而世襲博士惟專奉本廟祭祀不
支
朝廷之祿不費
公家之帑無非隆其體統以奉祖廟鈐束子弟

以明禮義實亦重賢育教之意也況邇者
土殘二東流猖中土雖仗義矢節者固多
其儒生娼賊者亦復不少則斯時褒忠恤
義激礪世道人心關係實非渺小臣考諸
里誌自弘治景泰年間該禮部題
請節奉
聖旨顏子曾子孟子有功世教嫡長子孫都做世
襲五經博士欽此又正德元年禮部題
請以孔彥繩負做五經博士恭奉述聖廟祀又正
德六七等年以宋程周三裔程克仁等與
做五經博士今世廩生員仲于陛比例呈
請代
奏該臣歷察相符謹不避煩瀆冒昧
上聞伏乞
聖恩勅部議覆俯將仲于陛炤例准其世襲五經
博士以奉禋祀然
恩典出自
朝廷非臣下所敢必也臣臨

奏曷勝惶悚戰慄待
命之至爲此謹具
奏
聞于崇禎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具
奏于六月初六日奉
聖旨該部酌議具覆

太子少保加[illegible]吏部尚書臣李遇知等謹
題爲先賢有翼道之功
盛世隆追崇之典懇祈炤例襲廕以昭
中興之文運事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崇禎
十六年六月初七日吏科抄出
孔子六十五代孫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孔胤
植奏內稱據仲子六十一代嫡孫奉祀世廪
生員仲于陛呈前事內稱竊惟忠以致
君義以盡節此萬古之綱常陛祖仲子同諸先賢

隨從
先聖孔子周遊列國翼贊聖道其功甚宏如顏
曾思孟後裔節蒙我
國朝加恩俱授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陛祖才
優洽賦學造升堂百里負米殺身成仁與
先聖患難流離轍衛行道而後裔獨不能沾
朝廷一視之榮以奉禋祀又如先儒程朱周三子
相去
先聖數千年傳述聖道其後裔亦得援例引

請蒙
恩俱授世襲博士陛以仲子嫡裔獨抱向隅之悲
殊非
聖朝隆儒重道之
特典也除具呈河道總督外伏乞文宗代爲
奏
請等因具呈到臣該臣案看得
先聖先賢一時行道隆前及後
歷朝俱有明例而世襲博士惟專奉本廟祭祀不

支
朝廷之祿不費
公家之祭無非隆其體統以奉祖廟鈐束子弟
以明禮義實亦重賢育教之意也況邇者土
殘二東流猖中土雖伏義死節者固多其偷
生媚賊者亦復不少則斯時褒忠恤義激礪
世道人心關係實非渺小臣考諸里誌自弘
治景泰年間該禮部題
請節奉

聖旨顏子曾子孟子有功世教嫡長子孫都做世
襲五經博士欽此又正德元年禮部題
請以孔彥繩與做五經博士恭奉述聖廟祀又正
德六七等年以朱程周三裔程克仁等與做
五經博士今世廩生員仲于陛比例呈請代
奏該臣歷察相符謹不避煩瀆冒昧
上聞伏乞
聖恩勅部議覆俯將仲于陛炤例准其世襲五經
博士以奉禋祀等因崇禎十六年六月初六

日奉
聖旨該部酌議具覆欽此欽遵抄部送司案得本
部職掌內開正德元年該本部覆
准孔彥繩與做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景泰三年
該本部題奉
欽依顏子孟子有功世教嫡長子孫都做世襲五
經博士以奉祭祀景泰六年奉
聖旨周濂溪有功世教着禮部取他嫡長子孫來
京欽此行取嫡長子孫周冕前來奉

欽依炤例襲五經博士又奉
聖旨程明道伊川有功儒教禮部行文書去查取
他嫡長子孫各一人着有司起送來京欽此
取到伊川嫡孫程克仁前來奉
欽依與做世襲五經博士七年奉
聖旨朱文公有功世道嫡長子孫着做世襲五經
博士欽此欽遵各在案今該前因通察案呈
到部看得仲于陛仲子嫡派世廩食報在昔
崇隆有道不知幾經酌議今孔胤植代乞五

經博士自當允從合無將仲于陛炤顏子曾
子等例准世襲五經博士以昭
皇上重道崇儒之德意臣又有說焉
先聖先賢道高德厚如日中天不以世襲博士
爲榮不以食餼諸生爲損此又私淑者所當
知也緣係先賢有翼道之功
盛世隆追崇之典懇祈炤例襲廕以昭
中興之文運及奉
聖旨該部酌議具覆事理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奉
聖旨仲子陛准世襲五經博士

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府　爲敬遵
明旨懇祈速覆以隆
聖恩以優先賢事竊炤本府于崇禎十六年六月
間具有先賢有翼道之功
盛世隆追崇之典懇祈炤例襲廕以昭
中興之文運事據仲子六十一代嫡長孫奉祀世
廩生員仲于陛呈稱前事該本府奏
請炤顏曾思孟并朱程周三子事例請乞世襲翰
林院五經博士專奉廟祀恭閱京報奉

聖旨該部酌議具覆欽此本府不勝慶幸隨設香
案望
闕叩頭恭謝
天恩訖第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原係虛銜惟主
廟祀無非隆賢及後實謂蒸嘗祼獻起見非
與民社有司干政食祿之職官可比察炤我
國朝洪武元年十二月十九日該部奏
准設立衍聖公官屬人員宜從襲封衍聖公自行
保舉欽遵已久今該本府將仲于陛乞

恩代

請雖係陳籲實亦有

欽例而可遵非敢突為創擅既奉有該部酌議具

覆之

旨依新

貴部俯念先賢躬隨

聖祖特衛其道將仲于陛 准其世襲翰林院五

經博士專奉廟祀速賜議覆雖為

盛朝特昇之曠典亦見

貴部木本水源之德意非本府有所私也合

用移咨

貴部煩為察炤速覆施行須至咨者

右　　咨

太子少保加俸二級吏部尚書李

崇禎十六年七月初七日

吏部署尚書事侍郎馬光輝等謹

題為懇恩移咨以便題授事驗封清吏司案呈

奉本部送准

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孔胤植咨同前事內稱

據原任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仲于陛呈前

事開稱職係崇禎十六年比照顏曾思孟及

程朱周後裔事例

題授今職塞遭寇氛幸逢

清朝開濟特尚禮賢文宗并四博士等官俱經咨

部題授原職訖緣于陛伊時患病不及具呈

列名咨部未及題授今已病痊理合具呈伏

乞咨部以便題授施行等情到府據此為照

該本府看得原任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仲

于陛係先賢仲子六十一代嫡孫已經本府

代為陳說咨部題授今職據稱患病已痊相

應咨部照例題授為此合行

貴部煩為照例速為題授原職仍與世襲施

行等因案呈到部該本部看得原任世襲翰

林院五經博士仲于陛呈訖題授原職一節
比照本部先題顏曾思孟各博士俱奉
欽依等事例旣經衍聖公孔毓植咨送前來相應
仍照本部先題顏曾思孟各博士事例題授
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奉先賢祀事以彰
淸朝開國之初崇儒重道至意但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便伏候
聖裁奉
聖旨是

仲子六十一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臣仲于陛謹
奏爲懇恩照例請給勘合以廣
皇仁以優先賢事竊惟道統至先聖而大成聖道
賴羣賢而翊贊是以歷代尊崇褒封無已優
禮先賢爰及後裔蓋重斯文之根本也幸際
淸朝鼎建維新大典文教臣叨賢裔沭荷
殊恩重道之誠眞超軼往代而今臣感激之無地
矣憶臣祖仲子在聖門衛道之功最著臣自
先朝承襲之後惟恐有玷臣祖是用夙夜氷
兢恪守祖訓玆遇
皇上龍飛普天共慶臣即束裝同博士孔毓鉦隨
衍聖公首來稱
賀瞻拜
天顏得沾
聖澤臣查往例孔顏曾孟博士與臣進京朝賀者
俱照七品官勘合應付回籍今孔博士勘合
已蒙頒發而臣官職相等事例相同未蒙給
與臣是以不得不籲請

皇上以邀一視之仁者也况臣職在奉祀祖廟原
無俸祿雖有祭田五十頃歲遭兵荒所收不
足供大祭之費故臣馳帶資斧有限若非勘
合應付將何式遄其歸臣今
正旦
聖壽貳大
典禮告竣例應回籍守祀伏望
聖明垂念先賢普施一視
俯照博士孔胤鈺之例

敕部一體頒給勘合則
皇仁益溥優賢益隆而臣祇領靡涯矣臣曷勝激
切懇祈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謹具奏
聞奏
聖旨該部知道

少保兼太子太保襲封衍聖公府爲恭請
聖駕幸學以昭盛治事順治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准
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部院夏　咨稱順治八
年八月十九日准　禮部咨前事儀制清吏司
案呈到部該本部題請
皇上幸學行釋奠禮照例差官行取衍聖公等隨
行准行人司開送行人王天眷職名到部相應
具題前往等因本年八月初四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合咨前去煩爲

查照本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將後開行取衍聖公并五經博士及
各族人照例一體應付馳驛前來至期迎
駕陪祀等因到府准此擬合行取爲此劄付本官
照依　禮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務選老成學行族人二人仍將
花名年貌申報前來屆期聽候本府率領迎
駕行禮陪祀作速起行毋得遲悞須至劄付者
順治八年八月二十六日

兗州府爲懇恩清擬戸人照例優免以光
先賢事奉
布政司劄付
守巡各道案驗俱蒙
欽命督撫山東部院夏
欽命總督直省部院張　案驗准
戸部咨爲懇乞仁恩亟念先賢俯全祀典事山
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
東撫部院夏　咨前事內開該本部院會同
總督直省部院張　看得顏曾孟復宗亞三聖

仲子先賢乃歷朝以來崇儒重道設有廟戸佃
戸優免雜差以供洒掃祀典之用今各後裔翰
林院世襲五經博士仲于陛相繼具呈赴部請
討優免廟佃二戸襍泛差徭據查旣有往例可
循似應准從以示隆重聖賢之德意者也旣經
該司呈詳前來擬合咨請爲此合咨　貴部煩
請查照裁酌明白咨示施行等因到部奉批司
查例送司奉此查得仲于陛等具呈請討優免
廟佃等戸襍差本部隨于順治七年四月內移
咨　直省總督　東撫部院確查去後今准咨
覆第四氏廟佃人戸旣經督撫確查各據有往
例可循似應准從等因呈堂奉批旣有定例准
行照來文行免送司奉此相應咨會案呈到部
擬合就行爲此合咨
貴部院煩爲查照施行等因備行到府爲此帖
仰該州縣官吏即便遵照　部文劄帖內事理
將仲廟廟佃人戸優免雜差毋得違錯須至帖

者
順治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禮部爲恭請
聖駕幸學以昭盛治事該本部題儀制清吏司案
呈先該本部題請
皇上幸學行釋奠禮内稱照舊例差官行取衍聖
公并孔顏曾孟等氏博士及老成族人馳驛
赴京迎
駕陪祀等因順治八年閏二月二十日奉
聖旨釋奠大典允宜舉行着擇吉具儀來看
聖廟作速修理該部知道欽此隨行准行人司
開送行人王天眷職名到司案呈到部相應

題
請恭候
命下臣部行移兵部塡給勘合本部給批行令本
官馳驛前往山東行取衍聖公并孔顏曾孟
仲世襲五經博士及孔氏族人五人顏曾孟
仲族人各貳人一同馳驛前來至期行禮陪
祀其吉期儀注臣部會同
内院議擬另疏上
請等因本部具題八月初四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合劄本官照依
本部題奉
欽依内事理欽遵知會仍選取老成族人二人作
速馳驛前來至期陪祀施行須至劄付者
右劄付世襲五經博士仲于陛准此
順治八年八月初七日

禮部爲遵
旨舉行臨雍大典事儀制清吏司案呈該本部具
題
天子臨雍釋奠及先經行取衍聖公等赴京陪祀
彼時因有事未暇舉行傳衍聖公暫且歸里另
期行取等因順治玖年柒月初肆日奉
聖旨是其臨雍釋奠着擇吉具奏欽此除行欽天
監擇吉外隨行准行人司開送行人張九徵職
名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相應題
請恭候
命下臣部行移兵部塡給勘合本部給批行令本
官馳驛前往山東行取衍聖公并孔顏曾孟仲
世襲五經博士及孔氏族人五人孔顏曾孟仲
族人各二人一同馳驛前來至期行禮陪祀其
吉期儀注臣部會同
內院議擬另疏上
請等因本部具題柒月拾壹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合劄本官照依

本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知會仍選取老成族人貳人作
速馳驛前來至期陪祀施行須至劄付者
右劄付世襲五經博士仲于陛准此
順治玖年柒月十二日

禮部爲臨雍創舉典禮維新懇恩查例送監以
優聖裔事該本部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禮
科抄出孔子六十六代孫少保兼太子太保襲封衍
聖公孔興燮奏前事等因順治玖年玖月貳拾
捌日奉
聖旨着察例議奏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
送司案呈到部查順治捌年該衍聖公孔興燮
奏
請生員未及陪祀入監該臣部先題查得天啟四
年崇禎二年崇禎十四年生員陪祀俱准入監
讀書今衍聖公援例奏
請應候
聖駕幸學畢日再議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遵在案今該臣看得臨雍盛典凡孔氏
族人生員顏曾孟後裔陪祀者俱准入監此舊
例也惟仲氏入監舊案無載隨經臣部移查據
衍聖公回稱仲氏子孫在幸學之後崇禎十六
年方授博士故無入監舊例今將生員孔尚燃

孔胤洪孔尚瑀孔胤劭孔貞吉孔興義孔尚經
顏伯潤顏光秀曾聞道曾弘任孟聞眞孟聞芳
應照舊例送監其仲應敏仲應甲既經衍聖公
咨明雖相應一併移送同沾
聖恩者也等因本部具題十月十一日奉
聖旨是依議行

兗州府為再給明文嚴行申飭以重　隆恩事

順治十三年五月內蒙

布政司劄付蒙

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提督軍務兼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一級耿　案驗准

戶部咨前事山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內

翰林國史院世襲五經博士顏紹緒曾聞達孟

貞仁仲于陛呈前事內稱切職等世叨

皇恩一切雜項差徭槩行蠲免其例已久自我

朝定鼎欽綸恩倍渥具呈大部已經咨行督撫准照

例蠲免在案詎料該州縣書役違悪捺案不行

將職等宗子族人戶人廟內禮生一槩派擾伏

乞准給明文再加申飭庶

皇恩得沐不惟生者啣結即先祖在天之靈亦冥

感于黙黙矣等情到部奉批移咨東撫查送司

奉此案查顏曾孟仲四氏

先賢後裔一切雜項差徭槩行蠲免業經移咨

督撫轉行在案今據世襲博士顏紹緒等呈該

州縣書役捺案不行仍復派擾等因具呈到部

相應移咨東撫嚴行申飭可也等因呈堂奉批

照行送司奉此相應移咨案呈到部合咨貴撫

院煩為查照施行等因到院案行到司劄行到

府蒙此合照

部文再行申飭為此帖仰本州官吏查照先今

咨案劄帖內事理查照嚴飭施行速具遵依報

府查考毋得遲違未便須至帖者

順治十三年五月十二日

襲封衍聖公府爲知會事切照
國學鳩工告竣於順治十七年正月二十四日恭
遇
皇上臨雍於本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清晨有
儀部理事官親傳太常寺博士到部面說
臨雍大典頂獎差官敦請衍聖公暨各翰博緣時
日迫切不及出具其觀禮族人各照順治八年
間衍聖公帶五人翰博各二人俱用老成儒雅
身家無過者方准觀禮的於次年正月十七日
齊赴公府
賜第毋得遲悞等情到府爲此劄付五經博士仲
于陛遴選儒雅老成身家無過族人二人
於次年正月十七日速赴
賜第取齊以憑咨送禮部毋得遲悞須至劄付者
順治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恩典
順治九年
皇上臨雍欽取觀禮族人仲應斂仲應甲俱准入
監肄業
順治十七年
文廟告成
皇上臨雍欽取觀禮族人仲秉敬仲承謨

宗子世紀

二代子崔因狐黶詐墮父折股被其傷欲報父仇殺狐黶告于孔子孔子曰行矣遂與狐黶戰而死無嗣

啟子崔弟年十三歲奉母奔喪號泣莊公憫焉賜骸給貲葬于澶淵之北既畢還汴後八年母顏氏卒奉棺詣澶淵開壟合塟復歸汴生子庌

三代庌生子稱乾

四代稱乾生子發志發意

五代發志生子承祖

六代承祖生子繼立

七代繼立生子羡墻

八代羡墻生子隆

九代隆習儒業時秦并天下制作紛紛肆坑焚之禍隆俱遂隱于嶧山下踰年還汴生子勃勳績

勃勳皆無嗣

十代績生子光述

十一代光字公亮仕漢爲右扶風西羌入寇遣光等擊之生子洪禮洪仁

十二代洪禮生子經

十三代經生子伸醴

十四代伸醴生子玄聞

十五代玄生子謀謀母金氏守節朝廷旌表其門

十六代謀生子世德世昌

十七代世德漢更始元年赤眉琅琊樊崇等亂山東刼殺良民以從弟世昌暨子胥及于難世德與妻黃氏逃于延就亭後隨家焉生子馳即今

仲家淺秦時名延就亭後改爲横坊村至元改仲家淺此仲氏始遷之祖

十八代馳生子須

十九代須隱居不求聞譽有田二頃修藥圃有瑟亭養雙鶴自適號雙鶴生子靈臺

二十代靈臺生子時譽時鳴時譽無嗣

二十一代時鳴生子强

二十二代强生子淇臬淇無嗣

二十三代臬仕東晉爲尚書生子慨

二十四代慨生子慶
二十五代慶生子鏜釗
二十六代鏜生子濬
二十七代濬生子晋昭
二十八代晋昭生子浩
二十九代浩生子誨
三十代誨生子遠
三十一代遠生子愚恩愚無嗣
三十二代恩生子孝游孝俊孝游無嗣

三十三代孝俊生子在有
三十四代在生子倬陵倬無嗣
三十五代陵習禮自名其家唐舉賢良擢爲常侍
生子文
三十六代文業儒自守開元七年賀公知章令任
城見文而異之詢其家世之詳文具避兵迁任
之始末以對賀公嘆曰以賢人之後而流落吾
邑下同編氓亦足慨也遂爲建廟于横坊村俾
奉祀事悉復其家焉此任城廟祀之始後人號
爲中興祖生子闞
三十七代闞奉祀事生子篤
三十八代篤生子俟候
三十九代俟生子賸
四十代賸生子凫久
四十一代凫久遇真宗進封仲子爲河内公重修
祖廟生子運
四十二代運生子國使國聘國使無嗣
四十三代國聘生子永宗

四十四代永宗生子簡
四十五代簡生子勵
四十六代勵生子憑
四十七代憑生子奭潔奭無嗣
四十八代潔生子虔
四十九代虔北兵南下人心驚怖虔與家族悉奔
居避難于南陽湖金主有詔求至聖後虔歸守
廟宇生子衔
五十代衔生子惕

五十一代愓生子集虎
五十二代集生子福
五十三代福生子珏義禮德七兒九兒珏無嗣
五十四代義于永樂二年重修祖廟多所幹濟生
子伯安伯能伯敬伯亨
五十五代伯安生子也聚桂椿
五十六代也生子俊爽孜
五十七代俊生子貫做龍本朋
五十八代貫字微之生子蘭萍嵩莽蘭萍無嗣嵩

奉祀事
五十九代嵩號旭谷于萬曆十九年泗水譚公創
建廟于泗歸復儒籍生子九衢無嗣九卿襲奉
祀事九州九城
六十代九卿字一相號西圃值廟宇傾頹白總河
劉公羆侯唐公新建門坊整復祭典壬戌蓮妖
渡河親率堵禦官兵敗績我族多被殺傷蒙院
道 題敘孟裔錦衣予族力微止叨欽賞又遇
三王之簪優禮甚厚平生好施予族中貧乏者
歳有周濟贈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生子于陛
于廷
六十一代于陛字玉鉉崇禎拾六年蒙太子太傅
襲封衍聖公孔公胤植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李
公遇知縣世廪奉祀奏請
欽授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順治元年隨衍聖公
朝
賀京師奉
旨世襲仍舊

賜宴禮部事竣命回守祖庭照舊例
萬壽躬賀馳驛往返順治三年又奉
聖旨改授內翰林國史院世襲五經博士順治八
年
皇上幸學遣行人王天眷行取馳驛赴京陪祀生
子秉貞秉敬

仲志卷之三

總督河道工部尚書宜興周　鼎重訂

濟寧儒學訓導崔如岱編次

六十一代嗣孫仲子陛較梓

元

記

皇上御宇之十九年歲在壬申劉用奉簡命同知濟寧路總管府事以公務南行河側有廟榜曰衛公廟問諸從者荅曰是仲由廟也遂停車入謁展

拜旣畢會其裔人詢所繇建則曰自漢避兵至此創建自唐子孫世守之以奉祭祀者也周覧者久之則見其棟宇傾頹風雨不蔽何以稱觀瞻而妥前賢之英靈不覺爲之悚息竊惟子路學道孔門號稱高弟孔子許其治賦子貢稱其絜侮子輿謂其聞過則喜班諸舜禹皆曰嘉言懿行表表人耳固宜血食千秋廟享百世不爲過也雖已配食于孔子之庭而專祀在一方者尤當爲人所欽崇柰何一祠在吾邑而聽其摧殘如此是有土者之羞也即欲鼎新之而農事方殷未暇爰擇于是歲之九月田工甫竣始議興作乃下令曰願新公廟者聽而濟之人莫不懽欣踴躍以赴也不兩越月而功告成此必子路之德有以浹入乎人者故濟之人樂祠而祀之如此是役也有涉乎公帑之費者予固不得擅爲以賢人之故妨其農時重其民役而俾之嗟怨予尤不敢爲也惟是夫臧他調而廟之材出巳俸而買之急公好義之人兼收之斯廟之作固有益于神而予且無勞于民惟願濟之民

睹公之廟而想公之行則人心自有一眞子路矣甚毋以土木興作者視廟而以誨諭往哲者視子路其有愧于斯廟之建也大矣則子路必有不懌然于爾百姓者

至元十九年冬吉

奉議大夫同知濟寧路總管府事劉用謹記

至正九年濟寧侯呂魯重修廟記

濟于古爲任城其地下而近黃累年多水災民用弗康皇上龍其人有呂公魯者才稱三與學崇獨

海岡當代之名世也群下交薦之臯上曰可吾濟之民其賴汝以治爾往欽哉勿怠朕命呂公遂不獲辭奉命來濟到濟之日視濟民之溺由已溺視濟民之饑由已饑夙夜祗惧惟以剔蠹蘀奸興利除害爲已任甫一載而百姓安堵里閭無桴鼓之聲耆艾有稗禱之咏矣公樂之恒謂僚佐曰孟子有言百姓富而不教則近于禽獸濟之人民沉没于饑寒者久將無有失教哉然命之師儒設之學宫教之端也未若感發其良心激動其義氣其教

莫大焉凡境内之忠烈祠宇靡不務興復之以厚其風俗而濟之南有子路廟公曰是最有關于風教者粤自國朝雖屢加崇飾而歷年多傾頹者有公已寓修復之意又命其五十代奉祀孫衔以修理請公遂慨然捐俸金萬緡經始于二月告成于四月享有殿祀有廡衛有垣出入有門皆煥然其壯麗矣令瞻拜者無復有凄凉之悲宛然如見行行之象濟之民于是咸知以子路爲法矣是舉也固可以作範一時且可以傳芳萬古想春秋之時魯有三家齊有陳氏氣勢焰焰何其盛也及其没也墳土未乾而丘壟已平子孫纔存而烝嘗悉改子路止於一仕季再仕蒲無尺寸之地一旅之衆生從孔子棲遲于道途死從孔子配食于廟庭至今千有餘年而生氣如在廟貌常存可見人之存亡在德不在力也呂公處而治家出而治民固純以德政爲先其令名將與子路俱不朽也公之事業著于朝廷岩廊自有記之者予不必贅特因子路後人之請即其事而爲之書

至正九年

通奉大夫淛東道肅政廉訪司使胡祖廣撰

河内公祠堂記

在昔春秋時衛于周爲爾属蒲于衛爲緊縣故衛之君臣庭議以謂非賢且勇長于政事者不能宰是邑以吾先師季路來涖之不期歲吏懾其威民服其化自公結纓之後蒲之民時而思之父母祠而祀之神明之者有年矣逮秦漢魏晋而下六朝惰唐之間天下不知其幾陵遲而幾版蕩夫蒲固

舊蒲今代何代而民誰民哉蓋祠之廢興亦係乎
世之治否而已況壬辰之禍古今無是慘河朔瀟
然者蓋五十年于茲矣我國朝開刱以來至聖上
甫五業始以文教作治具是以前賢祠塚好事者
往往葺而守之從上所好而然也丧亂後獨此祠
僅存然上雨旁風丹青繪塑剝落亦無幾比年祠
旁之民稍稍坌集成市雖有香火巫覡等立以禳
祓疾癘祈禱孫息爲市鳴呼禮崩樂壞至此亦極
矣良可痛悼邑人有薛君者幼隷軍籍晩慕黃老

爲道士能舍己之術樂我之義慨然以興起爲己
任于是歲指月除朝經暮搆至于一草一芥一瓦
一礫皆手所自掇而又執契券以明公私按圖志
以杖浸月雖尺寸之地不得匿若夫門三其首樣
棟已陳廡兩其旁階陛隨築駿駿已見落成之漸
予適道出于蒲友人太醫侯君仲安以記祝甚懇
予辭以不能且不敢也予謂公親受教于孔子其
格言其盛德志諸左氏傳與夫家語論語等編載
之甚詳使少贊一詞是譽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

聲氣甚焉祀典有之自天子之都達于郡縣二丁
之祭雖萬世不能廢公處十哲之列而配享血食
在彼而猶在此也且公之神在天則爲河漢則爲
日星在地則爲川瀆則爲喬嶽散之於氣則爲雷
霆爲風雨棲之于物爲金爲錫爲鼎車鍾之于人
則爲聖爲賢安往而不在豈獨于蒲若是其專哉
或曰子可謂知其一而遺其二者也且獨不見子
游之于武城宓子賤之于單父魯恭之于中牟元
德秀之于魯山斯皆有惠政遺愛于民美則美矣

此特去晋之暫耳未若公仕于衛卒于衛祠于蒲
墓于蒲其始終之節灼然見于後世者盖如是其
盛夫孺子亦知公之不屑于去蒲也審矣予聞之
不覺斂袵退而言曰予昏不能盡是請書或人之
言爲記足矣乃係以詩俾歌以祀公詩曰公乎公
兮無今而蒲于民而其惠有乎死于衛而其節不渝
已乎已乎後之來祀者其無替乎其無替乎
濟南杜仁傑撰

國朝

正德二年巡按御史楊儀重修衛公仲子開州墓祠記

春秋蒲與澶淵皆衛邑仲子以大賢治蒲惠愛旁洽而遐騖殆非蒲人所得專也故結縷之日澶淵之人爭奉遺骸葬焉此載諸圖誌而相傳于父老者如此按事稽史當不誣也

聖天子龍飛之明年爲正德丁卯監察御史永壽楊公承

簡命持節畿輔廼秋之八月將澶淵未至五里而

近有古丘旁立道左叢林森翳心異之詢得其故下馬展拜盡恭徘徊瞻眺慨然以爲觀河流則思禹稷見丘塚如見邵伯古人于遐蹤渺漭猶不能忘情而況丘塚之重骨肉之所藏精爽之所粹乎且式閭表墓獨行一節之士猶足持以不朽而況賢如仲子也顧委之樵牧而不一引手焉非吾憲度所宜急者耶時郡首滁陽以禮教爲治聞而贊曰盛舉也不可以後敢請成命以屬所司遂進知州譚君綬授以規制譚素練敏躡躍而前甫浹旬工以成告于是饗有堂衛有垣庖廡門戟突兀并偉而衛公之神且凜然有生氣矣君子謂是役也可以敦化而觀政不可無紀錦竊以非人謂媿於戲御史自周以來代稱雄俊風聲所加攖之者靡漠復歲遣巡郡國寄耑愈益隆重省風察俗王化攸繫非直用以專繩糾聽訟獄而已後世乃視爲法家之顓門屑以刑名之學望之而居之者亦或以爲吾職固然也論中按乙外漠然無所寓其心焉噫周官漢典固若是乎我公夙抱絕識而濟之

以該洽之學充之以剛大之氣故其設施舉措曼逸不群不以世之所望者自處而于古之所謂職者思擒其光而揭其耀焉所至崇名教禮文士摘奸隱平寃滯表節義舉逸賢凡古人綱維教化之盛美固已振而發之無遺矣矧茲舉也延輝于孔門樹勳于吾道行當筆之史氏垂竹帛之光磨貞鏤齒媿與事未稱也雖然　國史

朝廷公萬世之文也詞記郡邑傳信之文也由郡邑以達

朝廷由一時而傳萬世固紀功述德之序也又何
疑乎遂書之以復謂君俾鐫諸麗牲之石爲　國
史立傍焉公名儀字宗德進士起家再轉而爲今
官正色立
朝豪貴斂手人比之桓君雅包孝肅云
正德二年歲舍丁卯冬十一月吉旦
賜進士第文林郎知東明縣事海上唐錦撰
嘉靖六年巡按御史吉棠重修衛公仲子開州墓
記

嘉靖丁亥十一月監察御史吉公代
天子巡狩過開而見戚城曰此其衛地也乎吾及
今得創見已廟瞻路左見子路之遺墓在焉曰其
斯衛人爲之者乎吾今乃知蒲政之得人深矣既
謁而出月嗟乎吾聞故老創造曾幾乃今厠屋壞
塚墓頹乎而何以妥先賢爲也是時昆山張子寰
守開之五月則匯先牧謂子授故事從而用命惟
謹遂以前事請公曰俞哉吾事濟矣未幾移文修
其規廣其地新其臺封其墓費不及民而功告完
焉實戊子春正月十二日也君子曰善哉村史知
觀風矣宜有司之遂其良也已而謁托燬爲記記
曰夫修墓非古也自孔子防墓始也是故墓子路
于戚其諸識遺愛也歟民之良心其未亡歟今夫
物莫大乎道道莫大乎中中莫大乎時由學道于
孔稱高弟焉而竟死衛未化也非夫道之罪也是
故中庭之哭哀道也嗚呼是可以觀聖人之情矣
然則結纓非歟曰忠矣然而過於忠也其斯以爲
未化者乎今夫事有時而乖道斯詭焉已矣而謂

由也遽正於斯焉也乎吾乃今知吉公重孔也重
孔重道也黎陽有子貢墓公則以命郡判交城解
子一貫新焉犹夫開也嗚呼豈曰小補之哉若夫
登車攬轡徒吏事之爲而遂已焉視公何如也公
名棠字思召甲戌進士先尹金華今爲御史鎮江
丹陽人練溪其別號云
嘉靖七年　　後學王崇慶撰
嘉靖十二年總河都御史劉天和重修先賢仲子

廟記

稽古聖賢厥生在上則爲飛龍之在天而萬國咸寧在下則爲見龍之在田而垂教萬世盖有不因位而尊不依形而存者如我

先師孔子是已昔在春秋有其德無其位去今千有餘載有土之君莫不北面拜之事之如親弟子嗚呼休哉近古以來未嘗有也但孔子雖聖猶需輔佐而成功當日好學則思顏子起予則有商也禦侮則推仲子焉是故堯舜神矣非禹稷天下何

由乎孔子聖矣非仲子斯道何由行乎天下以竟堯舜之烈者禹稷佐孔子以廣大道之行者仲子其行事載諸論語諸子百家是不待知者而后知也孔子之教天下共尊仲子處十哲之列血食遍天下而濟寧州之南仲家淺舊有仲子廟又與孔廟并極尊崇盖以崇德報功于鄉猶重也前代隆以虚禮爵以國公我

皇上臨御以來隆其尊崇改稱先賢仲子優禮尤加焉是年春都御史劉公以奉命治水拜謁祠下徘徊瞻視愀然有感退曰凡忠臣烈士祠宇

皇上尤責成有司矧仲子大賢棲靈之廟乎遂移文于守土者約以費不病民役不擾下乃議經始于河道公費內節省銀四百有奇役以與事梓不求巧惟其樸瓦不求工惟其堅繪不求斐惟其雅工不求壯觀惟其久遠量工執物娟役察材子來如雲不半載而工竟公走使長安願言一言紀厥歲月言初謝不敏既而翻然改曰司馬子有言非附青雲無以聲施后世況予職司紀言專掌邦教

表揚聖賢是吾責也予小子敢不勉焉乃爰筆爲之紀劉公所以畢力經營以有事于仲子之廟者非遐思仲子之德之功乎世未嘗亂安知其治不知治之爲功安知治之爲德盖人睹河流則思大禹見甘棠如見召伯焉凡吾人今日得安于衣冠文物之鄉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者又誰不思我

先師孔子哉思孔子則當思孔子在日及門之賢多矣孰與絕糧于陳孰與遭伐木于宋孰與被圍

于臣孰與堂三都而救梟孰與聞韶樂而去齊則惟我仲子是賴故孔子曰自吾得由也惡言不入于耳方今　明天子在上東南巨浸滔天恃有劉公疏瀹之

皇上可無東顧之憂西北[illegible]縱横數入邊境安得治賦如仲子者爲之將帥爲迤北之萬里長城爲師中之三軍奪帥乎公是廟之修非但所以崇祀先賢且因以鼓中原忠義之氣不至于狨胡虜不朝食者豈有補于　國家大矣哉公名天和字

養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今駐節濟寧奉

璽書總理河道也

嘉靖十二年

賜進士資善大夫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夏言撰

仲氏書堂記

先儒有言今世之士往往以游夏爲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行却總是實至哉言也末學小子豈敢妄加稱說高山景行秉彛恒性若稽古衛公子路子與稱聞過則喜班諸舜禹子思載論三德以繼舜顏升堂之許出自仲尼眞古大賢人也吳客喙贅傳稱家卞城鄉今泗水有遺墟焉西六十里許仲家淺環居皆仲氏世傳爲公後裔此外中國罕有仲氏者先此郡河大夫構祠學其旁以訓仲氏族人日者郡泉大夫傅泉劉君治河憇其中作曰此仲氏家學也非有他姓弟子學以祠名恐于名號不稱有請易以仲氏學者劉君曰嫌于三氏學自他日我　上稽古彰賢渙頒可也其扁仲氏書

堂使公之族人咸知公之學知公之學即所以達于仲尼之學也乃授簡于小子尚寧紀其事郡庠生曙申請曰子大夫希贊二十年矣願一言以垂不鄙族人且先公與子大夫心契曠百世而相感者于小子不佞不敢辭用彰仲生惟則之孝思與劉君簪纓千古之高懷仲生質美學裕青雲器也仲氏之子濯祖德而裕後昆者其在斯歟其在斯歟他日驗之

嘉靖二十二年冬十二月之吉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兗州府知府程尚寧撰

重修先賢仲子開州墓祠記

開治北十里戚城其麓有先賢仲夫子塚塚有祠興廢不常往歲秋七月余巡歷天雄道經祠下環視亭宇巳就頹矣乃進州守周子道光循舊治命工葺之今春三月告成新守鄭子源彬走學正李子棟請志于余余惟珠藏淵而光浮玉蘊石而色動在物有然者矣矧大賢精爽所歸之地乎夫自春秋至今千有餘年豪傑英雄作於是土者不知

其幾而茲塚獨存抑以不朽者在也若是則雖混於荆棘草萊而見者將自别之又何志之足云噫亦識其所感而已矣孟氏謂聖人百世之師而奮乎百世之下者莫不興起感之者勝也仲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夷考其結纓之義負米之行塞于天地炳如日星百世之下思之凜凜尤有生氣則雖野老猶能思慕於隴畝之間而況誦法孔氏者論其世不想見其爲人耶開古衛地實吾夫子轍跡所及之區嘗有庶富教之嘆有遺感焉至若忠信恭敬明察之治乃仲子服膺夫子之教而肆于蒲者固不俟于入邑入境至庭之時而後知矣惟茲城郭改觀廟貌猶舊聞風之士入其境至其庭躑躅于松楸雨露之下慷慨激烈以求忠信恭敬明察之治以上繹吾夫子庶富教之心則茲志也亦觀風者之所必錄也

嘉靖三十九年五月朔日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廬陵毅齋楊儲撰

移置先賢仲子塑像于求仁書院記

長垣古蒲城其西北隅舊有河内公書院以斯地爲先賢仲子過化之邦孔子嘗以三善稱之以之名爲院者寄思也而塑像則未之置置像以專祀自我侯鍾公始之也邑舊有二賢祠繪内黃侯蘧伯玉河内公仲子之像于其中同坐一堂歲時同一享祀相延既久守爲常典今丙辰秋侯以歲典入謁卽慨然嘆曰是豈可以妥先哲之靈乎夫蘧伯玉衛人也仲子蒲宰也蘧伯玉孔子友也仲子孔子弟子也以今言則蒲民不可與蒲宰並以禮

言則弟子不可以與師之友並使二公有知其心殆必有蹙蹙爾矣是豈可以妥先哲之靈矣乎乃移仲子之塑像于河內公書院之正堂東偏地一區爲堂三楹飾以金碧繚以墻垣參今時制革去河內舊扁以求仁書院祠門扁以先賢仲子于是仲之像巍然以獨尊而仲之神將不帖然以自安乎禮以義起神以心契侯其達觀乎幽冥之深矣事竣屬予以記予曰我侯是舉豈止正二公之位次用妥其靈矣乎其有功風教大且遠也何也仲

子之在聖門善勇于必爲學造于升堂其道一孔子之道也其見于治蒲曰恭敬以信曰忠信以寬曰明察以斷其治一帝王之治也士之郡于此者苟能覩遺象而思其學焉則孔門之心法庶幾其可得矣士之覯于此者苟能覩遺象而思其政焉則帝王之緒餘庶幾其可得矣入焉求是仁以修諸已出焉求是仁以治諸人故曰子路百世之師也其有功于風教不亦大且遠哉雖然仲以正學惠政垣之士民德之祠而祀之者閱千載如一日我侯以純正之學公平之政下車未幾而士悅民服無異于仲又焉知後人之祀我侯不如祠祀仲子也哉侯諱崇武字季烈南昌人嘉靖庚戌進士郭溪其別號云

嘉靖辛亥

戶部郎中邑人張愉撰

嘉靖三十七年清豐侯李汝寬重修仲子墓記

聞喜戒菴李侯涖清豐之旣踰年政修事治廼以其暇務興華崇文教凡奇踪勝蹟廢塜遺祠湮沒

于荒烟斷靄之墟者靡不極力蒐訪勵志表章旬月之間百廢俱舉先是距邑西南三十里荒僻處有丘曰仲由之墓墳而不廟有司俾于遠涉秩祀弗及殆若干年矣侯乃按圖經詢故老又遍訪黌序之英始得其地乃慨然曰賢如仲子而弗廟食其何以和洽神人崇勵風化耶于是恭履其地正疆界于侵蝕之餘加封土于丘壠之上而又繚以垣墉樹之祠宇定其祭品俾春秋繼孔廟修其嘗祀仍委脩官仁利守獲之而復以祠旁隙地十五

亂付守獲者樹植以爲永利已復請之兩院于均
徭中每年加銀四兩以爲祀辨庶義公而行遠祠
成又自爲文以奠盖千年曠典一旦更新凡繫籍
孔庭者孰不歡忻鼓舞慶兹嘉會惟佚役慮典禮
無徵久或淪廢廼介邑庠弟子員劉生從一李生
國玉劉生永禎寓書于澶請勒石以垂不朽予考
公在聖門其初見夫子也冠雄雞佩豭豚戎服而
舞此其暴悍決裂之氣發揚蹈厲之風凛然可畏
使其溺故習而不變殆亦糾糾之武夫矣既而鼓

瑟之刺暴虎之戒取裁之譏所以抑其過而引其
不及者盖懇懇焉相期于道而要之于中誠不欲
使陷于偏才之陋且亦討公喜聞過其力故足以
進乎此也厥後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則其氣質
盖以漸而變其學問盖以漸而充無復向日飛揚
之態吾夫子成德達材之教于是乎亦稍稍著矣
未几稱其三善與其折獄嘉其知禮及武伯之問
又以千乘之才許盖至是則由非昔之由而吾夫
子之所以鼓舞而激勵之者又大有成效之可覩

不但自慶耳不聞惡言已也顧其仕衛也豈欲黨
孔氏以助成父子爭國之亂寃其衷亦不過欲得
時弘道庶幾夫子佛肸之意且當是時宰我仕齊
冉有仕魯子夏任魏聖門高弟跡異而道則同豈
專殉于利祿者乎公之平日雖純粹讓回頴悟遜
賜至其堂堂正氣不少屈于聲利之中即賜之賢
亦或不逮結纓之禍雖視子羔毁形以逃者爲有
間然食人之食而死人之事固槩之道而不姅者
校之臨利害僅如毫髮即舉平生所學而盡棄者

不大相逕庭耶故夫子品列門人旣列仲子于政
事之科而他日升堂入室之論又深嘉而樂與則
公之所造固已介在回賜之間未可以一死而遽
少之也且夫子嘗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觀斯言
也固以諒公之必忠所事而豈以弗及不踐爲公
病耶是故中庭之哭覆醢之嘆雖師生之義不可
觧于其心要亦嘉公之烈而悲道之不幸也使公
變節易至隱忍須臾如齊之管仲唐之王魏以爲
異日富貴圖夫豈不可然而禽獸之行公固不爲

也禮曰見利不虧其義刼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仲子有焉故曰食人之食而死人之事槩之道而不舛者也李侯以名進士涖清豐直巳守道威不能怵利不能移宿獘遺奸剪除殆盡胸中所具蓋巳黙契夫仲子之素而下車講道在泮右文雍容揖遜其視升堂入室亦何讓焉夫歷百聖而相傳者道也曠百世而相感者心也道同心契固自有通古今于一息會志氣于一堂者矣則夫旁搜于荒烟斷靄之墟垂情于人跡罕至之地

而特崇重于賢祠者抑非志氣之相孚而理勢之不容已者耶世有夫子則李侯固當首政事之科而與賜回諸賢媲美也侯名汝寬字巖夫別號戒菴丙辰進士其治行方爝然有聞行將柱石巖廊斡旋氣運以成昭代禮樂之化表章先哲特其所造端者耳嘉其舉故不辭而爲之記

嘉靖三十七年

賜進士第翰林院檢討邑人晁瑮撰

重修先賢仲子廟記

余讀孔子世家載孔子弟子自顏閔而下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皆一時之英也又皆出于齊魯鄭衛之國而得聖人爲之依歸相與考德問藝談說先王文物彬彬然盛矣吾意孔子聖人也其所爲教必有幽深要妙絶人駭世之談諸子賢人也亦必鶩奇炫博出乎人倫物理之外者及觀魯論中稱說孔子之教不過曰文行忠信詩書執禮諸子之學亦惟守其師說精思力行各就其質之所近斐然成章而已吾乃今知聖人之道無甚高遠而

其教易行也昔者子路號稱高弟子孔子不稱其仁而稱其可治千乘之賦雖子路之志亦在于使民有勇而知方此皆今之白面書生操觚搦管指爲武人之長材俗吏之能事而不甚難之者乃孔門師弟子方且從容問難謂經世之務不出此譬諸太羮玄酒各爲至味非所以適口而利用養生舍菽粟無由也然則政事之學豈可以不講歟今天下日多事矣歲惡民流盜賊蠭起賦役繁重杼軸其空適者徐沛之間黄河變遷以郡邑爲蟄魚

燃入市鷄犬上屋浮骨載道萋苴滿目又潰渠隄圮百十餘里此猶搤人咽喉絶其飲食其勢誠急而不可須臾緩也豈非一大變哉安得子路之才而治之吾聞子路治蒲孔子過之入其境野無蒿萊民多疆毅入其邪高城深池外寇不侵登其堂問其政紀綱秩秩如也孔子曰善哉由也可與治民矣夫子路治蒲之政卽孔子前日與之從容問難者初非有務奇炫傳絶人駭世之談也然則學聖人者豈以立異爲哉濟寧南四十里許有仲家

淺仲氏子孫居之至今五十九世矣舊有仲子祠乃治水諸都御史大夫與諸工部郎之葺治付其後人守之以奉蒸嘗者願繫牲之碑闕焉無文于是工部主事葉君以蕃謁余爲記余惟春秋之世若三桓在魯諸田在齊皆以大夫而擅人主之權奪公家之利氣勢赫然盛矣乃皆寄銷沉譜系放失卽三尺之墓半畝之宮亦蕩爲游塵莫可蹤跡不知幾何年矣獨子路之賢天篤其祜今其雲孫若煦若曰可皆補學官弟子員得以衣冠守其故

宇歲時伏臘牲酒馨香歌詩習禮享獻不忒是雖朝廷崇祀之典已配食于先師之廟其在桑梓之鄉觀望尤重豈不大有光耀歟余有感于孔門人才隨試輙效視今之縱談心性漫無實際者何如也遂書之爲記

嘉靖乙丑秋八月吉日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

勅總理河道維揚後學陳堯書

重修河內公書院記

吾邑治西北舊有河內公季路書院左有祠祠前係居民堵塞兼以歲久傾圮神罔攸庇士罔攸居積敝相沿莫與整飭歲之丁卯午溪鄭公以戶科給事謫承吾邑顧瞻書院慨焉興嗟命典史勞君銘鍾督理仍捐貲易居民地若干間前通大街建仲子祠門一座與書院并列大都撤舊爲新易地以整百年之廢一旦遽舉斯役也君子謂其崇儒造士厥功匪細云或有問于予曰夫子路聖門之

高弟子也其爲人之賢不言可知也然廟祀崇于闕里配食遍于天下茲邑廼專祀之者何居曰吾邑蒲邑也子路曾大夫蒲邑者也既云三善治蒲夫子稱之蒲人德之矣今去其人千百載而所謂入其境恭敬以信入其邑忠信以寬至其庭明察以斷者固可以想而見也而民之飲食而尸祝之歲時而香火之疾苦而號呼之亦千百載如一日也夫祀法有功于民則祀之蒲豈善忘人功者乎惡得而不祀也曰聖門高弟如顏如閔如曾如冉

者尚彬彬尉尉也而未聞有專祀之者何也曰祀起于有功功原于有所試有所試故子路之祀至今不廢無所試故顏閔之賢而亦未有專祀之者易所謂潛龍勿用是也曰求之藝由之果夫子均與之從政矣而求之仕季氏不免爲聚斂之臣何也曰此則剛與柔之別也藝近于柔柔嘗不能自植果近于剛剛嘗至于過激而易以立功故夫子評曰由也兼人求也退卽此繹之二子之優劣自見矣而今未有專祀聚斂之冉求者孰謂人心可

誣也曰由之死豈可以無死者耶曰子路仕于悝悝執政于輒悝之難輒之難也悝可不死輒亦可以不死乎子路亦自靖自獻焉爾矣肅愉其他然其所可惜者吾不謂其死而在于仕衛也衛在于春秋抑何如國乎父不父子不子其政散其民流當是時也卽使康叔復出周召爲輔尚無所挽其勢由果何爲而欲自試于危弱不可救藥之敝國乎夫既仕其國則食焉避難吾知其不爲矣故一死自表也夫子路之有功于吾人及吾人之德子

路雖使至今存可也而卒死于衛謂之何哉此所以鼻酸涕洟而不能自已也今書院新矣嗣是學士大夫凡游息于斯者既知子路之爲可法又知其所以當惜則于出處死生之義思過半矣鄭公修是祠既完卽轉覲縣于其別也余心諾以爲記未逞也越三載始克成之公慷慨有氣節其蒞承吾邑也始終僅一期爲政多惠愛民有去思書院特其一事公諱欽字堯卿號午溪寧國涇陽縣人予壬戌同年進士記之歲巳巳也

隆慶三年

賜進士出身河南道監察御史鄢永春撰

先賢仲子廟記

子路在聖門以勇鳴夫子路之勇豈世之忿于格鬪悻悻自好者哉世之所謂勇血氣之勇也子路之勇乃義理之勇也負米養親是勇于孝結纓于衛是勇于忠周旋夫子雖患難而不忍離是勇于師生之敬唯恐有聞勇于進道使民知方勇于治賦車裘與友共勇于求仁治蒲之善又勇于仁民

雖曾子傳道尤深所畏則曾子所謂大勇者子路先得之矣然有功于聖門不徒勇之一也諸弟子問于夫子雖有未多子路之問較諸賢爲多洪鍾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先勞無倦之訓昭于萬世矣微子路政之問胡自發之也中立不倚之訓昭于萬世矣微子路強之問胡自發之也君子義以爲上由有勇之問惧事成謀由三軍之問東周之治繇瓜之繫微子路疑而扣之胡爲發其蘊奥若是也雖慍見于陳蔡亦欲得夫子固窮之訓此猶其迹而非精蘊所在修己以敬因君子而發堯舜兢業禹祗台湯聖敬文敬止武敬勝周待且率是道也夫子道統之傳又自子路發之然則子路顏曾之亞歟如以爲子路之勇者應世之勇者肯有君子之問哉吾于是而知子路之勇人之不可及也夫子路卒于衛其裔在濟之南廟在運河之右因其後裔之請余敍文之

萬曆十六年歲在戊子孟春之吉

賜進士出身河南道監察御史涇陽許守恩撰

萬曆十九年泗水侯譚好善創建仲子祠記

聖人之道以尊而明以疑而信世謂孔子爲性生視若天之自高然而聖人未嘗自高也豈惟不自高卽其徒亦不盡高之也豈惟不高之抑且疑之子路之疑聖人屢矣之公山則疑徃中牟則疑見南子則疑甚也絕糧慍之正名迂之子路之不信聖人一若此乎吁此其所以爲信也彼其視聖人之道若千金之璧惟恐其有寸瑕若九霄之光惟

虞其有纖障礙之淵之蕩之推之若對嚴敵若履
春冰凜凜乎其不敢以一息安也夫惟其不自安
故卒能成其信蓋至于聖人爲之辨其惑通其蔽
不得已而指上天以爲誓借匏瓜以自解而後聖
人之心若空中樓閣人皆見之若行天日月人皆
仰之故聖人曰自吾有由也而後惡言不入于耳
彼其自爲攻伐者至矣又誰侮之則豈非疑以成
信之力哉嗚呼道至聖人止矣然猶攻擊辨難無
遺力焉彼所自視與聖人之道奚翅不如則所爲

砥礪琢磨與所爲從聖人豈翅百倍故吾嘗以爲
七十子之徒皆以真志專功日積月累自成大賢
非直以及門爲幸若所謂附青雲施後世者也後
世之學聖人者多矣未少有得輒自信焉曰吾之
學至矣爲其徒者亦曰吾師之學至矣一以爲尼
父一以爲顏回沉溺不止曰吾疾賢人之固游移
而不定曰吾得聖人之時左覆右盖惟恐人之攻
之也有攻之者不以爲恩則以爲讐然而信之者
卒不勝其攻之者而後聖人之學始壞故曰吾人

當學子路又曰子路百世之師而世猶以仕衛爲
疑吁聖人固言之矣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魯之
君臣衛之父子聖人蓋未始一日忘焉惜乎不能
以其身並相兩國也由也從之久信之深殆欲步
趨追之乎然惟聖人則可由也自信而過者耶故
斯之未信聖人悅開吁學聖人之道者斷可識矣
子路蓋卞人今泗水縣地其後人流寓濟寧久之
成聚因名仲家淺泗之仲無聞縣令邢州譚君好
善曰不可以大賢之後久爲寄旅乃捐俸鳩工于

縣東爲祠俎豆仲子其間移文濟寧盡族人而還
之卞爲置田百畝俾主祀事是舉也其義正其恩
勤其有功于仲子甚大不可無紀余旣嘉譚君之
高誼會其以碑文請未及爲以遷秩行至鄒而仲
子後槩復申前請乃駐車命筆爲紀其事復爲詞
三闋使歌以祀神其詞曰　若何在乎相羊望汶
泗兮湯湯欸嶽雲兮四起紛[illegible]旗兮遠揚乘文豹
兮駕赤虬亂倚東兮翩來遊望舊丘而戾止聊卒
歲兮夷猶　右迎神　鼓坎坎兮擊鐘笙簫鳴兮

臨風靈洋洋兮左右忻指顧兮從容俄立髮兮噌
斷振冠纓兮切雲世涓涓其皆是誰與易兮斯人
炳蕭兮設精式歌兮且舞神既醉兮顏酡恍申申
兮笑語　右降神　天門兮四通服兩驂兮戒雙
龍揚旌兮于邁高攬兮故宫居上帝兮左右悼行
義兮未終五風兮十雨時和兮歲豐綿本支兮福
舊國億萬年兮靡終窮　右送神

萬曆二十一年

欽差提督學校山東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長垣

後學李化龍書

濟寧侯唐世柱重修仲子廟記

濟城南四十里漕河之隈有仲子祠乃仲氏裔避
兵而聚族于斯以建之而寄其霜露水木之思者
其傳頗久其遞爲興廢亦不知幾更至是而又就
圮裔雖頗衆而頻年水旱饑窘不堪任築葺唐侯
來守是邦凡學宫祠祀百廢俱舉一日以公役經
仲子祠愀然日先賢之所棲靈而胡以湮墜至是
柰何起人欽崇而重蒸嘗大典是吾責也夫乃捐
俸贖若干鍰爲復修計則又日春秋牲牷安所取
給守者日乃族衆劇金而設之者侯嫌其褻復核
二祭費銀六兩並于州取辦不復科之族衆矣至
甲寅祠告成棟宇垣砌煥然改觀而又于門之外
竪大坊一座書以金額而仲子之祠不復湫隘舊
制矣其六十代奉祀生員九卿氏與族人德郡守
之功而且慶先靈之有依相與請記于余余惟仲
子之賢孔子稱爲升堂曾子矜爲長友歷春秋以
迄于今昭昭在人耳目間固不以祠爲重輕而考

之仲氏家乘仲子路之先爲卞大夫世爲卞人則
卞之人祠之宜也仲氏之居濟者不過以兵火倉
攘暫爲流寓安所取于祠而祀之爲是大不然神
不享非類其子孫居于河側已歷幾十世因以仲
名其地則其來遠也孫與祖一氣相通群一氣而
聚于斯焉知仲子之靈不隨之而聚也不獨此也
仲子居卞爲卞人仕衛爲衛人治蒲又爲蒲人其
名跡所至皆令人景慕而不能忘生時固已不拘
于卞矣而烏在其祠之專于卞也且仲子孔門高

第而後人推之十哲至今仍之凡學宮配享必首
列焉則其祠又紛而多歷矣況吾儒之尊聖賢惟
以道尊仲子升堂之學真足爲百世師而誦法孔
子者即童至五尺罔不知其生平之爲大賢則又
人人有仲子矣茲濟運河之祠所繇設也匪濫也
茲唐侯之剏祀典新廟宇所繇大有造于仲氏也
欺堂以楹計配舍以間計基以畝計籩豆諸器以
數計俱別有冊唐侯諱世杜湖廣巴陵人得並記
之曾

萬曆四十二年甲寅歲冬十二月吉旦
賜進士出身徵仕郎刑科給事中郡人陳伯友撰

重修仲廟記

兗州之域多名祠以余所見于魯則姬公尼父子
淵于鄆則伯牛于武城則子輿于任則仲子余鄒
則思孟祠數百里間輝煌映發賢令守之涖其土
者汲汲修崇惟恐後居者訖聞者恭行役之君子
過其土者迂道緩程以冀一謁登其堂者如見顏
色焉嗚呼盛矣任城之南濱河而建者故爲仲子
祠仲子卞人也而祠于此卞產而任居矣今子孫
環祠而處遂以名地余毋家世居河上去祠僅數
里得時拜祠下殊傾頹不足稱鉅觀爲之黯然萬
曆壬子楚人唐侯以高材選守任城既勵精百務
尤加意於興學正俗之事慨然太息曰是不足與
曾孟諸祠並耀乎於是庀工鳩材撤而恢之州端
聞君董其事不逾時舉祀典與宜廟兩祭並崇
豊麗赫奕望之如霞仲氏子孫感焉其奉祀生員
九卿介表任尚生思恩走郯妻伊于紀其事余聞

之躍然曰懿哉唐侯厥功遠矣夫循良之吏所爲
表揚前哲者豈徒不令湮没而已將維風作民於
是焉賴故冥於識者過廟必咨嗟於玩者入祠則
肅一節之士足感千秋而況大賢乎且仲子何如
者也魯論之諸弟子畧矣而稱述仲子者居其半
焉嘗合而按之其氣剛毅其學精實其心卓朗而
公溥敬夫子也似君愛夫子也似父守義衛而不
恐少汙也至死不易是以存致與侮之稱没來祀
于之泣蓋屬意至矣且夫子之教諸子多勖以行

而於子獨戚其知六言是知之嗚呼而悟之不倈
問也顏子曾子而外有幾人者乎蓋其躬行之純
確利欲之斬絕已粹乎無可指摘故獨以悟化耳
其承命而仕則功尤可尚何則三都之墮子為首
難伯僚之愬不及冉求他日康子召求而竟舍子
非其堅正之節帽奸謀而寒邪黨烏致此乎具臣
之鄙為然折也顓臾之責因求逮也且政莫大於
行軍斷獄禮神信民四者非勇弗張非智奚斷非
敬無禮非誠何信子皆優之雖古大臣道何加焉

可執權語為定評耶吾國子車尚論往哲孔顏而
外子獨見重聞過之喜未同之恥直與禹舜並烈
信曾西之言以為高於管仲豈非方嚴之槩與嚴
嚴氣象有宜契者故嘆慕不置歟今世久承乎學
多門戶言理之士喜頓悟而薄躬修風俗之趨漸
以柔靡余謂有意世道者宜表章仲子之學使與
顏曾並著以篤其行而振其氣斯祠在漕之濱行
旅之經過賢士大夫之往來舟無停撓陸不輟跡
遊望而恭生入謁而敬盜低回瞻視因祠而思其
人因人而思其學所關其渺小哉或謂仲生在卞
而廟在任何也余曰姬文公不之魯而魯稱宗國
亦因其子孫所寓而已仲子雖卞產而子孫世居
任土矣欲尊崇仲子者非斯祠不可唐侯所為汲
汲尊崇而惟恐後者其有古循良吏之心也夫

萬曆癸丑孟冬之吉

鄉貢進士古鄒後學周希孔頓首拜撰

總河都御史王佐置祭田記

歲萬曆丁巳渊東　大中丞王公視河濟上甫下

車即釐敝舉墜罔不毖飭至先聖賢遺跡尤惓惓
加意一日駐舟仲家淺展謁仲子祠顧瞻徘徊而
言曰廟貌新矣仲子可妥靈矣春秋禋祀不可缺
也犧牲粢盛安所從出仲氏之裔有衣冠數人趨
蹌而前曰是吾祖也族人劇金而辦之固其分也
夫安敢妄覬公曰否否是臨茲土者之責也乃捐
俸金買地永為祭田其裔奉祀生員九卿等德之
俾余勒文以記余竊公之為若舉也非令仲氏德
也亦非令仲子德也夫固與仲子之神兩相聯發

而不容自已者且仲子當年未遇則食藜藿之實
爲親負米百里之外及遇於楚則累茵而坐列鼎
而食不言倦也況淵氷沼芷可將明信而牲牷肥
腯亦昭普存以仲子之靈千載如在又奚計夫享
祀之豐約哉而獨人有所契慕於仲子精神肸蠁
默爲睽發則其致虔竭慮而不容自已者乃其根
於秉彝而無所爲也故曰王公之置祭田也非令
仲子德也學士家之推仲子者大槩在見義必爲
凡人之所以有義而不必爲者見未眞耳仲子見

義一眞意不旋踵結纓之死凜凜生氣何者見之
眞也想其遺風者頓起憤迅之氣非得於有所睽
發而然乎王公負海內重望爲　國家名臣綰南
北之咽喉行且調鼎鼐之重任其擔荷大而其運
旋偉則其於仲子必有神契而精感者寧獨一祭
田之爲睽發也與哉姑因其裔人之請而爲之記

萬曆巳未年季夏之吉

賜進士出身河南按察司副使前刑科給事中行
人郡人陳伯友撰

謁仲廟記

余以甲戌秋杪自中州來東有開鑿鉅議馳詣治
河撫公征雲北望離濟四十里地名仲家淺時河
議憤中啓閉有節法不敢干亦惟窗紗映月舷夜
聽瀾醉不憮懷就枕而嗒焉俄聞人馬喧豗云魏
國見訪急起延欵見旌纛燿晃須臾駕擁一人狀
偉且奇曾識魏國貌今則非且衣纓冠珮威神卓
犖旣與交拜覺其鬚髯拂吾口角坐語余曰我去
長垣濬壚猶公無柰豕堅剌鏹公前巳生必死之

生今將欲生未死之生明日先生知死之生十年
還來生彼邇北百萬之生而吾與公共證千秋之
生語訖便去問其鄉士曰寄家于此忽焉驚汗而
覺急詢此地有何祠廟閘吏告言有仲子廟余詣
祠瞻禮則陳設牲醴子姓序列笙瑟錚鳴云今晨
我祖弧誕余益駭悚着緋四拜而還詳繹夢云魏
國是宋封仲子衛國夢謂以衛作魏耳長垣濬壚
者今長垣古衛蒲邑壚爲豫州土公嘗宰蒲爲水
備修溝洫與我同治水之職也寄家云者子路卞

人子孫聚居于此且數百年故　國初即名仲家
淺關第所謂生必死生未死生知死選用三死三
生直用必未知列爲三意神語亦善用巧哉然所
謂生必死者盖指余築塞徐邳隄九千丈央口十
三瀕奪千百里之民于魚而生氣逾壯也若云未
死之生仲語與余心正合必生東民我計先決但
當事之移我此官拔我此艱責我此功之完使必
副其意中一大隄創而勲績無前耳何知葛墟礓
砂膠瘠阜嶺兩地爍剛堅與鐵並匪鑿與鎚裂民

踵頂匪鍬與鍬斷民首領安能若此之繹驛六郡
象指三公上欺　九重也乎即捐我有生之生拯
其未死之死所甘心焉又敢望十年還來一證千
秋之生也哉嗟乎莫説有官之責力持一去留爲
他日之人併置不虞之凶族愾二更到此枕中之
境仲子知我我契先賢憂及看得真勢偏看得假
以憂還我有勢悲他仲子猶是憂中人況余之在
憂憂者邪書此留之仲祠爲他時一憂覺契券
萬曆甲戌九月七日叅政山東平湖馮敏功撰

仲子廟記

余觀從來作記者不過記年月廟之修建于何時
肇造于何人而已茲廟之興固開先于前令譚公
創二千年之持與豈異人任後雖有作者皆托始
于公也其詳載之屢矣余不復贅獨述子路之義
氣可法可傳者以告吾同志請述其畧幸勿爲迂
古今稱子路爲百世師而其説則在于喜聞過孟
氏論子路之聞過則喜至比于禹之拜善言舜之
樂取善其故可知已葢惟聞過則可改改過則可

賢而惟聞過則喜然後人方樂告之以過夫南山
有竹弗揉自直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爲入于
犀華益甚此子路所受教于夫子之第一義也人
非大聖人孰能自免于過而惟其有喜聞過之心
則其過當可寡微獨禹舜即以夫子大聖亦曰自
吾得由而惡言不至于耳豈非以過惡常聞則拒
而遠之拒之益深遠之益熟所謂惡不仁者不使
加乎其身也不洎于身即不至于耳之説也由此
觀之聞過之益可知已自非心誠喜之而又烏所

稱聞過者乎夫子路之過亦多聞矣雄冠假服則過舉兵據地則過鼓瑟則過爲國不讓則過在陳之愠焉而過浮海之喜焉而過畏匡之怒焉而過正名之迂焉而過南子公山肸佛之不悅焉而過吁亦何其過之多也乎蓋惟人有所畏忌也則直言遠於千里而讒諂面諛日與爲徒方自以爲聖智莫若而烏見有所謂過惟其喜之是以聞之惟其聞多是以其過亦多人徒見子路聞過之多而不知其喜過之心來之也人徒見子路之喜聞其

過而不知其聞過之後即憣然改而又恐其過之聞也記稱子路聞過而悔靜思忘食至於骨立孔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嗚呼此子路之所以爲子路也喜之一言是孟氏闡明子路聞過之心以示後世入聖真訣在當時鮮有能識之者則徒以子路爲一好勇之夫而率爾妄作無所取裁雖有夫子日爲攻擊而默焉以退將以爲詞遁將以爲面從則又何以能學至升堂畏於聖門而齊美於禹舜也與哉自余東髮授書讀其行事而想見其

爲人未嘗不願爲執鞭也乃今得身遊下里謁遺像於廟中而親挹其行行之容備聞治蒲三善之政吁亦有餘幸矣夫其恭敬而信忠信而寛明察而斷雖云出於性哉而要亦自學問中來余也學師子路萬之乎不能彷彿願惟一念聞過之心競競朝夕以自期寡過於今日此則所謂願學而未能耳因述子路之所以師百世者以質正同志然乎哉然乎哉

萬曆丙申仲春望日

泗水縣知縣晉江尤應魯撰

仲子廟碑記

記有之禮爲其可傳也其可繼也則久近廢興之故有慈孝亢宗所不能得諸祖考而秉懿好德者公其報而弗忍忘此非一守令私心也尼山泒衍而下於都哉濟濟賢哲享祀無遺泗上固

仲子路生托之鄉其間蒸嘗俎豆興而廢廢而復興不啻數數余自通籍來仕蜀越走四方遭聖蹟賢區停車吊問低回不能去來令斯邑釋奠而幸

遊先賢之里聊爲數語以志生平願學之懷云爾

泗水縣知縣安陸柯 文麟

欽賜仲子祭田碑記

嘗謂祭之云者世祀明禋崇德報功匪細事也田之名者助耕輸粟犧牲粢盛皆賴此也否則一或無田蒸嘗奚出何以報
聖賢矧孔門語王佐之才者首顏子稱一貫之傳者曰曾子殊知車裘農山之對與善勞明聖相頡頏負米結纓之心與養志易簀相伯仲一貧一富

人情最難處者仲子車裘共敝狐貉不恥浮雲富貴甘飴貧賤見何卓也一民一社衆心難以一者仲子千乘自負夫子千乘致稱理煩治劇遺大投艱才何鉅也誠哉四科之媲允矣百世師也是故之曲而孔之兗而顏之祥而曾之騶而孟之皆享祀豊潔食土之毛春秋血食俎豆輝煌獨泗之仲
疏附
宣聖衛衍道脉才優政事学造升堂可無祭田乎
余奉
簡命巡歷過泗瞻謁廟貌規模卑陋不足以稱報
享余已捐發贖銀一千兩仍
請發帑銀以竟厥工矣問其祭田則惟有謳令好善及各院司捐俸置買不滿五頃余爲之戚然顏孟之家各有田五十餘頃何獨仲子祭田寥寥胡以供享祀而妥先賢之靈乎遂行文本縣查出官地二十五頃並前地五頃足三十頃之額其租税盡于蠲免永爲俎豆之奉有司不許起征奏聞于
朝我

皇上崇德重道遂可余之議信乎明德之祠百世彌彰故水不忘源木不忘本其于
國家文教不大有光歟後之來歷東土者豈止以三十頃爲定額哉將于陋巷三遷並隆矣謹述其始末以爲記

萬曆己未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畢懋康頓首拜撰

仲子祭田豁租碑記

余讀太史公記至楚大夫孫叔敖斬其後寢丘之

封至假優孟衣冠以感悟人主未嘗不訝其術之奇而用情之摯也夫以伯國之臣有功于楚而舉國懷愴恐其後之弗傳况聖賢道德之裔乎丈夫慷慨好修倜儻往當使遺芳妙爾食報千秋而後賢者之菁靈與我輩之意緒奕世托以不朽

國朝興崇文教如日中天騶魯之區輝煌俎豆食邑於魯則孔廟盛焉於騶則孟廟嗣焉下此則顏曾冉皆得祠故土置田立後以世其祀獨季路仕衛蒲城之役結纓就刃身殉衛難故軒口燔臺之

烈凜凜不磨而長垣清豐特隆墓祀考其故里則魯卞邑今泗水也泗爲先賢敬止之墟舊闕祀典及典存矣而廟貌不飾廟新矣而俎豆無供亶如中丞李公所稱孤裔遯隔不無故宮禾黍之思者萬曆辛丣始創祠事置祭田偵取任城仲裔令回卞奉祀代錫廩餼代巡畢公請益祭田三十頃余濫竽保障丁蓮妖之變单騎入山犯危蹈虎藎痒騶泗者再閱月始消彌撫定因從戎馬之暇仰瞻

廟貌如親百世師儀刑詢及祀事仲氏復以續請祭田豁租請余可之舉一十六頃九十八畝五分賦稅盡與出處豁除爰勒石紀其事夫季路配饗春秋血食今古其靈爽寧以泗上一祠增重然在

天之神樛流無不發越而人心之神緣往固有獨鍾也祠泗上者康人心之神以康在天之神祗見祠可建後可立田可置而租更不可不豁神固靈於人乎人固靈於神乎冥明嘿嬗自鬱勃不容已乎仲嗣其勉旃先賢有德則脊後人緊德是崇食土之毛而克修饋祀惟在象賢一念季路浩氣懿

行詳載簡編不具述卽治蒲三善特其一班獨聞過而悔靜思忘食至於骨立豈令人所可髣髴故曰自有季路而惡言不入孔子悲之此余所督策於高山勝懷于景行也仲嗣其勉旃紘之不墜者文耳文之在玆者心耳傳心竅妙人人具足勇往力行則千百載常存之緒巳豈建祠立後置田豁租所能存存哉

天啓乙丑中秋日

山東東兖道右參政唐縣曹文衡撰

桂王祀仲廟記

皇上御宇之七年歲在丁卯
詔命　桂王之國凡道經名山大川與古昔聖賢
廟宇率以牲帛祭告夏四月過濟次於仲家閘乃
停龍舟展謁仲夫子廟籩豆有實犧牲惟潔享獻
有度肅用告成復召會仲氏子孫衣冠者數人優
禮倍加命近侍取白璧四十金爲修葺之資又賜
十二金于仲氏族人仲氏俱稽首稱謝從心以奉
命總治河道護駕南行得與此舉目擊而嘆曰懿

哉賢人之勤人欽崇也如此雖王公見之亦忘其
貴也既而先賢六十代嫡孫奉祀生員仲九卿趨
予而言曰我　朝以武功定天下以文教治天下
二祖列宗聖聖相承凡嗣大寶之初必親行釋奠
先聖先賢仍　詔諭優恤其子孫其崇儒重道可
謂至矣今　親王撫藩南土鑾御攸經必盡恭致
祀其敬禮先賢爲何如也是固千古盛典宜有所
記以垂不朽不佞方樂爲之書而行期告迫未盡
所云抵歸仲生復申前請予遂援筆而述厥始末

夫仲子自委質聖門去今三千餘載歷秦火五季
之變宋末金元之禍世事不知幾陵遲而幾放蕩
其間君王將相身死而名湮滅者不可勝數仲子
處十哲之班血食遍天下而專祠在濟域者蓋皆
猶歷世無改焉使賢王見其廟如見其人虔誠拜
謁低回留之不忍去者是豈秉彝好德心有同然
良繇仲子負米之孝結纓之忠凛烈存于萬古三
善之政升堂之學昭然炳如星日生爲禦侮之功
臣死爲倫物之軌則凡誦法孔子者誰不仰其氣

之剛方而慕其節義之卓絕哉況吾王好賢樂道
重文學而輕勢焰惡塵澆而尚清淨經過之區專
以施與爲美者其正大之志量必有與仲子相感
豈直過廟則謁而已乎蓋王之盛德與仲之功業
皇上自有親親之殊典崇賢之異榮在于不必悉
特因其事而爲之記
天啓七年丁卯七月既望
賜飛魚　太子太傅工部尚書奉
命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後

學李從心頓首書

謁仲子廟碑記

吾儒未有言死生之說夫子贊易始言原始反終故可以知死生之說而當時聖門弟子能究心此事者唯仲子一人夫子以一言道破全在知生二字它日又曰由海汝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盖知有真妄知之則吾之照心吾人之昭昭靈靈逐事應物者是也不知則吾之寂心聖人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是也知極於是則生死之理至矣盡矣當時如顏之卓爾曾之一貫實未必有加于是而夫子亦曰乘桴浮海從我其由與日患難周旋若晨門荷篠傑溺長沮矢死不移非有得于真知者而能若是故知祝予之嘆非偶然而已也去濟寧四十里有聞名仲家窩濟河孔道闊傍有仲子廟行入而拜瞻見其英風行行宛然侍側時氣象傍立豐碑多稱其勇行喜過諸事而未有及其深得聖門死生之說故特表而出爲立石貽文以告同志者使知聖門宗旨所自云時

崇禎三年三月望日

賜進士出身正治尹資善大夫福建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前兵刑工三部主事奉

命典粵西試事天津監軍以平妖功加陞三級後學蕭山來斯行撰

仲志卷之四

總督河道工部尚書宜興周　鼎重訂

濟寧儒學學政王家楨編次

六十一代嗣孫仲于陛較梓

祭文

宋宣和七年後學陳誼敢昭告于

河内公曰惟公政事之才列于四科進道之勇累代瞻仰誼素仰高風幸邇梓里敬陳薄奠以伸衷腸伏惟昭格尚　饗

維開禧二年丙寅月日權山東京東招撫司畢再遇敢昭告于

河内公曰惟公聖門高弟舜禹其徒曰忠曰孝志與衆殊天隆厥報享祀勿替子孫振振先民是式具茲微禮享祀攸宜伏惟尚　饗

元泰定元年月日山東廉訪使許思敬謹以牲帛之儀致祭于

衛公仲子曰惟公委質孔門號稱高弟功德表著于詩書學業垂範于萬世凡讀其書而學其道者誰不勤高山之仰止尚　饗

維

至正九年濟寧路總管呂魯謹以羊豕庶品之儀敢昭告于

河内公仲子曰惟公見義必爲聞過則喜才能治千乘之國學已造升堂之地可繼可傳令名既垂于無窮報德報功血食當隆于勿替魯也不敏忝守是土鼎新夫子之廟貌以寄景仰之幽思神其有知必來格乎謹告

國朝洪武七年月日濟寧府知府方克勤謹以牲帛之儀敢昭告于

衛公仲子曰有天地無聖人可乎無聖人則天吾不知其高也吾不知其厚有聖人無賢人可乎無賢人則聖人誰與行其道而垂其教也嗟乎仲子非師孔子固無以成其賢我孔子非得仲子又何能使惡言不入于耳歟勤守玆邦得仰廟宇敢忘祼將之誠用竭本源之思仲子有靈其不以予言爲妄矣尚　饗

洪武十七年甲子月日鄒縣知縣朱敬敢昭
告于
先賢衛公曰夫子之在聖門其猶父之諍子君
之諍臣也哉父有諍子則閫範肅君有諍臣
則理道明自孔門而有夫子則精義妙道因
疑難發明而無遺故嘗謂顏曾善發聖人之
蘊是士之良者夫子直言無隱委曲以闡其
與是士之忠者忠良一道孰謂夫子不與顏
曾同功耶而廟傾百年不振凡孔氏之徒均

有悲焉敬不肖令茲鄒邑得過梓里見其子
孫輒與仰止之思陳牲爲文即其冢祭之用
見惓惓謹告

維
成化八年歲次壬辰十二月癸亥朔越二十
有六日甲子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林榮謹以
清酌之儀敢昭告于
衛公仲子曰嗟乎仲子其聖門之功臣百世之
師表也乎負米之孝常存結纓之忠不泯故
聞仲子之風者不獨使頑夫廉而懦夫立且
令逆子愧死奸臣伏地矣榮奉
簡書按部過此瞻拜廟貌感慕夫子之高誼于小
子所以不能已于有言謹告

祭開州墓文一章

正德丁卯五月丙午朔越十有五日丙申巡
按直隸監察御史楊儀率開州知州劉東及
僚屬師生人等謹以剛鬣柔毛酌清辨香庶
品之儀致祭于

先賢仲子之墓曰昔孔門言志惟公以千乘之
國而自爲不知者訝其揚已之或過而知之
者則謂其才與治而相宜乃若出宰于蒲試
三善以輒效而仲尼亟許之固不待入其境
而後知也盖公之爲學已具高明正大之體
而發于政事必有忠信明察之施即人得其
一亦足以稱賢于天下而況公之克備乎誠
哉百世之師表儀睠茲名邦實公過化之地
而廟貌儼若寧不繫我人之遐思沂流澤兮

日遠悵繼踵兮爲誰伸仰止于一奠颯靈風
以懷其尚　饗
維
嘉靖乙酉三月朔越四日
先賢衞公之廟告成知濟寧州事張允清以牲
醴之儀往奠之曰惟公貴必思親家之孝子
也食不避難國之忠臣也聞善斯行聖門之
高弟也茲在百世之上將尚友焉矧厥子孫
係籍敝郡孰敢斁之敬奠一觴用伸五內神
其鑒焉尚　饗

欽差工部主事張克文致告于
先賢仲子曰余自少時從塾師讀論語即耳仲
夫子之名想見其人毅乎人傑哉已而提南
宮牌
簡命視河濟上得偕其子孫入其廟宇瞻拜遺容
與所想像若合符節使人英氣頓發視天下
事皆若其力量所能爲者而生平之向慕不
覺其慰一半矣可不謂幸歟但其廟貌狹隘
不稱報享志欲擴而大焉未逮也爰具牲醴
奠之更以俸金八兩付厥後人俟他日掄材
鳩工以助一磚一瓦之費聊伸悃誠用見雅
素謹告
監察御史田子堅謹以清酌之儀敢昭告于
先賢仲子曰嗚呼賢哉仲子其聖門之傑出者
乎秉性剛强有敢爲不屈之操守己端確有
百折不回之志胸襟闊大有物與人同之量
外若任性而行行內實養素而彰彰庶幾乎

入室之望而不能脫乎悝之劍鋒夫豈不知
危不入邦然天下滔滔舉無可往與其泯晦
終身豈若踵世以扶綱又豈不知冒難有傷
然身既許國志定不偏與其營營苟生孰若
舍命不渝之爲滅冠結纓一念尚不忍于顛
沛之忙則委質捐軀未必無所裁而不落乎
商韭蹠其慷慨之節益信夫生平志氣之軒
昂正大自靖光明不爽誕登聖人之堂益信
夫食焉而避難者之敗常謹告

長垣縣分祀先賢伯玉仲子文一章

維

嘉靖辛亥二月十有二日知長垣縣事鍾崇

武敢昭告于

內黃侯伯玉

河內公子路曰於惟二公樂行憂違道合聖人
升堂入室學超諸子寔寔正行知非于未暮
之齡三善治蒲折獄于片言之決一則吾夫
子之執友一則吾夫子之高弟垣爲桑梓之

里過化之鄉永世祀之宜也但于位次之間
不無左右之議其以爲彼君子者吾師之友
也則左蘧爲是其以爲業既治蒲蒲蘧產也
則右仲爲非其以爲二公生同其時其精神
意氣宜歡聚于一堂則二公合祀之辨又在
于是非之間崇武揆之祀典質以人情仲子
少吾夫子六歲則于蘧公未必有先後之輩
君子居是邦不宜以齒先其邑之大夫則蘧
公宜有安于仲之心而二公之神在宇宙間
猶水行地中無往不至若以爲必合于一堂
而後爲宜則二公于吾夫子賓主師友之簡
最聯屬無間者將必得夫子以主其祀而後
歡聚也是皆不能無泥焉崇武即以舊祠特
祀蘧公而垣故有河內公書院即以東之靜
室高其垣墻絜其院宇釃酒一觴陳樂滿堂
迎各就位以各全其尊意二公之靈必妥而
志亦必安也武司邑篆神人是主其必不以
武爲妄且不經也尚　饗

清豐縣文一章

嘉靖三十七年月日直隸大名府清豐縣知
縣李汝寬率官屬人等謹以剛鬣柔毛庶品
之儀敢昭告于

先賢仲子墓曰於戲夫子聖門之高弟也寬幼
讀孔氏之書竊聞夫子升堂可敬浮海可隨
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師旅饑饉雖小國可
治詭遇羞管晏之功烈樂善同舜禹之襟期
片言折獄千乘不疑三善鳴治一敬之推遊

楚而厚享乎儀奉惡負米有餘悲也仕衛而
自信其堅白甘結纓以酬知也於戲市道多
矣誰秉夫子之信義小康可矣誰抱夫子之
經濟寬也無識肯謂自古賢人君子身所經
歷之地皆足以繫人愛慕之情況茲高曠精
爽之所麗而可任彼樵夫牧豎之縱橫特爲
封土纔以竣成修常祀于春秋儼先賢之儀
刑走村翁于伏臘庶禮俗之可興或疑夫子
之墓在澶州星垣此恐未真也殊不知魂氣

無所不之擲井可以得泉況茲遺趾尚在而
又考之一統等志質以故老相傳既云三處
皆有何獨于彼則崇于此則不然必如是斯
無遺憾茲後學之所以不能已于有言謹告

維

萬曆十九年八月初五日沂水縣知縣謝好
文謹以牲帛醴粢致奠于
先賢仲子之神曰惟賢毓生泗鄉蚤遊孔墻才
優從政學造升堂賢列四科師隆百世崇祀
有儀守土無替今茲仲秋用伸報祭尚　饗

萬曆甲寅春二月朔越四日
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督理營田提督軍務兼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崑山後學李同芳謹以
羊豕酌清之具致祭于
先賢仲子曰芳讀孔子世家太史公適魯縱觀
尼父廟貌低回留之不忍去嗟嗟聯聖賢故
墟而慨慕神留獨太史公然乎哉芳不佞少
負四方之志素懷鄒魯風教通籍以來跋履

兩浙三楚粵嶺貴竹之地盡屬南方于先聖
賢遺蹟猶寄夢懷乙巳叨轉東藩轄左有七
年壬子四月
皇上以芳久于東郎　命撫其地夙夜蒿目以蘄
報稱無何而含沙者及矣隨趣僑托濟州疏
請歸田凡七上得
旨以候代暫留仲家閘得謁夫子之專祠瞻拜夫
子之遺容凜凜生氣千古如存固足以慰生
平之志顧然而景仰之懷不能自已聊具一

觴爲文以奠夫子有靈其默鑒焉謹告
萬曆四十二年甲寅八月辛亥初七日丁巳
兗州府濟寧州知州唐世杜謹以羊豕香帛
庶品之儀敢昭告于
先賢仲子之神曰吾道主盟聖門高弟學造升
堂義高振世朋友情真車裘共敝使民知方
經國至計千古貞心九死不替道以節高勇
以埋制御牆宮墻度修鑰祭用昭歸依敢不
祗礪尚　饗

維
萬曆四十七年正月十六日
欽差總理河道提督軍務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王佐謹以羊豕香燭昭告于
先賢仲子曰嗚呼夫子從遊聖門親炙道統垂
範百世令名無窮自古及今日月同明載陳
薄奠瞻拜于庭用伸寸忱格此幽明謹告
萬曆四十八年庚申二月己卯初九日丁巳
兗州府濟寧州知州胡休謹以羊豕香帛庶
品之儀敢昭告于
先賢仲子之神曰嗚呼嶧山嶻嶪泗水清漣鍾
英毓粹仲子生焉學宗至聖名列先賢顏曾
伯仲冉閔比肩升堂入室杏塾嚌先春秋俎
豆十哲在前緊惟梓里河曲一壓本支蕃衍
堂構綿延景行仰止共切寅虔建廟特祀萬
世不迁陳牲設醴明信以虔孔時孔惠匪忒
匪愆休臨茲土崇奉有緣羹墻寤寐寸衷烟
然摘詞攄悃莫罄敷宣伏乞昭格降此几筵

崇禎五年壬申二月己巳朔越初九日丁丑
兗州府濟寧州知州王孫蕃謹以羊豕香帛
庶品之儀敢昭告于
先賢仲子之神曰果哉先師欽聖好善惟聞惟
行孜孜黽勉從政優爲千乘克展堂奧爰登
造詣詎淺卽裘馬之可共豈蘊袍之足覘浮
海是喜兮傷懷何演南遊泫然兮鼎食奚戬
蕞爾蒲城兮匪躬其蹇欣欣夫子兮諦稱治
辨廼竟致身于結纓兮而終吾邑于實踐封

樹在衞廟貌在兖惟不愧兮聖門斯千秋兮
愈顯禋申春中牲牷精洗拜瞻肅雍敬共祀
典果哉先師德輝難闡
崇禎十三年歲次庚辰十月戊申朔越十三
日庚申濟寧州知州王孫蕃謹以羊豕之供
敢昭告于
先賢仲子神位前曰於維仲夫子允矣是吾師
毓靈古卞邑妥神今于茲面對東山翠門環
濟水奇發興幾千載湫溢不堪居我來爲任

守愴焉欲新之奈逢多事日兼值告匱時蕭
條靡所措目擊空縈思權宜庀材木敬作大
廈支廟基拓五楹宇階廠且宏宮墻巋然望
榱桷參雲橫期入尚義室可媲政事庭升堂
動仰止敢不切景行今筮小春吉始開經之
營羣工子來趨賢胄騰懽聲我師神有在寧
無聞喜情願借靈我佑樂觀不日成尚 饗
崇禎十五年歲次壬午辛丑朔初七日丁未
兖州府濟寧州州判今陞青州府高苑縣知縣

燐芳謹以香帛羊豕之儀致祭於
先賢仲子神位前曰惟茲
先賢聖門所欽學造升堂道妙兼人負米承歡
孝行著聞公以忘物忠以致身治賦才高果
敢性成有勇知方爰及後昆值茲時艱愈顯
精英巋然廟貌長峙河濱來蒞此土仰止更
親道脉不磨祭典常新尚 饗
崇禎十六年四月十五日
欽差管河水利督理京邊糧儲濟寧等處兵巡道

山東提刑按察司僉事楊毓楫謹以羊豕香
帛之儀致祭于
先賢仲夫子神位前曰吾仲夫子萬世之師平
居食影内省不欺善遷過改終日孜孜爲親
負米百里如飴迨乎親歿日涕漣洏車馬可
共何等襟期緼袍不耻胷臆匪夷從祀
孔庭一席見知伊當初謁便巳不羈橫腰神劍
衞道有思三都之墮忠勇白胥南子不說與
之四維公山費佛畔勢象棋欲用吾道巳卜

書脂問之
尼父恐磷恐淄丁今之俗世道莫支金丸是逐
玉饌用追風鶴遍震郤萊其誰
夫子可起赤白旌旗仁聲義問五色之綦小子
居此敢言保鷟乾樞坤軸龍戰有疑遑遑晝
夜前席匪肆報
國頂踵祇恃親遺盱衡濟水
夫子之祠虛來實往人人ㄩ尸留題姓字爭光
鼎彝於是小子樞衣披帷何以備物溪澗採

芝何以致祝瑞世叱詞森森俎豆濟上一絲
我
明帶礪萬世綿綿
夫子不昧鑒茲歆茲
大清順治七年歲次庚寅二月二十有二日
欽差分巡濟寧等處整飭兵備督理糧餉鹽法河
道水利山東提刑按察司副使談天祐謹以
羊豕香帛庶品之儀致祭于
先賢仲子神位前曰

噫嘅少習魯論載稽列傳夫子言行大畧獲
見義勇出于天篤忠孝縣于性善振古爲章
奕世景羡過梓里而恭謁遺型修沼芷而恪
申微薦洋洋如在來格來鑒
順治九年歲次壬辰正月二十有二日
欽差巡按直隸督理漕儲儹運稽察兼管河道巡
歷各省漕運衛所等處監察御史朱　紱謹
以羊豕香帛庶品之儀致祭于
先賢仲子神位前曰讀負米之傳千秋之孝義

如生誦結纓之章萬古之忠貞不死大德克
敦餘節奚凿衛道之功既高永世之烈何已
罔有人而不恪抑胡代而弗祀緊余小子夙
切仰止廟貌獲瞻載欽載喜陳牲束以告虔
維夫子其鑒只謹告

讚

崇禎元年十又一月上浣過

仲子祠偶與友人說惟恐有聞句識數語

荆溪後學周鼎拜書 時谷 潛儲

嘻卓哉仲子不勇於氣而勇于道也有所不耻有所甚耻矣耻惡在其惟聞而有弗行乎轉所甚喜爲所甚恐矣是故行所聞者特仲子之迹而恐有聞者乃仲子之神當年之仲子多其能行而千秋之仲子留于能恐嘻卓哉其勇于道也夫

潘季馴 工部尚書

倬我仲子委質尼宣學造升堂政稱三善才雄大國負米百里洪名有赫作師百世

朱國禎 大學士

昔周之衰厥生仲尼道之不行去魯適齊從者三千七十達士好學者顏一貫曾子誰爲禦侮壯哉仲子鮮鬪于匡執轡爲使較其大功誰堪比擬先子于所畏言自曾西聞過則喜見推子輿聖人之門一人而已

昔

唐世杜 濟寧知州

先師之莫容率曠野如虎兕賴有顏而門人日益以親更得仲而惡言不入於耳孔以仲爲干城仲以孔而自砥秉一念以常伸無餒餒或繞指已有聞斯必行人告過則心喜思體全爲成人願敬修如君子細萬物而不矜遺寵辱而弗耻雖小用於當時定克效乎治理亦既知其未之猶避人而莫已無處榮而意移無臨難而節毀其氣令堅强過之而推其風俾懦弱聞之而起邈矣孤標巍然仰止柱幸以荆楚之裔得游賢者之里謁廟貌於河干披芳踪於圖史儼陟降以羨牆潔粉藻以簠簋嘗聞學山有丘學海有水豈先子之所畏竟絕塵於後塵敬書以貞之期來茲其濟美

胡 林 濟寧知州

洙泗之秀鍾于魯堂學徒三千七十稱揚惟我仲子忠孝流芳名列十哲道尊帝王奕世褒增丕代生光

黄克纘 山東巡撫

猗與夫子升堂是造千乘治賦負米稱孝朋友與共志在縕袍三善成治庶幾先勞惡言不耳捍禦聖道聽茲宫墻是則是劾私心仰止德音孔昭

董則驗 濟寧知州

先賢仲子孝以承親忠不避難食不詘貧先子所畏顏曾其倫廟貌巋然濟河之瀕魯國真儒天下能臣知方有勇默護斯民天篤忠孝子孫振振來堂入室以祀以禋驗忝守茲土仰止更真表陳蘋藻萬世常新

汪邦柱 工部郎中

魯仲子鍾靈祉爲熊羆非虎兕骨不凡性特駛挾剛腸斷柔指得歸依自孔氏勸之學奮然起劍何舞近俚服先王佩義理敦詩書親圖史言雍容行逶邐遊泮宫問恭時射徐升飲綴蹕坐春風侍疏水一堂席四方趾世滔滔俗靡靡拯者誰吾師是謂皆餘轍環始歿執輿問津使沮溺耕荷蓧耜隱者招非相訾晨門譏伯寮毀力猶能肆諸市朝

命焉其如彼絕陳糧飛匡矢誚宫商悪角徵彈琴歌釋鞭弭爲栖栖無暇晷入道途困行李浮海從公山止中牟叛南子否禱有諸對曰誅所不知闕未倏種種疑赧欲泚頂門鍼當下捶磨不磷涅豈滓抱經綸攄底裏各盡言毋吾以爲國忙遂率爾救饑饉壯甲鞞勇知方氣非鄙問成人戒偏倚忠爲胎信作壘集諸長祇剩技文禮樂潤糠粃遡義皇暨姚姒說夏商慨宋杞券亂苗朱惡紫意朧朧言纚纚一敲存全體痰玉石磋骨角剞㾕潛銷野

奚累羽既括鏃砥去末學相倍蓰含雄鷄共雌雉猳無衣鳳有棲和不流中不倚而強與升堂矣權門張公室圮畏行行寢不就小邾奔挾要傒千乘盟無是恃獄訟繁多利嘴折片言噬乾胏爾子瑕人中傀媚是狐柔則婢食珍羞衣紈綺竊君靈弄國璽方之吳幾伯鄙進媄桃矯上軹寵一衰終朝褫欲攀援甘言馳正士妻佞婦姊托葭莩依葛藟清濁分界淇洧却衛卿遠舐痔聖從先道一以憂周公見几几攝魯相權不骫亂政誅盜賊救推

夾兵僞好宄文馬驕女樂姣趣東裝如脫屣重友
朋樂襆被敝馬衮缽貉臬無枝求何憾耻賦白華
思修灑事二親少脯䤈不擇地爲祿仕蒲三年民
樂只治田疇廣儲庤樂饑桑絶庚癸風還淳倐化
詭庭無人戸有祀淪肌膚洽骨髓迫其去喪考妣
數稱善庸盡美跡湘江度鄂渙印峨峨綬纍纍摽
旌旄乘騄駬哀劬勞歎岵屺昔者貧不我俾突無
煙釜未庀今食前列鼎簋難下咽爲廿肯安得長
承歡跪負升斗展肩頰壽千齡日百里仰白雲頻

顧諟慕藿悲痛没齒孝竭力忠忘已無貳心質既
委通鬼神了生死臨大難整冠履中庭哭惡容已
謂惡言不入耳傷聖心不在此性命交存亡視道
脉孤擔荷弛何人斯恐舉匕槩生平難備紀善速
遷義急徙聞斯行告則喜豁賜知聆曾唯左冉牛
右孔鯉辯魯魚別亥豕三千徒七十士及門者何
比比若而賢誰堪擬大聖廡亞聖第儼步趨相拱
峙惟其有所以似岱蒼蒼泗瀰瀰星郵停錦纜艤
望郊原問桑梓卞有沱濟有汜來無垠去莫抵走
賢愚驅遐邇采汀蘭摘沼芷潔滌蘋薦筐錡拜遺
像矚故址百世師千秋祀云誰思彝仲子

黃道濬　闕里稟生

恭讚

先賢子路子五言古風十有四韻并叙

盖聞子路子者魯國名賢孔門高弟祥鍾於卞近
分洙泗之靈諱取乎由遠合丈夫之志享後世者
八座特叅十喆之班少先師者九年僅亞一日之
長冠雄鷄而進見伉直可徵共雌雉以觀時豪傑

欲奮瑟聲入室行將悔過於終劍氣升堂方且雄
心伊始好勇過我誠哉見義必爲斯行兼人允矣
當仁不讓尚義始能尚勇好學乃可好剛徵養怡
怡全領切切偲偲之訓動容行行半映誾誾侃侃
之輝既而禮樂之文竟進成人之列所以政事之
選致與從我之思化滿蒲城三善稱之而未盡禮
行季廟一朝畢焉而不煩乃若才所特優可使治
賦舍其晷之夙諳誰與行軍勝於辯才願自當乎
一隊攝乎大國酬爾知於三年揆厥繇來從政止

獄一果推茲以往折獄何待片言無倦乃王政之純先勞足以盡矣以敬爲聖學之要修安豈有他哉知死知生總是期於知命事人事鬼無非所以事天車裘共於友朋敝而無憾忮求化于與立何用不臧迨至東西南北之交殊多左右後先之力迷津欲問豈同鳥獸之群岐路相遭誹來鷄黍之食石門止宿知其不可爲而爲去魯遲行朋乎可以速則速援戚而舞在陳披仁智之風彈琴以歌于匡發詩書之韻乃若在三之節尤爲不再之奇

忠篤結纓用作貳心之愧孝純負米敢辭百里之勞郕小邾之要盟春秋義重謝魯人之報德天地恩深凡此稱述不過萬分之一惟彼師範實則自世有餘唐贈衛公宋封河內以吾徒之後學文安測乎先賢然而一念之誠不容自已遂取千秋之案妄與爲評敬效古風勉從爾雅賦五言以見志重七韻而成聲

維我仲夫子春秋至於此自今度昔了且將何所指千載誰相知知躬莫如師宣尼言已詳無能贊辭多述亦覺贅緊惟居要貴惡言不入耳此語眞堪繪乃若旁觀人思欲傳其神有聞未之行形容刻且深迨及身往矣九原不可起猶有子與氏謂其聞過喜況復係清評隔世有餘馨先子推畏友曾西以爲稱品留空谷響今古原無兩遺蹟題難盡伊人殊可想

施于政 濟寧州判

猗與先賢疇儷仲子感雷精以生冠雄雞以邈抑而强與適種北鄙繫委質于人鑄爰禮磯而樂砥

剛而好學勇則如此故夫升泗堂聞其瑟聲異撰於鏗爾入蒲郊問其政信乎由也果豈曰末之難矣慮嘻雞豚逮親猶志悲于不在與易從師惟與易于皆是蓋一代素王爰有奔走禦侮之臣群蒙木鐸尤須東西南北之徒知津而問水所以滔滔罔溺長夜其旦教萬世而無已然則結纓之際誰謂由彥而柴愚乃喪予祝予猶之乎予在而回死且死政其未死故讀封魯禋嶧高淇沚於萬斯年伊於胡底耶

恭賛　石麟 齊庠

先賢子路千七言古詩

竊維仲氏夫子賢師範千秋仰卓越小子何能賛
一辭謬賦俚言見愧缺歷攷生平不可指紛畧揄
揚聊譜綴十邑近分尼山靈篤生英英才藝絕進
見劍佩冠雄雞武哉殭乎徽伉烈委質聖門除戎
服從此魯國著名傑少先師者有九年好勇過我
豈容說學高七十與三千升堂請已登十哲未之

能行恐有聞斯行兼人無作輟允矣當仁不讓師
洵哉見義爲必決不畏殭禦侮矜寡其言循性剛
果子請君試看侍側時率爾行行動容別車裘公
友愧世情世情薄劣不堪閔縕袍端不恥與立誦
詩惟欲忮求臧績奏三年酎大國願當一隊赤自
設才優治賦期行軍重諾片言獄已折泛政致興
泛我思禮樂竟進成人列無倦足以益先勞以敬
允爲脩安訣季廟與祭知禮稱宰蒲化洽二善悅
廼公弱私隮三都不入不舍恐爲涅于衛不悅見
南子公山欲往非所答御侮却非從子遊兕虎與
歌件車轍萍逢曾下石門楊間津沮溺譏哂抽岐
路相遭有丈人君臣大義一爲揭援戚起舞陳蔡
間彈琴歌和匡閒掣負米百里不憚勞累祠列鼎
思尤切臨難灝然誓結纓惟餘忠蓋一腔熱後有
于輿稱知巳謂聞過喜心事雪依脩曾應曾西言先
子畏友莫敢埒唐贈衛公異高風宋封河內昭大
節凡此形容萬分一聊著微誠一念結一念默達
在天靈仰企情深竊錄授

謝知巳 齊庠

勇哉仲子生感雷精孝哉仲子立愛胣誠負米百
里竭力子情爲親而仕蒲政攸成德稱三善鄰震
威名時艱勢危自任益宏知方有勇才優治兵必
信必果片言獄平千金一諾宿夜不更義高公物
裘馬爲輕強哉矯矯貧富不攖縕袍狐貉曷恥曷
榮心懷君子脩已念貞告過則喜聞善即行孜孜
黽黽百世師程賢有仲子耳無惡聲允升堂矣入
室樞衡依依而弟轍跡長征忠哉仲子誥難結纓

以身徇節烈烈琤琤公也侯也顯被褒旌位尊十
哲血食無窮巍巍廟貌凛凛如生仁者邑後慶衍
羣英衣冠濟濟禮樂從橫天地同紀日月同明邈
泝洙泗濟水同清

濟上陳袞銘禮科左給事中

於乎精靈懋鍾英哲冠先聖門材藪
仲子稱賢四配踵矣十哲比肩聊爲較擬何一夫
全聞過則喜不貳如淵孝哉閔氏負米齊姸曾得
一貫所長佽傳雍優南面蒲績亦宜與求同科予

豈能前明决類賜忠信更專文學游夏彼浮我堅
羽翼聖道禦侮有年結纓殉節非關意偏去兹千
載義烈猶鮮封塋在衞家世則遷河濱立廟瞻拜
依然陳詞抒衷不勝流連

其二

五言古詩

卓哉
仲氏子毅烈何轟轟儲材都以冨誕毓感雷精聞
過恐居後宮墻奉法程懿行揚抗盡安從贅品評
感懷勤仰止追迹有餘榮聖門稱禦侮吾黨賴干
城學堪師百世興起非虛聲任俗饒禮教遺風誰
所成廟祠遷自卞草木亦含英闕里隔衣帶琴瑟
應相賡生孔復生仲在幽猶在明錄唐迄趙宋封
號頻來旌道德本崇高寧需爵位亨
聖朝崇典秩十哲仍前名三姓得尊祀且與閔冉
京血食徧黌序家乘倍繁盛濟水瀰瀰遠流澤若
同淸史書不勝烈贊嘆在輿情歌咏幾充棟鼓吹
效簧笙幸託枌榆末何容無一鳴濡毫得數[illegible]酹
酒表微誠

仲子論

後學賀逢吉

古今語孔門高弟孰不曰顏子曾子至於顏曾而下惟仲子一人則未必知也自今觀之車裘農山之對與善勞明聖相爲顓頏負米結纓之心與養志易簀相爲伯仲一貧一富人情最難處者仲子車裘共敝狐貉不耻浮雲富貴甘偷貧賤見何卓也一民一社人才所難當者仲子千乘仁負夫子千乘致稱理煩治劇遺大投艱才何鉅也片言折

獄夫子與之宿諾不留門人稱之要我無盟隣國信之師友定評家邦公議百世之下有令名焉侍側行行夫子樂之由也升堂夫子許之惡言不入夫子壯之志臨乾坤氣凌今古千載之後有遐思焉他如六言六蔽發聖人之精蘊是天德也三善治蒲爲生民之栟幪是王道也聞過則喜商王之改過不吝也聞言即行夏后之善言則拜也修已以敬與安人安百姓通爲一理唐虞之事業也勿欺而犯與面從後言合爲一義舜禹之忠悃也諸

如此類不可枚舉然其心其行仰不愧天俯不作人皆足以適遇時流而聲施後世故朱子曰子路百世師曾西曰吾先子之所畏也[illegible]曰君子之所養可知矣余謂顏曾而下惟仲子一人不爲過也或曰如子所云仲子聖矣乎然夫子之聖七十子心悅而誠服者仲子於南子之見則不悅佛肸公山之往則不悅烏在其心悅而誠服哉不知夫子所行聖人體道之大權子路所言君子守身之常法[illegible]不云乎在柳下惠則可在吾人則不

可故朱子論楊氏推轂蔡京而曰龜山自處地位太高吾人當學子路真確論也或者又曰是固然矣然子路有命喪祭以禮仲子於絕糧則愠見且曰君子有窮於疾病則請禱且使門人爲臣無乃於知命守禮者戾與不知元聖如周公且有愛兄之過至聖如孔子且有愛君之過然則仲子之愠見也請禱也使爲臣也其亦愛師之過也觀過知仁烏足病仲子哉或者又曰是亦然矣然季氏無君出公無父仲子仕之子雖百喙烏能爲辭[illegible]

曰斯正有得於夫子之教也蓋魯之君臣衛之父子夫子所深痛心者女樂受而膰肉行次乘招而問陳去夫子之道旣不行矣而果斷如仲子政事如仲子又不使之匡正維持於其間則魯衛之事日去而夫子之心益悲矣使仲子而仕季氏匡正於君臣之際庶公室以張私門以杜而東周其可興乎故季氏旅泰山而曰求女弗能救與季氏伐顓臾而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均仕季氏也夫子獨責求而不責由者必泰山之旅季氏雖不聽而仲子曾救正也顓臾之不伐仲子曾力諫而季氏遂

中止也仲子而仕衛維持於父子之間庶爾其父不禰其祖而名分其可正乎至誠以感動之知天下無無父之人委曲以斡旋之知天下無無父之國或如宋儒所言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是一道也或如陽明所論衛輒爲公蒯聵爲太公如後世太上皇例又一道也惜乎天不祚魯而伯寮之愬行天不祚衛而孔悝之難作周公之聖康叔之賢曰以傾頽陵夷不可救藥而夫子之志窮矣故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又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於仲子乎何尤

仲子廟頌

監察御史歙縣畢懋康撰

粵自玄黃肇敢雕肝漸劃五勝遞于神馭三英纂以天衡然靈鏡咸握而前耀更著璿軫迭適而昌略靡統於是帝眷尼丘纘我素王中運以時成集必大天闔地垠總隨于步華堯尊舜紘畢繞于行

麈維時素臣顏曾鶩七十于高蹤商賜軼三千于茂軌人演緒乎教四家奏勛乎籍六若夫惟果毅裒然政事之良媲臣隣壯哉禦侮之選則仲子其人弗可及矣胥抜蹟遡之雞冠猳佩之礶括竹箭于南山赤羽白羽之士滙江流于下瀨以故贖鍰可紓義以昵成溺謝猶麈愛緣公普射延盟圖幾玉道之易成瑟領虞彈曷中聲之尚遠不耻縕而用臧孰憾裘而莫共爾通邾射要盟陳辭受命曲終甲解何簡子之足畏庭下鼎嫡同田毘之不與

治蒲而政聚著于先勞道費而誅好成于臨事夫且蔡津可問楚蓧亦拱彼避世子胡從我斯人其同與此其聞志已在安懷固將修已必同猶病也悲哉事起登臺難貽下石既異回何敢死之時竟孤柴也其來之望蓋想結纓而知生氣之猶存覩覆醢而徵處死之非過矣生為百世之師歿享千秋之祀專祠翼翼梓里洋洋熙朝之文教於焉特隆仲子之天靈茲其逾赫耳作仲子廟頌

頌曰有仲曰堪黃帝之裔商嗣廼傳卞宗咨系仲

子挺生周德將替雷精兆異陪尾鍾靈負志憤憤鉚抉青冥擺齊委質宣父之庭不忮不求從吾所好聞恐未行過喜人告富美宮墻堂皇頓造辟彼率矌栖栖者誰慨慷援戚不過胡為癈歎命也我心傷悲曾氏畏焉疇堪軒輊宣父賴焉惡言不至英爽在天儼然瞻覲顧瞻祠宇泗水悠悠相望森林孔兗孟鄒高山景行虎拜如流余奉簡書望盧必式因彼雲仍遥拜以特頌娓娓如[illegible]咽寒渾

仲子三善頌

太僕少卿鹽官呂濬撰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而三稱其善吕子方不利于口不覺轉帙見此呀然嘆曰居今卽有生子路之眞政治亦必有活夫子之眞讚歎或可向為政規模寛其一款罪過姑令處中下列平常云爾然所稱居卓異擢銓曹躐臺省者從天而墜邪不知彼之政事不必子路自有別路彼之薦奏不必孔子自有孔方遂生出百千萬善壓到三善一日

州縣勝蒲三年豈不孤負聖門師弟畱下此一段眞實光景乎余故憤人不能已已輙為作頌

昔者仲子為蒲大夫以治得名作後楷模四科定出信手操觚令也飛舄及至疑狐人誰不路天下皆蒲何必三善乃為貴乎比來臨民益大詭別[illegible]枯作腴養棘儲刺開鑿徑竇人未曾至安用如蕭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深治始得謂恭敬以信其民盡力也乎外拓門屏如市之鬧內深城府如家之奧桃李成谿尤食其妙安用如蒲豐墻用緣

堂居甚固樹木甚茂始得謂忠信以寬與民不偷也乎清曉排衙一呼百應筆縣成金字如律令來必此官專爲百姓安用如蒲訟堂澄靜庭甚清閑諸下用命始得謂明察以斷其政不擾也乎其政不擾實擾里閭以成其巧其民不偷實偷筐箱以副其求其民盡力盡其精髓以快其術仲子有靈顧前援勦扶其擾民之心與勵其偷民之手假剝其盡民力之胸次善劍莫善于公只在三尺管練旣續其三遐稱四善可不稱千古之大快乎

負米頌

鹽官呂逢時撰

子路孔門高弟三十猶貧百里負米孝養其親仲之家世實爲下人下亦非士生殖茂殷得米胡遥或貸與質誰居困廩分斗也不仲子生勇稟有異力斗囿怒氣不豈見劇爲多爲少雖不可知云百且負焉其孝思親命所寄力爲神馳以此思勇勇亦何辭先聖及門二論可數閔襄匪慈赤不盈丈負八不間半與之釜若仲兩堂粒米當舞况復此

來芽成到今凡爲人父母推仲子心普天百里欲負曾任概今繞膝但[illegible]奉養

賦

崇禎七年九[illegible]設

先賢仲夫子廟敬賦

山東左布政使吳郡張舜唯書

仲子秉剛德雄名四海聞一朝自得師步趨良已勤如彼渥洼姿頓就天閑群鬼神生死間參悟亦復久結纓同易簀二子真畏友不逐蕭艾焚肯隨草木朽我來拜遺像興感及今時薊北方籌虜淮南又苦饑安得率爾人奮袂報所知嘆息一灑淚濟水空瀰瀰

詩

題仲子像　　李　謙翰林院學士

伯俞畫像悟焦通仲子莊嚴應有功行行手姿激士氣軒軒節範厲臣忠源流江漢分中[illegible][illegible]譽星河高麗空土木詎能全物色直須像外想餘風

適仲家閘謁廟　　于　化郡庠生人

南遊列朝非為遇陳蔡甘蔡豈是貧天倚各賢風世衣萬年廟貌[illegible]常新

楊　桓教授

先賢廟貌幾何年此日經過得拜瞻東向濟水映綠柳北來泗水識淵源千年俎豆盈寰宇百年衣冠至故園老我無問徒誦法徘徊庭下復何言

王國楨濟寧道副使

孔門禦侮只此人行行靈氣至今存吾儕願學誰無志好向青編細討論

楊　洞揚州二府

琳宮在在飫馨香仲子祠中野草芳惟有兒孫思祖德歲時鷄黍自稱觴

孟時雍 庠生 郡人

盛世崇賢詰片善悉褒揚況乃兼人資優升聖道
堂風猷足厲鈍信義豈尋常千姓殊編隸春秋頒
鷰羊遺容自凛烈古宇尚荒凉結薜封斜徑歸鴉
喋短墻學士揮毫吊行客擊節傷何年逢有力疏
事請
廡廊

王用霖 舉人 郡人

仲子祠堂枕濟河檣船貴介日相過瞻容若起公

物想三善澤流在此波

曹晴 工部郎中 郡人

匹夫百代作人師廟貌千秋配聲尼當日焰焰季
孟輩只今誰與論雄雌

馮一龍 司業

丁巳年九月過仲家閘謁
仲子祠逢王近山年兄一首

仲子祠前秋桐新相逢俱是客中身古來此地多
君子今在他鄉少故人紅日有天三引領白雲無
迷一傷神虛舟任自乘流去莫遺迷途再問津

陳公贇

少年將長劍欲伐南山竹豈愛藜與藿老不辭
疏糲車累自乘猶爲負米哭行善惧弗聞許人不
諾宿壯志行三軍片言惟折獄道海淵聖門升堂
孔輿稷國難命既臨結纓志非促忠孝巍諸賢千
秋廟貌肅

趙應賢

風雨扁舟渡棗林仲賢祠古得登臨綠槐翠栢無

冬夏孤嶼潺流自古今諸子那如從善勇一忠誰
及結纓心莫怜生不逢堯日振懦千秋起陸沉

鄭直 大名知府

敝縕儒林永樹旌狐裘人謝漸無聲將來鼎破情
塵陌榮利場頭掉臂行

謁閘州墓 四首

翁慶纏

曠野孤墩起白楊夾墓悲古人久不見遺跡恒在
茲意昔負道氣好勇過仲尼胡能希鼓瑟浮海樂

從之車馬公朋輩緼袍敝誦詩相規心則喜聞讁
一朝為鄙哉公山徒焉肯試磷緇四科值政理三
善見敷施孝追列昇食信重小邾期功應羞管氏
賢孰與曾西揮戈忠所奉結纓死生齊升堂乔十
哲遺廟蒲人思余尋北燕路颯颯寒風吹顧瞻朔
塚色精爽儼來斯爵酒當夕陽永懷百世師

楊　儀　巡按直隸御史

衛北雲烟合城荒草木深女墻不可見山鳥自空
音蒲政居人訟高臺古栢陰結纓當日事悲愴一

沾襟

丘東昌　開州知州

小徑迷沙際悲風更莫冬春祠開俎豆血淚洒烟
蘿壁落龍虵去林深烏雀遲高山空仰止無禁發
長歌

劉　東　開州知州

歷世歲千祀雲陰暗未開衛風酹桂酒帶雨上高
臺古木依殘壘長松露綠苔對時且登降感慨有
餘哀

謁長垣縣墓　五首

胡　儼

結纓不負升堂日厚祿何如負米時自古人生皆
有死一坯黃壤令名垂

呂　端

寸草春暉遊楚日千尋浩氣結纓時我來奠罷情
何極旋拂塵埃讀斷碑

劉超遠　知縣

作邑于斯遺政在黎民難忘纓結時一坏蕪是衣

冠瘞千古獨冑節義悲疎雨淡烟穿狡兎落花啼
烏臥殘碑嗟予承乏渾無似薄薦蘋蘩慰所思

胡　宥　知縣

棠陰由來歌蔽芾于今蒲隴更芊綿頻聞故里傳
三善長見遺黎戴二天北望孔壇紅杏月南瞻蘧
里綠雲烟欲迎芳躅無由覓回首東風一惘然

周　[illegible]

古木寒鴉咽夕陽先賢祠廟委榛荒蒲城不改千
年舊衛國空餘一水長洙泗聲華應奕奕乾坤英

氣自行哲人已去遺風在仰止思升三善堂

謁清豐縣墓十一首

史褒善 大理寺卿開人

結纓明信義英魂轉堪哀孤落一抔土凄凉千乘
才賢祠陳俎豆麟塚臥蒿萊用道豐碑在寒烟籠
夜臺

呂時中 山東布政使

綱目結纓地傷心徹臨年昔賢已如此吾道重潸
然野曠低秋日林空濇野烟村翁高伏臘人代益
仰志

堪憐

晁瑮 翰林院檢討

層峯連曠野高塚枕寒沙詎意乘桴勇翻令覆醢
嗟荒祠凝斷靄古樹影殘霞回首結纓地北風起
暮笳

程萬殊 原武知縣

結纓誰不仰高風生死從容道義中想是治蒲曾
餉蕢故收遺骨在清豐春秋吉月懷椒糈剖薦宗
烟鎖屋封覆醢師生無限意至今流報滿蒼穹

李朝綱 知縣

聞道北州遣使來當年覆醢不勝哀九原未洽結
纓志千古空憐治賦才高塚著名何日泯長州紫
恨幾時開參乎一簣同歸土一自升堂善取材

侯鎮邦 知縣

重義輕生實可嗟先賢遺塚猥無涯秋來蕪草寒
烟地時有空林噪晚鴉

李汝寬 清豐知縣

不見負米人空傳結纓墓聲光千載新烟雲一丘
仰志

故豈伊爭國食而足升堂汚遺恨宜尼翁正名與
覺悟

王志顯 清豐教諭

昔賢就義從容地宰木蕭條斷靄中今日賢侯開
景運千年血食應無窮

李儒 清豐訓導

慷慨結纓事徘徊幾痛酸逆兵何酷烈野塚至今
寒

周令 清豐訓導

昔人不可作封樹自千年便是成仁者寧非得死
然夕陽偏有色野草更含烟好鳥春林外哀鳴亦
可憐

李商尊 庠生

北州遺信偶然來臨難結纓信可哀方奮兩端無
倦志獨憐千乘有爲才春含孤墓情何厚鼻鎖寒
林怨未開渺渺暗香浮境上花封塵掩杏壇材

余懋孳 禮科給事中

仲家閘謁

仲子祠一首

知津當日誰爲鄰廟貌清閑此一新執轡豈緣沮
溺廢剛腸還向結纓真至今浙邑長留蔭何處宫
墻不薦蘋知憐道上迷生者未觧因君問鬼神

樊良樞 知府

大聖門墻仲子賢燕居言志得真詮同人足訪義
皇世公物可遊堯舜天印證一堂經濟緼披陳數
語仔肩全當時未遂車裘願圖史堪風千萬年

浙江嘉興府督糧催科通判祝 䕶道元曹
縣王士龍時

天啓七年八月二十日下官以 漕院糧道
委赶漕運至濟上偶過仲家淺瞻拜
先賢仲夫子廟讀碑文有總河王公捐俸置祭田
二十六畝私心甚嘉之柰薄宦空囊量出微俸四
兩祝其后裔續置祭田容日再盡微誠非親至則
遺書貲資以至書院退堂可與者多即祭田亦未
止此也韓陵一片姑俟異日耳

小絶一首

停舟瞻拜仲子祠洙泗干城萬娲思長嘯一聲歸
去也同心留贈七言詩

古人心不二天言不二二志大都以忠孝爲本隨其
展布必有成効盖其根培枝茂源遠流長自然之
理也仲子之心豈有分毫欝蔽有勇知方固其所
必至之才力也頻年戎馬縱横彊埸破損百萬生
靈千員將佐悉就屠戮假使制臺都府有一人如
公者何至于此余感嘆悲傷勢欲泣下草草賦二
十八字以見志云

當湖馮伯禮

潦倒北行舟過仲子廟下忽見先太僕手書

渺淚染毫爲賦十韻

舟維水市寒遠見任城暮雨岸積人煙一笑欣余步無門不仲家有祠祀子路前碣垂丹青後篋開鉛素驚看父手題悲使兒寬什錚錚言可聞欷欷淚如汪力定心先儲感極夢來副只今蕭絲滌何似淮黃怒事嗟往境馳政覺留神碩憐吾負笈趨此去將誰遇

廣川徐九章 濟寧道副使

甲戌初夏謁

仲子廟一首

裘馬翩翩志友生千年意氣恍班荆拜瞻遺像趨其藻仰止高山肅見羨遠浦蒼茫雲樹合晴波欵乃櫓帆輕應知治賦才何限神進轆轤速

帝京

古吳汪邦柱 工部泉閘郎中

余于甲戌春奉

命來治水適仲家淺始得謁

夫子之專祠又會先賢六十代嫡孫九卿率其子于陛問業于余雅有前人風度盖代不乏人能世其家者也時與接談如見先賢焉勉爲製贊附諸世史之末已恐見笑大方然而景仰之懷不能自已復爲俚語以識所感

橫坊村頭濟水邊林木蒼蒼尚歸然衣冠傳家六十代藻蘋薦祀幾千年遠淺家家皆宗孫琴書音韻滿野田今日丹青重繪畫南北爭頌後昆賢

宋元明

浩渺春流送脉長廟門丹彩漾波光明湮何必燒沉水仲子從來姓字香

繡水吳永光

謁

仲夫子廟一首

余覽魯論所記仲夫子車馬緼袍折獄諸篇未嘗不景仰其識之高而養之素也及讀史記家語檀弓諸書則於負米知孝於姊服弗除知弟於拯溺

知仁於治蒲知化於與魯祭知禮於小邾子取重一言知信於焚臺赴難結纓而死知節聞過輒喜見善必行心有未愜不難與師印証絕無固互因循態說者謂其同符舜禹媲美顏子不虛耳此尼父有祝予之戚曾氏切畏友之思也余偃蹇於世來游茲土睹先哲遺風深有愧焉敬附俚言以志生平忻慕之願云

誰創千秋祀巍然踞水濱地連洙泗勝脉接孔顏真瓜瓞垂休遠松楸貌宇新令名光簡冊異壘有同覲

鼓瑟

楊蘇霖 濟寧庠生

浮萊海水怒拍天非指非絃悟自然何況聖門有至敎瑟兮瑟兮音自玄剸調剛柔歸中餘片語抑揚堂室遥他日用臧亦復爾道機何妨作禪觀

劉 濙 濟寧庠生

濟寧王州尊申請督橋廢驛重建 仲廟敬頌

五馬南臨手露溥謳高崇德薄雲端移來杜礎畏新址架就宫墻擲偉觀追邈隆基千禩巘轉恢弘錦萬齡盤象賢遠裔懷明賜袞繡榮旋壯 國龄

題泗水新廟詩

黄朝選 泗水縣教諭

挺哲原從古卞丘計埋芳蹟二千秋爰興祠宇崇先像㫌鞔英精妥舊塋百世衣冠陳俎豆一門子姓籍儒流譚侯不作天荒事盛典誰人肯特修

管應鳳

萬古孔門論俊英共稱仲子有高行承歡負米心偏末登對批麟目自明千乘才猷真實事百年師範豈虛名神君此日多三善喜見蒲城轉泗城

譚好善 泗水知縣

洙泗淵源濟衆英從陳浮海壯哉行梗桃百里廿蒸乂玉照片言觀火明爲行先勞蒲爲化雅懐忠信斗山名我來守土一尋古願藉餘波潤此城

賀逢吉 知縣

孔門弟子數群英屈指誰如仲氏行負米常懷百里恨折辭只用片言明仁民三善流芳譽報主一心仰盛名漫道昔賢人不及于今明府踵專城

韓弘化 知縣

侯建祠東廂外垣之左聳起似文峯其下泮
水汪洋象文脉且松檜翠遶公所卜天造地設
景地也有感漫賦

憶昔英賢卞舊基喜逢名宰壯新奇風掀濟水翻
靈浪雲映喬松挺秀枝騷客藉琰書烏跡名卿駐
節搞亂詞文峯聳起奎光象處處聲聞動仰思

盧繼科

古卞丘墟莽亂時千年埋沒實堪悲問誰守令敦
先哲俾爾儒宗復舊基燁燁高蹤昭版籍巍巍英

範豎豐碑從今不是任城寓海宇咸知百世師

劉　性

仲祠矗起泗城東輿誦譚侯建此功歲祀膏田傳
奕世釋行俎豆奏絃歌山川人物清光迥雨露松
杉翠色叢自愧浪遊過卞里忽聽遺像憶高風

張羽翔 貢生

千載賢廬土一丘喜今桑梓又生秋祠中晚映當
年檜野外依稀舊日塋聳翠岐山連左里漱芳濟
水抱東流口碑爭見相傳久勝有特書國史修

程應魁 郡人

輓

先賢六十代嫡孫仲公西圃詩四章

苗裔先賢沐寵榮村前水淺哭耆英圖書未遂生
前事廟石誰留身後名夜雨一番蝴蝶夢春風三
月杜鵑聲平生交愛情難盡欲賦招魂竟不成

愁雲忽掩少微星薤露歌來不忍聽無復沈郎雙
白鬢空思阮藉兩眸青秋風園苑傷鵾鴒暮雨池
塘怨鶺鴒國器思親心最切載書遺德爲永銘

神方難解目婆娑蔽月輕雲致輓歌聖裔世家能
有幾先賢人物已無多黃花雨後凋籬下紅葉霜
餘老澗阿洙泗空流祠廟在東歸那得有回波

悲風一夕起汀洲擗杵無聲巷不謳雲漫河山傷
永別霧迷祠宇恨重遊星寒月冷蘭橑夜鶴怨猿
驚蕙帳秋我有思君無限淚盡隨濟水向東流

王仲男 魯庠生

祠堂東望仙源近洙泗分來水一灣負米遂傳青
史內結纓常在白雲間虛懷樂善通虞夏雅量同

入幷孔顏易緼乾坤䆒緼易風聞千古振寘頑

綠督挑濬親詣仲祠肅潔祭品趨謁

談天祐 濟寧副使湖州

先賢仰觀道範其蹟宛然隨成俚言二首以誌讚

咏

尼父時巡代帝行特教仲路護車旌石門尚想勞

人慭荷篠猶聞稗子迎既有

素王持正印可無英士翼宗盟升堂入室如親見

蘋藻虔將仰止情

祠建河干漲碧洄英靈有若問津來治稱三善蒲

人訟獄折片言冠世才列鼎孝思興仰止升堂文

運際重開巡方疏濬宮墻畔瞻拜洋洋灌玉醅

呂 宮 內翰林秘書院

舟行過仲里仰止覲

先賢廟古松杉色庭虛鍾鼓懸英風師百世遺澤

溥千年已見滄桑變猶聞薪火傳功名易銷歇道

德獨長綿裕後多名俊箕裘信纘前

謁

泰州陸 舜 內翰林中書

仲夫子廟

夫子祠堂逐水開當年吾道未蒿萊幾家無恙兒

孫在百世聞風後學來湖曲抱山山抱樹稻田洄

水水遶堤森森松栢晉煙火惆悵宮墻數尺頹

清豐李 榆 魚臺縣知縣

梓雲深處拜賢丘古栢婆娑不計秋牛馬風塵餘

舊憶堂篇光霽慰新遊逢君渾可忘先子愧我無

能續邁修兩地瞻依千載勝而今得復見予裘

華亭沈 荃 內翰林編修

癸巳初冬恭謁

仲夫子祠漫賦

野廟杉松老巍祠丹獲新泗流無日夜岱色自嶙

峋劒珮千秋肅蒸嘗此地親佇挑一瞻拜懷古湯

遊巡

癸巳初冬奉訪王鉉仲老先生晉飲而別今

以假滿北上便道來謁遂錄前詩以贈之時

乙未季夏中伏日也

仰止

先賢世澤長多君慷慨擅文章橫經黼座師儒貴
執贄雕宮禴祀光舊族衣冠如太古天家恩寵自
煇煌却憐盃酒慇懃話風雪扁舟意不忘

三韓朱國治 歷升太里寺卿

順治壬辰余承乏澶淵五月五日仝楊高盥

臺謁

先賢墓見祠宇荒凉觸目凄其有感於懷遂唱和

三律以志感

先賢祠宇半凋零兵火曾經幾度經斷篆常眠荒
店月空梁時墜曉天星雨淋穴塚隱狐兎風過巢
林危鸛鶴道義爭傳千古重陰雲五月落松冷

關西楊 果

老樹如龍冷露零長纓斷處耐霜經荒天白劍心
揮日野草朱兼血染星自是孔門歌嘯虎誰言衛
國逐飛鶴忠肝千古唯君重拂拭殘碑共淚冷

三秦高光龍

惟栢蒼松風雨零荒烟衰草世頻經當年義氣凌
霄漢此日精誠貫斗星夜籟蕭條泣鬼蜮朝雲慘
淡落仙鶴尼山片席皆千古何用潸潸血淚冷

古越朱昊嚐

戊戌冬過仲淺憶昔庚寅暐月既吉儀舟謁

先賢廟時口占三律不覺風塵數載因述前句

其一

長劍歸來日旋升闕里堂論才稱治賦有勇更知
方高風長先子直心皆素王枌榆崇廟食泗水並

流香

其二

聖門排闥讓先登吾道原來貴勇行彘已直堪追
舜禹勝情每欲軼顔曾迄今俎豆三千載嗣有衣
冠數百朋瑑水聚塵當不朽賢範祖德兩宜膺

其三

毅然仲廟仲家汾扶病登臨志所欣古貌欽瞻增
壯慨殘碑捫讀辨奇文當年意氣共從海今日聲
施欲附雲爲問尼山知不遠榜人擊楫戒前曛

燕南後學趙 漁 提督湖廣學政

從讀君書向往奢而今始見古人家門環泗水居
清澤祠引鳧山供紫霞爲識高孫欽彷彿因瞻道
像肅容嗟當年胡未遂浮海應待相隨小子槎

固安卜兆麟 前太僕寺少卿

己亥十有一月赴粤東任拜
仲夫子祠堂
寒流環仲里過廟欲潸然古屋漁人識荒庭埜草
連依稀尋□□慷慨憶當年誰念孤帆客乘桴瘴

海邊

姑蘇陳 謨 泗水縣知縣

古卞城南泗引流廟尊仲子始譚俣拜瞻吾道平
生華延訪民情經歲憂空羨治蒲未有及求懷負
米亮無繇松杉羣映勤仰止予力臣心千載留

雲間張有光 提督泉閘工部

千古雄風一仲家從游聖轍老年華衣冠世廟生
青樹禋祠秋嘗起赤霞薄海昇平鳴劍靜長河寂
莫暮笳賒偏來俎豆親賢裔賜胙芬芳早拜嘉

古楚州後學汪 灝

辛丑初秋北旋謁 廟題壁

古廟雲林峙
先賢姓字香榱題瞻仰重俎豆薦煙長流水如絃
響高風引劍光英靈依闕里吾道萬年強

姚江邵洪庚 兗州府同知

昔仲夫子見頎然一丈夫與之戰不勝孔子曰何
不批其腮刺之乃一大鯷魚也仲夫子曰此物胡
爲至哉孔子曰是名五酉酉者老也凡物老則爲

怪殺之則已庚作偶句曰世變堪嗟鱗介易提戈
猶是冑纓冠若非賢聖道玄理決戰誰能判惡淵

邵人後學袁州佐 工部郎中

讀仲志敬賦以寫仰止之懷殊不知其陋也
雷奮自剛氣夫子感其精進道必大勇允矣兼人
英聞過輒心喜束躬何顯瑩烈色不可犯禦侮斯
見稱升堂義炎當吾道爲崢嶸念祖有令胤前徽
志墻羨盥手玩圖紀音貌凜若生賢蹤非杳邈步
趨在景行

對聯

瓊暎榊以映宫墻對孔里千松之色
取清濆而絜俎豆生禹川一水之香
董朱桂 濟寧庠生

入道有階存無宿諾心自風雷日益
治心以漸從忘緼袍始乃濃淡不驚
唐世柱 濟寧知州

神依而地爲靈赫赫如臨總櫝栩凡遯無可射
族聚而宗有亢繩繩不怠在父兄子弟自概師

塗其既次構其肯堂式新廟貌妥靈爽以古以今

礪作杏壇帶作泗水爰及苗裔衍人文於家於國
虎林張元徵 選貢

末之能行惟恐有聞敏敏皇皇死乎如不及猶恐
失之念
見利思義見危授命錚錚皎皎居然和不流中不
倚之强
董其昌 禮部尚書

霸氣久湮奕世仍來卑管晏
師模如在一家俎豆對顏曾

嶧山連㖫峻登而小魯從我者許有兼人聞過聞
言聞行便窺絶頂
施于政 濟寧州判

濟水𢌿洙泗清斯濯纓到結時殊非率爾知津知
生知死直了源頭
長洲文傑光

君王萬世師
孫子千秋祀
黃郡王一壁

隳三都收申卒糾糾雄材豈是儒生章句末
衣緼袍無宿諾彬彬大雅真是尼山一派流

墓誌銘

皇清勅贈徵仕郎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加一級

西圃仲公暨

勅贈孺人趙氏夏氏合葬墓誌銘

皇清順治十有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勅贈徵仕郎
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加一級西圃仲公暨
勅贈孺人趙氏夏氏合葬于仲家淺祖塋之次祔
先兆也既卜日矣其子徵仕公于陛持公行狀
來丐銘于余念余與公家盖姻婭世好也猶憶

先封君與公爲莫逆旦夕聚首獻枰賦詩無日
不飲無飲不醉予嘗髫齡時每侍公左右見其
瑰琦磊落不與俗伴竊心折之今雖蕪陋不足
爲貞珉光而誼不敢辭謹援筆誌之按狀公諱
允卿字一相别號西圃先賢仲子六十代孫也
上世居卞里漢更始間公十七世祖名世德者
因赤眉之亂始遷任之橫坊村即今之仲家淺
也至唐始建仲子廟于河滸春秋俎豆綿綿
代相沿未之或易公之先世有隱德皆不仕至

公生而篤于孝友倜儻有氣節每言及古人忠
孝事輒義形于色識者器之長娶趙孺人未幾
公父捐館伯叔亦相繼棄世公煢煢子立孝養
太母無不備至萬曆乙卯歲荒歉流移載道公
與趙孺人竭力供甘旨無少缺焉至諸孤侄靡
依公曲爲撫嫗俾之成立里人化之祖廟圮頹
公捐貲脩葺力未贍更求直指畢公奏請重脩
迄今輪奐榱桷巋然改觀皆公力也至于序家
牒而世次不紊舉祀典而大禮克彰凡可以昭

祖德貽孫謀者不留餘力其最著者壬戌之歲
妖黨徐洪儒等大肆剽掠假道河干官軍敗績
居民逃散公曰祖廟在此吾何往乃率族衆堵
禦之護衛祖廟賊莫敢犯其英毅有如此者庚
申公宴客中堂適有盜數十人突入執客捷之
公急曰我仲某也惡用擊客爲盜乃釋客公命
盜就坐酌酒飲之更婉諭以善言盜共義之乃
散去昔唐李涉遇盜以詩投之得免今公飲之
以酒何千古一轍也他若賙族黨賑貧乏一凡

婚葬無力者莫不取給焉公無吝色亦無德色
其豪邁有如此者中年艱于嗣趙孺人曰胤子
未立其如宗祧何爰娶夏孺人共主中饋襄理
家政夏孺人善事公亦善事趙孺人自戚里及
僕婢咸頌賢淑焉未幾舉丈夫子二公怡然曰
吾事足矣然遲暮得子或失則驕是猶無子也
督責嚴厲暇則述古今得失及前言往行之可
法可戒者訓之殷殷以不克繼述爲憂丙子公
病目日事靜攝後寢疾疾且劇遂呼二子囑其

勉紹祖業而目遂瞑矣未幾冢胤子陛念祖德
之未報也闕白衍聖公代爲陳乞得邀
恩如額曾孟例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此皆仰承
公訓而事業光昭流於無窮者也公之食報弘
矣歲甲申趙孺人避亂於鄒之白土峒及旋卒
於正寢時夏孺人亦驚憂成疾順治癸巳治酒
與家人訣壽卒辛卯遇
覃恩贈公徵仕郎如子官趙毋夏毋俱贈孺人而
公未竟之志乃得含笑于九原矣公生于隆慶

己巳五月十八日卒于崇禎丙子五月初九日
享年六十有八趙孺人生于隆慶戊辰十二月
十七日卒于順治甲申八月十一日享年七十
有七夏孺人生于萬曆辛卯三月初六日卒于
順治癸巳四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三男二
長于陛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加一級娶濟諸
生高應第女次于廷奉祀生員娶濟諸生李燦
女繼娶贛州府推官侯應魁女夏孺人出女一
適鄒諸生盛從化男時振趙孺人出孫男三秉

貞充庠生應襲娶大理寺寺正前禮科左給事
中陳辰銘女秉敬奉祀生員順治庚子
皇上臨雍欽取陪祀娶世襲太常寺博士孔胤錤
女俱于陛出秉恭幼未娶孫女二人長適甲午
科舉人男弘功次字霸州兵備道參政張耀彩
子諸生世昌男漢飛于廷出曾孫承續聘分巡
臨清兵備道副使楊陛女曾孫女許聘山西太
原府陽曲縣知縣任孔當子諸生之瀛男斌既
葬其事爰爲之銘銘曰

孰開之先末末者源彌遠而執繼於後綿綿者
流匪淺而濟河之濟黙如者坎而合璧而瘞隆
如者夜而千秋萬年景斯行斯有青其蔚而

賜進士第
欽授監察御史前刑部山西司主事大理寺右評
事貴州正主考江南安慶府推官黄敬璣撰

仲志五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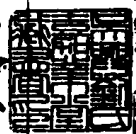
明劉天和撰天和字養和麻城人正德戊辰進士
官至兵部尚書提督團營謚莊襄事迹具明史本
傳是編乃天和官總督河道都御史時以濟寧仲
家淺有先賢仲子祠故志其建置之由而并及其
生平行事大畧名之曰仲名志崇禎中仲子裔孫
於陛等復增損舊本易以今名又繪像列圖於卷
首殊不雅馴

閔子世譜十二卷

〔明〕張雲漢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順治十四年任柔節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閔子世譜十二卷》提要

序

世廟時有爲曾子請後者下其議於庭互相雌黄屬執政抗聲曰有後所以有祀也必如若所見忍令曾氏絕祀乎議遂定至今曾氏得與顔孟同録況閔載諸州乘祀典名於山川鄉社避兵而去省墓而歸明興二百餘年自縉紳者

熊序一

舊以及樵蘇牧豎皆能刺

剌道其事則閔因有後也

亦應有譜也第譜亡於金

元兵燹之難致令春秋以

後建炎以前凡四十八傳

漫無考據子姓不無遺恨

然患難[illegible]之際非祀挈

家南渡則必覆其宗非昌

有傳楨有錄則必昧其本

非思政歸業則必輟其祀

今日衣冠之榮於何而藉

譜史之修於何而憑既絕

復紹由瀕得聚可知而不

可知者天也非人之所能

爲也譚者惜其子姓登華

陟膴不少槩見又且不得

與顏孟之胄班似無解於

食報之天庸詎知乃所以

報善人乎大凡世胄不患

不能順處富貴而患不能

逆守貧賤習閈閎氏生而有黼繢粱肉之美烏知耕作之勤苦杼軸之艱難出有亞夫之粲戟入有魏絳之金石謂宜貴倨肢體柔

脆一旦貪天禍倥傯狼狽相與裸跣瘴瘃保血屬於鋒鏑中是何能脆濃郁熟嘗辛苦哉其在逆旅也上焉者教授代耕次焉者醫

下餬口下焉者舂傭寄食皆澹泊無求若辭宰之家法使然此其所以為閔子之後也于今

聖明御宇重道崇文安知

觀感者無闡幽之義而以顏孟為比例也哉傳錄中卒無曲希強附夸毗塗飾斤斤紀其姓名歲月歷履萍梗之跡可以告先入節

可以傳後世如再遷臨川
復業宿州皆有卷案在庫
余剌宿之甲寅爲置備修
田鐫之石閔生復請譜余
不穀不敢有辭於先賢而

以屬門人張子倬侯張忻
然請略余曰是譜也春秋
以後建炎以前尚矣拓基
啓聖則以閔子爲始遠害
圖存則以昶爲始述前傳
後則以昌爲始歸宗紹祀
則以思政爲始章服恩榮
則以可傳光先爲始嗚呼
此昉春秋重五始之義也
即閔子而在當必以爲可

遂書之

旹

萬曆歲次甲寅

奉直大夫宿州牧豫章熊

鍾弘題

熊鍾弘

閔子世譜序

序曰嗚呼人安可以無學哉雖以閔子之賢孝友篤于天性使非從遊聖人之門與七十二子切磋以成

其德則一鄉里善人巳耳烏能聲施到今哉甚矣人之不可廢學也予于讀閔氏譜益信歲丁酉予將有滁水之役行李戒矣孫子

介閔生持譜稿登堂請曰惟予世事煩君筆劄焉予生平以與大賢同鄉爲幸毎欲搜其軼事表章一二爲後死者勸賢亂有請敢

以遠遊辭因謝舟車從事鉛槧披譜稿乃鄉先輩張倬侯筆也閔氏當兵燹播遷之餘故牒淪亡倬侯循例修辭增畧刪繁積成卷

怢歸然足觀可謂良工心苦矣倬侯又本鄉先正周蓮池先生志畧蓮池中巍科于吾鄉號能讀書人其辨晰情事約而能悉閔氏

譜舍二先生其誰與歸但士生千載後山川郡國幾變易矣所憑信者紀載耳紀載復有雅俗嗚呼魯魚豕亥郭公夏五非具千百

世矌眼者其孰從而正之按寰宇記閔子爲兗州人兗州卽魯也其墓一載入濟南東五里一載入東昌范縣南四十里一載入徐

州蕭縣東南八十五里鳳之宿總不載若然則吾宿以閔子閔孝名鄉以閔子名堡及鶱山洗絮溝山川俱在何以稱焉世儒以過

信生過疑復以過疑生過信眞不識西漢果有楊子雲否夫閔子自魯人不必辯其爲宿人以宿之名始于唐在春秋爲宋別邑[illegible]

宋相鄰況賢者不居一國宿境應屬大賢過化之地其墓據闕里志以今在宿境者爲眞蕭宿接壤墓北十里有閔子村巳在蕭境

矣後宿而蕭著述者之誤也嗚呼非具千百世曠眼者其孰從而正之昔李守素通姓氏學當世號爲肉譜予愧非其人兼之付剞

劂急時日無暇又先輩成言未敢忽刪且鼎革參祭上書亦復散逸無多存者時予更病目不能廣羅博採雖筆削數易寔凜然有

懼心焉懼前無以表章大
賢後無以垂示來茲中未
能就正當世賢豪長者詞
英鉅公使叙稽有籍輔佐
有史從容歲月如意斧斤
當不止若斯具體而巳甚
矣人之不可貴學也予于
讀閔氏譜益信

順治丁酉仲秋日郡後學任
柔節撰

目次

次世系　一姓之書例應自得姓迄今茲如絕斷者借予故牒亡也次其可知者其不可知者不敢傳疑

次遷徙　閔氏海內有數姓、願子騫後、原守祠者一遷九華再遷撫州覶縷及之亦足徵世守之艱難矣

次復業　復業者歸宿郡守祠墓也其年日猶可考焉

次烈女　明家教也家教以刑于爲第一

次藝文　瑣琅詩古文辭爰錄成帙一家之獻亦千百世之獻也

次家約　用以訓後人用以招遺裔爲賢者之子孫恒難閔氏其共知勉夫後之人更服而潤之與顔氏家訓並傳可也

任汞節截識

閔子世譜卷之一

姓氏

緣起

閔之著姓莫考其自出歷代以來史牒所載亦無甚顯者惟子騫清風純孝聖門大賢自當與天壤俱永鄙人生幸同里常追乎其芳躅親陪其祀事與其六十二代孫曰學曰可敬遊輒談建炎間事出其祖遺別傳實錄披閱久之學可敬乃泫然曰吾祖譜雖亡是尚可續而傳也竊私心向往願假手於予今年甲

寅五月辛業治東蓮花池可敬介其奉祀兩生持郡伯熊夫子手札而前曰自吾先世失守子恒歎焉固知有意於我宗也且先伯祖諱和者嘗請譜於先達進士蓮池周公越公時年八十餘養高於此曰吾老矣不遑譜也願爲志以俟後之君子垂八十年來遍求名碩無能有繼其事者今子適肄業此地毋乃先賢與周公效靈願假手于子子以闡其幽光也歟爰是請命我大夫而婉致之子子復何辭因却幣受命即所欲吐復泫然曰我先子廟食蒸嘗荷歷代存䘏

[illegible]思豈非以其孝哉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illegible]
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往既莫述來復不創無乃有後
而無後乎　熙朝推恩鄭重祖廟當子午孔道縉紳
車蓋絡繹過必謁謁必問問無以應子姓之羞也吾
聞聖人以孝治天下自天子至於庶人各得隨分自
盡想家史之修未必僭越名分苟得爲而不爲曰吾
愚且賤讓畿未遑姑俟諸後人倘後人而更俟後人
將終無有譜之期其罪視失譜益甚矣何以永孝思
而作則哉鄙人唯唯豈敢妄肆裒益茀就其遺編所

載稍加纂輯葢文而弗情反欺神明之胄畧而不備
有孤付托之心若夫爲序爲跋爲表爲銘自有操華
袞者在鄙人何知郡後學張雲漢識

姓考

閔宮音著姓隴西郡其先出居魯有子騫者爲魯大
夫以孝行聞

氏注

子騫之後有以騫爲姓者以字爲姓也

歷世

謹按閔子生于周景王十[illegible]年[illegible]實是爲魯昭公之七
年父仲濱爲魯委吏孔氏遺書孔子单傳九世閔亦
单傳五世子沃盈隱居不仕九代孫滕避秦居豐沛
間漢高帝封承祀君以主閔子之祭此封廕之始也
漢明帝詣闕里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則秩祀之始
也時閔蘊爲常山令靈帝中有閔貢字仲叔以奇節
著晉有二十一代孫閔鴻與薛兼輩稱五儁張華見
而奇之曰皆南金也拜淮揚承佐鄖孫閔素剌高郵
循良冠一時梁有求官者自言閔子之後試官嘲曰

遲遲華胄唐中宗朝有閔通自言爲三十三代孫除
諫議大夫玄宗開元五年封閔子汶陽侯以三十四
代孫閔璽奉祀勾管眞宗祀闕里命吏官分贊十哲
進封閔子瑯琊公時有閔衡閔宜相繼爲博士至建
炎以後閔景作傳有閔琦閔奭　元初大中
有閔本爲御史中臺至正有閔細七爲典籍閔得眞
爲蘇州刺史　明興永樂末閔彥成自江西撫州來
認祖嘉靖四十三年六十一代孫閔儀任四會縣典
史與星補給衣巾未允萬曆二十四年巡按御史曹公

會議部院　題請　代孫衣山名學與登
以值年裒淮其子為生員奉祀即給□可傳同他
先爲生員奉祀今子姓斌斌皆有孝友之風

志畧

郡進士蓮池周越志曰閔子宿産也今村名閔子里
俗傳即其初度之地蚤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冬月
衣之以綿絮獨以蘆花絮衣閔子父使御車失靷責
之終不言徐察知衣单體寒而手僵故失靷將逐其
妻閔子啓曰毋在一子单毋去三子寒小兒天性孝

友故其情辭懇切有足感動親者父感悟妻不得遣
卒亦化爲慈母撫愛三子均一其毋漂處今洗絮溝
是蟠林之麓地名沒綿賢兒乃其兒時嬉遊處後去
兒只稱沒綿賢尊之也及長適魯學道師孔子爲聖
門高弟德行並顔淵爲四科首孔子嘗曰孝哉閔子
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正與小兒孝友事相
表裏季氏使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
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夫費季氏之私邑顓臾近費
邑且將伐之閔子辭費宰可容在汶上乎宜其去魯

返宿早見而豫待之也倖地來歸門弟子率從之故
寧抗顔作之師無寧詘身爲之宰至於卒老於宿焉
宿北八十里烟村百餘家是即閔子里背負摹山面
臨一水金光素題宿云山勢西來連汴泗河流東下
接徐邳而此地據有其勝矣振古鍾靈毓秀挺生賢
哲非偶然也今爲閔子鄉焉其東南爲閔孝鄉其東
爲孝義鄉西南爲仁義鄉其間有讀書臺及洗硯
池山梁一爲閔子橋郵亭一爲閔子舖亦爲閔子集
字其山曰騫山山之西隆然一壠閔子正丘首藏衣

冠塚也其纍纍然者閔氏父母兄弟諸塚又其南歲
時伏臘村人奉祀者閔子祠也老木槎牙粉牆竹色
祠則古矣成化丙午提學御史山陰司馬公垔嘗至
閔子里哂其祠宇弗稱乃命萬侯改作之復置祀田
八百畝租供祠事故其創建祠堂春秋祭享實自此
始至今秩之祀典云而祠事益嚴弘治己未宿守泰和
曾侯顯祭閔子祠其文畧曰惟舜聖神惟閔賢哲均
處逆境孝友惟則然閔歲既久祠宇墻垣日就傾圮
嘉靖丙申會巡按御史舜澤蘇公祐屢蒙恩恤　詔祠

下見而太息遂檄州之長武芝田應侯照青山佘侯鳩撤而新之規制壯麗絕勝于前詳見宿志祠有記其一都給事南山戚公賢撰其一學臺北江閻人公詮撰記稱閔祠所關教化之重大旨畧同名言也然志述于記作之後非敢異也不得已也越世家宿之閔孝鄉嘗遊覽閔子勝地見鄉人之指示與故老之傳說歷歷皆足徵而宿鄰蕭縣亦有閔子村豈是村昔本宿地而今爲蕭歟抑閔子僑居於此久而成村如舜所居三年成都聖賢孝友同而過化亦同也然

歷城閔子墓李濮陽作祠蘇潁濱作記歷城非魯邪曰宿有閔子塚及閔氏諸塚魯人則指一孤丘訛爲閔子墓耳無左驗也宿有閔子古祠魯自趙宋創作祠堂耳前此未有也宿有閔子古跡特書而足徵則寂寥無聞耳歷城僅有一墓又其贋者李蘇祠記皆失真也然則家語謂閔子魯人亦非邪曰論語記閔子騫費宰閔氏門人之筆也家語記其爲費宰孔叢子之誤也則閔子魯人之誤可知按宿舊志云閔子宿人因家語魯人之誤求之不得乃謂宿屬青州昔魯地舊志亦誤宿屬徐州域魯屬兗州域青州齊地兗州魯地宿皆不與焉閔子宿人何疑且蹇叔宿人應穆公之聘西事秦耳未聞其爲縣人也閔子宿人慕孔子之道東遊於魯耳而可以爲魯人乎今跡其道德孝友之懿足以植綱常而培風化宿人到今受其賜而世祠之矣至于舉天下世世配享孔子此則大道爲公不獨一宿也顧宿乃其水木本源之地不可無志孟子有言予豈好辯予不得已也此固述志之意也志既成閔子復起當是吾言矣庸非千載一

快哉閔子名損子騫其字春秋宿國人益宿風姓男爵之國而閔氏則其土著云閔和請譜姑志此以待後之學者

里居

按家語閔子魯人今產歷城東五里見於蘇子由齊州廟記後遂以閔子升宿人祠詳春秋時宿屬青州為魯地故家語以為魯人今宿東北有閔子鄉閔子集閔孝鄉孝義鄉閔子祠祠後閔子墓墓後東西二小塚昔其兩弟墓左有騫山墓右有洗絮溝曬書臺祠東有洗硯池山之側有摸兒泉山之麓有沒綿賢祠西南曰兩子山祠東曰姚婆山祠南二里許曰閔

子橋天下有其實而後有其名不然寧有假合之迹而可以傳不朽者乎其為宿人也明矣攷之徐州志閔子墓在蕭縣東南閔子村按宿與蕭南北接界閔子村與閔子鄉僅隔一山而騫山東北為蕭之黃山僅一里許蓋墓本宿而蕭亦志者近故也今將近墓山川次序如左

閔子祠

在州治北八十里閔子鄉騫山右歷代有祠燬于金元之亂子孫俯遷洪武四年有閔墳閔緯自江西來認祖未果募傭甃石封墓而歸成化乙巳督學司馬公至命知州鄒公木重建屋總十間石門一座嘉靖丙申御史蘇公祐按宿謁祠愴然乃命知州應君召即撤而新之正堂三間東西兩廡各三間前堂三間堂左右耳房各三間東為安牲所西為庖廚所儀門三間腳門各一間門外碑亭三座碑二座正堂前碑三座櫺星門一座對門稍東有井泉井東門一座歲久復圯萬曆十九年巡按御史高公舉命知州陳公脩復修巡按御史曹楷萬曆二十一年命知州侯倫

煥然改觀正堂增其巍巍前堂修於侍御王公九敘甲寅建坊於盟臺謝公正蒙田土祀典俱詳于譜舊無神主儀像宛然誌以詩云荇踪抗海避[illegible]戎誰念諸陵在汴中自是龍舟人不返先生依舊坐春風

閔子墓

由祠堂西廡北便門行數武東轉復數武拾級而升枕門突兀而陵層者閔子墓也墓前古碑蒼翠欲滴大書閔先賢閔子塚者楊侍御也祭畢而必及墓者

示拜掃也基巔平濶畧畝許松柏蓊蘙天蔽日攀躋畟畟有風濤氣者墓上四時也墓後東西隅兩小塚相望而從者兩弟墓也墓外砌石為城城內約十畝多植蔬果者供籩食也城外荒墳纍纍不可辨識墳外岡巒若起若伏若拱若峙者閔氏塋也誌以詩云萬古泉臺有弟從遐思友愛尚雍雍吾人不負春縱愧方許登臨問鬣封

騖山

在祠東百餘步石磴巉巖巖巖而躋上三處

各畝許遺有瓦礫甃昔亭臺廢址也傳聞山多松柏望之蔚然金元末南倭恐設伏其間剷伐焚燬山為之赤近有典守嚴禁樵牧周廻草樹漸就蒙茸即閔子舊廬故得名焉誌以詩云桑田滄海幾紛更惟有騖山不世情地王從他青白眼可能容易掩聲名

洗硯池

在祠正東有止水一泓深而黑又接所引洗絮溝活水由祠儀門外正門內甬道中穿洞而流而入大溝世傳閔子於此洗硯故名經今堙塞無復議濬翠致令古蹟湮滅是亦奉祀者之責也誌以詩云洗硯池承洗絮濱帝湧一浴一番新墨雲縣得蛟龍起散作甘霖大地春

一　曬書臺

由祠西南溟行二里許巋然高聳蔚然茂者曰曬書臺臺平濶可二十餘畝中為蘭若豐碑古木傑閣幽樓不知何代所創臺東有井不知何代所鑿比丘不飲其水臺東洗絮溝自東北而環繞臺西泉水自西北而抱絡木經臺前石梁下東與溝水滙流入淮浮屠

冬夏賴之豈閔子嘗曬書其上歟誌以詩云今年重到曬書臺聞有人從汶上來寄說詩書俱不曬當將印板日邊開

洗絮溝

發源於祠西北半里之平原萬泉滯湧久雨彌盛旱亦不涸故道自祠後引至東騖山之下約百餘步南折又百餘步至祠東再折而西與洗硯池水滙經祠內入大溝灣環曲抱至臺東與西泉水合流入淮居民資其灌溉洗絮者洗滌蘆絮恐父之再見而傷其

心也誌以詩洗祭當年意若何尚留遺跡在山凋壓
纔不敢臨溝洗惟有神龍爲護呵

摸兒寒山

從祠西南行四里許曰寒山山下平阜處昔傳爲摸
兒村當子騫執鞭凍仆臥地其父不知其寒比杖之
而蘆見然後垂涕泣而摸之以手故名誌以詩慈父
摸兒尚有村嚴寒摸罷幾消魂但留毋在兒無恙便
著蘆英也是恩

沒綿賢山

俗傳閔子兒時嘗偕二弟游嬉於此二人忝識才未
之日此閔公三子沒綿者當是賢也山在祠南五里
許與兩子相越二百餘步蜿蜒扶輿磅礴而淪釀鍾
爲靈秘微斯人吾誰與歸誌以詩稱賢豈爲沒綿起
纔說沒綿人亦憐假使三百俱挾纊爭教夫子不稱
賢

兩子山

自祠越驪書臺石橋南行二里許則兩子山也州志
誤作梁當年或率作或析與兩子居於其下故名然
亦無所考訂山亦不甚高亦無佳木奇卉唯是遠望
似罷似踞相對騫山有拱向之勢誌以詩兩子名山
事若虛騫岡草樹悵離居自從底豫相忘後願作南
屏護舊廬

姚婆山

爲閔子後母姚氏而名之也後有居近是山者納繼
室亦姚姓既賢且慧撫前妻二子不異所出比二子
貴顯感其恩而諱其姓更名曰趙婆山古蹟昭然似
得狥私情爲存滅也誌以詩慈母心同日月明片

雲翳蔽轉頭更山靈不恥留名姓還有蒲麻照例行

閔子鋪集

是爲閔氏雲仍世守之家丁口田宅最勝於皇宋仁
英神哲之朝建炎多難星散殆盡再經革命田宅或
沒于官或侵于民當閔昌遷宿已無憑據迨皇明洪
武二十年丁卯命戶部覈實天下田土圖其方圓次
其字號悉書主名各步弓丈量號爲魚鱗冊爾時閔
氏逃遁者未歸赴愬者無狀閔子一集無由規寸土
矣集南至沂豐十里北至祠堂五里誌以詩故園家

落王人非蹤跡翛然丁令威繞樹月明三匝去新豐舊市典春衣

沙門寺

在祠東北七里許蕭縣大黄山之谷內出鶱山南口東北行四里之山麓有井夂夏不涸再轉數十步有洞洞口可容五六人窺之正黑內石勢東頗投以小石其響之越澂良久至底乃已越山徑北小路不堪馳車馬轉入轉折幽深閴寂西役有山接小黄山之脉東環而南抱羣峯叠嶂圍繞其外四壁如削不可

捫攀谷若城形其中爲岻爲崖爲巖長松古柏蒙絡蔽芾參差披拂約四五十畝古刹存焉附近居民有眉龍齒蜺未嘗一至者險且荒也建炎初聞變輙往閔泉凡三避其地而後有九華之役嗣是趨附者日衆金人南掠無所得㘭烟火從山谷中索之盡屠其衆後遂訛傳爲殺人寺寺今丘墟狐兎所嗥有樵蘇陰霾至其處間有於邑聲豈山靈有遺憾歟誌以詩

禍樂能全陳蔡日干戈不保宋金時曾孫此後從爾渡稚有歸周抱器思

聖人塲

在祠西北十五里羣峯環秀高削不可攀躋尋幽者舍騎屩躡周折縈回二里許至其處草樹凄迷不見宮室其間皆爲雲窩時吐雲霧接重霄輙雨有止泉方圓潤丈餘深三尺清冽如鑑巨石覆其上古桐一株扶疏輪菌約數圍不計年代西北里許又有曬書曬藥塲其間惟石巉巖奇花異卉山禽野鹿莫能飁纏前殿三間安置孔子有像不知何代所設四配僅存其二不知何代所毀後爲古刹曰雲居菴屬徐州

蕭縣治按蕭誌東南一百三十里有子貢山宿治東南　十里有子路湖各相距七八十里盍一時仁賢挺生于斯亦遨遊于斯耳誌以詩亂雲堆裏聖人塲蹤跡千秋亦渺茫惟有鶱山猶北拱可知洙泗覲龍光

孝義鄉

在州治東北九十里歷代忠臣孝子節婦烈女不絕其最著者則太學生張體恒張氏姑侄皆十八歲死節也誌以詩孝義名鄉不計年芔人代起續前賢流

風百世神於使方寸由來共此天

閔子橋

在州治北八十里閔子集閔子鋪北四十步許橋爲古址不甚濶大山水衝突往來病涉圯而再修越橋有小山立泰山行宮傍闢唐宋時爲閔氏家廟歲時伏臘聚族人于其中蓋閔祠之南屏也邇遐入祠五里誌以詩玉龍倒影入寒潭車馬匆匆等逝湍千載無人題此在往來只爲斷碑看

閔子鄉

在州治北三十里

閔孝鄉

在州治東三十里

尊賢集

在祠東南百餘步

花池寺

在城外東南二里許舊爲閔子祠今廢爲寺遷建于東關敵樓外官道北正堂三間東西廡各三間大門一座照壁一座往來使車多有憩而弔之者扁其門

日閔子故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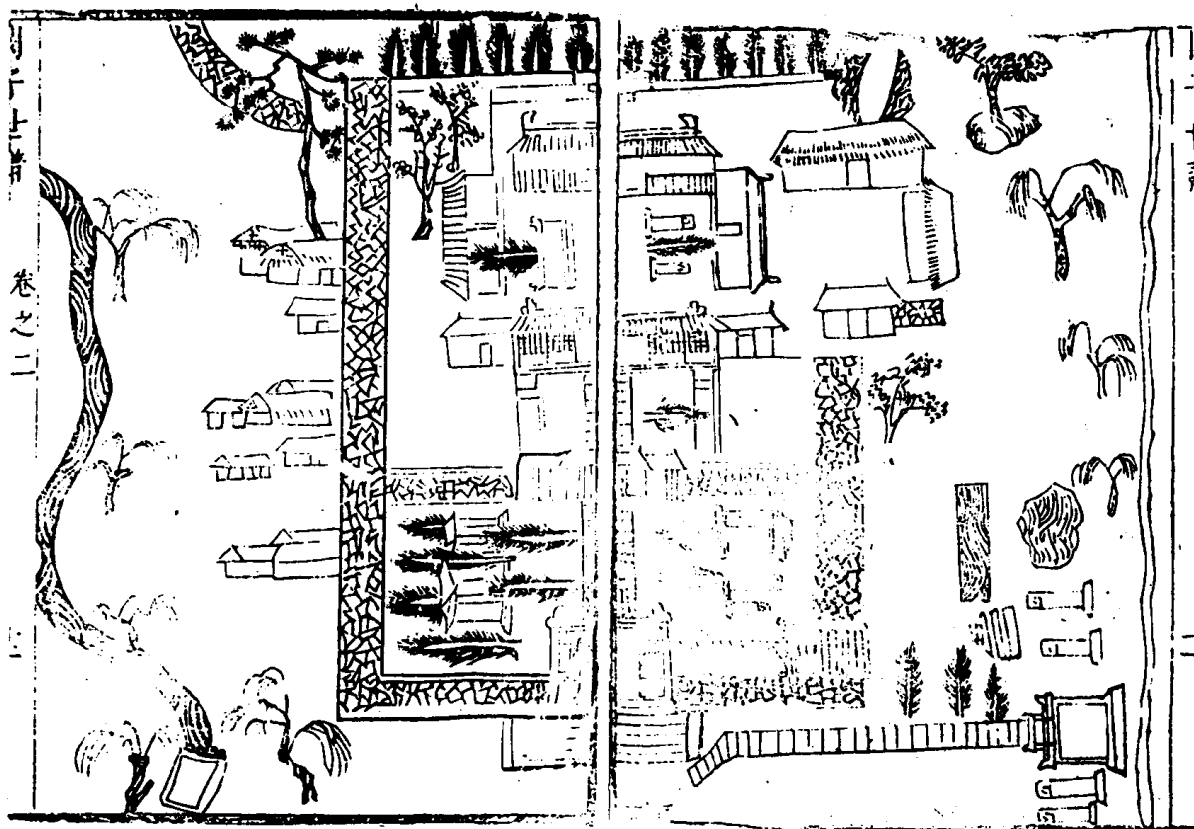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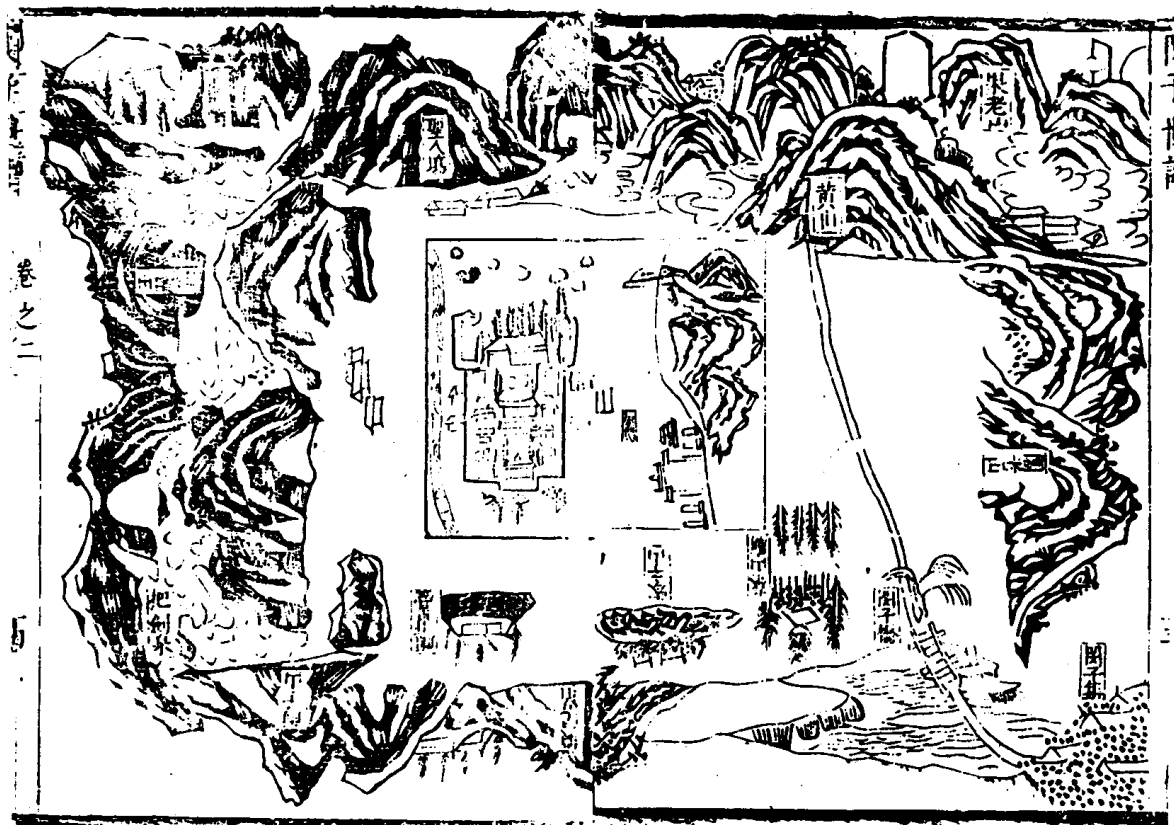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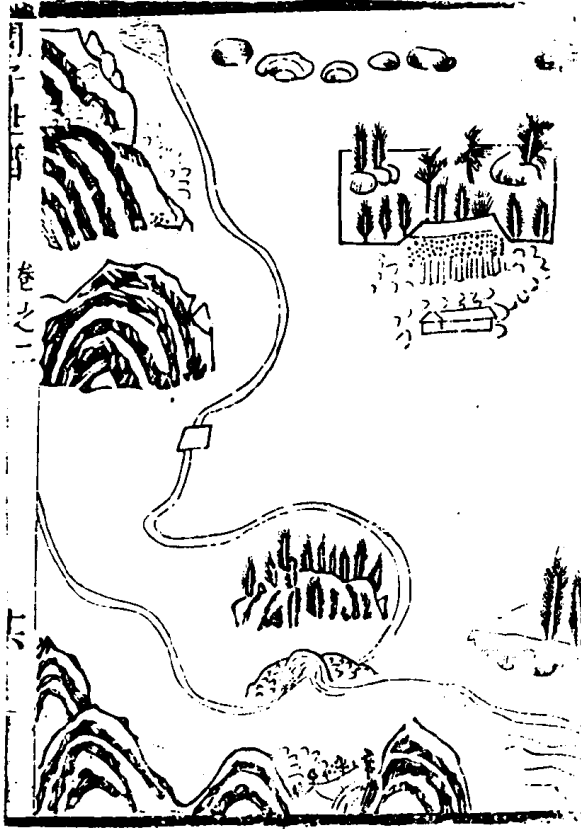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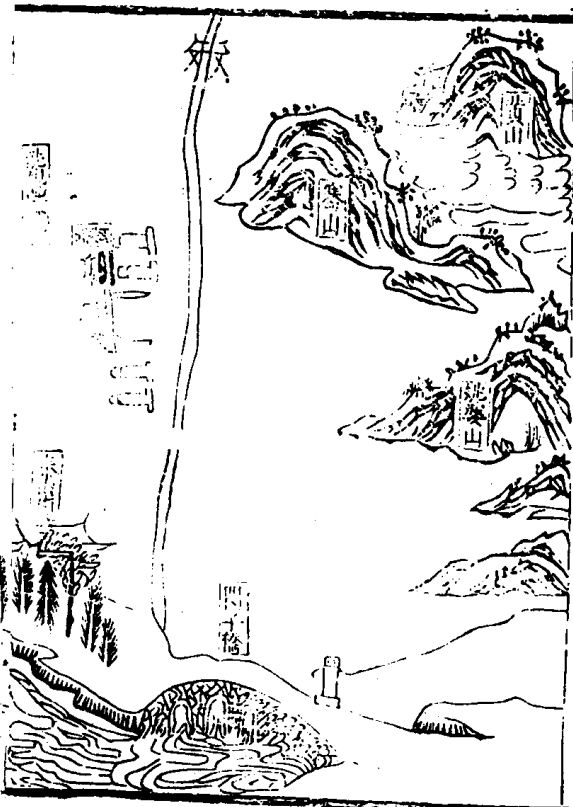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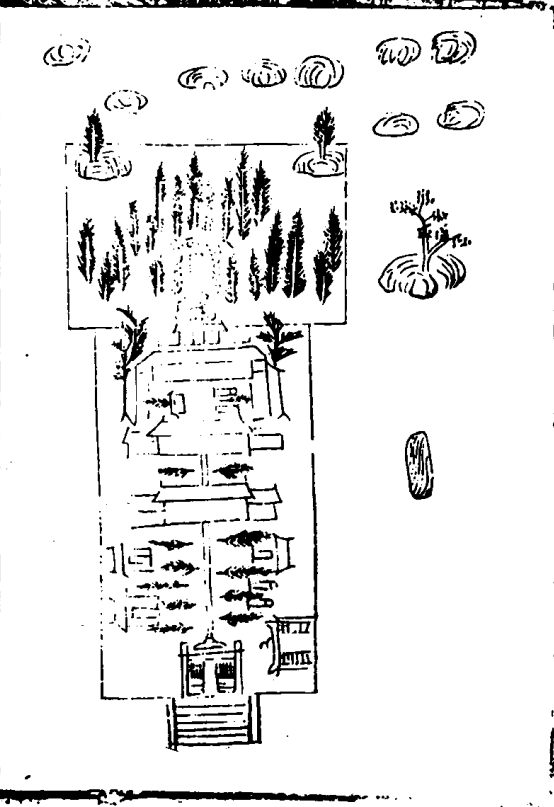
評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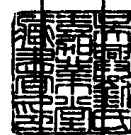
參天貞幹不植旄敦擊水巨鱗不産蹄涔地靈人傑理不誣也余流覽鶩山龍脉自西北衍回東南萬峯攢秀或踞或立或仆或欹迸穴靈谷綿亘幾百里祠之左右堆阜突兀流泉溯湃迴延野綠遠混天碧用是間氣所鍾篤生大賢乃知申呂自嶽降傅說爲列星理不誣也若曰賢才不擇地而生則將相不宜鳳山之東西矣

附里居圖

考闕里誌先聖殿宇墳墓俱有圖文以紀事圖以昭象亦倣其意募工潑墨後之展讀者當亦低徊回折不能去云

卷之二

卷之二

特傳

閔子

閔子名損字子騫魯人少孔子十五歲初喪母爲後
毋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其所生二子則衣
之以棉父知之欲出後毋損曰毋在一子單毋去三
子寒遂止其後毋亦改悔待三子如一閔子始見于
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
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于夫

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
出見羽葢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胷中
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文寖深又賴
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于去就之義出見羽葢龍
旂旃裘相隨視如壇土矣是以有豢芻之色惟是不
仕大夫不食汚君之祿季氏召爲費宰弗往且曰如
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長府之役子騫曰仍舊
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夫子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
子又嘗稱其孝謂人不間于其父母昆弟之言及居
親喪三年畢見于孔子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作
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
之以禮不亦君子乎薛應旂曰閔子未嘗仕季氏也
家語載其爲費宰而問政于孔子及觀孔子六轡六
觀之說皆治天下之法縱可行之一邑夫子亦不如
是立言也其附會可無辯矣孔叢子載孔子晝息于
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
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沉之聲幽則
利欲之所爲發沈則貪得之所爲施夫子何所感而

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夫子
夫子曰然汝言是也吾有之向者猫方取鼠欲其得
之故爲之音也汝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曰閔子夫
子曰可與聽音矣韓詩外傳載孟嘗君請學于閔子
使車往迎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致師而學不能
學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所謂不能學者臣所謂不
能化君者也孟嘗曰敬聞命矣明日袪衣請業

制圖像

像贊

在昔侍側所云誾誾是何如者可與光耶惟吾夫子鑒之蓋上諸弟子悉之在傍乃今儼然見黼而享億萬年之俎豆者豈猶然在函丈左右之行歟何歲歲見春山媚而秋山肅春雲碧而秋雲黄嗚呼凡爾子耳目孰非先生之德行數爲先生之文章予生也晚不獲親奉杖屨庶幾少長在先生之鄉春秋登先生之堂

後學任桑節撰

冒寒執靷

閔子十餘歲當冬月嘗爲父御車繼母衣以蘆絮身寒手僵故失靷父責之終不言

閔仲濱爲社邑委吏娶於阜生子閔損三歲喪母繼娶姚氏生二子損兒時承歡母膝下與二弟嬉笑不異生母母視之則有異矣

閔仲濱當閔損失靷而以杜衆之衣敝蘆見摸其身冷大慟將逐其妻閔子啓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蓋言天下婦人皆有妬心再娶彼繼仍是此繼也父悟而止母亦化爲慈愛三子均一焉

閔子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決是以有菜色今被夫子之文寖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于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視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疑此即侍側誾誾氣象

孟僖子之子南宮敬叔與損同門受業雅欲以女弟妻之屬漆雕輿如道意損辭曰敬叔卿家而厚于賂乃能如學以重于諸侯且而彼貴德而我賤貨不亦善乎竟納公冶氏之貧女賢而多助以成始終之大孝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汶上清風

閔子世譜　卷之三　十一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
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服官問政

閔子世譜　卷之三　十二

閔子爲費宰問政于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
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啣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
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古者天
子以內史爲左右手以德法爲啣勒以百官爲轡
以刑罰爲策以萬民爲馬故御天下而不失善御
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
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法正
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
從刑不用是以天地德之而兆民懷之古之御天

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六官在手以爲轡均仁以爲納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

閔子世譜　卷之二　十三

閔子世譜　卷之二　十四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子曰從我于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于夫子援琴而弦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于夫子援琴而弦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于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制以禮故曰君子也

孟嘗君請學于閔子使車往迎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致師而學不能學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所謂不能學者臣所謂不能化君者也孟嘗君曰敬聞命矣明日袪衣請業

列傳

春秋

閔子騫

閔子騫字騫父爲魯大夫以孝學聞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辛亥教季孫公鉏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昭公十八年丁丑論原伯魯曰夫學殖也不學將落按史記世家昭公十七年丙子孔

子年二十有七則子騫於襄公二十三年辛亥從政至昭公二十五年甲申長孔子四十餘歲是爲閔子之祖乎從叔伯乎不可知也

閔仲濱

閔仲濱字仲子爲魯委吏持正不阿娶于皇生子損蚤逝繼娶姚氏生子二曰革曰蒙

閔沃盈

閔沃盈損之子公冶氏之所出也子騫以其父命名損而又欲其子忌盈故名沃盈盈子固固之後無

閔豈七雄擾攘之世皆韜光以自全耶

漢

閔滕

閔滕家貧嗜學當秦始皇焚書坑儒之際携家避豐沛聞漢高帝微時滕奇之相與交驩帝即位命有司按其世代知為閔之九世孫將官之不就封承祀君王閔子歲事（據孔叢子遺書所記九世孫偃閔氏家傳曰滕未知孰是）

閔貢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含菽飲水世稱節士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之勅吏常給焉仲叔怪問其故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同郡周黨見仲叔食無菜遺之生蒜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耶受而不食

閔蘊

閔蘊為常山令

晉

閔鴻

閔鴻與薛兼韋稱五雋張茂先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拜淮陽丞佐郎閔之二十一代孫

閔素

閔素鴻之子刺高郵有循良聲

唐

閔通

閔通除諫議大夫閔之三十二代孫

閔璽

閔璽玄宗開元五年以閔璽奉祀春秋勾管閔之三十四代孫

宋

閔衡

閔衡為真宗祥符間世代五經博士閔之四十四代孫

閔宜于仁宗朝襲衡五經博士閔之四十五代孫

閔英衣巾奉祀閔之四十六代孫

閔琦世襲衣巾閔之四十七代孫

閔杲

閔杲爲本祠奉祀世襲官正八品高宗建炎三年金師奄至宗廟失守家史禮樂祭器俱罹兵火攜家避難九華山有別傳爲閔之四十八代孫

閔昌

閔昌折節讀書蕪湖名士陝公令妻以女故教授蕪湖年最久常與青陽隱士陳清隱楊希顏方天和友善有詩相唱和具別傳是爲閔之五十二代孫

閔居正

閔居正閔文少子與兄居易生而善射恭宗德祐元

年詔天下徵兵勤王居正以善射在籍中屬知江陰軍鄭端端在途深念大賢之後常召至帳下與語曰第勞王事必不至爾失所比至江南推薦于常州統制王安節爲幕賓深相禮重時伯顏會師攻城居正助安節血戰嬰守伯顏遣人招之譬喩百端終不聽城破伯顏屠其民來執安節居正爲保家屬引弓射之從者叢槊刺死安節至帳下亦不屈遇害

元

閔本元初大中爲御史中臺

閔細七至正初爲典籍

閔得真爲蘇州刺史

閔楨字子幹治岐黃術隱居不仕値■運將終中原鼎沸自九華遷臨川是爲閔之五十六代孫

明

閔彥成楨之子國初始同宿州諡祖是爲閔之五十七代孫

閔思政彥成之子于天順八年復業歲奉閔子祠春

秋二祭修葺垣宇種植樹木是閔之五十八代孫

閔儀任四會縣典史有膽畧才智苗夷憚之何籍屢以祀典呈請恩恤未經詳允是爲六十一代孫

明朝氏

閔珪烏程人以進士仕至刑部尚書清節著聞當代

一是爲閔之六十代孫

閔如霖烏程人以進士仕至禮部尚書一時歎爲無

愧寅清

閔夢得烏程人以進士仕至兵部尚書

閔洪學烏程人以進士仕至吏部尚書

閔齊伋字遇五烏程人博學好古著評今古書甚富

選工鐫板丹黃校正迄今猶競傳閔坊云

閔廷甲字翼虛湖廣蘄水人萬曆己丑進士官至尚

寶卿過宿謁祠訟祖輸銀修祠

閔度烏程人崇禎戊辰通政使司觀政進士有疏上

請與毋二弟同祠更請五經博士奉祀蒙

聖旨着該部咨行

閔子世譜卷之四

祀典

世之殊勳茂德血食來禩者不乏之未有若閔子生於

斯長於斯葬於斯食報於斯者也閔子往矣至今入

其境曰此閔子鄉也此閔子里也此閔子集也此騫

山也此洗絮溝也夫井里社山川皆閔姓矣余博觀

宇宙遞廢遞興改步改玉指不可勝屈都會幾經雄

麗陵寢幾經森嚴宗廟幾經整飭全盛須臾翕忽滅

沒有如此悠久否耶譚者謂其世系不甚顯赫夫顯

赫無踰德位時三者而已以德則堯舜之精一也以

位則素王之羽翼也以時則與宣尼於萬年蒸嘗若

新也俾後人指其子若孫而日之曰是神明之胄也

塵世浮華能當汶上之一睨哉

漢

明帝永平十五年東巡至魯詣闕里宅廟祀孔子及

七十二子此祭孔子弟子之始

唐

玄宗八年李元瓘言孔子廟顏子配其像立侍非禮

授坐不立授立不跪合從坐侍又四科閔子騫等
雖立像廟堂不參享祀謹按何休等二十二賢猶
霑從祀豈肯升堂入室弟子不霑配享之餘望請
列享在二十二賢之上此閔子從祀之始
玄宗開元二十八年追諡孔子爲文宣王南向坐閔
子爲費侯此閔子加封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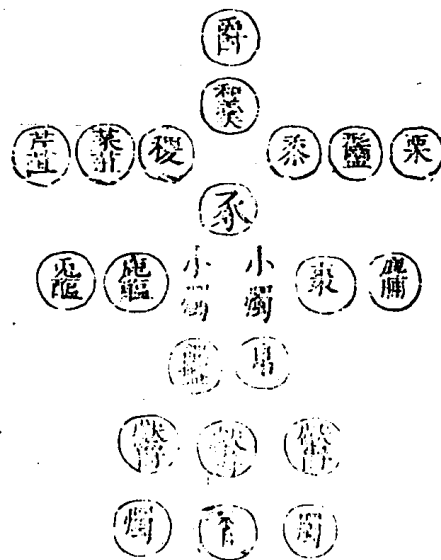
宋

真宗祥符三年加封閔損爲瑯琊公
度宗咸淳三年改封閔損爲費國公

明

宣德皇帝登極遣太常寺丞孔克準詣闕里祭告自
先師而下四配十哲兩廡俱用太牢
世宗皇帝嘉靖九年改稱閔子從大學士張璁之請
也

祭命

闕里誌十哲陳設圖

按闕里誌十哲祭品視四配止少一豕首其圖可披
也本州祀典不知遵承何代每歲春秋兩丁祭後
的於二月十五日八月十五日黎明州官壹員率
生員奉祀十二名赴治城北七十里閔子祠內行
釋奠禮品物俱自祭田田租徵於佃戶其子孫先
期羅列務在精潔而虔誠久佃戶乾沒祀事不
舉擇其族人愿愨公廉者主之歷任賢守牧多方
增置祭田則明禋可恃以弗墜矣
本祠新置祭器

牲俎三對　漆盤一百　鐘

木豆六事　錫壺十件　磬

磁器三百　錫燭臺四件　鼓

酒樽四事　盥盤架一具

磁爵三事　果籩四事

爐鼎一副　祭桌十張

先是本祠禮器盡灰於兵火簠簋犧象子孫尚未識其形大約新製之器亦成禮而已不敢妄擬也

本祠勒石祭品定規

閔子孔門高第德行與顏子並非特一時之豪已也前賢守以宿爲故里就墓立祠以風世教每春秋丁後命教官詣祠致祭如釋菜禮慮久而廢乃置圭田三百畝募民佃之歲納租銀十二兩于學以供所需百凡豐潔以無媿于盡敬羞物之意邇來佃夫逋其租而不輸之學本學分其有而不責之義馴致祭品日以衰薄行道之人將且不屑而欲神之格思得乎余奉祭問之不勝愧忿歸告州王林震西公公曰盍爲我定祭規以防之務使需有常數物有常品謹祭者不得任情私減典祭者不得借名竊取余承準碑議新定每祭合用猪羊果脯燭楮之類估之可費銀四兩五錢且物皆本土所有簡而便於其可常繼也爾佃若敢再肆刻剝　州有明法必不少貸我儒官復事覬覦則縉紳國人皆睥之矣他日何顏見閔子于地下乎謹刻祭規如左以覲諸後云

計開

一祭品

猪一口重百觔　羊一隻三十五觔

京果四盤　帛一端二丈

糯米三斗麴稱之釀酒　時果四盤

蒸食四盤　餺食四盤

熟膳八盤　鵞雞腸

鴿子三對　猪羊牛肉各三觔

油蠟共四觔　兎一隻

紅燭十對　麥麵三斗

香紙調料　香燭調料

猪羊送州其餘品物半亭官生半給奉祀後

人以均神惠

一禁約

祭之日惟與執事之人在廟供候其餘跟隨人
馬俱在公署駐扎不得擅入喧嘩如違聽典祭
官朴治再不服呈州問罪

隆慶元年十月之吉宿州儒學訓導王好賢書

祭文　　宿州知州曾　顯撰

舜為聖人公為賢哲後毋異弟同符一轍舜行道于
當時公流芳于千古舜寓葬于蒼梧公首丘于故土

溪山寂靜宇廟深沉一杯拜奠萬古此心

祝文　失撰人名

孝乎內外名耀今古大夫不仕復聖與伍傳諸父老
基于茲土景仰像祠儀刑如睹

祭田

傳聞洪武四年閔楨自臨川來認墳投牒于州守吳
公公憐而覈其實皆為軍民所有于是調停至再得
三項餘令民佃之歲取其租以供祭祀天順八年閔
思政復業其子孫雖奉香火灑掃之役田之所入猶
屬有司主之至萬曆二十一年蒙　按臺曹公批給
閔學閔可敬兩人領管又附益以諸臺續置之田而
皆蠲其徭役則漸復當年八項舊額矣

續置先賢閔子祭田碑記

蓋萬世而不泯者此道百世而相感者此心斯道斯
心由於天道道在是則心在是契是心則契是人故
羹牆有見寤寐與參此古今人精神本相貫徹譬于
目觸于心自合而有感也予方髫髮誦法聖賢讀春
論孔門有閔子者鄉黨稱其孝而人無間言季氏之

徵召而不輕試長府之改作而諷之仍舊皆詞婉而
意篤孝友廉介謀國老成傳者列于德行之首尼父
稱之曰孝哉閔子騫予景仰休風躅跡芳軌雖音容
遐邈恍若傳心豈非百世而相感乎既遊庠序在弟
子列得執禩獻禮周旋于神主之間闇闇在目肅肅
秉心及其通籍搢紳釋褐成均而復展拜宮牆嗣是
備官司空署而董理河工凡所經營莫不體念先賢
仍舊之語而裁度時務取法多矣頃承　簡命整飭
廬鳳兵戎道經甬上過新豐里有所謂閔子集者爲

[illegible]倒側身矑眺見其兩山排峙四匝環青收[illegible]
嶺谺風廻谷應崔巍古塚㠑嵂幽祠詢其所來爲閔
賢之故里墓於斯焉爲將者直指高公所重建者也
予遊振衣晉謁再拜夫玄珠寂寞白璧久淪光在山
川千古不掩矧名賢高十揭日月而壯關河往者撫
殘編而仰止茲得遊故里以盤桓且知此屬宿而宿
又屬整勑中也是以嚴勑有司豐其祭儀而置獻享
以重斯道之意而閑苦于所出而籩豆不掩豈所以
答報名賢而重風教之宜乎于是捐俸二十金易腴

田六十三畝鄰于祠捐其徭賦命其後生員可傳光
先者力耕以供春秋之費使年年不替以答明覗慮
久湮併乃下檄州守馬君貞珉以載其事於後自爲
之記

萬曆戊戌冬中議大夫整飭盧鳳等處兵備副使前
工部屯田司郎中常山定齋詹在泮撰

置田信票

欽差整飭盧鳳等處兵備副使詹　爲損公費置祀
田以隆先賢事照得宿州北有閔子祠實先賢盛跡
本道經臨瞻禮慨然動景行之思焉詢祀田多瘠薄
埀永久今查該州庫貯本道公費銀兩尚有餘剩相
應動支置立田土以彰盛德百世之祀焉爲此牌仰
本州官吏照牌事理卽動本道公費銀二十兩委官
責令地行照依時價易買近祠腴田一區深立誌界
付本祠奉祀生員領種穫收籽粒以供香火田邊仍
豎石碣大書類道副使詹置立祀田字樣祠內亦須
勒石以誌歲月以埀永久置完將動過銀數買過田
數造冊申道入卷備查須至牌者萬曆二十六年十

一月十二日

祭田碑

奉直大夫知宿州事內江鍾應麟捐銀八兩置貲祀
田四十畝立碑爲誌萬曆三十一年癸卯仲冬吉
旦

續置補修先賢閔子祠田記　并地畝坐落

萬曆癸丑秋予有彭城之役道經閔夫子祠拜瞻畢
奉祀閔可傳前而言曰天久雨祠多圮壞請葺之予
唯唯周回顧視垣傾數武霤折數宂費錢數百足矣

念先賢篤生玆土常使廟貌儼然爲玆土重茀小壞則小修而費省大壞則大修而費鉅故隨時葺之便然瑣瑣請之于官非計也因捐金置修祀地數十畝歲收籽粒備不時之需令奉祀掌之仍給印信簿登記歲收歲支之數以目侵月以備侈費使奉祀遞傳之世世無失即歲穰穰度支不盡者積聚之數年之後增設櫺星門一座彷彿宮牆之制又完其前人之所未備者也至若春秋祀田則先子而爲之計者已有餘資無事此贅疣爲矣因書其始末並列其地畝坐落四至及主者姓名于左知宿州事熊鍾弘

計開

原賣地主董恒董世學董天民董世其中人賈文科其地坐落黃溝崖南北共計五十四畝一則地二十畝二則地二十畝三則地十四畝東至董志學南至大路西至武監生北至蕭縣界糧俱豁除

閔子世譜卷之五

修葺

祠廟墳墓自春秋來歷朝相沿修葺不廢明興更攄突之正統旅戍之變[illegible]祿虎然塤捐俎豆不虔成化乙巳督學司馬公埜修弘治庚申內臺總憲顧公佐修嘉靖丙申督學聞人公詮修會侍御蘇公祐按部暨甬郡宿牧[illegible]大加整飭煥然一新嗣是賢守蕭東姚公篚福建林公雲程湖廣陳公條南昌熊公鍾弘前後置田萬曆壬辰而後侍御[illegible]楠表建坊高公舉王公九敘謝公正蒙皆推特恩光昭于祀用勒珉誌不朽

三院捐修信票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高　修葺信票在解宇丁回祿之變時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王　爲修葺先賢祠宇事照得本院先因鳳泗之行道出桃山瞻謁先賢閔子祠見石坊欹側祠宇傾圮殆非所以崇祀先賢之義也合行量爲修葺爲此仰州官吏照牌事理即動院贖

上司委差廉幹職官置買磚瓦灰木將牆垣門窗[illegible]
牢梁柱損壞之處修葺完固毋俾剝落完日冊報查
考須至票者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臨臺謝　為出巡事本院巡歷
該州檢閱誌書有閔子祠堂在官道之西路委草莽
票題木扁使名賢之舊跡不彰往來之瞻拜未便是
亦有事地方者之責也為此仰本州官吏照牌事理
仰動本院項下贓罰銀五十兩就于閔子祠旁官道
處所豎立石坊一座務要堅固不用雕飾照依發來

扁字橫刻于上由此坊而入墳路一條徑達祠門中
用磚墁兩旁夾植柏樹庶廟貌益崇而德行之鄉因
之益光矣如錢糧不敷酌量再詳或該州設處共成
之尤佳有餘即便以為修葺祠宇之用務要留心本
院由此報
命將觀厥成焉須至牌者

感異傳

明萬曆二十一年御史曹楷捧檄巡歷維揚七郡二
月望日止雲璧公署丙夜閱書神氣倦憊隱几少憩
夢軒裘衣王侯服飾者三人一居前二隨後排闥直
入予降堦趨迎問而後禮曰吾周朝孔門閔子騫也
予聞之敬拜閔子亦拜問二人曰公西緯曰田文子
再拜二人亦拜皆坐予避席執弟子禮請曰夫子尚
在耶其以神顯也抑為教不穀來耶曰將有托于君
也昔吾產于宿宿治北騫山吾之故里墳廟在焉代

有蒸嘗祭祀叠遭兵火之難子姓流離迄今雖復舊
迹乃草茅微賤槩不能勤其祀事若為宮牆外望人
也似非先朝崇褒之意寧無慨乎知君仁孝忠貞不
嫌直陳肯為駐節一惠顧乎言已遽起予唯唯奉命
遜留之之際為童子擊燭驚寤方漏下二三更月明星細
徘徊不能安枕乃索浴拈香北向祝曰不穀樸陋寡
文奉[illegible]無狀豈料夢寐中得晤大賢是夫子之[illegible]尚
在也[illegible][illegible]見亦可繼見所鑒予覿德之誠賁然降止
惠以德音則當年洙泗之精神向之虛憑而[illegible][illegible]者

不徒于此生親炙之矣于是禱畢齋宿就寢果夢如
前危坐款譚辭理幽深至今宛然在耳予遂秘而不
洩迨曉進有司而詢之得狀即時發行經宿州抵彭
城十七日午至寒山謁祠墓而見賢裔閔學等青衣
伏于道左入而拜畢瞻其像則夢中所見夫子也侍
立東西二像所謂田文公西綽也不覺失聲大悼而
歎惜曰國家何厚于顏孟諸賢而薄于閔也于是命
學等赴院舉呈當為題奏則兩俎豆之光以垂綿遠
國家隆德之義可沐源長學等具呈到院發州行查

無異會同三院題請奉旨欽賜世襲奉祀生員四名
倒同儒學優免且予生平不譚鬼神生死事乃今而
後始信至人死而未嘗死也然猶恐其誕而不經故
不欲顯告于人夫果誕也則春官六夢之占不宜載
之周禮矣余慨閔子之英爽萬載猶存其靈異既不
可泯而一夢再夢其所以召致之者尤不當泯也是
為傳

上北道尋徐公修祠呈

為懇恩修祠以崇祀典事本祠前陳俎豆後杭松楸
世沐蒸嘗時嚴覆露自蒙
按臺高太宗師聿修以來浸久漸圮廟宇雖存深鎖
半天風雨荒丘不剪堪嘅落日狐狸斸殊切于氷心
貧莫殫其綿力近蒙本州熊父母甫置祭田旋豊禋
歲祗動灑掃靡遂覲瞻何意先賢乃徼
臺寵繡斧親臨唾珠下問予清風于汶水似憐去國
之貧挹秋色于蘆英便許解衣之煖遵命赴臺賫感

陳捆知改作之有中喜仍舊而得新將地老天荒北
壯忠心于武穆且翬飛鳥革南培王氣于新豐是先
賢嘗有造于後世而
台臺更有造于先賢也理合具呈須至呈者

縉紳助修姓氏

大學士王荊石先生諱錫爵太倉州人于萬曆十八
年在祠拜祝輸修葺銀四兩
大學士張洪陽先生諱位南昌人于萬曆二十三年
在祠拜祝發帑本州免本宗標差

吏部尚書孫立亭先生諱丕揚富平人于萬曆二十
三年移文致書到州優免丁糧
巡漕御史唐諱世濟烏程人于萬曆四十四年輸修
葺銀四兩
南京戶部郎中冉芝芳先生諱[illegible]升東鄉人係冉子
後于萬曆二十三年在祠拜祝賜扇二柄銀五兩
監察御史巡按蘇松李輸修葺銀五兩
巡按御史蔡桂亭先生諱才掖縣人于萬曆二十年
輸修葺銀四兩

整飭潁道副使詹指俸銀二十兩置買祀田六十三
畝有碑
巡按御史喬儆我先生諱應甲猗氏人于萬曆三十
一年輸修葺銀四兩
巡按御史顏心葵先生諱思忠濰縣人于萬曆三十
九年三月二十九日憲票爲出巡事照得本院欽
感茲土所據地方先賢後裔相應優䘏爲此仰兗
府即該府境內應祀先賢後裔查實動支本院備
賑倉稻每各各給三石以示優䘏之意仰州官吏
即便施行
巡鹽御史徐十洲先生諱縉芳晉江人于萬曆四十
三年輸修葺銀六兩
巡按御史王見虞先生諱九敘肅寧人于萬曆四十
一年移文本州動支倉稻每名給助三石以示周
䘏之意并捐修葺銀十兩
監察御史劉諱興秀于崇禎八年巡宿謁祠捐輸修
葺銀二十兩
附馬王諱炳于崇禎九年過宿謁祠輸修葺銀八兩

監察御史張諱懋爵于崇禎四年輸修葺銀四兩
淮揚漕撫朱諱大典崇禎九年謁祠捐修葺銀八兩
督師閣部史諱可法于崇禎十四年謁祠三次捐輸
修葺銀三十兩
本州知州晉諱承忠于天啓四年懸扁曰千古流芳
并捐修葺銀十兩
監察御史張諱文熙于天啓四年贈扁曰人倫之至
并捐修葺銀十兩
監察御史李諱[illegible]盛于崇禎十二年巡宿謁祠贈扁

門孝友真謨捐修葺銀一百五十兩
監察御史姜諱金徽于順治四年巡宿謁祠捐輸銀
十五兩
潁道副使劉于順治五年謁祠輸修葺銀十兩
翰林院程諱芳朝受　命頒　詔謁祠捐修葺銀四
兩
監察御史崔諱呈秀捐修葺銀十五兩
淮徐道趙諱謙捐修葺銀十兩
潁道魏諱士前捐修葺銀十兩

監察御史李諱應薦捐修葺銀十兩
知鳳陽府呂公祖諱封齊捐修葺銀十兩
靈璧知縣淵諱如綸捐修葺銀十兩
巡按御史周諱亮公于順治十二年謁東關祠捐修葺
銀四兩
巡按御史劉太宗師諱宗韓于順治十三年上任過
宿謁東關祠捐塑像銀二兩
鳳陽知府李老公祖諱以易于順治十三年上任謁
祠捐香燭銀二兩

閔子世譜卷之六

官生

世襲奉祀始末

按洪武七年命修闕里仍設孔　孟三氏學教訓族
人十八年冬諭工部曰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年既
久子孫甚微近有以罪輸作者朕聞即命釋之設令
未必聞或至不廣是豈禮先賢之意哉景泰朝二年
特詔顏子後裔希惠孟子後裔希文並授翰林五經
博士成化朝元年釋奠賜孔顏孟三氏襲十一月各

給篆印令三年貢有學行者各一人入國子監十八
年十一月賜顏氏廟戶初顏氏裔孫博士鈹以乏人
灑掃援孟氏例奏請　上曰國朝祀典二廟並隆令
有司如數給之弘治六年命江南孔彥繩爲翰林世
襲五經博士祭田五頃主衢州孔子廟祭益友端之
後守臣爲之言獨閔氏昔在宋世閔居以八品散官
奉祀本祠後竟無稱豈列聖眷顧獨遺閔氏哉蓋遭
難以來子孫微弱無因至前君門萬里遂成缺典耳
先是督學司馬公閔人公中郎總憲頭公皆名世鉅

鄕後先相繼鼎新祠宇卒未嘗重俎豆以冠裳者至
侍御曹公感異夢于萬曆壬辰四月按部來祠凜然
若親炙其德行愀然若惻怛其单寒引孝肅武穆之
例奏請得嘗以衣巾生員四名世襲奉祀嗟乎服章
於身輝騰于廟曹公豈獨有造于閔氏寔有功于聖
門矣今刊俟文批註之始終俾後世知恩所由被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曹　爲重祀典以風後人事本
院觀風徐宿往來閔子祠下見兩青衣伏迎道左入
謁而出進其人問之始知爲先賢閔子後裔族有人

二十餘丁而兩青衣爲長每春秋舉祭則兩青衣以
布韋主之似非所以重祀典也因思閔子爲孔門高
弟與聞一知十者同科今顏氏之子孫國家不惜名
位世世官之而閔子之後裔乃靳一衣巾而不與若
之何風後之學者使景行先哲哉查得此中在泗水
則有包孝肅公祠在彭城則有岳武穆公祠皆有奉
祀生員崇德報功于禮宜爾也固無論其象賢與否
似不當隆于彼而獨殺于此也牌仰本州官吏作速
查議明妥應否或有奉祀生員或復其身家限十日

內報奪毋得遲違須至牌者
直隸鳳陽府爲恩賜與賢事抄蒙巡按直隸監察御
史曹　批據本州閔子鄉人閔學等呈稱始祖子騫
宿州人歷代沿流血食不乏　高皇建廟勅田供祀
州誌家譜見存正統年間流賊作亂遭焚無遺嘉靖
四十三年有父閔儀任授四會縣典史回籍呈州請
恩恤未經詳允近蒙　天臺委署印通判董重修祠
宇春秋二祭比照岳武穆包孝肅例請給衣巾生員
供侍祭典以光後世等情具呈蒙批仰州查報蒙此

擬合行查爲此合行帖仰本學官吏照依先年事理
即查先賢閔子祠廟建于何年額設祭田若干具呈
閔學等是否後裔有無譜文可據伊父閔儀彼時有
無具呈行學結勘未詳即今應否給賜衣巾文到作
速查明具結前來以憑[illegible]等轉報施行須至帖者萬
曆二十一年五月初三日
宿州儒學廩增附生員丁際可陳廷賓梁必遇等呈
爲重祀典以風後人事奉本學帖前事仰本學廩增
附生員丁際可等速查本州見祀先賢閔子即今有

無後裔應否比給奉祀生員或復其身家作迹查明
具結呈學以憑轉報施行等因蒙此遵依查得閔子
鄉人閔學閔可敬等原係先賢閔子後裔見有歷代
誥文可據堪給衣巾時因年衰俾子承襲崇德報功
之義伸矣今蒙前因理合回報施行須至呈者萬曆
二十一年五月初八日
批據本州申前事閔可傳侄光先該州既查係先賢
後裔准給衣巾復其身家在冊丁糧俱准優免此繳

督學察院批　批據本州申前事閔述先准給衣巾

丁丑釋褐爲
先賢子裔請世襲五經博士疏
通政使司觀政進士臣閔度謹奏爲
聖明孝治特隆先賢某祠未副敬遵
列祖崇四氏之典仰祈
皇上聿昭同德之仁懇
勅覆實舉行崇萬古道德之報端一代忠孝之範以
妥先賢以光後禩事
直隸鳳陽府爲　聖明孝治特隆等事蒙兵部袁
劄付該蒙撫院朱　劄付前事准禮部咨該本部
題祠祭清吏司案呈崇禎十年五月二十四日奉本
部送禮科抄出通政司觀政進士閔度奏前事內
稱竊念臣家傳祖訓幼讀詩書叨沐國恩不啻累
世臣復以卑庸下士叨忝通籍俛思承家之孝正
在事上之忠旁念營趨罔心屏絕倘無關臣子大
誼聖賢鉅典何敢率爾遽陳惟是事有出于萬世
人心所同然又恭逢　重道崇儒孝治天下不世中
興之聖主而于微臣　則尤有本末本源之至意且

又屢次躬身展禮目擊淒涼心懷隱戚十年猶歉
一日有借所不敢不竭誠于我
皇上者臣系出大賢閔損之後宋以前居汴嗣有仕
宋任將仕郎徙居于湖遂爲浙之烏程人乃先大
賢閔子墓則在于今直隸鳳陽府宿州七十里臣
十載前借道出宿州每齋宿謁拜祠宇湫隘俎豆
闕略本州守基子孫僅給令衣巾奉祀不足爲禮
容而先賢于德行之科則居復聖顏子之次而諸
賢皆不得先今在崇祀之列則居聖廟十哲之首
而諸賢皆出其後臣不敢旁引謹述其著見于論
孟兩書及傳註者如躬至孝之門則父母昆弟無
間言非義之位必在汶上無奪其節義舉其氣象
侍側誾誾則中和而剛大槩其言論長府仍舊則
有言而必中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公孫已識其
同量閔子曾子數人而已程子必表而並稱所以
四配追尊稱聖而宋室增封閔子當時贊辭更加
幾聖之褒則甚矣先賢于顏曾若是其班而向所
以隆顏曾似不應略閔子且臣嘗攷闕里誌

高皇帝初年愍顏思孟三子之廟而建立三氏學叅教授司彼其時尚未及曾子孟子顏子子思三子之墓歷代封樹表識不忒而曾子之墓至成化元年山東守臣始上言嘉祥有錦鷄曾參之墓洪武初年曾墓尚無攷問故廟學皆闕如也使洪武初即得曾子墓所在 高皇帝豈靳崇祀而必俟之後世哉則甚矣聖門高賢之墓誠帝王之所甚重而致崇也嗣後顏曾思孟四氏皆有廟廟皆有學又命四氏子孫各以嫡長襲封翰林院五經博士

以奉其祀所云祀者蓋祀其墓也非祀其廟也何者四氏之廟蓋其士者王之矣非四氏子孫所得奉也故知五經博士之奉祀為祀其墓也且先賢等量之同既有歷代先儒為之評騭又必取衷于聖門孔子之提衡乃孔子所亟加歎而無已者獨顏子閔子為盡辭至于諸子皆呼其名而先賢之孝獨稱其字則先賢之不後四子質諸聖更彰彰也四氏始因廟而立學繼之因墓而世官今閔子之子孫亦蕃衍矣伊胡以教學之隆未及不可而

守墓者僅給衣巾有識者能不咨歎乎且臣竊中奉祀宋儒門下之後亦多有之如游酢楊時尹焞之屬皆有生祠供其灑掃以孔聖大賢孔門十哲之首而僅同宋儒門人子孫之報使主祭曲無盛服展親而之衣冠犧牲惻色松楸顯然念此荒衰不勝悲感即先賢有道之靈不亦寂寞悲愴而聖王隆德之義寧忍安綏有未盡乎夫孔子曾子以孝因有孝經

皇上風勵天下特頒此經于學宮申飭學臣必以課

士考藝而先賢之孝固論語中所僅稱不再見者且曾子之孝所處猶順先賢所值多艱則以比曾子尤見其確即以優曾某之禮請之

皇上尤為恊禮而無過情況四氏五經博士顏氏曾氏封自嘉靖孔氏封自正德孟氏封自景泰次第崇襃有先有後祇出自列祖因時見道各有獨到之盛心原非限量先賢謂此外無一可加之定數

我

聖上中興振扳各事法祖此典久缺若留以待睿斷

之率行伏乞
勅下禮部覆實增舉施下請命直隸學臣道行就宿
州訪其世系之親且賢者照四氏典例擇令一人
充授五經博士世襲奉祀以為萬古道德之光登
之史冊與漢祖以太牢祭祀孔子者俱為百代絕
典不亦休哉若臣之家世有先臣刑部尚書閔珪
禮部尚書閔如霖皆以清聲直節著當先朝見任
臣伯兵部尚書閔夢得吏部尚書閔洪學以及臣
叔伯兄弟　敭歷中外鼓勵後先不敢謂流光德

澤竊附于源遠慶長但支分久為浙人去墓凡二
千里更非本州世嫡固毫無所覬倖于其間者也
至先賢所有異母二弟感格成孝歿不忍離遂附
葬于先賢墓之側三塚壘壘三墳相依更祈
皇上因先賢而次及之以禮四時享祭不失先賢顯
親友弟之心尤精義之至盡孝治之極隆而人心
之所允協者臣得邀
皇上殊恩異數以上報先人下以表孝作忠他日誓
躬自靖獻不敢負聖門[illegible]哉

皇上風世勵俗明道崇德即與孔子極嘉與先賢[illegible]
稱表異之旨聖聖一揆古今為烈矣
崇禎十年五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先賢閔子
以孝特稱原與四氏並垂不朽閔氏因廟立學宜
學世官閔氏之子孫則僅以衣巾守基奉祀迄今
世系既遠俎豆幾荒此閔度以先賢之裔感切干
表而有補授五經博士之請也恭遇

聖朝在上孝治特隆閔子為聖門至孝即援四配之
例以優禮追崇似亦無忝但授官大典名器所關
酌議行查合就閔度所請信其墓祠湫隘行該州
有司重加修廣以妥先賢異母二弟列祠並祭則
廟貌新而祀典不替朝廷崇儒重孝之義亦庶幾
其少盡矣理合具題請　旨恭候命下欽遵施行
崇禎十年八月初八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illegible]
林院學士姜　[illegible]復十六日奉
聖旨是著該部各行

閔振蘆傳

郡明經孫繼志爲思榮小記曰予甫成童時見州父毋陳公諱条者建旗鼓旌帛送二生員入黌宮州之人無遠近大小衆環橋觀望曰看世襲相公予因問先大人曰生員豈有世襲之理大人教之曰汝不曾讀論語云德行顏淵閔子騫乎夫子騫大賢我宿人也生于斯葬于斯由周迄今二千餘年世運幾變而子孫之流離播遷亦經幾易迨我皇明定鼎子孫復業茲土以守墳墓以奉血祀當道未有上其事者先

是御史高公感雷雨而稽察賢裔又蒙御史曹公感異夢而加意賢嗣牒下州牧速查周大賢閔子既是宿州人則係巡歷境內先賢其子孫有無多寡逐一開實登報以侯疏上恤錄州牧陳公條逐一開報拔其材德超者呈報二名則閔可傳其首也可傳號振蘆次則　先乃振蘆公侄按院曹公準其揭疏上奉旨以閔可傳　先世襲閔廟生員以奉祭祀其餘子孫二十餘丁各免其徭役賦稅以優賢裔此所謂世襲生員也予唯唯越數年乙卯予入黌序至次年丙辰蒙學臺首拔而振蘆公爲子孫求經師馳幣徵予在塾三年于振蘆公朝夕講論親領道範耳濡目染者久矣大約公生平嚴正不阿取予不苟語默必慎無論大廷廣衆闇室屋漏必敬必恪其持躬恭飲人和有閨門之風其言不妄發語必協宜有言必有中之風而一本九族俱有恩德有無間父毋昆弟之風其一時名流鄉賢輩若雲間之樊公諱有聲武進黃公諱襄馬公諱世奇諱世名臨川之丘公諱兆麟俱爲盟社而當代之名宰閣若蘇公諱茂相周公諱延

儒皆稱門弟而易程之大冢宰閔公諱洪學大方伯閔公諱夢得俱認爲同宗至天啓四年甲子春北徐道趙公諱謙者山西太原人也以新任至鳳陽謁陵道經閔子里霈拜遺像環觀墓碑畢詢問父老曰先賢既爲宿人子孫其何在乎父老曰國朝題請青衿奉祠越數日公事竣回宿詔可傳遞先至而知我大賢之裔二十餘丁奉祀僅四生員仰天歎曰非人之不傑地之不靈也某幼讀書頗精地理于是攜一二生于祖祠之嶅山南北上下山原而察其來龍之自藏

龍之穴謂二生曰此得之矣上之而公卿可奠次之而子孫繩繩爵祿益增當速擇吉卜日甃復業之祖焉又問地屬何姓吾當捐俸給價士民朱守善即以地送白狀曰小民何知惟以先賢之榮爲榮若賢裔克昌萬世而下傳先賢之後者不其傳送地之人乎趙公高其誼扁旌其閭閲三月而擇吉甃焉二生至徐親報趙公牒下有司命勒碑刻石再加增祭田三項盡蠲賦稅以供粢盛以垂永久越數年崇禎戊辰科進士閔度以觀政之日即特疏請恩敕建異坊二

弟祠宇春秋奉祀比照顏曾思孟例以博士奉祀命下該部議行時流氛橫作七寇交訌天下勤王勢如羹沸事遂寢辛巳春三月疫癘大作道路枕籍奇荒劇盜數百里人烟幾絕凡有祖宗重任者寧不思爲留存地哉于是閔公振鐸携前代實錄遠避之靈壁石嘴山洞中孤臨荒僻人跡不到公曰此真吾樂土奔走驚心兵火慘目上思爲祖宗存血祀下得爲子孫圖世存憂勞抑鬱百端縈心身瘁神傷臥病七日而湯藥不下自知不能久呼三子詔曰吾命終矣

生寄死歸予復何恨獨念予家千百年實錄幾亡于宋復修于明予之兢兢寶此不啻金匱石室之藏守先長而無亂從先幼而不諳啓先責不容諉繼前人之志而開大其傳當屬之子于是發實錄交啓先手語終而逝乃崇禎十四年夏四月二十三日也公生于隆慶四年二月二十日享年七十一歲宿州學正中辛未科二甲進士錢震瀧題墓云惟公之才千人之英惟公之德人中之龍纘前啓後交萃其躬起百世衰開千古榮俎豆蒸嘗鬱鬱菁菁繼厥閔傳亢厥

閔宗昌厥閔後總公之功勒乎貞珉世世欽承越明年壬午秋八月三十日合甃公于祖塋之右乙酉入清大學士陳公名夏疏曰從古聖帝明王開基定鼎必開一代正學以傳千萬世道統孔聖爲萬古道宗顏曾思孟尤聖門高弟有功萬世者也前代封爵血祀歷千百年亘古一日今

皇上御極四海臣民翹跂以望聖治而尊禮大聖大賢尤開治之先者也則先聖先賢子孫急宜優恤以廣正傳

命下部議凡屬聖賢後裔爵祿封錫校往代廣增一
倍于是孔聖之子孫封二公顏曾思孟子孫加增博
士一員奉祀巳丑巡按江南御史宋公奉
請旨優恤賢裔按宿州即並我先賢閔子後裔而恤
錄之振蘆公之嫡孫閔彪以儒童白其狀宋公慨然
日方今皇上網羅昭代賢儁延訪古聖先賢苗裔況
先賢閔子孝媲虞周德齊顏仲而子孫以儒生奉祀
恐非今上士之特恩疏上閔彪准給世襲奉祀生員而
着該有司查照前代例外增生員二名令先賢遺裔

皆被恩榮而閔彪閔武者此
新朝之特典也我先賢後裔榮褒于大明優恤于大
清二代之隆遇有足記云

附圖像

皇明欽賜世襲奉祀祖廟生員閔世傳像贊

世延七十千有餘年播遷幾代不絕一綫皇明聖王欽賜儒冠禴祀蒸嘗顏孟詞頌自今伊始于萬斯年名實稱矣允哉可傳

後學郡人孫繼志撰

閔子世譜卷之七

世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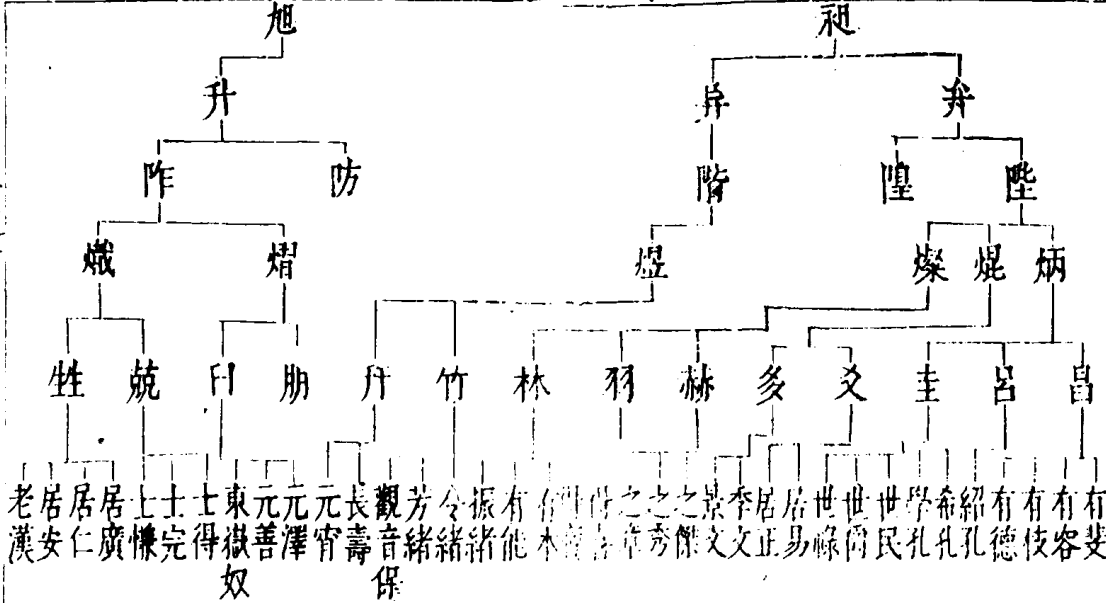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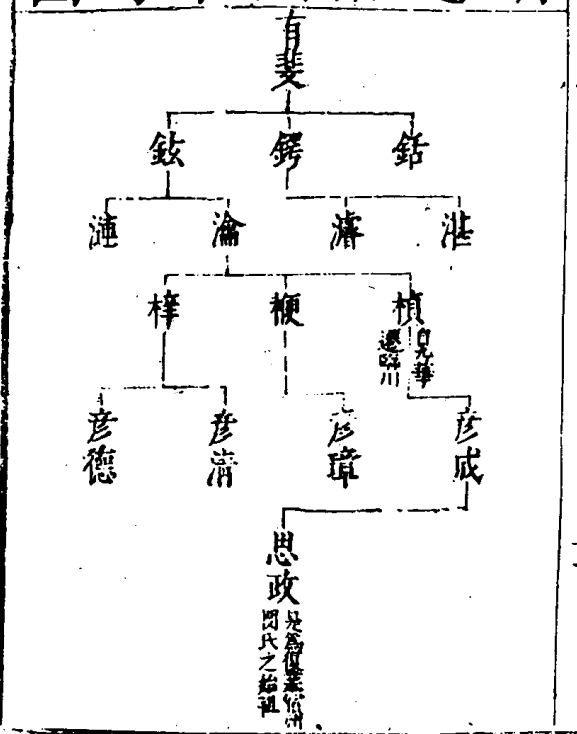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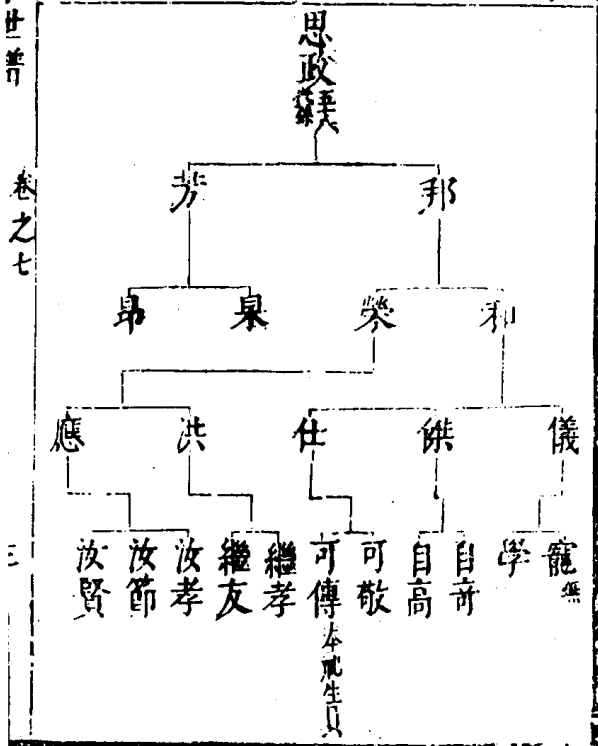
譜爲費公作也費公而上費公而下世系當井井薪傳眉列也歷代久遠兵燹屢矣無可考矣世系可附會乎無已自近代始始宋傳爲奉祀八品散官者非祀乎遷九華者亦與也遷撫州者楨也復業宿州者思政也具呈請衣巾主祀事獲守祠墓者學與可敬等也是爲井井薪傳眉列者也

冉遷臨川世系圖
鉉
銛
漣
淪
濟
淮
梓
梗
楨
彥德
彥清
彥璋
彥威
思政

宿州世系圖
卷之七
思政
芳
邦
泉
和
洪
仕
儀
汝賢
汝節
汝孝
繼友
繼孝
可傳
可敬
自高
學
寵

閔子世譜
卷之七
學 二子
自奇 二子
自高 一子
可敬 一子
可傳 三子
繼孝 三子
繼友 一子
汝孝 一子
汝節 一子
汝賢 一子
宗孔
復先
宗夔
宗龍
光先
逮先
隆先
守先
啓先
從先
毓先
知先
顯先
惟讓
惟順
惟志
天有
天鵬
天錫
天培

汝孟 一子
惟強 一子
惟惠
文禮 一子
自安 二子
好習 一子
好問 一子
翔
翺
自閔子而下至翺共六十七代孫

遷誌

遷九華始末

五十二代孫閔昌曰嗚呼此吾祖避難從家備極辛苦今百五十三年五代矣未有能筆之者予世家宿北境閔子集爲費公之胄宋以前無徵焉在宋有守墓奉祀散官一員正八品有禮四名署戶執事人役祭田八頃家譜所載沿流支派禮樂典籍法器甚詳惜失于兵火建炎元年金兀虎入單州徐宿振撼守

族尚百丁聚議於奉祀署內曰吾居襟喉之地往來率先受兵事急矣趨避何方保我血屬昶曰猥以祖庇世沐恩光義當與社稷存亡去將安之引禮典其從弟也從容進曰池州九華山深谷奇峰海內靈境其間可避且有宗派在焉俟兵靜復歸守經行權兩盡其道矣越二年粘沒喝復大舉入寇兗州聖公孔友端已南渡與復來議曰孔聖公南矣不去奚待昶曰吾太孺人風燭殘年途次緩急可虞本廟歷代詔穆神主宗譜祭器會須負載而行且吾業備職官東馬僕婢輿槖之費不貲干戈何時定家園何日返嗚支何自給乎此吾介介衷懷返覆而不能成寐者也及粘沒喝大軍奄至徐州城陷鬨譥諸不及收拾僕夫舁寶孺人昶與弟旭沉其錙貫於洗硯池中裹[illegible]襁護家口至黃山谷沙門寺石室中避之信宿寧家林木坊表神主典籍器什居室帷榻可憐焦土舉族撫膺額呼懼其復來于是告諸墳塋辭書歲月播越之由十餘碑埋僻處爲後日復業張本取池中物看輿奉孺人篋塋而行九華之行宗人一時散去閔璸

之鄂州閔修之濟南閔聰之徽州閔讀之金谿閔惠之幽州閔典之撫州密相約曰我曹皆親支老佛祖派他日子孫相認亡相忘也泣血嚙背而別既至九華訪求宗派愛其江山佳麗峰巒秀蔚遂置產營宅爾時昶子弁甫十三昇在襁褓旭子升纔八歲明年己酉八月孺人病葬治喪循禮士民化焉昶攜資廬饒然以不善治生二十年後漸就乏匱幸田歲有入旭又多方持籌紹興十八年年七十有八將訣謂旭及諸子曰吾生平無善可稱惟此方寸昭如日星用

能保全于流離忠難之中吾死事叔如父凡事聽其
剖劃兵戎稍定歸我故土復我世官祖册旅櫬卒不
能歸卜地擇吉與我前後安塟吾家宗譜焚于金人
吾未嘗學問不能據所及見及聞手錄成帙脫失實
之罪子孫重修譜事安所措手祖諱琦祖妣賈英[illegible]
人侄實坦少孤依我長爲娶婦或來訪問當爲收鄉
吾祖諱英好釋氏學人稱爲老佛今撫州屬吾同派
不可不相聞也塟事俱宜從儉既逝卜兆于陽華楼
南三里許孝宗隆興元年癸未旭年七十矣五月丙

閏王管侍御馬軍司李顯忠復宿州謀歸省墓旋以
符離之敗而止秋七月顧孺人卒與昶合祔三年乙
酉旭卒由是弁生陛陞异生階升生防作再從兄弟
五人同爨合力益無澒㵶中澤之歎矣三傳而炳焜
燦爲陛之子煜爲階之子熠熾爲作之子生齒既蕃
生計各析歲時伏臘設王于華山閔公祠下望北[illegible]
祭四傳炳生昌業儒呂業商圭業農焜生爻習[illegible][illegible]
業農燦生赫業儒羽善琴林傳京房易言多奇中熠
生竹與开以商起家熠生朋幼而咲素披剃桑門曰

勇力絕倫人倘爲重熾生蕘犨爲鄉校句讀師斌[illegible]
郁郁始獲共地縉紳大夫爾遇婚姻歷理度恭端帝
昺不能覼縷論世及則昌敵且長昌子有斐有容有
技有德呂子紹孔希孔學孔圭子世民世爵世祿爻
子居易居正多子季文景寺赫子之傑之秀之章羽
子得喜得寶林子有本有能竹子振緒令緒芳緒觀
音保开子長壽元宵曰子元澤元善東獄奴蚘子上
得士完士慊牲子居廣居仁居安老漢二枝六代五
傳合三十七人女戶不書妣氏不書宅氏不書傳作

于再散之後恐有及有不及槩不忍書也今更詳其
所以再散因以再遷之故先是理宗端平元年元太
宗助宋滅金吾考炳舉手加額曰九世之仇今獲報
復歸去來兮正其時矣乃聚族謀曰我宿爲金據百
七年金滅矣其地隸于宋耶則我之故物其有新焉
隸于元耶彼崇儒重道收拾人心去年俘催立所挑
孔元措隨令襲封其不忍加害于我也必矣汝輩姑
少俟吾先擇勇略者與俱省墓有成議則還鄉有[illegible]
調也于是曰以勇居易以[illegible]昌以筆石得侍[illegible][illegible]

四月當孟元帥獻俘之際買舟至和州登岸再四
祗宿經夾溝先訪竇孺人族氏有掾吏指之曰此守
竇姓殊多惟寶長者年高可問也衆以吏爲介詣其
門有翁龐眉皓髮方屨布袍倚杖當戶遜且謝曰筋
骨疲憊爲禮不恭勿訝也客何來且栖栖何爲者吾
考詳道其事喜復悲曰有是哉而族未殄耶吾父即
竇世也七歲寄養于姑二十爲之成婚當粘罕大兵
屠掠表叔宗官奉姑祖毋倉猝離散不知向往吾父
流落江淮踪跡二十年不得前毋疫亡再娶我毋於

紹興壬申生老拙今八十三矣吾父未嘗一飯忘恩
吾方燥髮若將旦暮遇焉豈料桑榆短景得覩後人
因見二子皆年半百諸孫森立英氣勃勃割雞灑酒
情義藹然遡其派因表叔祖也詰朝置祭品拜墓牧
監樵蘇皆能指點殘碑漫滅瓦礫狼藉孤塚荊蓁夜
嗥狐兎傷心哉向在九華得于祖宗所傳述者痛之
深之摹之擬之意必蔥蒨其林樹崔嵬其岡陵貞岷
華表可憑而弔也丘墟至此禾黍離離而後悲可知
已留戀祇暮假宿閔子里家明日躬詣荷鍤畚掘取

碑石朱字如新州隸于元遂刻之蓬鼎花赤州守也
守蒙古人而雅重文墨吕獻詩曰天地無情祖廟災
孤踪賴有職青臺天涯躑躅思桑梓海內啼號悵草
萊雅志未哀仍按劍殘燐將熄復燃灰可憐身似尋
巢燕生受春風此一廻州守禮而賓之方欲營其事
朝廷用趙葵恢三京之議宋元交惡江淮騷動不堪
停泊于是辭竇氏垂涕而別再還九華此後兵連禍
結關津梗塞無復有歸宿之日矣然猶室家相保慶
弔相過有無相通守望相助雖在逆旅敦睦成風終

理宗之世三十年不見金革度宗以後賈似道爲相
天下昏昏多事恭宗德祐元年池州都統張林以城
降元安慶潛山建德南陵貴池盡被劫掠未幾似道
有丁家洲之敗逃卒至九華詭言伯顔欲來九華酬
恩一時奔突又奉　詔徵天下勤王兵無一人應募
有司至扯拽市人捉縛商旅搜索深山窮谷皆髦未
脫已隸健兒我子姓居正有容有本振緒之繼景文
士得居仁隸籍共卜于林得坎之師卦繇曰大人得
吉小人勿用至險至危搃其順靜才弱志剛不中不

正庶曰式臧徒勞我衆夫坎之爲數六也嘗六人往
而年長二人獲免耳昌以族長乞哀于徵兵官官雖
武人閑翰墨滑稽多才致祥爲不知問曰閔子見今
居何爵位乃敢爲族人告免耶左右曰是孔子之徒
孝哉閔子騫也官曰使閔子·而在必且裂眦攘臂釋
蘆衣而絕溫嶠之裾棄牛靷而着祖生之鞭首建義
旗如韓信請獨當一面忍坐視猖獗而首鼠以規避
耶况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祖爲孝子爾曹爲孝孫
立功報國顯親揚名何辭之與有昌曰系本北產遠

來避亂學未究乎六韜目未經乎八陣韓昌黎曰人
各有能有不能見背耕讀外槩無所能一旦驅之行
伍譬走嬰兒于綠組策跛鼈于超距不惟無益于國
事抑且有損于國威敢獻俚言聊申小悃官覽其詩
曰由來文獻舊冠裳豈諳戎堅歷戰場牛靷控絃難
制馬蘆花着薄怯眠霜雖然憂國言會中可奈辭官
志不揚汶水於今成悵望誰憐鑿折泣牛刻兵官大
偉然名巳錄奏計曲爲免有本居仁在途亦殊念閔
子後又本朝職官祀典載在旂常胡爲窘迫至此時

呼居正與語遂得推轂爲常州鎮守王都統募賓府
伯顏圍城都統力戰固守居正多所勞畫十二月城
破執都統至軍前不屈而死伯顏怒攻城久不下盡
屠其民居正爲都統保家遇害十二月聞訃妻蒲氏
方設饌飼姑早饍忍慟俟其終食始告發哀是夜自
經九華義士方時發赴弔有三尺鮫綃容易盡百年
駒隙等閒輕之句惜天步艱難有司不遑上其事也
有容于端宗二年戊寅隨文丞相于五坡嶺走死振
緒四人陣亡不知何地嗚呼天命之難忱耶民生之

無祿耶先子之示罰耶避兵而以兵死奪愛割恩堪
不堪耶乃有本天民士慷韙又鬪張丞相鄂州徵兵
赴難二一年丙子閏三月益王廣王復徵恐不能免問
下于林得震之大過繇曰藉用白茅可保無咎棟推
是處可剝而睽澤滅于木勢將莫救有行之道式固
爾後林曰可以遷矣利用西南其撫州之派乎一時
擇地而蹈蓋遷乎其所不得不遷而散乎其所不得
不散此其故可思也又㴑血族離去不知尚有相聚
之日否此後愈遠愈疏服絕親盡何所憑以尋本源

我歸路乎我傳既成倘天不遑于京族永如林所卜百年後當有彥英之俶孰是光復邦家榮襲簪紱勳懋俎豆九華一脈終延九鼎其誰知不然吾生于宋寧宗嘉泰七年甲戌九月十三日戌時教授蕪湖遇月者謂宜貴顯咄咄異事六丁六歲叟舌耕代祿綏歩當車無綵緩兵刀之慘當貴顯羽化登仙弗易也敢有非分之覬哉時元至正十七年庚辰十月日

附小像避難圖

恩祀散官閔翁小像

贊曰
胡天不德降此鞠訩維公念亂以免鏑鋒鐘虡雖移苗裔其豐千載而下覩爾儀容

宋處士陳巖題

九華唱和

新孝廉荆峰張體乾抄曰閔公昌字允茂與青陽陳公巖字清隱楊公少愚字希顏方公時發字天和當宗祚既屋之後結爲方外四友每臨山水登風月無不與共晚年尤篤聯逅旬日輙攜壺相過清隱長于絕句遊九華山蓮花峰各拈韻定罰例清隱曰風動雲開淨客顏三千丈石錦斕斑淤泥不是花開處擢出天河綠水邊希顏云靈根不在沼溪中一朶插天萬葉空雪積當年曾獻否無窮的意對西風允茂云

屹立千峰花自開神工何處摘將來麻姑三變渾閒却屢盡春秋此種茎天和云蓮花爲號石爲身千尺嶙峋不染塵若使潘家如子見也應化作步虛人詩成清隱曰允茂渾與祖宗傳神而春秋字相儷至巧天和步虛之句是人在蓮花峰頂各佈以觴用節苦思於是止宿于閔公新搆分題其壁清隱曰門掩西曛對九華青松幾箇點昏鴉居停不比尋常主東鼎斯文孝子家天和云樽前談笑溫如玉筆底才華價重金容易茅盧留得住六丁雷電早相尋希顏云茅

屏幽篁近臥雲溪山風月許平分客來正遇鱸魚美
潦倒樽前細論文允茂重其詞勒之于石方圓尺餘
今尚在但字跡爲苔蘚蝕暈耳泰定改元閔又從軍
清隱贈以詩曰少微雨過露青螺送爾還從枕月過
會見[illegible]鹿先已淨洗兵不用挽天河希顏詩云淮西
昨夜羽書傳戰罷埋悲血滿郊珍重山甚須努力天
山三箭凱歌還蓋指張世傑之敗也元世祖十六年己卯七月
遣使者咬任歷江南訪求遺逸清隱避于匡廬山允
茂送之詩曰寥落山亭晚慘悽我送君芙蓉愁對雨

鴻雁吟侵雲愁國匡廬在同袍江漢分相思還共月
何必歎離羣別去逾年事定旋歸青陽築九華書院
于高陽河畔中構樓三間題曰溪山第一樓左室三
間曰靜觀室右室三間曰燕居室樓前引河之活水
爲月池池一畝許中央有亭曰疏清繞亭許石作木
蓄魚養鶴兩廊中爲門門內蒼梧翠竹濃樾蒙茸允
茂嘗偕楊公諸其院飲酒樂甚清隱舉杯酬楊公曰
古絕句云第一樓中白晝長燕居室內小叢集江湖
亦有亭幽客載得松醪入醉鄉復舉杯酬萬公萬答

青山隱洞天九華景物自年年臨清亭寂無人到流
莫艮宵懿大賢明日置扁分題院中五景時維元至
元二十一年甲申之七月閔年已七十顏色潤澤蹻
健如童主人推先其題溪山第一樓曰樓爲溪山開
第一溪山痼癖求如君五湖畫艇閒中過千丈丹崖
象外分不是高深雄意氣由來仁智妙氤氳登臨指
點蓬瀛近嘉對高歌醉夕曛希顏詩曰樓前勝槩冠
山東舉目溪山面面同一帶清漪秋雨外數峰晴翠
夕陽中雲欺簷花來何許鳥傍闌飛約半空幾度登

臨酒醒處此身恍若接崆峒允茂題靜觀室詩曰晝
畫樓臺此最幽莫云暗室任優游死灰止水渾無着
綠樹青山自在收世事風塵雙倦眼乾坤消息一虛
舟非空非色誰能解近照回光不外求希顏詩曰道
人構室傍林坰一日人間心獨醒芳草最宜烟裏綠
亂峰偏向雨餘青落花片片隨流水鬭雀雙雙下小
庭萬物覺來皆自得欲將斯理問山靈允茂題燕居
室詩曰燕居名室意何如一榻心閒萬慮除[illegible]
浮春醉醉蒙莊枕老夢遽遽醒餘汗漫[illegible]

縱橫拋舊書安樂窩中天地濶先生爭肯曳長裾乖
顔詩曰布韋高遯樂安居富貴浮雲意自如醉裏不
懷嘗倚劍閒邊無事只觀書落花疎雨吟成後修竹
清風醉醒初客到莫嫌生計薄九華山水任樵漁允
茂題月池其詩曰壁水灣環儷月開四時倒影浸樓
臺微陰歷氣霏霏合瀉者龍涎滾滾來不湧波濤通
海嶠常澄寶鑑淨塵埃昆明灰墨何勞問濠上風光
在此隈希顔詩曰小池形類月生初湧出靈泉味冽
如一脉衹今通遠近半灣終古不盈虛浮萍破處天

垂鏡芳草長時地帶痕曾有蛟龍此内蟄飛騰無復
願蟠蜿允茂題臨清亭詩曰川上風光足大觀虛亭
深處暫盤桓八窗灝氣侵衣濕三叠琴心漱玉寒詠
入滄浪忘物我弄殘明月倚闌干幽人徹骨清于水
偏稱臨池相映看希顔詩曰亭居小搆月池濆纔入
衡門趣十分四望有鄰依水石八窗無處着塵氛雪
浮波面魚吹沫日落山頭鹿下羣最愛高歌濯纓處
蘋香荷影思紛紛詩成清讌懸扁于各所主人拜而
謝曰是真球珙琳琅將遺後人俾知今日之心此四

方慶和多載楊公九華外史抄内稱楊方兩氏子孫
滅絕不見全書惟清隱後裔科第蟬聯世登朝署清
隱入鄉賢祠春秋祀享有九華詩集行于世而允茂
之著作實跡可述者若此不佞非能文緣門人閔儀
持其顛末屬余次序且儀爲閔賢六十一代孫從余
授學義不可辭爲纂九華唱和記

附小像方外四友圖

遷撫州始末

五十六代孫閔楨曰高祖諱昌字允茂年十五未識丁以父命往塾師求代筆見訓諸蒙日說故事三條因候且聽之皆忠孝廉節事也領略慨慕自是每講輒往竊聽遂篤志向學就塾師挾句窮其授再負笈從蕪湖名士陳公遊漸成弘博貌若朴而性極慧口若訥而發必中娶于陳故教授蕪湖年最久孝友敦睦終其身未嘗競尺寸嘗與青陽陳清隱先生友善先生在宋末累舉進士不第隱居以待天下之清宋

社既屋開元世祖徵求遺逸築室九華山南日偕昌杖屨吟弄有鳳髓集昌亦列名其間往來酬贈賡和若干首不能悉記生庚年月日時皆甲戌卒于至元二十六年己丑十二月明年與妣合塟享年七十五先是理宗淳祐三年癸卯二月二十七日癸酉寅時生曾祖有斐公字裁之能讀父書資稟清癯如不勝衣值世祖統一之後好大喜功徵徭無度每大發兵漢七番三丁壯無倖免者我血族既散獨以孤身涉亂世無善可稱娶南陵林生子銛早卒鍔生湛濬鋐

則我祖也生而不事家人業方塵譚玄橫襟眺勝雅
慕閔公之跡凡華山靈刹漏地如臥龍天台諸峯靡
不攀躋絕巘俯視江流舒嘯凝情數日不歸水月庵
有波羅蜜瞿曇登座說法心益慕之一旦束裝辭父
毋兄弟將遊方外與有所選曾祖泣諭之曰咄咄兒
誤矣吾聞求神仙者有輪臺之悔好浮屠者有臺城
之餓傳奕折蕭瑀之迷韓愈詆佛骨之穢則仙與佛
了無左驗兒不法先子之所以濟世而慕閔公之所
以出世從此徜徉雲水我兩人生前沒後漠不相關

忍心害理覆宗絕祀天且逞于不孝而佛仙是問必
不然矣此身蜉蝣也世蕉鹿也寓形宇內復幾時石
中火水中漚對鏡朱顏轉頭華髮奈何以百年必盡
之身而倖萬古必無之事哉咄咄兒誤矣爾志已蠱
爾神已邁留復何益吾垂垂老矣惟是窀穸之期不
見有季子在服吾目必不瞑爾即欲遊玄圃慕抵極
樂不乃為西王母地藏王所厭薄乎鉉祖憮然大悟
泣謝曰兒誤矣兒誤矣始有立家之志遂于是年娶
祖母蒲氏承歡朝暮若恐不及癸卯生我姑慧娘丁

未生我父淪孫彌失恃踰年再娶劉太孺人生叔漣
曾祖卒于元仁宗皇慶二年癸丑三月享年七十一
後與妣合祔鉉祖方居喪姑十一父七齡皆能擗踊
持素成禮貴池齊山大姓王長者來弔嘉其至性服
闋求聘乃以季女許聘吾父是時仁宗以慈孝恭儉
風天下崇尚儒術廣增際堂生徒堡塾里社莫不有
學己未吾父送姑于歸外王父見其瞻顧有常言笑
不苟喜謂外王母曰新婿犀角能文神明之冑齠齔
便能執禮伊家生計瀟條恐不能操觚受業且我所

之者非財也盍留之俾與兒曹讀書因得居甥館肆
志專功凡八載焉泰定三年丙寅來迎吾祖祖毋漣
叔過王舍成婚禮丁卯便開館納生徒而父毋弱弟
坐享其學祿矣己巳七月壬申望日庚午未時生孤
湯餅之朝祖覲命名曰楨是年王舅以輪粟拜官赴
大都九月吾祖絲訪異客遐江山形勝悵歎歸來往
再兩月竟不起十二月八日方進臘粥一七著迨暮
屬纊遺囑曰王家賢丈人與我生死而骨肉也豈忍
一席地哉我有所不欲也到處青山俱堪埋骨亦不

必復還九華蝌擯枕籍致他日無辨但擇幽僻奇絕
如我生平所賞鑑者可也既逝殯殮賻奠皆賴姑力
吾父哀毁過禮謝生徒踰年從遊日衆癸酉弟梗生
乙亥弟梓生會外王父王長者卒吾父心喪三年既
就窆建德巨室黄伯昇以師禮來聘遂叔二十四尚
未議婚相與共奉劉孺人挈家日俱往黄先築舍迎
春洞下俾子弟肄業緩急爲備吾父一見而喜日此
所謂幽僻奇絕佳氣盤結處也遂堅買山之志學俸
既饒先爲叔娶里人李春華女置田數十畝屬叔日

此巾卜塟先夫子葺廬壟土世修三俗即以其田佃
李氏歲徵所獲庭幃聚順人不知其爲繼母也孤年
十七知識漸開思一藝以自全無如醫善竊取岐黄
方脈習之明年隨父叔往齊山扶祖櫬再啓祖母藁
殯合塟于洞之東阜王舅姑毋素車白馬號哭來送
居停王人始知所塟者爲生毋所事者爲繼毋也丙
戌二月潛山縣真源宮朱上舍再來聘乃托舊王新
丘兩不能舍爲辭一家姑媳娣姒併力同心克勤克
儉積有餘貲戊子三月爲孤畢姻汪氏而又援黄長
者與梗聘韓氏梓聘楊氏汪毋買也吾父屬叔百餘
金從之貿易江湖多走荆襄豫章閩廣往復獲息孤
操方術爲縉紳鍼砭輒應饌食厚報毋歲時聚慶謂
從此可永日可卒歲可終身吾父温飽怡席纔十年
于元至正十四年甲午正月壽四十有八方索翰墨
遡沿流續撰實錄忽撲地失聲舉家驚皇孤爲診視
脉理和平而肺氣甚滯蓋肌膚甚肥厚而嗜醒濃痰
盛風生所致且性不餌藥或感風露孤以藥進輒難
之日世無和緩誰動膏肓有命在天不由人續顔子

三十二而卒豈當時未嘗有藥哉至是中風不語三
月十二日告卒塟祖墳之左孤年二十六煢煢在疚
心死形存乙未我大明兵取太平路遠近戒嚴[illegible]運
將減災異屢見羣盗蜂起池州趙普勝與弟德勝聚
衆剽掠勢逼丁壯從逆驅爲前部號曰常敵軍不從
輒捲其有屠其家九華四面三百餘里始不可爲矣
十月韓楊兩家介媒氏來日患難之際緩急不能相
保速畢此姻殊爲兩便寸絲滴水弗問也倉卒請叔
爲兩弟行冠禮各得納室再踰年海宇鼎沸劉福通

陷安豐倪文俊陷漢陽方谷珍據台州陳友諒據江
中張士誠陷臨安李武崔德陷七盤藍田毛貴陷萊
州田豐陷濟寧明玉珍陷西蜀無地不干戈無人不
介冑無時不騷擾叔見孤日益羸瘦從容討之曰須
聞黄長者亦將卜避兵之地惣九華峯巒高谿谷遼
九子巖頂泉水清冽舍此無所之也爰從叔命別黄
公父子辭墓而還九華舊址尚有三五族親相與覩
望相時而動耿耿隱憂匪渴匪饑此身姑置白髮雙
親保其不震凌乎紅顏少婦保其不擄掠乎囊橐衣

資保其不攘奪乎有一于此舉室之存亡所繫也曉
夜躊躇寢食俱廢忽得疵怔疾幸見知官府庇護二
弟得免補伍丙申大明廖將軍常元帥取池州方班
師陳友諒趙普勝來取安慶一葦之隔哨瞭斥堠不
得安枕戊戌正月安慶陷十九年己亥十二月友諒
僭位拜趙普勝為元帥率兵來取池州守將趙忠戰
沒張德勝嬰城自守遣子與祖乘夜突圍請金陵求
援九華百里絕無人蹤孤護祖毋與叔弟裹糧扶掖
登九子巖避之常將軍設伏其下偃旗息鼓鬼融匡

測相接大戰於太領推普勝僅以身免此皆目之覩
歷者庚子友諒再陷太平比聞王舅將挈家買舟赴
豫章管轄勾當得駕孤力救齊山附舟斷斷乎有撫
州之遙矣是為二十年庚子三月春和景明弔大孤
之遺跡破彭城之巨浪一帆直抵南昌王舅上任越
月餘孤辭之將行舅姑惻然曰爾老成練達此行足
保無虞但家口衆多行李瀟條倘撫州之派不必相
認雲萍漂泊何以為生我與爾姑及爾諸表弟在齊
山固已籌之矣我業居官享有常祿此來所攜資帛

約二百餘金悉以贈汝于毋遣壯丁護送出西路陸
行而南到彼苟不如意可循東河自撫州買舟至謝
家埠易巨舟入江仍還齊山再為計也翼旦握別兄
之覩妹則亮崔之憂也甥之覩侄則抱攜之義也舅
之覩甥則渭陽之情也十分崩裂悲不成聲既行抵
撫州至北訪謝坊吳家渡見九華先來者喜極復哀
曰旅魂驚悸風聲鶴唳雲樹風帆皆金鼓旌旗也何
意天涯外有此安集窩復來聚首真耶夢耶宗親就
攜肉糜酒椋勞問女生平益五月五日也安集之後

厚遺送者報書于曰姑再叙老佛派有宗叔曰贅曰
質曰贅宗兄農為耶公正家極温綽博學弘詞隱不
求仕一見孤雅相愛恭不啻同胞嘗與語興亡之事
歎曰吾弟金沙醫國乃以藥籠中參苓易民間救衆
耶行見左橘井右杏林矣自是食息起居罔弗存注
壬寅大明兵盡取江西諸路兵不血刃丙午取徐州
宿州丁未元亡我皇帝戊申登大寶復中國之統改
元洪武元年海內漸就清平己酉八月祖母劉孺人
告終葉梓四年辛亥與我緯兄歸宿復業愬其始末

于州王吳公諱彥中公曰爾有志證耶乃以歷傳上
之遂為稽查祭田雖經改玉然以譜按之得三項
餘仍就遺址創祠數間佃戶領田供祀事遂由建康
還將鳴其狀于上而先白之有司有司曰南渡之難
孔孟顏曾皆所不免爾果閔氏自有恩卹項以我聖
母后椒房之親大索天下凡認親無狀者槩不免益
防冒若斯之嚴也爾之急于自鳴無乃嫌于干澤而
殞隆其家聲乎事遂寢十二年己未孤男彥成生汪
室善病無出來撫納李氏纔有是子昔我林祖善易

卜後裔得臨卦坤八兌二厥數乃成剛侵而長以柔
居中永保無疆孝思不窮百年為限乃生彥英今適
當百年故命名十七年甲子旌表孝節增置闕里祀
典再一歸宿經營宅第旋聞叔病而還乙丑五月叔
母李孺人告終孺人與吾母姊娰鍾情終身無逆言
作色女紅饋職多任其勞叔與孤等服事于外兩母
形影相弔生死以之叔年七十有三子女俱乏吾母
日夜哭嬸艱苦孤獨至戌亦卒吾叔老憊殘年履危
蹈險不任悲惋至冬又卒嗚呼七月之間三喪驟集

天之降割何若是之慘耶則仁壽之術可謂不靈孝
友之族從此盡斬矣前疾復作再死再甦賴宗叔諱
贇者與子農賻助不貲緯兄日暮葬喪各得埋淺土
但孤多不起報効之日短耳病緣驚悸無常思慮過
度寢食失節俾致神不守宅血不澤色長號哀毀攖
寧滑和外若無恙而內已盡伐此醫家所不救者也
恐日加昏憒如吾父一旦古僵不能吐扶病發筍歷
代事實前後鋪敘在列傍及戶不書而此獨詳于姑
者以遷撫之行非借　力不能達且養生送死非常

之恩不欲後人忘也姑夫郎毋舅諱信爲元擊太子
大撫軍院同知子三之士之臣之傑皆蒸蒸思效于
聖明之世錄峻祈緯兄邵政并托彦成及懷子彦璋
緯子彦清彦德諸孤時垂教訓他日成立執此以嗣
歲時先子固死且不朽孤亦死且不朽時明洪武十
九年丙寅七月望後二日

附祭閔楨文

維大明洪武二十年丁卯三月越朔四日甲寅寓撫
州臨川縣宗兄弟閔緯等謹以荔丹鷄粿庶品之儀

祭于徵君子幹宗弟之靈曰嗟嗟吾弟遽止是耶吾
嘗冥想人生逆境惟是貧賤患難令人攖寧然倜儻
卓犖之雄終有以善遣獨吾弟入此之中有至死而
莫遣者非不能遣原不可遣也[illegible][illegible]遊難爾祖祀吾
祖典嶇脊分携派枯血繼可寧生死庶幾相見旣而
天各一涯王更四代宗傳十一得與弟聚于吾邸情
投分契居然骨肉兩先人未畢之心依依乎我兩人
畢之矣謂宗屬得弟翔翼徼惠神明松楸俎豆指日
可復値中原多故相依二十七年何時略置念耶弟

彌志而婉容和平而有立聊然高舉韜鋒晦顯言吶
吶若不能出口比譚名理四座風生始知智吞八九
雲夢借醫以隱耳弟乎吾慟爾之懷寶而無邦也慈
君登背兵燹陸梁猶能尊叔父爲兩弟成禮弟乎吾
慟爾之處變而有常也奉祖毋生毋叔毋于阽危又
能庇及叔弟免役圖存弟乎吾慟爾之頻凶而惠吉
也此豈吾之私慟哉弟之存亡血祀之存亡也吾以
才志覘弟而知其必有濟矣憶自九華來雖有行李
無奈朝夕芻米僕僨之需叔與兩弟束手待哺歲餘

而登即借著無所盡其奇而獨以六微技全活十口
于饑饉之餘稍饒洽分報來時餉問者貧窶就療有
宋清之風吾嘗謂弟飲上池水而以金沙壽國非乎
朝出暮入夾第定省遠近貴賤招延無虛日卒未嘗
愆期爽約所獲隨市甘脆供奉烝廟列祖忌辰必齋
戒設祭寒暑風雨弗輟居恒無事即就族長諸兄弟
衆議北歸之計若有所以亟迫之而不能自已者夫
以其才若彼其志若此而又幸逢明聖之朝豈忍其
血祀之久墜哉弟乎何奪丁天降此鞠凶五月哭嫡

八月哭毋十一月哭叔甫七匝月三喪騈集棺綿衣
衾一之巳甚乃至再三是人生乞逆之境而其慘痛
吏倍於貧賤患難矣弟乎爾嘗爲我謀滌圖事勞生
息死當樞之歌爾故曉人乃至不能少排遣耶吾將
摹弟之遠神而設身處地得無目婦與吾毋形影相
弔所恃以爲命者也吾毋忽失一臂矣桑榆暮景舉
目淒其几毋之悲思不已而子之衷曲何堪爰是旦
暮低回將厚婦耶艱于吾之力將儉婦耶傷于毋之
心方策所以溫慰而不得詎忍逆其不少待乎五內

崩摧轉思轉切又將曰毋氏出柔封殯我父西遷東
播生計蕭索并舂縫紉事祖毋惟謹終身勞勤纔有
子媳差可息肩戰陣烽烟魂捍膽落捐棄生土出九
死一生以有今日嗚呼有今日而無毋是所爲願見
天而無吾弟也然猶恃叔在也叔所不能曲爲弟解
弟必憐叔少爲節慟迨叔亡而慟生疑疑生臛殆不
可救矣謂吾父卜地于迎春洞之東蜀叔以世守丘
隴豈非冀其子孫蕃息大我宗祊哉自止父窀穸之
後叔父子女俱亡之吾父嗣未葬而閔世弟年半百始

續彥成一脉叔雖享年竟以鰥旅孤獨而死是莫說
之不善不覆絕不已也夫安得而不疑又謂我祖忠
孝弟傳家清白淑世子孫皆自食其力而無害于人
即不爲天之所賞亦奚至天之所討斷于兵燹于東
復禍我了遺天道難恍令爲善者安得于是夫安得
而不懼由是轉懼轉疑轉疑轉慟弟之疑安得不是
弟之衝安得不落弟之心疾安得不復作哉是皆慟
弟之甚虛摹其常如是耳抑豈知大脫帶聒吏降禍
割弟婦既無由而善病接喪不任勤渠爲兩姑哀毀

過情日抱孤兒哀號大柩前飲食不進肢體尫羸既
夫弟以三喪慟死吾旋見四喪又將五喪矣弟乎何
不辰至此極耶直令我欲死矣弟之目敢未瞑矣嗇
須撫爾孤幼長讀父書他日復宗以畢弟志此務我
不能弛矣與弟質此決矣頭顱未朽苔風月相思賴
手燒柏子燃茱讀弟貴錄弟能來左右否尚饗

又辛亥歲中了幹歸宿官基還至旗康乘便風至
九華建德祠諸墓詩以紀之

中原兵火已無家過眼興亡幾歲華億麗商孫猶敷

葉百年■運海沉沙情緘雁水歸魂斷夢到青山別

路睽俱松楸俱足眼蕪來處往只天涯

附小像遷撫州圖

閔子世譜　卷之八　三

閔楨小像

贊曰

偉于幽克昌

其後隱于爵

弗瘳厥疾覛

天憒憒若可

必若不可必

快哉其有今

日

明後學胡鈹題

閔子世譜　卷之八　三

復業宿州始末

郡後學張明標錄曰洪武辛亥五十六代孫楨與緈兄弟自撫州來省墓此後率二年一歸楨子彥成甫九歲楨卒緈爲之撫養又爲之勤事死生敦睦如同胞彥成稍長與緈子彥清經紀淮揚間時時過宿拜掃景泰間彥成率子思政抵宿投牒復業州守黎公謂之曰我稔識爾爲閔氏後弟經二百餘年安知其無附會其說者列傳實錄非金章鐵券爾其問諸泉臺公之意蓋欲激之使歸也彥成不愉肯志憤而返

垂垂老矣一旦發列傳而讀林之繇辭慨然笑曰我林祖之言驗矣其日七日來復則我太祖高皇帝至今皇帝非七世乎日反復其道既晦既曠非大明之象乎于是再促思政修墳守祠爲久遠計思政遂抵宿卜居大店販紙楮以佐生事成化八年投牒州守甄公準復舊業遂置田建宅十一年乙巳督學司馬公至謁祠憫其基址荒落廟宇傾欹檄州守萬公曰聖人以孝治天下古今稱大孝舜文而後閔子一人而已今其祠廢墜若此何以妥神靈而風世教是有

司之責而觀風之事也爾太守爲我新之塲工飾材兩月工竣赫然改觀矣自是奉祀不缺嘉靖四十一年浙江平湖姚公簾來刺吾州賢聲卓異親祀先祠而恤其子孫將比例顏孟而爲之請其既成屬老胥覈世系老胥居爲奇貨思政曾孫儀日此舉出自使君非我所敢營也今以賄行無乃負其心乎老胥卿之阻以事干奏請恐駁坐累至今士大夫直欲褫其魄萬曆二十一年按臺曹公感異夢謁祠堂見閔學閔可敬等青衣伏道恭迎拜畢進而問之歎曰國家

何厚于顏孟諸賢而薄于閔也汝赴本院舉呈當爲題奏以光俎豆學與敬等承命告准行查無異當會同三院題請蒙恩欽賜世襲奉祀生員四名學與可敬當准衣巾奉祀時因年衰俟其子承襲以閔可傳閔光先熊閔禮節仰給世襲奉祀生員閔學子宗孔早亡孔子閔文仲承襲可敬子閔連先承襲述先年老其子閔文謨承襲可傳子閔守先承襲守先乏嗣胞弟閔從先承襲光先多疾祭日恐妨駿奔以堂弟復先少閑書禮甘以衣巾讓襲比例夷齊讓國之誼

有先賢遺風誠可嘉矣況奉祀大典寥寥四人不足相事光先依舊復先准另給衣巾光先無嗣以侄閔文穀承襲復先子閔文耀承襲于順治五年蒙
新朝特恩比例前朝廕恤具呈御史宋公蒙准給役裔世襲奉祀生員二名閔武閔虎自思政復業迄今百有餘年振振緝緝由是而發衍駸盛其麗未有既也謹傳

列女

蒲氏

閔居正妻蒲氏小字婉娘南陵士人蒲卓長女髫齡寡言笑卓授孝經毛詩輒能成誦十五識字善書自解列女傳十七適居正女紅饋饌既閑事上逮下有禮爲婦十六年遠近婦女化焉居正從軍尚未闋父服辭所兄與蒲舉室悲號蒲獨斂容引大白前曰男兒何不慷慨仗劍一壯行色乃作兒女態耶人生會

須有死政恐泯泯無聞與草木同腐朽耳試觀今日君父何在二王何在子丈夫也義當徇國我婦女也義當徇夫又何憾于此行居正收淚曰吾與子皆年逾三十尚無所出兵凶戰危脫不諱願少留事母薄命誤汝庶幾不悉足矣蒲曰君賢兄嫂可立門戶百畝堪供菽水無煩內顧憂若能不忮求克諧共事幸而遂書錦則君之糟糠也相與承歡于堂上不幸而遭時不淑則君之匆靈亦相與含笑于泉下予志已決何必破壯士顏哉既別事姑倍謹得常州之報候

入慕府慶喜過望或私問之曰金風玉露秋色撩人
煩憶征夫否蒲曰千里雲萍吉凶在念獨非人情乎
但小戎婦人亦知大義是役也苟有恢復之功亦與
有榮被焉男子志在四方無老死牖下卒無尺寸樹
者是亦內助之闕也死生契濶固已冥念而委諸造
物矣冬〻日方侍姑早膳居正凶訃至忍慟曰幸俟姑
終飦恐驚悲哽咽也逾時乃告姑慟仆地循慰之曰
是風聞疑似未必然也扶姑歸內抵暮給其嫂曰伯
氏諸侄未備餔粥當往一營辦我侍姑寢則早當請伯

求哀原也嫂以贍婢與[illegible]蒲復給其婢曰汝主既亡
我無改節之理但我家從嫁物係他日救水之資不
可不及時爲計汝逐一檢點誥勅遣送南陵去汝幸
勿泄有衣二襲酬汝數載之勞剩製既妥復給之曰
我餓甚當爲具饘粥婢去遂縊寢房之西窗嫂急行
解氣已絕矣箱篋衣物析爲四分各有單記比曉方
告姑呼居易檢勘則其所有之物其一奉姑養老其一爲
夫招魂其一與嫂時別某與婢稿勞一絲一縷不私其
身止服素衣一襲年二十一二[illegible]男爲承重若

生毋遠近喧傳義士方時癸來予有二尺鮫綃容易
盡百年駒隙等閒輕之句惜國運將移有司未遑上
其事也

節婦

馬氏

閔仕妻馬氏即閔可敬之毋可敬甫六歲可傳方四
週而夫早逝馬氏矢柏舟教二子乃復業承祀節凛
氷霜毋儀足法者壽九十一歲

徐武二氏

閔宗孔筤先手足也宗孔娶徐王陵奉祀蕭邑增生
徐公女復先娶增生武公女一子文仲生未及週一
子文耀懷孕未生宗孔復先相繼早逝徐武二氏年
俱二旬矢志守節撫二子俱承襲奉祀生員子孫蔚
起壽踰古稀前後一月相繼而逝一門雙節亦奇矣

藝文

齊州閔子廟碑　　宋眉山蘇　轍

歷城之東五里有丘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不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熙寧七年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耋老相與來告曰此邦之舊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唯不如苟知之其有不飭公曰噫信其可以緩於是庀工爲祠堂且使

春秋修其常事堂成具三獻焉籩豆有列儐相有位百年之廢一日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有言者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第亦咸仕於列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常爲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子爲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爲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歟言未卒有識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洋不知其涯際之汙漫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僨觸蛟蜃而不讋若以江海之舟楫而跨東海之難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夫子之不顧而仕則其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亦有賴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願爲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而以爲不足爲也是以

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吾於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於石

外史氏曰閔子墓據闕里志以在宿者爲真大賢歌哭聚族之地人爭榮之正不必過辯在歷下者爲僞何妨首錄穎濱文也

宿州重修閔費公祠堂記

明學博四明劉　哲

聖人之道用則尊主而庇民不　化鄉而成俗舊

自三代以上大道闇然三代以下大道賁然而君臣
父子之道賴以不墜者洙泗一脈源流所在也故凡
有功於生民錫福於後世繼往聖開來學俱載諸祀
典血食萬世况得聖人爲之依歸而視不義之富貴
如浮雲庶幾簞瓢之樂克底齋慄之孝使後聞者莫
不興起而巍巍乎道在萬世者歟費公魯人宿爲徐
魯之界家語　公塟於歷城而宿相傳有公祠墓在
焉異同本末難以率考而祀典沿流尚不爲無徵第
祠久而燬蕩於宋元間至

國朝成化乙巳督學司馬公垔命知州萬公本措置
重建歷一紀又弗能謝風雨鳥鼠之害乃至甃裂舊
歷碑蘚碎蕪由聖道者起仰止之思有司首務不在
此耶弘治庚申知州黎公熈領宿命而四月初吉涖
政之始首謁文廟顧殿廡榱桷殘缺失理捐俸鳩工
而敬完治之自以聖人在天之靈既可以對越而公
之祠將次第舉矣迄仲冬　内臺總憲中都嚴公倭
經公祠墓而慨其弗葺惓惓命有司修之而記其事
以爲一孝立而百行從一德遺而憖將化宿之風俗
敦厚而今亦差異於他皆公孝友之德積中著
外之遺澤守斯土正當賢其賢而事其事况丹荔焦
黄之薦歲時常於其所乎用是有司亟奉　命而掄
美材闢新土使庭殖而楹覺堂噲而室噦齋息有地
湢浴有方廚庫翼然陳塗坦然而向埋趺之荊棘蕩
然而一新治工始於季冬之甲午落成於次年之季
春欲復命於總憲公而愧無黃絹幼婦之辭乃屬哲
詮次其風事之先後與關風化之大端而勒諸石俾
垂於不朽云是爲記弘治十四年辛酉春三月立石

重修閔子祠碑記

明督學餘姚閩人詮

宿之東鄙北境上有閔子祠其鄉爲閔子鄉鄉之南
曰閔孝鄉祠之後有閔子山祠之左有騫山山之右
則爲閔子鋪閩人子自宿入徐過其鄉而疑焉過其
鋪而式焉過其祠而進謁焉殘碑在庭古柏森鬱磚
埴雜施楼斵斯舉乃進州長貳以問焉曰閔子魯人
也魯於今爲濟南郡按地至歷城東有閔子墓墳𨻶
不祀宋李濮陽嘗祠之茲宿之祠也何居諸州金守

剡舊臺使也進而言曰　晉志郡而致其故未之有
得近椒人戚南山氏以給事中承
使命來過見其爲賢祠而就圯也命新之比濮陽蘇
舜澤氏以御使按茲土聞戚子之有言也遂新之其
名鄉立祠之始則固未有攷也或曰宿爲古青青屬
魯地也而閔子實生於其鄉是未可知也聞人子曰
何必魯地而後爲閔子之鄉乎哉嘗聞諸夫子曰孝
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閔子者純孝
人也夫孝天下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有天地則

莫不有是人焉有是人則莫不有是孝焉非孝者無
親故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
子宿之人固閔子其人也孝如閔子焉斯亦閔子而
已矣孝或不如閔子焉則將求其如閔子者而已矣
或者有閔子之心而求取則於閔子焉則祠廟之存
典刑之地也人孰無是心乎哉而何必魯地而後乃
爲其鄉也孔子之沒也天下郡縣咸祀之學宮未必
皆孔子之鄉也人莫不誦法孔子則其宮牆之所在
固典刑之所在也今宿之人其有能爲閔子者乎吾
不得而知也其有不能爲閔子者乎則生其鄉異其
行風化漸濡焉知其不可爲也知其可爲而爲之是
亦閔子而已矣祠閔子者將不移之以祠其宿人哉
余子作而簡曰聞子之言則閔子當爲天下祠也祠
以天下宜自宿人敢不祗服以訓于宿人嘉靖丙申
夏五月

重修閔子祠碑記

明都給事全椒戚　賢

夫廸民興行莫先乎德廸行敏德莫貴乎風廸風宣

化莫要乎上故上不知風則下不知勸政教判迷專
城罔作民皇華不問俗亦已久矣有意於斯獨非古
之大雅乎宿州徐境南接壤鄒魯四方衝國也自州
如徐中道左有壠隆然傳爲閔子塚塚前有祠春秋
享祀祀典焉夫閔在聖門居德行之科而孝友無間
尤古今所永懷齊民誦之有所感而爲孝學士宗之
有所畏而知修過客欽之有所慕而思乾其在風教
中最爲重也然其祠宇湫隘頹垣圮壁惟資牧兒芻
[illegible]之愖竊嘗三過未嘗不歎有司之甚忽也嘉靖甲

午賢因有事荆州藩府回文州署侍御余君鍧適州
判州首應君照亦甫蒞任因語及之余惻然日簡賢
則棄禮此官其地者之責也應惻然日慢神則虐民
此守其地者之責也賢　躍然日知責必能知盡騫
山巳生春色矣然判雖有志而業不在巳守雖可爲
而制弗容專賢賢徒切不無有待也今年春舜澤蘇
于乘騄入境展拜荒落而歎日此吾觀風者之責也
賢德不彰則民風不樹民風不樹則民行不興則吾
廉所宜矣於是命州貳大撤傾圯而一新之堂廡牲

庖煥然惟整齊民聞而忻語是啓吾孝者也學士聞
而忻語是啓吾修者也過客聞而忻語是啓吾範者
也誠動于此幾應于彼若舜澤者非得風民之道巳
乎工將竣而聞人北江督學適至通觀濟濟作而歎
日此吾敷教者之責也舜澤蘇先得我心之同然乎
於是命州檄毀淫祠廢所而宮牆內外屹然就緒神
妥其所人樂其成應君余君以賢抱病山居走使乞
言欲紀盛美賢謂使日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
上之風必偃閔子賢孝耀然古今而州重其祀可爲

惇典矣舜澤里其祠可謂樹風矣北江贊其役可謂
示勸矣惇典則德彰樹風則行興示勸則化成孝哉
閔子騫自與宇宙無盡矣賢復何辭舜澤諱祐字允
吉自幼以大雅聞北江諱詮字邦正生平以風教任
均得孔門臭味論世君子知風之自可也辭不獲書
嘉靖巳亥孟秋

重修費國公閔子祠碑記

明　叅議連江孫　孺

天地間有大倫理內則父子外則君臣吾人平生大

節目忠與孝而巳忠孝百行之本萬善之源忠臣必
能信友孝子必能敬兄王化起於閨門必能別夫婦
五品乃天性之自然人事之當然孔門以五者立教
而尤於忠孝爲急推而化家化國百靈至乾坤清亦
根於此考之論語日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
日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又日
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吾想閔子
名損字子騫宋之宿人從孔氏遊列德行科次顏回
下喬七十二賢之首坐杏壇之春風沐洙泗之化雨

崙次披豁性理純篤不事汚君而所事者夫子也不
輕繼毋而所奉者嫡毋也人孰不欲富貴季氏專魯
僭天子八佾閔子視如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
是時東周道興必能爲周公事業忠何如哉人孰不
惡寒苦繼毋以綿衣親子以蘆花衣前子閔子處之
坦然不告其父而曰毋在一子寒毋去三子單是時
親毋存必能盡曾參孝養孝何如哉學者讀書破萬
卷不過學爲忠與孝而已百世而下巍巍文廟之高
祕祕上公之祀報德報功有扶世之德有立孝之功

後人安得而不思安得而不景仰人傳其故冢在宿
之閔子鄉四山環顧衆水所會明堂中虛來龍聳伏
實公鄉賢者之佳地古有香火祠湯於宋元　國朝
成化乙巳提學御史司馬公過祠展拜命前知州崇
慶萬君作新弘治庚申內臺命憲顧公復經重地縣
命今知州荆門黎君重建黎君之天在心不泯[illegible]
積財鳩工兌匠搆堂寶庖庫凡若干楹工不告勞[illegible]
不告費金碧輝映長松大椰蔚然文林落成之久[illegible]
事灃及請文爲記予惟萬世之臣子皆自閔公[illegible]

東門馬公顧公有尊賢之雅而萬君黎君修舉廢墜
之典其功俱可錄故載請石而不肖之名亦得以垂
於不朽云弘治十七年歲次甲子春三月既望

重修先賢閔子祠碑

明　延方淄川高　舉

客歲予行役甬上去城百里許稍折而西林木鬱葱
有阜巋然前有祠頹垣不治枝蔓緣綴問誰所祠土
人曰此先賢閔子墓也予因披茸取道詣祠肅拜環
眎壁石剔蘚苔讀爲慨然曰斯吾夫子徒而爲具體

者也祠若之何不治問祠所自始土人未知置對考
州乘亦莫詳所自始其可磨碑考者則學大夫司馬
君至內臺使者顧君佐臺使者蘇君祜學大夫閩人
君詮後先有事斯祠夫閔魯人也今汶上齊州并有
祠而齊州祠則蘇子由爲之記宿何以又祠志曰宿
在春秋故隸魯斯墓之稱閔所繇來矣出祠循東麓
而行有山蜿蜒綿亘里許輿人指示予曰此鶱山[illegible]
所繇來矣循西麓而行有谿淙淙淺流細石瑩金玉
章輿人指曰洗絮溝閔兒時絮所濯耶南顧而左[illegible]

有村村曰損見寒今厥山作跡作語豈後人存閔子
孝為之號以志耶登山坂西睇田疇相望萬井鱗鱗
烟日晃湯頻城曰閔子湯[illegible]野曰閔子鄉又曰孝義
鄉豈稱孝稱弟無間於父母昆弟之遺地耶又里許
有臺崔巍陡削數仞相傳乎騫書臺以映基若屏而
立者既低徊去而予因下檄曰其為我新越明年拔
宿再過其地而祠事告成覆碑有亭迎神有路享神
有厨供祀有圭田五百有六十畝歲時伏臘則屬之
閔學閔可徹諸繕治且備會新守陳條續至抱牘而

前請曰唯是閔祠昔在斷烟荒草自使君一拜而鼎
新今之騶呵而過輪雖而游者伏軾下謁以至耕夫
村婦販豎遊女驚見吾使君之拜而祠也益藉藉巷
聚畝坐陳說服御遺事里閈孝慈若有感而興者斯
足見人心哉是用礱石敢請使君記記曰守來前如
若言吾民不易與行也予觀誦古先賢孝事小民環
聽有乎素暴甲中者善念一觸涕泗横出斯何耶然
之易觸於心之真也今據紀傳所載雖其行事不可
盡見然其不臣季氏意在為魯不改長府意在繼[illegible]

今然論其侍側誾誾具體吾尼父之太和元氣一[illegible]
曰孝哉一則曰孝哉彼其無間於師門無間於外
無間於所親言無間則孝可達而天下萬世皆可以
一孝通者今祠成而往來咸感耕販知與斯其孝又
無間於後世者傳曰孩提之童無不愛親經曰孝者
先王之至德要道自庶人而君公侯王以至天子而
天地為昭者也後此以往無間於閔之孝倘亦無間
於予言哉祠始營于辛卯季秋月朔占落成于壬辰
孟夏月望日拮据勤勞則州同涂朝祚判官王家賢

宣其力學正宋汝滐訓導熊起春張嘉相其成例得
書萬曆壬辰仲夏

重修先賢閔子祠碑記

余鄙觕時讀聖論至人不間言與仍舊貫諸篇誦其
書想見其為人覺當日誾誾氣象宛然在目未嘗不
掩卷歎曰賢哉有賢如閔子者哉其在人遇邪而景
行者有前余千百世而欽慕有值余同時同地而欽
慕必復有後余數百世而欽慕其共為欽慕者此彝
德之好也夫好此彝德前余而贊美閔子者于嫩蔣

孱子兄弟之間懇懇懇懇于師弟君臣之際云忠云
孝不啻詳矣千載而下猶令人讀彝論不覺有興孝
興忠之念則先賢之遺芳寧一二世云余亦何不能
此云忠云孝者有贊美也癸亥秋余承
命守宿詢宿境土則山以饗名者溝以洗絜名者鄉
以孝義名者爲先賢閔子故里也其墓在州治北八
十里而祠亦置于其間余心切仰止躬謁其墓而追
思往蹟芳容如昨及俯觀其祠秖見殘偏廢枝苔滿
荒徑而棟宇榱桷半就傾倚貞令人一低回一咨嗟

者奈何如可使其傾倚若斯哉遂其鼎修廟貌勃勃
不能已無何而淮徐兵尊趙　親謁賢祠注意賢徽
其心懇懇也後有
兩淮按臺崔
蘇松按院張
潁州道尊魏
本府太守呂君各有此舉而靈璧知縣別　亦出俸
金助焉余幸同境同時共協余心助捐俸金庀材鳩
工至甲子春落成而祠與一新余心方爲之大快養
快切不敢先亦不敢墮後自此祠既修而有與山俱
高與水俱長與鄉俱著者則閔子萬世不泯之德也
厥後數十世其欽其真賢而不令其祠復就傾倚者
諒不獨臧于今也不然前哲如閔子而獨余欽慕哉
綠以紀之以見其好德有同心云天啓四年知宿州
事晉承忠撰
、謁閔子祠碑記
癸亥中秋予有中都之行過閔子祠忘其爲先賢也
怵然興孝子之慕爲具衣冠謁遺像低回不能去仰

視榱桷日傾又有棟橈之虞令人不勝惻然奉祀兩
生賢裔也語余日先是郡守某欲葺之曾問會計約
費三十金尋擢去不果是以至此余聞之益惻然問
謁墓潸然淚下君子愛人及於屋之烏又況其屋賢
如吾師之屋吾儕即好修瘠泊由來靡大官租稅不
少奈何恝然至此耶檄宿捐俸十金而以三十金聽
之該州泊靈璧兩賢者非難獨肩蓋盛事當與人爲
善也詢兩生宗族幾何以二十餘人對余日噫先賢
至今二千年弱息僅爾耶書日惟德動天德有先於

孝者耶此不當問之天道當責之地道意爾兩生之
諳地理耶爾來從予當爲爾擇既蓮洗絜溝歷兩子
山見有形勝欲得爾生爲指之而兩生不余從也余
曰噫此又不當責之地道當責之人道矣因而思余
自齠齔時夢見賢者而至瞻廟貌宛然如昨也又得
聞其家世之概而興起爲之擇地理此或者吾師有
以托之亦或者天道不忘吾師也問其地屬外戚殊
難求此意不其泯沒他日當特來爲吾師了此遂效
犨刑家者流爲此以記之曰兩子山邊上一坡層層

牛岡産人多墳塚豈薄先賢面弱息其如蹇命何記
畀遂南去仍原道至此兩賢嗣拱侯焉余因爲載登
其山定其穴以去翼日抵署脫藁示吾兒吾兒請廣
之以告後人之爲人子者於家苟能孝百世而下尚
有人焉愛之敬之是亦與人爲善之道也余嘉其定
命書之以受諸梓晉昌[illegible]謙撰

閔子世譜卷之十一

藝文

宋真宗皇帝御製宣聖贊　命廷臣分贊弟子

集賢殿大學士王旦二首其一贊顏子其二云

子騫達者閶閭成性德冠四科孝先百行人無間言
道亦希聖公袞增封均乃天慶

謁閔子祠　明後學錢學周

暫解雕陽變來登亞聖堂蘆花一日冷血祀萬年光
止水存洙泗清風引杏香瞿曇問衣鉢笑指孔門牆

正德丙子仲冬謁祠　明御史河中劉成德

落日平原上北風草樹衰孤墳廻古道遺像儼荒祠
問冷扶車日辭官去汶時孝名與清節惟許舜心知

其二

茅屋三間在鄉名有姓從一官羞赴召千古擅專封
表行新碑聳當門野寺衡禾蘋將薦罷落日下寒松

嘉靖己亥正月謁祠次韻　明御史蒲坂楊[illegible]

孔門有閔子吾道足扶衰落日迷荒塚寒鴉噪古祠
顏淵同列日季氏不臣時悟父還成毋其中獨自知

其二

費宰人爭羨潔身不屑從當年無寸土今日有崇封
官道垂楊合荒祠古甚衡我來堦下拜鬱鬱撫孤松

謁閔子祠　明參軍括蒼蕭　甫

一出徐州境便經閔子祠新苔時上砌老樹間秃枝
廉節三桓重孝名千古垂構堂依故塚剩慰後人思

再謁

秋色林皐淨重登閔子祠蒼松蟠曲徑黃葉下高枝
衣薄吟肩聳情鍾望眼垂不知方寸裏何故繫遐思

三謁

廟貌遺千古芳跡三上遊洗池明月照護塚白雲浮
孝行稱夫子忠精在魯侯衣冠來庶國誰不仰丹丘

秋日拜閔子祠墓　明後學蒲陽黃　鞏

青山環故塚古木護朱欄師友朱科最親握一子寒
里名今不改廟貌久猶完茅土雖封費終非季氏官

謁費公墓　明後學新安程　奎

徐崗鮮佳木古木何叢叢不見文棠陰遙應知孝感通
蘆衣昔自薄費邑倩誰封料得先生志寧稱汶上公

萬曆壬辰雪夜拜閔子祠　明巡方上蔡張惟恕

霜冷東山月停驂拜閔祠淚碑浸露草啼鳥靜風枝
行重千人冠名高萬古垂寸心原好德揮翰幾抽思

又步黃公韻

肅拜蒞高壇幽思獨倚欄從陳風景惡在汶雪霜寒
有德言必中無求道不單浮雲自爾爾俎豆祟餘官

謁祠宿閔氏　晉陵後學王　都

偶爾登君堂堂上懸錦篇幾讀一兩行乃知君之先
騫山毓其秀洙泗發其源德行署魯論孝友昭簡編
徵傳百餘世人去幾千年今獲見後昆恍如瞻大賢
淵深流必長榮顯當綿綿

登閔子祠　明兩淮巡鹽洪

肅森古柏集慈鴉傑搆新祠襯落霞北去淸風留汶上南還春色熊雎涯自忘幽鳥遷喬木那管遊蜂報午衙德冠四科顏氏並鄉名閔孝忝承家

步覺山洪侍御韻　明進士郡人周　鉞

中書老矣字塗鴉請記新祠絢綵霞柱下有時陳諫疏殿中無事按雎涯茫茫煮海雪堆嶺凜凜行臺霜肅衙凡馬群空辭妙絕文星光射子騫家

謁閔子祠　明督學餘姚聞人詮

長懷蘆絮薄單衣始見軒裳重典儀言逐親疎渾不間孝通天地與相知鄉山自古留名在祠墓于今識者稀落日臨烟猿嘯急謾看蛙蘚蝕殘碑

謁祠　明御史舜原楊　瞻

尼父當年道在東孝哉閔子幸遭逢天寒誰信蘆爲絮身退獨恬汶是宮費宰頹簷傾地死桓卿枯樹落花風至今芳草留顏色獨與斜陽相對紅

秋杪過宿謁詞　明鹵田馬文健

寒風落葉遶殘碑感慨當年判絮時兩子成衣從愛抆一人洞骨動親悲芳蹤故里雲山塚遺像昏鴉古木祠偶向亭市瞻拜起漫將景仰寫新詩

謁閔賢祠　東蔡後學陳治典

松楸一望鎖泉臺獨瀉椒漿閟宇開德行忻從顏子後功名肯向季孫來滔滔灘水連洙泗寂寂豐山眥草萊仰首殘碑翻注目不堪惆悵夕陽廻

閔子孤墳　明州佐毛　簡

人生百行孝爲先千古誰如閔子賢茅屋祗聞人語共蘆花不見毋心偏春秋已歷桑田變鄉里猶將姓

字傳馬鬣堂封高幾尺萋萋芳草夕陽天

秋日偕呂參戎　明太守郡人張體元

秦宮漢闕幾興亡里社仍傳閔孝鄉洗絮溝深龍臥守曬書堂敞鳳廻翔瞿曇擊缽三生石帝子乘舟一瓣香今古江山今古恨先生無代不蒸嘗

步鹵田公前韻　明參將郡衛呂　圻

弔古懷人檢斷碑碧雲黃葉正當時精忠直却權臣命純孝周旋絮纊悲浩淼洞波灘水勢萋遲迷樹[illegible]

祠祗緣報國心猶赤慙愧升堂漫賦詩

謁閔子祠

桃山南下閔公祠車馬倥傯展拜私寂寂荒墳凝夕
望閭閻遺像起悲思御蘆苦志追虞舜辭宰清風儆
伯夷好爲儀刑圖畫裏免教痞痳憶當時

題閔子墓　明太學郡人張體恒

汶水棲遲亦託辭一腔忠義泌人知平生聚順難從
逆吾道持公定礙私習見墮都維衆事況聞鳴鼓聚
求時情傾愛日難愁短容易權門効繭絲

。春仲丁祭　署徐王陵儒學教諭張　蓋

洗絜溝邊祀子騫衣冠禮樂儼森然　盧英着體渾無
地萱室回心另有天汶水喜添洙泗派季門難羼杏
壇賢閭閻具得宜尼象衣鉢於今自在傳

弔閔子　平度州學正郡人張其賢

莫以無官便厭貧不妨升斗逮吾親假饒温飽衷懷
抑寧奉晨昏趣味真所貴守身能養志未聞枉道可
狥人高臺况有書千卷那得功夫事衆臣

謁祠　嶺南後學徐兆魁

玉貌閒閒儼若存本地高足世同尊孝回父心成慈
母德冠賢科孔聖門祠墓千秋鄒魯地蒸嘗異代聖
明恩偶來瞻謁猶親炙况有文孫可共論

謁祠　一　郡明經任桑節

山環道曲古祠堂仰止峯帷百拜將訛說先生亦歷
下深矜後死得同鄉鄉書臺曉棠花麗洗絜溝晴荻
笋香有道丰神今似昔閭閻映發嶺雲黃

謁祠　明御史曹　楷

當時慈母授單衣今日冠裳上爵儀三子皆寒開父

悟一心烝孝祗天知貞情避魯追隨少德行齊顏伍
者稀仰止高山伸未得大書塚上豎崇碑

過先賢里　閬中後學何汪瀚

驅車聊此解征鞍便有賢豪一授衾派接蘆花傳孝
脉香清玉樹蕩文瀾酒懷天地三杯窄劍氣雲霄萬
里寬此去玉京飛鳥迅多君爲我早彈冠

。道經閔子祠　廣陵中丞張延登

帶水衡泥日已斜驅車何時到天涯茫茫澤國徐州
路寂寂孤木閔子家露灑松楸明月曉風吹蘆荻

秋芑孝友二字非容易百世源流洙泗際

頒詔過宿謁祠　龍眠後學程芳朝

三月春風桃杏稠閔子祠基立荒洲蒼茫古道車騎晚冷峯松楸禮節疏雲淡山横新草綠花濃路細野香幽多少興亡成往事風流猶自說吾徒

謁祠即宿閔氏居停　福清後學林朝賡

尼山受業滿三千忠孝兼隆獨一騫祠守遺容欽德範車停賢主敘家傳千秋高尚已難及此日幸逢一宿緣座上嘉賓常自滿琴樽又且過高軒

過閔子故里長短句

清巡方督學太丘李亂昂

先賢里孝子堂一望迷離衰草黃祖吏打門茫憑世代說興亡流水高山與俱長俎豆在宮牆

庚寅扈從南還過祠

明少師豫章楊士奇

閔子鄉中謁父老徐王廟下疑旌旄颯前山勢如鸞鳳萬古塗山相對高

秋謁祠

新安後學汪　民

因孝名鄉信所難專祠萬古倚青山能全册弟兼令父底豫相逆共一間

德比顏淵孝比曾孔門高弟說先生魯論互見當年事一一堪爲萬世程

我與先生共此心先生孝行重儒林望雲千里江道拜罷儀刑念更深

費宰一時稱備命費公千載藉榮封今人只說先生孝不知尊周是大忠

謁閔子祠

後學宋　玉

動親只是單寒語成立當年汶上身雨過祠前秋草綠清風凛凛愧多人

過閔子祠

總河尚書李化龍

閔子祠堂古道西蘆花滿地草萋萋階前幾箇長松樹不是慈烏不敢棲

閔子祠

淮撫侍郎蘇茂相

古今百行孝爲先千載猶稱閔子賢風起祠前寒徹骨蘆花散作雪漫漫

登閔子祠二絶

郡後學張熙世

肩輿登眺俯平疇淨水明山入望收始信地靈人更傑孝哉閔子之春秋

突兀宮高挿太空羣峯環翠削芙蓉氷壺月落蘆花冷茅舍松敲客夢清

謁閔子祠

太學生呂洪聲

德行源頭何處尋由來家寞在存心只因一語全三子遮莫蘆花煖到今

過墓

郡後學孫玖

秝樹岡巒足壯遊如何引靜意悠悠懸知當日辭官去留得蘆英片片秋

謁祠

清司理刑　張純熈

素讀魯論無間言我今瞻拜倍森然若非當年懋勤御千載誰知一子騫

對聯

先生之純孝彌彰萬古猶青天白日
君子之清風不泯一龕共流水高山
鳳陽府通判董　侁書

閒氣篤名賢增秀德于睢淮芬芳鄒魯
列科先德行接眞傳于洙泗媲美顏曾
宿州守高士奇書

孝德成慈父子天倫千載節
賢關翼聖古今道脉一心傳
大學士周延儒書

愛日情深冬日蘆花俱煖
浮雲味湛春風汶水堪悽
刺史南昌熊鍾弘書

在割覺寒三子零丁寒幾許
衣蘆不煖一家和氣煖如何
宿州守李棪林書

和悅可親獨絕私家旌汶水
孝友無間誰云慈母衣蘆花
督學宗孫度書

聖門首美四科懷吾祖澤彌深
盛朝世舉五經貽爾孫謀勿後
東山祖泰山百代衣冠瞻仰
歲水源泗水千載人物風流

譜爲招以宿爲鵠俟踏之來復孝友世族并若王謝
家聲濯濯有姤而中之者昔昌祖之言曰還乎其所
不得不遷散乎其所不得不散至于合乎其所不得
不合吾深望于今日然而不敢必也請以招來之條
約陳于左

條約八款

一來認祖者須詳避難祖名姓氏往于何方居于何
所別時有何審約別後有何顯跡或自宿州或自
九華要當自揣真實不然祟韜拜子儀之墓蒙耳

認之羞矣不准歸宗

一世遠言湮漫無考據或攜當年殘編斷簡其事可
質者即准歸宗

一血屬果真昭穆無舛然歷傳實錄續錄年限世次
大都不遠當于神前書五昭五穆令拈鬮定之

一有宗族流落已久貧窶不能致前者不妨托書訪
問驗實歸宗

一歸宗者或遠近不等各于遷家之日須請照其所
在尸口若干每二人給一部令知水木本源請出

於祠凡在外竊改竊刊即以背祖生心告官開治

一宗廟以有事爲榮凡歸宗子姓毋論新舊遠近欲
從祀觀禮各序昭穆禮畢分胙千里來赴者館於
祠中日給薪水去給路費不願赴者聽

一祭田止在宿州春秋兩祀度支不匱歸宗子姓毫
不累及然或以祭祀鳩派其族中貲財指稱本祠
爲口實鬼神所吐敢告各土遷億而相思者

一慶弔往來敦睦之道不相問聞似亦愁然道途暌
隔又難爲繼有力者遣使相通或因風乘便期於

不至疎絕綿力者弗較也

訓後

余讀蘇光祿族譜亭記乃知生人之道情見乎親親見于服服始衰至于緦麻至于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相視如塗人然夫此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一人之身分矣又於其分者而分之至於塗人其勢也勢吾無如之何獨奈何令一本之源流至親面而不相知也乎則譜不可不作也夫譜之不可不作所以永孝思聯渙情也豈獨世冑大家賴有攸傳即

編吽耕稼箕裘瓜瓞同此戴履同此世及第隨分自盡不無分別耳況吾族濬源於洙泗流芳于古今子若孫誰氏裔苗寧忍視其遺忘廢墜而不爲之計乎不孝之罪當事者何以曲解余用是手錄先人所傳九華列傳再遐實錄及　明典以來歷代宗公役業之事新給奉祀衣冠之榮告修於州守父毋態公公嘉其舉而勵之文學張君倬侯會我公量移郴州府丞未經任丁內艱去凡三稔譜告成我公再上銓衡得乞其言爲序越明年將付剞劂氏又請華亥于名公鉅卿則請田是永傳於後矣昔無今有敢曰貪爰念范文正公置負郭腴田千畝養濟羣族月有食歲有衣嫁娶凶喪有贍擇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出納焉余即無祿俸之積溫飽我宗人作有是譜以俟將來不敢謂吾族必有文正若人亦不敢謂必無文正若人倘有若人未必知文正義田之舉安知讀吾譜不慨然激於衷而繹其徽耶故曰譜不可不作也此猶有所待也吾向云分而又分至相視如塗人者豈真塗人哉彼此相關或有親疏祖宗視之寧有親

疏吾譜肇與創法伊始傳世八代派亦非遥凡我子姓務宜敦孝敦弟無玷家風間有異同不相能當思張公藝九世同居祗一忍字我大賢之冑可相魚肉耶茲與爾約老必愛幼必慈喜必慶喪必赴冠娶必告流離困苦必卹歲時伏臘必過荒歉必周訟鬬必禁淫奢必懲孝廉節義必舉勤勞力耕必獎而不然者衆共攻之奉行既久習與性成勢不得不分心未嘗不聯雖百世可安也豈但九世而已乎至若世系別其尊卑祀事序其昭穆是譜之節目何待吾之喋

興然猶恐其畧而未備另爲條約以勗

條約

一吾族人散亡之餘斷斷遺留一脉八傳來已三十餘丁此後蕃息多而無統豈無闒茸跅弛自愲匪彝冒犴文网者乎則法法之不立也今當會議族中年高德劭者二人赴州請帖立爲族長子姓不肖婦女不賢者聽其約束克肖克賢者聽其奬賞列紀善紀過二簿每於春秋二祭後行其勸懲不奉命者告於祖廟再梗命呈州處置非防閑之過

峻也不如是則人心渙而宗盟渝也

一冠婚喪祭之禮當稱其家之有無自璞巧浮靡成風侈窮觀聽家不給而貸人償不足而棄產鬻馬執袴長會盃盤倡優簫鼓越理僭分恬然不惟鳴呼亦損福哉昔漢文帝露臺惜百金之費後宮無曳地之衣彼富有四海尚惜福如此爾福幾何可復損乎凡我子姓念之慎之

本宗既無讀書之子必無名世之人來宿二百年豈皆流徙貧窶之時我子姓負氣含靈豈皆懵懂愚頑之性祗緣溺愛一任荒寧至今一丁不識老大傷悲是父兄之過也此後酌量厚薄公共延師務令明經課藝博古通今即不能徼榮顯於盛世而馬牛襟裾之誚吾知其免矣毋妬才忌能毋惜金護短有一於此難與圖成

一三從四德壼教所成閔氏婦女豈皆生而能賢所賴裁抑廸訓雖其毋之道實其父之責也詩曰刑於寡妻至於兄弟然惑溺於帟帷之愛至於牝鷄司晨吼獅肆妬爲其女者則而效之其又何誅焉

願我子孫閑情修己以振夫綱其婦性不馴早爲出之毋令賈家種滋蔓而玷我孝門也

一宿俗乏嗣便議招贅養老冒其姓而承其業名曰女戶田不知以呂易嬴以牛易馬世遠相安迄無辨別或有祀享死者亦不得與氣之不相感也子姓痛懲此弊苟乏嗣當議族長擇求親支多男子侄過繼承宗甚女不可以續祀婿不可以亂宗至於僕輩各照本姓倘久假不歸則石郎可殷鑒已

一本宗洙泗正學文生於聖道大明之世吉凶禍福

皆人之善惡所造昊天孔昭何嘗有私意於其間
哉一、切祈禳祭禱總屬無益近有巫婆卜婦邪術
妖尼引誘鼓簧遂有持齋懺悔打會燒香冀免輪
廻地獄四生六道之說此所謂惑世誣民法所不
赦葢當時白蓮社之餘燼也吾門豈容其錯蹈或
親友爲其所惑幸以吾言進之
一寒微之畯豈敢妄希顯榮然或乞靈 皇天列祖
生有賢亂不至振家聲當思一旦暴富貴如嬰毋所
敬戒則必大有所建樹矣余每頌先子罷長府之

言嘗日憂國憂民情境宛然茅不欲降志於季氏
耳我子孫萬一叨二 命須時時提醒此念便能
作清白吏則子孫不亦享清白之報如楊關西四
世三公乎而或充詘無所建樹吾懼其重先子恥
一耕讀自是吾家世業其間樂于貨殖者亦其生理
弟飾贋蒙眞闖撻欺拙一時雖似得意造物忌盈
何私於汝而獨令受其有餘何惜於彼而獨忍受
其不足冥冥之中各有裒益所得不償所失矣昔
是閔氏胄而居何氏樓乎

横逆非意相干孟子所謂一朝之忿忘其身以
及其親故此時也惟夫涵養有道之士爲能平其
情以俟其自定宿俗樂爭訟我子孫豈盡讀書知
禮法卒遇此輩但念區紙上之言毋恃我衆而彼
寡毋見我直而彼曲怒霽氣平溫言詢問此則忍
人所不能忍天下之大勇也若以不忍而冒不虞
刑辟陷身遺玷祖宗豈閔氏所宜有哉
一吾譜業災棗梨纂集成帙其間緩急便否不妨繼
起者更加潤色竊念譜修於吾金蘭友張君諱雲

漢字倬侯抱一其別號者凡三年不出戶硯穿頴
禿一字未妥則塗而再錄之草且盈笥即先子在
天之靈實憑藉之生者可知已今名實專當與此
譜相終始倘我有貴賢子孫飲水思源毋忘所自
君大父諱體乾由鄉試任雲南尋甸知府有政聲
有文名父諱思大由廩例任金華縣丞有詩名其
子明標明渠爲庠員明榮明極業儒吾大父儀幼
從其大父受業迄今四世通家自先賢以至緊天
蒙其再造筆之於譜先賢之靈亦[illegible]之功臣何

遺志何敢忘

後跋

予既弁其首復跋其目畢
劂告竣閱生曰兼覽並觀
破附會存信史塞岐途詢問
之君于先世子孫靈勛其至

生其收蒐遺於支離隱匪
也于將剞劂甚在宗牒乎
盡筆下及之嗚呼君三思也
速先一諱啟　先一諱潤先　豈不可謂其宗乎孝哉
殿其為諸才高忠崔話為也

然而後說人面廣副連字之
之召之學彼亦竊取三義不變
創始者盛名無子孫諱仲濟
子為沃君絕好不載例始存矣
將平分訪死為義一尊質勿
任本如
飾尊味勿爭不慊于心輒
四易藁媚時載闕究矣暫
不見也義二源異力處所參
出今十指如雞隨向偏工論者
請寫三句勸鈍能不敢以筆

墨易美雁如古俗檢覧闕
文之例義三嗚呼六義備涉
嶽義人矣

郡後學任柔節字子父題

閔子世譜十二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張雲漢撰雲漢字倬侯宿州人是編兼及閔子後裔之事故曰世譜首姓氏次里居次特傳列傳次祀典次修葺次官生次世系次遷徙次復業次列女次藝文次家約宿州舊有閔子墓歷代祠祀不絕葢閔子本宿人春秋時宿屬青州爲齊地故家語以爲齊人云

夷齊志六卷

〔明〕白瑜撰

故宫博物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八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夷齊志六卷》提要

清節廟誌序

出北平而西二十里有夷齊廟按廟地爲孤竹墟則二子之枌榆也靈爽猶存蒸嘗未泯語曰民到於今稱之豈謂是乎廟久且傾

會侍御趙公来按部以檄府若縣府若縣奉命惟謹若前守徐君凖今守曹君代蕭盧龍尹葉君世英寔肩其任厥功帋焉乃廢興具是

矣曹君重念廢興之故厥
惟人心且欲以茲役風勵
後人也懇郡大夫紹明氏
誌其事曰君非夷齊之鄉
人乎柰何令廟誌湮不彰
致遞興而遞廢也紹明氏

昌其議弗得辭而以余承
乏茲地故有風勵之責宜
弁誌言嗚呼余何言然余
重有感於茲役也往余嘗
尚論夷齊之為人以謂讓
國之義於今為烈弟令國

無中子墨台氏不嗣爭抑
父恣寔在立幼而兩逃之
如章何夫夫也寧不知天
之去商而叩馬為也蓋二
子獨行其志不必中庸歸
潔其身無悶時勢彼所謂

篤信守死者是以辭周粟
而惟恐不免逃首陽而惟
恐不幽且暇計後之人血
食我哉然而千載之下識
其故都瞻其廟貌即愚夫
愚婦無不欲歔欷而涕洟

者是其所感誠有在而不係于廟之崇卑也惟是一廟也昔何以興後何以廢今日何以修廢而復振他日何以嗣興而無隳此之所關關在氣數乎則吾弗

知關在人心乎則頃者侍御之倡率守令之責成郡大夫之編摩且何待而興也後之君子姑無論夷齊之賢不廟而顯夷齊之廟不誌而彰弟手紹明一編

讀曰廟以某年月日興為誰激勸以某年月日廢為誰怠棄嗚呼廉頑立懦之心可油然而生矣寧直一榱題一筵几之為兢兢故余於是乎有感

賜進士第正奉大夫奉
勑永平兵備道山東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兼按察司僉事顧雲程謹序

北平夷齊廟誌序

北平故有夷齊廟非余故廟夷齊也夷齊故產北平非余故廟夷齊於北平也禮曰諸侯方祀祭山川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令之太守古諸侯余既濫守北平矣北平夷齊之祀非余之舉而誰也顧廟貌雖如故而廟之垣墉廊廡碑亭則非故也於舉祀之心甚弗稱詢之則實

侍御趙公蓋菴方岳顧公襟宇首檄郡大夫徐君邑長吏蕭君方略已具緒業未就余奮獎庇材徵役不終歲而告成功是不可以無誌也而故志則漫漶矣余乃偕郡司馬郡司穀而王君走懇鄉先生黃門白公紹明誌之非紹明之故夷齊也故夷齊者百世之人心耳余惟天地之運有盛衰帝王之統有絕

續而忠義之在人心則更
盛衰更絕續亘萬古而常
新者也以故自商周以來
氣運遞轉如推轂統系疊
興似循環而仁留兄弟義
重君臣則疇不望首陽而

增慨仰孤竹而常涕也第
考東齋故實其遇天倫之
不幸亦甚矣棄國而遁非
彰父命之失扣馬一陳非
違來歸之願彼其良心激
烈雅抱不平豈東齋之故

忠義也忠義乃人心之故
物一遇變故當前自迅若
發機耳夫忠義必待變故
而後發變故豈人心之樂
遇也魏徵嘗告唐太宗矣
寧為良臣毋為忠臣東齋

忠義之心君子常變不渝
東齋彝倫之遇君子願處
其常則誠魏徵之雅意乎
是故東齋之行至清東齋
之風甚遠此東齋之故也
若遇吾家尼父而酌處之

將披拂春風和氣而安天
倫之常乎抑特立嚴冬皆
雪而成忠義之名乎計夷
齊自得其故矣是誌也刱
修於郡太守張玭為嘉靖
己未年續修於郡先生白

瑜即紹明也為萬曆庚子
年時如有待心出同然茲
豈偶爾之故也與哉
皇明萬曆二十八年菊月十
有二日
賜同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直
隸永平府知府商丘曹代
蕭頓首謹序

夷齋志凡例

一志宗闕里陋巷三遷玆志詳畧相縣

體裁髣之揔之六綱隷之三十八目

欲其義意屬而檢閱便焉目各有附

非好為曹分也或以它人它事互舉

難以一定論耳

一肖像若圖賛說附焉在愚瞥不可使

知目懾心怵易為感觸雖學士大夫

神交千古無假繪文未必不撫卷長

歎其間臚列塚田使後人有隆勿替

至賛及書院者倘亦光復之一機乎

一地里世系齊民有之況侯封顯胤而

且高賢豈不昭揭弟迄今三千餘年

當時卒卒而遷逃而來来而復去傳

奇者指足跡所歷或山與地偶同遂

爭名之是

二清隱名而人争之良可嗤咲獨不思鍾

靈毓秀川岳派源亦可得而争之邪

一嘉言懿行如繩準釧范然不載祇一

譜牒具文耳何所用之惟是宣聖曾

孟著論炳炳章程其餘散見諸書者

掇百一而列之無非垂世立教意云

一褒崇大典自古明君顯相不乏若

夷齊潛德孤標代不恒有而絲綸之頒爵

命之赫祝典之毖所以闡幽光而示

它有耀者也我

明朝與漢唐宋固宜崇重之以胡元而封

詔及此誰謂天理之不在人心也哉

一

清聖如日中天詎以景仰增輝薄蝕損耀

碩因心生慕隨事陳詞實不容已如

鉅儒之所講議名公卿之所紀賛風

雅士人之所咏題豈皆裒然作者第
取其念切宗尚或有一得譬之小弌
管窺天也而管窺之天非天乎
一近正之論載在前編種種疵雜异說
謬悠玄談取之則亡當棄之則可惜
姑備之以俟来者

夷齊志凡例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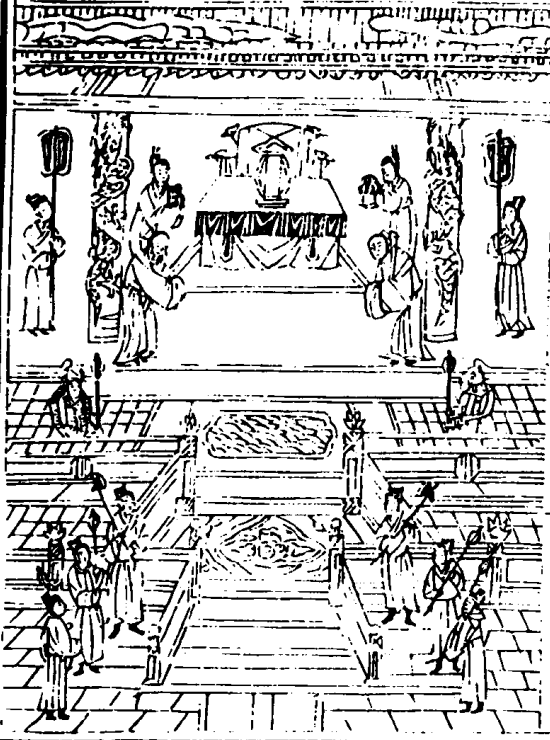
夷齊志目錄

卷之一

兵科給事中前庶吉士郡人白瑜纂修
知府事商丘曹代蕭總訂
同知朝邑王暐如
通判石楼李如寶
上思林瑞芝
婺源江一蔚
推官亳州王之屛
盧龍縣知縣鄞縣葉世英校閱
貢士韓師范
庠生崔斗寅采輯

伯夷像

叔齊像

贊

好名之人　豈曰讓國　藐焉羹食
兩見於色　尊命重倫　賢哉二墨
難弟難兄　虞唐比德

白瑜撰　給事中

居北海圖

贊

彼荆蠻兮　太伯仲雍　甫遜甫逃

夷倡齊從　棄之如屣　疇挽高蹤

國有中子　綿綿故封

白瑜

東齊志　卷之二　四

歸西伯圖

贊

避紂伊何　人弗求舊　横政滋亂

水火奚赦　豈爲卜居　海濵之陋

以待時清　聖明在宥

白瑜

東齊志　卷之二　五

扣馬圖

贊

汪洋北海　去不復回　誰使播棄
誰躋春臺　聞文王作　盍歸乎来
子兮焉往　靰獨是哀

白瑜

見四十五

採薇首陽圖

贊

弔伐之師　壺漿以迎　義士突来
扣馬相正　懼殷為周　崇讓恥競
凜凜君臣　日星輝映

白瑜

汪昇

贊

胡爲戀戀　登彼首陽　商留之薇

一死不忘　從容放歌　俯仰天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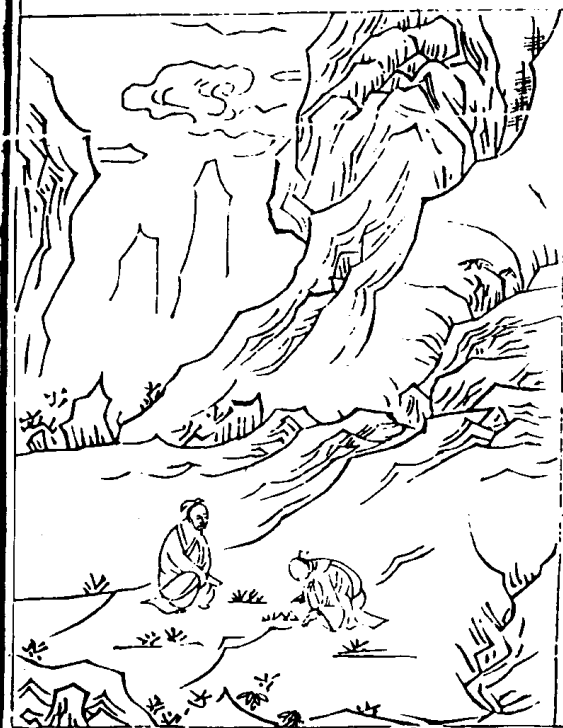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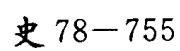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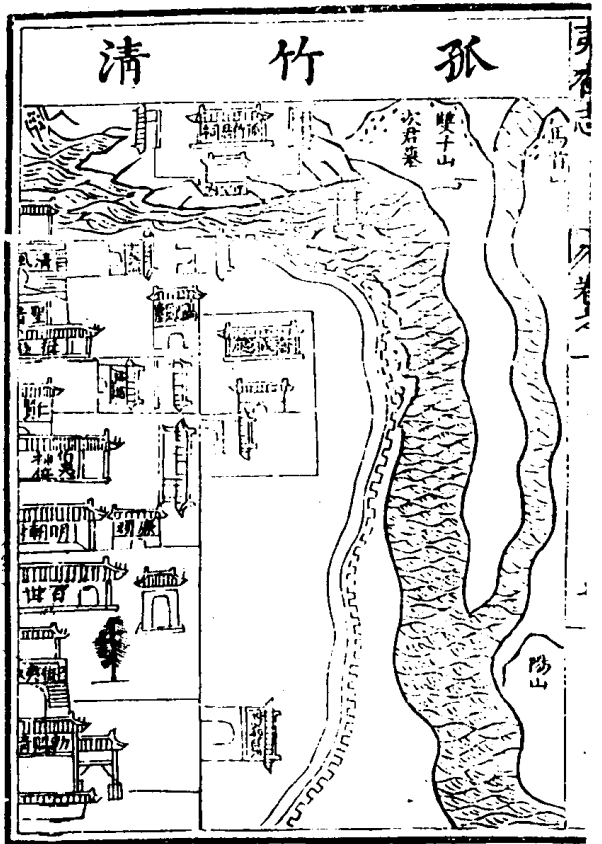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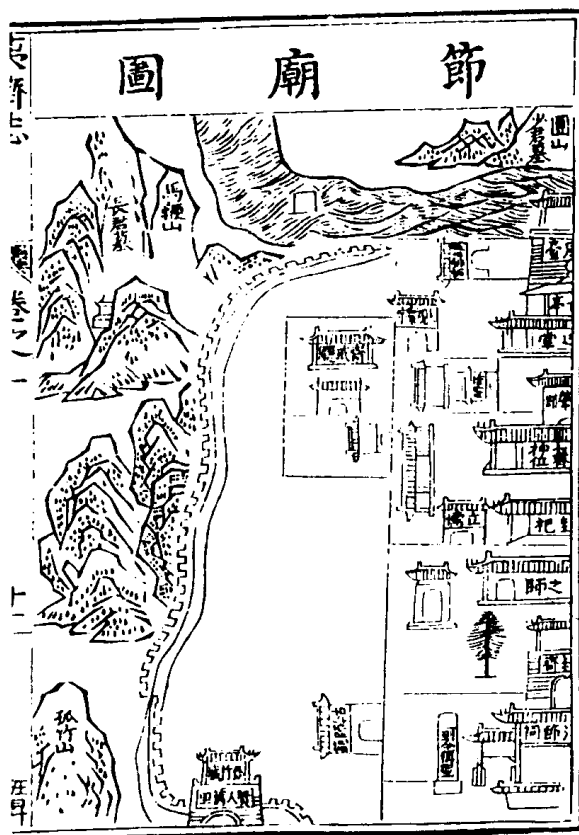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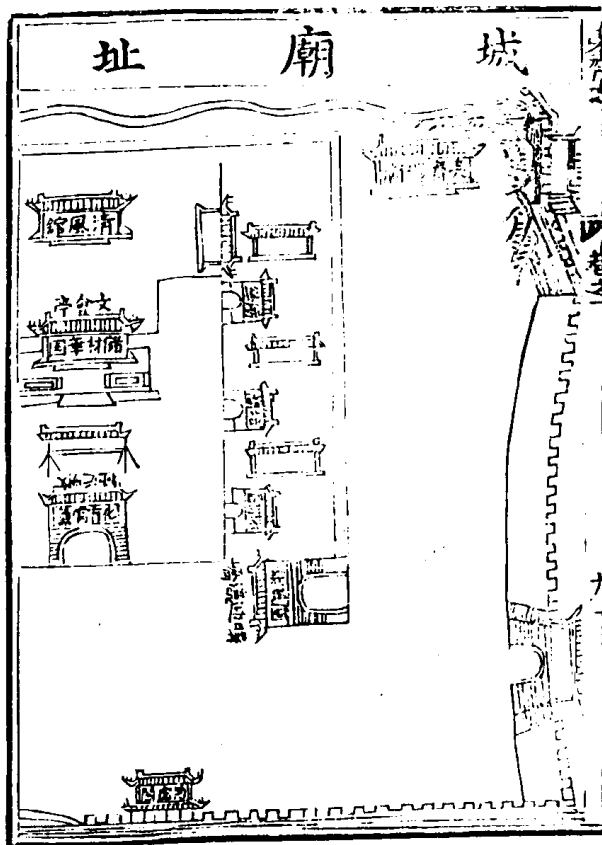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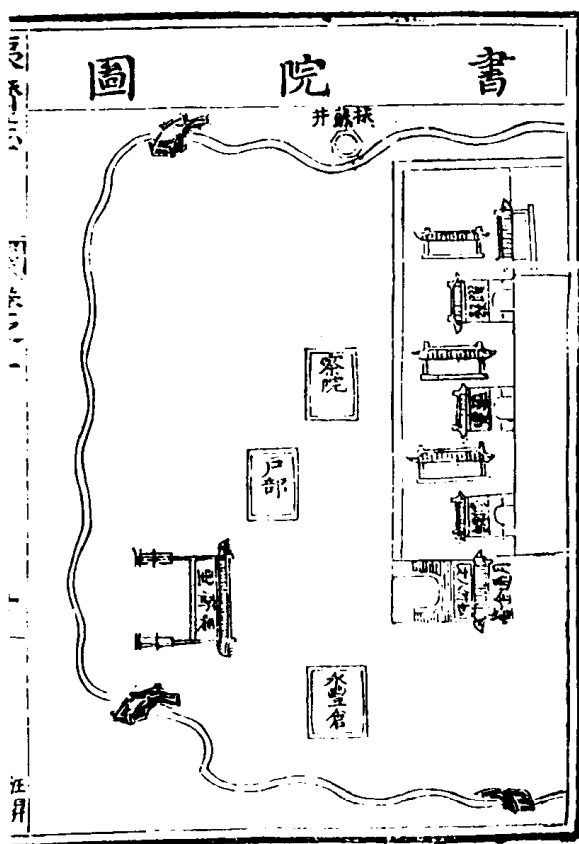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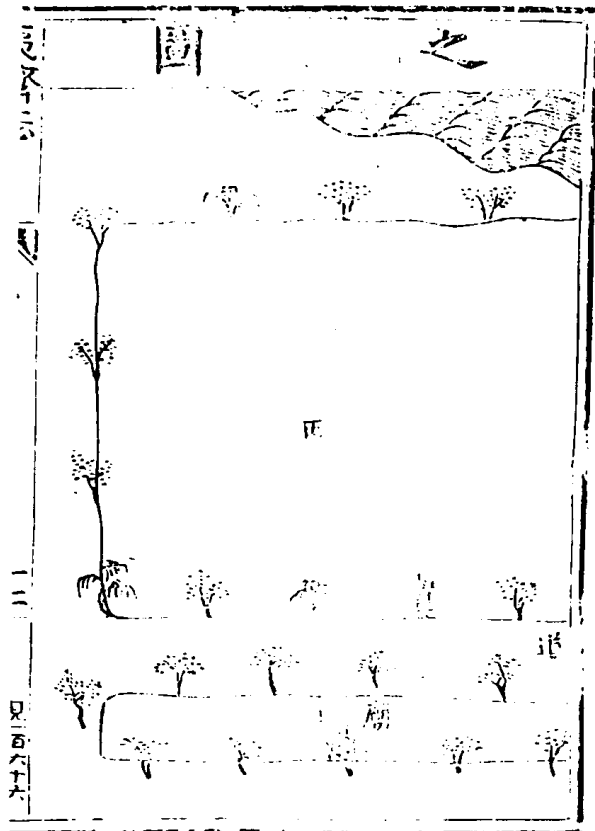
於陵樹渠　千古名芳

白瑜

書院圖
察院
戶部

城廟址
清風館

節廟圖
圓山
孤竹山

孤竹清
陽山

說

夷齊墓諸書稱首陽蒲坂偃師在焉莊子言餓死不塟何耶真定古跡有孤竹君墓在欒城南三里許塚址不存有墓志可驗今志無考矣孤竹君不知所指何以墓在欒城也盖孤竹城濱灤河欒與灤形聲相肖其志之或誤乎愽物志漢光和元年遼西太守黃䜂上言海邉有流屍露冠絳衣體貌完全使䜂感夢云我伯夷之弟孤竹君也海水壞吾棺槨求見掩藏晋書地里志遼西人見遼水上

有浮棺欲破之語曰我孤竹君也汝破我何為因為立祠今府西北二十里雙子山有孤竹長君墓馬鞭山有少君墓又五里有次君墓或即光和之重瘞也嗟夫遷疑許由若無其人矣而曰登箕山有塚則若有其人焉然不稱首陽有夷齊塚則蒲坂偃師者非歟孔子嘗疑父墓而得於鄹輓父之母也則今孤竹三塚非侈好事之口故國在斯而口碑存焉豈無徵而不可信乎則置戶禁樵責在有司矣

崔斗寅述 生員

清節廟在府城西十八里即古孤竹國祀伯夷叔齊也地脈開靈南屏洞山北枕灤水習習清風歷千載如一日往代以為未辨其地載在一統志必有所據在漢有蔡邕撰首陽夷齊記畧以熹平五年大旱禱請名山登山升祠即降甘雨則自漢有祠矣唐天寶七年祀義士八人令郡縣長官春秋擇日致祭而夷齊與焉此崇祭之始宋大中祥符四年眞宗令訪夷齊廟遣官致祭此遣祭之始徽宗政和三年封伯夷為清惠侯叔齊為仁惠侯此贈謚之始元至元十有八年世祖追封伯夷為昭義清惠公叔齊為崇讓仁惠公此加謚之始見御史中丞馬祖常聖清廟記舊廟久廢移于城內東北隅乃

國朝洪武九年同知梅珪所重建有司歲春秋仲月祭後廟圯祀亦廢景泰五年知府張茂復建于孤竹故城成化九年知府王璽奏准賜額降祝文定為春秋二祭大學士淳安商輅記之按記璽言臣

所守郡實孤竹舊壤伯夷叔齊所生地也夷齊兄弟節義雖百世猶一日故孔子稱其仁賢孟子稱為聖之清迨夫宋元加以封爵至我

朝洪武初再飭祠祀歲久祠圯祀亦尋廢事載一統志可攷竊惟表章前賢風勵郡人臣之職也因謀同官捐俸重建正堂三間翼以兩廡庫廚齋房為間各三肇于是歲三月至八月落成廟有餘地數百畝給居民侯玉等種之歲入租以供祭祀伏惟

皇上追念二清聖平生節義賜之以廟額庶幾永終

弗墜制可賜額封謚仍前代弘治十年知府吳傑重修新祠宇廊廡廚庫繪飾神像環墻植木命人居守行人張廷綱記嘉靖二十六年兆以兵部郎中出守因夢謁廟有感列狀上巡撫御史咸譴之巡撫孫應奎取燕河桃林巨木百餘章為梁棟御史吳相聿邦佑王應鍾張登高王達助贖金戶部郎中張松佐百金經費肇於丁未七月訖工於已酉十一月為堂五楹兩廡楹七儀門楹二堂後亦楹三扁曰揖遜齋房楹六扁左為齋明右為盥薦

聖旨碑亭建於揖遜堂後其上為清風臺而衛以石應奎更扁為採薇亭祠前為大門三左右扁之曰天地綱常古今師範門之前坊曰清節廟靚深宏敞輪奐禪萊山川改觀其制大備侍講慈谿袁煒為碑記而兆復為錄引云匝樹松楸廣購祠田令稽地一頃五十六畝坐洞山東命守者佃之歲入銀三兩有奇於盧龍供歲祭入穀二十石有奇貯預備倉為修理費四十二年兵備溫景葵在廟城北隅陽河之滸建孤竹君廟前此所未有也隆慶六年清節廟両圮知府辛應乾重修堂廡亭臺萬曆十一年兵備雷以仁知府任愷知縣楊時譽增東西齋戒廳二所二十七年知府徐准繼者曾代蕭見廟圮前貯倉穀餘饒申文乞院道之翰辦價二百兩有奇行盧龍知縣葉世英葺之兩祠一新無備祭器水央有危石二一題曰斷岸千尺一題曰中流砥柱復構亭一於其上焉

夷齊里坊在府城東衢為故祠路所繇也建者歲月姓名不載相傳弘治知府吳傑嘗修夷齊廟於

此亦重建焉嘉靖戊申知府張兆手書其扁丙寅戶部郎中程鳴伊議建分司得坊東廢公舍一區曰居必擇里地雖狹隘幸在夷齊里合此何適哉左右後拓民地厚直而建之隆慶改元丁卯辛應乾來代謂程君曰乾幼讀聖賢書見夷齊深快於心百世而頑懦聞風興起矣吾輩游宦茲地職司錢穀獨不可即事而私淑其心乎程君曰此鄙人建司卜地初意也同志者勗諸記之及此蓋並知所尚矣坊萬曆十三年巡按張文熙重修

孤竹書院在府城東北隅東門内迤北望高楼下去夷齊里坊百步許嘉靖戊申知府張玭既新夷齊祠於灤滸故城乃因在府城故夷齊祠址拓而建之也門堂舘舍各額以石規制甚設前門額南化育當熏北文明近極東曙迎瀛嶠西月遞金臺號六曰振翮曰脩鱗曰培蘭曰蘊瓊曰礪鋒曰躍教堂曰儲材華國亭曰文會取古蹟江亭名而會意於此舘曰清風示師表也迤東曰游藝圃有射亭觀德焉取唐之公門植桃李其中為孤竹勝槩

蓋昭文明之盛也而寓意清風者微矣遊闔郡尤者數十輩入院每號置厨供饔飧甚豐時加考校屬意良篤平人目為曠典至戊午守紀公巡舉行之大都倣張公癸亥兵道温景葵復舉之法甚詳屬節推丁誠為提調聘灤州學正梁柱臣昌黎諭李瀌主教事日課月校季考分等行賞人月給銀若干為供費温後守廖逢節亦舉聘灤訓李貢供費亦月給之隆慶六年應乾繇部郎来守改書院為察院以石額為階砌而士子傷心嘖嘖目擲矣

守昔為郎喜居夷齊里今改孤竹書院視昔何如哉後聞之以盧龍故縣址為北平胥院其制殺故遠甚士子又嘖嘖此塞口已矣何不仍名孤竹使我居清風中如守昔日居夷齊里乎萬曆甲申守張世烈雅意作興遂入庠譽髦而群習之既前書院欲復不遑而改建盧龍縣址者又淺隘不足處乃舘於清節祠聘撫寧諭仇順方盧龍訓何其讓司教事且月兩躬臨考課不事虚聲大抵修紀温廖三公懿矩而遠紹張公之美意

韓師范述 貢士

卷之二

里系

夷齊考　　　　涂國柱

伯夷叔齊墨台氏九世孫孤竹君之子君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其謚也君薨遺命立叔齊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証在論語衛君之問夷知有父齊知有兄國何有焉大故隕越倉卒而逃餓於首陽所必至矣以齊景觀之奚啻鴟梟

之視鸞鳳民不稱彼而稱此在仁不在國也孔子嘆曰嗟哉斯人彼有內求於心棄國不顧如夷齊者獨何人哉彼所以千古不泯者豈以富貴哉詩曰采苦采苦首陽之下在河東之蒲坂蓋晉地也國人立君之中子終喪三年夷還而居北海之濱於稽其地乃渤海之北燕齊之交為夷所居漢時於此置郡是為幽分夷豈比跡箕山而欲成其為逸耶避紂故耳一聞文王起為西伯遂欣然喜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而歸之誠欲佐文

王以清天下而身為天民故孟子以大老稱夷考其時宜在文王為西伯之初年世紀文王專征伐質虞芮伐犬戎五十年間之事而夷齊之歸為首以是知之然竟不得與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太公之徒同其用無亦老之故或病且死民不天而逸之亦命也歸周時稱為天下之大老五十年之後夷蓋歿焉不及如師尚父之諒武王也而齊之存歿先後已不可考但謂死因淑媛之言而輟食則誣矣尚論其世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

辱其身不克不忌不念舊惡夫不降不辱聖之清者也不克不忌清之聖者也清而隘焉何以語聖謂夫由其清而未聖則隘所不免耳傳夷齊者莫詳於語孟後世可無作矣自戰國處士橫議莊周寓言以自放先輩謂讓王以下五篇尤贋即篇中引夷齊諫伐事不經見呂氏春秋乃從而附會之總之類咸丘蒙語餓於首陽論語未嘗言死而家語言之安知其非漢儒撰以竄而入於孔氏之門然亦未嘗明言其為不食周粟者焉遷借之發憤

以自傷其不遇遂矣采薇詩不自顧其與周紀相
矛盾彼采薇之歌多怨辭斷不出仁人之口歌之
非也則不食其粟耶圀初王公禕怪其傳體乖舛
而考定之孰知體不變不足以馳騁其辭不馳騁
其辭不足以發舒其憤悶無聊之意所乖舛而可
怪者當不在其文而在其事獨王公直之十辨奉
語孟為律令直夷齊之實錄史記之斷案而千古
之直筆哉

疆域考　　郭造卿

孤竹爾雅四荒此為北荒總名而國封其一耳孤
一作觚因特生竹名周禮孤竹之管是也古國有
令支本炎帝後姜國禹封墨怡絡烈山後商初析
離支是孤竹分二國孤竹既為齊斬燕乃併于離
支屬遼西郡秦漢為令支縣及陽樂地故漢書令
支應劭曰故伯夷國今有孤竹城馬後漢書註亦
然晉書地道記在肥如南十二里其境為海陽及
右北平石城地東漢石城并海陽魏書孤竹山有
祠水經注魏氏土地記曰肥如城西十二里有濡
水南流逕孤竹城西右合玄水謂之小濡水則城
至魏有其迹矣又曰孤竹故城今支有馬祠在山
上城在山側肥如縣南十二里唐地里志今盧龍
縣有孤竹城太宗貞觀十九年置帶州於營州境
內縣一孤竹處契丹乙失部落隸營州都督府武
壘萬歲通天元年五月營州陷帶州及孤竹遷於
青州景龍元年改隸于幽州都督府遷于昌平之
清水店此其故城之址僅可以百雉蓋古者封域
有限孤竹址即今支南即黃洛相違不能百里而

隋裴矩以高麗本孤竹國周以封箕子漢分為三
郡晉氏亦統之今乃不臣者逢君開邊乃引而近
之然亦按圖而言未嘗盡無因焉北燕大興二年
於平州置樂浪郡仍于郡治立平州元魏更樂浪
為北平郡延和遼西內屬遷朝鮮民於肥如及新
昌屬北平郡齊天保省北平郡朝鮮縣入新昌隋
開皇省肥如入新昌又改新昌為盧龍新昌本遼
東縣朝鮮本樂浪縣也云朝鮮併新昌則其城即
孤竹址矣故因假以為辭佞之亂信如此舊志古

蹟朝鮮城不指何處但云在府境內箕子受封之地況矩之遥度乎然則志高麗者引矩言而從孤竹可乎哉是城也或毀或修歳久無考今有土築垝垣不過千年物耳錄云自商湯乙未封孤竹至嘉靖戊申三千三百有三年矣遺城巋然猶存宇內商周城所存者有幾哉故余以非魏朝鮮則唐之孤竹因而重修之不必求其故焉

北海考

自二老避于海濱而志以山東為北海今青州昌樂縣東十里孤山聖清祠碑記謂秦漢有之祠前龍洞旁亦有首陽山不知漢始以北海名郡非避紂之北海也因唐遷孤竹縣夷寓此而傳會耳萊州濰縣西南四十里亦有孤山夷齊廟元時封爵碑刻存焉不知隋始以北海名邑非避紂之北海也蓋自名郡名邑後而好事者為之耳青萊古齊地季子觀樂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孟管仲言齊東至於海是也而蘇秦言齊北有渤海孤竹在其北而謂之北海焉記云東海之別有渤澥故東海稱

渤海渤海實為北海也漢有渤海[illegible]屬幽當燕齊之交伯夷當居此又有北海郡齊[illegible]屬青又東海郡魯南屬徐皆太公之所避而北海非伯夷之故矣蓋天地四方皆海相通夷狄戎蠻不同爾雅謂之四海言其遠而通之也故其四荒孤竹為北荒而八狄謂北海日下為東方而九夷為東海則以孤竹為北海日下為東海可也然論天地四正東海通乎九夷雖孤竹亦東海之隅北海為北狄所閡中國靡有人至之者在烏洛侯國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已尼大水是也漢霍去病所伐及蘇武所牧者皆其別為瀚海乃其南小水名渤鞮海者亦不可指為渤海焉考之山海經多錯簡列北狄匈奴于南經列東夷貊國於西經又列海內東北陬以南有大夏月支崑崙雷澤及各水南經月冗祭奥二山南流注于渤海皆錯也而以鉅燕在東北陬則是矣其曰都州在海中一曰郁州韓雁在都州南此東海郡朐縣海上也其曰摩沱漳遼水東南注渤海此渤海郡章武之海上也其曰瑯琊臺

在渤海間瑯琊之東其北有山曰在海間者漢北
海郡在渤東二海間也然其列北經海内西北陬
以東者有蓋國在鉅燕南此其東海之外乎朝鮮
在列陽東海北山南列陽屬燕則渤海之北也其
曰東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國名曰朝鮮北海之内
有山名曰幽都之山則北海之近燕其證爾然孤
竹為遼郡其東經曰遼水出衛皐東東南注渤海
入遼陽斯伯夷避紂之濱乎故後渤海之國附高
麗遼志遼東延袤二千里其南皆臨渤海是也惟
漢氏郡失實後望祭益眀矣

陽山考

首陽諸書凡五所馬融曰在蒲坂華山之北河曲
之中也大戴禮曾子曰伯夷叔齊死於濟澮之間
其仁成名于天下石曼卿云耻周之事而死于堯
舜之區庶幾見揖遜之風焉是為舜都也高誘以
在洛東北杜預阮籍之徒咸然則為舊亳地武王
還息偃師徒於此而名黃庭堅以武師渡盟津扣
馬當以洛陽者為是河南首陽又有五而惟偃師
有墓然既為偃師之處必非二子所栖也九域志
兩從之戴言之西征記曰洛東北首陽山上有祠
或云餓死此山今蒲阪南又有之未詳餓死所在
曹大家註通幽賦云在隴西盖以莊子所云西至
岐陽北至首陽也漢為首陽縣顔師古謂歌登西
山當以隴西為是今渭源縣在岐陽西北也然東
海而遇于渭水或北海亦餓于渭源乎正義曰說
文在遼陽以居北海之濱也路史遼之和順東有
是山然在山西遼州非海濱之遼矣說文未嘗言
首陽但云崵山在遼西從山從易聲一曰嵎夷崵

谷也今永平府城東南十五里有是山峯巒高聳
下有溪谷西有李廣射虎石漢陽樂縣以名馬地
理志柳城有馬首山在西南郡國志白狼山一名
鹿首山魏武逢獅子處也魏書襄平有星從首山
墜城東南唐太宗改為駐蹕山也今在都司城南
十五里連海州衛界然是諸山皆北海之濱而近
孤竹之國史籍之名山也乃山海經中次之首陽
不見諸家所稱引其隴西遼州亦稱引者寡而偃

師當明辨惟唐風采苓在晉地爲有徵安成劉氏乃取春秋傳趙宣子之所田謂泛言曰首山其南則曰首陽都穆游首陽記即禹貢之雷首猶稱之謂首山猶太華而曰華山匡廬而曰廬山不可以爲泥言也蔡沈云雷首在蒲阪縣南盡蒲阪之山無雷首乃以中條雷澤當之即山海經之首山曰薄山曰九山又夏孔甲之東陽首山世紀爲東首陽山是也則亦無專名安知彼是而此非乎然青州者爲近而亦非其實若遼西鹿首馬首謂首山

其陽謂之陽山非耶如首陽爲二山若書之蒙羽荆岐詩之龜蒙鳧繹焉對稱亦無不可也盖孤竹遼在夷服周初隔山戎而蔽于燕燕史無通于中國中國之首陽人表爲口實而海濱孤竹無從稱之矣是後日入于夷史失表之宋白北畨地里謂首陽山在平州軍者盖億而中耳幸土人傳名至今不改焉山川自有眞而野鄙當無僞矣

名諡考

宋眞宗問陳彭年墨允墨智何人對曰伯夷叔齊也曰何書曰春秋論語䟽案少陽篇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諡也索隱允作元字之似智作致聲之似諡法安心好静曰夷執心克莊曰齊陸德明取之胡明仲爲不然彼已去國隱居終身尚誰爲之節惠哉盖如伯達仲忽亦名而已矣按孔子稱夷齊者爲其行之同也孟子不稱齊者爲每篇與惠尹並言故但稱伯夷以見之葉夢得曰論教之所始故獨舉夷論行之所異故兼稱齊齊有異行何不獨稱夷爲教始何以無稱哉

孤竹君姓墨名台見孔叢子注索隱父名初字子朝盖墨台其姓初名也中子名伯遼見周曇咏史詩註伯當作仲見帝王世記及閒居録鷄肋篇所稱引則伯叔仲爲名或然矣然史遷不言嫡庶以父欲立叔齊此太王之事而移之於夷父也路史則如帝乙之欲立微子爲齊嫡而夷長父欲立夷不可初覺夷齊皆巽去之北海之濱於是憑立憑世其國定王十一年亂於齊憑伯夷之弟列士傳云與母弟伯遼是也觀王允論衡夷齊爲庶兄奪

國餓死於首陽山非讓國與庶兄也則伯遼為庶
兄而夷齊同母伯仲矣皆無稽之言而氏亦不一
焉有墨台氏默怡氏姓纂自墨台氏改墨氏台氏
亦作怡本墨台氏避讐改焉而通志以墨台氏為
子姓宋成公子墨台之後非也又有孤竹氏孤氏
竹氏竺氏竺氏後漢樅陽侯竹晏後報怨不改姓
加二以存夷齊也范史乃有剖竹得兒及姓纂竺
出天竺俱妄今嘉靖乙巳冬晉陽張玭為職方郎
出守是郡瀕行夢神人持二墨贈且曰若守土其

兄弟二人善待之不解所指覺而語人人曰夷齊
墨台氏二子君夢所見其是乎玭心殊異之蒞郡
謁祠恍如夢中遂繕祠而編錄則土木之偶二子
托焉以赫厥靈其姓墨無疑矣按元前之神祠皆
有封爵贈謚至
聖祖詔革一洗千古謬戾可為萬世法矣今孤竹廟
額從維新之典而其謚號仍宋元之封豈所以崇
祖詔而重清風也哉夷齊既為百世師則祠視先師
孔子等矣古事先師不追謚不贈爵不設像敬之

至也諸侯稱天子誄行以易名孔子卒魯哀誄之
子貢以為非禮而追謚其可哉王公太師皆漢後
所贈前此未之有其曷贈於失國祭有主有尸釋
奠先師有主而無尸況像以夷俗謂其如在是耶
非耶嘉靖釐祀典於孔廟正位號革爵謚塑像而
別祠啓聖今孤竹君有別祠矣但夷齊廟位號未
正爵謚塑像未除是徒知重先正而尚未達於禮
也昔壘以廟未有額請其時詞臣擬撰而賜焉節
非語聖孰若其舊曰聖之清合孟之經或以夷主

命而易之則何謚號而存乎盖閣復之詞識其大
者至祖常之述取額皆善于為命不論理之優劣
而以華夷為介則季札倚相之詞皆擯而不釆矣
寔乃守臣當久廢不知其有舊額禮官創賜額之
典而不知封謚為非也夫子無可無不可而歷代
謬加爵謚嘉靖悉去之可百世以不惑矣即太常
於漢壽亭侯請議黜武安王號況夷齊不事污君
不立惡朝衣冠不正望望去若將浼焉而乃夷狄
之制土木其偶耶如以諫伐為然餓死為真也肯

受宋俘虜之諂瀆元夷狄之爵號乎其名不正言不順未有甚於此者而何以興禮樂乎哉後永平守臣宜請從孔廟例木主或稱逸民某某而孤竹君廟或稱曰啓仁不然何以祀焉

支裔考

周怡峯字景阜遼西人也本姓默台因避難改焉高祖寬燕遼西郡守魏道武時率戶歸朝拜羽真賜爵長虵公曾祖文冀州刺史峯少從征役以驍勇聞永安中假龍驤將軍為都將從賀拔岳討万侯醜奴以功授給事中明威將軍轉征虜將軍都督賜爵蒲陰縣男及岳被害峯與趙貴等同謀翊戴太祖進爵為伯時原州刺史史歸猶為侯莫陳悅守太祖令峯與侯莫陳崇討擒之及齊神武與魏孝武帝構隙帝頻勑太祖簡銳卒入衛京邑太祖乃令峯與都督趙貴等率輕騎赴洛陽至潼關值魏孝武西遷峯即從太祖拔回洛復潼關拜安東將軍華州刺史尋轉大都督討曹泥有功進爵華陽縣公邑一千戶大統二年從太祖破竇泰於

小關還拜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又從復弘農破沙苑進爵樂陵郡公仍與元季海獨孤信復洛陽率奇兵至成皐入其郛收其戶口而還東魏遣行臺任祥率步騎萬餘攻潁川峯復以輕騎五日邀擊之自是威名轉盛加授開府儀同三司東魏圍洛陽峯與季海守金墉太祖至圍解即與東魏戰於河橋時峯為左軍不利與李遠先還太祖因此班師詔原其罪拜東西北三夏州諸軍事夏州刺史後與于謹討劉平伏從解玉壁圍平栢谷塢並有功涼州刺史宇文仲和反峯與于謹討之十五年東魏圍潁川峯與趙貴赴援至南陽遇疾卒時年五十峯沉毅有膽畧得士卒心當時號為驍將太祖嗟悼者久之贈華州刺史謚曰襄威子昂嗣官至開府儀同三司朝廷追錄峯功封昂鄭國公昂弟光少以峯勳賜爵安平縣侯起家員外散騎常侍累遷司土中大夫左武伯出為汾涇幽三州刺史加封開府儀同三司進爵龍河縣公光弟春少知名歷官吏部下大夫儀同三司

卷之三

懿範

聖賢論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又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又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孔子謂子貢曰吾語女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思之所未至智之所未及者乎子貢曰賜得則願聞之也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子貢曰伯夷叔齊

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孔子絶糧七日子路慍見曰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汝以仁者為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

曾子曰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言為文章行為表綴於天下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又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又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

則退橫正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又曰伯夷聖之清者也又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又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公孫丑曰伯夷伊

尹何如曰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

君臣論

金完顏匡充太子侍讀馳滿九住問匡曰伯夷叔齊何如人匡曰孔子稱夷齊求仁得之九住曰汝輩學古惟前言是信夷齊輕去其親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仁者固如是乎匡曰不然古之賢者行其義也行其道也伯夷思成其父之志以去其國叔

齊不苟從父之志亦去其國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而諫紂死殷為周夷齊不食周粟遂餓而死正君臣之分為天下後世慮至遠也非仁人而能若是乎是時世宗如春水顯宗從二人者馬上相語遂後顯宗避九住至問曰何以後也九住以對顯宗嘆曰不以女直文字譯經史何以知此主上立女直科舉教以經史乃能得其淵奧如此抗稱善者良久

國朝羅義靖難兵起詣闕上書乞息兵言殿下聰明英武今之周公也宜謹守燕土以法周公輔成王之義嘗聞夷齊以國相讓去隱首陽聖賢欲成天下之事必先明順逆之理成敗之勢禍福之機又得天道之宜人心之安然後可殿下今以藩國敵朝廷即遂其願尤為不可況萬難無一易哉

靖難兵至濟陽縣執教諭王省既而釋之省還陞明倫堂集諸生曰此堂明倫今日君臣之義何如遂大哭以頭觸柱而死陳建通紀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而夷齊乃諫而餓死哉

成祖革建文之命其應天順人猶湯武也而王省亦觸柱以死實與夷齊異世同心

宣德二年二月上御文華殿翰林儒臣講孟子離婁章上曰伯夷太公皆處海濱而歸文王及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叩馬而諫所見何以不同對曰太公以救民為心伯夷以君臣之義為重上曰太公之心在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為天下生民計也

弘治六年給事吳世忠疏乞推恩典以表忠義謂

太宗皇帝奉天靖難當時文臣如方孝孺周是修練子寧鄒理魏公冕齊泰黃子澄諸人皆伏節以死

夫

太宗之靖難若武王之心天下之大權也孝孺諸人之伏節者夷齊之志天下之大悳也微大權則天下之民命不立微大悳則天下之大義不明二者不可廢一也

諸子論

周莊周曰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

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竝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郭象曰論語云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不言其死而此云死焉亦欲明其餓以終未必餓死也）又曰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

漢東方朔曰伯夷叔齊避周餓於首陽之下後世稱

其仁

劉向曰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天下之通士也

唐蘇頲曰周德既廣則夷齊讓國而歸焉天棄商矣諫武王正臣禮也

宋程顥曰韓退之頌伯夷甚好然只說得伯夷介處要知伯夷之心須是聖人語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甚說得伯夷心也

程頤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為賢又曰孔子之時異端之害未甚故其

論伯夷也以德孟子之時異端之害滋深故其論伯夷也以學又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

邵雍曰孔子既尊夷齊亦與湯武夷齊仁也湯武義也又曰伯夷義不食周粟至餓且死止得為仁而已

蘇洵曰伯夷叔齊徇大義以餓於首陽之山

蘇軾曰巢由不受堯禪堯不害為至德夷齊不食周粟武不害為至仁又曰武王之遷洛也蓋已見哭於伯夷叔齊矣又曰武王以大義伐商而伯夷

叔齊亦以義非之二者不得兩立而孔子與之何哉夫文武之王非其求而得之也天下從之雖欲免而不可得紂之存亡不復為損益矣文王之置之知天命之不可先也武王之伐之知天命之不可後也然湯以克夏為慚而孔子謂武未盡善則伯夷之義豈可廢哉

劉恕曰易稱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孔子曰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二者意殊志戾蓋言湯武所以懼後世之為人君者稱夷齊所以戒後世之為人臣者道悖而同歸雖萬世無弊焉

胡宏曰莊周云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非知伯夷者也若伯夷可謂全其性命之情者矣謂之死名可乎

朱熹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又曰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

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又曰太伯夷齊事鄙意正如此蓋逃父非正但事須如此必用權然後得中故雖變而不失其正也又曰伯夷介僻宜其惡惡直是惡之然能不念舊惡却是他清之好處伯夷平日以隘聞故特明之伯夷叔齊不念舊惡要見得他胸中都是義理人之有惡不得惡其人是惡其惡耳到他既改其惡便自無可惡者今人見人有惡便惡之固是然那人既改其惡又從而追之此便

是因人一事之惡而遂惡其人却不是惡其惡也此與不遷怒一般其所惡者因其人可惡而惡之則所惡不在我及其能改又只見他善處不見他惡處聖賢之心皆是如此又曰伯夷傳辨許由事固善然其論伯夷之心正與求仁得仁者相反其視蘇氏之古史孰能為考信於孔子之言耶又曰孔子說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詞盡說壞了伯夷又曰求仁得仁只是不傷其本心而已二子不交讓則心不安心本仁纔傷着本

心則不仁矣

問伯夷得孔子而名益彰曰伯夷當初何嘗指望孔子出來發揮他問二子之遜使無中子二子不成委先君之國而棄之必有當立者曰伊川說叔齊當立看來叔齊雖以父命終非正理恐只當立伯夷曰伯夷終不肯立柰何曰國有賢大臣必請於天子而立之不問其情願矣看來二子立得都不安以正理論之伯夷稍優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命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

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利便處退一步便是夷齊得之矣問子貢問衛君事曰若使子貢當時徑問輒事不唯夫子或不荅便做荅時亦不能如此詳盡若只問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亦未見分曉所謂賢人君子而不仁者有矣亦何如便見得出處一時皆當豈無怨悔處只再問怨乎便見得子貢善問纔說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便見得夷齊兄弟所處無非天理蒯輒父子所向無非人欲二者相去奚啻珷玞美玉直截天淵矣問子

貢欲知為衛君何故問夷齊曰一個是父子爭國一個是兄弟讓國此是則彼非可知問何故又問怨乎曰此又審一審所以夫子言求仁得仁是就身上本原處說凡讓出於不得已便有怨夷齊之讓是合當恁地乃天理之當然又何怨問子貢有怨乎之問何也曰夫子謂夷齊是賢人恐賢者亦有過之者於是問以決之看這事是理義合如此否如其不必讓而讓之則未必無怨悔之心矣夫子告以求仁而得仁者謂是合恁地若不恁地是

去仁而失仁矣問伯夷不敢安嫡長之分以違君父之命叔齊不敢從父兄之命以亂嫡之義這便是求仁伯夷安於逃叔齊安於讓而其心舉無埋杌之隱這便是得仁否曰然衛君便是不能求仁耳問夫子以夷齊為賢則其不為衛君之意明矣而子貢復有怨乎之問至聞得仁之語然後知夫子之不為何耶曰夷齊之賢天下孰不知之子貢蓋不待夫子之言而知之矣然意二子雖賢而其所為或出於激發過中之行而不能無感慨不平

之心則衛君之爭猶未為甚得罪於天理也故問怨乎以審其趣而夫子告之如此則子貢之心曉然知夫二子之為是非其激發之私而無纖芥之憾矣持是心以燭乎衛君父子之間其得罪於天理而見絕於聖人尚何疑哉故其所以必再問而後知所決也

張栻曰夷齊所為率夫天理之常而其胸中休休然初無一毫介於其間也若有一毫介於其間則是私意之所執而豈夷齊之心哉

陳厚齋曰夫人必有異於流俗而後稱之君子所以疾沒世而名不稱也以千駟之馬校首陽之餓夫貧富貴賤蓋不侔矣而後世稱之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君子之於斯世其可自同於流俗哉

陳譙曰武王太公恐一時之無君伯夷叔齊恐萬世之無君此義蓋並行而不相悖也

呂祖謙曰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一日無君者固武王之憂亦夷齊之憂也武王憂一日之無君而夷齊憂後日之無君憂不同而君一也

饒魯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而為不忍之心若伯夷以父命為尊是不忍違其父叔齊以天倫為重是不忍死其兄又曰夷齊遯世離群與沮溺之徒不同遜國而逃父子兄弟之倫厚矣諫伐而餓君臣之倫厚矣

陳淳曰仁只是當理而無私心之謂如夷齊求仁而得仁是也

胡炳文曰人心誰無天理能合乎天理之正方可即乎人心之安乃謂之仁伯夷以父命為重是伯

夷之心合乎天理而後伯夷之心方安叔齊以天倫為重叔齊合乎天理而後叔齊之心方安

真德秀曰千乘之國可謂至重夷齊兄弟此心少有不安便視之如敝屣盖伯夷違父而立則是不孝叔齊先兄而立則是不弟不孝不弟失其所以為人之理

葉夢得曰伯夷叔齊同隱首陽而孟子不言叔齊者制行立教以示天下為之始者伯夷也叔齊則從之而已孟子論教之所始故獨舉伯夷夫子論

行之所異故兼稱叔齊也

林駉曰英風清節可以激頑薄之習如西山蕨薇昭映千古又曰矜嶄崖絕異之行而得高尚其志此大易之道也伯夷常行之矣

章俊卿曰伯夷豈不知食粟之美甘于采薇亦曰君臣天地之大義也大義不明則天下後世不得以安其生吾寧屈吾身以明大義毋寧吾身獲出處之便而天下後世被不可一朝居之禍

齊夢龍曰父子也兄弟也君臣也人之倫也三才之所以立也二子之交讓也所失者國而所得者父子兄弟之紀其非武王而餓以死也所舍者生而所收者君臣之義是皆脫然有見於富貴貧賤死生之外而一毫私己不與焉謂非仁乎

元陳櫟曰非其君不事不降志可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辱身可見

國朝瞿景淳曰夷齊叩馬之諫雖無能挽牧野之師而其嚴辭正義真足以植萬古之綱常武王亦不能不為之少動心也卒之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其

清風高節使人至今猶望之歆歔焉故夫子取其仁太公稱其義而孟子謂其聖之清也宜哉

附

周論語曰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漢劉安曰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然而樂離世伉行以絕衆故不務也又曰能刑竊盗者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又曰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

韓嬰曰伯夷叔齊之行也其所受天命之度適至是而弗能改也雖枯槁弗舍也詩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焦貢曰伯夷叔齊貞廉之師以德防患憂禍不存芳聲後時

劉向述孔子荅仲由曰子以夫知者為無不知乎則王子比干何為剖心而死以諫者為必聽耶伍子胥何為抉目於吳東門子以廉者為必用乎伯夷叔齊何餓死於首陽山之下

王充曰太公伯夷俱賢也並出周國皆見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餓死夫聖人道同志合太公行將伯夷操違者生非其世出非其時也又曰武王不誅伯夷周民不皆隱餓何則清廉之行人所不能也

楊雄曰孔子東魯之逐臣夷齊西山之餓夫

羅隱曰扣馬而諫計蔽粟而餓頸網者也於戲

丁鴻曰泰伯以天下而違周伯夷率絜情以去國並未始有其讓也故泰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後世聞其讓而慕其風徇其名而昧其致所以激詭行生而取與妄矣

荀悅曰思伯夷於首陽想四皓於南山乃知穢妄者是耻也

范滂曰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

劉軻與陸宣虞書曰愚所謂首出者謂四科首顏閔三十世家首太伯七十列傳首伯夷其為首出豈不多耶韶卿不首於是而欲首於何哉僕又聞京兆等試試官知與否脫有知韶卿人聞烏有不心躬黑禮靈冠統以待之耶夫然亦何害小仲於知己耳不然則東國絀臣西山餓夫微仲尼何傷為展季伯夷矣韶卿獨不見既得若耶豈盡為顏子太伯伯夷然幸韶卿熟思之無以予不食太牢為不知味者也

宋范仲淹曰太公直鈎以邀文武夷齊餓死於西山仲尼聘七十國以求行道是聖賢之流無不涉乎名也

程顥曰聖人無優劣堯舜之讓禹之功湯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邵雍曰伯夷柳下惠得聖人之一端伯夷得聖人之清柳下惠得聖人之和

司馬光曰昔者紂為不道毒痡四海武王不忍天下困窮而征之斯則有道天子誅一亂政之匹夫耳於何不可而伯夷叔齊深非之義不食周粟而餓死狷隘如此仲尼猶稱之曰仁以為不殞其節

而已

錢宰贊嚴陵曰夷齊殷人也武戚殷故採薇而餓莊陵非夷齊比也

呂祖謙曰對伯夷者不敢論賄賂對比干者不敢論阿諛

林駉曰隱居終南者有捷徑之言號曰處士者有盜名之陋此軻書所謂鄉原唐史所謂假隱者寧不為夷齊之一非人乎又曰學伯夷不得不失為名節學柳下惠不得必流為詭隨

羅景倫曰太公之鷹揚伯夷之扣馬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太公處東海之濱進而以功業濟世伯夷處北海之濱退而以名節勵世二老天下大老故各為世辨大事

謝枋得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上有湯武下有隨光夷齊其自離薇禾即不食烟火今則並勺水一果不入口矣惟願速死與周夷齊漢龔勝同其青史可以愧天下後世為臣不忠者

國朝程敏政題宋范仲淹手書伯夷頌後范文正公

之學莫知其師承然每有所事知要而不迩得聖門遺法如在韓文中獨取伯夷頌書之隱然立懦廉頑之意與先憂後樂之語如出一轍

諸史

秦

呂不韋春秋

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為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歿矣武王即位觀周德則王使叔旦就膠鬲次

於四內（高誘曰四內地名）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又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高誘曰共頭水名）而與之盟曰世為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諸（高誘曰相猶使也使奉桑林之樂孟諸澤名也為私邑也）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共頭之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曰譆異乎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正與為正樂治與為治

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庳自高也今周見殷之避亂也而遽為之正與治上謀而行貨阻兵而保威（高誘曰行貨謂與膠鬲盟加富三等也）割牲而盟以為信因四內與共頭以明行揚夢以說衆（高誘曰宣揚武王威殷之夢以喜衆民）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以亂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遭乎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矣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輕有所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高誘曰養所重不汙於武王以全其忠也）伯夷叔齊此二事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義輕重先定也（高誘曰伯夷叔齊讓國而去輕身重名故曰輕重先定）

漢 司馬遷列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

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張守節曰經史唯稱伯夷叔齊不及許由卞隨務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論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志睹軼詩可異焉（司馬貞曰謂悲其兄弟相讓又義不食周粟而餓死及睹逸詩之文即下采薇之詩是也不編入三百篇故云逸詩也可異焉者按論語云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今此詩云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是怨詞也故云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

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扵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司馬貞曰薇蕨也爾雅云蕨鱉也　張守節曰陸璣毛詩草木疏云薇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也）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司馬貞曰西山即首陽山）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扵首陽山由是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司馬貞曰伯夷有德而餓死盜跖暴戾而壽終）至若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数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司馬貞曰謂伯夷讓德之重若彼采薇餓死之輕若此　張守節曰重謂盜跖等也輕謂夷齊由光等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司馬貞曰自此以下雖論伯夷得夫子而名彰蓋亦欲微見己之著撰言己亦是操行廉直而不用扵世卒陷非罪與伯夷相類故寄此而發論）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憑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扵後世哉

宋　蘇轍古史

武王伐紂伯夷叔齊乃相叩馬陳君臣以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以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隱於首陽義不食周粟採薇而食之卒以餓死

劉恕外紀

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殺之太公曰義人也扶而去之及武王定天下天下宗周伯夷叔齊恥之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

曾先之十八史

武王伐紂載西伯木主以行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塟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義士也扶而去之王既滅殷天下宗周伯夷叔齊恥之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而死

國朝王褘欽定伯夷傳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其諡也始墨胎氏父曰初字子朝（自伯夷名允以下據韓詩外傳呂氏春秋增入）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曰父死不塟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士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

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曰吾聞古之士遭世治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亂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身（自曰吾聞古之士以下據莊子增入）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

太史公曰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

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数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随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論詳矣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余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此太史公将稱伯夷讓國之節故先述堯讓位之難及由光不受讓之義因以見由光雖義高其事不見於経史而伯夷之節則賴孔子序列故名傳也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志睹軼詩可異焉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由是觀之怨邪非邪此舉孔子稱伯夷之辭言其求仁得仁固若無怨然兄弟讓國乃至餓死奚能無怨乎蓋言其若有怨所以明其實無怨也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至若近世操行不軌專犯

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絶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数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此引言顔子有徳而蚤夭盗跖暴戾而壽終又極言操行不軌者乃富厚累代公正發憤者反遇災所以反覆致意於伯夷以讓國之賢而至于餓死也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賈子曰貪夫狗財烈士狗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此言人之志善惡不同為善者因衆人之惡而愈見然則盗跖曷嘗為足重而伯夷雖餓死豈足為輕哉易曰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顔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湮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末又申言為善者必待於聖人以著名而惡没世之後善名之不著所以深幸伯夷得孔子而名彰顔淵由附驥尾而行顯也

韓曰太公伯夷傳自漢以来論者莫不稱其文

䓁之竒偉萬喙一辭無異議者以予論之則有
不然遷作史記體制最正其列傳之體必有著
名氏鄉里世系繼序行能功烈之始終而其末
論斷之辭則別稱太史公曰云云以補所未補
之事發所不盡之意觀乎老莊管晏申韓孫吳
等傳為體皆然獨伯夷傳首述載籍傳考等語
次述太史公曰余登箕山等語乃始及夷叔之
事而遂以天道無親等語終之辭意不倫體制
乖舛意者必有錯簡而後世承訛襲謬不以為

非也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不過隨文生意
曲為註解予切病之因為考尋其指意易置其
文辭之先後而訂定簡䆒援據古說補其一二
而頗加箋訓庶幾其體正而義明讀而習之者
有所取法也或曰太史公之文至矣後學顧乃
妄議而竊更之不已僭乎曰非然也予之考定
是傳也實因其本文而更次第之曷有妄贅一
辭哉且書之武成禮之大學既列為聖人之經
而在先儒悉嘗更改則予於是而考定之乃所

以成其義也而奚僭之為況乎史記本不完之
書故褚少卿小司馬氏輙為之補益設以僭罪
予則於二人也其又將何尤庸志諸傳後以竢
覽者詳焉

卷之四

褒典

制

商王成湯十有八祀三月王至東郊論諸侯功罪立禹後與聖賢古有功者之後封孤竹等國有差

按孤竹君盖殷湯十有八祀三月丙寅所封

唐玄宗天寶七載祭義士伯夷叔齊詔曰上古之君存諸氏號雖事先書契而道著皇王緬懷厥功寧忘咸秩其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史籍所載德行彌

高者所在宜置祠宇量事致祭

按唐玄宗祀義士八人夷齊與焉令郡縣長官春秋二時擇日致祭

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遣官致祭伯夷叔齊

按真宗祀汾陰駐蹕河東府令訪伯夷叔齊廟遣官致祭

徽宗政和三年封伯夷為清惠侯叔齊為仁惠侯

按是年禮儀局上五禮新儀仲春仲秋享歷代帝王故於潍州昌樂縣孤山聕賢廟有是封

元世祖至元十有八年追封伯夷為昭義清惠公叔齊為崇讓仁惠公誥曰盖聞古者伯夷叔齊遜孤竹之封甘首陽之餓辭爵以明長幼之序諫伐以嚴君臣之分可謂行義以達道殺身以成仁者也昔居北海之濱遺廟東山之上休光垂於千載餘澤被於一方永懷孤峻之風肅示褒崇之典於戲去宗國而辭[illegible]曾是列爵之可縻揚義烈以激清塵期於世教之有補可追封伯夷為昭義清惠公叔齊為崇讓仁惠公

[illegible]年十月乙亥頒廟額曰聖清

祝冊

明憲宗[illegible]化九年頒清節廟額及祝冊謚仍前代

冊曰遜國全仁諫伐存義惟聖之清千古無二懷仰高風曰篤不忘肅修歲事永範綱常

附

漢世祖皇帝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

卷之五

景述

傳

國朝二賢傳　王好問樂亭人尚書

二賢者何殷二墨氏也吾何以賢之賢其可師也吾何以師之師其可常也可常非可師也吾何為師之[illegible]之常為之也天下之亂天下之變[illegible]臣臣天下之常也由之而[illegible]君不君臣不臣天下之變也由之而亂作焉二賢叩馬之諫欲天下之常有君也欲天下之常無不臣也其[illegible]常即其可賢其可賢即其可師吾可[illegible]而不師之吾不足言孔子天下之大聖也亦嘗師之孟軻氏天下之大賢也亦嘗師之孔子作春秋誅亂賊也孔子之志即二賢之志乎孟軻氏距楊墨放淫詖也軻氏之志即孔子之志乎嗚呼自堯舜以來典謨訓誥炳如也要其大義無非明天常爾矣而二賢能獨守之孔子孟軻氏能獨明之由孔子而後君臣上下萬

古如一日伊誰始之蓋孔子之道得之二子軻氏之學傳之孔庭至於昌黎子則又聞軻氏而興起者也故道在茲焉予也世遠於前抬而居適乎二子思昌黎子之賢而才不逮焉學不逮焉吾之志其何以明之或曰吾子賢二賢矣然則湯武之放伐吾子將弗賢之乎曰非也湯武之志欲天下之有君臣也二賢之志焉 下之無綱常也天下有綱常而萬古有君臣矣由是觀之則二子之賢豈不堯舜等哉遂為二賢傳

論

夷齊論

吳祺灤州學正登第歷都御史

亡君子立身天地間以 下之公處天下之事守經行權惟義與比其是非利害蓋有不必計者吾聞之伯夷叔齊當有商之季值世道之降遜國而逃諫伐而餓夫武王聖也夷齊賢也方其伐紂之時扣馬而諫之際諫焉而從之以文王之事紂者事紂周之德泰伯之德也拒焉而臣之以周召之事君者事君夷齊之功周召之功也紂果可伐與夷齊可以不必諫也諫果可從與紂可以不必伐也商惡貫盈蒼生塗炭紂得罪于天下久矣得罪于天下天下之人共伐之也吊民伐罪者我武維揚之威順天應人速會朝清明之功武王有心於利天下哉不有武王君可以無民武王之功救世安民之功也權也義也天下之公也辭嚴義正伸大倫於三軍之前采薇唱芝昭臣節於千載之下夷齊有心於欺後世哉不有夷齊民可以無君夷齊之功扶世立教之功也經也義也亦天下之公

也亂臣賊子凜然不敢犯者夷齊之賜也嗚呼孤竹之封西山之麓首陽之薇西周之粟孰是孰非奚榮奚辱生順死安九原瞑目真可以無愧于天下無愧于後世矣夷齊其一代之偉人也哉

讓國論

魏可簡昌黎人吏部主事

昔季子三以吳國讓君子非之曰廢先君之命未孝也執禮全節使國篡君弒未仁也嗚呼持此罪延陵則為善者其怠矣且讓與爭孰賢乎自風會下流人心不古利涉秋毫易生忿懥求其履高抗

節至再不移遜千乘若敝蹝然而甘退耕於野迨今有吳之札寂寥而延陵之饗如在非至德㦯當與夷齊逃孤竹伯雍遜荆吳異代同節矣昔子魚君宋慈父讓也昭王信楚子西讓也負芻人曹子臧讓也襄公繼鄭子良讓也下是則韓無忌嘗讓位於厥矣常玄成嘗讓位於弘矣劉愷嘗讓位於憲矣鄧彪丁鴻嘗讓位於異母弟矣不特此也唐睿宗欲立隆基為太子以宋王成器長辭之成器讓曰臣死不居平王之上即日退就藩服若此者皆能謝莫大之榮甘臣工之賤輕茅土之利樂寒散之濵即不盡計其合道與否孰非輕富貴而薄勢位者㦯使有國家者能存是心則王子帶何至於爭周瞶輒何至於爭衛糾白何至於爭齊厲昭何至於爭鄭秦不必鍼懼選晉不必沮留群公子閨寢無蹀血之殃青雀無投懷之嘆矣惟夫利欲動於中而矛戟森於外此覬覦攘盜者所以紛紛於世也歟善乎唐人有言曰時平則先嫡長世亂則先有功此弭爭之道訓讓之方也

議

國朝伯夷傳八議

序引　　　郭造卿

史言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詳矣故為伯夷傳而本之於莊周周之所序列稱許由又有子州支父者亦蒙堯禪而舜亦嘗以天下遜之子州支伯與夫善卷北人無擇若石戶之農又有狐不偕者亦以為不受堯禪投河而死湯伐桀以讓卞隨務光皆投水而死光死紀佗聞之恐其及己帥弟子踆于窾水諸侯吊之三年申屠狄者聞之爰蹈于河又云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佗申屠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者也又云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屠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于河為魚鱉所食又云伯夷死名于首陽之下盜跖死利于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耳

是尚以殉名病之而與申屠狄為逸民也由戰國
君臣不明故周府激而云然使其人誠有之則伐
夏義士非之矣豈為此有慚德乎乃謂夷齊始諫
何哉墨子有申屠投河河伯分流之妄說而韓嬰
劉向以狄將投河崔嘉聞而止之狄稱子胥洩冶
以對則非夏商之世矣豈周為寓言乎於夷齊又
何稱焉然列士傳云王欲以為左相去之王摩子
往難之遂不食韓非子曰武王讓以天下而不受
二人餓死首陽之陵合而言之加富就官也為左

相而讓以天下也雖其言疑異矣嘗有叩馬及俱
逃之事哉且考家語大戴禮諸書及列禦寇蘇秦
至漢劉安韓嬰之屬遷之前無是語矣即傳本莊
周引盜跖殉名為論乃因二子節讓變其說為奇
行叩馬以動衆也歌薇以怨暴也又俱逃以為讓
而讓之清以掩矣寔無徵而不信者也故於觚誣
者不列焉

考信

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史考於莊周此何
以信焉夫堯遜天下於許由如莊周之言由既為
堯師何為恥之不受豈聖人授天下若是之輕哉
蓋堯重天下而託焉由重天下而辭焉當舜在下
堯咨者衆矣而由不受僉以薦舜隱于沛澤之黃
城耕於箕水之潁陽其後行怪者托洗耳以為高
至若魏惠之走惠施犀首之窮史舉及潘壽之欺
燕噲皆戰國鼓簧以為姦也亦本周言過實故類
以為寓言而楊雄云誇大者為之也顏由無求于
世而已矣至若卞隨務光之徒或寓言以譏湯武

焉墨子韓子言湯之遜務光恐其受之也既而使
人謂之曰湯伐桀而遜欲加惡名于子也使光不
受而恥之遂投清冷之淵淺乎細人之言其不足
信也甚矣皇甫謐以光為黃帝時人類林逸士傳
云禹聘之為上卿光投于河列仙傳以武丁欲相
之投于梁水其見于諸書不同呂覽以隨投潁水
呂誘曰出潁川以光沈募水若清冷之淵周以北
人無擇所投呂覽以清冷為蒼領皆與墨子言光
者異率爾野人之語其不足信也多矣惟由有塜

于箕山左傳許太岳之後蓋先四岳而曰太岳故高士傳以召為九州長不可謂無其事也及以天下讓乃退而明農爾夫世治則避賢世亂則避位由不以身輕天下夷不以天下輕其身故揚雄曰由即夷矣何堯欲之有此夷由之大也周與遷胥失矣

得仁

尚論夷齊者當觀之三仁三仁與殊為臣旋爾既尊尊親親居元子父師少師不能易位而去不能

潔身而奴不能匡君而死其同仁焉何居盖死生大矣而莫難於得死故微箕議去留于未嘗有異辭微曰耄遜於荒箕曰我罔臣僕于咼曰必死于諫乎夫諫非臣之幸必不聽乃去不幸於去者奴不幸於奴者死死而君臣恝然貴戚則國可知矣儻死者與之奴奴者與之去焉其有去而請奴奴而請死者乎非惜身也為愛國也奴而周戢于西土尚為其諫之或悛死而兵觀于孟津則知其言之始絕其身關國之存亡寧忍以死而塞國哉觀

哉黎及微子篇祖伊但警紂咼嘗以咎周微箕傷殷之必亡未嘗忌周之必興茍可以無死于其有以異乎盖均為社稷死則死之非社稷而死之謂何必君命無所逃斯蹈仁而死矣二子何必同況于夷齊乎身非貴戚何以死為若任綱常懼亂賊自軒轅放伐以来三聘五就為己任乃壞綱常之倆為長亂賊之階矣彼卞隨務光者其義不已高乎亦有疑史傳者而不論其不必死其皆未覩之三仁及乎孔孟之旨哉孟言非其君不事避紂居

北海以待天下清將就文王而養老焉豈不必至于放伐紂自亡而文自王乎孔言餓于首陽之下未言所以餓而死者史從為之辭而有叩馬之諫及采薇之歌以死于不食周粟則會朝清明非其君而天下清不可待矣夫不立惡人之朝固未嘗念其舊也即文為至德而武未盡善亦或惡可念之至甚而不與並生斯世耶亦有言其遜國者史並採之為傳孔何以稱泰伯而不少及乎此若以齊景並言因衛君而問也觀彼之得國則此失國

可知然好名能以千乘讓為聖之讓而何怨故稱
是用希者謂不念舊惡而已其所以失國未嘗言
之矣蓋紂醢九侯脯鄂侯囚西伯皆有國者也而
孤竹無聞世多以為讓考之衛君之問則意微而
詞婉其待子為政冉有季路疑之以無可無不可
或為衛君仕耳觀夷齊避紂不怨於失國豈子尚
幸於為政名不正而不去乎故子路迂之則正言
以責焉而名夷齊曰逸民寧非不降不辱因避紂
而餓迨文王既没乃大老於首陽乎第使其當得

國古之人有行者許太岳為高士於夷齊奚異焉
故孔謂求仁得仁而有可有不可孟謂聖之清者
若隘君子不由也然風為百世師廉頑立懦而已
皆未嘗言遜國而於諫伐乎何有聖賢所論如此
它不敢知之矣至戰國雖言遜而不言其所以若
諫伐寔未之聞焉敢舍孔孟以從之乎

軼詩

史睹軼詩可異採薇之歌是也琴集作操曰晨游
高舉又異焉既曰軼詩安知所作乎故有辨之者
為怨非其旨耳按莊周以鮑焦與夷齊並言而不
聞持疏之語則採薇事在戰國亦之聞矣韓詩外
傳鮑焦衣弊膚見挈畚持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
吾聞之非其世者不主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
非其世而持其蔬詩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
有之哉鮑焦曰於戲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
易愧而輕死於是棄其蔬而立槁於洛水之上是
嬰言鮑焦之蔬而不及夷齊之薇也風俗通曰鮑
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於山中食棗或曰此棗子

所植邪遂歐而死矣此皆漢人異其言也屈原橘
頌曰行比伯夷置以為像兮悲廻風曰見伯夷之
放迹而採薇無聞焉但天問曰驚女採薇而鹿祐
不知其所指何解譙周史考以夷齊採薇有嫗人
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
死類林以採薇不食有白鹿乳之故今蒲阪祠有
白鹿之象焉而三秦記以食薇三年顏色不異武
王戒之不食而死皆野人語也至董仲舒士不遇
賦上古之清濁兮廉亦乾乾而靡歸殷湯有卞隨

與務光兮周武有伯夷與叔齊卞隨務光遁跡於深淵兮伯夷叔齊登山而採薇蓋當史遷之時矣是後語夷齊者至王充有異論晉人弔夷齊曰五德更運天秩靡常既有絕代之主必有受命之王故堯終于虞舜禹殄于成湯且夏后之末杞亦殷世之所亡若周武為有失則帝乙亦有傷子不棄殷而餓死何獨背周而深藏周行誰路而子陟之首陽誰山而子匿之彼薇誰菜而子食之齊書太祖與崔思祖書不食周薇古循發議在今安得息

譏疑斯議之矣故劉孝標辨命論夷叔斃淑媛之言唐李德裕曰昔夷齊不食周粟餓於首陽之下仲尼孟軻蓋以取其節而激貪也所謂周粟者周王所賦人之祿是也諫而不從不食其祿可矣至聞淑媛之言輟食薇蕨斯可謂不智矣夫薇蕨者元氣之所發生四時之所順成日月之所燭風雨之所育周焉得而有之哉若以粟者周人之播殖則夷齊得非周人乎然其行實誤後人於陵仲子慕之乃至不義其兄之祿潔矣仁豈然哉厥後商

雒四友避秦飡紫芝以為糧飲清泉以為漿終老南山以養其壽斯可謂仁智兼矣蓋唐初蘇頲夷齊四皓優劣論曰四皓見賢于子房夷齊稱仁於宣父與其稱仁於宣父不愈見賢於子房哉夫採芝之辭平而採薇之詩怨若歌之非也則不食其然耶然夷齊終于逸民四皓為諸呂出語曰覆舟之下無伯夷彼固知所以保身也且其所不視聽者何物而思與鄉人處若將浼焉去之況與婦人語乎德裕不辨淑媛之誣乃優四皓而劣夷齊哉

歸善

史於伯夷削大老之事其齊世家尤謫故讀者疑之善為之辭者蓋有三人焉王充曰太公伯夷俱賢也並出周國皆見武王聖人道同志合太公行耦伯夷操遼者生非其世出非其時也羅大經曰太公之鷹揚伯夷之叩馬其道並行而不相悖也處東海之濱者進以功業濟世處北海之濱者退以名節勵世使易地則皆然二老受養同堂合席念王室之如燬固欲起而救亂思冠冕之毀裂又

恐因而階亂故相濟相成各以一事自任如三仁之各自獻自靖均不失本心而已矣豈故相為矛盾哉觀伯夷之諫太公曰義士可見矣辱順之曰孟氏以伯夷太公同避紂歸周倡天下以成王業太公鷹揚而夷諫何歟夫既遠避之而又諫伐之既助而復止皆疑于不類此嘗思而得之矣夷之歸周歸文王也文王終身事殷故夷叩馬而諫文武雖父子一道然夫子稱文至德而未盡善于武則微意可知矣夷不嫌于同其父而不同其子亦

不嫌于太公始同而終異也然則遷之說亦未可以為誣哉按太公本四岳苗裔而窮困於海濱孤竹君之子乃其國則何如太公為大老興渭之年可考而伯夷共稱焉乃其年則何如詎鷹揚獨遺乎一老下車不聞有異典倘叩馬有是事也既知其為義士豈以為紂之所播棄而以同於頑民與然嘉亡國之守節三代以下主能之況十亂克廣德心而武王之稱義主哉若叩馬無是事也且有讓國之義焉則天下惟二老太公何忘于斯即未

嘗與同事而亦必相聞矣下車不表此而表者何人哉夫既同避於亂世而不同出於清時則當首陽之餓而影響無傳久矣故不見於周書及孔孟之言焉若以三仁而論二子則諫而被戮者本出於不幸諫而餓死者寔其所自取意之也非仁也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請討公及三子不可子以吾從大夫後不敢不告而已豈其言之必行不行硜硜以死乱殷之伐桀也卞隨光者有之念王室之如燬者伊尹耶思冠裳之毀裂者隨光耶如其

非歟故孟言夷尹所同淮南子謂異道同仁者是也乃於龍戰之郊而抗鷹揚之師非惟勢所不行於義毋乃不可乎謂始與太公同其父而終與太公異其子者心雖不可知事則未嘗有也其可以事所無者而斷其心之必有哉

天道

史言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以積仁潔行而餓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家語孔子絕糧子路愠見曰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汝以仁

者為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於首陽遷為夷
傳本此韓詩外傳曰夷齊殺身以成其廉天下之
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為夫義之不立名之不顯
則士耻之卑賤貧窮非士之耻也廉符乎身名傳
乎世與日月並而息天不能殺地不能生當紂之
世不之能汙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
席不可卷也又曰志與天地擬者其人不祥夷齊
所受天命之度適至是而亡雖枯槁弗捨也詩曰
已焉哉天寔為之謂之何哉遷為夷傳本此唐皮

日休亦本此而謂首陽山碑曰大聖應千百年之
運仁發於祥義動於瑞莫不應乎天地亘乎日月
動乎鬼神或有守道以介死秉志以窮生確然金
石不足以為貞潛然氷玉不足以為潔也嗚呼夷
齊之志嘗以神農虞夏言豈有意於文武者哉然
跡亦歸周求西伯也而得武王不得仁乎既得其
仁而不取其諫則死宜矣太史公以其餓死責天
道嗚呼若夷齊之行可謂道不由天者乎如不得
仁而餓死天可責也苟以殷亂可乎而臣於周焉

則周召之列矣奚有首陽之阨哉是自信其道天
地不可得而應者也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宋羅
泌之言曰嗟乎適世暴亂而道不行能亡怨乎忘
天下之不善去之海瀕放於義以俟清則其怨亦
希矣一遜而獲親安弟美其身求仁得仁夫何怨
之有是及遜國而言也其言無怨庶幾矣夫天道
至大故善惡報施豈一人之故非久烏能有定哉
遷但借之發憤以自傷其不遇耳至各從所好而
卒歸以正雖不詭于聖人但狗名非所以為善矣

彼堙滅而不稱者可尤人而怨天乎

從志

史雖言同類相求而亦各從其志也若有随光者
謂夷齊同類非耶呂氏離俗覽則固述之矣其誠
讓篇曰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丹可磨也而不可
奪炎堅與赤性之有性者受於天非擇取而為之
也豪士之自好者其不可漫以汙也亦猶此也昔
周之將興有孤竹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
王已歿矣武王即位觀周德則王使叔旦就膠鬲

次於四内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内皆以一歸又使保召公就微子啓於共頭之下而與之盟曰世為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諸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共頭之下皆以一歸二人從而笑之云其言與荘周同而曰人情莫不有重有輕有所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義輕重先定也甚矣戰國士之多誣也當紂之亂伯夷欲為聖人民久矣聞善養

老而就固不在文王将卒之秋也且武王初政豈有勝殷殺紂之心哉使紂改行則事之矣膠鬲紂賢臣也吕覽言嘗與約戰甚雨猶不失期救其死況先要以加富就官之盟将已篡弑之定謀必陷賢臣於死地乎微子遭變不忘宗國雖不得已而去肯自通於周以為他日利而就世侯守祀之盟乎使有是盟伯夷之清當聞風不入豈到岐陽而後去哉即荘吕異同則其誣自見矣元吳萊有是辨而尚惑于諫伐為必受武王養故取為之訂焉

立名

夫閭巷之人孰不欲立名哉乃謂之至德者民無得而稱焉夷齊則民稱之得夫子而益彰矣史但引其無怨而不及乎逸民何耶夫狥名勞矣豈逸之云乎且所為傳者非夫子之言而其嗟論之者乃其所自憤也由是稱之于漢若桓寬焦貢劉向荀悅王符徐幹之倫多矣為之頌者唐韓愈焉其曰士之若伯夷者昭乎日月不足為明萃乎泰山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殷之亡周之

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武王周公聖人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彼夷齊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獨耻食其粟餓死而不顧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萬世之標準也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于後世矣是以武王為聖人而

伯夷以聖人非之焉至宋蘇氏稱之志林曰武王非聖人也謂未盡善也夷齊於武王謂弒君至耻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孟軻氏始亂之曰聞誅獨夫紂未聞弒君也自是以湯武為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爾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弒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為法受惡焉是既名其為弒則亦夷齊之罪人矣古史曰武王以大義伐商而夷齊亦以義非之二者不得兩立而

孔子予之何哉夫文武之王非以求而得也天下從之雖欲免而不得紂之存亡不復為損益矣文王之置之知天命之不可先也武王之伐之知天命之不可後也然湯以克夏為慙而孔子謂武未盡善則伯夷之義豈可廢乎哉宋昭公以無道弒春秋雖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然晉衛陳鄭伐宋以不討賊稱人晉靈公為之會諸侯于扈以不討賊不叙明君臣之義不以無道廢也是則為武王釋慚而不以諫弒君為非矣但謂孔子予之予之何言哉夫以首陽餓夫本無關而不悔其忠義施于後世非史遷善為之辭乎

辨

宋　叩馬歸周辨　王安石

事有出於千世之前聖賢辯之甚詳而明然後世不深考之因以偏見獨識遂以為說既失其本而學士大夫共守之不為變者蓋有之矣伯夷是已夫伯夷古之論有孔子孟子焉以孔孟之可信而又辯之反復不一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舊

惡求仁而得仁餓于首陽之下逸民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惡人之朝避紂居北海之濱目不視惡色不事不肖百世之師也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紂之惡不念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餓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號為聖人耳然則司馬遷以為武王伐紂伯夷叩馬而諫天下宗周而耻之義不食周粟而為采薇之歌韓子因之亦為之頌以為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是大不然也夫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孰不

病紂而就伯夷也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則往
歸焉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邪及
武王一奮太公相之遂出元元於塗炭之中伯夷
乃不與何哉蓋二老所謂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
餘而舂秋固已高矣自海濱而趨文王之都計亦
數千里之遠文王之興以至武王之世歲亦不下
十數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此海邪
抑來而死於道路邪抑其至文王之都已及武王
之世而死邪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

且武王倡大義於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獨以為
非豈伯夷乎天下之道二仁與不仁也紂之為君
不仁也武王之為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紂
以待仁而後出武王之仁焉又不事之則伯夷何
處乎余故曰聖賢辯之甚明而後世偏見獨識者
之失其本也嗚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時
其烈豈獨太公哉

不念舊惡與諫伐恥粟辨　程子

問伯夷不念舊惡何也曰此清者之量伯夷之清
若推其所為須不容於世必負石赴河乃已然却
為佗不念舊惡氣象甚宏裕此聖人深知伯夷處
問伯夷叩馬諫武王義不食周粟有諸曰叩馬則
不可知非武王誠有之也只此便是佗隘處君尊
臣卑天下之常理也伯夷知守常理而不知聖人
之變故隘不食周粟只是不食其祿非餓而不食
也至如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即位已
十一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語

疑孟篇　司馬光

孟子稱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所願學者孔子然則
君子之行孰先於孔子孔子歷聘七十餘國皆以
道不合而去豈非非其君不事歟孺悲欲見孔子
孔子辭以病豈非非其友不友乎陽貨為政於魯
孔子不肯仕豈非不立於惡人之朝乎為定哀之
臣豈非不羞汙君乎為委吏為乘田豈非不卑小
官乎舉世莫知之不怨人不尤人豈非遺佚而不
怨乎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豈非阨窮而不憫乎居
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豈非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

失乎是故君子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事其大
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非隘也和而不同遯世
無悶非不恭也苟毋失其中雖孔子由之何得云
君子不由乎
余隱之辨疑孟篇曰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
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夫孟子非是瑕疵夷惠
清和之弊必至於此孟以一於清其流必至於
隘一於和其流必至於不恭其弊如是君子由
之乎苟得其中雖聖人亦由之矣觀吾孔子之

行時乎清而清時乎和而和仕止久速當其可
而已是所謂時中也是聖人之時者也詎可與
夷惠同日而語哉或謂伯夷制行以清下惠制
行以和捄時之弊不得不然亦非夷惠者苟有
心於制行則清也和也豈得至於聖哉夷之清
惠之和蓋出於天性之自然特立獨行而不變
遂臻其極致此其所以為聖之清聖之和也孟
子固嘗以百世之師許之矣慮後之學者慕其
清和而失之偏於是立言深捄清和之弊大有

功於名教疑之者誤矣朱子曰觀吾夫子之行
時乎清而清時乎和而和仕止久速當其可而
已是乃所謂時中也是聖人之時者也詎可與
夷惠同日而語哉五十八字愚欲刪去而補之
曰此不待別求左驗而是非乃明也姑即溫公
之所援以為說者論之固已曉然矣如溫公之
說豈非吾夫子一人之身而兼二子之長歟然
則時乎清而非一於清矣是以清而不隘時乎
和而非一於和矣是以和而未嘗不恭其曰聖

之時者如四序之運溫良和燠各以其序非若
伯夷之清則一於寒凉柳下惠之和則一於溫
燠而不能相同也以是言之則是溫公之所援
以為說者乃所以助孟子而非攻也又曰苟有
心於制行至章末愚欲刪去而易之曰使夷惠
有心於制行則方且勉強修為之不暇尚何以
為聖人之清和也歟彼其清且和也蓋得於不
思不勉之自然是以特立獨行終其身而不變
此孟子所以直以為聖人而有同於孔子也又

恐後世學之者慕其清和而失之一偏於是立言以救其末流之弊而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其抑揚開示至深切矣亦何疑之有

不念舊惡與無怨辨　王近思

問曰孔子謂夷齊不念舊惡則是其父子兄弟之間猶有可議也蘇氏遣言之說果何據乎孔子之言必有見矣朱子答曰伯夷既長且賢其父無故舍之而立叔齊此必有故故蘇氏疑之觀子貢問怨乎之意似或有此意然不必疑但看後來求仁

得仁便無怨處則可以見聖賢之心

倫命辨　陳淳

問曰伯夷何以只知有父命而不知有天倫叔齊何以只知有天倫而不知有父命恐是在伯夷則其兄弟係於己而父命係於公以二者權之則父命為尊而兄弟為卑在叔齊則其父子繫於己而天倫繫於公以二者權之則天倫為重而父子為輕否朱子荅曰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伯夷叔齊得之矣

清隘辨　林駉

伯夷之清後世莫窺其際不聞有偏曲之失而孟子以為隘者後世效伯夷而不至者之過也夫伯夷之不立于惡人朝不與惡人言似近於隘而夫子稱其不念舊惡其心量之廣大如此然則伯夷豈有清之弊哉

國朝王直十辨　鄒守愚反　郭造卿評

太保文端公泰和王直一辨夷齊不死于首陽山

二辨首陽所以有夷齊之迹三辨山中乏食之故四辨夫子用齊景公對說之由五辨武王世恐無夷齊六辨史記本傳不當削海濱辟紂事七辨道遇武王與周紀書來歸年不合八辨父死不葬與周紀書祭文王墓而行不同九辨太史公之誤所於輕信逸詩十辨左氏春秋傳所載武王遷鼎義士非之說亦誤侍郎襄惠公莆田鄒守愚反之王氏曰按論語衛君景公二章所以稱夷齊者事無始末莫知所指孟子惟言伯夷大槩稱制行之

清而于二章意亦未有所發倘不得史記遜國俱
逃之事則不為衛君之微意後世何從知之此所
有功於世也然遷好奇而輕信事經孔孟去取者
反變亂以滋惑則罪豈相掩哉盖不食周粟之類
是已又於周紀齊世家諸篇歷言文武傾商備極
形容盡人耳目學古之士無可折衷或兩是之昌
黎韓公是已其偏信者罪武王眉山蘇公之論是
已此事孔孟未嘗言而史遷安得此則是武王萬
世當為夷齊之罪人而俱受厚誣之事與咸丘蒙

言堯舜者同惜出孟子後無一人識其為齊東野
語而使流傳至今也竊思首陽之章未嘗言死遂
得盡推其不然豈非古今一快哉　鄒氏曰遷固
好奇者十辨亦未為得也何以言之夷齊哀萬世
之亂也經也湯武哀天下之亂也權也湯武之心
猶夷齊也伊尹五就孟津觀兵使夏癸商辛豁然
而悔禍可以為少康太甲則禹湯之澤猶未遽斬
于天下太伯文王之至德亦將歸之矣湯武何至
有慚未盡善之云也哉適時之窮無如之何已吾

懼天下後世多托武王而不果信夷齊也故為之
辨焉　野史氏曰疑諫伐者辯矣而反者本宋儒
劉恕曰易稱革命論語得仁言湯武所以懼後世
之為人君者稱夷齊所以戒後世之為人臣者道
悖而同歸雖萬世無弊焉呂祖謙曰天下不可一
日無君無君亦夷齊憂也武王憂一日之無君而
夷齊憂後日之無君憂不同而君一也是皆善為
說詞者王安石獨曰事出乎世前聖賢辯之詳明
後世之為說失其本而共守之不為變者伯夷是

已夫古之論者有孔孟可信又辯之反復不一是
愈益可信也故皆以遭紂之惡不念以怨不忍事
之以求其仁寧餓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
而號為聖人耳然司馬為武王伐紂叩馬而諫天
下宗周恥之義不食周粟而為采薇之歌韓子因
之為頌以為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夫紂
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孰不疾紂而尤者伯夷也嘗
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往歸焉當時願去紂者二
人之心豈異耶及太公出元元於塗炭伯夷乃不

與何哉盖謂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餘矣自海濵而趨文王之都計亦數千里之遠文王至武王之世歲亦不下十數豈願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于北海抑死於道路耶或至都而不及武王之世耶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且武王倡大義於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獨為非豈伯夷乎天下之道二仁與不仁也不事不仁之紂以待仁而後出武王仁又不事則伯夷何處乎嗚呼使伯夷及武王之時其烈豈特太公哉故為之評獨竊取

焉

辯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論語未嘗言其以餓而死也而史遷何自知之餓者豈必皆至於死乎　反曰餓死首陽夫子於陳蔡言之矣莊子曰北至於首陽遂餓而死列子曰伯夷無欲矜清之節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于首陽戰國策曰廉如伯夷不敢素食汙武王之義而不臣辭孤竹之君餓而死于首陽之山其言又與夫子合是其章章明信雖婦人女子猶能知其名誦其美不衰况當時故老去商未遠也可謂不死於首陽乎　評曰史遷知之由莊列戰國策其言餓不必死晋郭象註莊云然矣謂婦人女子知名其未聞嫩媛之言乎故老去商未遠而未嘗言之是以孔門無傳焉至戰國則遠矣家語及大戴記尤出於漢儒所云漢淮南子曰夷齊非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然而樂離世伉行以絕衆耳韓詩外傳曰夷齊餓于首陽而志益彰不輕死亡焉能行此其死或言或不言不言其諫伐俱

逃則均也志士不忘在溝壑雖餓死其何傷乎但其所以餓之故無徵則不信之矣

辯曰首陽之隱未必在武王之世二子常逃其國而不立證諸孔子對子貢可信矣則自孤竹以來非遠也何必不食周粟而隱此耶今且度之國謀立君而逃去必於不可物色以絕國人之思首陽固其所也盖倉卒掩人所不知固宜無所得食方大故隕越而食亦何心其俱在此者一先一後勢或相因而今不知耳然亦不久居此踰月移時國

人立君則可出矣惟其遜國俱逃事大卓絶故後
指所栖曰此仁賢之迹也是以首陽之傳不泯何
必死此而見稱也耶　反曰逃以成讓倉皇就道
不相要約夷齊各不知豈其俱入于首陽耶不過
徐徐以俟國人君定耳當君父之喪擗踊之戚
踰都越邑千餘里以邀讓國之名獲小廉而喪大
節謂夷齊為之乎今首陽五惟偃師蒲州有墓有
祠皆與孤竹相去遠未暇論其孰是則首陽所以
有夷齊之跡當在克商後天人革命絶景窮居之

時歟夫豈遜國之時倉卒之食之故哉　評曰遜
國如史傳言而以兄弟觀父子不類矣故蘇轍於
傳謂夷齊之出父子間必有間言者夫父子之爭
世為大逆有由求高弟不知而疑於聖人耶但觀
其失國而不怨則不從衛君為政可知豈必辯首
陽之餓因其俱逃否耶然知父子之不類者而有
子南之論焉謂郢之賢受君命不立以輒為辭而
待兄此齊之義也而於伯何居其旨不亦晦乎孔
既不言遜國之故不得不證於它書且億之屢不
中皆道聽塗說而迷矣
辯曰論語於景公言死而於首陽不言後人讜謂
夫子各以死之日評耳夫以景公對言並於有國
無國夷齊可有國而辭國者也崔子弑景公兄而
立之猶為政而莫之問觀其與晏子感傷直欲無
死以有之彼棄國者獨何人哉所以深取夷齊但
指其辭國一節不食餓死則此章所無也　反曰
景公登牛山而流涕至為晏子所笑可謂畏死者
矣夷齊則寧餓死而不顧夫子並言之亦有所感

而云爾抑揚予奪為世勸固不在有國無國也
評曰莊公被弑而晏嬰不死之矣則景公之立安
所以深罪也且崔杼旋滅豈此而論哉景公享位
五十八年而卒五公子出奔陳乞弑荼立陽生蓋
纔十年而田恒又弑簡公姜竟為田滅則無稱者
宜也其所以稱者雖不在國有無但以有馬千駟
與餓首陽並言則所以為世勸者其意或亦在斯
乎
辯曰伯夷以大老歸文王而遷於周紀曰文王繼

公季而立敬老禮賢夷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
往歸之是後興書五十年事而以夷齊之歸為首
若乎殷宗周之後當百有餘歲不必不食周粟而
考終亦已久矣及作傳乃言方至文王已卒道遇
武王而諫即周紀之夷齊乎則歸周已數十年當
於未舉事之初不當俟其戎車既駕而後出奇駭
衆於道路也太公均為大老出處素與之同何於
今日白首如新方勞匆匆扶去於鋒刃將及之中
乎嗟乎殆哉武王方為天下去賊虐諫臣毒痛四

海之紂而行師無紀左右遽欲害敢諫之士戕天
下之父死生之命在左右與太公而武王若罔聞
知萬一扶去之緩則是彼殺比干而此殺夷齊何
以有辭于紂　反曰太公遇文王年且八十矣武
王時猶鷹揚而獨疑無伯夷何哉均之歸周也太
公已至夷齊未至者也叩馬之諫義士之稱其不
相識也固宜東海北海孟子列言二老之歸心見
文王之善養耳若莊子則言見武王而不及文王
太公之來當在文王末年而夷齊之來其武王初

立之時耶然周紀盡歸之語未可遽為來歸之年
也　評曰言武王之世無夷齊則孟氏未嘗及武
王蓋聞文王作則非末年矣其以大老就養豈皆
百有餘歲乎太公以有國可考夷齊無國且不見
於經其言在武王初者據莊生言也而司馬自矛
盾則不足據甚矣善哉謂如是而言其亦理有不
存者也况誓師而往歩伐止齊兄弟叩馬勢其可
行乎
辯曰史記本傳削海濵避紂之事但於遜國供逃

下即書於是往歸西伯西伯卒遂書叩馬之語所
謂於是云者如春秋書遂是纔逃其國遂不復返
而歸周不知二子亦免喪否歟然逃彼歸此如同
時則自父死不得與哭泣之哀也而忍以不葬責
人歟此必無之事也所以削者何哉以其不食周
粟為奇節見伯夷之不直武王而初無惡於紂耳
其可以傳信乎　反曰孤竹至海僅百餘里有孤
山屹然獨立海上豈逃立之後避紂之亂蓋嘗隱
於是歟孟氏以孤竹為北海遷以北海為孤竹烏

可謂遷削之耶　評曰若孤竹為北海則果在北海之濱矣以北海為孤竹故有海中孤山之說而視孤竹君國不若田横之島嶼孟子司馬所未言而可為之辭哉但以北海避亂可也逃立隱此僅百餘里則非荆蠻之竄彼國人共舍諸豈既逃立于它而可復避紂于此乎

辯曰傳父死不葬紀則曰武王祭於畢東觀兵于孟津載木主車中畢也者文王葬地也古無墓祭祭曰不葬何也故凡遷書諫伐以下大率不可信

使其有之孔孟言之矣　反曰畢有二説一曰文王墓一曰星名主兵師出祭畢豈亦類禡之禮歟然曰上祭于畢不可遽為祭墓之禮也但古者諸侯五月而葬于是武王立九年矣乃云不葬不可考矣　評曰夫畢祭星或然若墓祭則塟矣何以出載木主而稱文王文王三分有二事殷稱至德若此則身稱殷臣而志在伐殷武王善繼父志非不得已而伐君矣然遷無以解不塟之誣則它誣不必解矣但諫伐以下乃不可信乎

辯曰史記言歸文王與孟子同傳言至而文王死者無稽之言也觀夷齊者不必惑其叩馬耻粟以死而當得其孔孟所謂賢則見其重其身抗志甚高觀理甚明浩然清風可師而不可及由之則入堯舜之道也讀史記之所謂賢則見其為羈旅妄人闇於是非進退輕發嘗試而不近人情悻悻然以去與自經溝瀆者比由之則陳仲子之操也

反曰叩馬耻粟以死是以見夷齊之大者仁孝之言太公以為義士而武王獨無言焉其心不待非

之而後知也可以為羈旅妄人自經於溝瀆者比哉　評曰以伯夷為陳仲子之操唐李德裕有是論矣太公以為義士宋羅大経為之辭矣一不知不食之為誣一不知叩馬之為誣也太公以此為義人則以武王非義主矣若慚德而獨無言於泰誓牧誓何言乎

辯曰遷悲伯夷之志睹軼詩可異焉三百夫子所删尚莫知各篇為何人所作遷偶得一逸詩而意必夷齊也采薇西山是不食周粟故耳詩采于山

者多豈皆不食人粟者乎粟人人食之獨否則人人皆非也異哉耻一武王而天下皆無類試使其教行于世必無一人食之後可以風聞百世而興起何當時無一人之從乎夫天下之山自東觀之皆西也詩言西山不言首陽末云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遷以為臨絕之音夫徂者往也作者雖言我安適歸猶思有所往既而歸之天終無可柰何之辭豈必徂之為卒乎神農虞夏固不可見而以暴易暴何可以指武王自春秋至秦項滅國滅社不

少矣安知無遭亂而作乎　反曰耻食周粟亦無如之何而姑以是盡吾心已若曰夷齊之教行無一人食之後可亦將以號之天下皆報國相趨以死則生人之類絕尤不可之大者必若朝讐暮君而以為賢乎哉吾見天下之畏死若犬彘者流是引其塗而誨之趨也況武王與夷齊不兩立自其救天下之大亂謂之仁自其立天下之大分謂之暴若夷齊者以為暴也亦宜　評曰韓非子云武王不誅伯夷周民不皆隱饑清廉之行人所不能

也淮南子云法能刑竊盜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故韓詩外傳曰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仁磏則其德不厚是伯夷叔齊之行也磏仁雖下然聖人不廢者匡民隱括有在是中者也夫隱括在其中不過數子耳責人之無從及恐人之多從胥失矣其為百世師者以其風之清不過廉頑立懦耳豈曰使頑懦者蹈白刃而死乎夫子謂武未盡善又謂應天順人矣若比干之死豈不知殷亡于周哉西伯既戡黎而不聞其罪周則夷齊之待清者

宜以武為暴乎

辯曰魯臧哀伯曰武王克殷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杜元凱以為伯夷之屬非也武成之後歲月無幾散財發粟釋囚封墓列爵分土崇德報功亟為有益之事遷鼎恐非急務也滅人之國毀其宗廟遷其重器暴者之所為誰謂武王為之天下一家無非周地鼎在彼猶在此況為商立後宗廟不毀而重器何必遷乎營洛乃成王事在武王無之自克商至於周衰蓋已四五百年間豈無一

士非武王者何必以夷齊實之況左氏之近誣未必斯言出衰伯乎　反曰九鼎神禹所鑄以象九州者也歷世寶之商亡歸周不得而私謂遷其重器誤矣史稱釋囚封墓散財發粟則皆信之而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寶玉獨疑焉何哉武王克商定鼎郟鄏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粤瞻伊洛蓋非一朝夕之故矣豈遷鼎在將營之時耶左氏載義士非之者雖不指為夷齊要周時宜亦有之亦足見民彝之不可已也　評曰遷鼎之事蓋

武王既營郟鄏則必以重器鎮之矣而義士有非者或以在德不在鼎也臧哀伯之諫借以止魯取宋郜耳其義士未必伯夷之屬倘有叩馬之事豈以遷鼎為是乎如無之何辯焉

伯夷叔齊辯

高第 灤州人戶部主事

伯夷叔齊清風高節炳烺古今自孔孟闡揚以及歷代諸儒所稱頌蓋昭昭在簡冊矣大都不外讓國扣馬兩端兩者俱高而扣馬一事於世道尤為大關鍵何也三代以上人心類多尚恬淡而輕利祿如許由務光輩往往有之而周太伯三以天下讓實先夷齊而擅芳躅風後世矣故夷齊廢父子兄弟之間其讓國而求仁也名教固有裨也藉相安而無讓也世道亦無損也惟是虞夏殷而君德衰勢不得不用征伐征伐起而防漸潰勢不能不生篡逆然征伐大權也湯用之放桀至武王則誅紂矣湯武非篡逆也湯自以為慚武王則謂有光矣順天而應人其湯武之所同乎勢極而必變其武王之所遭乎是商周革命之際乃世道升降之

機而亦篡逆濫觴之始也則夷齊之扣馬胡可少哉夫夷齊商之臣子也上念成湯奕世之德澤則不忍忘下思商紂有君臣之義則不敢廢故始也非不知武王為除暴必扣馬力諫冀存商以盡吾分而已既也非不知天下皆宗周獨採薇首陽竟餓死以伸吾志而已此夷齊所以違眾而抗行也其關係豈渺小耶余謂武王所行者一時救亂之權也夷齊所執者萬世君臣之義也無牧野之師不過一時苦暴虐非扣馬之諫則萬世無君臣然

則是扣馬也其為當時持砥柱乎其為後世防狂瀾乎其為一己完節操乎其為萬古任綱常乎乾坤所以常奠而不毀日月所以常明而不晦世道人心所以常存而不死者終必賴之偉哉夷齊誠千萬代忠臣義士之鼻祖矣後世如唐韓退之作頌於武王夷齊兩是之宋范文正公又韙而跋之程朱大儒及吕東萊劉道源等論議相同未有以夷齊扣馬為非者惟王安石驀逞妄辯謂無扣馬之事近代王直氏遂附其說反覆辯論哆千餘言

今有逸叟又竊其咳而述之其辯似工而於理實昧沿晦前指滋惑後學余不暇瑣辯姑就其大畧折之彼扣馬雖孔孟所未言而論孟二書原非為備載古人行事而作若以經孔孟所言者方可信則自古聖賢之行事遺於二書之外者多矣俱不可信乎古人有餓而未必死者夷齊之餓焉知不至於死也孤竹小國僻在燕東徼今考去晉蒲坂首陽山不啻三千里謂之相近可乎遜國者越境避之可矣非有所忿恨於心何必逃奔之遠而後安也逊國倉皇之際餓或有之若踰時而出必有以食之者是其餓也乃暫時之所值非不還之定行也孔子以餓稱夷齊必有緊乎終身者在世未有餓之終身而不死者果餓而死也將謂其為遜國歟夷齊固無怨也而肯為此將謂其非恥食周粟歟夷齊曾歸養文王者而豈至此吾是知首陽之餓勢必至死而其餓死也非為遜國必以扣馬故也景公無德即擅千駟之富身死而無可稱夷齊惟有德雖餓死首陽到今而名不朽此孔子對

言之大較也豈拘拘以有國無國為言乎且當時胡不直以讓國言之周太伯嘗讓國而逊荆蠻矣奔走夷荒豈盡無饑餓之日而孔子稱其至德則曰三以天下讓亦未以餓言也何獨於夷齊而餓稱之若謂不食周粟此章本文所無不知讓國之事亦此章本文所無而為衛君章所未明言也顧可信彼而疑此乎況餓之一字於讓國似迂於不食周粟更切吾以理推之求仁得仁信其必為讓國矣餓於首陽信其必為扣馬矣孟子言伯夷固

頗詳於孔子而不可以盡伯夷之行如孟子言孔子蓋甚詳矣果可以盡孔子之生平乎馬遷作伯夷傳據所聞者叙之非專述孔孟之成言也即海濱避世一節偶遺而未載何妨本傳於遜國俱逃之下隨書云于是往歸西伯及扣馬等語於周本紀言夷齊歸養在文王行政之初意其文義鋪序如此非謂扣馬與遜國同時又非謂歸養的在初年而不能延殘喘於武王之世也伯夷太公年齒或不相遠太公克商後封營丘至成王聽政猶在

謂伯夷獨早歿而武王時已無其人也妄更甚矣太公歸周而遇後車之載蓋仕周爲臣矣伯夷歸養不過慕文王之化就居其境而心歸焉爾非真寄旅羈獨願入版圖而爲氓亦非與太公同發家共朝堂比肩而善面也豈得以均爲大老均一歸養而疑白首知新於扣馬之日左右見夷齊語言抗直誤欲兵之此扈主者常情亦左右無知也太公識爲義人令扶去已先得武王之心矣又何以武王無一語爲解本紀曰武王上祭於畢畢星宿

也主兵故興師者先祭之周無墓祭謂爲文王墓地乃馬駰註釋之誤爾詩三百篇固不能盡知作者何人而其所指則各有可考若采薇逸詩必出於夷齊之口如謂以暴易暴不可以言武王不知夷齊所重在君臣因其以臣伐君而目爲暴忠憤之所激矣雖其詞意近怨然爲伐紂非爲遜國也又何疑九鼎三代相傳重器故夏亡而遷之商矣武王克商或始遷之周而後移於洛未可知也觀本紀於散財發粟等下即言命南宮适展九鼎寶

玉此蓋非虛偽以遷其重器非武王所爲不知紂誅而殷已亡矣鼎仍在殷故墟乎鼎無翼也胡由而至洛邑乎營洛者起於武王而成於成王借曰洛自成王周公營之鼎係成王周公遷之何武王不忍遷者而周公獨忍之也周公非聖人耶臧哀伯所謂義士猶非之者豈真爲鼎故以遷九鼎爲革商命也求之非夷齊誰其人而顧泛擬人於四五百年之間其詞不愈遁乎彼既云遷鼎武王不爲復云豈無一士心非武王者得稱爲義何自相

矛盾如此而反以左氏衷伯之言為全誣是果左氏誣耶抑自誣耶大抵馬遷當秦火煨燼之餘捄摭往事輯為紀傳豈盡無舛謬抵牾要之事有係於綱常之大出於理之可信者不可執一偏之臆見抝之為無在武王以伐暴為至仁在夷齊以正君臣為大義各成其是獨是武而非夷齊可乎君臣之義不以無道而廢夷齊之扣馬真有天下非之而不顧者在也推王氏之意非惟認扣馬為無藉有之而亦詆夷齊為妄人為闇於是非進退與

自經溝瀆者比嗚呼何待夷齊之小也自此說出而使後世亂臣賊子借武王誅暴之名以濟其簒弑之惡如操懿溫莽輩慘戮萬靈流毒四海實王氏啟之矣余為此辯非好與王氏左憂君臣之道日薄不忍使扣馬大義頓晦於千百載之下也勿軒熊氏謂商家一代人心風俗最美三仁寧死寧遯寧為奴不敢有一毫負先王之心夷齊扣馬一諫凜凜萬世君臣大義雖聖人復起不可易也當時為商之臣民者大率有不肯臣周之心至康王世其適播遺黎猶至死不貳觀大誥洛誥諸篇班班可睹在周目之為頑在商不失為義要亦可見商家一代之人心風俗矣夏末之前聞也周平王以後奄奄如一尫羸病廢之人畧無能出一匕強劑以起其生者吁亦足慨矣語有云假春秋之筆以誅亂賊孔子洙泗之堯舜也談仁義之兵以救禍亂孟子戰國之湯武也夫孟子欲息戰爭之禍故不得已而以湯武之征伐說齊梁惟孔子為天下後世誅亂賊則形諸言論之間必有酌量抑揚

者在故論樂而謂武未盡善論一戎衣有天下而曰不失顯名方言周室人才之盛而即美文王以服事殷為至德嗚乎其意微哉蠡見若斯深有望於賢哲之裁正焉

附

程頤曰莊子叛聖人者也而世之人皆曰矯時之弊矯時之弊固若是乎伯夷柳下惠矯時之弊者也其有異於聖人乎莊周老聃其與伯夷柳下惠類乎不類乎

楊時曰東坡謂荀彧其才似子房其道似伯夷予以謂其才似子房則有之矣伯夷不事非君不立於惡人之朝寧忍事操乎以為其道似伯夷吾不知其說

記

漢　伯夷叔齊碑記畧　蔡邕

熹平五年天下大旱禱請名山求獲荅應時處士平陽蘇騰字玄成夢陟首陽有神馬之使在道明覺而思之以其夢陟狀上聞天子開三府請雨使者與郡縣戶曹掾吏登山升祠手書要曰君況我聖主以洪澤之福天尋興雲即降甘雨也

首陽山碑　皮日休

天必從道道不由人其曰人乎哉大聖應千百年之運仁發於祥義動於瑞上聖帝也次素王也莫不應乎天地亘乎日月動乎鬼神或有守道以介死秉志以窮生確然金石不足以為真澹然氷玉不足以為潔非其上古聖人不能不動其心況當世富貴之士哉斯其自信乎道則天地不可得而應也嗚呼夷齊之志嘗以神農虞夏形於言由是觀之豈有意於文武者哉然跡其歸周不從諫而死彼當求西伯也而得武王不曰得仁乎既得其仁而不取其諫則夷齊之死宜矣太史公以其餓死責乎天道嗚呼若夷齊之行可謂道不由天者乎知不得仁而餓死天可責也苟夷齊以放亂可乎而臣於周則周召之列矣奚有首陽之阨乎若夷齊者自信其道天不可得而應者也天尚不可應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聖清廟記　馬祖常 御史中丞

大元建國全燕以御華夏永平為甸服股肱之郡至元十有八年世祖皇帝南平江南五歲矣即畀干戈放馬牛而不用大召名儒脩禮樂之事勑有司咸秩無文於是永平郡臣以其邦為孤竹舊壤伯夷叔齊兄弟讓國之所也列聞以請上曰其令代言為書命以褒之謚曰清惠仁惠于今又五十年矣郡臣先後凡不計幾人漫不玆省其年恭官等乃伏上書曰郡境廟像清惠仁惠之神歲無牲

牢祭品不備領祀無官尚書秩宗有禮有義謹以
告其日會太常議　白丞相府符下永平曰夷齊
求仁得仁廟食固宜歲春秋蠲吉具儀有司行事
符且署矣乃重白丞相府以孟軻稱伯夷聖之清
也孤竹其宗國也今既像設而廟食之宜以聖清
額廟丞相府僉曰允哉嗚呼大道之鬱也則民烏
得而知古馬士蓋有一二世不知其傳者大道之
彰也則民不識金革戰鬬之暴內則有父子夫婦
相與飭於禮節外則有官師之教朋友之交相與

講於古豈獨知己之所傳又知當時之名世者而
傳之是則永平之人遭逢家國之隆而沐浴大道
之彰也吾將見行者讓途耕者讓畔學士相誅於
祖豆工商相貸以器貨而市價不二矣推本我世
祖皇帝教化之意顧不由此與邦之人尚礪其志
而施於行哉毋徒神之而已也

清節廟記　商輅 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

成化九年癸巳前監察御史知永平府事臣璽言
臣所守郡實孤竹舊壤伯夷叔齊所生之地也夷
齊兄弟遜國而逃節義凜凜雖百世猶一日故孔
子稱其仁賢孟子稱為聖之清迨夫宋元加以封
爵至我
朝洪武初再飭祠祀歲久祠圮祀亦尋廢事載
大明一統志可考見矣竊惟表彰前賢風勵邦人臣
之職也因謀諸同官捐俸倡義鳩工飭財重建正
堂三間翼以兩廡門二重神庫神廚齋房為間各
三肇役於是歲春二月至秋八月落成廟有餘地
數百畝以付居民侯王等種之歲收其租之入以

供祭祀伏惟
皇上追念二聖平生節義賜以廟額庶幾永終弗墜
臣璽昧死以請
制可賜額清節降祝冊命守臣春秋行事如儀
恩典渙須臣民胥悅於是太守具是狀加書介郡人
通政使司掌司事兵部左侍郎張文質屬輅為記
謹按孤竹有國封自殷湯傳至夷齊之父墨台氏
將死遺命立叔齊其後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
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孟伯夷以父命為

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公而即乎人心之安誠有功於世教如孔孟之所稱道是已夫有功世教雖天下猶將祀之況宗國乎太守此舉可謂知所重矣是宜
朝命允命禮秩有加自今二賢節義益以表白於世殆見遜讓成風民德歸厚由近以達遠舉一以勸百夫豈小補云乎哉噫邦人士毋徒以祠祀視之則善焉用書以為記

重脩清節廟記　　張廷綱郡人行人

永平府即古孤竹國史稱其君墨台氏蓋商支庶所封其子伯夷叔齊讓國而逃諫伐而餓清風高節昭著當時聖賢所推重無庸贅矣故城遺址距灤江上游歷秦而漢必有能表章之者載籍無聞莫之可考乃晉以來五胡亂華淪入夷狄唐宋因之未有發之振之者迨元加以清惠仁惠之號祀舉尋廢我
祖宗奄有九有首求忠義清節之士以崇名教命有司興舉二賢祠祀邦人企慕之深景仰之切品第孤竹清風為八景之冠以寓無窮之思歲久祠圯祀亦隨之廢迨正統中郡守咸寧張公茂建立祠堂以祀之甚慰鄉人之心未有著典成化中郡守盩厔王公璽始請于
朝賜額清節并降祝冊其二賢封謚皆仍宋元之舊春秋命有司致祭開設祭田太學士商公輅記其事遂為令典繼是而往祀事雖興日與釋老無益之祠廟等漫不加意不足以慰邦人之心舊有堂宇歲久朽腐弘治甲寅維揚吳侯廷臣來守是邦

行禮祠下周廻顧瞻以為表揚風節化民之本先賢廟貌弗稱其瞻甚闕典也慨修興葺之謀偕同寅捜羨餘廣措設聚財庀工經營規畫梁棟之蠹蝕者更易之桷榱之款缺者補正之繪畫之漫漶者鮮明之列以廊廡卯以庖庫繚以垣墉創外門而揭扁之規模恢宏氣象光大視昔有加非特揭虔妥靈而邦人伏臘之走祭者景寺之游觀者往過來續之尋幽吊勝者無不懽忻踴躍興起其景仰之心甚慰民思於無窮也夫以二賢高世之行

遜國而逃諫伐而餓豈絶人逃世而好為是詭異之行哉蓋是時辛惡貫盈商祀告絶知天命之有在識時勢之攸歸竭忠報國明哲保身君臣之大義以明兄弟之天倫以至孔子大聖也嘗稱為古之賢人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孟子大儒也每替其為百世之師聞其風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清風高節不惟感乎當時而尤感乎後世祀於鄉以崇名教之重以彰
宸翰之隆宜哉雖然夫惟有光明正大之人然後能

重清風高節之士昔嚴子陵祀堂傾圮范文正公典郡新之加以雄文膾炙今古今二賢祠宇敝朽不遇賢太守庸能興廢而起墜乎是以孤竹之清風桐江之高風相峙南北固無彼此之讓文正之重建吳侯之重修相映後先豈不同一軌轍也耶鄉之縉紳耆宿仰戴之深企慕之切囑予為記立石以垂永久弟以投老林泉筆路荒蕪不足襃揚先賢扶世教民之功發攄賢侯以禮導民之意深可愧焉侯名傑廷臣其字揚之江都人由己丑進士給事黄門歷今職贊襄維持者陵縣李侯性淳安邵侯達以省部黜貳郡事他如交城胡公緯夏邑孫公驥朝邑周公瑄皆一時名士判推府事者若夫縉紳鄉彥駿奔其事者具在碑陰兹不復贅按經始於丙辰閏三月二十日落成於夏五月望而記作於季秋之上澣云

重修清節廟碑記　　袁煒

孤竹為殷商侯國永平其故墟也永平廟祀夷齊舊矣厥興廢所由郡志載之詳可考也嘉靖丙午

兵部尚書郎石州張君玭出守是郡瀕行夢神人持二墨贈且曰若守土其兄弟二人君其善待之君不解所指覺而語人人曰夷齊墨台氏二子君夢所其是乎君心殊異之比蒞郡往謁夷齊祠周視之堂止四楹規制湫隘歲且久棟宇傾圮漫漶不可支矣君愴然感焉顧謂同知蘇君烈推官霍君冀曰古仁賢祠宇乃使之頹敝弗葺咎將誰執邪即與二君謀新之然以其費不貲不敢專列狀上撫巡諸臺以請中丞孫公應奎侍御吳君相東

君邦佐王君應鍾張君登高王君達咸鎧君議而
孫公嘉樂奬成之尤力公命取燕河桃林巨木百
餘章為梁棟而諸侍御各助贖金若干兩戶部郎
張君松復使來告君曰聞君新仁賢祠以崇化礪
俗願以百金佐經費君乃益自喜謂蘇霍二君曰
郡志所協從茲役易集矣乃檄灤州守及盧龍縣
令輸金鳩匠伐石具材君躬為區畫授以矱度既
而工人競勸邦民子來公私靡侵新廟有奕肇事
於丁未秋七月訖工於己酉冬十一月為堂五楹

兩廡各七楹儀門三楹堂之後亦三楹扁之曰揖
遜齋房六楹扁其左為齋明右為盥薦揖遜堂後
曰清風臺築堅之而衛以石孫公更其扁為採薇
亭祠之前為大門三左右扁之曰天地綱常曰古
今師範門之前為坊曰清節廟堂宇靚深形制宏
敞輪奐煇赤山川改觀不有以褒表聖賢翊振風
教垂功烈於不朽哉廟成將樹碑紀其事君走使
徵文于余余惟忠孝節讓乃天理之根於人心者
萬古常新夷齊當商周之際遵命以成孝諫伐以
全忠遜國以惇讓采薇以明節是為求足乎吾心
之理而非以要後之人崇慕不窮也乃今張君感
諸夢思而新廟之議達諸撫巡諸君子罔不翕然
孚允行之此豈有政教徵發哉忠孝節讓各牖其
衷彝齊高蹈千載如挹是從之就緒非所謂天之
所符而人心自然之驗邪張君字庭玉舉乙未進
士以清節著稱今升秩陝西副使嚮用文云

新建揖遜堂記

李充濁　郡人左布政

稽古堯遜位於舜舜遜位於禹孔子稱其大能則

天樂為盡善泰伯三以天下讓文王以服事殷孔
子稱其泰伯可謂至德周之德可謂至德夫自古
帝王多矣而獨稱四聖者非以其揖遜之美遠過
於人耶夷齊者輕千乘之國尊父命兄讓於弟重
天倫弟讓於兄與四聖之德無異故孔稱其求仁
而得仁又曰民到于今稱之其所以稱夷齊者猶
乎四聖也由此觀之吾夫子一稱謂之間固默寓
夫尊道德賤功利之微意自非真儒者出孰從而
知之孰從而闡其幽表其微耶且永平之有清節

廟其来久矣将廢壞而墟矣莅兹土者率知春秋
祀之而未嘗崇其廟貌結其堂構顯其揖遜之美
名惟太守張公者號永石晋陽世族居家孝友莅
政清白埶夷齊於千載之前羮墻如見既而来宦
於兹觀其故墟而心惻然所以廟貌一新而揖遜
之堂所由刱也謂非心與之一行與之合者能之
耶噫後之慕夷齊之德者必曰斯堂之宜建覩揖
遜之名者必曰斯名之稱情則永石公素仰之心
可遂而堂之名與公之意相當於不朽矣是為記

新建清風臺記　　廖自顯郡人御史知府

孤竹故有祠而無臺非不可有也存乎其人焉耳
盖人知夷齊之封祀者崇乎清而不思清之絶德
于二子者風乎當時後世祠可有也而臺可無乎
此清風之所以名臺而臺之創係乎所遇也吾郡
守晋陽永石張公其善學夷齊者乎何其苦心悦
慕而從事無厭也視篆初禮謁二像心神愴感凜
凜若有生氣拂拭廟顔聿興恢廓修葺之舉計工
移檄動支官帑以充其廢殿堂廊廡門牌坊扁增
其所未有修其所已墜規制宏遠較若畫一名公
佳製暨公墨妙大書小書燦爛奪目固不佚余詳
贅也取其根本節目之大與天地相為悠久者其
清風乎叩馬而諫清之風乎君臣也遜國而逃清
之風乎父子兄弟也采薇而食餓死首陽清之風
乎存事没寧也故城孤峙面陽背灤清之風乎山
高水長也兹臺之建有自来矣爽路磚級自下而
上摳衣陟巔東西相向構亭三楹突然而起也十
丈殿諸棟宇坐於河濵仰挿雲漢俯看釣艇登山

兮清風飄玅奇花香散放舟兮清風邀月波紋疊
興蕩掃雲埃而天得以清流韻遺響又安究乎古
今升高望遠感外激衷将有遭人倫之變而義潔
去就者乎决性命之正而泥塗軒冕者乎嗣此而
渭濵而嚴瀨而嘯臺非不清也要之濟世之才遯
世之見則有之矣進之清風之聖則未也永石公
何以鋭情於此哉比掌職方夷齊兆夢繼守孤竹
夢協如襲天之陰厚善人肯以隨世就功名者期
待哉後之人席清風而興思者一陟其巔良心慨

發直欲追趨百世之上出降一等而念頭顛差步伍越次者多矣若夫遊騁山川縱眸花鳥恣樂吟眺流連光景進則望風趨避退則駕風放達而不求知風之自風斯下矣嗚呼清風得此臺而其風日遠苟求其故雖愚夫愚婦亦知所向往也微求石公誰其勵風

夷齊里記　　安所止　通判

今上萬曆之十有四年丙戌秋八月余自銓部來倅永平永平蓋夷齊里云余嘗憶髫歲從先泰安君

過魯鄒譚孔孟矣讀孔子曰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求仁而得仁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及孟子曰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每每至此未嘗不廢書起立景慕其為人當是時此心固已知其有夷齊矣後稍長鄉老先生往往宦游永平得遺夷齊志觀之此心益增景慕一欲至其里覲孤竹之故地挹采薇之高風無由也茲者乃叨一官於郡未得謁所謂清節祠廟貌謁禮焉周歷境上果爾山川靈秀閭閻揖讓環峙嚮往無歧于昔令人低回躊躇嘆息追想不能忘越二年秋七月侍御萊陽孫公奉

上命按順天登車出行部臨視永郡貞度肅寮已又敬仰仁聖賡新教勸見其表有夷齊里試令郡博諸君作夷齊里記余竊退而惟之夫人性至善今古攸同好善惡惡聖愚不異夷齊自商迄今遠矣

其賢聖猶一日也斯民迺夷齊時亦遠矣其稱賢聖猶一日也豈以其世代殊絕移易之邪孔子嘗云夷齊不念舊惡孟子亦云聞其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為里若人者能自得師如此而心而身而家而國而天下則善矣是不亦上副其不念舊之心而又何惡焉倘或不然終於頑焉懦焉而廉而立志無聞於世將不為聖人之所不肯與立者哉余每內訟數十年景慕之心一旦至于其里今且二載猶然惩懷愧未嘗敢以告于人書曰未見

聖君弗克見聖既見聖亦弗克由聖余顧私述為之記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因有望於居夷齊之里者記成歲戊子秋八月也

序

國朝夷齊錄引

張玭 本府知府

歲嘉靖乙巳冬余為郎職部夜夢二偉人持墨一函以贈揖受竦覺次日平州之命下矣盖夷齊墨台氏孤竹遺址在平城東二十里許抵任偕前理刑今撫西夏思齋翟公前郡貳別

駕嗣皆留都地省郎蘇子劉子往謁馬法像雍然恍如夢中所見夫夷齊聖之清者也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興起也迺余於夢寐間猶得見之不亦異哉不亦異哉既為之崇新廟貌廣購祀田亟樹松楸復搜括記載編集成帙名曰夷齊錄方付諸梓人迺余有酒泉之行迨已未夏復叨簡命來撫薊門勗勸垣塞瞻拜尚缺偶閱是錄景慕益增遂書此授前給舍在今紀守爰刻諸簡端以識後先歲時云

夷齊錄後序

栗永祿 副使 昌平兵備

嘉靖庚申秋大中丞永石公飭邊駐營平越月矣偶出夷齊錄一帙示祿曰茲守平時刻也持歸披閱之首即公自叙刻錄顛末括目析類肖像分圖紀述歷代崇典及諸家之說為備聿自商湯始封孤竹國傳夷齊遜今三千餘年矣一展卷而清風淑行宛如在目不覺神悚心惕肅然斂容迺撫卷而嘆曰嗚呼夷齊之行其卓絕千古而不可泯乎

斯錄也其于綱常風教大有所裨乎然綱常在人風教在上弗闡之孰知之弗興之孰從之百姓雖出入墨台氏之墟而叛于清淑之行者多矣公憂之比至郡即訪謁厥祠慨加崇飭亟樹松檜廣購粢田以供歲事復慮久而易堙迺搜括記載編集成帙名曰夷齊錄付梓人鐫之冀後之守者讀是錄因而葺棟宇增松檜理粢田俾弗寢沒或田之外更廣之庶清節廟祀可常如今日也噫公之用心其無窮矣乎及細玩錄中圖像復有感焉何者

諸傳記頌賛之類編牘纍纍覽之雖可盡知其詳然非學士大夫莫之省惟像若圖雖閭閻細民亦易辯之故展其像按其圖民將指之曰此夷齊也古之賢人也遜位而逃全孝弟也叩馬而諫重忠義也採薇而食守廉節也吾儕生于其鄉而顧為忿爭貪汚之行可耻也固將有奮于心而勵于行者矣雖不必盡如夷齊之為人而一念一行合于古人是亦夷齊之徒庶幾乎墨台氏之遺俗也故即公刻錄之意可知用心之無窮而圖像之者益

知為教易行而其心益無窮也由之夷齊風教立懦廉頑垂諸千萬世而不泯者實孤竹為發跡之所而公之是刻益有以闡而興之也意者二賢在天之神其亦有所慰矣觀公自叙平州命未下夢二偉人遺墨及謁法像恍如夢中所見迺知分由前定而冥冥之中殆先有所知而托之者與非公存心持行素合神明恐亦不能有是夢也嗚呼公之夢偉人即孔子夢周公之意也二賢清節耿耿萬古如在神交氣感理弗可誣者公之於此固可以自信而尤可以自慰又以慰二賢夢中之托矣其誠異哉

唐　頌　韓愈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叔齊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為明崒

乎泰山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耻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

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古而不顧者也雖然微
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宋 附　陳耆卿

伯夷卧山呼之不返

唐 贊　司馬貞

天道平分與善徒云賢而餓死盜且聚群吉凶倚
伏報施紛紛子罕言命得自前聞嗟彼素士不附
青雲

國朝又　孫承恩

求仁得仁去國如屣叩馬一諫君臣大義乾坤清
氣萃于一身獨立萬古邈焉無倫

遜國　張玭 知府 八贊

邈矣孤竹賢哉二人一尊父命一重天倫孝弟盡
道揖遜求仁清風百世興起斯民

逃國

兄弟俱逃棄爵如屣豈無宗祀國有中子求仁得
仁又何怨悔泰伯仲雍高蹤可儗

居北海

於惟逸民避居北海世亂則退時清有待諸侯弗
屑鄉人若浼衣冠思正列儀攸在

歸西伯

西伯善政大老興歸海濱起嘆峻邑求依豈曰凍
餒庶覿柔徽休哉清躅膠序生輝

扣馬

乾坤正氣篤生清聖君臣之倫扣馬而諍武王有
慚太公起敬精貫蒼旻日星昭映

採薇

棄粟去周採薇思商不降不辱立我綱常從容作
歌餓死首陽名稱到今宇宙垂芳

清節新廟

孤竹遺墟奕奕新廟清節無前作斯有兆載碩路
寢亦儼貌肖歲祀孔修精英恍曜

孤竹故墟

商邑翼翼下國無傳孤竹赫赫夷齊之賢升彼墟
矣悵惘在瞻平灤親炙萬世綿延

郭造卿 十贊

二子避地非楚非秦我入我居止海之濱不降不
辱蹈之逸民無可不可天下一人
貧而無怨舍之則藏樂矣不改憂也自忘衛君何
為浮雲之鄉我思古人在於首陽
文其至矣武有未盡會朝清明天應人順豈不為
德乃以為暴舊惡弗念而死以報
沐浴請討三子不然叩馬之諫舍旃舍旃違之清
矣仁未知焉何其採薇首陽之巔
子罕言仁得之曰夷回也三月仲乎如其辭周之

粟採周之薇豈餓而死孔莫之知
泰伯虞仲三讓于季豈曰硜硜稱孝稱弟夷齊之
讓若同泰伯夫子稱之亦謂至德
咨爾殷商天祿永終西伯羑里大老困窮伯叔如
逃中子為君周脅諸國孤竹無聞
諸侯失國諸侯是托孤竹之失西伯方作盛德既
尊優于祿爵豈屑就乎抱關擊柝文謨武烈水火
是救胡然播棄而弗求舊死生大矣周之可受為
殷以死生曷避紂

文王治岐衰此煢獨老無凍餒仕者世祿志士不
忘雖在溝壑盍歸乎來聞文王作避紂伊何播棄
黎老舍而從周德可以飽謂其逃矣而乃就養東
海之往豈曰為讓
湯武之舉應天順人一怒而安社稷丘民夷果為
殷而獨叩馬有隨先者先乎有夏昔就以養今餓
以死父為其父子為其子則大悅稱為達孝父
曷怨之乎嗟為暴

唐 附 梁肅

接輿肆狂孤竹求仁介推山死龔勝蘭焚遺風是
仰終古不泯

賦

首陽山賦 杜篤

嗟首陽之孤嶺形勢窟其盤曲面河源而抗巖隴
磓隈而相屬長松落落卉木蒙蒙青羅落漠而上
覆穴溜滴瀝而下通高岫帶乎嚴側洞房隱於雲
中忽吾覩兮二老時采薇以從容於是乃訊其所
求問其所修州域鄉黨親戚胥儔何務何樂而並

茲遊矣二老乃吝余曰吾殷之遺民者也厥胤孤竹作藩止湄少名叔齊長曰伯夷聞西伯昌之善政育年文於黃耇遂相攜而隨之冀寄命乎餘壽而天命之不常伊事變而無方昌服事而畢命子忽搆其不祥乃興師於牧野遂干戈以伐商乃棄之而來遊誓不步於其鄉余閉口而不食並卒命乎山傍

國朝吊夷齊賦　王世貞

日予奉軺以東逝兮東馬放乎今支山嶜岏而巍

嶴兮衆草䕸藋而條緯俞隗道余於卑耳兮武夫磷磷其參差曰青帝之握樞兮顓頊煦㳬寥而楷悽玄宮承雲而黓㸑兮僉告余二子之所都羌田應以迈照兮洪溷踏靡而內疑足次且欲卻兮又誰雀躍而前趨跂佇光劂余之素兮挽清泠使濯余歲㬥招沆瀣以醓醴兮裒朝霞以為餦餭嚧玄宾之竅機兮噫噫拊歌之懭愴受哀絃於大娥兮消延和之以清商靈蕭蕭而若覩兮冀回轞燭乎微躬又惝怳其不可即兮掌夢跡帝以奚從眺孤

竹之亶曼兮台要寔以故枋生剽衆而脫徙兮寧嚋嚋處彼幽方滇波委輸濊貉兮箕蒙難而延宗靈庶偕以翱遊兮語侏離而不可通北海決漭靈所辟兮受渟滀使不得寧將岐豐沃以愉兮靈又薄周德而莫宮諸毗綿延具區兮太虞夷猶於其旁羌德配而耦娛兮靈謂伊附乎周盟陂陀首陽忽巃嵸兮益徹以荃之芬芳靈闓闓而下臨兮將綫駕以憩息掌夢申申以表誠兮豐隆叟而來假覔車殷殷以翩繽兮皎雙鴻之次翼匪賓璐而陸

離兮舍蘺芷以彌馥介九賓而見予兮祝史要予以靡忒伯從父以成命兮叔違親以成德假舍君以明志兮既殉主以明極昔巢許之讓皇兮托勲華而稍佚尹五就而極塗兮愀然面故主以惶怩謂題跂以死名兮荏任誕而廢節遷嘵嘵於騏尾兮嗜微聲之有托彼畢脩辭而求白兮卒牢慅沈乎湘澤繹鄒人之無怨兮乃從容於天則世滔滔而呰㾓兮戰代莽其相仍顧萬目以挨擋兮競含沙而蠱光騶虞草以伏食兮於菟誇咀夫衡生陽

鱎之䲔鱵鱗兮偃蜓神龍以自矜靈旣悼農虞之忽沒兮泯鄭躅而啟慕愧突梯之苟容兮將捐足乎靈御胡司命之不晰徵兮抑餔糟以昏鶩眇孅娥之要渺兮殞濁軀而不反顧

附

漢　士不遇賦　董仲舒

上古之清濁兮廉恥𣭀𣭀而靡歸殷湯有卞隨與務光兮周武有伯夷與叔齊卞隨務光遁迹於深淵兮伯夷叔齊登山而采薇

哀時命賦　莊忌

伯夷死於首陽兮卒夭隱而不榮

逐貧賦　楊雄

攝齊而興降階下堂誓將去汝適彼首陽孤竹二子與我連行

幽通賦　班固

三仁殊於一致兮夷惠舛而齊聲

白髮賦　左思

二老歸周周道肅清

晉　感士不遇賦　陶潛

夷投老以長飢回早夭而又貧傷請車以備槨悲茹薇而殞身雖好學與行義何死生之苦辛

唐　悲才難賦　盧照隣

巢由滿野不知稷卨之尊周召盈朝莫救夷齊之餓

辭

後漢弔夷齊　胡廣

曰遭商辛之昏虐時繽紛以蕪穢恥降志於汙君

溷雷同於榮勢抗浮雲之妙志遂蟬蛻以偕逝徹六軍於河渚叩王馬而慮訐雖忠情而指尤匪天命之所謂賴尚父之戒慎鎮左右而不害

魏　又　王粲

曰歲旻秋之仲月從王師以征南濟河津而長驅踰芒阜之崢嶸覽首陽於東隅見孤竹之遺靈心於悒而感懷意惆悵而不平望壇宇而遙弔抑悲古之幽情知養老之可歸志除暴之為世搴巳躬以騁志愆聖哲之大倫亡舊惡而希古退採薇以

窮居守聖人之清槩要既死而不渝膈清風於養士立果志於懦夫到於今而見稱為作者之表猗雖不同於大道令尼父之所礜

又　阮瑀

曰余以王事適彼洛師瞻望首陽敬弔伯夷東海讓國西山食薇重德輕身隱景潛暉求仁得仁報之仲尼沒而不朽身沈名飛

又　麋元

曰少承洪烈從戎于王側聞先生處于首陽耿不

敬弔寄之山崗夫五德更運天祚靡常如見絕代之主必有受命之王故堯德終于虞舜禹祚威于成湯且夏后之末禮亦殷氏之所亡若周武而為失則帝乙亦有傷子不棄殷而餓死何獨背周而深藏是識春香之為馥而不知秋蘭之亦芳也首陽誰山而子匿之彼薇誰采而子食之行周之林讀周之書彈周之琴飲周之水食周之苓而謗周之主謂周之淫是誦周之文聽聖之音居聖之世而異聖之心嗟乎二子何痛之深

唐

又　柳識

洪河之東兮首陽穹崇側聞孤竹二子昔也餓在其中偕隱胡為得仁而死青苔古木蒼雲秋水魂兮來何依兮去何止攢澗溪之毛薦精誠而已初先生鴻逸中州鸞伏西山頡薇蕨之離離歌唐虞之不還謂易暴兮又武謂墨縗兮胡顏一叱兮忘餞若有誚兮千巖之關豈不以冠弊在于上履新處于下且曰一人之正位孰知三聖之絕嘏讓周之意不其然乎是以知先生所恤者偏矣當昔帝

辛在牧殷綱解結乾道息坤維絕鯨吞噬兮鬼尊王奮厥武天意若曰覆昏暴資濬哲於是二老歸而八百會一戎衣而九有截况乎旗錫黃鳥珪命赤烏俾荷鉅橋之施俾申羑里之辜故蝕山立雨集電掃風驅及下車也五刃不礪於五庫九駿伏轅於文途雖二士不食而兆人其蘇既而普天周土率土周人吁嗟先生逃將奚臻萬姓歸歸兮獨犇乎方寸六合莽蕩兮終跼乎一身雖忤時而過周終臣心而惻殷所以不食其食求仁得仁然非

一端是各有志若孝通以阜厥躬應物以濟其利則馬有貞節之規各親之事靈乎靈乎雖非與道而保生乃爲爲臣之不二

國朝又　阮鶚提學御史

西山巍巍兮雲飛揚東海茫茫兮無舟航我欲濟之中流兮誰爲渠雲棄駕天風兮飄我裳上下千載兮徵乎札誰與歸當末造而碩果之食兮於宋有光嗟乎夫豈先生之得已哉使其父作之子述之則先生之無憂也當如文王使其身爲君舜爲臣則先生之有爲于時也當如益稷夔龍之贊襄若曰慕巢父之清風髹泰伯之懿矩砥行礪節而欲聲名流萬世之芳此乃三代而下人也名與實而俱亡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孟子曰伯夷聖之清是誠有見於先生之無所爲而爲也惟義與命而相將西山不可窺東海不可量已焉哉見先生其何時暨羲華涉滄溟兮亦晝夜其皇皇

周附

橘頌　屈原

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爲像兮

悲回風　前人

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

唐

吊萇弘　柳宗元

伯夷殉潔以莫怨兮孰克軌其遺塵

歌

國朝纂夷齊志歌　白瑜郡人給事中

嶙峋陽山雲闋折墨台孑然抱高潔遺蹟煙蹬排懸流扶揖徘徊不能別兄遜弟兮弟遜兄尊命違親分兩情摠是人心天理合故封帶礪羽翮輕馬前強項抗周武怒髮數罪欺膏斧舍君明志又殉君崇讓恥爭心獨若播棄甘心老海瀕歸來鳩杖欲時清傷哉不遘虞唐世忍負綱常愛此生隱身忠耿無消歇採掇一味商留蕨餓死原非爲死名不附青雲自掀揭君不見衛輒據國唐剪屠父子君臣分義無此志不降身不辱一死何嘗失故吾又不見三閭脩辭求自白憤懣行吟沉湘澤從容順命歸大荒俯仰無慚靈有赫二壘稱爲百世師

聞者頑廉懦立之況乎覩炙清芬者歟對空江明月時

附

上留田行　李白

孤竹遺陵讓國揚名高風緬邈頹波激清

詩

晉　望首陽　阮籍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

唐　讀古史　白居易

朝采山上薇暮采山上薇歲晏薇亦盡饑來何所爲坐飲白石水手把青松枝擊節獨長歌其聲清且悲櫪馬非不肥所苦長縶維豢豕非不飽所憂竟爲犧行行歌此曲以慰常苦饑

謁夷齊　李頎

古人已不見喬木竟誰過寂寞首陽山白雲空復多蒼苔歸地骨皓首采薇歌畢命無怨色成仁其若何我來入遺廟時候發清和落日吊山鬼迴風吹女蘿石門正西豁引領望黃河千里一歸鳥孤光東逝波驅車層城路惆悵此巖阿

首陽山　胡曾

孤竹夷齊恥戰爭望塵遮道請休兵首陽山倒爲平地應始無人說姓名

宋　題夷齊祠　司馬光

夷齊雙骨已成塵獨有清名日月新餓死溝中人不識可怜今古幾多人

詠史　王十朋

避紂窮途北海濱歸來端爲有仁人武王不聽車前諫餓死西山志亦伸

元　過清聖廟　王惲

遠避東鄰虐還遮北伐頻與天重立極叩馬死成仁路日悲歌壯東風紫蕨春一饑雖可療終愧是忠臣

首陽晴雪　陳賡

天風吹瓊瑶白月首陽頂欲和采薇歌千山凍雲冷

又　　　　　　　　　　　　　　閔成巳

薇歌一曲對青山萬古千秋老翠巒望斷空嵒人不見光揺銀海玉峯寒

國朝感賦夷齊　　　　　　　　　無名氏

一個忠成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為君王固首陽

絕命詞　　　　　　　　　王叔英翰林修撰

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予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事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嚥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聞鹿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踪遠難繼有爾無足傳千秋史官筆慎勿稱希賢

題清節祠　　　　　　　　徐瓊禮部尚書

國統人推中子承首陽甘餓有餘清兩逃兄弟彝倫重一諫君臣大義明殷地既非薇自老周邦雖有粟無生故墟古廟昭旌額簒逆相過愧豈勝

又　　　　　　　　　　　王璽本府知府

憶昔孤標不絢名一時推讓見真情耻居湯武興師地肥遯唐虞建國城薇老空山無故迹風流百世有餘清聖賢有意垂經史一覩令人百感生

又　　　　　　　　　　　張廷綱郡人行人

首陽之巔幽且岑灤江之水清且深試將一酹生芻意不盡萬古仁人心祠前滿地多芳草祠外長松廣啼鳥登臨感慨豁吟眸數點青山雲外小

又　　　　　　　　　　　才寬遷安人尚書

孤竹城墟清節祠追崇新自聖明時無端今古風常在有道精魂祭必知草樹綠空山外兩龜龍寒映月中碑載瞻肖像彷徨拜讀遍遊人廡下詩

又　　　　　　　　　　　吳傑本府知府郡誌

夫子何許人商季德之衰讓國當年事廉頑百世師耻食東周粟甘忍西山饑咨從叩馬諫民可得熙怡

又　　　　　　　　　　　吳祺灤州學正修郡誌

商家鍾虡甫遷移四海宗周共戴之獨向軍門厲臣節耻於當道樹降旗半生薇蕨甘岑寂萬古綱

常頼指麾昨拜祠前歸去晚清風一味弄寒漪

又　辟穰 灤州知州

竹帛昭垂舊隱名商周興廢揔關情薊門東下留遺廟遼海西来見故城尼父獨稱賢邁古鄒人曾記聖偏清悠悠往事何須問黄葉秋風感慨生

又　李文 郡人河東運使

新廟輝煌壯一方敀勤此日奠椒漿開周養老来濵海痛紂違天隱首陽千載清名昭日月九天典祀薦蒸嘗不因太守敦風化依舊城隅遍野棠

又　楊祥 郡人山西僉事

興師牧野吊蒼生二聖由来耻戰爭不向軍門上降表敢於當道諫休兵一時昆弟真情見千載君臣大義明再拜祠前欲歸去清風時有颯然聲

又　王珝 郡人御史

遜國求仁已得仁馬頭忠諫逆龍鱗一時窮餓甘心死萬世褒崇大義伸衰草寒烟迷故里清風明月伴遺真剜苔幾讀荒碑字孝弟由来出藎臣

又　祁鳳 府學教授

何年孤竹敀廬龍一片荒城草色茸閑向夷齊祠下過山河猶自起清風

孤竹清風　劉達巳

天挺英豪伯仲賢孤城遺跡尚依然精靈已逐風雲去高節還同日月懸薇老空山閑暮雨祠荒故國鎖寒烟我来吊古情無限一嘯風生萬里天

孤竹故城　張登高

孤竹千年地夷齊萬代名青山圍故國滦水遶荒城啼鳥君臣恨浮雲兄弟情秋風空殿閣日落自

松聲

謁孤竹祠　吳相 御史

曉雲初霽望宮墻山宇豊碑日月長誰謂兩賢身已朽清風猶到舊封疆

祭夷齊祠　賀一桂 提學御史

夷齊已百世此地有祠堂遺像存生氣荒城接首陽海濵風月古山北蕨薇香豈黍非周粟具陳一薦觴

又　李栻 巡按

遺榮魯棄國遠迹故逊商食粟慚周室飡薇自首陽墨台人已杳孤竹祀猶芳清聖吾師表趨庭切望洋

孤竹城謁夷齊廟　黃洪憲編修

停驂古墨望宮墻廟宇巍峩俯大荒故國幾家城堞在清風千載蕨薇香生平義已捐孤竹身後神應傍首陽此日登臨倍惆悵一杯何處酹椒漿

又　前人

山城故堞氣蕭森遺廟松杉白日陰叩馬不回黃鉞仗行吟誰識採薇心孤標壁立陽山聳百折中流砥柱深回首南巢悲往事滄桑何代不浮沉

謁夷齊志感　張文熙御史

荒城鳥道亂雲遮絕塞龍堆走白沙孤竹二君何處是古祠啼殺暮棲鴉

又　前人

山深龍去鳥空啼野曠天高日影低二墨城邊春已暮令人回首憶昌黎

讀伯夷傳　王好問書樂亭人尚

綱常萬古同天久功利須臾過眼無誚肴渭水鷹揚者不薄西山二餓夫

孤竹懷古　前人

鎬京商邑總蒿萊千載何人弔墨台啼鳥似傷人世改野花還向故原開荒城隱隱水聲去古殿巋巋山勢来一望悽然成憯感塵車欲發更徘徊

同劉侍御霖謁夷齊祠　傅光宅巡關御史

驄馬雙臨古址平並將蘋藻薦清風首陽一餓人千載中子憑誰問姓名

同登清風臺　前人

臨眺懷千古啣盃思轉長天連一水碧雲遠萬山蒼虞夏今何在商周亦渺茫年年北海上微似首陽香

同馬計部翰如灤江夜泛　前人

歌吹逐江流青尊夜唱酬繁星低映水新月迴隨舟文武河山改夷齊姓字留因君見萬少秀色滿中州

孤竹故城　谷繼宗進士

孤竹啟時國重閩紂日城氣鍾三代秀聖啓二難清北海蒼鷗下西山紫蕨生逃人無叩馬萬古爾知名

弔夷齊　王大合 戶部郎中

採薇已辟東山薇薦芷誰添北海奠小徑杉松寒白日荒祠烟火隔黃昏月明華表堪聞鶴風急空山有斷猿最是首陽俱浪跡不須宋玉為招魂

又

灤江一曲北平東江上歸然有故宮見說孟津傳叩馬誰從渭水卜飛熊天寒半桂千山月樹老長吹萬里風欲擷江蘺薦酹酒松雲無數落烟空

題孤竹祠　方一桂 提學御史

孤竹祠陰樹影空當年霜月帶簾櫳粟生周土無緣分薇長春山任老窮惆悵宣尼知餓所凄凉軻父挹清風我來特地觀遺化太半廉夫入覽中

又　楊祥 郡人山西僉事

衆叛親離事已非商家城郭半陵夷微軀敢抗三軍勇大厦還將一木支崇報喜承昭代典綱常無愧後人師仰瞻遺像徘徊久帶得清風滿袖歸

又　吳楨 御史

虞龍再入弔商賢廢郭灕灕紫陌邊高節獨懸光宇宙英魂不與首陽眠

登中流砥柱　傅光宅 巡關御史

並下清風閣同登砥柱崖水聲千里去山色四圍來樹容晴烟合霞明晚照開醉餘長嘯發賞[illegible]低回

孤竹風清　徐準 本府知府

兩岸齊開落玉虹孤城半沒斷碑荒憑虛一望秋颸爽起懦廉頑百世同

謁夷齊　曹代蕭 本府知府

水遶青山湛四圍墨台遺廟轉霏微仁留兄弟乾坤老義重君臣日月輝風送香魂歸客夢樹搖清影點漁磯商薇此日盤堪供周粟當年願不違獨石城邊魚共樂長松庭下鳥時飛亭亭惟有寒岩竹似笑人間萬事非

登夷齊砥柱亭　前人

簿牒餘東國高亭盡日閒添添頭上雪望望面前

山斂珮飛塵外樓臺落照間蕨薇疑在眼二聖幾時還

亭上御盃處流雲片片輕白波千萬點黄鳥兩三聲船向湖邊去人從海上行清風如有待樵唱轉多情

謁夷齊　王皡如 同知

横山岡上振朝衣清節祠前侶雁飛三讓寧捐孤竹祿二難甘茹首陽薇彛倫自古吾誰怨伏臘于今歲不違石砌虬松常印月令人千載仰清輝

又　李如寶 通判

紛紛詞翰北平西漫道清風入品題海上雲霞明皦皦山中烟雨冷淒淒樸臺日下看花落姓字年來聽鳥啼公論不憑尼父口空餘灤水照丹梯

又　王之屏 推官

寒鴉棲古木清節儼灤濱脫屣渾無國承祧賴有君西山人已遠北海蕨猶馧千載稱觴處疑招月下魂

又　葉世英 盧龍知縣

商周宮闕今何在二聖祠堂尚可尋滄海桑田元幻跡天倫親命不磨心碑殘苔蘚香遺墨芷薦清芬蕨共歆更羡一泓臺下水滔滔千古自成音

又八月九日祭

聖廟登獨石亭

不是清風遠那令塊石知亭孤波影峭岸斷水聲歌一任狂瀾撼寧將砥柱移鷗閑機自適魚静月偏窺衣振千尋聳絲還九嵩維北環龍塞壯南抱錦灤委當日周家士今仍墨氏怡飛熊何處問彼黍正離離

又　白瑜 郡人給事中

故堞依依翔自殷清風臺砌鎖烟雲兩逃豈問國無主一諫何知紂不君山巘鳥聲啼舊恨江干竹影帶寒曛採薇採得長年藥萬古祠前薦藻芹

泛舟登孤竹砥柱亭　前人

残暑濕雲一葉過躋扳高嶼意如何挿空壁立飛塵表砥柱中央挽逝波松杪静聽清籟發潭澄冷浸醒心多坐來不覺衣冠正朗頌西山採蕨歌

謁夷齊廟　韓應庚 郡人御史

清聖非苦節迺見綱常先君父固攸重子臣情堪憐此情不有已奚恤後譽延邈矣採薇事市朝已數遷誰招餓夫魂廟食首陽巔寒松覆碧瓦古殿生黃煙遺像儼生存咫尺手足連拱拜瞻容色恭遜藹周旋盤無周室粟隴有洞山田粢盛戒清酤伏臘擊肥鮮光爍北海濱歷歷三千年高風自長久汙世空顛沿所以嗟貪夫身沒名弗悛

九日登清風臺　前人

孤竹城闉人跡鮮嶙峋石道隨峰轉我循北海憶清風登高直上西山巘西山有臺雲烟浮採薇人在空中樓臺梳灤波幾千頃迢迢一帶白蘋秋稽首宮墻香篆邈俄驚身陟蓬瀛嶴碁枰坐擁古松根酒斝旋憑黃菊硧沉沉白日照江阡涓涓流水沛前川浮生幻景倏霜鬢誰能砥礪追先賢緬懷先賢擲軒冕獨重綱常開荒蘚達人知命不知愁心際瑩如清鏡展拱立凝瞻揖遜姿高風撩我九迴思呼童且莫催冊去共待銀蟾上碧達

又　前人

臺梳灤濤秋氣清寞寞征鴈暮雲橫龍沙斷岈疑無路鳥道通天忽有城廟饗歷朝伏臘火神留千古子臣情首陽多少登臨者誰步西山第二程

又　前人

清風臺上興將狂稽首宮墻肅趨蹌揖遜依稀進帝舜形神隱約憶商湯霞標古殿蒼松秀雲遶孤城碧水凉莫謂二賢身世邈一堂生氣共天長

又　韓應奎 郡人知縣

夷齊餓死首陽邊石上龍文諫草懸遙憶建章宮裏事此生空醉紫薇前

又　李登瀛 郡人通判

九日清風臺上遊碧雲黃葉萬山秋憑君莫問商周事且理灤江舊釣鉤

重脩夷齊廟　魏可簡 昌黎人吏部主事

首陽秋色接滄茫獨上層臺俯大荒咫尺望中新廟貌三千年外舊封疆雲連北海蒼鷗下風送西山紫蕨香袛企高蹤生慨慷孤城斜日度霞觴

謁夷齊廟　高第 灤州人戶部主事

樹歷荒城古廟幽千年遺像肅悠悠採薇高節首陽在孤竹清風灤水流香火村翁仍伏臘滄桑世代幾商周我來瞻拜增傷感不為登臨覽勝遊

望孤竹城　前人

盧龍形勝連孤竹隱隱寒烟見古城讓國高風何處問至今灤水有餘清

獨石亭次韻　王嗥如

小閣憑孤興登臨意自閑波流同北海砥柱擬西山極目平沙外懸心霄漢間憂時懷二聖虞夏那餘還

謁夷齊廟　馮斗華 灤州舉人

荒城古廟篆煙蒼正氣擬爭日月光讓國猶依中千在食微竟悼有商亡西山雨霽嵐氛爭北海風清瀚水長牧野勳猷成往事柢今人頌二賢芳

王應吉 進士

為採仁賢跡衝寒策曉驪平原晴雪積極目凍雲殘故國空孤竹清風肖二難徘徊一瞻對微蕨薦新盤

謁二聖祠　劉一士 府訓導

獨石波蕩漾孤竹景濱濛讓國人安往流風宇宙中

崔汝魁 府訓導

屈指商周際於今千百年滄桑多少易孤竹自休然

趙璜 灤州訓導

千百年來見兩公乾坤誰與並高風驅居北海非遺世長嘆西山豈為窮

奉使經夷齊故里　王渾然 樂亭人刑部員外郎

盧龍寒色澹斜暉誰遣蓬根亂客衣孤竹霜茅雲外冷玄菟烟戍海東微商薇周粟何高下漢餌唐親有是非蹤跡無煩煎吏隱丈人心事久忘機

讀伯夷傳有述　前人

歸昌乃諫發棄粟猶食薇求仁以無怨憤懣西山詩將無太公語膏斧良足悲腐令所論著後禩爭傳疑首陽竟兩地蒲坂及偃師文辭不槩見箕冢知為誰緬懷讓國事高節敦天彝何用知死所而薄西山為清風邁倫類攀附忘支離展卷動深省

下流鑒在玆

奉差謁淸節祠　高霽 灤州人 宗人府經歷

稜層廟貌拱神京奉使重遊眺眼明遜國成仁希
聖域諫征行義樹賢衡古今人頌西山詠燕薊時
傳丗海聲瞻望首陽瓮故址二靈沉寂不堪情

讀書淸節祠　唐守 郡人 推官

孤城憑址海古廟照斜陽國讓仁奚讓身亡義不
亡墨台中有子殷氏竟無王
聖世題淸節綱常萬古芳

孤竹故城　蕭雲漢 樂亭人 運同

陽山西峩峩灤水東浩浩高風千古淸光燭城邊
草
歛冥採薇基壘立高島極西山餓莩夫千古爨血
食

玩扣馬圖　李浣 郡人 光祿監事

八百雲逼向紂都君臣分義一言無鋒林抗語明
天紀辛有求仁兩丈夫

孤竹城　方元淇

五里枕河滸居人不忍耕天若薄二子孤竹隨榛
荊

覽孤竹故封　韓師范 貢士

商家封建保無終帶礪山河萬國同豈意孟津師
會日秖惟孤竹出孤忠

登淸風臺　崔斗寅 廩生

孤竹臺前鳥自啼登臨凭玩意淒淒寒烟輕瑣城
邊柳細浪微驚棹底魚薇蕨尚存當日味陽巔不
見故人蹊遙思二聖增惆悵疑鴐淸風化作霓

謁夷齊　尹樂堯 庠生

登臺西望矗蒼蒼正氣蒸雲雉首陽請諫休兵關
世教求仁絕粟繫綱常野薇涖露于今感孤竹搖
風自古傷天然雙淸成尚是商周旋已胥淪亡

又　邵達

弟讓兄辭日周興商滅時片言伸大義一舉破群
疑

附

咏貪泉　吳隱之

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
心

月下獨酌　李白

辭粟卧首陽屢空饑顔回

滄關懷古　岑參

暮春别鄉樹晚景低津樓伯夷在首陽欲往無輕
舟

和淵明貧士　蘇轍

夷齊恥周粟高歌誦虞軒祿産彼何人能致綺與
園

詠武王　王十朋

八百諸侯會孟津民心天意總歸仁須知不食干
戈粟尚有登山采薇人

賦文天祥詩　劉堯舉

天留中子墳孤竹誰向西山飯伯夷

咏釣臺　錢宰

不事王侯去又還清風高節有誰攀夷齊甘受西
山餓可與齊名宇宙間

又　劉基

伯夷清節太公功出處非邪豈必同不是雲臺與
帝業桐江無用一絲風

又　凌雲翰

夷惠真為百世師先生高節亦如之只將立懦廉
頑意九鼎分明重一絲

題清節祠　王應吉

當年扣馬植彝倫牧野旌翻四海春濟世忠臣吾
分事磻溪未讓首陽人

祭文　葉夢熊　永平兵道

吁維夷齊二夫子正氣塞乎宇宙大節貫乎古今
當其守商臣之義無二日之天亦自適其志耳豈
復顧周土之毛緩一夕之死以負初心乎幽囚之
辱不恕饑餓之苦不辭有道仁人之家法也太白
之懸不卹漂杵之慘不回無怍乎後世之疑之深
然禪受不得不變而為放伐或者時勢所派則然
而砥柱之不化為狂瀾其凜然不二寔上帝之所
臨矣彼大風西來物從東靡挺乎硬草者為誰人

心日薄大義日乖假反經合道爲權之說而莫知
其浸淫之所止甚矣嶺外小子謬承重任謁夫子之
里低徊感慨不能自禁而幸際
聖明得飽食廩粟敢不矢志捐軀以効封疆之節庶
幾不愧灤河之波陽山之岑惟夫子不棄其頑懦
儼然而來歆

卷之六

備紀

歷代

周列子曰堯舜僞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
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
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僞之辯如此其省也
莊子曰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
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
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

高子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性情其行
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
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
又曰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
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
貞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
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
適者也
又曰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

始吾弗信今吾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
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
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氷者
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
又曰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
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
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又曰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
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

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
齊桓公北征孤竹國將至卑耳溪見一人長尺許具
冠右袪衣走馬疾前導管仲曰登山之神有俞兒
覇王之君興而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導左袪衣
示前有水今右袪衣示右方涉也及至溪從左方
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桓公拜曰仲父
之聖至此
張華博物志靈帝和光元年遼西太守黄翻上言海
邊有流屍露冠絳衣體貌完全使翻感夢云我伯
夷之弟孤竹君也海水壞吾棺槨求見掩藏
晉書地道志遼西人見遼水上有浮棺欲破之語曰
我孤竹君也汝破我何為因為立祠
三秦記曰夷齊食薇三年顏色不異武王誡之不食
而死
隋劉峻曰夷齊斃淑媛之言
國朝
太祖高皇帝御集駁韓愈頌伯夷文古今作文者文
雄句壯字與具有音節者甚不寡文全不誣妄理

道者鮮矣吁難哉朕聞儒者多祖韓文試取觀之
及至檢閱忽見頌伯夷之文乃悉觀之中有疵焉
疵者何曰過天地小日月是也且伯夷之忠義止
可明並乎日月公同乎天地旋褒之尚無過於此
何乃云日月不足為明天地不足為容也是何言
哉嘗聞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二儀立極
虛其中人物居焉曰宇如殿庭是也以天地初分
為根來今無已曰宙如江流是也大矣哉天地明
矣哉日月韓曰過於天地日月於文則句壯字與

誦之則有音節若能文者莫出於韓若言道理伯夷過天地小日月吾不知其何物此果誣耶妄耶韓文名世不朽已千載矣今為我論識者莫不以我為強歟設若不以我為強則韓文乃至精之撰猶有其疵豈不鮮矣哉

灤有濯清亭在城東一里灤河岸遺址尚存相傳伯夷逃時首寓此訓導曹友益詩云每年樂此處便欲起書樓山花覆馬道水草傍魚舟地遠三生夢天高六月秋伯夷千古上料想也曾遊昌黎有

書院山相傳為夷齊讀書處碑鐫韓公愈伯夷頌二事世久無徵姑存之

灤河發源自塞外三折而入灤陽營又一百六十里至遷安縣又東南四十三里至孤竹城後清風臺下有砥柱石夾流又十七里會於漆河又南四十里至灤州又南五十里至岳婆港夾樂亭縣東為葫蘆河西為淀流河至縣南合流六十里至馬頭營又二十里為綠洋溝入於海水色清碧五十里不涸尸生樂堯曰相傳夷齊兆聖之清者或在此也

夷齊志終

夷齊志後序

諫議白大夫既為夷齊志乃授簡王子若曰子從曹邦伯與兹役觀厥成宜有副墨共紀事余拜卒業則神奕飛越恍然起埃壒而遊碧虛蓋風之感人深也夫夷齊之孤標高節不可一世

薦紳先生詳言之余不具論唯是白大夫之為此志猶齊王之食雞跖積以數千彙成一帙而又揭示凡例令覽者不苦漫漶其志之中則綱舉目張曹分縷列總之為卷者六為目三十有八傳曰鑑於人無鑑於水況觸目懿喆如覿聲容而不油然興起非夫也於是首圖像木水有本原衣服有冠冕即夷齊遜國辤榮而世封邸第尚友者所必稽焉於是考里系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二子頫領首陽穆行義湮自尼父稱賢始附青雲而桀

矱昭垂人知鄉往於是蒼懿範有盛德者必百世祀亦聖王勵世磨鈍之微權也其在偽朝或藉此為重故歷代之追崇足尚焉於是紀褒典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世有修姱之士必假翰墨以攄性靈疇非此秉彝之好於

是叙景述且禮失求之於野雖其言未盡雅馴不猶愈野乎故終之備紀以資參考烏乎大夫之紹往闡繹匠心良苦覽者當思作志之意毋徒以事詞求也初余到郡之明日輒因秋享禮諸神見灤之陽祠皇考孤竹君

山之坪祠夷齊蓋其故址云余還玩山水風物清奇嘆地靈人傑信非偶然迄於今更數千禩而二子之清益著孤竹之名愈高是地也不又以人重乎雖然古今同此人聖狂同此性昔人謂石可破而不可奪堅丹可磨

而不可奪赤何者堅與赤性所有也夫夷齊之清夷齊之性也以觀於斯世則人人可為夷齊也即夷齊之心寧忍舉世皆濁而我獨清乎但中人之性不激不厲不振不起故二子比肩一堂而繼踵不數數也計自此編出而曉人志士其亦愈有奮心

倘云地為政則孤竹之墟猶如昨若云人為政則夷齊之心至今在夫生二子之地遊二子之鄉且讀白大夫之志顧不能式如金玉而比迹清修也頑懦不如矣焉用文之

奉政大夫同知永平府事關中

王皡如序

夷齊志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白瑜撰瑜字紹明永平人萬歷乙未進士官至刑部左侍郎事跡具明史本傳此書乃因張玭夷齊錄損益而成所載視舊錄加詳